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玖輯·拾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玖輯·拾册目錄

經史析疑二十四卷　〔清〕陳蕃撰　一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　〔清〕王餘祐撰　六〇九

廣嗣要方二卷呂純陽房術秘訣一卷孫真人金丹妙訣一卷
宮選經驗奇妙春方一卷　〔明〕不著撰者　六九三

三峰採戰房中妙術秘訣一卷
鍾呂二仙採真問答一卷種子秘訣真傳一卷　〔明〕不著撰者　七三五

〔清〕陳蕃撰

經史析疑二十四卷

清嘉慶七年志道堂刻本

嘉慶七年秋新鐫

嶺潮陳梅林纂輯

經史析疑

本衙藏板

經史析疑序

梅林先生吾粵潮郡名宿也一室潛脩積學有素余慕名未獲謀面歲癸亥先生秉鐸四會送生童考來肇晤余於端江義學岸然道貌善氣迎人接席談吐實符其名天各一方者同堂聚首矣出所纂經史析疑二十四卷示余取精用宏條分縷析集諸儒說叅以己見去取得失一目瞭然不掠美不雷同非閉戶數

十年屛除一切息心靜氣與古爲徒豈窺壼奧哉余垂髫就外傅自好不敢廢學壯歲登仕版祿以代耕夙夜在公冀以勤補拙者四十餘年一事無成五經笥腹便便愧前人多矣對先生尤赧顏願服古者以余爲戒取法先生可也是爲序

嘉慶八年歲次癸亥葭月穀旦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宗人府府丞加一級前光祿寺卿通政使司副使順天府府丞提督順天學政光祿寺少卿掌江西道監察御史江南道監察御史禮部主客司郎中刑部浙江司員外郎貴州司主政翰林院檢討年家眷弟龔驂文頓首拜撰

經史析疑自序

余秉鐸綏江已經六載寒暑洽於公務月課外鎮日無事不得不向書籍搜尋開卷有得欣然忘食諸生知余安靜樸拙時有過從而相親者質疑問難頗相長益陶淵明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益學之進境未有不從疑生者疑則不肯畜其疑必思有以析其疑理之常也夫士不通經不足致用生千百世之下而考證千百世以上之人才論世知人亦學者事也故不論經書子史叩則鳴觸則發有意見了然可以隨問而析之者亦有需旁搜遠紹參

考載籍而後析之者日月既久語言遂多但出於口入於耳不知果有當與否無由質之大方也渙然冰釋怡然理順得意以去無由公之同好也思欲筆之於書就正高明并以訓子姪自慚才疏學淺未免退然思還已未秋男敎堤以諸生回郡歲試署中相對僅老僕二人難消永日遂於九月朔將數年中與諸生剖析者合從前所課授生徒者彙而書之非有別務緊要不敢間曠度日其詮解經書多博綜先儒舊說而參以管見期不背於

御纂意旨其評論史事昔人多有先得我心無庸另贅一辭者必指明其人以寶之不敢掠美也有已見稍殊必據前論駁正之不敢雷同也至零金碎玉耳目所經默識於心自以為可備一說以廣見聞者隨問而答亦不能記所自來總期意義透暢條達議論正大光明而止亦通經致用論世知人之一助所謂述而不作也今年逾七十矣念生平無聲色狗馬之好無烟酒博奕之能雖手不釋卷終不能建功立業以裨益於世程伊川云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為天地間一蠹惟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因錄其所啓發者名為經史析疑藉以就正高明不顧貽笑

大方異日攜歸家鄉以誨子姪以誌當年與二三知音抗言談在昔未必非寒氊冷署一段佳話也

嘉慶七年歲次壬戌中秋前三日肇慶府四會縣儒學教諭陳蕃書於學署之志道堂時年七十有二

凡例

一治道學術莫備於經自漢以來詮解不一是編因流溯源博採十三經註疏要以我
朝御纂爲宗主若諸儒之說有可補所未及者必備列其說而折其中令學者知所指歸論斷不錯

一編中纂解諸經皆先儒所發明之精蘊有採集一人之說者有融會數人之說者務期於經中意旨調暢詳明至各編卷首俱有總論皆集前人已售成說零金碎玉故不能逐條明所自出觀者諒之

一採輯必避重複如河圖洛書精義既詳於易則不必復見於書周公居東弗辟之疑既詳於書則不必復見於史春秋事蹟既詳於經與三傳則史論中從略以省繁蕪

一春秋經義悉遵
欽定傳說彙纂及直解其經題冠冕可便塲屋者則列於經其議論有發明而非塲屋所亟須者則列於三傳

一四子書家絃戶誦通行講章書說如我
朝日講條辨精言滙參約旨等書炳若日星學者奉爲圭臬無俟贅述謹輯各書授受源流講論要旨而已其有異說可廣見聞者錄之以助博覽或不可用於塲屋當分別觀之

一大學中庸本列於小戴記自朱子取出合語孟爲四子書今從之

一孝經乃孔子廣明孝道而屬之曾子者自西漢以及齊梁註解最多唐元宗稱近觀孝經舊註踳駁尤甚至於跡相祖述殆且百家是也玆博採衆說融會成文顏曰融註以便觀覽

一爾雅一書流傳最古作書之人先儒不能遽定自終軍辨豹鼠而其書始行郭璞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具舉玆採輯各篇章旨疑義旁通攷証力探本原悉以正義爲依歸

一史書載籍極博學者每多望洋之歎但歷朝治亂廢興賢奸忠佞苟不能了然心目則脩齊治平之道終屬扞格今採摘諸史薈萃羣言是非得失瞭如指掌亦明體達用之一助云

一史紀每朝先採授傳位世次以爲提綱而後及文獻事迹從博還約刪煩舉要雖不免掛漏之譏但有關緊切者多不敢遺

一寫字必恪遵避諱凡遇
聖諱
廟諱俱缺寫點畫或通用別字以昭敬謹

一鏤板文無圈點方稱大雅但有之則切實透暢處易於省覽茲編輯儒先解說論斷均加圈點以清眉目且字字從筆下經過則校對尤覺詳慎

梅林氏識

經史析疑總目

卷一 易經　卷二 易經
卷三 書經　卷四 書經
卷五 詩經　卷六 詩經
卷七 春秋　卷八 春秋
卷九 公羊穀梁　卷十 左傳
卷十一 周禮　卷十二 儀禮
卷十三 禮記　卷十四 禮記
卷十五 禮記　卷十六 禮記
卷十七 四書孝經　卷十八 爾雅
卷十九 史總論上古至戰國　卷二十 秦至西漢
卷二十一 東漢至東晉　卷二十二 南北朝至後五代
卷二十三 宋　卷二十四 元明

經史析疑卷之一

潮陽陳　著梅林纂輯　胞弟翠嵐海村校訂
敏捷述齋

男　履道吉堂校字

胞姪藎聲藝苑

諸經總論

問經之名昉於何時五經六經之稱始於何代其稱六藝者何人周禮亦言六藝與史漢同否曰經之名昉於經解孔孟之時經無五六之稱其稱五經者自漢武帝五年置五經博士始也

六經之名則始於莊子天運篇孔子謂老聃曰某治詩書易禮樂春秋六經老子曰六經先王之陳迹也是莊子時已有斯稱矣漢儒變六經之名爲六藝董子謂簡六藝以贍養之太史公亦曰學者載籍極博必考信於六藝是六藝之名在漢時不已彰彰乎至周禮之言六藝則指禮樂射御書數與史漢之以六經爲六藝者又不同矣

問五經六經之名何以異曰其稱五經者合禮與樂而稱也其曰六經者分禮與樂而言也自樂經既亡故并樂於禮孝文時竇公獻樂書卽周官大宗伯之司樂章也固與周禮合而爲一矣又河間獻王毛生等及好言樂事者作樂記一篇列於四十九篇之中不又與禮記合而爲一乎

問六經之外又有所謂六緯七緯者何也曰此漢郗萌夏賀良之徒爲之有易緯書緯詩緯禮緯樂緯春秋緯俱出漢書注而後漢書注更加以孝經緯爲七緯

問孔子何以有二經又有所謂十二經者其名目安定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之二經也所謂十二經者或云春秋十二公經或云易上下經十翼或又以六經六緯當之諸說紛紛要無所定

問鄭氏之九書范甯之十經楊時之三經劉敞之七經可得而言其槪歟曰周易尚書中候大傳毛詩周禮儀禮禮記論語卽康成所注之九書也范之十經則五經五緯者是楊時作三經義辨劉敞又作七經小傳詩書公羊三禮論語不由注疏而以已意言經蓋自劉敞始矣

問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分合異說定之者何人傳之者何氏曰易書詩春秋禮樂爲六經并樂於禮爲五經劉敞以詩書公羊三禮論語爲七經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則易書詩三禮左氏又有異於劉之七經矣唐之九經易書詩

三禮有左氏無公穀分論語孝經而為九經固與漢志之九種鄭氏之九書不無異同矣若宋百官志之十經則易書詩三禮三傳合論語孝經而為十夫論語孝經本二書也何為或合而或分哉六經六緯為十二經緯不可為經也又有以孔子春秋十二公經為十二經者唐宋以後統易書詩三禮三傳分論語與孝經收爾雅與孟子而十三經之名始立矣

問李唐時以何者為大經曰唐取士有大經中經小經之名而最重禮記左氏為一大經故明經進士二科皆不離乎大經但不過以卷帙繁簡分之豈篤論乎

問說經以何代為最醇曰漢魏之際去古未遠尚有專家故唐及五代之說經者皆莫能外然一經宋儒闡明之後能以理而參漢儒之數以約而該漢人之博也

問何謂註何謂疏曰先儒釋經之書謂之註後儒辨釋之書謂之疏

問漢時諸經初立博士其後或未必傳其傳而且久者皆出於最後一家之學其故何歟曰費直之易毛萇之詩出之最後傳而且久益以六經始見講習未精固有待於後人之論定也

問經至漢而始顯武帝置博士宣帝詔諸儒講五經同異章帝會經生於白虎觀於是治經各有專家其授受源流異同得失可得而詳歟曰漢武帝置五經博士而後甘露一講於石渠建初再議於白虎經學昌明有自來矣顧易有三家費直大典矣而王鄭之註理數攸分書別古今文之肄肇推安國矣而四家之說各有所傷詩傳有四毛萇盛矣而箋疏註釋各殊春秋五家左氏後出最著矣而解疑編例互別禮記經大小戴遞刪今惟聖之從矣而馬鄭相傳未必咸當總之不有宋儒終未能折衷盡善俾後世無岐途之惑也

問孔穎達疏經洵有功矣其間不無得失又與先儒多有異同

能揭而指之歟曰孔穎達之疏經也主其一說則排黜百家及其難通猶強為之解如書義用王則曲道鄭元之短詩疏遵鄭則深明王肅之非守王弼之解不敢稍引象數之書釋杜預之文甚至譏摘公穀之學以至後之儒者各以己見摘其是非如介甫子瞻子厚之易蘇氏呂氏嚴氏之詩王呂之於書程胡之於春秋讖緯之說雖一舉而空之而附會之言亦未可以指而數也

問周官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典策亦云大備而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吳季

札聘魯始觀周樂何也曰周官太史之屬有小史掌邦志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列國亦各有史官乃韓宣季札適魯而始見易象春秋請觀周樂者蓋魯秉周禮其紀載獨詳故也

問古來聖賢諸儒訓釋六經曰傳曰解曰章句而已若戰國迨漢有曰故曰微曰通命名取義能略言其旨歟曰漢以前釋經之名迥非晉唐所及所謂故者通指其義也如書有夏侯故詩有魯故小學有杜林倉頡故是也其曰微謂釋其微指如春秋有左氏微鐸氏微張氏微虞卿微傳其曰通如洼丹易通論名爲洼君通班固白虎通應劭風俗通是也

易經總論

問周禮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書始於何代其命名何義其卷帙果得流傳否曰杜子春云連山伏犧歸藏黃帝鄭康成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者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藏於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無所不備康成雖有此釋更無所據按世譜等羣書神農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一曰歸藏氏既連山歸藏並是代號則周易稱周取岐陽地名毛詩云周原膴膴是也文王作易之時正在羑里周德未興猶是殷世也故題周以別於殷猶周書周禮題周以別餘代也連山歸藏未見正於孔子孔子嘗曰我觀殷道得坤乾焉而連山則未之及是二易在周之末微而不著況連山歸藏至晉隋間始出連山十卷北史言爲劉炫僞作無足深論卽今所傳歸藏比次六十四卦多襲易文不過以艱深文其淺陋則鄭漁仲之篤信爲夏商之易固未爲有當也

問漢初言易者三家其源流可悉講歟曰一始於田何而施讐孟喜梁邱賀盛其傳一始於焦延壽而京房窺其奥迨費直起而二家之學寖微鄭元王弼二註並列國學自王註大行而鄭

氏之學又息矣蓋自漢魏以來言易者浸淫於象數末流飛符納甲卦氣之陋而義理則茫如焦氏易林諸書可覆按也卽學識如鄭元而言天道遺人事識者病之至晉王弼出而專言義理一破陰陽災異之說特略涉老莊之旨於潔淨精微之蘊尚有間焉故自程傳出而王註又衰要其首闢之功千古賴之而范氏甯議之過矣

問京房應奉輩競以占驗爲說豈巢居知風穴居知雨遂足盡廣大悉備之蘊歟王弼爲清言之祖范甯罪之果有當否曰京房之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

占驗雖精究無當於廣大悉備之蘊孔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
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註獨冠古今葢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
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此伊川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
註也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桀紂出辭太激學者過信之讀
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尙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
易然弼既註易別註老子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晁說
之云易之雜乎莊老而專明人事自王弼始似未可爲定論也
問荀爽九家易集解註者何人曰隋唐志十卷唯釋文序錄列
九家名氏云不知何人所集稱荀爽者以爲主故也其序有荀

爽京房馬融鄭康成宋衷虞翻陸績姚信翟子元爲易義註
問李鼎祚作集解其爲功於易者何在曰唐李鼎祚取序卦各
冠逐卦之首著爲集解十卷宗鄭排王未免稍溺於讖緯之說
矣
問宋儒康節善言數伊川善言理所以異於前人者若何曰康
節以卓越不羣之天資精易三十年作皇極經世一書其數皆
出於自然固非京房應奉之所得而擬也至伊川言理則傳序
所謂由辭以得其意而於隨時變易以從道之旨其庶幾矣
問南北異學孰爲最優曰南北異學者周子主理邵子主數程

子宗周子之太極而暢辭義朱子祖邵子之皇極而詳象占然
朱子本義爲較優者以理輔數而行理不入於元虛數藉理以
顯數不歸於讖緯也
問邵子先天之學至朱子始深信而表章之然四象之說朱邵
互有不同何也曰邵子以太陽爲陽少陰爲陰少陽爲剛太陰
爲柔此四象也朱子釋之乃曰陽爲太陽陰爲太陰剛爲少陽
柔爲少陰邵子以陰陽剛柔四字分之朱子惟以陰陽二字明
之葢本伏羲之說而實有以廣邵子未盡之意矣
問程子主理邵子主數朱子兼綜理數程邵並推而本義及啟

蒙所載何以與程邵之說又多異同也曰伊川程傳專言理康
節皇極經世專言數朱子以易爲卜筮之書於本義言理於啟
蒙言筮法而兼明康節先天之學然其論四象也與邵子異論
卦變也與程子異葢折衷於兩家而獨得其要矣
問言理則始於王弼而後有太極圖說通書啟蒙言數則始於
焦氏京氏而後有太元潛虛皇極經世其得失可叅考歟曰論
易之理而至當所取者周子之圖說耳至楊雄之太元工爲艱
深之辭而有氣而無朔有日而無月非易之理也溫公之潛虛
似與易相表裏然吉凶臧否平原哀散餘齊非易之占也言數

則邵子皇極經世爲盡善彼其以日月等盡天地之體用以寒暑等盡天地之變化以元會運世歲月日時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伯易詩書春秋盡聖賢之事業內聖外王學之所以大乎至易通一書程子所以明易之理胡仁仲之序詳矣啟蒙一書朱子所以明易之數胡庭芳之言善矣外此而衛元嵩之元包關子明之易傳皆僭妄而畔易者也

問言易者馬陸得其象數荀王舉其正宗程子云得其義象數在其中其說云何折衷安在曰得其數者馬融陸績而程子又謂得其義象數卽在其中得其義者荀爽王弼而朱子又謂先

見象數可知言易者固不可以棄理而任數亦不可以棄數而任理也

問古易十二篇卽上下二經與十翼否曰然伏羲六畫文周彖辭爻辭謂之經孔子十翼謂之傳自費直以孔子之傳附各卦之後而易經之篇次遂變王弼因之鄭康成學費氏且欲學者尋省易了竟定以孔子之辭附於文王周公之後則十二篇之名次亡矣孔子恐其與文周相亂是以不合則鄭未註六經以前彖象自不連經文自鄭康成合彖象於經故加彖曰象曰以別之宋晁說之欲復古本然未爲妥善呂祖謙因晁氏之說而參考校定之爲十二篇方有以見古之眞本云今之

御纂悉照呂氏所編

問費直王弼以傳合經其失安在東萊呂氏別經於傳所宗何本曰漢書載費直以十翼釋經尚如今本乾卦鄭康成遂分析以配之故高貴鄉公詰淳于俊獨責康成王弼不過循用鄭本而已至呂東萊力宗晁氏本俾經傳截然不淆而後古易始復

問重卦當屬何人曰伏羲得河圖而作易復仰觀俯察而後畫卦故繫辭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雖有萬物之象猶恐變通之理有未備也故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伏羲既畫八卦卽

自重爲六十四卦無疑自鄭康成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其言夏禹文王者按繫辭神農之世已有益取益與噬嗑則孫盛史遷之說不攻自破其言神農者恐亦未確愚觀先天大橫圖自太極既分而後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至於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亦不待用意推排與因而重之理亦無不脗合便可知既畫八卦卽重爲六十四卦矣豈肯仍留一半以俟後人贊成哉

問周易繫辭俱文王耶抑并周公耶曰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

融陸績等並同此說觀繫辭傳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故史遷云文王囚而演易卽是作易有憂患處但驗爻辭多是文王後事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若爻辭是文王所作不應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便可知爻辭非文王所作又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爲憂患也故文王作彖辭周公作爻辭自是不易之論

問孔子作十翼僅解釋文王周公之辭否曰彖傳解釋文王彖辭小象解釋周公爻辭大象解釋伏羲六畫至十翼之數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班固謂孔子晚而學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爲之傳傳卽十翼也至宋歐陽修斥序卦爲非孔子之書朱子謂其泥於子曰二字而不知爲後人增入耳

問易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何以多寡不均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六十四卦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此亦可以備一說終不如朱子以卦有正對有反對尤爲巧合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八卦正對也正對不變故反覆觀之止成八卦其餘五十六卦反對也反對者皆變故反覆觀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對卦合反對卦觀之總爲三十六卦其在上經不變卦凡六乾坤坎離頤大過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則爲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則十八也其在下經不變卦凡二中孚小過是也自咸恆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則爲十六以十六加二亦十八也是多寡之數未嘗不均也

問上經首乾坤終坎離下經首咸恆終旣濟未濟其義何居曰

天地爲萬物之本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首乾坤終坎離造化之始終備矣夫婦爲人倫之始故咸恆合爲夫婦之義首咸恆終旣濟未濟人物之始終備矣又曰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故上經首乾坤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故下經首咸而次恆坎水也離火也旣濟未濟水火互也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旣濟未濟各有精義存焉

問易義例有六曰時曰位曰德曰應曰比曰卦主其所謂時者何也曰消息盈虛之謂時泰否剝復之類是也又有指事言者訟師噬嗑頤之類是也又有以理言者履謙咸恆之類是也又

有以象言者井鼎之類是也四者皆謂之時

問易有位有德其義何居曰卦有六爻一三五陽位也二四六陰位也陽居陽位陰居陰位爲當位陽居陰位陰居陽位爲不當位又位有貴賤上下之別王弼謂中四爻有位而初上兩爻無位非謂無陰陽之位也乃謂爵位之位耳五君位也四近臣之位也三雖非近而位亦尊者也二雖不如三四之尊而與五爲正應者也此四爻皆當時用事故謂之有位初則始進而未當事之人上爲旣退而在事外之人也故謂之無位然此但言正例耳若論變例則非可以例測德則因剛柔有中正不中正之殊時當用剛則以剛爲善也時當用柔則以柔爲善也得中得正則無有不善者然正尤不如中之善程子曰正未必中中則無不正也故六爻當位者未必皆善而二五得中之吉常多蓋易之道扶陽而抑陰卦之位貴中而賤極陽過乎極雖剛不吉陰得其中雖柔不凶

問易有比有應何也曰比者逐位相比連之爻應者上下體相對之爻也比應之義惟四與五比二與五應爲最重五爲尊位四近而承之二遠而應之也近而承者則貴乎恭順小心故剛不如柔之善遠而應者則貴乎強毅而有爲故柔又不如剛之

善繫辭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言柔之道不利遠可見剛之道不利近矣又可見柔之道利近剛之道利遠矣凡比應之義必一陰一陽其情乃相求而相得若以剛應剛以柔應柔則謂之無應以剛比剛以柔比柔均無相求相得之情

問易有卦主何也曰凡所謂卦主者有成卦之主焉有主卦之主焉成卦之主則卦之所由以成者無論位之高下德之善惡若卦義因之而起則皆得爲卦主也主卦之主必皆德之善而得時得位者爲之故取於五位者居多而他爻亦間取焉其成卦之主卽爲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之善而兼得時位者也其成卦之主不得爲主卦之主者必其德與時位參錯而不相當者也大抵其說皆具於夫子之彖傳當逐卦分別觀之若成卦之主卽主卦之主則是一主也若卦有成卦之主又有主卦之主則兩爻皆爲卦主矣或成卦者兼取兩爻則兩爻又皆爲卦主矣或成卦者兼取兩象則兩象之兩爻又皆爲卦主矣亦當逐卦分別觀之

問聖人名卦有取於二卦之象者有取於二卦之義者有取於爻之變動者可推究歟曰否泰之位上位下頤鼎之取身取物

卦之取諸象者然也睽革之相得相息既濟未濟之得位失位卦之取諸義者然也剝盡而爲坤乾遇而成姤卦之取諸爻之變動者又有然也

問易以象爲主而辭變占皆由此出何以通象義之原得體例之正曰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卽在乎是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也王輔嗣伊川皆不言象不知不獨天地雷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卽卦畫亦是象但不可附會穿鑿耳欲通象義之原得體例之正當以夫子說卦傳爲本而因類旁通以求之庶幾得乎立象之意也已

問易一名也而有三義一易也而有四易厥義云何曰曰交易曰不易曰變易易之三義也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易之所以有四也

問易有三義當以何義爲正曰理有靜則有動有動則有變始而不易漸而交易終而變易由交易變易而卒歸於不易易之全體大用於是乎在

問交易變易之義如何分析曰交易是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乃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陰變陽陽變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是也

問互卦之說何昉能言其概歟曰互卦出於漢儒以卦象之錯綜合互成卦考朱子啟蒙所衍自八卦成列之後六十四卦之前所謂四畫五畫者皆以交互得卦雖經無明文而層累有序且左傳所載繇辭亦多以互體爲斷由此觀之其說可信也

問繫辭有雜物撰德辨是與非非其中爻不備此互卦之說所始也果可據否曰互卦自二至四互體於下自三至五互體於上震坎艮三男互體亦爲陽巽離兌三女互體亦爲陰繫辭說中爻後儒遂有據之以爲互卦之所昉者而朱子則止以中四爻足盡事物之變非必定言互卦也

問卦氣始於何人曰卦氣出自漢儒實本伏羲先天卦圖自太極分兩儀而衍之至六十四卦週而復始不特兌之正秋復之七日見於其位而十二月之卦氣燦然畢陳矣

問卦變之說昉於何人程子朱子奚以不同曰卦變昉於焦延壽然程子之卦變以乾坤二體相合而成朱子之卦變以奇偶互換而成舉兩賢之說而折衷之則朱子自謂只換了一爻覺得有自然氣象者較愈於程矣

言也至手探月窟足躡天根是說先天大圓圖指復姤二卦圖之所從起處葢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惟陰主物故曰須探月窟方知物惟陽主人故曰未躡天根豈識人復在下故云足躡姤在上故言手探乾遇巽時觀月窟是以巽接乾觀陽極陰生地逢雷處見天根是以震接坤驗陰極陽生皆陰陽之所從起也都是春則見天地萬物流行之理盡在其中邵子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一點無其有得於圖者深矣

問乾坤爲大父母復姤爲小父母之說可得而詳歟曰盈天地間皆萬物乾稱父坤稱母非所謂大父母乎邵子詩曰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言姤復也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言姤復互相爲用也非所謂小父母乎

問坎離何以爲大用曰六子互乾坤而獨以坎離爲大用者邵子所云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是也葢乾爲陽坤爲陰而坎水離火非卽陰陽之見端乎

問邵子三十六宮都是春當作何解曰三十六宮之說反覆推求可得四解自太極既分而後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故先天八卦橫圖之位爲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之數便是三十六宮又畫卦之法從下而上乾三筆巽離兌四筆震坎艮五筆坤六筆合之亦三十六宮也此皆以三畫卦言也八卦之象不易者四乾坤坎離反易者二震反爲艮巽反爲兌本是四卦以反易而爲二合不易者四爲六六共三十六爻是卦以六變而成八也又重卦之象不易者八乾坤坎離頤中孚大過小過反易者二十八如屯反爲蒙之類本五十六卦反易只二十八卦合不易者八共三十六卦是以三十六變爲六十四也此皆以六畫卦

上經

問元亨利貞諸儒舊解俱作四德惟朱子始作兩意以爲占辭與諸卦一例其言當否曰乾爲陽之純故四德並稱然四字之中雖只兩意實有四層何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人能至健則事當大通然必宜於正固是占辭只兩意也但易之中有言小亨者矣有言不可貞者矣一時之通其亨則小惟有大者存焉而後其亨乃大也是大在亨之先也硜硜之固固則非宜惟有宜者在焉而後可以固守也是宜在貞之先也其在六十四卦者皆是此理故其言元亨者合乎此者也其但言亨或曰小亨者次乎此者也其言利貞者合乎此者也其言不可貞勿用永貞或曰貞凶貞厲貞吝者反乎此者也乾坤諸卦之宗則其亨無不大而其貞無不宜文王繫辭備此四字故孔子推本於天之道性之蘊而以四德明之實所以發文王之意且以爲六十四卦詳略偏全之例非孔子之說異乎文王之說又非其釋乾坤之辭獨異乎諸卦之辭也

問四德之卦孰爲純備其不備者何故曰元亨利貞乾之道也文言釋以四德雖朱子有大通至正必利於正之解然以配乎仁義禮智者固不易也其下則坤屯隨臨无妄革六卦之外皆

不備焉雖鼎與大有直繫元亨而無利貞德不足也

問乾坤有用九用六何也曰此聖人於經首發凡起例以明用九用六之義也乾之用九陽皆變陰卽乾之坤也坤之用六陰皆變陽卽坤之乾也見羣龍无首吉之辭是自乾而坤剛而能柔陽而根陰卽坤利牝馬之貞之義也利永貞之辭是自坤而乾柔而能剛順而體健卽乾元亨利貞之義也蓋人之氣質不外剛柔兩種人之德性不外健順兩端而一生之言行德業因之使偏於一而不知變化則剛健者未有不陷於險柔順者未有不困於阻聖人用九用六而又繫以辭使人知剛必能柔順必從健所以涵養其德性變化其氣質以爲成大業之本也至用九用六之原則取於筮卦之法焉揲蓍之法得老陽則過揲之策三十六得老陰則過揲之策二十四得少陽則過揲之策二十八得少陰則過揲之策三十二是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少陽數七少陰數八二老變而二少不變此所以用九而不用七用六而不用八也惟用九故每卦陽爻策數三十六乾之六爻皆陽所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也惟用六故每卦陰爻策數二十四坤之六爻皆陰所以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也此當期之三百六十所由出也推而至於當萬物之數合二篇之策萬

有一千五百二十何莫非用九用六所擴充乎然則九六之義無卦不用無爻不同而聖人於乾坤二卦必舉而明言之者蓋連山首艮歸藏首坤惟周易則首乾坤而卦爻爲陰陽之純故於乾坤獨舉之以見例明凡卦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者其義蓋出於此此乾坤二卦所以爲易之門也夫

問坤彖辭當如何句讀曰坤爲陰之純順之至至順者自無窒碍故當得大通行天者莫若龍行地者莫若馬故乾以龍繇坤以馬象牝馬順而健行者朱子以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爲句讀原本先儒孔穎達與程傳之舊說也若論句讀當以孔子

文言傳爲據坤文言曰後得主而有常自是確証蓋坤者地道臣道而乾其主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爲迷錯而無主居後則得其所主矣利字當屬下兩句讀言在西南則利於得朋在東北則利於喪朋也西南是坤代乾致役之地非合衆力不足以濟西方坤兌南方巽離二方皆陰與坤同類故曰得朋得朋正所以終主之事是得朋卽得主也東方受命之先北方告成之候稟命歸功已無私焉又何朋類之足云東方震艮北方乾坎二方皆陽與坤非類故曰喪朋是必喪朋而後得主也爲人臣而知此義則引類相先不爲阿黨睽孤特立不爲崖異得朋臣之職也喪朋臣之心也有不獲安貞之吉者乎

問屯六二匪寇婚媾本義與程傳不同何也曰本義以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爲所難而邅回不進然初非爲寇乃求與已爲婚媾耳是以求婚媾爲指初程傳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應在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回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媾矣婚媾正應也是以婚媾爲指五按屯如邅如當讀斷蓋爻之自處者如是也乘馬班如當連下匪寇婚媾讀言彼乘馬者非寇乃吾之婚媾也不過指明其爲正應而可從耳乘馬班如凡三見

五之承乘應也一說四與上皆言乘馬班如五之乘馬班如則於六二言之此可另備一說學者擇而從之可也

問蒙初六同一發蒙也而朱子與王氏不同二說孰優曰朱子以陰居下蒙之甚也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王安石謂當蒙之初不能正法以懲其小而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道也王宗傳曰所謂刑人者立其防束曉其罪戾而豫以禁之使蒙蔽者知所戒懼苟說其桎梏而不豫禁之則過此以往不可復制矣按二王氏之說只是一正一反與師出以律失律凶同一語氣而於小象傳利用刑人以正

法也意尤有關合其說似優

問需卦之義曰需待也乾健坎險以剛遇險而不遽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居尊位爲有孚得正之象故彖傳曰位乎天位以正中也五惟中故心寬綽而有孚五惟正故動不躁而貞本此孚貞而往自可濟險而有功大象傳飲食宴樂只當安靜二字論王道則必世後仁論聖學則勿忘勿助郊沙泥取坎水遠近以爲象致寇遇坎也重剛不中有以致之四交坎體入乎險矣故爲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能委蛇出險故又爲出自穴之象上六陰居險極才弱時困有

陷而入穴之象此時更無別策惟藉人力出險而已幸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引類而來能敬待之以成出穴之功故終吉蓋需之爲義最廣其大者莫如王道以久而成化而不急於切近之功聖學以寬而居德而不入於正助之弊卦惟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是能盡需之道者故彖傳特舉此爻以當彖辭之義而大象傳又特取此爻爻辭以蔽需卦之全繼屯蒙之後既治且教而所以休養生息使之樂樂而利利漸仁摩義使之世變而風移其在需乎

問訟九二所以不克訟之故曰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能訟者也惟以剛居柔得下之中知二五本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故致相訟乃以五爲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此所以不克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則可无眚此程傳與本義皆祖王弼舊說也項安世曰一家好訟則百家受害三百戶无眚見安者之衆也俞玉吾以爲既逋則近已者皆無連坐之患義亦可從伯父石泉公云凡訟柔之禍細故初三皆有終吉之占九二陽剛勢不敵尊故爻以奔竄累屬言之邑人三百戶合下體三爻言也无眚豈無眚也反駁之辭愚按此意與小象傳自下訟上患至掇也甚相契

合似可備一說

問師上六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是論功行賞時否曰初六是行師之始故紀其出師有律上六是行師之終故紀其還師賞功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蓋底定報功大者開國小者承家自是不易之典看來開國承家一句係公共的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句則所包者廣當離開說非專論在師立功之人如東漢光武定天下後一例論功行賞其用之在左右者僅鄧禹耿弇賈復數人頗得此意從來致治惟賢不似兵興之際使貪使詐故功臣同賞而不得同用王者之權也

問比卦之義曰比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聖主當陽四海親附何吉如之然必自己再審果有元善之德足以長人而又極其長永正固始足以當天下之比而不寧者亦且方來至若上有是德足爲天下比而或負固不服其凶必矣大象坎水坤地是爲地上有水地得水而柔水得地而流相合無間比之象也建萬國是多立侯國親諸侯是制爲巡守述職之禮以親之比人之道誠信爲先初能有孚則无咎矣若能積其忠誠至於充盈則至誠感通不惟无咎終有他吉內者內卦也

二本應五不外從五而比之自內以道致君也積德於身敦行於家由是以信友而獲上得出處之正故吉六三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皆非其人之象象傳所以傷之外者外卦也四本應初不內顧初而外比五絕係累之私也忘其身家離其黨類以致身而敬事得臣道之正故吉九五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己光顯其比而無私擬其得失兩忘皞皞氣象如王者田用三驅前禽失而不追邑人居而不誡成順則之風其吉可知上六陰柔居上无元永貞之德難以首出庶物而爲君故曰无首衆叛親離凶可知矣

問小畜初九復字之義當作何解曰程傳與本義皆以下卦乾體本在上之物志欲上進爲陰所畜然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故有進復自道之象以復爲上進是沿王弼之舊說也王申子曰初陽剛健體志欲上行爲四得時得位者所畜以剛而得正雖爲彼所畜而吾實自復於道也龔煥曰此復字與无往不復不遠復之義同謂復於在下之位而不進也初九以陽剛之才位居最下爲陰所畜知幾不進而自復其道焉何咎之有九二牽復亦謂與初牽連而內復也易及諸經無有以復爲上進者以大畜初二爻比例觀之則王氏

龔氏之說爲長

問履卦之義曰履有所躡而進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彖傳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是就九五一爻尋出履危得亨之意蓋帝位之難履有似虎尾今卦體九五剛矣而又中正則其履帝位也兢業之餘自有禮樂制度昭著人間心既不疚而業又光明矣初以陽剛在下將挾其素抱以展經綸達不離道何咎之有二則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爲履道平坦乃窮不失義者得幽獨守貞而吉六三不中不正則無德陰柔則無才居陽位則志剛以此志剛而履乾勢必

見傷而凶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九五之剛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終吉九五則剛中正履帝位者也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自恃太過雖使得正亦危道也上九居履之終苟視其所履而考其祥果做得周旋完備而無虧欠則百祥畢集而得元吉矣

問泰卦六四指爲小人當否曰程傳本義皆以六四處泰之過中故三陰翩然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不待令而其人信爲小人合交以害正道也愚按泰卦以德言下三爻君子也陽也以位言上三爻亦君子也應乎陽也上下合德所以爲泰況象

傳上下交而其志同則四五正當君相之位兩爻象傳所謂中心願也中以行願也正所謂志同也翩翩下士貌史記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四處上體在近君之位三陽既進樂與賢者共之上以謙虛接乎下下以剛直事其上上下相孚志同願得是以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也易以陰虛爲不富爻辭不富與謙六五同皆言其謙虛而不自滿足也

問否卦之義曰否與泰相反造化人事交處其危下三爻小人之得志也聖人慮小人之道長故初象與泰同小人敗微未露加一貞字戒之六二陰柔而中正曰包承包容初三承順九五也隱惡以開其自新故小人可以得吉將順以寓其匡救故大人否可轉亨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志欲傷善而未能僅爲包藏禍心之象此皆致戒以抑陰也上三爻君子之得志也聖人慶君子之道長九四否已過中上天已有轉泰之命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不惟一已可以无咎而善類三陽皆蒙其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吉也須知小人猶在一不慎防危亡立至猶常懷憂懼殆書所謂雖休勿休者乎上九以陽剛之人事際否極之天時其於否也直傾而出之此乃轉否爲泰之大臣也未傾之先有否既傾之後則喜此皆致幸以扶陽也

問同人之義曰以離遇乾火上同於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之故爲同人交道貴公故必大公如于野然後同心者多而亨同力者衆而利涉交道貴正故又必合於君子之貞然後同心雖多而不流於黨比同力雖衆而不失之詭隨惟公可以論正亦惟正始成其公必屬之君子者嚴周比之別也類族辨物族以尊卑貴賤言不相混淆也物以車旗服飾言不相假借也類之辨之所以審異而致同也居初無應世緣淺而聲氣尙孤其同人也象猶于門然何咎之有二

雖中正應五未免繫情私交宦路則自立朋黨學業則自鳴專家把交道弄成私徑不可羞哉九三剛而不中上無正應欲同於二是奸雄狡計百出欲奪人之交而勢終不敵者故取伏戎不興之象九四亦剛不中正而無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爲三所隔始也逞其勢繼也裁以理故取乘墉弗克之象五剛二柔中正相應同心者也始爲三四所隔不無閒阻象先號咷焉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始雖不免於睽而終得相合象後笑焉然六二柔弱三四剛強惟五剛果獨斷用威嚴以勝三四然後二得上進而相遇上居外無應物莫與同絕人逃世其巢許隨

光之儔乎象傳曰志未得言其未能通天下之志也

問大有彖辭何以直言元亨更無他辭曰爲卦火在天上其明及遠無所不照又六五一陰居尊得中而五陽應之同人之離在下人心也大有之離在上君心也日光下照庶類繁昌君心下交賢才彙出物之大與人之大者君皆有之故曰大有出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比以九居五視大有之六五爲優矣然比之應之者五陰也則民庶之象也大有之應之者五陽也則賢人之象也賢人應之所有孰大於是哉此大有之元亨與鼎卦同以其皆爲尙賢養賢之卦也

問謙九三實成卦之由傳義釋卦名何以不取九三之義曰謙九三爲成卦之由以豫卦反觀可見也九三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夫子彖傳所以不舉者因周公爻辭與彖辭同則爲成卦之主其義易見故也馮椅曰一陽五陰之卦在上下者爲剝復象陽氣之消長也在中者爲師比象衆之所歸也至於三四在二體之際當六畫之中故以自上而退處於下者爲謙自下而奮出乎上者爲豫此觀畫立象之本指也

問豫卦之義曰豫和也三陽泰後雷乃發聲時之和也一陽用

事五陰從之位之和也順理而動人之和也故曰豫建侯行師乃天地間第一大事國人愛戴則立君而民服大衆同心則師出而有功雷始伏聲於地今出地奮振則所以鼓天地之和氣而發萬物之生意也先王象雷之聲取和之義而制爲樂以褒崇其德至用樂之盛則冬至祀上帝於圜丘而配以祖季秋享帝於明堂而配以考而人與神俱和樂矣初柔不中正上應由豫之四是小人而有強援也寵過其分故不勝其豫而鳴其凶可知六二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獨能中正自守介如石也其德安靜堅確故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事之幾微三則

陰不中正而上比九四依權附勢仰面事人能無愧悔乎聖人因其良心不死以速悔打動之九四卦之所由以爲豫者也身致天下和平之福豈不大有所得然須開誠布公爲國進賢使人才彙合而已總其成如簪括髮而不亂則得賢得君保豫之要道也六五以柔居尊當豫之時易於沉溺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爲貞疾之象然乘九四之剛恃以拂弼於已故得恆不死所謂生於憂患也六以陰柔居豫極爲昏冥於豫之象幸居震體動而能變是疾雖成而有渝也過而能改斯無過矣成而有渝尚可无咎則未成者可知初鳴即凶遏其惡於始也上渝无咎

開其善於終也

問隨卦之義係以已隨人否曰以二體言之震剛下於兌柔以卦畫言之剛爻下於柔爻此卦名隨之義也其象則如以貴下賤以多問於寡堯舜所謂舍已從人者其義最大故其辭曰元亨又曰利貞无咎明所隨必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也卦義所主在以已隨人至於物來隨已則其效也

問隨之九五上六亦以剛下柔也九五孚嘉以爲應六二猶說得去而於上六拘係說得全無根據何也曰凡易中五上二爻六五下上九則有尚賢之義大有大畜頤鼎是也九五近上六則有比匪之義大過咸夬兌是也然九五上六相比不正之私情必於兌體取之者爲其以相說而動易入於不正也獨此卦雖兌體而卦以剛下柔爲義則九五上六有相隨之義非不正也故於九五曰孚于嘉所以別於兌之孚于剝也於上六則不曰係小子亦不曰係丈夫而但曰拘係之下乃云王用亨于西山明乎其所係者王也謂王用如此爻者之人以亨于山川上帝也蓋賢人者山川所生上帝所簡故使之主祭則百神享之而天受之又以見王者之克當天心無有大於用賢也

問蠱卦之彖辭先甲後甲程朱何以不同曰蠱壞極而有事也

以二體言則陽卦居上陰卦居下以六位言則剛爻居上柔爻居下六十四卦中惟此卦陰陽剛柔不相交尊卑上下不相接則隔絕而百弊生萬物墜矣此卦名蠱之第一義也壞極則有復通之理但當宏濟艱難而不可狃於安維始愼終而不可輕於動故以利涉大川先甲後甲爲戒朱子云先甲三日辛也前事將壞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後甲三日丁也後事方新當丁寧以監前事之失蓋甲者十干之首事之造端也事壞而至蠱則當自新故傳謂之終則有始聖人謹始之意也程傳云先甲謂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後甲謂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

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彼以氣數言則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此以人事言則不必至於極而後治之也

問臨卦彖辭當作何解曰八月之義其說有三一云自丑至申爲否一云自子至未爲遯一云自寅至酉爲觀本義兼取遯觀二說蓋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曰臨十二月之卦也爲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陽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爲大亨而利於正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故曰有凶未至于八月尚無凶也無凶而憂其凶至于八月而所以備其凶者預矣將天運亦可轉也

以天道立人事之極又以人事挽天運之窮則世常治而不亂臨民之極則也

問觀卦之義曰風行地上徧觸萬類觀之象也有以示人而爲人所仰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內順外巽以中正示天下觀之義也彖云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則中正之體立象云省方觀民設教則中正之用行彖傳大觀在上以位言順而巽以德言以巽順之天德行中正之王道有篤恭不顯之主極自有於變風動之民風所以下觀而化也初六陰柔在下才庸地僻所見不遠爲童觀之象豈君子所以自命乎故吝六二陰柔居內狹管窺之見豈稱不出戶知天下事乎故利於女子之正其不利於丈夫可知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惟內度其身以卜行藏進則達其道退則求其志可也五以中正觀天下禮樂名物燦然明備眞邦國之光也四最近五得親見之作賓王家已仕者利於朝觀未仕者利於仕進也九五德位兼全爲天下所觀自不待言然不驕之主貴有本身學問故必觀我所行果有合於古君子作君之道方可爲天下觀而无咎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無作君之任而有作師之學還觀內省務必合於君子方敢自信爲師道克盡而无咎趙雪松曰其者對我而言以我示人則曰

觀我因人反己則曰觀其實無二樣

問噬嗑之義曰噬齧也嗑合也爲卦上下兩陽而中虛頤口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一統之治有頑梗者阻吾聲教安得不噬之以致合故爲噬嗑蓋卦德離明而震威明以察其間之情威以除其間之弊爲間者去治化大行當得亨通而尤利用之以治獄凡獄皆因兩造不合而成亦必有以間之用其明威以去其間則合而不爭矣初上无位受刑者也初在卦始罪薄過小故爲屨校滅趾之象小懲大戒也上爲過極之陽惡極罪大故爲何校滅耳之象怙終賊刑也中四爻用刑者也六二中正

公則生明故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遇強梗之徒未免略損威重三不中正用刑不當難服人心能不遇毒乎然皆治其所當治故皆无咎九四以陽剛居柔位有果斷之才而不傷於刻覈用刑人服金矢可得六五柔順得中以居尊位有好生之心而不流於姑息用刑人服黃金可得四以陽剛用獄而得吉有司執法之嚴也五以柔中用獄而无咎人君矜恤之仁也剛柔迭用畏愛兼施治獄之道得矣

問賁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程傳本義與俞玉吾梁孟敬之說不同揆之卦意當以何說爲合曰註書而至於經註經而至於易未有不以合卦意爲依歸也故說有或岐不特前賢之窠臼可翻即一人之成見亦可易觀考亭之釋賁四爻而後知泥以註經非通儒也夫艮上離下厥卦名賁賁者飾也卦象艮爲山離爲火山乃草木百物之所聚下有火則照見其上品彙皆被其光彩又卦變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上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剛柔交錯又卦德離爲明艮爲止文明而各得其分皆賁飾之義也故爲賁賁六四爻辭有曰賁如皤如白馬翰如程傳以爲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是沿註疏之說也朱子作本義因之是又沿程傳之說也其意皆以爲未成其賁而成其皤往求於初之心不以三之隔而遂已也至俞玉吾與梁孟敬說與傳義不同一則以四當賁道之變文還於質其象如此且援禮記商人尚白戎事乘翰以證之以髮白爲皤馬白爲翰也一亦謂賁之盛極而當反質素之時以六四在離明之外爲艮止之始人既質素則馬亦白也其意總不離以皤白爲崇素返質也然揆之卦意當以崇素返質之說爲合蓋賁以文飾取義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徒質則不能亨質而有文以飾之乃可亨但文盛則實必衰苟專尚文以往則流故彖辭曰賁亨又曰小利有攸往無非恐文勝以至於滅質也況以六爻考之內卦三爻初舍車而徒剛德明體以道義爲適從也二之賁須陰柔中正因無應而附三之剛正以同德爲比輔也三之濡如處文明之極盛有永貞之戒者懼其溺於文也惟外卦三爻五爲賁之主以敦本而得吉上爲賁之極以反本而无咎則四處離明之外當賁道之變下應初剛心崇質素與邱園白賁二爻同取無飾之象爲聖人慮過預防潛挽文勝之弊而歸之中其義自不可易此俞玉吾梁孟敬所以翻程朱之窠臼也

然朱子語類以無飾言之則已自改其說矣是考亭亦未嘗守
昔日之成見也甚矣通儒註易未有不以合卦意爲依歸也或
曰盡意莫若象四變互二爲巽白之象也三互五爲震震於馬
爲馵足爲的顙馵白足顙白顛白馬之象也二互四爲坎坎爲
亟心之馬翰如之象也不知得意忘象先儒美之互體不足遂
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喩彌甚請破互卦納
甲之陋爲崇素返質之詞以免於傅會穿鑿之譏斯得之矣
問剝卦之義曰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
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

坤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是以君子當晦迹避禍不可有所往
也剝之勢方始故初取象於足剝之勢將廹故二取象於辨辨
牀幹也均曰蔑貞凶知必至於滅正而凶也衆陰方剝上而三
獨背而去之與上相應是小人中不肯黨邪害正者許以无咎
不沒其善也四則剝之禍已烈故取象於膚膚牀簀蒙牀者也
不言蔑貞者膚蔑則牀無餘矣五爲小人領袖聖人爲之謀言
不特不當剝陽且當牽其類受制於陽苟能如是則无不利上
九一陽在上衆賢淪落一君子挺然獨留天心之仁也民望之
歸也故取象於碩果不食夫世亂則民愈思治君子必爲人所

愛戴有得輿之道焉然小人之性怙終不悛式惡其上併其廬
而剝之亦事之所有也君子而得輿必與小人俱安小人而剝
廬則失其所庇亦無以自存矣五示貫魚之利上言剝廬之災
欲小人自擇也其爲小人謀者正所以善爲君子謀也
問復彖辭七日來復之義曰復所謂七日其說有三一謂卦氣
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後爲復一謂過坤六位至復爲七日一謂
自五月姤一陰生至十一月一陽生本義取自姤至復之說似
較妥協蓋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
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

月其卦爲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艮有陽
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爲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
之來亦得无咎以卦畫進退之序論之則自姤卦之一陰至此
一陽爲七爻以陰陽消長之機論之則自午以至於子値此而
爲七月此乃天運之自然故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而剛德方
長其占爲利有攸往乃變月言日者幸其來復之詞也亦明其
速復之意也陰陽雖有反復之道而總不越七日之候所以爲
陽德之亨陽道之慶聖人之情已見於辭矣
問无妄之義曰无妄實理自然之謂本乾之剛以動動以天不

動以人故名无妄无妄則誠矣誠能動物豈不元亨旣誠豈有不正但恐信果爲念未造時中耳故下作反找語見必貞而後能亨也彖傳言天德之剛不外馳而內主存心无妄也動而健則不屈於物欲處事无妄也剛中而應實意相孚交際无妄也總言无妄之善而貞意已在其中用大亨以正句承接指出天命源頭見人心稍有不正便是違天而天不祐天下雷行陰陽和而萬物發生予之氣以成形隨予之理以成性物與无妄所謂元亨誠之通也時也王者體天贊化順時育物非參贊之極功乎初九自訟而變九來居初爲无妄之主辭曰往吉誠至則

物無不動也六二柔順中正無私意期望之心極形聖學無所爲而爲之妙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六三處不得正如正人君子處時地之變反有意外災厄亦順受之而已九四陽剛乾體則无妄而誠矣乃下無應與誠至而物不動止可固守而无咎九五剛中而應君臣一德內治脩矣若有偶爾蠢動不必計較正勿藥有喜之象有苗自格頑民自靖其明徵也上九處窮極之地自恃无妄罔知變通好信不好學者也以此而行則舉措乖方心雖無邪動必有咎隨所往而有眚无攸利固其宜矣

問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何字當作何解曰程傳以爲天之衢亨誤加何字本義以爲發語辭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極而亨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諸儒多以何字作荷字解義亦可從蓋剛上尙賢者惟上九一爻當之實卦之主故取尙賢之義則賢路大通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天下無一夫梗化故取天衢之象其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時乎天衢在空虛之中任雲氣飛鳥往來了無窒碍喻其通也何天之衢言其遇時之通也雜卦傳亦云大畜時也然則何字語意其猶詩言何天之休何天之寵乎

問頤卦言養之義曰震下艮上厥卦名頤頤口旁也口食物以

自養也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則口中虛之象也上止下動則口食物之象也卦名頤而義取養其職此之由乎蓋養有二義有養人有自養无位觀自養有位觀養人下三爻主於自養者也不能自養而求人以養己是失自養之正故皆凶上三爻主於養人者也不能養人而求人以養人是得養人之正故皆吉彖傳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誠千古不易之良規百王致治之要道也此頤卦言養之義也

問大過上六程傳與本義不同曰上六爻辭過涉滅頂凶无咎程傳以爲履險蹈禍之小人本義以爲殺身成仁之君子本義

之說固比程傳爲長然又有一說以爲大過之極事無可爲者上六柔爲說主則是能從容隨順而不爲剛激以益重其勢故雖處過涉滅頂之凶而无咎也如東京之季范李之徒適足以推波助瀾非救時之道況上六居无位之地委蛇和順如申屠蟠郭泰者君子弗非也此說亦可並存

問乾坤七卦皆不言習而坎獨言習解者疑其脫簡然與曰唐郭京有周易擧正三卷於習坎上有一坎字故世疑其有脫簡然今罕見其書惟夾漈六經奥論辨之甚詳胡瑗曰乾主於健坤主於順若是之類率皆一字可以盡其義而此卦上下皆險以是爲險難重疊之際必當預積習之然後可以濟其險阻故聖人特加習字者此也

問離卦之義曰離麗也火本無質有所麗而炎生心本無形有所麗而神發其所麗者不可不正也麗於理則正麗於欲則邪邪則昏而塞正則明而通故必貞乃亨此省察之功也能省察者必本於涵養畜牝牛吉謂養成至順之德則吉蓋牛之性順而又牝者順之至也離爲日重離不曰日而曰明天無二日也明兩作猶言明再發大人者大德與日月合其明者也今日之明繼前日之明而不絶故能偏照于四方卽詩言緝熙之義也初九處萬物相見之始履錯雜之時於其始而加敬則終必吉六二柔麗乎中得明德之正黃爲中色德之至美者也故言元吉三之歌嗟四之突來則明德昏而性情蕩惑慾仍而災患至矣能返之者其惟哀悔之心乎五有中德又適昏極將明之候故取象出涕戚嗟自怨自艾也上九陽居離極有剛明遠及之象故在人心則爲克己而盡其根株在國家則爲除亂而去其元惡威震而刑不濫夏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此之謂也

經史析疑卷之二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翠嵐南村校訂

敏捷遜齋

男　履道吉堂校字

姪孫振達茂園

下經

問咸之九三執其隨當作何解曰本義以爲隨下二爻程傳以爲隨上然隨之爲義取於鴈行相從則以三爲隨四者近是證之隨卦初剛隨二柔五剛隨上柔可見也蓋四者心位也心動

則形隨之而三直股位與四相近而相承故有咸其股執其隨之象證之艮卦以三爲心位六二亦曰不拯其隨可見也夫心爲身之主也然心動而形輒隨之亦非制外養中之道推之人事則如臣子之詭隨容順皆是也以三之德不中正故如此

問恆卦之義曰恆常久也爲卦震剛巽柔震雷巽風巽順震動陰陽相應四者皆理之常故爲恆邱氏富國曰恆中道也中則能恆不中則不恆矣恆卦六爻惟以二體而取中焉則恆之義見矣初在下體之下四在上體之下皆未及乎恆者故泥常而不知變是以初浚恆四田无禽也三在下體之上上在上體之上皆已過於恆者故好變而不常是以三不恆而上振恆也惟二五得上下體之中知恆之義者而五位剛爻柔以柔中爲恆故不能制義而但爲婦人之吉二位柔爻剛以剛中爲恆而居位不當亦不能盡守常之義故特言悔亡而已恆之道豈易言哉蓋初之浚恆如爲學太銳而不以序求治太速而不以漸是也四之田无禽如學不衷於聖而失其方治不準於王而乖其術是也如此則雖久何益哉又易所最重者中也故卦德之不善者過乎中則愈甚睽歸妹之類是也卦德之善者過乎中則不能守復中孚之類是也況恆者庸也常也惟中故庸未有失

其中而能常者也三上之爲不恆振恆者以此卦惟二爻以剛居中中則常矣故直繫以吉占而辭可略豈與上之居恆之終處震之極恆終則變而不能恆震極則動而不能止者所可同日語哉

問遯卦之義曰遯退避也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君子能遯則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侵迫於陽也小謂陰柔小人也小利貞之義傳義說各不同似傳說爲長蓋至於三陰之否則直曰不利君子貞矣遯猶未至否但當遜避以善處之不可過甚以激成其勢故曰小利貞也

蓋下三爻艮也主於止故爲不往爲執革爲係遯皆止之象也上三爻乾也主於行故爲好遯爲嘉遯爲肥遯皆行遯之象也爻之六二傳義說亦不同吳氏龔氏則暢程傳之說謂六二爲五正應如肺腑之臣義不可去箕子所謂我不顧行遯是也蔡氏則申本義之說謂處遯以中順之道如所謂危行言遜者亦與不惡而嚴之義合至孔氏則別爲一說謂其能羈縻菩類而不使去執如雅詩執我仇仇之執於經文執之兩字語氣亦自恰合也故三說可以並存三之下比二陰當遯而有所係之象有疾而危之道也畜臣妾吉欲其不惡而嚴也嚴以杜其狎侮

之奸而不惡以柔其忿戾之氣當用畜臣妾之法以畜之四之下應初六是所好愛者也乃去而不疑所謂以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又有以否字解爲泰否之義者自古君子退避則小人亦不旋踵而覆敗是君子之遯非君子之凶乃君子之吉而致君子之遯者非小人之泰乃小人之否也此義與剝上小人剝廬之指正同與本義以小利貞爲戒小人之辭亦合至五之嘉遯雖不主君位亦臣之位高者也功成身退人臣之道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豈非遯之嘉美者乎嘉之義比好又優矣上九肥遯寬裕自得滿其遯之量也若許由然後世富春山近之

問大壯之義曰四陽勢盛故曰大壯君子道長之時也然陽長過中乾剛震動恃剛則不能審理好動則不能需時故欲其貞貞者不用其壯也則剛不過而動得中矣故利初陽剛處下壯趾躁進所往必凶二以剛處中聖人因其得中而戒其因中求正乃吉三過剛不中使氣直前必羅禍災故雖貞亦厲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能以不壯爲壯則貞吉而悔亡至六五則壯已過矣又以柔處中則無所用其壯矣故雖喪羊而无悔上六處壯終動極故觸藩而不能退然其質本柔故又不能遂其進艱

則吉者知其難而不敢輕易以處之則進退咸宜矣大壯本因剛盛道宜柔克二五不正以其能柔故吉而无悔初三得正以其重剛故凶而有厲蓋始終不欲用壯也易之爲君子謀至悉矣

問晉卦當以何爻爲卦主曰彖辭言康侯之被遇而傳以柔進上行釋之則聖人之意以五爻當康侯而爲卦主明矣蓋凡卦皆有主其合於彖辭者是也九四高位而爻辭不善則彖辭之義誠非六五不足以當之晉如鼫鼠者患得患失鄙夫之行也失得勿恤者竭誠盡忠君子之志也晉之卦義專主柔進下三

爻皆柔順而坤體故初二貞吉三悔亡四上以陽不當位故厲
且吝惟五以柔明居尊故往吉无不利也
問明夷之義曰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以二體言
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言則初至五皆明也傷之者上上
爲暗之主六五近之故本義從彖傳以利艱貞爲五逼近暗君
又無可去箕子之象也初二三在暗外初之垂翼見幾而作雖
所遇皆窮亦聽之而已二之用拯馬壯雖未重傷速去則免禍
三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暗之下正與上六暗主
爲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當從容以待稔惡故有

不可疾貞之戒至四則將入暗中然比之六五則四尚淺也雖
傷及其身猶可飄然遠去獲明夷之心者微子之自靖于出門
庭者微子之行遯也二在下卦爲股肱之象故曰夷于左股四
在上卦爲心腹之象故曰入于左腹概曰左者古人重右左取
其傷之未極要害也上六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
前爲天子後爲獨夫自墜厥命失爲君之法則也
問家人九五王假有家曰本義作至於其家程傳亦作有家之
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邱氏龔氏俱作感格於家何氏謂
身範既端感格家人各得其所以相敦睦則正家而天下定故

不待憂恤而吉此說於象傳之義尤爲浹洽
問睽卦之義曰睽乖異也爲卦上火下澤性相違異中女少女
志不同歸故爲睽睽則衆情乖離小事吉者就睽異之中徐徐
轉移有以善處之則亦吉也君子以同而異正和而不流羣而
不黨學問初九上无正應有悔也居睽之時同德相應其悔亡
矣故取勿逐自復之象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戾不合然
五主也君睽臣臣不可以自睽委曲抒誠而情乃可通如遇主
于巷可也三上雖正應而未得合三所處之地後見曳於二前
見掣於四迹似可疑心難自白上生猜狠直欲髡其髮而劓其

鼻然心實无他終必得白四无正應故曰睽孤然初與己同德
乃元善之夫也不遇則孤遇則不孤而可以交孚矣但必危厲
以處之乃得无咎六五以陰居陽悔也居中得應故能亡之二
既篤於遇主五能切於下交其合之易直如噬膚肉然往何咎
勸合之辭也上九以剛處明極睽極之地疑六三爲二陽所制
極寫先睽後合情狀至往遇雨則吉向之疑心盡氷釋矣天下
之理固未有終睽也
問蹇卦彖辭曰西南東北之義先儒皆以坤艮二卦釋之故謂
西南屬地而平易東北屬山而險阻然以文意觀之所謂西南

者西方南方所謂東北者東方北方非指兩隅而言也此義自坤卦發端而蹇解彖辭申焉旁之諸卦大義則坤者宜後而不宜先者也蹇者宜來而不宜往者也解或可以有往而終以來復爲安者也然則西南當爲退後之位東北當爲進前之方坤在後之地則可以得朋在先之地則利於喪朋蹇當退而居後不可進而居先此兩卦之義也難既解矣或可以有進往故無不利東北之文然曰利西南者終以退後自治爲安也蓋文王之卦陽居東北陰居西南陽先陰後陽進陰退大分如此似非險易之說也

問蹇卦中四爻有往來之文而二五獨無往來之文何也曰君臣相與濟蹇者其責不得辭而於義無所避猶之遯卦諸爻皆遯六二獨以應五而固其不遯之志也胡炳文曰諸爻皆以往爲蹇聖人又慮天下皆不往蹇無由出矣二五君臣復不往誰當往乎是以於二曰蹇蹇於五曰大蹇此說得之蓋易之應莫重於二五故二之稱王臣者指五也五之稱朋來者指二也如在下者占得五則當念國事之艱難而益致其匪躬之節如在上者占得二則當諒臣子之忠貞而益廣其朋來之功也

問解之六五曰傳義皆以六五當君位與三陰同類必解而去之則吉也孚驗也君子有所以小人之退爲驗也鄭汝諧說有孚于小人與傳義異而其理尤精蓋朋至斯孚者君子信之也有孚于小人者小人亦信之也君子信故樂於爲善小人信故化而不爲惡往往國家有舉錯而小人未革心者未信之也信則枉者直而不仁者遠矣

問解之上六曰程傳以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鄭汝諧曰所謂公者非上六也言公於此爻當用射隼之道也隼指上之陰而言也墉指上之位而言也王子中曰上以陰柔處震之極是陰鷙而居高者故獲之无不利按此爻辭言公用證之

隨上離上王用之例皆非以本爻之位當王公也鄭氏王氏之說似可從蓋狐者邪而穴於城社在內之奸也隼者鷙而翔於垌野化外之悍也自二至五所以解內難者備矣於是而猶有外來之強猛乘高墉以射之動而有功矣何則內脩者外攘之具所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者也前四爻所謂其來復吉此爻所謂有攸往夙吉也

問損之彖辭曰損減損也爲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深益艮山之高損下益上損內益外剝民奉君之象所以爲損也損所當損重有孚二字損下原非良法或事

闗軍國大計萬不得已爲之必有孚信而人諒之故有樂輸之吉无怨讟之咎可以行之百年而貞可以達之天下而利汲奈何取之亦當汲奈何用之雖祭享大典二簋亦可至薄无害也蔡氏清則以爲剝民奉君之義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辭只承損字泛說言損所當損人人皆可用不專指上之損下也葢損益者時也時在當損不得不損惟以誠意爲主而行之又得乎大善之吉則不但无咎而且可以爲常道而利有所往矣舉一端以明之則如二簋薄祭固因乎時而節損者也然能積誠盡禮則可以致孝乎鬼神凡事之當損者視此矣

問損之上九曰卦以損三益上成義則上者受益之極卦之主也故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之辭皆與卦同其不言有孚元吉者弗損於下而有益於已此非有至誠仁愛之心者不能也葢黎民之生厚則所以固本寧邦者至矣仁義之俗成則其有遺親後君者鮮矣其爲益孰大於是上乃惠而不費之主以貞策勉之欲其行純王之政而勿爲驩虞小補也梁惠之移民移粟唐宗之計口受絹均屬小惠未徧得臣謂得民心歸服无家言不可以家數計無有遠近內外之限也則其惠廣矣

問益卦之義曰益增益也爲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於下卦之下故爲益卦之九五六二皆得中正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卦以損四益初爲義則初亦受益之極卦之主也故其辭亦與卦同利用爲大作者卽象所謂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也必大爲益人之事然後可以自受其益葢初登仕籍便膺寵眷自當竭心力以圖報稱六二有虛中之德是純臣得主眷寵錫極隆出人意外且有欲辭之而不得者苟能永守此貞而不失可以終受上益而吉卽王者用六二以享於上帝亦可克享天心而吉六三當益下之時雖以陰不中正之爻亦可受益益之用凶事艱難

困憊亦動心忍性之方故可以補過而无咎誠能存心有孚處事中行則有以慰君上之望如告公而用圭以通信然以益下爲心者大臣中行之道也四爻位不中恐於中道不足故戒之謂四係君民之望誠能以益下爲心而合於中行則體君之心上亦受其獻納而告公從恤民之隱下亦効其心力而依以遷國亦利九五陽剛中正有孚惠心是上眞心益下者有孚惠我德是下眞心戴上者此三代之仁主也上九以陽剛居益之極求益不已勢必至無益有害以其立心勿恆斷必取凶也此理徹上徹下在上則爲殖貨亡國之主在下則爲放利多怨之人

也
問夬卦之義曰夬陽决陰也以盛進之五剛决衰退之一柔其勢甚易聖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周防戒備無不至初之壯于前趾往不勝戒躁動也二剛而得中故能憂惕號呼以自戒備莫夜有戎亦可无患有以惕號莫夜爲句有戎勿恤爲句者言莫夜人所忽也而猶惕號則所以警懼者素矣有戎人所畏也而不之恤則所以持重者至矣惟無事而惕號故有事能勿恤九三剛而過于中故剛壯見乎面目卦名爲夬故以比應夬之五比三應皆曰夬夬示占者之决也獨行遇雨應上爻也若濡

喻見惡若浼慍慍遇之也九四兌爻兌爲羊羊行不果牽之可免次且之悔下卦三爻權不足者九四大臣不中不正去邪不果曰位不當聰不明備責之也五比上本邇好之主感上六柔邪之陰氣最多猶莧陸感陰氣而生二字乃九五正象夬夬健而决也中行說而和也一說莧山羊陸平地也四陽前進以觸上陰而五與之比常陰護之今五志已定故任諸陽之進而不爲阻如縱莧於陸而不爲藩也去惡務盡必如此乃合於中行无過剛之咎上六陰柔小人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必有凶也伯父石泉公云无號陽不戒也終有凶小人猶在憂未歇也於

爻外取義經之例不爲小人謀也此說似可互參
問姤女壯之義曰程傳以一陰始生於下爲壯本義以一陰獨當五陽爲壯皆非也蓋初六以陰爲成卦之主卽是壯也夬以一陰窮於上衆以爲無凶矣而曰終有凶防其後也姤以一陰伏於下衆未覺其凶矣而曰見凶察於先也能察於先卽所以防其後能防其後卽所以察於先也五陽皆有制陰之責惟二五以剛中之德一則與之相切近以制之包有魚不利賓預防而早治之則不至於盛長矣一則居尊臨其上以制之陽剛中正而爲卦主以杞包瓜與陰無比應有制陰之任故極言修德

回天之道九三無應性躁欲進而勢孤却不能遂其進四與初應包本有魚今曰无魚則是不能制而使之賓矣誤國殃民自此而起故曰起凶上之姤角角觝觸之物乾之兌馬爲羊有戴角之象上九制陰无權亦不爲邪吝以此无咎亦以此
問萃卦之義曰陽得位而衆陰歸之曰萃物必萃而後亨精誠所聚有感必通也無形之萃莫大於格廟聚萬國之歡心以事先王神人之心通也有形之萃莫利於見大人聚萬物之性情以事其上君民之心通也故萃必亨也萃而亨者又利於貞貞固守此精神常聚而不散則由祖廟以及羣祀皆用大牲而獲

吉物聚則能備禮也由大政以及庶事隨其所往而皆利人聚
則能集事也蓋萃以九五爲卦主九四次之初六上應九四而
隔於二陰乃二三其德有初鮮終而妄有所萃者然四本正應
初若悔其不終至於號泣專心萃四握手之間一笑契合亦不
憂其不孚也因四以往見於五則利見大人矣何咎之有二與
五應而內比於陰牽引初三以萃於五以人事君之義也二引
初三是人已孚也引而萃五是君臣孚也明良遇合上下交孚
則人萃而神說之雖用禴祭必獲福焉故利六三陰柔不中不
正初應四二應五三與上六獨不相應求萃而不得故初笑而

三嗟二利禴而三无攸利也能因四而往見五可得所萃而无
咎矣不無小吝者以三已在臣位非初與五無交者比也四不
當萃之位而有萃之責上比九五則得君下比衆陰則得民苟
心術不正便有僭竊之咎故戒其必大吉盡善乃可免咎以陽
居陰位不正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義所當然故无咎然
天下大矣有其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曰匪孚當
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上六處萃之終下無應與求萃
不得故悲也孤臣孽子不得於君親似之嗟嘆血涕皆生於情
之不容已故亦无咎

問升卦之義曰升進而上也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二剛中而
五應之易道莫大於尙賢賢人得時之卦也故曰元亨而無戒
辭用見大人勿恤未仕者一見便相投也南征吉已仕者前進
必有功也初柔在下爲巽之主能敬遜以承陽而二陽信之與
之同升所謂信友以獲上也故大吉九二剛能得中與初相允
是二孚於初也同升於五是五亦孚於初也上下交孚則治道
日升而神亦說之故利用禴與萃二引吉義同而辭亦同也萃
二免蔽賢之誚升二無迫上之嫌故其无咎亦同也九三重剛
好進而所遇皆柔如前行而入無人之境故曰升虛邑四爲近

臣而柔正一念精誠上通於君猶王以誠而上通于岐山之神
也昭格于神而天降之福故吉且无咎六五以陰居陽未免見
小欲速而不正故戒之以貞謂有純王之心者乃有純王之治
則雍熙之風不勞自致其吉如升階之易矣上在五上位無可
升而求升不已知進而不知退沉酣利欲昏冥不已者也費心
於情欲之途有甚利處何如撥轉念頭移而用于不息之正道
則自強不息合於坤之永貞幷合於乾之健行矣其利孰大焉
問困之彖辭曰困窮而不能自振也以二體言坎剛爲兌柔所
揜以六爻言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所以爲困彖

言困亨非謂處困而能亨也蓋困窮者所以動心忍性困屈以致伸有必通之理也然惟守正之大人乃能進德於困豈小人之所能乎困爲君子道屈之時屈則不伸矣有言不信當作伸字解蓋有言而動見沮抑乃是困厄之極不特人疑之而不信也夬卦聞言不信已不信人之言也則信字當作疑信之信此卦有言不信人不行已之言也則信字當爲屈伸之伸

問井卦言養之義曰巽乎水而上水其井之象乎坎水也巽木也桔槔也又巽之卦德入也桔槔引瓶入泉口而上出其水故爲井井以養取義政在養民也養民之政百王同之故曰改邑

不改井乃以剛中王道本於天德也无喪无得猶云无斁无作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也往來井井言往者來者皆得井其井非一時非一事也蓋井以陽剛爲泉以上出爲功陽剛爲泉故初四曰泥曰甃皆无水之象也二三五曰射鮒曰渫曰冽皆有水之象也上六陰而反得大成者則又以坎口不揜焉以上出爲功故初三皆曰不食二四曰甕敝漏曰无咎皆未爲時用也五上曰寒泉食曰井收勿幕大爲時用也井卦坎水上浮故遞上遞勝可以養人也此井卦言養之義也

問革之五上兩爻曰五上兩爻相承虎豹兩物相似程傳以君子爲被王化之人似不如孔氏楊氏以爲繼體守成之爲安也如文武開基肇造維新豈非若虎之變而文采煥然者乎成康繼世禮明樂備豈非若豹之變而文理繁密者乎言君子雖稍別於大人然革道必至此而後詳且備也

問鼎卦亦言養乃直言元亨略无戒辭何也曰巽下離上厥卦名鼎初陰分植足也二與三四三陽中實腹也五陰對峙耳也上陽橫貫鉉也此鼎之體也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蓋烹飪之器生人之所須最切極其養之大則享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享帝不言大亨禮有以簡爲貴也養聖賢則

用大亨禮有以多爲隆也式燕之盛以將其敬無非爲養民計也五以虛中居尊下應九二堅剛之爻任用得人象之此鼎卦言養之義也觀頤井鼎三卦之言養雖同而聖人繫辭以明吉凶則不能無異頤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片言而握要萬古不易之常經也井在閭里之間往來行汲爲養民之象鼎在朝廟之中燕饗列陳爲養賢之象但井能澤物必須器以汲之猶政能養人必俟人以行之也无器則水之功不能上行无人則王者之澤不能下究其養之得失未可知不若鼎之養賢先養之後舉之藉以權位使之治民翼爲代理可以恭己正南面而

天下平也此井所以有嬴瓶之戒辭而鼎則直言元亨與諸卦異乎

問震六五爻曰六五以弱主而處震時往來皆屬危機幸有中德尚堪補救以此億度之不惟无所喪失且可圖恢復之功按春秋凡祭祀皆曰有事故此有事謂祭也二五之震同其有中德而能億度於事理者亦同然二喪貝而五无喪者二居下位所有者貝耳五居尊所守者則宗廟社稷也貝可喪也宗廟社稷可以失守乎故二以喪貝爲中五以无喪有事爲中

問艮卦之義曰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極上而止主聖學說蓋聖

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是聖學妙處不外一箇止字文王因於艮卦暢發之人身善動惟背不動故曰艮其背人自私其身則人我之見分而失其所當止艮其背則但知有止不知有身不自私其身也及其行於庭亦但見其止不見其人無人我之見也如是則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此體艮之實功也初之艮其趾不行也吉凶悔吝生于動能不妄動可以无咎然質柔恐不能久也永守正道則利矣二在趾上爲腓腓之爲物隨上體而動如二陰隨九三而動也六二中正能艮其腓者三有列夤薰心之憂二質柔位陰不能拯之是以其心不快此正已而不能正人者也限人身分限處卽腰也夤脊骨也三在上下體間故以爲象列分裂也時行時止道貴變通九三不中正止非其所如限隔身之上下而判裂其夤則脊骨不得屈伸危厲薰心不安之甚也咸四當心位艮四亦當心位不曰艮其心而曰艮其身者心不可見而身者心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矣何以不曰艮其背蓋艮其背爲彖文非中正之德不足以當之四雖直其位而德非中故也艮其背則不獲其身矣不獲其身者忘也若艮其身則能止而未能忘也但止者忘之路故占亦曰无咎五艮其輔不妄言也言不妄出故出必

有序當時中節則失言之悔皆亡上九居一卦之終在兼山之上剛健篤實厚之至也故爲敦艮不言所艮者無所不艮也蓋止者性之體道之所歸也敦厚於止則天下之事皆止於至善吉孰大焉

問漸卦之義曰漸漸進也爲卦止於下而巽於上爲不遽進之義有女歸之象焉曰利貞戒其永持此漸進之操也六爻皆以鴻取象初于干二于磐三于陸四于木五于陵六于逵其序亦有漸意六爻皆有女歸之義初以陰應陰三以陽應陽皆不合女歸之義故各有凶厲之辭五應二陰陽相求者也然以二爲

女則歸於陽爲正耦故飲食衎衎而和也以五爲女則歸於二爲反類故三歲不孕而不和也四則雖無應而承五亦得所歸可以无咎上卦之終也進之極也既無取於歸與進之義則反以無應爲宜蓋在家爲保姆在國爲黎老超然於進退之外者也

問歸妹之義曰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其情又以說而動皆非正也歸妹與漸相反漸止而巽女待迎而後行歸妹說而動不待迎而歸之漸自二至五位皆得正歸妹自二至五皆不得正漸之三四易位剛皆上進歸妹之三四易位柔皆乘剛故繫以征凶以明從欲而動一往即凶欲人脩德而善其始也又言无攸利以明越禮無漸無之而可欲人守禮而善其終也女之歸也惟有德有應而已初九有德而無正應故爲跛能履九二有德而配不良故爲眇能視三无德與應故歸妹而爲娣上无德與應故約昬而不終四女德之賢者也遲歸而有時矣五女德之盛者也猶月之幾望矣雖然士之仕也猶女之歸也五爲好賢之君初則賢士之不得正位者也二則賢士之不遇明君者也三枉已以求合爲士之自賤四席珍以待聘爲士之自貴上其時之窮而不遇者乎

問豐六五爻曰五以陰柔之才本不能成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慶復得美譽而吉矣蓋五乃君位象辭所謂王假之者即此位則五乃卦主也卦義所重在明以照天下六五雖非明體然下應六二爲文明之主而五有柔中之德能資其章明以自助則卦義所謂勿憂宜日中者實與此爻義合

問旅卦之義曰客寄曰旅火過而不留旅人也山止而不遷旅舍也陽大而陰小卦皆陰中是用小也旅人親寡故不可以自大小心將事則自防密而待人周故亨也旅無定在道無不在所爲皆正事所依皆正人則可以安身而行道故吉山者火之所旅獄者囚徒之所旅火不可久處於山久則延燒囚徒不可久留於獄留則淹滯所以明慎如山不留如火處旅之道以得中爲善一於剛則招禍三與上之焚如焚巢喪僕喪牛其以在上而高者乎一於柔則取辱初之瑣瑣取災其以最下而卑者乎四處上之下雖不太高太卑亦未得中故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其惟二五得二體之中乎二有宿止之地有資用之財有幹事之童僕旅之最吉者也五不取君位人君無旅也古者士大夫出疆則以贄行士執雉以相見射雉而得是進身有階之

象也信友以得譽獲上以得命非柔而得中巽順而離明其孰
能與乎此哉
問巽卦之義曰巽入也內外皆巽取陰伏陽下其性務入之意
又二陰皆巽順於陽故爲巽然巽之道不可太過惟在不失其
中正耳初六過乎巽宜濟以武人之貞上九過乎巽遂失其資
斧之斷九三不能巽故不免於吝六四能巽僅得亡其悔求其
剛巽中正而志行者惟二五而已矣二以陽處陰而居下雖過
於卑巽然當巽之時不厭卑屈而二又居中只是道達誠意非
脅肩諂笑者流雖頻不厭也九五剛健中正其德本無不善以

居巽體未免有因循之悔然性體剛健則德能更變得中得正
是善於更變故能勵精圖治而得貞吉吉則悔亡而无不利矣
先庚三日丁也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後庚三日癸也所以揆
度於其變之後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變更者也事久則更故
爻辭謂之无初有終聖人謹其終之意也
問兌卦之義曰兌陰陽相說也內外皆說有亨道焉然不可以
不貞也人情惟說爲易流必察其所以說已者皆出於義理之
正而非從欲所以說人者皆本於性情之公而非狥私然後利
而可亨也初雖居說體而陽爻則不失之柔媚處下无應則不
失之私係說人以道發而皆中節者是爲和兌而吉二比三陰
宜有悔也幸其剛中不牽於物而閑邪以存其誠說人以誠誠
至物動所行皆吉而比陰之悔亡矣三在內卦陰柔不正爲說
之主凡外物之可說者皆感之而來我開其隙物遂乘而入之
非物之來我有以來之也妄說而失其道其凶必矣四上承九
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陰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
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如此則有喜此本
義之說也但易中疾字皆與喜對故曰无妄之疾勿藥有喜又
曰損其疾使遄有喜以此爻例之則疾者謂疾病也喜者謂病

去也四比於三故曰介疾言介於邪害之間也若安而溺焉其
爲鴆毒大矣惟能商度所說而不以可說者爲安則雖介疾而
有喜矣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尊有兼容并包之量雖剝陽之一
陰亦孚而信之然善柔便佞以近比而易入惟常存危厲之心
則成其孚而不受其剝上六亦以陰柔爲說主三之來兌物感
我而來孟子所謂蔽於物樂記所謂感於物而動者也上之引
兌物引我而去孟子所謂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樂記所謂物
至而人化物者也始於來終於引此人心動於欲之淺深也
問渙之六四曰程傳以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

爲君位君臣合力以拯天下之渙天下渙散而能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朱子語類引蘇洵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吉也陳琛曰私黨既散則公道大行而勢合於一如丘陵之高矣所謂散小羣以成大羣也然此非常人思慮所及世有合羣黨以爲自固之術者以私相結以勢相附耳非眞聚也惟無私者公道足以服人惟無邪者正理可以動衆此所謂散中

之聚人臣體國者所當知也

問節卦之義曰兌下坎上澤上有水其容有限故爲節凡事有節則裁制得中自可通行无弊而亨節至於太甚則苦矣故不可固守以爲常也蓋卦體剛柔分分則各得其宜而有節二五皆以剛得中中則不至過盛而流於無節節之義近於嚴峻是行險也以說行之則有安適之善而無拘廹之苦九五以位則當位以德則中正當位則有以節天下之權中正則能通天下之志節而通天地自然之度也故天地節而四時成不有秋冬收斂必無春夏發生是天地之氣以節而通也聖人制度不有名分等級之節必不免傷財而害民是聖人之制以節而通也初九陽剛得正居節之初未可以行不出戸庭當止而止也九二當可行之時居應五之位非无柄也遇同德之君宜往濟險也乃以隱爲高直潔身亂倫耳能免凶哉三陰柔不中正且居說極淫侈不知節者也始也不節制繼也重嘆嗟已所自致無可歸咎四以柔正大臣上承中正之君凡財用立身制節謹度安而行之承宣一王之制以節儉化天下其道大行故亨九五卽傳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節到恰好則不見其苦而見其甘矣已行之而宜故吉往以節人人亦不苦而信從者衆

故有尙也上六居節之極故爲苦節雖得正而不免於凶然士固有棄利逃名固窮而獨行其志者無甘節之吉亦無不節之嗟故悔亦亡

問中孚九二鶴鳴子和本義與張氏不同當以何說爲合曰本義以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鶴在陰謂九居二好爵謂得中靡繫戀也蓋以子和爲九五爻也張氏浚則以二處二陰下爲在陰其子和之謂初按易例凡言子言童者皆初之象故張氏以其子和之爲初者近是好爵謂旨酒也靡謂醉也九二有剛中之實德無

應於上而初與之同德故有好爵爾靡之象言父子明不出戶庭也言爾我明不踰同類也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則居爽塏之地而聲及遠矣處於陰而子和則不求遠聞可知又曰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衎則同樂者衆矣吾與爾靡則惟二人同心而已君子之實德實行不務於遠而修於邇故繫辭傳兩言況其邇者乎然後推廣而極言之

問小過之義曰陰過於陽曰小過天之道中而已矣然亦有當小過者如君子過於厚矯枉過直之類過乃所以就中故有亨道但利於守正不失時宜耳可小事不可大事以二五陰小而

得中三四陽大而不得中也卦有飛鳥之象故爲鳥音以示意言鳥之飛不宜上而宜下上則用力勞而有意外之患下則用力省而得飲啄之安也人事準此以往則過小而吉大矣二陽在內鳥身也四陰在外鳥翼也初上在其兩端鳥之翰也翰飛而上鳥欲下而不能是以之飛者卽以之凶也初本下止以應四而上動人附勢以進身似之三四五皆在二上故有祖妣君臣之象以陰陽言則四祖而五妣也以上下言則五君而三臣也四可過也故過四而上遇五是爲過其祖而遇其妣也五不可過也故不過五而下遇三是爲不及其君而遇其臣也當其

可而爲之故无咎九三以剛居正衆陰所欲害者也自恃其剛不肯過爲之備故象占如此九四以剛處柔過乎恭矣合小過之義无咎之道也六五陰柔庸主本不能濟大事又弋取六二之庸臣以爲輔其不濟也審矣卦以五爲君故四弗過而遇之上在五上不遇而反過之是陰之過已極也上初俱爲翰鳥以兩翰相麗而飛故曰飛鳥離之也兩翰齊飛上而不下則初以之凶者至上而果凶矣是謂災眚諒之也亦責之也

問既濟九五爻傳義與潘氏姚氏不同孰爲妥善曰程傳本義皆以東鄰爲陽西鄰爲陰陽指九五陰指六二殺牛盛祭也禴

薄祭也九五居尊時已過不如六二在下始得時也潘氏士藻則以五陽剛中正當物大豐盛之時故祭在於合時不在物豐東西者彼此之辭不以五與二對言姚氏舜牧亦以人君亨治平之盛驕奢易萌而誠敬必不足故聖人借兩鄰以爲訓若曰東鄰殺牛何其盛也西鄰禴祭何其薄也然神無常享享於克誠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按此皆就本爻設戒若以西鄰爲六二則受福爲六二受福易無此例也按　述義云先天離東坎西故有東西鄰之象東鄰離也外明而中虛是誠不足也西鄰坎也外暗而中實是誠

有餘也夫祭與其誠不足而禮有餘也不如禮不足而誠有餘也五爲濟主保泰持盈必有實心與實政焉故教以實乃受福此祈天永命之本

問未濟六五爻曰水火不交不相爲用卦之六爻皆失其位故爲未濟内三爻坎險也初言濡尾之吝二言曳輪之貞三有貞凶位不當之戒皆未濟之事也外三爻離明也四言伐鬼方有賞五言君子之光有孚上言飲酒无咎則未濟爲既濟矣未濟五爻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執柔守中安靜以俟治化之成德與時俱隆故事皆吉而无悔焉離明得中盛德之光

煥然著見又能下應剛中之臣盡忠尚質以輔主德則君子之光皆孚誠之著也成王冲幼而推誠以任周公一時制禮作樂文章郁郁似之

繫辭上傳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二句曰聖人見天地間無往非易要不外陰陽兩端故畫一奇以象陽而稱剛畫一偶以象陰而稱柔剛柔既立復就兩畫各生一奇一偶而四象生更就四畫各加一奇一偶而八卦列是爲剛柔相摩八卦既列復益以因重之法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主各以八悔卦盪於一貞卦之上一卦各生八卦八八六十四是爲八卦相盪

問鼓之以雷霆八句曰此見天地間所有何非易理之所有彼天地間鼓物有雷霆今易圖中震離二卦便是鼓物之雷霆天地間潤物有風雨今易圖中巽坎二卦便是潤物之風雨天地

間代明有日月往來有寒暑今易圖中離東坎西離爲日運行於晝坎爲月運行於夜一寒一暑謂艮居西北秋冬之界寒所自生兌居東南春夏之交暑所自起也此以在天成象者之具於易言也天地間人物之成形有男有女今易中卦爻稟於陽者屬乾道所成爲男故震得乾初爻爲長男坎得乾中爻爲中男艮得乾三爻爲少男推之三十有二陽卦百九十二陽爻皆男也則皆乾道所成也稟於陰者屬坤道所成爲女故巽得坤初爻爲長女離得坤中爻爲中女兌得坤三爻爲少女推之三

十有二陰卦百九十有二陰爻皆女也則皆坤道所成也此以在地成形者之具於易言也但此節男女以陰陽之卦爻言就易上說乾知大始二句則轉向造化上說謂乾天也有父道焉不特成男已也盡物之男女而資始之知大始者也坤地也有母道焉不特成女已也盡物之男女而成就之作成物者也上成男成女各有專司此用合說鋪張一番正是爲下節易簡二字作跌勢

問聖人設卦觀象從何處說起曰余聞之伯父石泉公曰先天之易起於橫圖橫圖陰陽並峙震巽居中陽畫由震而乾陰畫

由巽而坤陽居右陰居左爲陰陽混沌之象乃將橫圖竪起右方移置於左倒懸左方移置於右以巽接乾象陽極陰生以震接坤象陰極陽生規而圓之爲上天下地日東月西雷起東北風起西南澤滙東南山峙西北之象又因而重之規圓如前再將八卦并所重之卦八折之自復而下至乾自姤而上至坤矩而方之置於圓圖之中圓圖乾上坤下象天地定位方圖乾下坤上象天地氤氲圓圖象天之氣左轉右旋方圖象地之形北首南末中間卦爻陰陽交錯如萬物之芸生然雖未有文字以發其義而象可觀而喻矣後天之易亦起於橫圖乾爲父居右

統震坎艮三陽卦坤爲母居左統巽離兌三陰卦父母居上六子下承觀橫圖之排列尊卑有定序以是規而爲圓陽卦去下一爻生上一爻陰卦去上一爻生下一爻去者爲陽爻則生陰去者爲陰爻則生陽右四陽卦乾震坎艮變爲兌坤離巽居上左四陰卦坤巽離兌化爲震艮坎乾居下觀圓圖之變化脫卸有定方此皆設卦之妙也

問後天八卦有橫圖有圓圖何以無六十四卦圖曰少侍學於伯父石泉公一日見危坐構思優游涵泳書出後天大圓圖甚喜其圖列五層內一層先列十二支次列二十四氣次以八卦

內三爻各變三卦共二十四卦以應二十四氣之節蓋後天八卦以生物爲序故起震震居東方卯位震爲雷雷出爲驚蟄震初爻變爲坤以相盪成卦演之坤附震爲豫象曰雷出地奮是也中爻變爲兌兌附震爲歸妹直春分上爻變爲離離附震爲豐直清明由是歷巽歷離次第分配至艮上爻直雨水爲一周合八卦二十四爻配一歲二十四氣氣盈朔虛閏餘之侯俱於此消納之次列文王後天八卦之位其外一層乃變伏羲乾一兌二之序而爲出震齊巽之次伏羲合乾兌離震巽坎艮坤每宮各得其八共爲六十四卦而此則除震巽離坤兌乾坎艮另

列一層以當氣候之交不編入算凡一宮編七卦共四十二爻分配四十二日如驚蟄後一十四日自益之觀至復之臨春分後十四日自復之明夷至无妄之益清明後十四日自无妄之噬嗑至頤之復每宮三氣每氣一十五日有奇分配卦爻占之八卦爲經二十四卦五十六卦爲緯後天之易之用也

問剛柔相推而生變化何以謂之相推曰此緊承上文來謂辭固因象而繫象又因變而生蓋卦爻之奇爲剛偶爲柔迭相推盪則柔或變剛剛或化柔而變化生變化雖有二名總之皆變也其變無窮則其象不一故聖人必觀之而繫辭以明吉凶剛

柔相推即是動靜互根的意思本卦爻所自有者如乾卦六爻皆陽是剛進之極極則柔化而推之推在初爻則乾化爲天風姤推在二爻則乾化爲天山遯推在三爻則乾化爲天地否推在四爻則乾化爲風地觀推在五爻則乾化爲山地剝推在六爻則乾化爲純坤坤六爻皆陰是陰退之極極則剛變而推之推在初爻則坤變爲地雷復推在二爻則坤變爲地澤臨推在三爻則坤變爲地天泰推在四爻則坤變爲雷天大壯推在五爻則坤變爲澤天夬推在六爻則坤變爲純乾又從六爻而錯綜變化之則六十四卦全矣其中吉凶豈不異形繫辭以明之

其容已哉時解或就揲蓍上說似不可從

問吉凶者失得之象節曰此象之著於人事者也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失得憂虞者事之變也失得相對憂虞在其中間失而憂則得得而虞則失也上文所謂繫辭以明吉凶者此也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節曰此象之著於天道者也春夏爲進秋冬爲退柔變而剛則進而爲春爲夏剛化而柔則退而爲秋爲冬象四時也變而剛則爲晝化而柔則爲夜象一日也動謂九六之變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具一太極道則理之流行自主宰而言則爲太極自流行而言則爲三極其實一

也上文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者此也

問易與天地準節曰通章皆指贊易故首節以易字起末節以易字結準是準其道非準其形蓋天地之道不外陰陽易正所以道陰陽兼陰兼陽合萬爲一彌者彌縫之無有罅隙大無不包也分陰分陽一實萬分綸者條理之極其分明細無不析也猶中庸之言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也

問仰以觀於天文節曰此以易窮理之事也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可見者爲明不可見者爲幽明者易之呈於有象幽者易之藏於無朕幽明之故以易知之也原人之始而知其所以生反

人之終而知其所以死死生之說易一陰一陽之說也精陰精
也氣陽氣也兩者凝聚而成形體之物神之伸也即易理中之
陰變陽魂附於魄欲聚不欲散也苟離乎魄而倐然游去變爲
鳥有鬼之歸也即易理中之陽化陰皆一屈一伸之情狀也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節曰此以易盡性之事也德合天地而
與之相似故先後天而不違知周如天知之無不明道濟如地
處之無不當故不過差也道有變動故有旁行知之事也權必
合經而不流蕩仁之事也樂天理之自然而知命分之當然則
此心與天爲徒故不憂知之深也安於所處厚於所性則無所
往而非仁故能愛仁之篤也能盡其性而上下同流所謂與天
地相似者如此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節曰此以易至命之事也聖人窮易
理於心既盡性而與天地相似則見其能範圍天地焉且見其
能曲成萬物焉蓋天地之化不能無過聖人用易範圍之而有
治歷明時經野畫疆之法萬物之生不能自成聖人用易曲成
之而有樽節愛養輔翼造就之法至於天地萬物循環迭運要
皆晝夜之道也聖人用易通知之只憑一陰陽之理便能默參
其屈伸往來之故若然則聖心誠无方无體矣而要皆本於易

故一易也自其主宰言之謂之神或陰或陽兩在不測无方也
自其運用言之謂之易忽陰忽陽圓融不滯无體也易誠足與
天地準矣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曰陰陽氣也一陰一陽有對待之體
有交易之用有循環迭運之機有互根互藏之妙所謂道也以
陰先陽道具乎陰而行乎陽也陰陽變化接續而無窮謂之繼
渾然純粹何其善也人物稟受凝成而有主謂之成生理各正
是爲性也繼善陽之動成性陰之靜繼之成之形下之事善與
性形上之事孟子性善之說蓋出於此

問顯諸仁藏諸用節曰仁者造化之心用者造化之功仁本在
內者也達而在外是顯其所藏之仁萬物之出機也用本在外
者也斂而在中是藏其所顯之用萬物之入機也一顯一藏以
鼓萬物出入然皆無心成化較之聖人有心生成而時廑憂慮
者大不相同夫顯仁者德之發盡物而顯德莫盛焉藏用者業
之本盡物而藏業莫大焉且一出於無心至矣哉茂以加矣
問富有之謂大業二句曰時而藏用則舉萬物之生意包括無
遺富有如此故由內知外而謂之大業時而顯仁則舉萬物之
生機時出不窮日新如此故由外知內而謂之盛德

問生生之謂易六句曰陰生陽陽生陰遞禪而不息亦交互而不窮所以爲易天地之化聖人之書皆此理也別而言之無象之中忽然成象固有主乎其大始者則謂之乾象之方始卽順承而效法之固有作成乎其物者則謂之坤舉天地間無一物而非陰陽之生生也有象斯有數卽七八九六之數也推而極之則可以彰往察來而謂之占因卦之變而通乎事之變則可以盡趨避之方而謂之事舉日用間無一事而非陰陽之生生也此所謂易可得而知者也若夫陰陽之妙無在而無不在有不可測而知者則謂之神葢一陰一陽之謂道以其生生故無

體而謂之易以其不測故無方而謂之神聖人本天地以作易其德業亦卽與天地參者葢如此

問周易有象而又有數果極數可以知來通變可以趨事乎曰余聞之伯父石泉公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之又萬而未有已也故物生有象有數一有俱有象數之形理皆寓焉故知者觀其象數而理見矣卜用龜象也筮用蓍數也易贊不明卜之用而說彖爲詳說卦是也大衍之數一章明筮之法而不及所直之卦數不已簡乎故極數知來之謂占有待於後也爲之說數數本乎河圖河圖之數一與六居下二與七居上三與八居東四與九居西五與十居中共五十有五之數聖人則之以作易羲皇先之矣周易之則於河圖尤明顯者觀河圖之一二三四爲易之坎離震兌居四方觀河圖之六七八九爲易之艮坤巽乾居四隅坎離震兌居四方河圖之象已明艮坤巽乾居四隅則河圖缺四隅以六七八九之數挍補之象土無定位分旺四季之義也故有六十四卦之數无變也有三百八十四卦之數一爻變也有四千九十六卦之數參伍錯綜之變也卜筮之變變必至此此可無以演之乎演數之法以策數爲體有編入有除有乘有零加之法如卦无變先以內卦之

數編入策數因以內卦之數乘之次以外卦之數復編入因以外卦之數再乘之後又以二卦之數合加之如乾二百一十六策演爲二萬二千六百零八數是也若有爻變如乾初九變內卦乾爲巽則除出內卦乾九之數存二百零七策又以巽八數乘之爲一千八百六十三次復以外卦之乾九數編入因以乾九數再乘之爲一萬八千七百二十後又以巽八乾九合加之爲一萬八千七百三十七數是也若內卦靜至九四變外卦乾爲巽則演內卦畢乃除出外卦乾九之數而以巽八數乘之爲二萬一百六十九後復以乾九巽八合加之爲二萬一百八十

六數是也總之六十四卦皆先立策數爲體卦靜以卦之數編入卦動以卦之數除出偏靜偏動則偏入偏除並靜並動則並入並除乘則以卦之數乘先立之數加則以上下卦之數結已乘之數也此皆因其勢而演之

問數爲易之用其用以占卦乎曰河圖之數五行八卦皆取則焉一坎爲水二離爲火三震爲木四兌爲金六艮七坤爲土八巽木九乾金而土亦寓焉五居中无專屬剛日占屬具柔日占屬坤十无當卦十土之成數數之總也凡卦无變占彖一爻變占爻爻變多占遇卦及之卦之彖六爻俱變占之卦一卦具六

十四卦共四千九十六卦以辭釋卦義以數之千百十零所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準八卦分爲四課占事則徇始玩千結局觀零占人人在家則千爲父祖百爲兄弟十爲當身零爲嗣裔占試用則千爲座主百爲分輔十爲名位零爲事業占解難則千爲所奉百爲所藉十爲已身零爲敵對貞悔之義變通用之又立四課定運行之限旬數之占四課浹辰參日之旺相休囚占之卦靜三日共一卦卦動一日分一爻日主千一歲之占一課三月月主支占人運度四課一紀皆依卦之動靜占之觀象玩辭推數而占法備矣而數欲進欲相生欲全忌退入至占避凶占疾反取退數亦或有缺空不忌者又不可執一論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問夫乾其靜也專節曰易之廣大於乾坤見之乾坤各有性情故各有動靜乾君道也其靜也專純一不雜其動也直直遂不撓是以其氣貫徹無外而大生焉坤承順乾者也其靜也翕受乾之施而翕聚也其動也闢施其所受開生萬有也是以其體含宏光大而廣生焉

問天地設位節曰天地設位而變化行猶知禮存性而道義出也人之性渾然天成葢無有不善者更加以涵養功夫存之又

存則無所往而非道無所往而非義矣若闢其門而利用出入故曰道義之門

問言天下之至賾二節曰象顯天下至幽之義而名言宜稱則自不至於厭惡其賾矣辭載天下至多之事而處決精當人所易從自不至於棼亂其動矣擬者比倫詳度之意議者商確裁定之意言動者人身之變化也擬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則言必簡而合宜議其所合之爻以制動則動必惠而得吉擬言議動則語默動靜必合於道而易之變化成於吾身矣

問天一地二二節曰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昔羲皇時

龍馬負圖而出其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由今觀之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至十者陰陽流行之次序天之氣專直而無間斷故其數奇地之形翕闢而有容受故其數偶一三五七九陽之奇也二四六八十陰之偶也一二三四五生數也二四六八十成數也其位則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五行順布陰陽互藏此畫卦之原大衍之數所由出也分積而計之一三五七九皆屬天是天數五二四六八十皆屬地是地數五天地五數各有定位是爲五位則見夫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奇先偶後其序不紊如兄

弟之相得又見夫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奇施偶受其交無間如夫婦之有合既相得而有合則不患其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矣而況合積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十是成數五是生數生成之理益以不窮由其相得者觀之則二氣迭運四時順播而消息盈虛之變成乎其中矣由其有合者觀之則內外賓主之位互藏其宅而鬼神不測之機行乎其內矣

問五位相得之說龔氏渙與本義不同其說何如曰龔氏謂旣曰五位相得則是指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言其稱一二三四之相得不見其用故也石泉公曰相得謂每位俱一陰一陽各有合合不紊也按此說極合圖意。

問大衍之數五十說易者不一其旨其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之說當之者昉自何氏果不失於鑿乎曰大衍之數五十聖人則河圖以作易衍中宮之數爲蓍策之數也河圖之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五十之數蓋以河圖之中宮以五乘十爲五十以十乘五亦爲五十也相乘謂之衍此以揲蓍之策數爲言無庸以他辭擬也乃有以天干十日地支十二辰并二十八宿共湊成五十之數以當大衍之數

五十共說昉於京房似未免過於鑿矣但易道廣大悉備固有不禁人之旁通者則此五十之解存之以備參考可也況五十之數先儒有以河圖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共五十有五而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以當之者有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每卦各有六爻合八卦共四十八爻加乾坤二用以當之者又或以河圖之中數爲天五地十天五者五個一也一爲數之始十爲數之終故中宮五個一自含五個十之數五爲生數之極十爲成數之極是以五爲衍母十爲衍子分母數之一各衍之以極於子數謂之小衍合母數之五皆衍之以極於子數謂之大

衍此又一說也更有以易有太極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二月十二月生二十四氣共爲五十之數者此又一說也則十日十二辰之解寧不可比類而並存之乎總之不離於衍中宮之數爲蓍策之數者近是

問大衍之數以下八節曰大衍之數五十衍河圖中宮之數以五乘十也相乘謂之衍河圖之數共五十有五作易者列四方之數爲八卦之數衍中宮之數爲蓍策之數揲者之法焚香叩神握五十策置其一於爐間不用象太極之无爲以四十九策分兩手握之以象兩儀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間象人與天

地參爲三才乃揭左手之策以四分之以象四時四分所餘或一或二或三或四謂之奇零扐之於第四指間以象閏月又揭右手之策四分之如前再扐其所餘於中指間以象五歲再閏凡前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象五歲者一掛兩揲兩扐也再扐後掛者謂扐左手右手所分餘策之後置指間所掛所扐者復合所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再分再掛再揲再扐也止言掛省文乾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數九乾用九而過揲之數以四因九爲三十六六爻則得二百一十六也坤策百四十有四老陰數六坤用六以四因六爲二十四六爻則得一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六十者合二百一十有六百四十有四而得之也當期之日者每月三十日合十二月爲三百六十也葢以氣言之則有三百六十六日以朔言之則有三百五十四日今舉氣盈朔虛之中數而言故曰三百有六十也二篇者合上下經六十四卦也陽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陰爻一百九十二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零八又合二者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當萬物之數者舉盈數而爲言也四營四次經營也分二一也掛一二也揲四三也歸奇四也奇耦始分而老少未定故曰易成易一變也三變斯老

少定而成爻十有八變斯內外備而成卦小成三畫之卦八卦而小成則六十四卦爲大成矣引謂加長之伸謂舒展之由小成而大成八卦重爲六十四卦是引而伸之也以此抵彼曰觸物之相同曰類一卦各變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共變爲四千九十六卦隨其所觸而互相長是觸類而長之也而天下人之所能爲天下人之所當爲事盡於此矣顯道吉凶之理以者顯神德行趨避之術以蓍神酬酢謂應世務祐神神祐也夫陰陽變化而道無不在故曰神神不可知於變化而知之變化之道於圖數見其體於衍數見其用成變化者神之所爲也非聖人其

孰能知之故曰至誠如神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節曰此以卦爻言之辭變象占之體所以立也天地之數涵於三中於五參以三相參伍以五相伍錯綜以順逆相錯上下相綜通參伍之變一剛一柔相間成文陽剛天文陰柔地文故曰遂成天地之文極錯綜之數自內自外剛柔有體內體內象外體外象故曰遂定天下之象用周於無窮故曰至變

問極深研幾三節曰理之內蘊深也極者深無不濬之謂動而未形幾也研者幾無不剖之謂聖人之作易也辭變象占藏理

之深而通德類情無不畢具天下之志能通焉顯動之幾而惟變所適於會得通天下之務能成焉範圍天地而不假疾而後速經緯萬方而不待行而後至蓋聖人聚天地之神於一心撰一心之神於易則辭非煩也變非幻也象非迹也占非數也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也

問蓍之德圓而神節曰蓍以七七爲數象陽之圓陰陽不測故爲神卦以八八爲數象陰之方吉凶有定故爲知易謂變化貢謂顯出於外聖人體備三者之德以洗濯其心愈洗愈退愈退愈藏愈藏愈密發而爲用則以物我一體之心與民同其憂患

故聖心之神可以知來謂將至未至之幾預知之也聖心之知可以藏往謂現成之理蘊蓄於胸中也其誰能爲此哉蓋聰明旁燭足以通天下之志不蓍而神也睿知內涵足以定天下之業不卦而知也神武應機足以斷天下之疑不爻而貢也夫以殺止殺爲武不殺而事無不立功無不成人無不服則神矣蓋古聖之心易如此

問闔戶謂之坤節曰造化流行有靜有動即萬物出入之戶也靜而氣機收斂如戶斯闔陰氣用事故謂之坤動而氣機發生如戶斯闢陽氣用事故謂之乾一闔一闢陰陽變易謂之變闔

闢往來流轉無窮謂之通及其生物氣聚而可見謂之象體立而有形謂之器聖人法天地而制之爲筮以分二象乾之闢揲餘復合象坤之闔既合復分又以象闢是謂蓍之變分合之中有往來不窮之妙是謂蓍之通見爲奇耦而陰陽以分是謂蓍之象形爲老少而卦爻以定是謂蓍之器蓍數也數行理著故曰法法既立矣利用出入民咸用之鼓舞於趨避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神闔闢變通見象形器是天道也制用之法咸用之神是民故也

問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果則河圖洛書以作易耶曰

河圖與易之天一地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周易之所自出也洛書與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固範之所自出也義則圖以畫卦禹則書以作範各因所觸以明道雖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其道俱可相發而其因各有物易因乎圖者也

問圖之傳何自有以爲非出於种放然歟曰圖書之傳考之宋史謂康節得之李之才而淵源於穆脩种放陳摶者又伯温屬晁說之作易堂記皆以爲出於种放陳摶而並繪其像又何必致疑於种處士哉

問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何也曰蔡元定曰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葢大傳既陳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臆見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旣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爲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

問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朱子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葢揭其全以示人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葢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朱子此言已盡圖書之大義自五以前爲方生之數自五以後爲旣成之數陰生則陽成陽生則陰成陰陽二氣相爲終始而未嘗相離也四正之位奇數居之四維之位耦數居

之陰統於陽地統於天天地同流而定分不易也數至十而始全缺一則不全矣故曰數之體數始於一終於九所以起因乘歸除之法故曰數之用翁氏泳曰河圖東北陽方則主之以奇而與合者耦西北陰方則主之以耦而與合者奇

問河圖洛書之流行不同何也曰趙氏汝楳曰一對二三對四而五居中六七合一二八九合三四而十合五奇耦胥對陰陽有合而數之體以立聖人所謂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者此其類也體立矣不變則數不行故陽以三左行陰以二右行三其一爲三而居東三其三爲九而居南三其九爲二十七而七居

西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而一復居北等而上之至於億兆其餘數之位皆然二其二爲四而居東南二其四爲八而居東北二其八爲十六而六居西北二其十六爲三十二而二復居西南上而億兆亦然八位既列五仍居中而數之用以通聖人所謂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者此其類也鮑氏雲龍曰以洛書變數推之陽以三左行天圓徑一圍三三天數也三在北一而三之三在東三其三爲九而居南九而三之三九二十七而居西三其二十七爲八十一而一復居於北北而東東而南南而西西而復北循環不窮有以符天道左旋之義地方徑一圍四兩其

二也盖以地上之數起於二而陰資以爲始位在西南而右行二而二之爲四而居東南二而四之爲八而居東北二其八爲十六而居西北二其十六爲三十二而二復居西南本位西南而東南東南而東北東北而西北西北而復西南亦循環不窮有以協地道右行之說一三九七陽居四正二四八六陰居四隅左右旋轉相爲經緯造化之妙如此

問聖人則河圖以作易其取義焉在曰先伯父石泉公著演周易一書發明則河圖以作易最爲精詳其河圖說曰河圖之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

乾坤定上下之位矣三八居東四九居西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地既生水火則水火代天地用事離坎列東西之位矣五十居中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以土之生數合水火木金之成數五合六爲十一五合七爲十二五合八爲十三五合九爲十四以土之成數合水火木金之生數十合一爲十一十合二爲十二十合三爲十三十合四爲十四十不算皆爲一二三四以補艮兌震巽分居四隅象土居中旺四季也先天卦位取諸河圖也後天卦位亦取諸河圖一曰水坎北也二曰火離南也三曰木震東也四曰金兌西也各安其位定四方

也五曰土坤土息火生金數七坤西南也艮土止水生木數六艮東北也巽木得土而旺數八巽東南也乾金得土而滋數九乾西北也皆斜進一位連四隅也先天以生數退補四隅後天以成數進補四隅者生數縮成數贏也一二三四坎離震兌本數也五合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艮坤巽乾寓數也十合一爲十一除五爲六十合二爲十二除五爲七十合三爲十三除五爲八十合四爲十四除五爲九艮坤巽乾錯綜之數也十合六爲十六除五爲十一十合七爲十七除五爲十二十合八爲十八除五爲十三十合九爲十九除五爲十四十不算坎離震兌

錯綜之數也以十合算除之以五十五生數體也十成數用也此
皆取諸河圖之數也
問羲皇則河圖而作先天圖是寫天地間大法象否曰先伯父
河圖說曰河圖之數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東四九居西
五十居中共五十有五之數人謂羲皇用之以作易蓋以圖出
羲皇之世天垂象聖則之也其實先天易圖是寫天地間大法
象天覆地載中莫明於日月莫顯於雷風莫大於山澤故畫卦
命名位乾於上位坤於下象天覆地載也置離於東置坎於西
象日東升月西見也雷起東北則為震風起西南則為巽澤沛

東南兌象之山崇西北艮在焉以圖相方天七居上地以二合
之地六居下天以一合之天一之數三其一為三左旋以合於
地八八者二其四之數也地二之數二其二為四右轉以合於
天九九者三其三之數也陰陽變化五氣流行各皆成象乾坤
離坎二七一六三八四九之象也圖空四隅為析中間陽數五
之四陰數十之六為一三二四之數以配艮震兌巽之象以河
圖之數推卦爻之位以徵休咎謂之則河圖以作易亦可也
問陰陽之氣有微盛隱著何也曰陰陽之氣皆自微而盛自隱
而著陽氣始藏於下而終布於上陰氣見端於上而蘊結於下

河圖陽數起於一所謂天一也三其一為三而升於左皆居內
方微而隱也由是三其三為九而右三其九為二十七而布於
上皆居外方盛而著矣陰數起於二所謂地二也二其二為四
而降於右皆居內方微而隱也由是二其四為八而左二其八
為十六而結於下皆居外方盛而著矣陽再三其二十七為八
十一陰再二其十六為三十二而未有窮也此陰陽之妙也

繫辭下傳

問天地之大德曰生為第二章之首易者象也節為第二章之
結而本義分章不同其說云何曰截節分章當隨文以尋義觀

繫辭下傳天地之大德曰生為第二章之首易者象也節為第
二章之結諸儒言之詳矣而本義分章則又以天地之大德節
為造化功業與上論卦爻吉凶者連為第一章以包犧氏以下
所取諸卦為制器尚象之事別為第二章以是故易者象也節
為第三章之首條分縷析意旨詳明然隨文以尋義既有理財
正辭禁民為非之文而下所取十三卦無非理財正辭禁民為
非之事即以為第二章之首可也況章首未有無上文而用是
故者曰是故總結上文之辭也今本義第三章之首既明有其
文即以為第二章之結亦何不可之與有

問履德之基也節曰三陳九卦明君子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履者上天下澤以爲禮非禮不履則操持定而始基立矣謙者有功德而不伐持身之柄也復者一陽初還在人心爲善念方新火然泉達百行自此始故以爲德之本次之以恆知及仁守則完固而不傾所以爲固損者裁其所過易惡去非修德之方莫切於此益者從容順適天機長養而成裕困窮之際可以觀德如歲寒之松栢疾風之勁草其德足以自別故曰辨井之德定體不動而所養不窮是其所處之地也巽柔順而能深入細微隨宜斷制故以言乎德之制此一節以九卦之德言

問履和而至節曰和者兌之說至者乾之健雖與物無乖而行必造其極也尊謂坤地之平而尊之使居艮上光謂艮山雖下於坤而自不失其爲高復之一陽方生爲小羣陰不能亂爲辨恆之震動不一離雜也巽入有常不厭也損摧山以塡壑則兩忠俱減是先難也然夷高就下自非難事故後易長裕充長其固有不設無撰造也窮則水之涸而身之困通則水之流道之亨也居其所言水在井中遷則水之汲而及物也稱謂酌量處置隱謂深入不露此一節以九卦之體言

問履以和行節曰和行言舉足從容和緩則行無顚躓制禮言退讓以明禮是爲禮之法則知猶主也一陽爲主於內天下孰得而蔽昧之一德謂始終如一遠害者害莫大於嗜慾慾寡則害遠矣興利者積善餘慶德崇而用利矣寡怨謂知命安分無怨尤也辨義謂靜深安定慮無不精也權稱錘也前却無定以等物之輕重而取於衡平非入理之深者不能故論語以可與權爲學之至也此一節以九卦之用言首言履以爲德之基終言巽乃可與權之事則九卦之序略可見矣

問繫辭叙上下篇九卦先儒以其卦推配上下經皆相對何也曰以孔子序卦規而圓之則乾與咸恆對履與損益對謙與困

井對復與巽兌對每以下篇兩卦對上篇一卦凡十二卦而二篇之數適齊矣然十二卦之中又止取九卦者乾咸其始也兌其終也略其終始而取其中間之卦以著陰陽消息盛衰之漸故止於九云

問若夫雜物撰德二節曰物謂八卦之物雜謂自其中四爻雜而互之又撰成兩卦之德也是非者時物之是非皆於中爻辨之正體則二爲內卦之中五爲外卦之中互體則三爲內卦之中四爲外卦之中故皆謂之中爻要者總其理而貫通於心也存亡者天道之盈虛吉凶者人事之得失觀中爻則一卦居然

可知觀彖辭則六爻思亦過半矣

問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節曰此論中四爻之位有遠近貴賤之不同而剛柔之用亦異二與四皆陰而同功然位不同則善亦不同二與五遠而恆相應故多譽四與五近而恆相偪故多懼柔不能以自立二遠則宜有不利而其歸得以无咎者以用柔而居下卦之中也三與五皆陽而同功以位不同故三以賤而多凶不若五以貴而亨其功也葢三以柔居之則危以剛居之稍克勝任亦以重剛而不中位使然也至於五則以剛居之固得尊位大中以柔居之乃有處謙執柔以貴下賤之美是則所謂多功也

文言傳

問元者善之長也三節曰元亨利貞在天爲命在人爲性性繼陰陽之善而成善者性之質也而元爲之長得之最先而衆善一以貫之天之元卽人之善之長也兩美相接謂之嘉聚而爲一謂之會嘉美會而得其自然之通天之亨卽人之嘉之會也物盛或過裁制起焉義嚴而斷各得其分乃協其宜而中節而和天之利卽人之義之和也貞固則有立守正不移而神明默運如幹立而枝葉附焉天之貞卽人之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與萬物爲一體痌瘝疾痛舉切吾身而生人之命由我立故足以長人美其所會三百三千各有節文動無不中故足以合禮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則物無不利而協於和故足以和義事不貞則不固事固於君子之貞如樹之固於幹故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而乾道在我是君子卽乾也故曰乾元亨利貞

問潛龍勿用節曰六爻皆龍德而時位不同以居下故曰隱無易世之責故世雖亂而不與易無可見之行故德雖盛而無成名不以身入世故隱遯於世而無悶不以身殉名故不見是於人而無悶樂則行之行乎時之所當行憂則違之止乎時之所當止其志堅確不可轉徙而他也

問見龍在田節曰龍德在五既中且正在二亦中而不失正故曰正中龍德不外尋常日用之言行言必有物無苟高也惟其信行必有則無苟難也惟其謹庸言一不信庸行一不謹悉邪也信之謹之則邪閑而誠無不存矣是雖功極於淵微有容而不離百姓之所與能故天下薰其德而善而其心猶不自滿也何伐焉葢至於德博則大而化之之謂神正已物正且不自知其然而然矣二雖非君位而德在焉所以爲大人而世之人利見之也

問君子終日乾乾節曰德爲內業爲外四三居其介皆曰進德脩業忠信者盡心於中達乎在物之信也心常實則德無時不進矣脩辭立其誠者脩辭於外而固守其在中之誠也事皆實則業無不脩矣言脩復言居者如治居室脩而後居之也先知所至而行以至之以自動之微而趣於善故曰可與幾也既知所終而行以終之則制事之宜皆存於此故曰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爲二之善世不伐在下位而不憂爲初之遯世无悶益無時而無乾無時而無惕三之雖危无咎以此也居下體之上故曰居上在上體之下故曰居下

問或躍在淵節曰上下以位言邪以失位言進退以時言羣以下三陽言爲邪者干進離羣者忘世或躍或處上下无常而非爲邪也去就從宜進退无恆而非離羣也君子退則修德進則脩業惟恐有不及進不及脩之時或者從時之義也聖人仕止久速惟其時而已

問飛龍在天節曰六龍同德故以同類之感召而極言利見之義以聲氣言五爲聲應氣求之主以水火言五爲流濕就燥之處以風雲言五爲龍飛虎變之會聖人有作萬物同仰其光明故覩聖人之德如天而親於上賢賢親親是也覩聖人之德如地而親於下樂樂利利是也各從其類親上親下咸得其所是所謂利見也

問亢龍有悔節曰五位乎天位是爲有位聖作而物覩是爲有民是爲聖人在上位而爲主自四以下皆賢人在下位而爲輔上出五上極其貴矣而無五之位極其高矣而無五之民且在聖作之上矣而無五之輔動而有悔則不宜動明矣洪範言用作凶言靜而不作亦不凶也

問乾元者節曰四德本一理或分而言之以盡其用或合而言之以著其體可分可合其實一理而已乾元者氣之始資乎物

而亨通無滯是形氣之發生也利貞者收斂歸藏是性情之中涵也貞又起元故言性兼言情乾始即乾元也以美利利天下而不可名言其所利此乾之利所以爲大即乾之元所以爲大也

問大哉乾乎節曰又贊乾德之大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無過不及正則不偏不倚純則無雜粹則無疵精則純粹之至也諸德皆備惟九五足以當之九五蓋乾之主爻也至於六爻發揮因時而各異其用又可以旁通乎諸卦而曲盡其情也程子曰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雲行雨施陰

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

問君子學以聚之節曰前言言行謹信此言學問寛仁皆能德君子體乾之實功也聚則理得於心辨則理驗於事居以寛則處心大而裕行以仁則及物公而普學問德之府也寛仁德之輿也九二之君德如此天下幸而見之其利何如哉六龍皆生知之聖而有待問學者翕受之量不自滿脩証之功不敢廢也

問夫大人者節曰九五大人中正無私以天德居天位而與天爲徒故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悉合而無閒也覆載無私之謂德照臨無私之謂明合序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是也合吉凶者

福善禍淫是也先天天合乎聖後天聖合乎天先天則宇宙在手心之所至動合天則也後天則天運人從時至事起奉天者奉其時也天且弗違而況於人惟大人之造命也況於鬼神惟大人之憑靈也此所以聖人作而人皆利見之也

問亢之爲言也節曰三居下體之極上居上體之極三无咎上有悔知不知之異也進退言人事存亡得喪言時命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故亢知之明處之當而皆不失其正則惟聖人能之

聖人體天德而不爲首無所爲亢也申亢義而以聖人之用終之則用九之義在其中矣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節曰乾剛坤柔乾動坤靜定體也柔以坤爲至靜亦以坤爲至然健順合體故乾爲剛而坤動亦剛健順異用故乾德則圓而坤德則方後得主而有常者後乎乾則得乾爲主乃坤道之常也含萬物而化光者靜翕之時含萬物生意於中及其動闢則化生萬物而光輝宣著也承天之施而不自生行天之時而不自用一於順而已乾道之大剛健中正純粹精坤道之至惟在一順乾統天而坤順天此乾坤之道也

問直其正也節曰直言其心體之正也方言其制事之義也君子之學以敬爲主邪曲之念不得萌於其心則內不期直而自

直矣行之以義偏陂之端無所施之於事則外不期方而自方矣有敬直而無義方有義方而無敬直則孤而不可以爲大敬義兩立德乃不孤所以爲大行不利則多疑敬義立則攸往皆利何疑之有所謂不習无不利之道如此乾二言誠坤二言敬敬所以存誠也乾二言仁坤二言義義所以輔仁也

問君子黃中通理節曰黃中言中德在內通謂脉絡貫通無一毫私意之滯也理謂文章條理無一毫私欲之淆也正位謂知君臣之大義以正上下之名位居體謂以臣道自居而得爲下之體凡此皆坤陰之美積於中故暢於四支而美在一身發於

事業而美在家國天下所以爲美之至而元吉也二直內方外言其德五積中發外言其業

問陰疑於陽必戰節曰造化之理陰陽不可相無陰之極則乘陽而疑於陽必至於不相容而有戰矣戰由於陰盛陽微而稱龍者主戰者陽不稱龍戰則嫌於本有而沒其實也一陽雖生於子而實始於亥純坤之月未嘗無陽故稱龍以明之于寶曰未離陰類故稱血陰陽色雜故稱玄黃陰陽離則異氣合則同功君臣夫妻其義一也鄭維嶽曰獨稱龍爲戰若曰陰犯順而龍戰之云耳以討陰之義與陽不許陰爲敵也當其雜也元黃

似乎莫辨而不知卽雜之中元者是天黃者是地斷斷不可混淆定分原自如此

說卦傳

問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節曰幽贊猶言默相生蓍謂生揲蓍之法參天兩地者天圓地方奇以相[象]圓圓者一而含三陽用其全故凡奇者其數三偶以象方方者一而圍四陰用其半故凡偶者其數二七九爲奇天數也六八爲偶地數也皆倚此而起故揲之三變凡三奇者參其三而爲九三偶者參其兩而爲六兩奇一偶則參其兩奇以爲六兩其一偶以爲二而合之爲八兩偶一奇則兩其兩偶以爲四參其一奇以爲三而合之爲七所謂倚數也

問天地定位節曰此伏羲先天卦位也乾上坤下一高一卑天地定位也山脈流於澤爲泉爲水澤氣升於山爲雲爲雨山澤通氣也雷從地而起風自天而行互相衝激雷風相薄也上炎下潤不相侵害水火不相射也此先天八卦小圓圖之象八卦相錯每一卦各有八卦錯雜而加於上則通六十四卦言之不易之中有交易之理也

問數往者順節曰本義謂起震而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

卦也自巽而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爲次故皆逆數也按此節順逆之義朱子之意如此然與邵子本意各成一說蓋邵子本意以三陰三陽追數至一陰一陽處爲順自一陰一陽漸推至三陰三陽處爲逆朱子則謂左方四卦數已生者爲順右方四卦推未生者爲逆兩說可並存而邵子之說於此兩章文義尤爲貫串天地定位一節自乾說到震巽是數往也雷以動之一節自震巽說到乾坤是知來也此三句是承上節以起下節也至章氏潢謂自乾純陽歷兌離以至一陽之震自坤純陰歷艮坎以至一陰之

巽非數往之順乎自震一陽歷離兌以至乾之純陽自巽一陰
歷坎艮以至坤之純陰非知來之逆乎左旋則總爲知來右旋
則總爲數往但易以知來爲主生生不窮是以逆而數之
問雷以動之節曰此言八卦之用與造物同流也動以發其萌
散以舒其氣所以生萬物也雨潤以制亢日晅以克濕所以長
萬物也止之以成其質說之以遂其性所以收萬物也君則物
有其宰藏則物有所息所以歸藏萬物也自動至烜物之出機
自止至藏物之入機自天地定位至此言八卦定位對待之體
而用在其中也

問帝出乎震節曰此文王後天卦位也帝主宰萬物者也八者
皆帝之所爲故以帝冠之出者發露之謂齊者畢達之謂相見
者物之長盛明著也致猶委也委役於萬物無不養也說者物
皆收斂各得自遂而說也戰者陽氣始萌陰凝而戰也勞有慰
勞休息之義萬物皆歸藏於內而休息也成完全也既終藏物
之冬又始生物之春也
問萬物出乎震節曰上節言帝此節究接以萬物者帝乘萬物
而見也蓋震東方也於時爲春於行爲木正萬物發生之始巽
東南也於時爲春夏之交盛德仍在木潔謂新而鮮潔也離位

正南於時爲夏於行爲火正萬物盛長之候南面而聽天下者
君與下相見以喻帝之與物相見也坤不言方者以地之養物
不專一處也曰致役以時在夏秋之交火炎金烈賴有坤土寄
旺可以制洩而又不靳其力不曰土而曰地者本其大而言也
兌位正秋於行雖屬金氣肅殺但萬物至此化機飽滿自適況
有一點澤氣滋息那得不說乾位西北於時爲秋冬之際於行
屬金水之交陰氣極盛正與陽氣搏擊似有戰意至於坎爲正
北盛德在水說者恬息戰者寧定若慰勞之然而萬物遂保合
太和而歸根於此若夫艮爲東北之卦正冬春之交也而土寄

旺焉物畜不固則發不力藏不厚則施不盛今年生意於此終
明年生意即於此始艮土止水生木故成終者乃所以成始也
此後天八卦之序即四時五行循環流行之序也
問後天八卦圖諸儒或以五行言之說亦詳容可得聞否曰項
氏安世曰後天之序據太極既分之後播五行於四時也震巽
二木主春故震在東方巽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爲南方之卦
兌乾二金主秋故兌爲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爲北方
之卦土王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爲西南方之卦艮土在冬
春之交爲東北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

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其序甚明徐氏幾曰坎離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氣故離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動也物生之初也故居東兌說也物成之後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屬木巽亦屬木震陽木也巽陰木也故巽居東南巳之位也兌屬金乾亦屬金兌陰金也乾陽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陰土艮陽土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者所以均王乎四時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後天八卦以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次者震巽屬木

木生火故離次之離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兌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環無窮此所以爲造化流行之序也

問土之於物無時而不養今獨言致役乎坤何也曰龔氏煥曰土之於物雖無時不然然於西南夏秋之交物將成就之時土氣正旺致養之功莫盛於此故曰致役乎坤非他時不養而獨養乎此也故又曰成言乎艮艮亦土也養者成之漸成者養之終成而終者又將於此而始此土無不在其於養物之功成始而成終者也水火一而木金土二者水火陰陽之正木金土陰陽之交正者一而交者二也

問坤土順以相生艮土逆以相克何也曰胡氏炳文謂離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兌秋以時言八卦之時可推以互見也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則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順以相生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順以相生所以爲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爲春之生生克克變化無窮孰主宰之曰帝是也

問土爲萬物之所由出入信歟曰火氣極熱物無由而成水氣極寒物無由而生惟土氣最爲中和故火金之交有坤土水木之交有艮土而爲萬物之所由出入者也養身養民治天下皆要中和

問諸儒以五行言後天圖說亦詳客然所言坤艮之理亦有未盡者乎曰呂令以土獨王未月而爲中央則土位惟一也京房以土分王辰戌丑未而直四季則土位有四也今文王之卦惟坤艮二土位於丑未視月令則多其一視京房則少其二何也蓋木之生火金之生水無所藉於土若火非土必不能成金水

非土必不能生木則土之功於是爲著又一歲之間陰陽二氣皆互相勝陽勝陰則爲木之溫火之熱自卯至未陽多之卦是也陰勝陽則爲金之凉水之寒自酉至丑陰多之卦是也惟丑接於寅未接於申爲三陰三陽之卦則二氣適均而爲中和之會此所以獨爲土德之居也

序卦傳

問序卦之義曰卦之所以序者必自有故而孔子以義次之就其所次亦足以見天地之盈虛消長人事之得失存亡國家之興衰理亂所謂舉其一隅葢易理之一端也

問禮義有所錯陸氏兩音如何朱子語類云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設施耳

問序卦乾坤咸何以不出卦名曰以其爲上下經之首卦特別言之

問得其所歸者必大曰得其所歸猶言得其所依歸也婦得賢夫而配之臣得聖君而事之皆得其所歸之謂故同人之物必歸焉者人歸已也此之得其所歸者已歸人也兩者皆足以致事業之大

雜卦傳

問雜卦傳自乾至訟五十六皆以兩相對如序卦之例獨大過以下八卦不對何也曰此篇夫子明易卦有反對之畫而亦有反對之義觀雜糅衆卦錯綜其義或以後卦置前或以前卦置後其謂自乾至困釋上經而雜下經十二卦於中自咸至夬釋下經而雜上經十二卦於中者立說固非然乾剛坤柔以下需訟以上卦五十六皆以兩相對如序卦之例獨大過以下八卦不對卽朱子不能無疑焉宜蔡氏之信其錯簡而正之也葢大過與頤卦畫反對而義亦反對何也一顛一正也既濟未濟卦畫反對而義亦反對何也六爻當位內外各正定也三陽失位

配偶未成窮也歸妹與漸一爲女歸之終一爲女歸之始是卦畫卦義皆反對也姤以一柔遇五剛夬以五剛夬一柔一陰長一陽長卦畫卦義又未嘗不反對也稍爲轉換而八卦得以類相從則依卦以證文節齋可謂闡先聖之旨且以乾始以夬終夬盡則復爲純乾亦不可爲無意存也但易道廣大悉備故胡氏又以爲指中四爻互體而言於先天圖之左取頤既濟歸妹夬於先天圖之右取姤大過未濟漸各舉其半啓蒙附論又以爲不特中四爻可互而六爻且可以循環今舉大過爲主正卦左旋互卦右旋始於姤終於夬而乾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

非潛心觀玩。烏孰能與於此哉。

經史析疑卷之三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illegible]村校訂　敏提遜齋
男　履道吉堂校字
婿王之謙朝亨

書經總論

問孔子刪書其未刪之前篇目若何孔子得自何人曰說者謂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乃斷遠取近定其可爲法者百二十篇林之奇曰觀班固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是孔子於周時所刪者纔七十一篇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

問書何以有今文古文曰秦火之餘書篇亡缺幸得伏生口授鼂錯而有今文若夫古文則魯共王壞孔子宅得之壁中皆蝌蚪書孔安國因奉其書而獻之者也

問尙書今古文同立學官然漢書藝文志稱尙書二十九卷正義則云二十八篇篇卷不同何也曰漢書藝文志稱尙書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孔頴達作正義則曰泰誓本非所傳武帝之時始出何得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只云二十八篇則以

去泰誓故也
問伏生二十九篇內已有泰誓何以去之古文泰誓何從得之曰伏生口授本無泰誓孔穎達作正義乃去之以非伏生所傳也其得之之由或以爲武帝時民間所獻或以爲宣帝時河內女子所獻後之諸儒遂兩存其說云
問今文二十八篇以漢隸寫之與古文之蝌蚪書同異奚若而唐又復有今文古文何歟曰鄭樵云五經皆有古文漢後盡易今文所謂古文蝌蚪書也今文乃漢隸也至唐則以漢隸爲古文而以今體爲今文矣

問安國序書云百篇之義世莫得聞然商書多夏何以獨少夏書少虞又何以獨多曰百篇之說無考止據書序耳書序非古也如據序而言虞一帝六十年間事得書十五篇夏十七王四百六十年間事僅得書四篇則亦繁簡之不倫矣
問小序出夫子傳序出孔安國然與否與曰小序百篇與今文多相謬戾朱子以爲非孔子所作傳序一篇與漢文全不相似朱子以爲非安國所作此先儒之所力辨者也
問今文古文之外復有中文其說安在曰書有中古文劉向所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是也蓋天子之書言中以別於外耳所校錯悞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又劉陶明尚書爲之訓詁名曰中文尚書
問書何以有眞有僞曰尚書漢初傳其目百篇伏生授晁錯者十不得二三而張霸僞書凡九共汨作諸篇悉具其後河間女子又獻僞泰誓一篇自魯共王孔壁之書出而僞者悉廢
問尚書今文多艱澁而古文轉平易何也曰其文義之難易各殊者伏生齊語又老吃使女子傳而晁生潁川人語不相入故多訛澁孔安國獻蝌蚪文諸儒集而讀之則潤飾亦所不免焉

此舊說之可據者也
問孔子删書斷自唐虞而左氏有誦三墳之語至宋元豐中乃得古三墳書於唐州民舍果即周外史所掌歟曰元豐得三墳於唐州民舍列其目曰山墳氣墳形墳則張商英之僞撰而非舊史之所掌矣
問論者皆以古文爲可疑何歟其亦有疑今文者歟曰言尚書者率尊今文而疑古文是以吳草廬著尚書纂言止有今文而不及古文其并今文而亦疑之者則王文憲柏書疑之作是也
問孔書百篇多疑其僞其未存之篇目能略指其一二以辨論

之歟曰湯伐三朡俘厥寶玉遂作典寶揆之不貴異物之義恐非聖主之所急也成王伐東夷肅慎賀遂作賄肅慎之命揆之以德來遠之義似非王朝待外國之體也

問後儒多疑古文爲漢儒假託然漢儒最醇者莫如董仲舒若湯誥太甲說命泰誓等篇其精粹語有仲舒所不能及者何況餘子曰假託之說似可無疑然伏生得之口誦獨記詰屈聱牙安國得之舊本反文從字順豈非朱子所謂潤色之雅詞易好紀錄之實語難工也乎

問尙書今文立於西漢古文至東晉始顯先儒多言其僞朱子

亦疑之曰安國古文自吳棫以來多疑其僞郎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史記引用書辭已多與古文異若誣蠱事起則安國已故而以爲此書會此未上不亦謬乎

問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之學其源流何自何家最精曰陸德明云伏生授濟南張生遞及於歐陽生倪寬歐陽之子世昌暨曾孫歐陽高謂之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授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而歐陽爲最精

問孔安國之傳孔穎達之正義羣謂有功於書矣果盡得聖人之意歟曰馬嘉運謂二子所得固多失亦有之如安國以四岳爲四人版築爲胥靡之類穎達之陋在於引讖緯之書以亂經引經以折讖緯之誕可也反援之以證經可乎

問註尙書者自漢隋唐而下朱子所取者四家能直指而考其得失歟曰爲傳註者在漢則有劉向鄭元賈逵馬融之輩在隋唐則有顧彪劉炫劉焯之徒至宋之註朱子所取者四家然安石傷於鑿蘇軾傷於略呂祖謙傷於巧林之奇傷於煩朱子猶有議焉則亦未爲盡得也

問蔡沈集傳其於孔氏正義同異何若曰觀蔡沈自序云參考

衆說融會貫通乃敢折衷微詞奧旨多述舊聞則其於正義雖未必盡同諒亦有所參考而節取者也

問韋昭註國語趙岐註孟子杜預註左傳其引虞夏商周之語皆書文具存而指爲逸篇何也曰漢時諸儒所傳習註釋者唯伏生今文二十八篇故韋趙輩皆指爲逸書以未見眞古文故也蓋孔書至東晉方出

問書標七觀可臚列與曰秦孔鮒曰子曰帝典可以觀美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衆

矣
問七觀之說大傳與孔叢何以不同曰六誓可觀義也而孔叢則止謂泰誓禹貢可觀事也而孔叢則兼大禹謨呂刑可觀誡也而孔叢則謂甫刑可以觀誡皐謨可觀治也而孔叢則兼舉益稷而易之以觀政要之其說微異而大旨亦未有不同者耳
問孔安國言書有六體孔穎達又以書之爲例有十異同安在曰典謨訓誥誓命安國所分之體也而孔穎達又益以貢歌征範而爲十例焉然征亦誓也範亦訓也貢爲人臣之謨歌則亦可附於謨矣歌述大禹之戒則亦可附於訓矣

問書有三科虞夏何以同爲一科曰書分虞夏商周君臣交贊授受一堂虞夏所以同爲一科也
問書何以備五經之體曰董鼎謂六經莫備於書易主卜筮卽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卽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卽后夔之樂歌也周禮設官卽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卽皐陶命德討罪之權也帝王之規模事業盡在此矣
問後世有續書補書果有當歟曰隋王通之續書以漢代七帝之制上擬典謨唐白居易之補書以湯征而並列仲虺湯誓此皆擬非其倫者耳

問書始於唐而統稱曰虞典謨皆當時記傳而云曰若稽古何說曰孔子刪書斷自唐虞而堯典記於虞史故不稱唐而統稱虞紀載出於虞史而緒成於夏啟以後史臣之筆稽古等語夏史所加也
問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得自何時曰東晉梅賾上孔傳無舜典首數字齊建武時以姚方興所得於大航頭者補之猶未施行至唐開元始補入
問左傳四引虞書皆曰夏書引洪範又曰商書何也曰左傳四引虞書皆曰夏書以事關禹故也若洪範本爲周書以箕子至

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故王樵謂春秋引爲夏書據所成也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而洪範可槪矣

虞書

問克明俊德孔氏鄭氏何以與蔡傳不同曰孔氏鄭氏皆以俊爲俊傑之俊朱長儒云偏考字書俊無訓大者大學曰峻斷章取義耳殊不知俊德訓爲大德不獨蔡傳也眞西山亦以爲能明大德陳新安又以爲明此德之全體自不容不以蔡傳爲正解矣

問九族之義說者不一以何爲當曰堯典九族夏侯歐陽等以爲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此據異姓有服而言之也不若蔡傳據禮記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鄭康成注已上親父下親子

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則上治旁治下治爲得其要矣

問羲和暨二仲二叔係四人抑係六人曰馬氏鄭氏以爲上二伯統司天地下二仲二叔分職四時如周之六卿耳而朱子云羲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蔡傳並存馬鄭之說是先儒亦有不能遽定者矣

問歷象日月星辰係作歷之綱否

欽定傳說彙纂曰歷以紀日月星辰所歷象以著日月星辰之像歷象首及於日蓋因日由黃道行有恆度雖有盈縮加減之差而差亦有恆度故歷象先測太陽而後及諸耀是日行爲諸耀之本也次及於月月之晦朔弦望一生於日蓋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有自行度分遲疾不一因而有朔望兼有交食錯綜損益而閏餘生焉又次及於星星以二十八宿爲經所以定諸耀之行度次舍所謂日躔躔於星也所謂月離離於星也星以五行爲緯而推步五緯亦以經星爲準蓋諸耀之行循於黃道而黃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也又次及於辰邵子云天無星處皆辰蓋辰者日月所會五緯所經分周天爲十二辰所以紀日月五緯推行之次也後世又參以地圓之理地

心地面之說而因地以測諸差法益密焉是故歷象日月星辰爲作歷之綱綱既定而後歷可成其曰欽若敬授實古聖敬天勤民之至意也

問宅嵎夷之類是隨時隨地實測互證否按　彙纂曰朱子云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此說極是至於測中星亦所以測日也恆星當午自人視之爲天之中故曰中星蓋因晝有日光而不見星故於初昏測之既得中星計至日入度分加入昏刻所行而太陽之眞躔乃得確據晝測日影夜考中星此歷家之要務也又中星諸方各異

隨時不同故分測四方參互考驗始無差忒然恆星隨天左旋自東而西又有自行度分自西而東每歲所行今定為五十一秒即古之歲差也其自行分秒雖微久則自著堯時春分日躔在昴而初分中星為鶉鳥今之春分日躔在室而初分中星則在東井自堯至今四千餘年而相差若此是知歷不可以一時為準法不可以一隅而定惟使疇人專家明習其理隨時隨地實測互証常加修改協於天行斯無弊之良法也

問堯典之中星何以與月令異曰歲差故也考論中星孔氏林氏不同而以林說為是蓋林以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時見於

南方直正午之中星孔則以鳥火虛昴當分至之時皆見於巳夫非正午何以為中星哉王肅覺其非而以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為孟月日中日永宵中日短為仲月鳥火虛昴為季月皆不知有歲差之法徒以月令日在某宿求之所以不合又測中星即所以測日堯典止記昏中月令記昏旦二中漢晉以來有二十四氣中星又有五更中星何也以後世推步精密不如古之簡易也

問堯典不言七星而言鳥猶之月令不取東井而取弧也可得而詳其說歟曰堯典不言七星者以星之名從同恐混淆耳故以辰言之也月令不取東井者以井之度廣不可指以為的故取近井之弧星當之猶捨南斗而取建也

問南交二字蔡傳與孔傳正義不同當以何說為合曰南交之解當以南方交阯之地為正自漢儒孔安國承詔為五十餘篇作傳其解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以四時與方面解南交之義也迨唐孔穎達作正義釋之以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其時與方皆掌之春盡之日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此仍遵孔安國之傳俱以羲叔所掌與羲仲相交際言也按南交之義當作地

名若以時與位相交而言則羲仲何以不曰宅東交乎即正義以春上無冬不得見其交稜為言此尤非定論也夫春上固無冬而秋冬上非無夏也羲仲以春上無冬故不曰宅東交和仲和叔既秋冬之上有夏何以終不曰宅西交宅北交乎況南交之義㕘觀自明羲仲曰宅嵎夷嵎夷者東表之地今之朝鮮也和仲曰宅西西者西極之地也和叔曰宅朔方朔方者北荒之地也此皆以地言也則羲叔所宅亦必有其地矣閒讀史記五帝本紀有黃帝之世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阯之文是交阯之對幽都其來已久而南交之解當從集傳以南方交阯之地為

正不待辨自明矣又何有時與位相交之惑哉

問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係舉成數否按　彙纂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蓋舉成數言之即今歲實也歷代諸家所定歲實不一漢志以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在天爲一度在歷爲一日是以天周即歲周也東晉虞喜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有餘定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爲四分之一不足宋何承天改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半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半元郭守敬考古準今定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千五百七十五分歲周

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然天周歲周俱用奇零勢難齊一惟邵子元會運世以三百六十爲率蓋天周爲起數之宗天度既整然後以整馭零爲法較易故今時憲歷定天周爲三百六十度而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一八七五歷代以來雖餘多寡稍有增損要皆本乎堯典之成數而修明之至月與日會而有合朔日與天會而有分至其中氣朔策之不齊而氣盈朔虛之數以生乃置閏以通之使四時咸得其正此堯典之法所以爲萬世之規範也

問四岳孔傳以爲即上羲和之四子杜註左傳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故迂齋以申呂齊許皆四岳後蔡氏獨以爲官名其說孰優曰考朱子語類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讓於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則孔傳與正義指羲和之四子終不如蔡氏解四岳爲官名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之爲當也

問古之帝王有治法有道法有心法堯典可以包蓋否曰堯典治法三才並建命羲和以歷象所以治天時也咨四岳以俾乂所以治水土也咨若時若采所以治民事也道法者欽明以下

至親睦平章皆是也惟心法則欽之一字可以聚衆德貫治道聖聖相傳不越乎此上古史官實足窺見大聖之精微其言已揭日月而行矣董氏鼎曰帝堯爲五帝之盛帝堯典爲百篇之首篇呂氏謂書有二典猶易首乾坤乾君道坤臣道也天地之道備於乾坤而君臣之道見於二典至當之論也然堯典篇中不過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歷明時二也知人舉舜三也節目有三而綱目惟一一者欽而已欽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根本見於修齊治平者此敬見於治歷明時者亦此敬見於知人傳賢者亦此敬一篇之中言欽不一曰恭曰寅何往非一

敬所貫通者先儒謂敬者百聖傳心之法不誠然哉

問舜典篇首二十八字子王子曰孟子所引堯典皆在舜典中則二典原未嘗分也自姚方興加二十八字於篇首勢不得合矣且元德二字六經無之疑爲老莊之言也金履祥曰重華見於楚詞元德見於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姚氏附會也

問愼徽五典曰五典五常也蘇氏從左傳以爲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不若從孟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之說全而不偏也

問王文憲謂論語引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當在舜讓于德弗嗣之下然否曰曹學佺曰此下疑有闕文金履祥取論語補之以接受終之事且使禹謨十六字心傳有所本云

問舜典受終于文祖文祖所指何人曰文祖集傳以爲堯始祖之廟也大禹謨受命于神宗集傳以爲堯廟也此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固也而祭法所載凡有虞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然則舜不祖其祖而祖他人乎又按古者人君出入必告於祖禰祭法既以舜宗堯將舜典歸格于藝祖者又何指乎此蔡傳所以存疑而曾氏曰世代久遠所宗之人不可爲必然之論也

問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解者不一能明辨而析衷之乎曰璣衡之說嘗取衆家而參定之葢璿璣玉衡實具天象七政麗天惟月距地爲近次日金水火木土而恆星爲最遠七政之行惟月左旋爲速次日金水火木土而恆星爲最遲觀七政之運行而爲璿璣以象之爲玉衡以窺之以察日之南北而可知節氣之早晚以察日之出入而可知晝夜之長短以察月之周天會日而知晦朔弦望至於五星之會日冲日近日遠日與夫日月

五星之互相掩映而爲交食淩犯俱可推步而不爽所謂齊也聖人設璿璣以象天之經緯製玉衡以窺七政之運行歷家雖有周髀宣夜渾天之異名皆與璣衡相爲表裏者也至或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其說固非孔注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已當天心與否尤謬說也

問禋于六宗六宗之義蔡傳較諸儒孰優曰蔡傳據祭法以釋六宗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禋精意以享之也此說較優自漢世以來說六宗者多矣一云上不謂天下不謂

地旁不謂四方居中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及大小夏侯說也一以六宗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此孔光劉歆說也一云天宗三日月北辰也地宗三岱山河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湖海爲水宗此賈逵之說本之漆書者也馬融則以爲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所謂六也鄭元則以爲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星五緯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此六者皆天之神祇也晉初幽州秀才張髦上表云臣謂禋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聚訟紛紛似無可采蔡氏比諸儒較長況天宗地宗乾坤六子三昭三穆司命司中等則皆在於類上帝望山川徧羣神之中矣

問肆覲之典虞以五載周以六年年數何以不同曰虞周異世不相襲禮故或以五載或以六年要其協時同律未嘗不同也

問肆覲之典虞以五年周以六年拱衛之制虞云五服周云六服尚書已自不同此外復有四時之朝九服之辨何也曰肆覲有五年六年之殊拱衛有五服六服之別虞周時異自不相師而因服數以均朝期意蓋未有不同者但周禮行人所掌有朝覲宗遇之文蠻衛要荒遠至九服似乎無歲不朝遠人益何以堪蓋考諸侯禴則不禘禘則不嘗之語僅廢一時之祭則亦惟近地畿服行之耳

問四岳見於虞書崧高維嶽見於詩而爾雅則以華嶽岱恆衡爲五山泰華霍恆嵩爲五嶽何主名之不一歟曰四岳五嶽虞書爾雅之不同者蓋舜祇取道路之均以爲諸侯朝覲之地無所謂中嶽也至周始有中嶽之名詩所謂崧高維嶽是也而五嶽之外又有五山何歟蓋周之始都實在鎬京故以華爲中嶽岱爲東嶽衡爲南嶽恆爲北嶽嶽山一名吳嶽在雍州之西故爲西嶽至後營洛邑始以嵩爲中嶽左泰右華前霍後恆泰卽岱也衡一名霍地屬長沙郡或曰四岳皆在畿輔不應南嶽獨遠蓋卽潛之天柱山耳故封邑在其旁此亦有見亦未知其果然也

問舜典於巡守云修五禮及命伯夷又曰三禮何也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三禮則專言吉禮祀天神祭地祇享人鬼是也伯夷於禮自無不掌三者特國之大事舉其大以該細耳周官於宗伯專言三禮周禮於宗伯備言五禮與此意同又杜氏謂伏羲之嘉禮神農之吉禮黃帝之軍禮此則荒遠難稽矣

問舜典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何也曰陳大經謂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此世變升降之異也然觀有苗之征屬大禹而不命皐陶則平時兵政士官合領有事正未嘗不分矣

問二典或謂爲虞書之經三謨或謂爲二典之傳何也曰三謨備二典所未備也禹謨中有益以禹爲主故名大禹謨皐陶謨中有禹以皐陶爲主故名皐陶謨益稷謨中皆舜禹皐陶交相規勉之辭及后夔作樂之效並無益稷一語何以稱益稷謨以

禹稱益稷佐其成功故因以名篇也且禹皐陶益稷皆有謨契爲司徒何以無之曰秦燄之後散亡未可知也

問大禹謨皐陶謨繫虞書洪範繫周書左傳引之稱夏書商書何也曰禹謨陳自拜稽之日故繫以虞書洪範獻自訪範之年故著於周册而念兹在兹直書爲夏無偏無黨乃指爲商左氏所稱傳聞似異不知若稽大禹之命直同二典之發端十有三祀之文不稱周年之改正卽係以夏商亦未爲稱引之謬耳

問大禹謨之言五行與洪範何以不同曰洪範以天一地二之生數爲次故曰水火木金土禹謨以其相克者爲次故曰水火金木土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曰虞書言養民之政最詳前但言授人時播百穀以發其端此則包舉所以養之之事敎卽在養之中故欲正德先務養民也王氏炎曰政之大要莫切於養民六府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溝澮之濬瀦之蓄井之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掄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百物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

煉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先富而後敎也織絍而衣耒耜而耕釜甑而爨資六府以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皆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修之在人三事行於天下而和之在人

問御缺言九功九歌發明在訓詁之先其語可究舉歟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御缺之告趙宣子如此蓋深得懷遠之略焉

問曰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與焉何也曰舜以天下遜

禹禹獨推皐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已憂子夏亦云舜舉皐陶觀於謨而見皐陶之學之粹也

問曰宣三德日嚴祇敬六德王氏董氏何以與蔡傳不同曰皐陶言凡人於九德不必其盡備也如九德之中有其三者能日宣而擴充之使之益以著此三德之有常者也使之為大夫而有家必能夙夜匪懈以治其家而家之事無不明治矣九德之中有其六者能日嚴而祇敬之使之益以謹此六德之有常者也使之為諸侯而有邦必能謹慎無怠以治其邦而邦之事無

不明治矣後明亮釆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至董氏鼎曰王氏云日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眞氏取之皆作君用賢說庶於下文翕受敷施九德之賢相協亦可以另備一說云

問皐陶謨以何者為綱領曰彭氏昜謂此篇綱領在迪德知人安民三者而已葢人君信蹈其德則能知人安民故皐陶首推廣迪德之義中陳知人之事末列安民之道其言之序如此薛氏瑄曰先儒謂知人安民皐陶一篇之體要竊謂允迪厥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也葢允迪厥德者實踐此德於身也至若知人智之事安人仁之事則皆此德之推行耳苟非此德實踐於身則私欲盛而天理微知人之智何自而明安民之仁何自而行哉

問益稷欽四鄰之義曰蔡傳解臣鄰之義謂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孔安國曰鄰近也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鄭元以四近為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丞以外經傳無此言也與蔡傳微別

問苗頑弗即工是在徂征前徂征後曰朱子語類云苗頑弗即

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理按此則帝謂皐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之語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也

夏書

問禹貢叙水土在唐虞之際而繫之夏書者何也曰金履祥謂禹謨禹貢舊皆名夏書以夏史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於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

問夏后取民用貢而禹貢有厥賦厥貢厥篚之異名何也曰分

而言之秷秸粟米之類謂之賦絺紵鹽鐵之類謂之貢璣珠龜貝之類謂之篚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名田賦包篚皆在其中也又八州皆言貢而冀州獨不言貢者以冀本畿內其物之所有皆屬於王則虞衡澤虞等掌之何貢之為

問賦出於田何以有田上而賦寡曰有田上而賦寡如徐青梁之類甚若雍之田上上而賦乃中下者則溝畎澮洫之于水旱蓄洩有利否及人力衆寡之不齊也有田下而賦多如冀豫楊之類甚若荆之田下中而賦乃上上者則土賦出其中也故葉夢得曰賦不皆出於田朱子曰九等之賦乃計九州歲入多寡

相較以為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用什一賦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立錯法以通之也

問九河之名并所在曰朱子以簡潔為二河蔡傳合為一而以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八河為支派其一為河之經流而無名則是只八河矣林之奇辨之以為當從朱子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廢遷徙為海水所淪沒漢唐諸儒其說互異蔡傳據各志求之以為九河漢人得其三唐人得其六而又以太史河不知所在簡潔為一則固不能悉當矣然觀孔疏所載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參之明一統志則禹時九河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是亦非無據而不可信也已

問彭蠡或以為洞庭或以為彭澤即鄱陽湖說將何從曰按史記謂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則洞庭彭蠡之為二澤明矣蔡傳以為在彭澤者確不可易也然謂其即鄱陽湖則不可蓋鄱水出湖口入江又東北九十里始至彭澤是彭澤與鄱湖相去已遠夏彝仲古今合註一書言水道最詳獨此但云一名鄱陽湖竟無確辨何耶

問三江既入曰孔安國郭璞諸人之說不一惟鄭康成曰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澤為南江岷江居其中為中江融洽前後經文為不可易蘇軾實宗其說蔡傳主庾仲初吳都賦注以東江婁江松江為三江力排蘇說非矣

問孔江孔殷曰漢志謂即尋陽縣尋陽記亦備載九江之名然不惟尋陽之地九江將無所容即按之經文亦不協蔡傳據水經指為洞庭者得之九江即沅漸無辰敘酉湘資澧九水是也

問雲夢土作乂改於何時而楚又何以有雲夢之稱曰太宗得

古本尚書遂改雲夢土作乂爲雲土夢作乂然今德安府有雲夢縣而荆門之長林縣岳州之巴陵縣亦皆有雲夢司馬相如謂雲夢方八百里則荆州又實有所謂雲夢者豈得以左氏濟江入於雲中暨田於江南之夢之說遂謂江北爲雲江南爲夢而信爲定論耶

問涇屬渭汭渭汭果二水歟抑一水歟曰黃氏謂涇屬渭汭汭字當如孔傳訓爲水內云涇水入渭水之內而漆沮之從灃水之同皆從渭同渭文義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既入渭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耶職方氏其

川渭汭易氏解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蔡傳解爲水北殆泥於職方之說而未覩易氏之解耶

問敷淺原所在曰晁氏以爲鄱陽縣博陽山固不是卽指爲江州德安縣之博陽山甚小而卑又不足有所表見朱子以爲衡山東過一支起爲廬阜其高大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蔡傳遂師說指廬阜爲敷淺原而復以無可考爲疑誠以古今山名不能無異也

問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三句朱子辨之以爲彭蠡蓄饒信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南康數州之水初非有仰

於江漢之滙而成漢水南流入江亦不能逆流七百里以入於彭蠡湖口之東但見其爲一江而不見其分流又惡有所謂中江北江者遂獨取鄭樵之說以此二句爲衍文蔡傳因之又以巢湖代彭蠡而不敢決後來諸儒或信經或信傳說各不一但古今水道遷移安能歷久悉合學者兩存之可也

問禹貢治水必分南北兩條而先導山又分爲四何也曰凡水皆出於山故禹濬川之功自隨山始如導岍及岐一節治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故自雍而盡於冀之東北西傾朱圉一節治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故自雍而盡於冀之東南嶓冢一節

治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岷山之陽一節治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皆始於梁中於荆終於揚也他如弱水最在西北黑水出南廣縣汾關山未嘗流入於內地故一西一南順其性而導之耳

問禹貢治水當如何分曰禹貢治水大概分爲南北兩條而江漢與河以爲之紀北水莫大於河南水莫大於江漢上應雲漢此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河發源西北數折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夏流出塞外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南流至潼關又折而東由河南山

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然在唐虞時冀則三面距河兖豫當河之下流故三州俱受河患兖爲甚冀次之豫又次之自周定王時河始南遷迄於漢禹之故道失矣故西京受患特甚自瓠子再決流爲屯氏諸河其後河入千乘而德棣之河又播爲八訖東都至唐河不爲害者千數百年自宋建紹後黃河決入距野溢於泗以入於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獨受黃河之全以輸之於海此河患之所以轉北而爲南也漢水發源於陝西漢中府羌

州北嶓冢山東至南鄭縣爲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至均州又東南流至襄陽東津灣折而南流至潛江縣復東流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江水出四川松潘衛北西番界自岷山南流經茂州以至灌縣離堆岐爲數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西環崇慶衆流會於新津縣南南行至叙州府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府嘉陵江涪江自北合流入之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稍南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荆州折而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至黃州府又東南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又東

北流入江南界經江寧至揚州入海是江漢發源於梁而荆居其下流入海於揚而荆居其上游此水之爲患於南者也又按淮水發源於豫南陽府桐柏山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潁州界於是淝水自東南入渦河自東北入遂東徑長淮衛合澮河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但禹時江淮本不相通春秋吳伐齊於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東北通射陽湖北至末口入淮此通江淮之始也晉永和中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埭引江至廣

陵城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初陳瑄循故瀆開新運河以通漕即今之運道也

問禹貢治水有以味別地脉爲言者然否曰味別之說出於蘇氏謂三江以味別名之夫治水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計口腹乎地脉之說用者甚衆不知禹貢所言至於某處逾於某處皆言治水之次第非後世堪輿家尋脉踏地也

問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黃帝之九州禹貢所紀是也舜則分建并幽營爲十二州爾雅有幽營而無青梁職方有幽并而無徐梁或以爾雅爲商制信歟曰九州始於黃帝至舜分爲十二

禹又并而爲九其分也以控制之不易其合也以貢賦之有常至爾雅之九州郭璞以爲商制其必非無所據矣

問甘誓六卿曰六卿之說蔡傳本鄭康成以六卿與六鄉之卿爲一正主周禮注所謂三公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也說者以爲六卿非冢宰至司空之六卿蓋王之六鄉別有此六卿也若以爲卽六卿分職之六卿彼冢宰統百官豈有無事時掌其鄉之敎令而屬於司徒有事時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司馬之理然考之周禮六鄉六卿之外別無所謂六卿者且天子親征六卿必從固已恐亦無空國而出

之事冢宰自攝國政其屬之司馬者疑亦特其屬官耳自當以蔡傳爲正

問怠棄三正曰三正註疏主天地人而後人以夏以前無改正朔事林之奇則謂不必深求但言其廢三綱五常耳又或以爲不用夏正亦不用唐虞以前之正紛紛其說總不出蔡傳不用正朔一語至子丑寅三正其來已久卽注疏天地人亦三正取義之原也有扈既不遵正朔又何知三正之義乎兼言之宜也又張氏謂夏正建寅安得并子丑之正而頒之蓋禹養民莫重於六府三事威侮五行是不修六府怠棄三正是不務三事於

理較勝然與傳註異矣似亦可以另備一說

問太康厥弟五人何以並無封國顧寧人曰夏商之世天子之子其封國而爲公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並建茅土爲國屛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屛周而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以奉守禹祀二十餘世至於越之句踐卒霸諸侯有禹之遺烈夫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

問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曰堯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至太康始失河北而五子御其母以從之於是僑國河南夏之都本在

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爲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以伐斟鄩而相遂滅乃處澆於過以制東方處豷於戈以控南國其時靡奔有鬲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爲力矣

問仲康之立係在河南抑在安邑曰仲康肇位自二孔以爲羿廢太康而立後之說經者因之遂疑此篇爲羿挾天子之命反加羲和以忠夏之名而在仲康非惟不能自振亦有德羿紾兄

之嫌不知太康爲羿所距五子亦隨在洛汭不得返故都太康國於陽夏又十年而歿仲康繼之皆在河南此左氏傳魏絳所以有羿代夏政及帝夷羿之稱也是仲康之立在此非羿奉於安邑之故都允征之命特仲康勢弱不能遽討羿而先翦其羽翼耳此惟金履祥通鑑前編考之備而說之得也

商書

問湯之征桀有誓是誓於亳都抑誓於鳴條曰詳考此篇必是始興師之時誓衆於亳邑非行陣於鳴條臨戰而後誓也董鼎曰禹征苗有誓啟征扈有誓允侯征羲和又有誓誓者臨衆發

命述其興師之意禹啟允侯猶可無誓惟湯不可無誓湯無誓則稱兵之意不明而稱亂之罪滋大明目張膽言之而不怍則順天應人行之而無疑矣天命殛之湯何以知其然哉天之聰明自民天之明畏亦自民始於匹夫匹婦之復讎而終於西夷北狄之怨望吾非彼君也而曰徯我后我何以得此於民哉殆天啟之也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是非稱亂將以止天下之亂也非不恤我衆將以恤天下之衆也雖以夏罪無如我何而不止者將以救彼之願與偕亡而不得者之苦也其示之以賞罰者勵士氣一人心非誘以利怵以禍而強其從我也

問仲虺何以作誥曰仲虺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於軍旅二曰誥用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亦必對衆而言非特釋湯之慙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朔子之德言足聽聞採古注云道德善言竊意言足聽聞自當作一句言我之德言之足使人聽聞彼安得不忌之林之奇曰商之宗社所以傳祚數十世凡歷六百年聖賢之君六七作其天命之永保者如此其原則自夫湯之日新其德以愼終如始者則自夫仲虺之諄諄告戒然則仲虺之相成湯其功業殆與伊尹相配矣

問言仁性誠學之始者何篇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

問湯果能接虞廷之眞傳否曰唐虞以執中相傳承之者湯也然人心道心四語雖包性命之理其實未明言之也湯之執中乃能洞澈乎其原而直抉以示人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湯之聖學淵微所造實深非於虞廷所詔之外有默契者乎此實爲萬世言性之始而湯之明德日新又能推所得於人知此理皆得之生初有君師之職者當大彰其敎於天下俾氣稟之有淸濁純駁者一歸之大同此所以直

接堯舜之心法治法也當時其臣仲虺稱之曰懋昭大德建中于民非卽堯舜之所謂中乎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非建中之實而精一所由致乎伊尹之稱湯曰先王懋敬厥德又曰檢身如不及湯惟能執此中故敬者敬此者也檢者檢此者也又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命卽性也卽天之降衷於我者也湯時時顧諟乎此而不使須臾有閒此所以昭大德而建中于民者乎二臣之於湯眞可謂見之眞而知之的矣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說者謂萊朱仲虺也不其然乎以二臣之稱湯者合之湯之自言則上以接虞廷之眞傳下以開萬世之聖學

皆在乎是矣

問湯誥賁若草木兆民允植諸家說多不同當如何看曰賁若草木二孔以大惡既除天下渙然咸飾若草木同生華王氏謂草木天之所生民之所殖湯之受命天與之人立之蘇氏謂天命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蹶之若草木然林氏謂賁字當讀爲譬至元陳櫟遂謂譬諸草木區以別矣栽培傾覆皆其自取諸說俱與蔡傳作燦然若草木之敷榮異獨朱子以草木兆民對言天命不差人物皆遂其義較蔡傳爲更優矣

問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蕪之故名爲訓乎曰訓亦書之一體有諄諄警戒之意古人所以遺後世祖宗之所以誨子孫臣下之所以規諫其君皆有此名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呂刑曰若古有訓此古人之訓也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又曰訓有之允征曰聖有謨訓此祖宗之訓也伊訓高宗之訓此人臣之訓也其所以爲訓雖不同其諄諄警戒之意則一也

問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日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非朔日也朝覲會同頒歷授時皆以丑月而至於紀月之數仍先寅也蓋三代雖異其建然皆以寅月起數寅月爲正則丑

月十二猶之周雖建子而仍有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詩也

問太甲之上果有外丙仲壬否曰蔡傳主孟子太史公之言謂湯之後外丙仲壬二帝共七年而後至太甲孔安國孔穎達以湯沒而太甲立並無二帝邵子經世書譜帝王世次亦無二帝之號朱子於孟子集註則云未知孰是闕之可也至二孔謂湯崩之歲太甲卽位改元則非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宜在伊尹而有之所謂元祀者湯崩之明年太甲卽位之元年也

問太甲上自周有終孔傳而下皆以國語忠信爲周立解蔡傳

仍其說又恐義有未備復以施氏之言周而無缺者繼之朱子則因門人之問而以自周二字爲不可曉葢文義之稍涉牽强者卽不肯下斷語良慎之也是後王柏以爲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箇君字籀體君寫爲冏與周字相似傳寫之誤也至金履祥遵之其說最爲近理合下四句玩其文勢當是君字似可無疑

問王惟庸罔念聞曰蔡傳云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朱子語類云諸家皆以庸字絕句竊謂只作一句

讀以庸訓用如說命王庸作書以告之庸也

問萬世有辭曰蔡傳只在太甲身上言遠可有譽於後世林氏以爲萬世有辭所謂相亦有終也則此句屬尹躬自言矣湯以重任託之尹尹以重任承之君尹若不能輔嗣王欽厥止率祖攸行則萬世之責將羣萃於尹其何說之辭竊謂此義更悚切可見尹之凜凜乎持之已者何如也後之君子居此責者安可不敬且懼哉

問予弗狎于不順曰朱子以爲伊尹不忍習見太甲爲不義之事蔡傳作伊尹不使太甲狎于近習此蔡傳之與師說異也然終於予弗狎文勢未順不若朱之便而確耳

問伊尹告太甲諸篇其言有淺深否曰陳氏大猷謂伊訓作於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於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於悔過之後尹慮其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言淺深有序葢如此

問盤庚用宏茲賁曰宏賁皆大之義孔疏所引有賁其首者足以相証矣然句中兩字皆大之意終不甚分曉蘇軾陳傅良俱主作賁卦之賁則在立國規模郊廟朝市之賁飾煥然一新上說似亦有理存之以備一解

問邦伯師長曰經言邦伯漢孔氏以爲二伯及州牧唐孔氏疏云東西二伯及九州之牧也蘇氏林氏則云邦之諸侯黃氏度謂諸侯一國之長伯長也蔡傳不從二孔故但以諸侯言或以爲遷都不及畿外之諸侯而謂孔傳說是蔡傳以邦伯只指諸侯爲未必然禮不云乎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意此處傳專主內諸侯而言注疏所云伯牧正嫌其涉於畿外耳葢二伯之分陝隱五年公羊云天子三公相也自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然則二伯亦未必在內也況二伯之

設殷時未必有之若八州八伯各有屬尤當在畿外也至注云州牧者或以爲當州之牧然唐孔氏明言九州之牧矣則是注疏語涉游移而蔡傳所云諸侯者專主內諸侯也此爲得之

問遯于荒野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何如朱子曰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麽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甘盤所以思得大賢如傅說高宗若非傅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傅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爲故曰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問周公數六臣何以數盤而不及說曰正義云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傅說漢儒以爲卽位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傅說說有大功周公數六臣不言說未知其故蓋此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主者說乃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之臣也周公留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問高宗肜日作於何時曰史遷謂其作於祖庚時而金履祥鄒季友並疑祖己之諫似告幼君不似爲高宗言之蔡傳因高宗瀆于祭祀故以此篇屬之高宗然高宗乃武丁廟號若以爲高宗祭成湯應稱武丁不應稱廟號且其辭有乃曰其如台此天變不足畏之說高宗斷不至此觀此以爲作於祖庚者爲當然已無明文可考矣

問西伯戡黎蔡傳以爲文王或又以爲武王其說何從曰西伯戡黎舊說俱指文王獨陳少南呂伯恭以爲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蓋疑文王至德事殷奈何有征伐之事此西伯者武王也不知文王伐密伐崇一怒安民何必於戡黎而諱之蔡氏之言不可易矣

問微子係紂之叔父抑係紂之庶兄曰史記宋世家曰微子者

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而孟子則以紂爲兄之子則是微子者紂之叔父也此二說不同按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使微子果是紂之叔父則不當以元子言之當從史記宋世家之言爲是

問微子我其發出狂二句曰注疏以發出狂及遯于荒爲微子自言後儒多從此推說蔡氏反之者其意以狂疾之發出於憂憤抑鬱者非可語於大賢以上之人也若箕子之徉狂聖人不得已而行權耳吾家耄解云吾在家昏耄則添一在字於訓經義例猶屬牽強不如作家耄指吾家老成人則紂之播棄黎老

者多矣且微子之遯荒出自兩宗老之所詔更爲謀之周悉仁至義盡何必出自微子自謀而近於潛身遠害哉

問微子面縛左傳果可信否曰王樵云面縛銜璧之說亦傳之譌也周師未至微子先已出廸胡得有面縛銜璧之事乎微子適周不知的在何時以經考之武王克商即反商政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豈於微子而獨遺之耶以經之不載知微子之遯而未獲也以微子未獲故初封武庚以奉湯祀及武庚以叛誅而後微子受封於宋其命辭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周人之禮微子如此寧有抱器自歸之理乎史記言克商

時微子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者亦謬也按王氏樵力辯面縛銜璧之說爲非反覆當時情事而斷之以理蓋左氏浮夸或有未盡實者王氏說可並存故附著之

終

經史析疑卷之四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翠嵐南村校訂
男 敏捷遜齋
履道吉堂校字
姪孫于疇耘西

周書

問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漢孔氏遂以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之其信然歟曰漢儒以觀政爲觀兵是以臣脅君也武王

安有此事此序文之誤漢儒相承遂使武王蒙大惡之名其流害不小矣又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三年信斯言也文武俱懷不臣之心不得爲聖人矣歐陽修謂古者人君即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爲重也果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冐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得天下事大於聽訟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爲元年者妄也蓋文王並無改元之事武王安有上冐先君之年之理此

皆惑於僞泰誓之文并誤解九年大統未集之語而有此說也

問觀政于商曰觀政云者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也八伯諸侯皆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漢儒以觀政爲觀兵誤矣葢附會於序言十有一年篇首十有三年爲周師再舉之說考之於經而不合揆之于理而不通歷代諸儒多從而信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故程子謂觀政之說必無此理爲臣子者敢以兵脅君乎而朱子以爲深得武王之心非爲存名教而發也

問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過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葢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卽拯已於水火也孔安國則以爲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陳氏櫟曰百姓有過不過如萬方有罪耳不必訓爲責按陳氏之言固王者視天下爲一家之大旨亦見湯武之合德同心但以此節上下語脉繹之解作民之責望於周更爲親切蔡傳所以不從注疏也

問于湯有光曰于湯有光孔傳屬武王說朱子取之以注孟子看經義直捷顯亮蔡傳以爲伐商之舉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則以有光屬成湯說意非不深似多一曲折然總見得湯武弔民伐罪皆以公天下爲心原未嘗悖於孔傳朱注此蔡傳與孔傳異而因與師說異也

問泰誓及康誥與孟子所舉往往不同何也曰泰誓孔壁續出康誥伏生口傳其間必有以意增損者故不同也

問泰誓與湯誓得失何如曰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此可以觀世變矣故學者多疑泰誓晚出非當時本文

問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二句曰注疏對照下文狎侮五常說以見治民必本於法天其義微而顯無所不包蔡傳從之林氏之奇則謂天道之於人其吉凶禍福各以其類而至厥理甚明也張氏九成謂天有顯然之道其禍福各以類而彰善福之類也故善自取福惡禍之類也故惡自取禍以類相召夫豈有心哉只就吉凶禍福言以爲此誓師之本意則然不必深求耳理亦可通

問湯武伐桀紂誓誥何以詳略不同曰時氏瀾曰湯伐桀止於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於湯誥一

篇武王伐紂之後牧誓武成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成王之時周公攝政管蔡遂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夫

問牧誓是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否曰此篇是與受對壘之時諸侯之師與本國之衆悉陳於郊於是軍容整肅號令精明其詞簡而要其法恕而嚴仗鉞秉旄所以肅己之容稱戈比干立矛所以肅人之容軍容旣肅然後發命則人無譁而聽者審矣自古人有言至恭行天罰所以聲罪致討而激士卒之義也自今日之事至乃止齊焉所以明審法令而示行陣之禮也自

勖哉以下又勉之以臨陣之勇撫衆之仁也以至仁伐至不仁而謹畏戒懼尙如此斯其爲王者之師歟

問武成書日之法有可疑否曰召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中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庚戌律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於武成也

問武成編簡錯亂先儒考定不同何也曰武成錯簡自二孔疑之後儒王氏劉原父所定亦各不同如王若曰嗚呼羣后一段或接於征伐商之下以爲誓師之辭或連受命于周之下以爲命諸侯之辭然皆於前後文有碍自程子訂之而始定朱子又以漢志曰辰及經之前文細推之移四月旣生魄於丁未祀周廟之前更爲精當惟用附我大邑周之後缺文不可復補程子移反商政二句於其下雖稍有結束亦不得已而以此足其文勢耳其實所缺非兩言可了也

問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卽泰誓惟十有三年否曰程

子謂泰誓序惟十有一年三與一須有一字錯朱子曰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辭稱十有三年序不足憑洪範謂十有三祀則十三年明矣使十一年代殷十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稱王訪箕子而不稱箕子朝王稱王乃言而後箕子乃言深見箕子爲天下萬世大法不得已之意史記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於朝鮮而不臣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大法

問洛書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五數

居中何也曰洛書之數其四奇居四正以三相乘而左旋則參天之數也其四耦居四隅以二相因而右轉則兩地之數也中之五不與奇耦相乘而爲三二之合焉則人之位也人居天地之中則必爲天地立心然後可以上贊化育而下盡人物之性此皇極所以爲九疇之本也

問九疇何以本於洛書曰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位數禹則其自然之位數而爲九疇洛書一位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也故爲五行所以交運而化生萬物人事之始也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爲五事所以爲五氣運行人

之形色妙合而凝修身踐形之道立也三位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而益著也故爲八政所以爲立綱陳紀舉而措之天下也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爲五紀所以爲治歷明時仰以觀於天文也五居中央爲八數之中盖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爲皇極則人君居至尊之位而總萬類也六位在乾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爲三德所以爲隨事制宜盡其變於人也七位在酉則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也故爲稽疑所以爲決之於人謀鬼謀盡其變於幽明也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也故爲庶徵所以爲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則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也故爲福極所以爲休咎得失通行於天下也故居終焉大抵九疇之序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乃衆用之所自出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乃衆數之所由該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九疇本於洛書者如此

問九疇何以不外於五行曰貫乎三才皆五行之氣故播之四時則爲五紀形之祥兆則爲卜筮具於人身則爲五事感於休咎則爲庶徵賦於氣質則爲剛柔善惡之性成於氣化則爲仁

鄙壽夭之命盖莫非五行之爲也故爲九疇之首焉

問五事何以配五行曰黃榦曰配者對待而爲體猶先天之卦圖也盖天一生水水便有形人生精血凑合成形亦若造化之有水也地二生火火便有氣人有體便能有聲者氣之所爲亦若造化之有火也水陰而火陽貌亦屬陰言亦屬陽也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則形質已具矣亦如人身耳目既具則人之形成矣木陽而金陰亦猶視陽而聽陰也只以此配之則人之一身皆造化之理也又四物九思皆先視聽此以貌言先之何也盖閑邪則視聽爲要持敬則貌言爲先故曾子三貴亦在容貌顏

色辭氣之間也

問九疇八政其序與禮記王制合獨賓師二者王制序於前洪範次於後何也曰冢宰所司食貨祀三者備矣然後司空定民之居然後司徒興民之德樂正司馬因司徒所教而升之故附於司徒而以司寇明刑終焉葢八政者民生之先後緩急故柔遠安邦之事任於養教之後王制所言乃建國之規模故禮樂征伐之柄居庶政之先義各有當也

問四五紀卽帝王敬授民時否曰天月日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間歷數則總四者之不齊而齊之故定二至考歲差所以協歲也推交會正閏法所以協月也候出入識短永所以協日也測遲疾辨昏旦所以協星辰也齊七政窮元會所以協歷數也合而有五紀欽天授民此從古帝王之良法也

問孔氏傳訓皇極爲大中當否曰朱子曰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葢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人君建一箇儀表於上民皆從其儀表以取正焉故以極爲在中之準則可便訓極爲中則不可

問洪範前後八疇各言所以爲疇者獨皇極不言所以爲皇極何也曰非必別有所謂皇極也王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極可立由是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豈有一毫不順哉此洛書所以必以五居中而九疇以皇極爲之本也

問九疇之皇極猶易之太極而太極不在八卦之內皇極列九疇之中何也曰太極理之在天者也無所加損皇極理之在人者也非聖人在天子之位其道固有所不行故也所謂皇建其有極而太極本無極也此易範之精也

問無偏無陂改於何時曰古文作頗唐元宗以此句韻獨不協因周易泰卦無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遂下詔改無頗爲無陂

問三德之義曰正直剛克柔克三德之目也平康正直五句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三德所以宜民善俗協之於中當重教化上而刑賞自兼用之宋元諸儒大槩從世道上說如呂刑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似說向一邊去邵氏寶兼世與人與地言之其義較備

問曰蒙曰驛字義曰孔穎達謂兆氣落驛不連屬落驛希疎之意雨霽既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驛爲落驛氣不連屬則蒙爲

氣連蒙開也蔡傳則為絡驛不屬項氏安世遂辨此二字不同意然傳文云絡驛不屬並非連屬不絕之意則字雖異而意則同也意古落絡字通故莊子落馬首以落為絡而漢書藝文志云血脈經落亦以落為絡也疏言雨霽相對則蒙驛亦相對故以蒙為氣相屬落驛為不相屬其說亦有理則蔡傳所云絡驛疑即以絡為落作希疎之義非連屬不絕之意也

問休徵咎徵之說諸家何以不同曰漢儒以為有是事必有是應如多雨之徵必推說是某時做某事不肅為必然之論所以教人難信王荊公又說一齊都不消感應則是天人全無相關

處皆非也朱子曰休徵咎徵猶易之取象不可過鑿求之也葢庶徵雖有五者大抵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而屬靜陰類也故雨寒應之乂哲聖發而屬動陽類也故暘燠風應之狂反於肅急失於謀故雨寒應之僭則不乂豫則不哲蒙則不聖故暘燠風應之耳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果可以尊卑為徵否曰王與卿士師尹所省分歲月日亦是大概言其職之有大小耳不可泥其詞也且如一日間暴風損禾稼其風則一日也其所損則關月與歲也將屬之師尹乎抑屬之卿士與王者乎看來遇有咎徵各不相諉究之是無人不省無事不省耳

問五福之序曰人莫不好生壽則生之長者四代皆尚齒故五福壽為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於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壽富康寧而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為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為福之至

問九疇何以有經常權變之分曰一二三四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人也六七八九權變之疇即人以驗天也五皇極則守常制

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則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者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問金縢穆卜之義曰孔傳以穆為敬據爾雅釋訓文也蔡傳則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既推廣言之至如陳氏大猷謂穆敬和而有深遠之意姚氏舜牧謂當是朝廷成禮凡卜皆言穆均可參觀以盡穆卜之義

問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曰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蔡

傳以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於天此切對祖父人鬼而言但于天之下須添如欲其死一轉故疑有缺文也朱子平日論書及此則取晁氏之說以丕子之責如責其侍子之責此切指天而言之葢上帝之旁應有如侍子者常服事之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也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二句緊相承接並無缺文矣要之祖孫一氣天人一理能事三王卽可以事上帝理本相通正不必執一說以詮經也

問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曰曹氏學佺曰先儒因新命于三王卽疑上文能多材多藝以事鬼神非指天言亦不必如此拘泥古

者人君祀天地必以祖考配享其有所禱於天地亦必藉祖宗之靈以爲之請葢天至尊不敢唐突而祖宗至親殆可以情告也謂新命于三王卽新受命于天可

問我之弗辟辟當讀爲避否曰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朱子文集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條一時信筆荅之謂當從古注說後來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卽爲篡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項氏安世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於天下哉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爲是葢周室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間而作成王疑於上國人疑於下周公苟不避之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以見先

王於地下矣周公之與二公葢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鎭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寧輯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從生矣故周公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內論亦明向者倡爲流言謀作禍亂之人遂得主名內外之人始知其爲管叔之罪也衆論既明於下則漸可開曉成王之惑周公於是自作鴟鴞之詩極道家國之艱難心迹之勞悴以冀王之察已也王雖未能洞然遂信周公之忠然亦未敢決然遂以周公爲非者葢由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皆已明白無有一言以助成王之疑也此皆從鄭氏當讀辟爲避也

問孔安國以辟爲法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其說非歟曰朱子語類云我之弗辟馬鄭皆音辟爲避

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竊謂周公之誅管蔡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爲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閒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

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爲匹夫之諒周公豈爲之哉陳氏大猷曰豳風諸詩其言與金縢所書皆昭然相合大誥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金縢言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則流言與叛皆在武王始崩之際不得分爲兩節明矣亦非養寇三年而後始征也成王幼未親政凡事皆聽於師傅二公居中調護成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未敢明沮周公之行兼成王諒闇國家之事惟冢宰是任在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征之少緩則蔓延莫遏周公豈敢顧一己之少嫌忘宗社之大計耶迨夫三監伏辜居東以俟朝命而不敢

遽歸此則公之避遠權勢以待成王之悟也陳氏櫟曰我之弗辟朱子初主孔注甚力後改從鄭說特與九峯言之固宜其用師說而不敢違也然證以蔡仲之命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致辟接流言下與此之弗辟接流言于國下一也在彼可以致辟爲刑辟在此何不可乎使云我若不避之如何接得我無以告我先王不審避之將何以告先王乎有辟字在上則居東便是屯駐以東征矣鴟鴞詩云既取我子便是謂武庚既敗我管蔡矣三年而歸便是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也首尾關涉三年謂二年三年皆可耳此皆從孔氏以辟爲誅辟也

問弗辟二說不同當以何者爲合曰孔安國據大誥序三監淮夷之叛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爲東征又據蔡仲之命云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故我之弗辟注曰辟法也此與豳風鴟鴞篇詩序相合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爲避而分居東爲二年東征爲三年於是紀年紀事參差不同矣朱子釋詩既從孔氏書傳而蔡氏釋書則從鄭氏箋詩朱子與蔡氏手帖固在晚年然鴟鴞詩注究未曾改則讀金縢者未可盡廢孔傳而朱子前後辨論未決今亦兩存以備參考焉

問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或以爲管蔡或以爲周公官屬

何也曰孔氏釋辟爲法謂誅殺之也故以居東爲東征二年之中罪人此得以鴟鴞爲旣誅三監作以貽王解所以宜誅之意鄭氏釋辟爲避故以居東爲待罪以鴟鴞爲周公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周公屬黨遂作此詩遺王以救其屬臣然考秦以上諸書周公並無避居於東及成王有誅周公官屬之事且其時未營洛邑鄭何以云東都也此皆其臆說故漢唐及明諸儒多不從之朱子云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又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而此言居東

二年何也孔穎達曰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來故二年也

問周公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係在誅管蔡之前抑係誅管蔡之後曰鄭康成以爲武王崩周公爲冢宰三年服終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卽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及遭風雷之異啟金縢之書迎公來反反乃居攝後方始東征管蔡是以詩作於未誅管蔡之前也孔安國以爲周公攝政三叔流言周公旣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旣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是以詩作於旣誅管蔡之後也朱子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按此則事本金縢說從孔氏當以居東爲東征以鴟鴞爲作於致辟管蔡之後自不可易至蔡氏書傳乃遵朱子晚年之說又從鄭氏改讀弗辟之辟爲避而與此說不同然詩言既取我子則武庚之敗管蔡管叔旣已受誅不已彰明較著乎

問大誥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王氏與蔡傳不同何如曰蔡傳

以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拒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王安石則曰閉拒也天降威成王不敢拒故用寧王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卽天命也朱子語類云人說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如天降割於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諸家所及按此則王氏之說以用字屬下句朱子嘗取之蔡傳則仍屬上句讀則以二孔注疏分明不欲更改耳

問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曰蔡傳云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林之奇曰將興師動衆以討不逞之武庚而十夫以賢能之才爲我左右之助十夫予翼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

得天心矣陳櫟曰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
公表其人以誥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者龜
固可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大意也十夫馬融以爲十亂非也
十亂周公在其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得稱十夫
問寧王寧人當何所指曰蔡傳謂當時以武王爲寧王因謂武
王之大臣爲寧人以此節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王氏樵曰既
言寧王又言寧人者蓋謂寧人之功我尚思終之寧人之休我
尚思畢之況爾舊人乎曰事曰功曰休蓋互言之大抵寧王寧
人以除亂安民爲事而成功於時受休於天者今適不幸有武

庚之亂不能討定則前事有不卒前功有不終前休有不畢矣
朱子曰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
云棐匪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言天非誠有言辭考
之民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即天意也
陳櫟云以寧王寧人爲文王固非以前寧人爲武王舊臣亦未
穩玩文意寧王寧人前寧人皆合指爲武王此另可以備一說
問十人十夫同否曰十人迪知上帝命與民獻有十夫予翼十
天十人後先相應蔡傳則前後詮解不同前則以爲民之賢者
十夫輔我以往後則以十夫爲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爲迪知

帝命未可以爲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眞知之詞也越天
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
之而以十人爲亂臣然諸儒皆從孔傳以十人即爲十夫蓋此
節經文未嘗明指武王時事周公在十亂之中亦未必自言及
此似舊說可並存以參觀也
問大誥一篇何以難曉商民何以叛曰朱子曰大誥一篇不可
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
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
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

就之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卜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
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叛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
怨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
於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宗社爲墟寧不
動心茲固叛心之所由生也蓋始於苦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
之心及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
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
深此其所以叛也
問微子之命是封於何時曰蔡傳以微子封宋爲成王時事與

書序及史記相合覩經文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自是始封就國之體或謂武王封微子於宋者據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是也但記者特詳於論樂不似書序史記專論微子時事始末備悉故陳澔集說云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則亦以蔡氏書傳為斷也

問微子之命何以並不言及紂與武庚之事曰泰誓牧誓言紂之失至於再三與周之友邦及從征之臣言也酒誥言紂之失亦無所隱兄弟之間相與言也至多士多方言紂之失則略與

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並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

問微子之於周蓋受國而不受爵信乎顧寧人曰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為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至於衍之子稽則遠矣於是始稱宋公嗚呼吾於洪範之書言十有三祀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命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後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抱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迹於天下矣

問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然否曰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勖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

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

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

問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果錯簡入康誥耶曰書以記事義類甚明而分別析衷之不一者亦以事或不類時或不同所以彼此置評互立其說彼夫洛邑之營既為周公相成王之

事而明德愼罰之詞又爲武王告康叔之文乃不係於復子明辟之首而適紀於孟侯其弟之前要而論之觀其辭卽可以明其義明其義卽可以得其人其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又曰肆爾小子封在茲東土則非成王之誥明矣且夫營洛之舉其事甚詳其曰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允保大相東土又曰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則初基之語當爲洛誥冠首之文又明矣而又何有武王成王之疑哉

問克明德愼罰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而已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

而入於德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愼之使民畏而不入於罰又明德愼罰爲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愼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愼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問汝惟小子一節曰蔡傳服事也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按大學傳引康誥曰克明德卽截上文克明德愼罰一句上三字引作新民卽此章此一句也大學三綱領之二其源實出於康誥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未有言新民者言克明德作新民體用相對首見於康誥而大學實祖述之憶兒時受句讀於伯父石泉公公爲點定句讀乃服惟宏句以王字帶下句讀且口訓之曰汝年雖係小子乃所任之事係治民甚是宏大王者撫有四方固應保殷民而汝在東土亦宜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見事之在汝者有助於我責之在我者有賴於汝以明寄託之重期望之深也以王字屬下讀亦字更有着落似可以另備一說

問非汝封刑人殺人一節曰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

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劓割鼻也刵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朱子語類云康叔爲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人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按周官五刑無刵呂刑曰劓刵椓黥劓刵相屬豈二罪同科而有輕重歟鄭康成謂臣從君坐之刑未見所據

問不率大戛戛字當作何解曰蔡傳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按爾雅戛訓職謂常法故孔安國以爲戛常

也孔頴達曰猶楷也言爲楷模之常述上凡民不率大常之敎猶刑茲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之乎較蔡傳寘之法之意似更穩安

問酒誥何以作曰酒爲天之降命亦爲天之降威紂以酗酒而亡文王以不腆於酒而興興亡之幾其原皆在於酒則所以保天命而畏天威者後人不可不謹矣

問妹土爲商之都邑商受酗酒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敎之乃吳氏謂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合而爲一何也曰吳氏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

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爲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爲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爲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爲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甚但既稱專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尙克用文王敎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益自爲書之一體也

問矧惟若疇至定辟當如何句讀曰朱子稱矧惟若疇至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從違保辟絕句夐出諸儒之表

問武王作誥最初禁酒用文王毖酒之敎恐民喪德敗性耶曰古之爲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

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敎不惟當明於妹邦也

問梓材之義曰梓材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因篇中有梓材二字取以名篇非有他義也但此篇文多不類如前半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下之辭後半不稱朕予而自稱王其中又多似臣告君之語故吳才老說梓材後半是洛誥中書朱子稱其恰恰好是此篇之文蓋

有不得而強合者矣

問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周營洛邑是武王之志否曰武王有宅洛之意而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誠以洛爲地中五服諸侯之朝覲貢賦道里爲均故建以爲都以居九鼎而會諸侯於此焉車攻之詩美宣王復會諸侯于東都而其詩謂之復古則自宣王之前其會諸侯皆在於此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及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葢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云

問召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一節曰祭天地分合從古聚訟此經云用牲于郊牛二注疏以爲后稷配故牛二蔡傳則云祭天地也蔡但言祭天地不言合者天地各攻其位位成而祭之也疑此時南北郊之名已立言郊者統天地言之歟周禮大宗伯有蒼壁禮天黃琮禮地之說大司樂有圜邱方澤之說又祭法言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此皆天地並言祭天地異所王者尊天而親地未有祭天而不及地者亦未有言其合者也然則兆于南郊就陽位也禮固明言

之而北郊未有明文此經之偶缺耳注疏之家鄭康成賈公彥孔穎達輩皆已補言之周禮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皆謂祀於北郊又牧人言陽祀陰祀注疏亦謂陰祀祭地北郊又如禮記泰壇泰折之文疏云此經論祭帝於南郊地示於北郊也此皆北郊之說鑿鑿可據者以此言之祭地之位不待推而可知也雖有冬夏至之分而此於位之初成非常祀之時可比故同日而舉也社于新邑謂此乃所以祀地者非也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又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鄭云此今時里社也又月令命民社仲春之祭也詩以社以方秋祭也孟冬則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一歲又三社也社之祭自天子以至於士庶人皆得共之其名至多名同而義則各異茲之社于新邑乃社稷之社位在庫門之右者此共工氏之子曰勾龍者是也特以其平九州之功而報之而奉以爲主耳謂之地示之神可乎地祇勾龍同得謂之后土者因昭二十九年左傳魏獻子問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史墨荅之以勾龍爲后土猶言后土之官耳其實康成所云后土者謂地神也非謂勾龍也況乎祭天地之禮貴簡貴誠只用繭犢此人鬼之祭故曰牛一羊一豕

一郊特牲所謂社稷太牢而蔡傳引之者也若以此社爲祭地
則王制所云祭天地社稷地與社豈重累而舉之乎至於后稷
配天以思文之詩爲樂歌此乃行之於宗周者東都初建恐未
遑及此耳
問祈天永命以何者爲本曰林之奇曰詳考此篇其大意在於
祈天永命而其所以祈天永命者敬德而已蓋敬德在人而永
命在天修其在人者而在天者自至如炊之必熟耕之必穫也
苟其德之不建而晏然自以爲天命之在我此則紂之謂已有
天命也其亡不旋踵矣召公於成王之初服卽以此告之賢者

之愛君必止亂於未形而閑邪於未然若已然而後救之則衆
人之所皆能也何賴於賢乎成王之成厥德蓋有自來也
問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并記其君臣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此中有脫簡錯簡否曰此篇
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
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謹書
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
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
可想矣觀周公拜手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以
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至王曰公棐迪篤之下無公答
辭而又繼以王曰此等處必有脫簡錯簡
問朕復子明辟蔡傳與二孔不同當從何說曰孔傳言我復還
明君之政於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孔穎達衍
之曰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
稱復子明辟也蔡傳則以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
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
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
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

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
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是周公以冢宰總
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乎自當以蔡說爲長
問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曰陳氏櫟曰王氏謂此殷
禮疑卽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
也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
武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乃非常大祭祀豈十二月之祀足以
當之三月以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
大號令今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戻乃洛邑既成公自洛還

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而請王以行及自陳欲退老之辭
也繼此云云述往復之辭而有錯誤之簡者也證之召誥公定
宅後嘗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
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却王祀新邑等必在此處
無疑也况梓材庶邦享集丕享等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
文脫簡在彼尤爲顯然乎
問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當作何解曰二孔謂
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爲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
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爲國君公當留輔我也殊

不知此下爲成王留周公治洛之辭成王言我退卽居于周命
公留後治洛葢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
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烝祀發
政之後卽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
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
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葢已久矣下
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陳
氏櫟曰成王自謂其退卽辟于周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
邑可知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謙辭亦

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質言此章爲
王至洛後之辭也
問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曰蔡傳解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
之故曰子指成王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吳氏
澄則謂成我所以昭明乎子之儀刑乃能使王殫盡文祖之德
昭猶後篇昭文王昭武王之昭按蔡傳昭子猶明辟未知何所
本舊說大概昭訓明子則指成王卽君奭篇昭文王昭武王蔡
氏皆以昭明之義釋之則援彼例此當云昭明乎子之儀刑耳
問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

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曰鬯卣明禋之命蔡傳謂成王綏寧
周公而以事神之禮事公公不敢自進此酒則用以祭文武此
據蘇軾之解也王氏安石曰成王使周公來毖商民乃命寧周
公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於文武使之明禋則以太平告文武也
故周公不敢宿成王明禋之命卽禋文武林氏之奇曰文侯之
命常武皆曰一卣此言二者宣王平王之賜其臣使以祭其太
祖故惟一卣此告於文王武王故以二也予不敢宿與曲禮曰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之宿同其說似較蘇氏蔡
傳爲優

問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曰吳氏謂周公自畱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之畱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葢終始公之辭云按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皆孔傳王肅之所據也陳氏師凱曰周公位冢宰攝政已七年欲退休成王畱之治洛又歷七年自武王喪後共十四年也

問洛誥所紀似無倫次曰召誥洛誥相爲首尾惟洛誥所紀頗無倫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畱周公于後而歸之辭有周公爲王畱洛相勉叙述之辭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然無往來先後之序葢其日月必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不嫌於亂雜但其間必有闕文錯簡耳

問多士惟帝不畀三句蔡傳何以與孔傳不同曰孔注以惟帝

不畀句屬之殷以下民秉爲句屬之周惟天明畏句合言其效驗後儒從之者甚衆蔡傳則取呂祖謙之解以此節三句俱屬殷說葢謂天之所以不與者皆因下民之所秉執而爲之也爲字如蔡傳當作平聲讀如孔注當作去聲讀音義雖異於經旨各有發明

問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曰蔡傳謂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董氏琮朱氏祖義解肆不正與蔡傳異謂殷已降大戾今爾等雖有罪皆肆赦而不正以法其說亦通蔡傳以邪慝不正言其當遷此則以不正誅而起下遷徙也

問朕不敢有後諸儒何以與注疏蔡傳不同林氏之奇曰人情莫不欲安今乃使爾有遷徙之勞非我一人所奉之德不使爾康寧也是惟天命之所宜然在乎無違而已故朕不敢有後而稽畱天命爾無以遷居爲出於我之意而怨我也呂氏祖謙曰無違者戒頑民不可違天命也我畏天命故於遷洛之事不敢有後耳爾體此意而無我怨也按不敢有後注疏謂不敢有後誅蔡傳因之而云不敢有後命是對殷民說葢惟慮其或有怨言而爲是戒諭之詞其意甚迫切矣如林之奇呂祖謙諸家之

說則所謂不敢有後者就天命而言謂急於遷徙所以承天命而不敢後時耳此見聖人用意之厚而於上下文勢亦順也

問君子所其無逸曰東萊解所字爲居字朱子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諸友請曰先生將如何說先生曰恐有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而必强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按所其無逸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欲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也然呂說稱凡人乍勤乍惰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於水鳥之於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此說儘可喜外此則如孔注

謂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德其無逸豫林之奇亦本之此外則無說矣呂說朱子雖非之而蔡傳仍本之其義自不可易

問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曰孔傳謂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之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惟艱難乃所以逸樂先儒之失在於謀之一字以逸豫爲謀則是有心於逸矣惟以稼穡艱難爲念而不留意於逸者乃所以能逸蓋好逸未必得逸無逸者自然逸也

問先儒以祖甲爲太甲然否曰祖甲之非太甲蔡傳辨之詳矣然自孔安國以祖甲爲湯孫太甲後儒多從之夫二甲之所以相混者以其享國皆三十三年故也太甲何以敘在中宗高宗後注疏曰周公所序以立年之多少爲先後不序世次又據國語祖甲亂及史遷殷本紀有祖甲淫亂之言不應與二宗齊擧遂信爲太甲蔡傳指爲祖甲一以經文世次甚明一以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一以鄭康成謂武丁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而逃之民間故以是爲不義惟王之証則祖甲之舊爲小人與高宗之爰暨小人適相類皆是習勞民間之意而蘇氏又謂康成之說本於馬融無所經見難以憑信但從

傳不若從經既序祖甲於中宗高宗之後又云自時厥後立王則祖甲非太甲明矣

問君奭之作曰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蘇氏謂召公欲周公告老而歸蔡傳謂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諸說不同多爲序文所誤惟蔡傳所言與經相協

問收罔勖不及曰余氏芑舒引呂氏云召公若收斂退藏罔勖勉成王之所不逮按誕無我責之上蔡傳疑有缺文據孔疏體

會周公語意只是勸勉召公大無責我之留而已收罔勖不及蔡傳以爲未詳若曲通其義則余氏引呂祖謙之說亦可以備一解

問蔡仲之命與微子之命相似否曰此篇大體相似而微子之辭温厚蔡仲之辭嚴厲盖微子先代之後周賓而不臣又本賢人也蔡仲父爲不道忠孝兩虧已無足法所望仲能率祖德改父行邁迹自身以垂憲乃後耳盖以拳拳圖終之說且戒之以無亂舊章無改法度無同歸于亂嗚呼仁哉

問蔡仲之命稱先有可疑否曰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

爾考之違王命也見於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乃祖文王之彝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莊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與吾不能不疑於蔡仲之命也

問成王卽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多方費誓言徂玆淮夷徐戎並興卽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乎曰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見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之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卽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問立政一書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其段落當如何分曰王政莫大於用人用人莫先於三宅三宅得人則百官皆得人而王政立矣一篇之中宅事牧準其綱領也休玆知恤其血脈也自廸惟有夏至暴德罔後言夏先后知恤乎此乃室大競休何如哉桀不知恤也故罔有後而成湯陟焉自亦粤成湯至奄甸萬姓言商先王知恤乎此故用協用見德休何如哉紂不知恤也故帝罰之而我周式商受命焉自亦越文王武王至並受丕丕基言文武亦猶夏商先王之知恤也是以並受丕基式克至今日休也自孺子王矣以下至終篇拳拳以去憸人用常

吉誥戎兵謹刑獄爲王告葢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爲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爲鑒忠愛之至至今可挹也

問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廵與虞制五載一廵守其年數之遠近不同何也曰虞周異時各不相師而要其考制度朝方岳明黜陟之事未嘗不同也又職方言周分天下爲九服周書於羣辟言六服而朝止五服何也葢六服侯甸男采衛幷畿爲六畿服之內諸侯卽公卿朝夕在廷其朝不可以歲計要服之外聖人雖制之服而道路遙遠或不必其來卽來或不必常能及期故朝止言侯甸男采衛五服也又按周禮大行人

云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是六服各以服數來朝旣與周書異左傳叔向有歲聘間朝再朝而會再會而盟之說釋左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又與周禮異唐孔氏以爲計彼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與周書六年一朝十二年王乃時廵相當此以左傳曲合周官也宋元諸儒只信周禮六年各以服數來朝而謂周書言五服者或要服遠不必如期而至蔡傳則信周書而謂周禮書未成而周公亡其法制有未施行故不相合學者參考之而周公之經制可見矣

問君陳係周公之子否曰周公監殷頑民于下都旣沒成王命君陳代之此其策命之詞漢孔傳但曰臣名鄭康成注禮記坊記曰君陳葢周公之子伯禽弟也蘇氏陳少南俱以爲非而陳少南爲詳明謂命康叔命蔡仲父子之苗裔見於告戒之辭如是之審況周公叔父有大勳勞於成王今命其子以繼父事何無懃親之語若言他人然固知鄭說非也

問顧命之義曰顧命一篇是成王將崩命羣臣輔助康王之辭及羣臣迎立康王傳授遺詔之事也謂之顧命者臨死回顧而發命也葢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

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問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之義曰宣重光言先王相繼而能明其德也文武父子相繼故謂之重光猶堯舜君臣相繼謂之重華也朱子語類云麗字據孔氏作施奠麗者謂定其所施號令陳敎則陳其所以敎之道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敎謂敎之衣食者民之所以爲命也能定民所依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又以民不可有養而無敎乃陳列敎條使曉然於尊親之理坦然於仁義之途周民咸其敎養之澤莫不服習而無所違越用能風聲遐播雖殷邦之遠亦肆達而無

間焉然後人心咸歸天心眷佑而大命始集於我周矣

問思夫人自亂于威儀二句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呂祖謙云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羣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於威儀容貌顏色辭氣之際然則周孔豈惟同道其用工之次第品目亦莫不同也

問三咤之義曰咤奠爵也陳氏櫟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爲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爲至齒不飲與嚌同義初疑咤從口意蘇說爲是乃考字書詫與吒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詫字傳寫訛耳孔注音釋云說文作詫由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嚌同義則此處何爲君咤而臣嚌且與呂氏太保飲福不甘味王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

問康王之誥本合於顧命共爲一篇後人何以分爲二篇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接連但顧命是命羣臣輔助康王及羣臣迎立傳授遺詔之事此則康王初登大位羣臣進戒於王及王望助羣臣之詞則分而爲二亦未嘗無當也

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張皇六師何也曰只爲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及此至張皇六師是大戒戎備召公此言似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隋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

問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諸家議論何如曰此一節是總記以結上文也太保召公等既皆恭聽王報誥遂相與揖讓而趨出所以盡人臣順命之恭也康王乃釋去衮冕復衣喪服蓋行吉禮已畢仍行人子居喪之禮也至康王受黃朱圭幣之獻及釋喪服而被衮冕諸家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禮之失其言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

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卽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敎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朱子語類潘時舉以此問於朱子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

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卽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誥嗣王韓文外集順宗實錄有此事可考也按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繼世以正大統天下之大義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不得不以冕服朝諸侯耳以爲常禮固不可以爲非禮則亦不可孔子錄之於經蓋權之於道以立萬世之準云

問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之詞也故以畢命名篇乃漢律歷志又有王命作冊書豐刑何也曰此僞作耳唐孔氏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僞作其書以代之者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問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曰昔周公之時殷民惡習未悛世道方降是以謹毖而遷之其治宜嚴及君陳之時殷民漸化於善世道初升是以從容以和之其治宜寬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因俗以施政也

問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曰周公之時反覆特甚故遷之敎之君陳之時不善尙多猶每兼容之至畢公之時世變風移不善者浸少而猶有在者正當分別之分別之則善者衆不善者孤乃所以使之同歸於善也非君陳之孝恭謹良則不能恪遵循襲以行周公之政非畢公之重德元老則不能調劑因革以終化成之功前後之時不同由革之政亦異而云協心同底于道者三后之政前後以相濟爲心是曰協心適因革之宜各行其所當然是曰同底于道是以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其效至於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亦永膺多福矣

問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其要言曰宏敷五典式和民則莫非勉其以身率否曰司徒職司邦敎而彰敎莫大於明倫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之道其常行而不可易者謂之典爾其大而布之使民無不聞五典中有親義序別信之理其截然而不可越者謂之則爾其敬而和之使民無不化至於立敎之本則在爾之身心典則欲其至正而無偏爾身不先自正求民之正難矣爾身能先自正而民敢有不正乎典則欲其至中而不悖然民心不能自卽於純粹無疵之地惟視爾之中以爲化導爾心徹有不中而望民之中也得乎司徒之責如此豈易盡哉

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何也朱子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

問冏命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何以特作命書曰呂氏言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太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問後世之論穆王當否林氏之奇曰後世之論穆王者多過其實蘇氏因之遂以爲周德之衰今觀此篇其言純正明白切於治體彼其於僕御之臣丁寧反覆如此至謂愼簡乃僚無以便辟側媚則其僕御豈有敢導王爲非者而王之言旣然則亦豈肯爲無方之遊哉以是知世之論穆王者皆好事者爲之也當以書爲正似可以另備一說

問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係專訓贖刑否曰

蔡傳曰此篇專訓贖刑葢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葢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葢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後世當懲其五刑幷贖之非而師其哀矜惻怛之意則不失孔子刪書垂訓之旨矣

問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之義曰穆王享國已百年之久耄老

荒忽猶以刑獄重事必加裁度定為刑書以詰治四方使當日臣民有所遵守也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讀亦通

問乃命重黎曰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卽羲黎卽和也國語火正黎蔡傳作北正黎考堯典乃命羲和孔疏云昭二十九年左傳稱重為句芒犂為祝融祝融火官可稱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木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

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可見蔡傳之改北正非無本耳楊子法言亦作北正黎所以陳櫟引注云北正黎卽火正黎也然則北正之說由來久矣

問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三句曰孔疏云典獄之官能效天為德則長久大命由己而來是自為大命可以配當天意在于天之下也蔡傳融會其意而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至於與天為一義固精矣王氏充耘則以元命為國命配享為人君之克配上帝此歸重人君說亦甚正大蓋典獄之得人實由帝德之合天耳

問庶有格命曰蔡傳從孔疏格訓至然未詳至命之義蘇軾薛季宣以格命為格天之命不作至字解與下文敬逆天命句相應亦可通也非終惟終在人諸家祇就怠勤對看有謂古傳非終屬上句惟終在人作一句讀者如陳經之說謂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為之故以俾我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我亦不能以一日遂終其事相與以終之者猶有望於人則我敬刑之心始有所託是此心無窮已處卽天意也用刑之際人雖畏服我猶以為未足畏人雖稱美我猶以為未足美則此心常無已方能承人君愛民無窮之心合上天愛民無窮之心矣尤貫穿曉暢

此皆與蔡傳不同而於經義各有發明者也

問哲人惟刑無疆之辭曰蔡傳云哲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此從注疏舊解也徐僑胡士行則謂情僞之辭紛來無疆惟哲人以理燭之而各協其極說亦貫穿屬於五極蔡傳徑指五極為五刑陳櫟頗疑之而以此極為準則之名謂折獄能係屬五刑之準則亦可以備一解也

問文侯之命何如曰周幽王寵褒姒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乃引西夷犬戎攻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

書命之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衞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知平王之無志也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林之奇曰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纔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篇不接其間如宣王中興會

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必多矣乃無一篇見於書意宣王之書必失亡於東遷之亂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於呂刑而於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案襄三十年左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舉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周流遍觀而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故以附於帝王書之末歟按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平王遷國之初王略未復全無發憤自強之意罷能遣諸侯崇德報功釋然以爲治平無事周室自此不振而禮樂征伐遂不行於天下詩至黍離而詩亡書至文侯之命而書亡春秋所以作於平王之世也

問費誓之作曰昔周公之子伯禽初封爲魯侯因淮夷徐戎作亂率師伐之誓師於費記書者遂以費誓名篇按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爲之搖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啟之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益本末俱舉而

無所遺也

問秦誓作於何時曰秦誓篇首蔡傳云晉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此從孔傳據書序誓作於敗殽之年明甚考左氏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亦秦穆公之三十三年也是年夏四月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雖不言作誓之事然晉歸三帥穆公郊迎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當是時其自悔可知乃復有彭衙之敗濟河之師此後之說者每責秦穆知悔過而不能改也惟史記載穆公自三十三年敗

殽之後至三十六年伐晉晉敗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之三日乃誓於軍金氏履祥以史旣有明文是誓作於封殽之日而非殽敗還歸之作矣要之作誓歲月孔傳與史記雖記載不同然秦晉之爭緣起於殽則諸書皆合也

問邦之杌隉四句曰蔡傳言邦之安危繫於所任一人之是非一人指大臣說與注疏相合是申繳上二章之意若薛季宣黃度呂祖謙諸家之說則以一人爲穆公自稱之辭似亦無背於理葢穆公當不徒望之大臣尤宜責之一已也

問書何以終費誓秦誓曰說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於魯矣

魯之衰孔子有望於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朱竹垞曰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於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葢書之名旣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蘊截黜除之也謂芟夷蘊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僞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於其閒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於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於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錄於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於書悔過一也衛武公賓之初筵列於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於周書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於望秦望魯毋乃類於讖緯之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葢聞之矣其作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則悔之之深匪徒以蹇叔爲憾也意其封殽尸而還必告捷於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於史而達之四方雖未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

經史析疑卷之五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illegible]晉村校訂

男　[illegible]敏捷遜齋

履道吉堂校字

姪孫時夏翊華

詩經總論

問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爲三百五篇果有其事否朱錫鬯曰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

刋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敎之樂儀也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蘩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於騶虞采蘩采蘋則存之於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師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與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奏驁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

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輶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矇瞍安能徧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

問刪詩謂或刪章刪句刪字然否曰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

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爾昔者子夏親受詩於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害於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

問孔子不刪詩則詩何以逸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

誦者偶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比而齊之於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矇瞍止記其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於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刺謬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師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於魏唐之後檜後於陳幽後於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於壞而壞樂不期於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問詩序係何人作曰王肅沈重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程子以爲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爲諸序本自合爲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朱子謂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爲毛公所分其下推說爲後人所益不敢盡信故復并爲一

編以還其舊按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爲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

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合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俟宏之序以爲序乎朱子謂先儒謂序非出一人之手豈郎宏之增廣潤色乎

問傳詩者四家其傳授源流可得言歟曰魯詩始於申培而盛於韋賢齊詩始於轅固而盛於匡衡韓詩起於韓嬰而盛於王

吉毛詩起於毛萇而顯於鄭元嗣後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晉韓詩雖存亦無有傳之者今惟毛氏列於學官耳

問前漢魯齊韓三家詩列於學官而毛詩後出乃三家後並無傳而獨傳毛詩鄭箋者何也曰孔頴達謂三家之詩字義多與毛公異然毛公釋詩與左傳國語孟子儀禮諸書相合若從三家之說則二南商頌皆非治世之音矣故魏晉閒學者皆捨三家而從毛氏所以毛詩獨存也

問詩有齊魯韓三家在漢代與毛傳並行其遺文安在曰漢代四家並行毛氏興而齊魯韓俱廢申公受詩於浮邱伯詩說數

篇載於漢魏叢書韓嬰有內傳四卷外傳五卷頗與齊魯閒殊今所存者外傳而已晁氏稱其文詞清婉有先秦風至載孔子使子貢挑處女事以是說漢廣游女之章則亦謬矣

問朱子既廢詩序何復頗采以入傳中曰朱子每謂詩序可廢但以其從來也遠容或有傳授證據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復并爲一篇以還其舊論其得失也

問朱子合小序而作集傳果何所依據曰王禕謂朱子闢小序而作集傳其訓詁亦多用毛鄭而自謂釋諸經於詩獨無憾其引據精切則匡衡劉向儀禮國語而韓傳及呂氏讀詩記亦其

所兼取者也

問王名風魯名頌二南居風始豳風居風終亦有說歟曰號令不行而王降爲風太廟用祀而魯因有頌治國先齊家故以二南居三百篇之首亂極則思治故以豳風居十三國之終

問風雅正變後儒論者衆矣其果不謬於聖人歟曰風雅正變之說後儒論之最詳以美者爲正刺者爲變而聖人必存變風者以其發乎情止乎禮義所謂變之正也然正變之說夫子未嘗言他經亦無及者特出於詩序焉耳

問詩有四名五志其說云何曰四名者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

下也二曰政荡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歌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之謂五志

問詩有三經三緯三作三訓可得而詳其說歟曰風雅頌爲三經賦比興爲三緯天下之作而爲雅一國之作而爲風神明之作而爲頌三作之說也詩之爲言承也詩之爲言志也詩者持也三訓之義也

問又有所謂三類四始五際六義六情者何說曰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二雅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此三

類之說晏子言之朱子詁之固確有可據者關雎爲風之始淸廟爲頌之始鹿鳴小雅之始文王大雅之始合之爲四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倂之爲五際至鄭氏引汎歷樞爲大明在亥爲水始四牡在寅爲木始嘉魚在巳爲火始鴻鴈在申爲金始又引演孔圖謂大明在亥（爲革命）爲一際鹿鳴在辰（爲天門出入候聽）爲二際天保在卯（爲陰陽交際）爲三際采芑在午（爲陽謝陰興）爲四際祈父在酉（爲陰盛陽微）爲五際此則出於緯書而全無當於理矣三經三緯謂六義宋均釋詩之六情亦卽六義之說通斯數者而詩道之大概不已具舉乎

問逸詩篇名何者見於載籍曰逸詩篇名如貍首驪駒祈招河水新宮之類且有篇名不見而僅存其句者如左氏傳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轡之柔矣之類

問笙奏有聲而無辭金奏九夏鄭康成謂是頌篇而多逸者然歟曰笙奏有聲而無辭固已金奏九夏康成謂是頌篇而多逸然以朱子笙詩註內曰笙曰奏而不言歌之語推之則不如汪克寬以金奏爲有聲無辭之論長也

問王通續詩束晳補笙詩皮日休補肆夏詩果可續可補否曰王通束晳皮日休續之補之謂之自爲詩可也豈可厠之於鹿

鳴四牡之間比之於關雎麟趾之音乎

問二南皆文王之詩繫以周召者何故豳風七月繫於風抑戒賓筵繫於雅抑亦有說歟曰二南皆文王之詩繫以周召從其地也鄭樵所謂採詩於周之地而得之故謂之周南採詩於召之地而得之故謂之召南是也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化自北而南也七月雖歌王業之本然猶豳土之舊風抑戒賓筵雖屬衛武之詩然近於王朝之宴饗則其列風列雅之故不旣明乎

問詩首二南言化言德分別何在程子又以爲如乾坤何也曰

周南關雎之化召南鵲巢之德德化之殊二南所以分也要之
化必本於德周南固不專於化德必形為化召南亦不專於德
程子謂詩首關雎如易首乾坤葢以夫婦之倫明人道之始司
馬公之傳外戚已嘗言之矣
問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獨無周公之詩何也曰周公在內
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故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
業明著故詩作於下也
問國風次序與季札觀樂何以不同曰季札觀樂之時本魯樂
師所陳耳是以王風歌於衛風之後豳風歌於秦風之前至於

今詩次比黜檜後陳則夫子刋定之次序而不可易者也
問十五國次序以時之先後國之大小歟曰謂以大小為序則
鄭不大於齊唐豈小於魏謂以先後為序則檜先亡奚居陳後
鄭後封奚居齊先葢有不可強說者矣
問王何以降為風又何以次於衛曰雅詩非朝會燕饗之樂章
卽公卿大夫之諷諫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之文公卿又鮮
獻替之義所存者民俗歌謠其體製音節與列國之風無異王
之所以為風也獨次於衛者張子謂恐混於二南故以三衛間
之是或一道乎

問齊詩刺哀襄而季札觀樂曰洋洋大風鄭詩美武公而曰其
細已甚曰大曰細何與詩人之美刺相反歟曰季札之所謂大
與細者本其土地風氣之發於音者言之非繫乎辭也
問豳周公作也何以列之變風曰文中子謂君臣相誚其能正
乎成王終疑周公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卒正之哉故
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
問風雅可歌者八篇何屬曰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
駒騶虞八篇皆可歌也又有謂三百篇皆可被之絃歌者昔魏
人得漢雅樂郎僅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太和之末又

亡其三惟有鹿鳴至晉又亡自鹿鳴亡後聲詩之道息矣
問鹿鳴四牡皇華果通用之樂否曰鹿鳴四牡皇華小雅燕饗
賓客遣勞使臣之詩而鄉飲酒及燕禮言工歌學記言肄三亦
俱此三詩共為上下通用之樂無疑考儀禮上下通用之樂止
小雅二南諸詩無歌大雅者可見大雅為天子之樂其亦雅大
小所由分歟
問大小雅之辨何所取正曰大雅小雅多以政之大小而言然
鳧鷖既醉之燕禮未必大於魚麗嘉魚江漢常武之征伐未必
大於六月采芑要在辨其體而已葢雅之為體較之於風則整

肅而顯明較之於頌則昌大而暢達彝倫政事之間尚有諷論之意皆小雅之體也天人應感之際一皆道德之精皆大雅之體也知此者可與論雅矣

問季札觀樂歌小雅而以為周之衰文中子又以為周之盛何也曰札之所謂衰者蓋親見周道之衰而不睹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宗周也明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得矣

問笙歌有聲無辭或云有其義而亡其辭其義何從曰笙歌六篇有聲無辭漢書以為亡者亡失之謂至宋儒而以為本無其辭竊謂有辭而後有義南陔諸詩既有其義必有其辭鄭夾漈云笙詩無辭則不可謂之詩而但可謂之調既曰笙詩豈有無辭之詩乎

問賓筵抑戒俱衛武公詩何以得列於小雅大雅豈公作此詩在為王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合於大小雅與曰二詩但列變雅則與先王雅樂要自無亂或據序云二詩刺王因得繫諸雅然朱子已據國語韓詩明為武公自儆之作況按之家父凡伯之詩又不類乎

問魯頌班固謂奚斯所作然與曰魯頌是僖公已歿之後序中

明言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是頌有四篇皆史克作明矣閟宮所謂奚斯所作者作廟耳非作頌也而漢班固王延壽等反謂魯頌是奚斯所作不亦誤乎

問商頌司馬遷謂正考父作亦有說與曰王應麟曰楊子謂正考父作商頌史記宋世家襄公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作商頌考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父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

國風

問關雎三章曰此宮人喜后妃有幽閒貞靜之德也小序則以為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毛鄭宗之亦云后妃思得淑女以助己事君子孔穎達蘇轍之流從其說者甚衆至朱子獨以爲非后妃自作蓋以君子好逑之語非衆嬪御所可當且專主荇菜之葅一事其義甚狹厥論可謂宏遠矣然亦未嘗以毛鄭爲非也學者當以朱傳爲宗仍附其說於篇末以備參考

問葛覃三章曰小序以爲后妃之本毛鄭諸家亦以爲后妃在母家志在女工其解歸寧父母句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至

朱子獨以此詩爲治葛成而將歸寧時作以旣爲后妃貴而能勤乃見其德之厚其義較舊說爲長

問卷耳四章曰小序以爲后妃諷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其說始於左氏漢唐宋諸儒及朱子舊說皆從之至撰集傳則斷以爲后妃懷文王以婦人不預外事也其論固正然詩人特咏其情如此非果預外事也理亦可通

問樛木三章曰鄭箋孔疏皆以君子指文王歐陽修蘇轍呂祖謙嚴粲輩皆宗其說獨朱子以君子指后妃蓋謂夫人有稱小君內子者則君子二字未嘗無據此體貼詩之本文以說詩其義較優

問桃夭三章曰小序專主后妃之所致而孔穎達朱善皆宗之蓋以之子之所謂宜猶后妃之所謂淑淑以其德之蘊於中者言也宜以其效之著於外者言也朱子獨主文王之化則以文王之化無所不包何缺之子義各有專屬而道實相成也

問兔罝三章曰詩序以爲后妃之化朱子折其非是按墨子書文王舉泰顚閎夭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西土服金履祥以爲與兔罝之詩辭意脗合計此詩必爲此事而作也二人爲文王奔奏禦侮疏附之友後爲武王將威劉敵之人此其所謂公侯干

城好仇腹心歟此說可廣聞見

問漢廣三章曰小序首句云德廣所及也朱子云此以篇內有漢之廣矣一句得名序謬以爲德廣所及失之遠矣然其下文言文王之化復得詩意先儒謂序非出一人之手此其一驗但首句未必是下文未必非耳蘇氏乃例取首句而去其下文則於此類兩失之

問采蘩三章曰小序以夫人奉祭祀爲不失職故毛鄭孔三家皆主祭祀訓之朱子因儒先有采蘩爲蠶事之說以親蠶亦后夫人之職故並存之但是祭是蠶二說俱可通惟末章被字其

解難合按被即周禮所謂次也夫人助祭首服副不應配被惟孔穎達解在公爲視濯非正祭之時還歸爲己釋副而服被爲祭畢之時其說頗圓若集傳則未分祭前祭後也時說又以在公爲正祭還歸爲祭畢與朱孔之說稍殊而於禮則無據矣若以蠶事論之禮告桑服編受繭服副亦不應服次何楷因爲之說以此被爲指三宮夫人世婦之服覲少牢禮卿大夫之主婦從祭服髲鬄可見而歸功於君夫人之勤倡率是亦通解經之窮也集傳亦以公爲公桑却不解到被字上若以蠶事及祭其享先蠶之謂歟學者當以祭祀爲正說而以蠶事備參考可也

問采蘋三章曰序說大夫妻能循法度既稱大夫妻則非未嫁之女朱子據其說以釋經是已但毛傳以爲敎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孔博引禮文以證之亦非無本其說可備參觀

問行露三章曰劉向列女傳申女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不可夫家訟之女終拒之韓詩外傳所載亦大指相同劉向世傳魯學是此詩之說韓魯合矣朱傳因小序泛言貞女然解室家不足亦曰求爲室家之禮未嘗備是同韓魯之解惟鄭箋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强委之其義稍別

問羔羊三章曰序以爲鵲巢之功致德如羔羊韓詩宗之遂有素喻潔白絲喻柔屈之說或謂取其羣不失類或謂取其死義生禮皆泥序文也朱子則取序在位皆節儉正直之言以德如羔羊一句爲衍說

問摽梅三章曰孔疏謂被化之女必不自呼其夫言我者詩人我此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竊謂即爲女子自作亦不害蓋懼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發乎情止乎禮義里巷如此自是不失正彼毛氏以爲男女相奔不禁則未免害理矣

問何穠三章曰宋儒以詩稱平王齊侯遂有指爲東周之詩故朱子亦不能定集傳云或曰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

兒事見春秋按春秋傳嘗以王姬妻齊桓公然桓公乃襄公之弟不當云齊侯之子且立三年而後共姬歸齊言侯則允言侯子則非又考齊襄公亦娶王姬紀魯莊爲之主然襄公是僖公之子則詩中所稱齊侯當爲僖公又不當爲諸兒且王姬嫁時襄公已立五年矣亦不應稱齊侯之子况平王係東遷後何得列於二南而襄公亦有雄狐之刺豈堪爲二南風化之本終不若依毛鄭爲武王之女以平正之王爲文王尤得正風之旨而李樗復以齊侯爲齊一之侯則諸說可以存而不論矣

問騶虞二章曰毛鄭以騶虞爲獸名朱子宗之歐陽修則以騶

爲馬御虞爲山澤之官又引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以證其說之有本且謂毛詩未出之前未聞以騶虞爲獸者嚴粲遂引爾雅不載騶虞爲證殊不知太公六韜淮南子相如封禪書皆載騶虞太公在毛前劉安相如與毛同時固不得謂無此獸名也又考之射義其曰樂官備者謂一發五豝喻得賢人多賢人多則官備非騶御虞人不乏官之謂竊以爲南國被文王之化仁心及物故詩人歎之曰是卽所謂騶虞也葢借物爲喻非實有是獸亦猶周南歎美公子曰是卽所謂麟也云爾此朱子所以以毛鄭之說釋詩而歐陽氏之論僅別附於古序之

末也但朱子以中必疊雙釋一發五豝又不若鄭孔以獸五豝矢僅一發爲不忍多殺仁心之至其義爲更優耳

問柏舟詩曰小序以此詩爲仁人不遇鄭蘇諸儒多宗之嚴粲且援孔叢子載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爲非婦人詩之證劉向列女傳則以爲宣夫人之詩韓嬰亦以爲宣姜自誓及朱子作集傳則本向說改毛傳爲婦人之詩而不敢指爲宣姜與宣夫人者葢以宣姜見烝於昭伯左傳紀載甚明何有此詩而向所云宣夫人者豈有兩衞宣耶故以此詩之篇次考之而意其爲莊姜但向列女傳雖以爲詩本婦人而所上封事論恭顯傾陷正人則引是詩之詞爲證又解之曰小人成羣亦足慍也是向亦非有定說也朱子力闢小序而定爲婦人不得志於夫及注孟子引此詩則曰本言衞之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爲孔子之事可以當之是朱子亦非有定論也竊以爲忠臣不得於君與賢女不得於夫相似故忠臣常託賢女以自鳴夫婦君臣其道無二況朱子定四書集註在詩傳後則學者何必沾沾於向說而棄小序哉宜存以備博覽

問燕燕四章曰據史記以論詩則戴嬀之大歸正後日石碏用陳以討賊之由也然則莊姜之越禮遠送當非僅尋常婦人女

子離別之情其亦有他望也與

問終風四章曰序以爲莊姜遭州吁之暴毛鄭以後皆從之至朱子始變其說以爲比莊公葢謂詩中多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其識可謂卓矣當以朱傳爲主而存古說以備參稽按四詩篇次朱子嘗欲移日月終風於燕燕之前而究未嘗改其位置以詩本刪定於孔子故不敢更易其經也

問凱風四章曰序云美孝子也鄭箋云母有嫁志孝子自責以安母心母遂不嫁是能止母之嫁也朱子以此詩爲孝子自責之詞而不及其母之不嫁亦不全以序說爲非葢使自責不能

感動其母何足成其爲孝也當以諸儒補集傳之所未足

問靜女三章曰毛鄭推本古序謂陳貞女之美德以示法戒後人多從之朱子則本歐陽修之說斥爲男女期會之詩葢玩其詞祇是男女相爲慕悅未見有陳古諷今之意但彤管爲女史所需以紀成法傳之自古朱子既主淫奔而闕以爲未詳何物可節採舊說參觀以備彤管之義

問淇澳三章曰史稱武公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佐周平戎有勲王室又國語稱其耄而咨儆於朝受戒不怠讀是詩然後見其省察克治之勤學問進修之密極鍜錬之精純底粹質於溫

潤以致動皆中禮民不能忘幾於至善可謂盛矣夫康叔紹聞衣德作則於前武公敬愼恪恭繼業於後從來開國承家保邦圖治無二道也

問河廣二章曰鄭箋以爲宋襄公卽位其母思之而作是詩朱子宗之嚴粲則謂衛自魯閔公二年遷河南若在宋襄則不須渡河何有誰謂河廣之語當爲宋桓公時詩按此詩以母思子則本於慈廟絕而不往則止乎禮於義爲正若爲宋桓則是夫人出而再欲入不足爲賢矣當從鄭箋及朱傳爲是況孔疏以爲假有渡者之詞朱公遷以興體爲說自不必以誰謂河廣爲疑也

問木瓜三章曰序云美齊桓也衛有狄人之敗齊桓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故作是詩漢唐諸儒皆從之至朱子註詩則謂美桓之說於經文無所據而疑爲男女相贈答之詞然曰疑者葢以衛風多淫而意其或然耳亦非定爲不易之論也輔廣尊其師說謂非美齊桓但經文有忠厚之意無褻慢之情只作尋常問遺解葢毛鄭指爲美桓者述其所傳朱子改爲贈答者據文詮義後儒祖毛鄭而與朱子相左者甚衆竊以爲朱子既未斥序說爲非則兩存之在善學者之取擇

可耳

問君子于役二章曰序云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孔穎達謂在家之大夫思君子僚友在外之危難也朱子以篇中未露此意改爲大夫行役而室家念之之詩從室家而言其情更爲眞切曰刺平王未有考

問邱中有麻曰序云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朱子以爲語意不莊改爲婦人望其所私者而不來疑邱中復有與私而留之者葢有子嗟子國二人焉其說後儒頗有疑之以爲如此則夫子刪詩時何取於田野之淫人而錄之

歟毛傳宗序以留爲大夫之氏子嗟子國爲父子鄭康成曰若
其世賢若然則賢大夫而隱君子也毛萇去古未遠其說當有
所本惜衰周之季古籍云亡無得而考矣
問將仲子三章曰序以爲刺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祭仲諫
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毛鄭孔呂祖謙皆宗之至朱子取
莆田鄭樵之說定爲淫奔玩其詩詞乃一籬落間女子雖不能
自過其情而猶畏父母兄弟國人之言不敢輕身以從其人者
也然考左傳載衞侯見囚於晉齊侯鄭伯爲衞侯故如晉以請
衞侯子展賦將仲子兮而衞侯得歸使其爲本國淫奔之詩當

日晉侯賦嘉樂齊侯賦蓼蕭鄭伯賦緇衣皆寓意宏遠子展何
取以同賦而復見許於叔向耶讀者當以集傳爲正解而序說
亦可取以備參觀
問遵大路二章曰序云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
望焉朱子初解從序義後定爲淫婦留其人之詞引宋玉賦有
遵大路兮攬子袪之句以爲証劉瑾謂宋玉去古未遠其所引
用當得詩人本旨然辨之者則曰小序首句國史所題尤去古
未遠也況遵大路見非私徑故宋元明諸儒於此篇都從序說
當存之以備參考

問有女同車二章曰詩序刺忽也衍之者曰忽不昏於齊後以
無大國之援而見逐故國人刺之朱子以爲忽之辭昏未爲不
正至其失國以勢孤援弱亦未有可刺之罪也又云此詩未必
爲忽而作其論可謂正大矣然既以未必爲忽而作則將據何
說以解之乎及著集傳以其在鄭風也曰疑亦淫奔之詩然後
儒辨之謂詩曰同車則有御輪之禮曰佩玉則有矩步之節曰
孟姜則本齊族之貴若果淫奔而越國有若是之盛儀盛飾耶
不知朱子特辨序說因孟姜二字爲齊女遂指刺忽爲傳會其
曰淫奔亦疑辭耳並存之以俟學者之自擇可也

問蘀兮二章曰序以爲君弱臣強不倡而和葢指忽微弱孤危
難將及矣叔伯羣臣相謂也朱子以爲此亦淫女之辭叔伯男
子之字一則曰憂國之篇一則曰狹邪之作相去何啻霄壤然
後儒率從序說者多葢以詩詞未見有男女之情事也大抵去
聖久遠微意難窺朱傳則因經釋義漢儒多以事證詩雖間有
傳會其近理者要亦不可廢也
問狡童二章曰序云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毛
傳解狡童爲斥忽朱子謂忽不幸而失國非有大惡也況方刺
其不能與賢人圖事則猶在位也豈可忘君臣之分而以狡童

目之斯論有關綱常名教足正千古傳習之失但以爲淫女見絶反言以戲之曰恱己者衆子雖見絶未至於使我不能餐與息也未至之義詩無其文故朱子門人亦嘗疑之至嚴粲直斷曰彼爲指忽所用之人以子爲稱忽盖以忽以世子爲鄭君固不得曰爲佼童若以佼童指祭仲則仲自莊公時已爲卿且爲莊公娶鄧曼而生昭公當昭公卽位仲已老矣不應目爲童也故據山有扶蘇詩刺忽所美非美乃見狂且佼童而以佼童爲指忽所用之人語意甚屬分明况諸侯卽位未踰年稱子亦與禮合則欲顯詩人忠愛之心而不失君臣之分自當以嚴華谷之說爲優也

問褰裳二章曰序云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孔疏以狂童爲指突黃樞以狂童爲指祭仲按左傳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皆賦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盖拜韓起之有鄭而許己也是自有此詩皆不作淫風觀矣朱子初解從序義後以刺忽之詩太多定爲淫女謔其所私之詞謂左傳爲斷章取義然序說終不可廢也

問丰四章曰序刺亂也鄭孔以爲鄭國衰亂昏姻禮廢有男親迎而女不從者已而悔焉思復從之其失在女子也朱子則不

作親迎觀以女所期之男子俟巷俟堂而女有異志不從旣悔失此人而又言服飾旣盛偹豈無迎我者則其慾爲更奢矣盖敎化不行風俗日壞存此詩傷其亂也

問風雨三章曰序云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所謂亂世盖突與忽更出更入之間也其詩見採於國史後鄭之賢大夫於燕享之會至賦以見志焉歷代諸儒皆宗之獨至朱子直斷爲詩詞輕佻狎暱非思賢之意風雨晦冥爲淫奔之時諸儒辨之以爲淫詩未見有稱其人爲君子者盖風雨雜至而如晦喻世之昏亂鷄鳴在暗而思曙喻君子居亂而思治君子不改其度則世道可挽故見之心恱如疾之去體焉以此觀詩古說亦可通也夫

問子衿三章曰序云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焉歷代諸儒皆宗之孔疏云三章皆陳留者責去者之辭也按左傳鄭人游鄉校以論執政盖鄭之有學校也舊矣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至朱子集傳以詩詞意儇薄始定爲淫奔之詩然他日作白鹿洞賦云廣靑衿之疑問則仍用序說矣是集傳固爲不刋而古義亦有可據

問出其東門二章曰序云閔亂也毛萇以爲兵革不息男女相

秉民人思保其室家故詩人閔之歷代並沿其說然細玩經文詞意從容無干戈擾攘男奔女竄景象朱子定爲鄭風淫亂而此人能不染汙俗安其室家之貧陋以自止於禮義可謂得風人之正解乃知序言閔亂者是閔淫亂彼牽鄭事以說詩於經無當也

問野有蔓草二章曰序云思遇時也蓋言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庶幾邂逅而遇之其詩兩見於左傳鄭享趙孟而子太叔賦此趙孟以爲受其惠鄭餞韓起而子齹又賦此宣子以爲孺子善哉吾有望矣一見於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木子於郯傾蓋而語顧子路束帛以贈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孔子乃詠此詩以曉之是皆取士君子邂逅相遇之義有美云者猶僩兮之稱彼美爾至毛萇輩衍之曰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其謂澤不下流者因零露之文取反興以爲解猶屬寓言也逮朱子則言田野草露之間男女邂逅心許目成以苟合爲偕臧因賦其事以起興是實有之矣蓋以鄭風而意之也朱子所解原屬不可易竊以爲前說尤不可廢也

問鷄鳴三章曰序云思賢妃也後之說詩者因以人實之曰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曰此

序得之但哀公未有考蓋以哀公不聞有荒淫之事也故只作古之賢妃御於君所心常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眞誤以蒼蠅爲雞聲至曹氏始謂以雞聲爲蒼蠅嚴氏戴氏皆宗之一以爲賢妃之言一以爲哀公之言讀者當從朱傳庶三章之義聯貫

問著三章曰序刺時不親迎也孔穎達曰毛以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卒章言人君親迎俱是受女於堂出而至庭至著各舉其一以相互見說似未妥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雖所據有異俱是陳親迎之禮以刺今之不親迎也范處義曰謂陳親迎之禮以刺之非也三章所陳皆不親迎之事也愚按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迎后諸侯以下皆當親迎故見而親迎夫子所以告哀公履緰逆女春秋所以譏紀子是故親迎于渭是世子親迎也韓侯迎止是諸侯親迎也齊山東望國獨不聞此乎故譏之

問南山四章曰朱道南云譏齊襄在懷從二字譏魯桓在鞠窮二字通詩全以詰問法令其難以置對

問伐檀三章曰序云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孔穎達謂在位貪鄙中四句是也君子不得進仕首三句與末二句是也至朱子斥序爲未得詩旨注此詩謂伐檀之人欲自

食其力而不可得則寧甘窮餓而不悔詩人因歎其爲不素餐
之君子葢全就一人之厲志上說然考朱子注孟子荅公孫丑
不耕而食章曰詩魏風伐檀篇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是仍節
取序說則序當存以備參考
問碩鼠三章曰序以國人刺其君重歛若大鼠嚴粲云碩鼠指
聚歛之臣卽伐檀序所言在位貪鄙者也但臣之奉行由君政
使然謂刺其君重歛可也便以碩鼠爲稱其君不可也
問揚之水三章曰集傳云國人將叛晉而歸沃故作此詩聞其
命而不敢告人民爲之隱而欲其事之成葢知昭公不振而樂

從桓叔也惟嚴粲詩緝以爲昭公時人心未散其樂從沃者沃
之黨耳作詩者設爲國人相語之詞其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
人正所以泄沃黨之謀非叛晉者所自作也其說可存備參稽
問椒聊二章曰輔廣云此二詩棄舊君而樂桓叔則其俗薄甚
矣聖人何取焉夫民罔常懷懷於有仁以見在上者不可不強
於自治也
問羔裘二章曰序指晉人刺在位者不恤其民毛傳曰居居懷
惡不相親比之貌朱子以居居究究之文止見爾雅未敢據以
解經然羔裘豹袪自是卿大夫之服詳繹居居究究云者必非

頌美之詞姑從傳疏以求通可也
問無衣二章曰序云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爲之
請命於天子之使而作是詩孔疏以爲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
子之衣程子東萊皆宗之至朱子謂此詩若非武公自作以述
其賂王請命之意則詩人所作以著其事而陰刺之耳序乃以
是爲美吾恐其奬姦誨盜而非所以爲敎也斯論可謂卓越乎
前儒矣及著集傳則定爲武公自作葢就其倨慢之詞以正其
簒弑之罪則尤春秋討賊之義也嚴粲申頴達之意謂序言美
者特武公大夫之意耳與朱子所謂詩人著其事而陰刺之者

相合葢暴其黨惡之情正所以彰其無君之罪
問小戎三章曰虎韔鏤膺范處義訓爲弓室之冒謂韔以虎皮
爲之而以金鏤飾其膺也嚴粲亦以爲首言虎韔繼言鏤膺下
文又言交韔二弓竹閉緄縢則皆言弓耳此說與鏤金以飾馬
之當胷帶異可存以備參考
問蒹葭三章曰序謂刺襄公未能用周禮朱子斥其鑿至伊人
句鄭氏則以爲知周禮之賢人陳氏歐陽氏謂斥襄公東萊以
爲指周禮究皆泥序文也今反覆讀之曰伊人曰從之曰宛在
怳若有高人逸士隱於水濱可望而不可卽者則以是篇作懷

人思賢可也
問衡門三章曰序之說詩於十五國風其旨多矣其曰誘者獨見於陳風衡門一篇葢僖公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其有忠愛之意歟夫旣以爲誘則三章俱作比看朱子改以爲隱者自樂而無求之詞則三章俱作賦看於義似較直捷然古說亦可通
問東門之池三章曰古序以爲刺時衍其說者以爲疾時之不然而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朱子改爲男女聚會之詞而以淫詩例之然玩其詞氣都無褻狎謔浪之意葢淑女非妖麗之稱晤

歌無戲浪之態池水漚麻以喻漸漬而不覺淑姬晤歌以見婉轉而善入則漢儒之說其亦不可廢也歟
問防有鵲巢二章曰序以爲憂讒賊也鄭康成以所美指宣公程子以予美指心所賢者一言下之誑君以讒人一言奸之誣善以害人皆作詩人憂患之意朱子以予美指所與私者而定此詩爲男女有私憂或閒之之詞亦不指明爲男爲女也夫風詩之託興甚遠簡兮之彼美爲盛王葛生之予美爲君子詞可作男女夫婦讀意可作君親朋友觀即不泥爲宣公而程子之說爲可思矣

問匪風三章曰朱子辨序說云周道但爲適周之路此解其字義也至詩之本意是思文武之道不茀爲道路而言兩義可以叅觀
問候人四章曰候人首章毛傳主賦葢言賢者之官不過候人而不賢者佩赤芾乃三百人所謂遠君子而近小人也朱傳主興葢言候人而何戈與祋固宜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是專指近小人而言也至末章季女斯飢始見遠君子之意雖賦興各別賦則直陳興則婉喻與作詩之旨皆無害也
問鳲鳩四章曰序以爲刺詩朱子以爲美詩何相逕庭耶葢序

主論世以曹之在位無足以當之故以爲刺也朱子以詩中未含刺意且曹之世次無考故以爲美也合從朱傳爲長
問豳風豳雅豳頌鄭氏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其說何如曰周禮籥章龡豳詩以逆暑迎寒祈年於田祖龡豳雅以樂田畯祭蜡則龡豳頌以息老物未見篇章之所在鄭康成三分七月以當之自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頌一詩而三異其體恐非夫子雅頌得所之義至王質則以爲合樂器而用之如歌風則合風器歌雅則合雅器歌頌則合頌器尤陋而無據惟以七

月爲豳風楚茨諸詩爲豳雅艮耜諸詩爲豳頌朱子雖未嘗信其必然而於御田祖息老物之旨有相合者至王氏安石謂豳雅頌自有其詩而偶逸之或亦可備一說乎

問豳風言農事何以不紀三月且四月以下皆稱月十一月至二月獨稱日何也曰詩缺三月嘗觀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豋月條桑至猗彼女桑不言何月今摘其辭布於二月四月之間或可備三月之事乎王氏詩義謂一之日二之日陽生矣故變月言日四月正陽亦言月者則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也而朱子則謂變月言日者言是月之日焉耳其說固有不同者矣

問鴟鴞三章曰史記魯世家云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叛周無以告我先王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自史傳而外考之秦以上諸書並無周公避居於東而成王有誅周公官屬之事且其時未營洛邑鄭何以云東都也康成在東漢末其說未審所出故漢唐諸儒皆不從之朱子集傳初從古注及覆蔡沉書說數條云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於是蔡沉遂謂居東二年東征往還又是三年此又從鄭氏避之一說而衍之亦非有所本也按孔安國在西漢武帝時治尚書起家司馬遷嘗從安國問故班固云遷書載金縢諸篇多古文說孔氏以居東爲東征以鴟鴞爲作於致辟管蔡之後其說自不可易觀詩言既取我子則武庚已敗管蔡管蔡既已受誅自是確証又蔡仲之命曰惟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金縢之弗辟蔡仲之致辟其爲誅殺一也夫武王與周公共致天下方集大統以全盛之神器

付之孺子以有周公故也而羣叔挾仇敵外叛將復反鄙我周邦周公任其顧託豈當畏避小嫌坐視宗社之顚覆哉其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葢言先王以此顧託於我我不討定其亂則無以告我先王苟爲避之而已何用告我先王而東山之役又何用戰士爲哉雖朱子覆蔡之說義極正大然卒未嘗追改詩傳或尚未決則讀鴟鴞詩不必求合於蔡氏書傳也

問東山四章曰吾讀豳詩於東山四章見作者之深思焉詩以美周公何難鋪揚其出師之盛奏凱之容顧僂僂及於室家兒女子之思若言之近於褻者何歟葢師不以律往往恣其淫掠

而在行間者室家之思反綏室家之思既緩則其婦子自分其身爲夫之所棄置不復切於懐思卽歸矣而男女之相說其情終未必摯若東山之歸士當其勿士行枚可謂暇矣而獨宿甘在車下迨三年之久初無子女動其心比及還而男女始有及時之樂則師行之秋毫無犯可信已然則大夫之作是詩其思深其情婉而至洵善於美周公者也

小雅

問皇皇者華五章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每懐靡及謂每事思之其心歉然常若有所不及也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

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載馳載驅而往不憚勞苦周徧咨訪其事悉以告上諏謀度詢說者謂變文叶韻然訪問於善爲咨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諒之意詢有究問之意既欲以告上故貴詳審冀得其實也此穆叔所以稱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乎

問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曰、朱子謂常棣棣也鄂、鄂然外見之貌言常棣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韡韡乎鄭康成則以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與朱傳別

問伐木首章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朱子以爲人能篤朋友之好則神之聽之終和且平矣按 折中則以爲神之敬之也聽之從之也果能虛心求友敬其人如神明聽其言而從之則友以直言相規我不忤而順受彼此之心皆歸於和且聞正言日生嚴憚則意氣不覺自平既和且平則心日卽於謙卑德日進於高明如鳥之出幽谷而遷喬木矣說更精切

問天保六章曰、朱善以前三章言天之福我君後三章言神之福我君故三章以山阜岡陵喻其福之興盛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終首章而下之意六章以日月松柏喻其福之

方進而不已以南山喻其福之有常而不變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當是時君以鹿鳴四牡皇華燕羣臣以常棣燕兄弟以伐木燕朋友而臣之所以答其君者如此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所以上下交而德業成而均享盛大悠久之福也

問采薇章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也李樗亦言此車乃君子所處小人則從而動也折中祖毛傳鄭箋意謂依憑也腓、避也古之用車也戰則資衞奕行則載衣糧止則爲營衞是將士之所憑依而兵卒之所倚以避患也與程朱微別而說俱可通

問出車六章曰讀出車之詩而後知謀秘而行速用兵之要道也此詩勞將帥而追敘其功首章車出在牧而將尚未來入受命也自天子所而但謂我來不言所命其謀秘也召僕夫而謂之載即日啟行也又言王事多而且急者督軍士使速行也次章憂心悄悄不敢言也秘之至也僕夫況瘁不敢息也速之甚也三章言軍士北行不知所爲將至朔方而後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也築城而出車建旐者營衛於外乃版築於內也朔方既城矣乃言天子命我城朔方其宣城朔方之命者正所以秘伐西戎之謀也朔方城而玁狁之患除據其要害則形格勢

禁不敢輕動也四章則言城畢而歸可以緩矣又速行而不遑啟居者以王事多難不止朔方當日自天子所又有所受之簡書在焉故不敢歸也城畢言歸中途乃言不歸又不明言所以不歸之故秘之至也五章南仲未歸而先有歸者何也數千里而襲人不可以多兵故簡精銳以西行餘衆皆南還也南還行緩西戎行速比至家而捷音已來矣速之至也六章執之獲之西戎服也去秋出車今春還歸數月而城伐之事皆竣謀秘而行速故也葢外夷之爲中國患者西北二邊而已北狄強而不富西戎富而不強兩者合則爲害滋大故欲制玁狁必伐西戎然伐之則恐玁狁之救之也朔方介戎狄之間城朔方則西北之路不通然城之又恐玁狁之爭之也此其謀不可以不秘而行不可以不速故出車之時並不言城朔方突至其地而城之玁狁不及爭也既城之後並不言伐西戎出其不意而伐之不惟玁狁不及救西戎亦不及防也朔方城西戎服則玁狁之患自息所謂不戰而屈人也君明而斷將智而勇伐交攻心出奇制勝之道皆具矣迨其後也漢建朔方之郡唐築受降之城猶師昔人之遺智焉詩教豈不大哉

問出車章曰天子曰王命當屬何王曰毛鄭皆謂殷王至蘇轍

以天子謂紂王謂文王後人之追稱也朱子初說以上章采薇謂文王專征奉天子命而伐玁狁此章勞還率亦謂奉商王命而命南仲且於鹿鳴至魚麗從序說以爲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之所刪定也此章辯說又曰詩所謂天子所謂王命皆周王耳考文王爲西伯時有伐犬戎之事武王成王康王皆無伐玁狁西戎之文至宣王時采芑詩有方叔南征蠻荆兼言方叔曾有征伐玁狁之功故蠻荆畏之然是方叔而非南仲也況文武之世燕勞之樂歌既是周公所定而武王成王康王又無其事則所謂天子與王命者將屬之於何王乎似不若仍從

古序與初說之爲安也

問杕杜四章曰此勞還役之詩也絶不言戍役來歸之事惟述其未歸之時室家思望之切如此則今日之歸其喜樂爲何如也所以慰勞之也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出而用兵則均服同食一衆心也入而振旅則殊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范氏曰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問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皆笙詩否曰朱子以爲皆笙詩也鄉飮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升歌三終笙入三終也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按儀禮鄉飮酒及燕禮前樂既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間歌三終也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也然則此六者蓋一時之詩而皆爲燕饗賓客上下通用之樂也又有合樂三終者謂堂上堂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所謂關雎之亂也南陔六章有其義而亡其辭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

問菁菁者莪四章曰朱子初說從序義作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爲解後謂序失詩意改爲燕飮賓客之詩然燕飮經亦無其文也序主於育材自毛萇以下迄漢唐宋諸儒無異說菁菁者莪在彼中阿以比凡民之秀來自田間也君子敎人者也既見君子而後知其教人也循循善誘使樂之而不以爲苦且教之以禮使日用動靜皆有威儀既興起其善心又有所持

循以進於善內外交養所由學成於下而治隆於上也故天子見而喜之喜其能爲國家長育人材是所以錫我者不啻百朋之多矣國家可以久安長治心有不喜而休者乎朱子亦嘗於他文引用序義則箋疏所詮繹其論可並存也

問六月六章曰六月宣王北伐也倉卒興師車堅馬良軍政修也常服皆載器械備也玁狁熾而我用急兵端不自我始也比物四驪畜牧蕃也閑之維則訓練勤也不踰月而服成其才敏也三十里而止舍其神定也好整以暇乃大勇也有嚴紀律嚴也有翼陣法善也共武之服臨事而懼敬愼不敗也鳥章前軍

白旆後軍也中軍左右不可輕動前軍遊鋒後軍游騎可擇便而趨利也元戎十乘用寡也奇兵欲輕齎而疾趨故不可以用衆且既謀成不戰則不必勞費也以先啟行貴神速也間道疾驅以出其背使驚而內顧則不戰而走矣有嚴有翼以正合也元戎先行以奇勝也戎狄內侵利在速戰狼奔豕突難與力爭故必用老成持重之將勿倉皇以失度勿見小而邀功深溝高壘以老之堅壁清野以困之別出奇兵以撓之截其糧道以饑之擣其巢穴以懼之則不戰而走矣既走而追之不急而致其反噬不遠而疲我嘉師所謂不戰而屈人也歷觀後代禦戎之

道合乎此則勝反乎此必敗然則豈直萬邦為憲哉萬世為法可也至於有功而驕固由武臣不學亦由所交匪人故以張仲之孝友終焉欲其移孝以為忠移弟以為順不失以事其上則善始善終矣後之為將者三復此詩可也

問采芑四章曰采芑宣王南征也北伐之師用奇用寡元戎十乘寡之至矣南征之師用正用衆其車三千衆之至矣非不知用衆之勞費以為不戰而永服則費乃所以為省勞乃所以為逸也顧用寡易用衆難以漢高之雄才不過能將十萬方叔將三十萬衆而布陣不亂啟行無譁伐鼓則進振旅則退如臂使指則其才可想矣秦之伐楚也王翦欲用六十萬始皇以為怯使李信將二十萬伐之出卽敗衂卒用六十萬而後定人以為王翦之奇謀而不知祖方叔之餘智也項籍之戰垓下也淮陰侯將三十萬衆自當之楚兵來而少却楚兵却而復乘指揮如意卒困項王人以為韓信之神勇而不知其步方叔之後塵也且用寡用衆後人效其迹而不能得其心吉甫之用寡也期於不戰而走之方叔之用衆也期於不戰而服之不惟我師無鋒鏑之苦并敵人亦蒙好生之德此則三代以上之將畧而非王翦韓信所能知也

問庭燎三章曰庭燎美宣王也列女傳曰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以成中興之業是也此固姜后之賢淑而宣王能聽而改之久而不倦可不謂難乎從諫如流改過不吝其有之矣周道復興有以也

問祈父三章曰祈父刺宣王也宣王三十九年王師敗績于姜戎四十年料民於太原意當時戎事紛起征伐繁興而司馬非人調度無方故爪士孤子皆遠役也朱善曰先王之制王室有故則徵諸侯之師司馬所掌以衞王宮不遠出也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不智司馬而棄王之爪牙則不忠又使孤子不得養

親則不仁一事而三失矣
問白駒四章曰白駒留賢人而不得故贈之以言也首章於焉逍遙逍遙不事事也雖不仕猶愈於去耳二章於焉嘉客欲其暫客於斯猶愈於卽去也三章言嘉客卽去尚望其賁然而復來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也爾公爾侯勤於王事逸豫無時豈可人皆勞而爾獨逸乎故願爾戒之勿過於優游也抑願爾勉之強止爾遁思也四章駒在空谷則果去而不可留矣生芻秣駒則一去而不復還矣超然世外自潔其身其人之德美如玉矣雖然懷寶而迷邦可乎不辱其身不可不公其道故願無金玉

爾音也不降其志不可不憂其民故願無有遐心也可謂纏綿悱惻之至矣夫君子之仕也行其道也行其義也時有可爲君子行其道道卽不行君子行其義此其意孔子知之矣孔子不得已而去魯栖栖皇皇無所遇合然天下不行孔子之道而孔子未嘗一日不行其義其眷戀宗邦設敎洙泗於焉逍遙也周流列國三年不淹於焉嘉客也兩至陳而三至衛非所謂賁然來思乎憂公侯而不忍遁也退而終老矣猶刪詩書以覺世則所謂懷之好音而無遐心也然則詩人先得孔子之心矣
問我行其野三章曰我行其野申侯怨幽王也周與申世爲昏姻宣王后申伯之女也有令德嘗諫王之晏起申侯者申伯之子也其女爲幽王后亦有令德觀白華之詩可見矣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賓錄也幽王初立申侯以申后之故留京師以翼王室所謂昏姻之故言就爾居也幽王三年見褒姒而嬖之生伯服遂欲廢申后及太子宜臼所謂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也爾不我畜王令申侯歸也爲廢后計也言歸思服申侯自欲歸也爲救宜臼計也幽王五年廢申后而立褒姒宜臼奔申十年王求宜臼於申欲殺之申侯不與此則言歸思服之本謀也犬戎因是入寇而西周亡矣溯亂所自起始於舍舊而圖新原亂所

從生由於重色而輕德關雎好德周以之興行野漁色周以之滅衽席之上好惡一辟而禍遂至於不救可不愼哉
問鼓鐘四章曰詩序言刺幽王也不知所刺何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則不得言作樂於淮上矣橫渠張子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詩人憂而傷之今以書湯湯洪水方割觀之則湯湯固可言淮水爲害也若下文湝湝三洲則又不得謂爲害矣韓詩謂昭王時作而亦無

確據按史稱穆有塗山之會塗山在淮南又王西巡歸伐徐徐與淮近竹書王三十七年大起九師東至於江遂伐越既由江至越則淮之南北屢經之矣傳曰穆王巡行天下皆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鼓鐘之作與祈招同旨其爲穆王時詩無疑也淑人君子懷允不忘有以也懷其尚德而不勞民之力也

問鼓鐘欽欽五句當作何解曰欽欽聲有節也琴瑟堂上之樂也笙磬堂下之樂也雅南樂章儀禮工歌三笙入三間歌三皆

雅也上關雎笙鵲巢上葛覃笙采蘩上卷耳笙采蘋皆南也籥舞器也僭差也言樂聲舞容皆不僭而傷悲且妯者其樂是而其人非也至毛萇以笙磬爲東方之樂同音爲四縣皆同孔氏宗之胡紹曾又以笙磬是石磬名非笙簧之笙儀禮設於阼階東者爲笙磬西階西者爲頌磬又可以另備一說云

問楚茨六章曰楚茨天子祭祀之禮也古者天子爲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王敬之至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於牢芻之三月又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鍾師掌金奏鼓鐘以奏九夏肆夏其一也記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楚茨之義備矣黍稷稻庾躬耕籍田而藏之御廩粢盛牛羊則在滌而芻之也尸稱皇而鼓鐘送之其爲天子之禮無疑矣先祖孝孫所以序昭穆也執爨爲俎序事以辨賢也君婦爲豆助內以備物也爲賓爲客尚德而序爵也獻酬交錯以逮賤也父兄燕私以養老也小大咸在以慈幼也正君臣親父子明夫婦貴貴而賢賢老老而幼幼先王所以治天下之道如指諸掌矣君子是以知祭之爲義大也

問楚茨第五章鼓鐘送尸朱子以爲奏肆夏然否曰古者賓饗

禮尚優賓樂可斷章寓意其義寬若宗廟之祭禮主尊祖敬天樂以昭德象功罔敢踰越其義嚴如周禮鐘師掌金奏有曰肆夏天子之廟尸出入奏之而饗元侯並奏焉元侯相饗亦得用之所謂其義寬也至於廟祭魯得用天子禮樂者成王特以褒周公之德他國則不敢干然孔子猶竊病之蓋若是其嚴也今楚茨鼓鐘送尸句集傳以爲尸出入鼓鍾以奏肆夏此沿鄭箋然毛鄭以爲思古盛王重農奉祭故引大司樂之文集傳改爲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則肆夏皆述天子之事於公卿奚取焉故當正其說然觀章句下集傳引呂祖謙致

力於民一段則朱子仍未盡廢舊說後之學者善擇焉可也
問信南山六章曰信南山諸侯祭祀之禮也左傳曰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信南山之義猶是也疆理田畝先成民也雨雪生穀所謂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祭以淸酒力穡之所爲也所謂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從以騂牡畜牧之所得也所謂民力普存而備腯咸有也疆埸瓜菹謂物產之蕃滋也地無遺利而孝無餘思也苾芬烝享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得天之時因地之利盡人之力蕃物之產致力於民者勤而後致敬於神者備致敬於神者愈備則所以致力於民者愈不

得不勤矣
問甫田四章曰甫田勸農也民國之本也食民之天也農食之所從出也故立國之道勸農爲先勸之云者非徒督責之也必有所以養之我取其陳食我農人養之善道也取其陳者出故納新無紅腐也食我農者周之給之不責償也歲取十千有常額也歲豐君取之歲歉君與之水旱不齊而民食常足故雖歉而亦如有年而且爲之祈甘雨而且爲之省耕耘禾易長畝甘雨時降則歲果常有而陳陳相因矣此先王之政所以贊天地之化而立烝民之命也匪直此也古者士出於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省耕省耘之暇進髦士而與之講肄則隴畝皆庠序公卿皆師儒矣由是粢盛犧牲教民以禮琴瑟擊鼓教民以樂不怒克敏教民以敬報福祝壽教民以愛卽厚其生復正其德本之以愛敬文之以禮樂而皆於勸農得之君子是以知后稷公劉之造周也
問大田四章曰大田報祀也農夫感上之恩德故於收穫之時祀神而爲上祈福也歲取十千上不自食所以食農夫也假哉南畝下不自爲所以順曾孫也以祈甘雨以穀士女上勤下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以社以方農夫之慶上爲下祈

也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下爲上報也上下相親至於如此而雨暘有不時若年穀有不順成者乎至於遺秉滯穗惠及鰥寡則庶幾哉大同之世矣雨欲其先之公也不必急已利欲其公之人也不必私於已非后稷公劉之盛德曷克臻此君子讀甫田大田良耜載芟諸詩未嘗不神遊於其際也成周之宇宙太和乃至斯乎卜年卜世有以也
問采菽五章曰采菽天子賜諸侯也諸侯來朝天子賜之禮之常也聖王之意則有餘於所賜之外者焉首章未至而儲備之也次章將至而迎望之也三章既至而喜樂之也覺車馬衣服

猶未足以將其意而又錫之以爵命申之以福祿四章欲其去而復來也五章又欲其留而不去也綢繆繾綣以加矣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觀采菽之所詠君之於臣可謂有禮矣抑臣之忠君亦有之焉彼交匪紓忠之文也殿天子之邦忠之實也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忠之功也所謂上下交而志同者乎世運之泰雖曰天時豈非人事哉

問緜蠻三章曰緜蠻諸侯貢士也禮記曰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漢志云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學於太學命曰造士葢古之

時人才出而天下治其大端必由於此故諸侯於貢士所以資遣之者甚厚也古制不可詳矣今之學校明經是即所謂歲貢於天子者也鄉試大比是即所謂三年一貢者也廩生有糧飲之食之也師儒有官教之誨之也來試禮闈或給資斧或乘驛傳後車載之也所以教養而資遣之者與詩所詠無異矣設教者之所教與學者之所學能不異於古所云安見三代之盛不可比隆哉

問瓠葉四章曰瓠葉示儉也風俗之壞皆由於奢而燕飲爲尤甚杯酒之間殽羞山積富者習焉而貧者效之於是乎貧者日窘富者日荒荒而不已亦至於窘非小失也聖人錄瓠葉使知田園所種買弋所獲隨取一二即可以行禮則主無過費而賓無失儀且可以不時舉行使情通而儀習民足而俗厚天下之福莫大於此也徐常吉曰豐以燕賓者魚麗是也鼎之彖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知易之義則知詩之義矣

經史析疑卷之六

潮陽陳　蒂梅林纂輯　胞弟翠嵐南村校訂

敏捷遜齋

男　履道吉堂校字

姪孫啟豐耿西

大雅

問文王七章曰文王周公戒成王也天人感應之機王業興廢之由反覆申明而其尤切要者則在緝熙敬止一語夫人君之有天下天命之也天命視於民能養民斯能得天矣民非一人

所能養故必造士方能助王以養民造士養民不可僞爲必設誠而致行之不息其誠以行之故德不已者尚焉緝熙敬止所以不已也文王心通天理隨處發露皆積累而聯續之以會於一心與天通性與命合無聲無臭之載皆默契而無間而養民造士又其餘事矣千古道統之傳開於堯舜盛於文王而集其成於孔子讀文王之詩治統道統俱在焉爲人君者不可不三復也

問大明首章曰董仲舒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天人相通之故亦微矣哉前詩言文之德合於天天之命集於文而終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以見天人之合一此詩首二句即揭出天人感通之故以爲一篇綱領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逆天者天必亡之也天監在下而命集於文王上帝式臨而保佑乎武王順天者天必興之也使不挾四方使字說得威靈赫然所謂危言以惕之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至末章會朝清明毛鄭各有一解後儒或從毛或從鄭王肅云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毛傳得王肅而益明義極正大朱子集傳依之又或以會朝朝會諸侯也既伐之後朝會諸侯一洗紂之昏濁而歸於清明所謂四海永清也篇首之明明言天德之明也篇末之清明言王道之明也

問思齊第三章曰集傳於在宮言其和於在廟言其敬照詩義分屬而平日論此章則專歸於敬蓋緝熙敬止是文德之全體和亦從敬中流出用分而體一也言文王莊敬之德純亦不已當雝雝在宮之日而其心祇畏無異於肅肅在廟之時雖幽隱不顯而常若帝天之臨雖心無厭倦而常自保守惟恐有惰慢邪僻之失則袵席之上天命常行而所以爲寡妻之法者在此矣

問皇矣四章曰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

莫若文王朱子於此序無異議但毛傳二國是夏殷四國是四方鄭箋則以二國謂殷紂及崇侯四國謂密阮徂共也至憎其式廓謂憎其爲惡浸大此維與宅謂指文王則毛鄭解同既以爲指文王故二章之天立厥配謂爲太姒三章之作邦作對謂天之興周國而生明君自太伯王季時已然矣其說亦可通漢唐宋諸儒率從之至朱子乃以此維與宅指太王葢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已見於頌不得言文王故二國四國從毛義而首章二章皆屬太王厥配亦屬太姜明自太王已膺天眷義尤完備至憎作增從程子說於詩解更爲直捷集傳之勝於傳箋多類

此也

問不長夏以革當作何解曰按呂祖謙之說以爲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夏以革則不縱弛意此明德之實也葢文王之德之淵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此其所以受天命也朱子亦以不大聲色不長夏革爲一類皆有深潛不露之意猶中庸不顯篤恭之妙爾

問靈臺四章曰靈臺化成也觀其作臺占候益深昭事上帝之心經始勿亟不改視民如傷之念民來王在知上下之相親魚躍鳥飛覩萬物之自得於樂辟廱則是民生既厚而建學以興賢於論鼓鐘則是禮教既行而作樂以淳化葢由天德之中存者純而不已故王道之外著者久而化成也

問下武維周下字與成王句當作何解曰毛氏曰武繼也鄭康成曰下猶後也孔頴達曰居下世卽是在後言後人能繼祖者惟周家最大集傳云下義未詳或曰字當作文言文王武王實造周也但詩言三后在天謂太王王季文王也文王既列於三后之中則下武作文武於詩義爲複此朱子所以闕疑而未定

也故先儒多從毛鄭以詮經似較妥協首章王配于京既指爲武王則二章成王之孚不得不解爲能成王者之孚信於天下考集傳於成王不敢康不顯成康皆定爲王謚至下武成王之孚一語仍主武王爲解豈以本文詞義爲據不復牽合附會於相承之舊說耶 詩義折中則以下武爲康王祀成王受釐陳戒之詩首章下當作夏大也大武維周言自武王乃有天下而國號周也有天下不自武王始由其先世屢有哲王也三后之德昭明于天天祐有德故武王能爲天子居于周京而配三后也次章求與逑通配也孚合也言武王之配于京非徒以位也

先世有德武王亦有德世德相承以此作配耳武王以德配三
后成王亦以德配武王故曰成王之孚三章言成王能孚武王
則永配天命而其德足爲下土之式以成王之孚武乃孝思也
孝爲天下之通德可以爲則於天下四章以下乃戒康王之詞
言成王之德如此今廟祀成王以媚茲一人則惟有順其德而
已矣成王之德永言孝思者也今亦永言孝思則成王以孝孚
武王今王亦以孝孚成王庶昭明之德可以嗣位而行天子之
事矣五章言能永言孝思以昭其明德則不特可以嗣服并可
昭示後世子孫使繼祖宗之迹則億萬斯年皆受天之祜矣六

章言子孫受天祜而爲天子則四方諸侯皆來朝賀諸侯來朝
賀豈不皆佐天子以繩祖乎世德無他惟孝而已矣孝者德之
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此之謂也詮解調暢可以一
空舊說

問豐水有芑興耶賦耶二說不同何也曰鎬京在豐水下流故
取以起興言豐水猶有芑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一以爲賦言豐
水之旁有芑生焉其田肥美原屬樂土凡文王所作城郭宮室
靈臺辟廱之類武王豈不有事於修葺所以遷者爲地廣人衆
欲遺子孫萬世之謀是以大城鎬以安定輔翼之耳子孫安則
百姓安猶是求寧之心至是而觀厥成也輔氏廣曰兩說雖不
同然以遺孫謀安翼子爲武王之事則同俟學者自取擇焉可
也

問行葦四章曰此詩漢唐宋諸儒皆衍序說以爲周家忠厚親
睦九族養老乞言遂於末章疏其義因言成王以禮在前導引
之以禮在旁贊翼之如此尊養老人故得壽考維吉以受景福
朱子則專作老人自相引翼而得福看二說皆可通至序以爲
仁及草木殊失詩義又第三章言射按三禮燕必有射此章或

主養老行射或主燕射呂祖謙輩以王肅燕射之說爲長朱子
疑此爲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因下章有曾孫維主句又改
既醉爲答行葦之篇既醉言祭則此篇不得不言祭耳但祭畢
之燕射以爲樂稽之三禮無文可考故朱子亦作疑辭而未定
也

問既醉八章曰成王嗣位坐致太平盡誠敬以祀宗廟備禮文
以燕父兄故頌其德而祝之曰介爾景福又進而曰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其旨遠矣自漢唐宋儒者詮昭
明之義都主德以言福元明以來始有專主福而不言德者不

知威儀孔時是言成王之孝德也孝子不匱是言成王之孝德所孚也孰謂詩人之意不原諸君德而徒貢其錫嘏之辭哉

問鳧鷖五章曰漢唐宋諸儒皆定爲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但毛萇以爲燕宗廟之尸鄭則曲分爲祭宗廟祭四方百物祭天地祭社稷山川祭七祀之尸歐陽修斥爲臆說朱子是以不從鄭而從毛但毛鄭遵序以詩中爾字指成王朱子謂工歌指主人也然詩在大雅則亦言王者矣毛鄭又以成王誠敬燕尸爲神所悅故旣之福祿朱子則以公尸燕飲而受其福祿蓋疑假樂是公尸之答鳧鷖則此篇不便重言王之受釐然通考詩

之全義凡言祭者皆美主祭之誠敬而獲福無歸神貺於公尸者但假樂全篇未露公尸見答之文朱子究疑而未敢定則毛鄭之指成王其說亦未可盡非矣

問假樂四章曰假樂美武王也大明之詩曰保右命爾此詩亦云故知爲美武王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自諸侯而爲天子也諸侯受命而爲天子者惟湯武爲然故中庸引此詩爲大德受命之証也武王之爲天子也上承穆考之謨下資四友十亂之助率由舊章率由羣匹其實錄也以此宜其民人則受天祿所必然矣太史公曰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歌詠文武之德不益信乎

問公劉六章曰公劉始遷豳也周以忠厚開基而積功累仁自公劉始觀其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養民者裕矣陟巘降原陟岡覯京勤民者至矣庶繁順宣處處廬旅貧民居者固矣陰陽流泉度其隰原制民產者詳矣于豳斯館取厲取鍛利民用者周矣厚於爲民所以爲篤也而且弓矢干戈以飭武備玉瑤鞞琫以修禮服筵几登依以肅祀典執豕于牢以示儉也酌之用匏以尚質也飲之食之以廣愛也君之宗之以敎敬也其君(軍)三單兵制定矣徹田爲糧農政詳矣其勤勞儉樸猶留渾噩之遺而

創制顯庸已開官禮之兆積累可謂深厚綜理可謂周密矣深厚之謂篤周密亦謂篤故每章皆以篤稱之也

問三單當作何解曰其軍三單毛傳以爲三單相襲也王肅述之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孔疏謂此言在道時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爲軍以備禦之然此詩二章已言至豳不應四章方說在道旣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單相襲復何禦哉則疏家已覺傳義未安矣至鄭康成據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于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孔

疏亦云地官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稱單也宋儒皆從之惟朱子以爲三單未詳然亦未嘗以鄭說爲非也且總注云定軍賦與稅法既依鄭以稅法爲卽周之徹法則軍賦之定舍周禮其奚從哉

問卷阿十章曰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泂酌之戒勸養民也卷阿之戒勸彌性與求賢也君德莫先於彌性王道莫大於養民而所以上成君德下奠民生者惟賢是賴故歸於求賢也能此三者君人之道備矣君作歌以志喜臣遂歌以陳箴此卽雝雝喈喈之聲亦不必待鳳凰之鳴也首章毛萇以爲興鄭康成王安石以爲比朱子以爲賦呂祖謙以爲三說相須其義始備然詩言豈弟君子毛鄭俱作賢人看故比興可通朱子作成王看則比興無所取故疑召公從王游於卷阿之上而爲賦也毛鄭於此章詩義似紆曲不若朱傳之直捷至俾爾彌爾性毛鄭以爲終爾之性命朱子從之作壽考上講宋元諸儒以性之義廣未可以命該之故從德性上詮解者居多義似較勝

問抑十二章曰抑衛武公自警也賓之初筵悔自亂於威儀故抑之作於威儀三致意焉且夫威儀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威儀之著莫大於言行行而合乎禮所以爲德之隅也言而體諸躬所以爲民之則也威儀之美莫大於敬與和克共明刑無易由言敬也屋漏之中亦凜鬼神則敬之至矣輯柔爾顏溫溫恭人和也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則和之至矣本和敬以美威儀此詩之大旨也淇澳之美武公也瑟兮僩兮者敬也寬兮綽兮者和也大學引之曰赫兮喧兮者威儀也以爲此明德之至善也中庸之傳道也戒懼致中敬也發而中節和也而推之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此爲修德凝道之大端也武公其知之矣謂之睿聖不亦宜乎

問柔桑十六章曰柔桑芮良夫所作也厲王天姿英武本足與有爲特以用人不審長艾導之以好兵榮公導之以好利至於衛巫監謗而民不堪命矣禍機一發天王蒙塵儲君匿迹諸侯皆叛四夷交侵非周公召公竭其忠貞調和共濟豈復有周室哉然二公虛天位以待王而人不諒也召公舍其子以靖亂而人不知也故當時士大夫或有不附二公而陰與爲難者所賴良夫之徒辨明順逆彌其讒慝而消其反側於是乎共和之功成而宣王之中興亦基於此矣國以人亡亦以人存用人可不愼哉

問雲漢八章曰雲漢宣王憂旱也厲王之末頻年大旱宣王繼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故作是詩也詳繹詩言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有恐懼修省之實心有發粟勸施之實政蓋消弭補救之道皆具不止縷述其憂憫已也

問崧高八章曰崧高尹吉甫贈申伯也宣王中興北伐玁狁西伐西戎南伐淮荊王又自將而伐徐知南方之難靖也故相其形勢而益封申伯以謝邑所以扼荊徐之吭也北城朔方南城謝可謂識深慮遠矣吉甫前伐玁狁知北方之患已除所可慮者南邦耳馭之以術則虞詐愈生威之以兵則叛服不常此非

覃敷文德威惠並著無以服其心也故詩於此三致意焉疊言王命王錫王遣王餞欲其上報天子恩也又言周邦咸喜欲其下慰萬民之望也南國是式南土是保告以安攘之大計所謂其詩孔碩也文武是憲柔惠且直告以懷遠之良圖所謂其風肆好也

問烝民八章曰烝民尹吉甫誦宣王也宣王初年吉甫伐玁狁南仲城朔方方叔伐荊蠻召虎伐淮徐兼城謝赫然勵精矣後怠於政而勤遠畧城彼東方非事也觀其欲立魯戲也仲山甫諫之而王不聽也及其料民太原也仲山甫又諫之而又不聽也一旦輟其補衮之職而使之徂齊吉甫能不惓惓哉衮職有闕式遄其歸情見乎辭矣至其物則秉彝指性命之實古訓威儀兼知行之要剛柔不偏得克治之道德輶克舉盡擇執之功其於學問醇乎其醇山甫固深遠矣吉甫之善言德行抑豈可及哉

問韓奕六章曰韓奕韓侯受命爲伯也王者錫命侯伯非徒寵榮之蓋實有其職焉觀其錫命之詞訓之以纘祖考共爾位幹不庭而韓侯果能受北國勤民事修職貢則聖主賢臣經營天下之規模可想見矣至於敘錫予及於鉤錫幭厄所以昭恩且

明禮也言餞燕及於魚鼈筍蒲所以數典且示儉也言樂土詳其魚鹿熊虎固以章物產抑以見佃漁之利可佐民之衣食也敘職貢指其羆豹貔皮固以明忠敬抑以見貢獻方物各呈其土之所有也至於首言梁山禹甸而中及於韓侯之娶妻有以也自古勤民事者莫如禹而善齊家者莫如文王則壤成賦固歷代所不易而刑于寡妻則有周世守之家法也韓侯之墉壑畝籍盡水土之功固以纘禹之服而親迎燕譽有關雎之風實以兼文之德也雖直敘其事而其道有大焉者矣孔子贊易曰其旨遠其辭文韓奕有焉

問江漢六章曰江漢美平淮也淮夷之爲患久矣成王初立同
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中
興初命吉甫伐玁狁繼命方叔伐蠻荆南北旣定矣乃命召虎
伐淮南又命皇父伐淮北蓋用力於淮夷爲多也觀虎之式闢
四方至于南海其功亦偉矣哉然詩未嘗侈言之也當經營之
初已期庶定靡爭銷兵革於不用暨式闢之後惟事疆理何宜
奠民生於永安至其錫命對揚之辭君惟訓臣以忠孝臣惟告
君以道德三代而上君臣之際所以互相勸勉者此足以觀矣
問常武六章曰常武美宣王平徐因以爲戒也徐爲伯益之後

而淪於東夷一叛於三監流言之時再叛於伯禽就封之日穆
王失馭遂爾僭號益負固之方惟徐爲強也宣王中興玁狁西
戎旣畧平矣乃伐蠻荆以通江漢由江漢以伐淮夷然後循淮
浦以伐徐其經營非一日矣北伐南征王未親行平徐之役天
子親復行間敦鋪執虜而後定是徐人敢戰也雖王師幸勝而
王靈亦稍褻矣故六月采芑江漢皆不敘戰功此獨詳言其師
武臣力之狀而歸之於王猷允塞終之以王曰旋歸詩人之意
蓋望其敷文德以柔遠而不欲以智力角勝也其後宣王以黷
武之故至敗績於姜戎而料民於太原然則常武之詩人其先
見之矣

周頌

問清廟一章曰謹按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營洛成王至於
洛諸侯來朝因率之以祀文王也於歎詞穆靜深清明潔肅敬
雝和也顯光大相助祭之公侯也濟濟美盛多士執事之人也
蓋肅敬雝和爲盛德之容和者天之元也人之所以爲性也敬
者守其和也人之所以定命也文王之德雝雝在宮和之至也
肅肅在廟敬之至也昔嘗以此譽髦斯士今在廟中者光大之
辟公美盛之多士皆肅敬雝和猶蒙至教之澤秉執文王之德

以對越其在天之神而大奔走其在廟之主然則豈不光顯文
王之德於上乎言其光明之也豈不承順文王之志意於下乎
言其承順之也蓋對越在天便是顯駿奔在廟便是承由其德
化久而彌深故人心無有厭斁如斯也且天之爲天穆清不已
文王肅廟顯於穆清之天多士肅雝承於穆清之廟對天如對
文王也故下章維天之命歎文與天同其穆維清緝熙歎文與
天同其清也可謂詞約意遠矣
問維天之命一章曰維天之命祀文王也上節言文王之德配
天道於無窮贊其德之盛也下節言文王之德被子孫於無窮

贊其道之傳也天命卽天道穆靜深也不已不息也不顯純一
不雜也天穆然而健行文王穆穆而緝熙其道同也假大也溢
滿其量而有餘也收斂其溢而不散也駿大篤實也言文王以
純德格天故其餘福波及於我我當修德以收之也曾孫篤之
視之也言天旣大惠我文王餘福及我矣惟望自我而後凡爲
曾孫者皆篤行文王之道以純其德而受天佑也葢天變化無
常成形成色之用也有常不變無聲無臭之體也用著於有體
立於無故法天者懍於見顯之交尤愼於隱微之際宥密基命
自強不息則不顯而純與於穆不已者合德矣然非作而致之

也天行無彊由於其德之健聖功不倦由於其性之一健而一
所謂誠也中庸所謂至誠無息是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之道也誠之之道在於擇善固執固執之功在於篤行由是言
之篤者所以固也固者所以誠也誠則純純則不已矣曾孫篤
之教以誠也誠爲造於純以配天之實豈僅視其得福已哉至
春秋傳以假作何以溢作恤朱子謂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
爲溢字之訛也義雖微殊似可以並行不悖云

問維清一章曰維清祀文王也清廟之三皆祀文王清廟初獻
之樂也維天之命受嘏也維清送神也天之爲天清而常明文
王得天之清故有明德所爲熙也緝熙則其德常明與天同清
矣與天同清則天理之節文自著此文王之典所由來也昔舜
命伯夷曰汝作秩宗夙夜維寅直哉維清葢以秩宗典祀交於
神明以清爲貴也禮之清由於德德之清本於天人秉天德昭
明有融有時而昏者欲蔽之也夙夜維寅不以人欲蔽其天德
之清則禮行矣故於穆不已者文王之德之所以純維清緝熙
者文王之典之所以明也迄用有成者自始至終皆清心以行
典則文王之熙我亦緝之矣曾孫篤之所以進於純迄用有成
所以緝其熙純而緝熙則亦不已此文王之所以昭于天多士

之所以對越在天也穆清之廟與天同清肅雝之相與文同德
顯承無射之形容如繪矣至詩序則以維清爲奏象舞鄭氏康
成孔氏穎達皆宗之朱子謂詩中無舞象之意故泛指爲祭文
王之詩按左傳季札觀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服
虔曰象文王之樂也孔穎達又以爲舞時堂上歌其舞曲也則
可知堂下奏象舞而堂上歌維清葢自古然矣請以是爲讀是
詩者另備一說焉可

問烈文一章曰按小序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孔穎達宗
之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至朱子

作集傳以爲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葢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歌烈文是也烈文辟公有武功文德之諸侯也成王之初周興未久助祭諸侯多助前王定天下故皆有武功文德也錫茲祉福先儒以爲福祉錫自文王武王然辟公助祭神錫福祉不啻辟公錫之也封靡利以自封殖靡汰侈也無封靡戒之也天下之弊不自外生皆由心出心有欲則厚取心無制則奢費貪愈奢則取愈厚而民不堪命矣戒封靡所以塞致亂之原也戎功卽烈文皇大也無競維人謂前王之莫強於天下者由爲人有道能盡人道則四方皆從之矣修德

行道不在於顯隱微幽獨純誠不息則百辟皆法之矣葢其身正不令而行無競維人以身敎也其心正不言而喻不顯維德以誠通也所以植致治之本也一獻酬間能相戒勉葢當時之君皆聞大道之要故其民皆蒙至治之澤也

問天作一章曰天作高山祀岐山之詩也易曰王用亨于岐山是也周之王業起於西岐修平啟闢疆理宜畝所謂太王荒之也徽柔懿恭惠鮮懷保所謂文王康之也棫拔道兌夷喙民歸所謂岐有夷行也荒之者順天康之者安民順天安民而後有夷行雖之也荒之功在一時康之功在萬世子孫保之法文王之康之足矣葢順天之本在於安民也而詩序則以爲祀先王先公故孔穎達亦指爲四時之祭詩之所陳只有太王文王而時祭則有先王先公故序并及之至朱子作集傳則單指爲祭太王之詩而不及文王意以爲并祭王季頌其子而不頌其父與祭之間非所安也揆之於理可謂正矣然詩中旣並稱太王文王則亦難斷其爲非祭文王也故從古序則增詩中所無之先公從集傳則偏遺詩中所有之文王終不若作祀岐山之詩見周家王業起於西岐一則荒之一則康之光前裕後二君爲大故播之樂章美有專屬無取偏揚祖烈與單指太王也又何

必守序說與集傳而不敢忝一解哉

問昊天有成命一章曰昊天有成命祀成王之詩也國語叔向曰此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是也明文昭在於緝熙定武烈在於肆靖而其致功則在於基命言周自后稷公劉以來積功累仁上天已有成命至文王武王乃受之而有天下也至於成王其命不愈定乎然恃有成命而康好逸豫則天難諶而命靡常矣故成王不敢康也早夜之間敬慎不懈以基大命於靜深之中主靜爲立極之要也於此時而察識之存養之葆其所性之明使繼續而無間則明德之體純矣因其德之

所發而遂明之以盡其心之量則君心清庶事理而天下治安矣蓋文王緝熙於前成王緝熙於後此有周之家法實千聖之薪傳也乃古序及漢唐諸儒皆以此章爲郊祀天地之樂歌文武受天命成其爲王業其詩作在周公成王之世宋儒亦遵其說惟歐陽修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執競之成康噫嘻之成王謂成王誦康王釗也朱子初從毛鄭之詁後定集傳援國語從歐說以爲祭成王之詩蓋依經爲解辭無紆曲當爲正說云

問我將一章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蓋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

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時也古者祭天於圜丘埽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以文王配焉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羊實柴之羊也周禮羊人凡積供其羊牲是也先柴而後獻故羊先於牛也右饗右也神位西而向東故在饗右也言今祀天而配以文王有所將而奉之有所享而獻之將則維羊以實柴享則維牛以供饗也祀禮具舉天庶幾其在於右乎儀威儀式制度刑法也人君之大德曰敬天曰法祖法祖以實不以文儀者一身之威儀若儀禮所載是也式者朝廷之制度若周禮所載是也儀刑文王則律躬者謹式刑文王則立政者詳又使教化自近及遠用以日靖四方不敢始勤而終倦則所以法祖者實矣敬天者以誠不以僞天之聰明不可欺也莫知上帝之臨汝實覺日監之在茲必夙夜畏之必以畏保之則精勤不期而自生嗜欲不戒而自去斯其畏誠矣夙夜之間無時敢懈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也然豈徒畏之已乎又

思所以保之也刑文王者純亦不已靖四方者久而化成天駿惠我文王則亦永嘏我矣蓋以敬天之誠厲其法祖之實也大雅之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其是之謂乎

問時邁一章曰時邁美巡狩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故君爲天之子人子周知一家天子周知天下使耳目不及於四方下情不得以上達則子職有虧矣故時邁其邦以時巡行於諸侯之邦書所謂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是也則昊天庶以爲能盡君職而子之矣且時邁非徒行也以行慶讓以

祀百神以序在位今天實尊周之位次於天下之上是以懷
偶施莫不慴服祀典具舉百神山川莫不懷德而效順蓋人神
皆受職而後信王之果爲天下主也且天旣右序有周王亦式
序在位於是布昭明德於周之天下孰宜爲牧伯孰列爲羣侯
孰堪爲附庸以其德之大小次其位之崇卑則其明昭而其序
定矣天下之議者動曰兵革不休以有侯王長駕遠馭必需武
畧不知諸侯違命乃有征討王政不行乃有兼幷假令天威所
臨人神受職黜陟所及百辟承流愼簡親賢以布於庶位則兵
革何自起乎雖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吾知干戈弓矢皆可不用

廣求懿德布于中夏講信修睦以康兆民而右序之尊信可常
保於無窮矣然非時邁親歷未有以信其實然也巡狩之義詎
不大哉

問執競一章曰執競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上二節頌三后
功德之盛下二節見今日奉祭獲福之隆執競武王謂武王能
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天下莫能與爭強是以有大功而君天
下也不丕通大也言成康能大顯武王之烈故天命繼武王而
爲君也成康丕顯於何見之武王克商頑民未靖至成康而治
定功成四方始永爲周有矣武王末受命制作未遑至成康而

禮明樂備文治始斤斤其明矣生爲明帝歿爲明神則今日鐘
鼓和鳴磬筦諧集以祀之降福之多不可知乎然降福雖出於
神而受之者人也神之降福必擇人而施我之威儀果能收斂
敬愼有執競之遺意吾知神歆享醉飽而福祿之來反覆不厭
矣戒祀三后者勉效三后之德也乃毛鄭孔穎達蘇轍諸儒皆
以成康二字謂成其大功而安之朱子初注執競詩亦用毛萇
之說見於呂祖謙讀詩記中及定集傳始從歐陽修而闢毛鄭
然呂叔玉指執競爲樊遏韋昭以遏爲韶夏而朱子不辨其非
且采其說亦以傳之自古無以證其必不然也況或以昊天有

成命爲成王祔祭於文王執競爲康王祔祭於武王之詩均可
以資博覽而備參考云

問思文一章曰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也人知稷教稼穡
功在養民而不知率育陳常實一體之事也蓋民無常產因無
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故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田賦供則上下定奉養備則孝弟行室家寧而後有夫婦交
際通而後有朋友其樸而不文者乃至文之所從出也思文后
稷思有謀慮也文有道德也言郊祀配天惟思文之后稷足以
配之立成立極至也烝民之生久矣所由養之以至於成立者

莫非后稷之至德也稷藝五穀民既育矣又貽我以來牟蓋春
夏之間新陳不接來牟夏熟可以接濟也非上帝所命使隨時
牟育何以得此乎將見華夏烝民無此疆彼界之分皆得相生
相養以敷陳倫常之道是敎至於成立者亦莫非后稷之至德
也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文王之德能與天合郊祀
后稷以配天以后稷之功實與天同也至立我烝民鄭箋以爲
立當作粒與尚書益稷篇烝民乃粒義同朱子集傳從之莫匪
爾極毛傳以極訓中孔疏亦謂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
正是皆可存以備叅稽

問九夏之名韋昭之說與呂叔玉何以不同曰九夏之名見於
周禮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是也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
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
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
奏驁夏外傳又曰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以饗元侯也韋昭注
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卽周禮九夏之三也
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蓋九夏皆詩篇
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
不能具韋昭之說與呂叔玉雖不同而時邁執競思文固三夏
之異名也朱子不辨其非且采其說亦以傳之自古考證無據
耳姑存之以資博覽

問臣工一章曰臣工耕籍田而戒農官之詩也王將耕籍祭於
先農臣工畢從祀從耕皆在公也故嗟而敕其敬之釐福成
終也謂王祀而受釐實賴臣工從耕以成之也來咨來茹勅保
介之詞保介農官也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爲我咨問茹度之
新田何植畬畝何耕也美哉來牟轉盼卽熟將受上帝之明賜
明昭上帝既賜麥又賜禾用終至於康年其茹度之皆在春也
爰命農人庤乃錢鎛與銍錢以耕之鎛以耘之不旋踵而忽觀

銍之艾矣此則王之釐而爾成之者也非敬爾在公何以得此
至序又以諸侯來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戒敕而遣
之於廟詩人述其事而作歌朱子初從序說後改爲戒農官之
詩蓋以經文止言農事耳後儒以爲戒農官當列於雅論亦近
正則序說似亦不可偏廢兩存焉可也

問噫嘻一章曰噫嘻孟春卜郊祈穀於上帝之詩也郊有二有
日至之郊有祈穀之郊日至不卜孟春祈穀則卜之禮記曰卜
郊受命於祖廟而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獨舉成王者
康王將祈穀卜於成王之廟卜之而從故言成王昭格也祈穀

禮成則農事興故於廟中戒農官當率農夫播厥百穀大發其
私田咸服其耕事三十里萬夫之地農官所司萬夫之界也耦
二人並耕也計萬夫爲耦之地方三十三里三分里之一故曰
終三十里所謂通力合作也蘇轍曰民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而君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其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且祈
穀於上帝亦頌中一大禮所在也故古序傳之歷代諸儒遵之
爲說朱子初說信之而著爲傳矣後改爲亦戒農官之詩未審
何據故窮經者疑焉且注中謂國中鄉遂之地用貢法無公田
故皆謂之私似不若毛義之推廣於天下爲所該者遠也

問振鷺一章曰振鷺微子助祭也武庚既平成王封微子於宋
命之曰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故微子來助祭而爲賓也賓獻
尸後主人獻賓歌振鷺是也殷人尚白故車旂冠服從先代之
所尚故其容潔白有如振鷺也在彼無惡見能綿其世澤以保
宗社在此無斁見能守其忠貞以翼王室非微子誰足以當之
譽欲其終又欲其永戒其無蹈武庚之覆轍也武王不絕殷後
而封武庚成王不懲武庚之叛而封微子忠厚之至也集傳泛
指爲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似不若專指微子尤與振鷺親切
問豐年一章曰豐年祭八蜡之詩也郊特牲云年不順成八蜡

不通是蜡祭惟豐年乃有也天子之大蜡八合聚萬物而索饗
之孟春之郊所以祈穀孟冬之祭報之也蓋列國各有蜡周禮
云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謂歲功既成養老勞農
以休息之也黍宜高而熹晴稌宜下而熹雨黍稌皆多則雨暘
時若可知藏粟曰倉藏米曰廩雍西之俗多藏粟於窖亦有高
廩則室家富裕可知及繼也陳粟曰秭萬億及秭謂千倉萬箱
新穀繼陳穀而藏之即耕三餘一耕九餘三陳陳相因也藏穀
既多不止爲食并爲酒醴可以養老可以祀神凡百禮儀俱需
酒食和合之則神之降福甚遍矣集傳定爲秋冬報賽田事之

樂歌蓋指田祖先農方社之屬然考祀典秋冬大報上自天神
以至方蜡禋祀不舉祀則有樂是詩槩爲報祭之樂章故古序
止曰秋冬報不明斥所祭爲何神也朱子亦從序說爲報大指
相符特未舉其全耳故鄭箋以秋冬報爲嘗烝亦據烝畀祖妣
而言孔穎達可謂曲達其義然則漢唐宋諸儒之說固窮經者
所當備取而參稽之
問有瞽一章曰按詩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蓋王者治定
制禮功成作樂合大合諸樂而奏之也再言有瞽樂官非一人
也何以稱周庭開國之初樂工多先代所遺故言有商之瞽今

在周庭也設業設虡四句列敘樂器昭新制也肅敬雝和成樂一終也言集衆聲於庭設樂器於庭皆備而後奏之鞉磬既作簫管之屬莫不備舉樂聲與人聲相和而鳴肅肅然使人敬雝雝然使人和也於是先祖來格而聽之則樂定矣客來助祭者將觀新樂之成焉書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此詩有焉

問潛一章曰潛季冬薦魚也按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云天子不親取魚薦廟乃親行是也天子親行必有其地有其時有其制此詩言漆沮明得地也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取獸於此取魚亦於此也則不傷稼而害物矣言潛明得時也冬月水寒魚性定而深潛是水蟲成也取時物而薦新非昭誠孝乎言多魚明有制也數罟不入故水族蕃滋鱣鮪之大鰷鱨之細鰋鯉之美莫不有之多之至也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行王之制蕃庶物養民人而後致敬於神介以景福職是故也豈徒曰神嗜飲食已哉

問雝一章曰雝武王祀文王徹饌之樂歌也來言雝雝中心和說非強之也至言肅肅敬謹將事不敢怠也蓋今日禘皇考文王之業助祭者諸侯主祭者天子天子穆穆薦其大牲諸侯肅雝助其設饌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大哉皇考其綏予孝子可知也且昔皇考宣布明德於天下惟其能用人也又有文德武功惟其能爲君也天下之民安則天心亦安矣其克昌厥後可知也故今既綏我以眉壽又介我以繁祉使我頻薦廣牡以祀烈考并祀文母焉蓋文王之爲父武王之爲子可謂各盡其道矣至詩序以雝爲禘太祖之詩箋疏以爲成王禘祭文王太祖卽文王也詩內烈考毛萇謂武王皇考鄭康成謂文王王安石又以皇考謂武王烈考謂文王然俱於禘無異辭也朱子恐序有誤改爲武王祭文王之詩則皇考烈考俱爲一人更爲得解況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能盡驩心

以事先祖劉向不已先言之乎

問載見一章曰載見諸侯來朝而見於武廟也載始辟王成王也成王既除喪諸侯咸來朝見新君其車旂服物之盛美哉有烈光於朝廷矣稟一人之法度臣事君之禮也王乃率之見於昭考武王之廟以展孝思以陳享獻合萬國之驩心子事父之禮也天下諸侯來朝來享卽從孝享篤天子之多祜所以展忠也烈文辟公既來朝享王亦宜畀之以多福燕饗錫予以綏其心所以廣愛也使頻來朝覲繼續此烈光之休明哉時助祭常

受多福之純嘏有以見君臣無一時不篤其忠愛無一事不深
其戒勉焉至朱子則以載字作語詞且泛指爲諸侯助祭於武
王廟之詩而後儒未敢以毛訓爲不然而多從者蓋以成王新
卽政率是百辟見於昭廟以隆孝享一以顯耆定之大烈彌光
一以彰萬國之歡心如一有丕承王業畏懷天下氣象故曰始
也若泛言諸侯助祭則烈祖有功德之廟多矣何獨詣武王一
廟而作此歌乎又末章箋疏以爲諸侯均受多福集傳以爲多
福緝續於成王義亦稍別然實可以並存
問有客一章曰有客微子始封於宋來見祖廟之詩也殷尚白

修其禮物仍殷之舊不止冠裳皆白馬亦白也萋且敦琢所獻
之禮何楷曰萋與緀通說文云白文貌蓋言帛也且說文云薦
也所以薦帛也敦與雕通敦琢蓋言玉也旅陳也禮器曰束帛
加璧尊德也有萋有且卽束帛敦琢其旅卽加璧一宿曰宿再
宿曰信宿宿信信留之久也縶馬固留之也追之送之也未去
而留之既去而送之愛之無已也淫大威罰夷平也言紂與武
庚天既大降之罰今微子能崇德尚賢則天降之福而其威平
矣故我亦順天意以綏之也而毛傳則以萋且爲敬愼貌敦琢
選擇也旅其卿大夫從行者也又爾雅釋訓有客宿宿言再宿

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又淫威舊說淫大也純承先王用天子
禮樂所謂淫威也夷易也大也朱子多采之亦可存參
問武一章曰武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一成之樂歌也
言大哉武王其功烈莫強於天下矣原其初實由文德之文王
開之嗣王繼文之志是以其勝殷也期於除殘去殺以致定其
功而已蓋武烈仍本於文謨也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
曰耆定爾功孔頴達曰言卒章者終章之句也然傳以此詩爲
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而其說誤矣
問閔予小子一章曰詩序曰嗣王朝於廟也蓋成王除喪朝廟

所作後遂爲嗣王朝廟之樂是也言傷予小子遭家不造而居
憂今既免喪嬛嬛常在疚也每念皇考武王終身克盡孝道皇
祖升遐常思念之如陟降於在庭予小子念皇考猶皇考之念
皇祖亦如見其陟降故夙夜之間不敢不敬也於乎皇祖文王
皇考武王予小子承茲大統當永思祖考之所行敢須臾忘之
哉夫入廟而思祖父人之情也然思而不效其所爲猶不思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武王之受丹書也曰敬勝怠者吉成王
思之而夙夜憖敬則能守敬止敬勝之家法所以爲繼序不忘
也豈徒焭焭憂閔已哉

問訪落一章曰訪落成王祀武王也武廟初成致新主而祀之訪問落成也言問予小子將何由有成乎惟有率循昭考之道耳昭考之道遠矣予未能有至也進而勉以就之僅至之矣繼猶覺其判分渙散而不合也以予之涼德遭家多難實不能堪昔皇祖陟降庭止今皇考紹皇祖之神上下於庭因以陟降於家予小子在廟在宮皆見之矣惟望皇考降休保予之身使不羅於危難明予之身使不至於昏愚庶幾有所至而有所成也

問敬之一章曰敬之成王自箴也周公戒王曰皇自敬德召公戒王曰王其疾敬德今王自警曰敬之敬之言予乃今知敬之

不可已也天有顯道不可欺也駿命不易宜思所以保之也無曰天高凡人之事天皆陟降而觀之蓋無日不監在茲而可不敬乎昔皇祖文王緝熙敬止予小子不明敬止之道期勉于緝熙而已日者予率昭考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今惟效其所爲日有所就無忘所能月有所將提撕吾心之光明使繼續而不至于昏昧又望爾諸臣弼予負荷示我以顯然之德使遵行之庶知行並進而敬之功乃純

問小毖一章曰小毖成王自戒也成王初信二叔而疑周公忽武庚而不爲之防幾危王室今始悟而悔之言予自今其有所

懲戒而知防後日之患矣蜂不可使而強使之是自求其辛螫以比使管叔監殷而致叛是自致亂也桃蟲化爲飛鳥向不知信今始信之矣以比武庚勝國之餘孽而翼之遂致爲難是自招侮也若前車已覆而後車不鑒是旣遭家之多難將又集于荼蓼予不堪其辛苦是以日懲而思毖之也

問載芟一章曰序以爲因籍田而祈社稷孔穎達宗之朱子疑詩無祈田意故云未詳所用又云詞意與豐年相似其用應亦不殊是朱子以爲報而非祈也然考豐年詩言報祀而神降福而此詩無其文則似不可言報况噫嘻詩序以爲祈穀只言農

夫盡力於耕而不言福此詩但言農事之勤所穫之多可備百禮之用未嘗言祭報而獲福則非報之樂章明矣况集傳原無定指似宜從古說爲是蓋首節言墾田次節言治田三節則男女長幼齊力於始耕四節五節見苗生而盛六節耘苗七節言收入之多以供祭祀八節言可以待賓養老九節則追言田事之所由來者遠也王者之心與民一體故春耕夏耘備言田家之苦其苦也不啻身受之秋穫冬藏極言田家之樂其樂也不啻身享之故言之親切於慰勞休息中有敎養兼施之道焉是以普天皆蒙樂利而萬年永享治安也或曰載芟臘祀也月令

孟冬之月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是也均存之以俟採擇焉

問良耜一章曰良耜報社也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是也曰殺時犉牡則天子用太牢之禮所謂大割也其爲報社稷無疑曰續古之人則非宗廟之祭可知此詩與載芟相連則一報一祈理甚當也天子祭社何以言農事爲農報也首五節言耕耘之事獲之二節言收成之慶尾言報賽之典畟畟利也或來瞻女餉之也筐筥餉具也糾輕舉貌趙刺土也薅去草也糾笠以薅餉畢而勤所事也草朽則苗疏

而土肥故禾茂挃挃穫聲栗栗顆粒圓也崇墉比櫛積禾於場之象禾茂故穫多百室衆室也方春田時邑室皆閉收穫事畢則百室皆開以所積者入之是也積多則室盈而婦子之入此室處者身安而心亦安矣寧我婦子神貺莫大焉故用大牲以報之也黃牛黑唇曰犉言犉牡報祭之禮我先祖世行之矣今似而效之續而舉之者蓋續古人之舊典庶幾不替其先也

問絲衣一章曰絲衣養老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飮酒於序以正齒位是也絲衣爵弁士服也俅俅恭順貌門側之堂謂之塾其下則基也言絲衣載弁之士恭順執事自堂以至於基省其地以定位次也自羊以至於牛省其牲以定品味也自鼐以至於鼒省其器以告潔也然後以兕觥酌酒而養老焉且能致其敬謹無有喧譁怠傲則壽考之人得所養而受福矣朱子則泛指爲祭而飮酒之詩言服絲衣爵弁之人方未祭之初禮始於省器也則升自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然後降往於基告主人以濯具焉次而省牲則視於門外自羊而牛然後還入於基以告充焉既而省鑊又由於門外視鼐鼎及鼒然後退入於基以告潔焉此未祭而循禮之次也迨薦牲而獻之後旅酬交錯之時兕觥觩而旨酒柔卒獲卒度此方祭而

謹禮之儀也神之格思故能得壽考之福而古序又以爲繹賓尸之詩蓋宗廟正祭之明日又祭曰繹繹禮在廟門而廟門側之堂謂之塾今詩云自堂徂基則基是門塾之基乃廟門外西夾室之堂基也其爲繹祭甚明又天子宗廟正祭小宗伯視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告備于王今詩言絲衣爵弁之士告濯具告充告潔則非正祭而爲繹祭又甚明乃朱子辨序說爲誤泛爲祭而飮酒之詩又未嘗指其爲何祭竊思士而祭祭而飮酒何與於天子而列於頌耶蓋詩意以關宗廟也然則繹賓祭之說似仍可以並存

問酌一章曰酌大武再成之樂歌也言盛哉我周之師原無敵於天下但以時尚未可故養而不用待其天運已轉時當純熙乃用大兵以伐殷遂邀天之寵而受命所謂一戎衣而有天下也武功之成雖自武王而用此以嗣文王者葢以武王太公之心能見信於衆人人皆諒其伐暴救民非富天下所謂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也

問桓一章曰桓大武六成之樂歌也言自克商以來萬邦又安屢獲豐年可見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也其所以如是者由桓桓之武王保文王所有之多士用之于四方能安定其國家其

功德上昭于天故命爲皇王使永代商而有天下也葢取天下以武安天下以文文者用賢之謂也能保厥士以治四方則民安而天佑之萬邦屢豐有由然也集傳云序以爲講武類禡之詩豈後世取其義而用之於其事也歟

問賚一章曰賚大武三成之樂歌也言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我承其後受命而爲天子應思所以繼其勤且布是繼續之思於天下不徒有其心兼有其政也葢上天之命前人開之後人定之乃可以永保其受之我自今以往維求所以定是周之命者則繼續文王之思不可一日而忘也孔頴達曰賚詩者大封於廟之樂歌也謂武王伐紂於廟中大封有功之臣以爲諸侯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

問般一章曰般大武四成之樂歌葢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也集傳言美哉此周其巡守而登此山以柴望又道於河以周四嶽凡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方嶽之下以荅其意又或以爲大哉周之有天下也嘗因名山升中于天陟其巔而望之見相連之小山特起之大嶽由於地中之大河合於大河之小水普天之下山峙水流諸侯之國於其間者莫不環共內向以對於天子此周之受命所以獨隆也意與朱傳微別

問酌賚桓般名篇之義未詳按春秋傳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樂記曰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武之遏劉耆定期望之詞也所謂始而北出也酌之是用大介已然之詞也所謂再成而滅商也賚之徂維求定南還於周以安民也所謂三成而南也般之嶽河裒對所謂南國是彊也五成之歌今無之矣桓則六成也美其德曰於昭于天尊其位曰皇以間之復綴以崇天子之詞也

魯頌

問駉四章曰駉考牧而祭馬神也聞之禮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馬之所繫亦重矣哉故衛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騋而牝者有三千之多茲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駉而壯者有十六種之異葢極其盛而言以見國之殷富也謹按駉詩小序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朱子嘗斥序說爲鑿葢以事實無可考且詩中未見務農重穀意也故集傳謹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焉試以其馬言之諸侯六閑馬四種

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首章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言良馬也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有力有容也次章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言戎馬也齊力尚強故云伾伾有力三章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言田馬也齊足尚疾故言繹繹善走四章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毫在骭而白曰驔二目白似魚目曰魚言駑馬也主給雜役貴在肥壯故曰祛祛見強健也孔氏各爲分屬說者宗之且每章言牡馬以牡爲善也牧於坰野避民居與良田也每章必言薄言駉者馬之善不止是也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雖就君國子民泛言亦以見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曰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而馬之所以藏才作徂者其效皆有以致之然則爲賢君者苟能誠心以行善政其效豈僅牧馬一端已哉牧馬其小焉者也

問有駜三章曰有駜蜡而飲酒也孟冬蜡祭勞農以休息之乃飲酒於序以養老焉禮運曰仲尼與於蜡賓則蜡而飲酒魯固行之矣雜記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葢謂民終歲勤動一日飲酒所以弛其勞也而行禮奏樂尊爵養老弛而未嘗不張有文武之遺意焉有駜之詩其知之矣鼓舞胥樂極飲酒之歡而始於在公明明終於穀詒孫子酒以行禮未嘗繼以淫也好樂無荒故聖人有取焉

問泮水八章稱作泮宮克淮夷其亦有可考乎序云頌僖公能修泮宮朱子以爲頌禱之辭其意安在曰嘗讀泮水詩竊疑其中多溢美之辭輾轉尋求終無所據及讀朱子集傳而後知朱子據文詮義其體會爲最精也按泮水詩序謂頌僖公能修泮宮漢儒宗之故鄭康成亦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國人美其功

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是魯頌四詩俱爲僖公而作似非無稽然詩中明有作泮宮克淮夷之文終不能無疑焉考春秋所書莫大於復古故僖公登臺望氣小事也左氏猶書之矧泮宮諸侯之學也學校久廢而乍復關世道之盛衰乃經傳並不一書何哉或解之曰有事宮室便是興作修亦作也故閟宮修廟亦曰奚斯所作茲特修泮宮耳春秋常事不書故作泮宮十二公皆無所見獨僖公也乎哉顧何以作泮宮而淮夷攸服也說者謂出兵受成釋奠獻功皆於是乎在故及之考僖公十三年從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從齊桓會于淮爲淮

夷之病鄫是僖公雖嘗有事於淮夷實未有以服之也獻馘獻囚豈曰紀實元龜象齒南金胡爲乎來哉惟朱子定爲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辭則三章以下皆臣子之稱願雖近於後世文人獻諛體裁非復商周之舊而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固無害於先王禮樂教化之遺也況淮夷之爲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已然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見於費誓其明徵也故頌禱其君必至於狄彼東南淮夷卒獲而後無愧於烈祖焉竊嘗論之據魯頌所稱則僖公爲魯之賢君伯禽以下無其匹也以春秋考之則實跡素行昭人耳目烏得爲賢君哉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濟西田取訾婁以楚伐齊皆其惡之大者也至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其女季姬始遇鄫子于防而公不制使鄫子來而公不聦終歸于鄫而公不拒淫風流行亦齊襄衛靈儔耳朱子定泮水詩爲頌禱之辭而不實指僖公烏知非以詩有敬明其德之文恐僖公未足以當此乎甚矣朱子之據文詮義其體會誠最精也雖然善善欲長惡惡欲短據左傳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夏父弗忌曰躋聖賢明也然則魯人稱僖公爲聖賢久矣頌聲之作未必幸而致也願與讀泮水之詩者共參之

問閟宮九章曰閟宮頌僖公也首章敘后稷也二章敘周公也三章郊祀后稷也四章禘祀周公也五章言伐荊楚也六章言伐邾莒七章言服徐淮八章言服常許九章言作禰廟也凡僖公可頌之事備言之矣至於熾昌富壽頌禱之詞層見而疊出者蓋緣僖公之前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內亂季友出奔魯之宗祀不絕如綫幸而僖公賢明國家乂安故詩人喜而頌之欲其修德任賢眉壽無害以綿后稷周公魯公之祀於不替此亦臣子忠愛無已之心故聖人有取焉

商頌

問那一章曰詩序曰那祀成湯也詳言樂者尚聲也未迎神而奏鼓商制也兆以鞉而繼以管所謂下管鞉鼓也依我磬聲所謂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也庸鼓有斁所謂笙鏞以間也嘉客夷懌所謂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也執事有恪言行禮也禮以將敬樂以導和故奏樂之時雖穆穆而莫不夷懌主於和也行禮之時雖温温而歸於有恪主於敬也亦可謂得禮樂之情矣然而猶不可恃也至禮無文大樂無聲必思而成之使祖宗之靈爽實顧予之烝嘗則此精神之相通不止進退之文已也夏忠商質於此猶可想見焉

問烈祖一章曰序烈祖祀中宗也商有三宗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毀中宗高宗頌皆有樂章而太宗無有葢商詩散亡其初未必無詩中宗高宗幸而存焉爾此烈祖之詩鄭康成以爲祀中宗而經文烈祖則指湯歐陽修以序言祀中宗則烈祖卽指中宗二解雖微不同其爲遵序一也朱子以此詩未見其爲祀中宗而末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故黜序說而爲祀成湯之樂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頌得於周太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詩而古序或傳之有自其亦庶乎可徵者歟

問元鳥一章曰毛鄭以爲祀高宗之詩從序說也朱子改爲祀宗廟之詩則是以意斷之爾既泛言祀宗廟則武丁非詩意所重而武王靡不勝句當指主祭之時王言然後儒以時王入廟祭其祖宗而盛稱己之威德爲四海所歸命於理未安故從序立說而指武王爲武丁者居多以見高宗有中興之功故時王特祀而表著之揆之詩意尤合至元鳥生商毛萇以爲郊禖之時適鳦以春分而至遂兆其祥謂之降者若自天來者然此據理以言詩也鄭康成以爲娀簡取吞墜卵因孕生契從殷本紀及諸緯候之文此據事以言詩也朱子以古有是說不敢定其

爲必無葢就詩以言詩爾總之毛鄭之說雖微有不同而未嘗不歸於天故曰聖帝明王之生皆天也

問長發七章曰詩序云長發大禘也祭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羣廟之主及功臣配享之葢商制也按殷制夏祭亦名禘然夏禘時祭也不及羣廟之主無因而言相土若以爲五年殷禘鄭康成於禘祫志推之以爲禘祭各就其廟經述商所由興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言故朱子以此宜爲祫祭之詩以經無明文可考未敢定厥義耳

問殷武六章曰詩序云殷武祀高宗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其有功德而當祧者別立廟而稱宗不在七廟之數也殷人祖契而宗湯自湯以後又有三宗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皆不遷者也荆楚爲患久矣深山大箐綿亙無極孽兎裒聚於其中留軍屯守猝不可下擊之則遁師還則復出故平之爲難也高宗奮然直擣長驅入其險阻而扼其要害使裒聚之旅截然止於其所不能逃遁而亦不敢相援故不戰而自服也荆楚既平不勤遠畧誥諭列辟以敬天勤民保邦致治之道雖謨訓何以加茲葢其舊學於甘盤而交修於傳說所得有深焉者矣故能武功文德一時並懋廟祀百世名垂千古不亦宜乎

經史析疑卷之七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illegible]村校訂
男　敏提遜齋
　履道吉堂校字
胞姪　蜚聲藝苑

春秋總論

問春秋爲魯史孔子脩之然其名見於左傳漢志經解其命名之義當從何說曰孔穎達謂春秋之名無所經見惟昭二年韓起來聘見易象春秋由此觀之是夫子未刪脩之前魯春秋本爲列國所重也又據通考漢藝文志雖有春秋之名然夫子所脩者世所不見今之所傳俱自三傳中取出經文耳經解六教則有疑其非孔子之言葢以孔子之時筆削之春秋未出且其言六經之失於理亦未確也至春秋之名或謂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或謂一褒一貶若春若秋或謂春獲麟秋成書深求其義反失之鑿惟杜預所謂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此說得之

問孔子之作春秋述也何以謂之作曰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之克也衛之魚也虢之嚚也晉之蘇也黯也趙也狐也墨也咸

書國中之事以達於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志也楚之書也檮杌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既得百二十國寶書非不欲成東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葢嘗讀春秋於老聃之前矣聃也踞竈觚而聽之又得邱明爲之傳於是作春秋之志乃定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國之事爾周官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刪裁會粹而合於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合百國之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侯大夫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無異出自天子斯則天子之事矣乃

或者以書爵書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予奪之權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亦何預重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又或以爲春秋孔子之刑書不知王迹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温柔敦厚之遺意非過爲刻深之文也

問晉語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教太子亦云教之以春秋晉乘檮杌又何以稱焉將孔疏所云每國史記同名春秋其說然歟否歟曰夫子未修之前舊有春秋之目晉悼公使羊舌肸傅太子楚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皆以春秋則魯春秋爲列國所重已不同乘與檮杌矣至春秋之名杜預所謂年有四時錯舉以爲所記之名則如汲冢瑣語以至晏子虞卿呂不韋陸賈著書皆曰春秋觀其次第並無年月與錯舉爲記之名異矣

問當春秋時已有晏子春秋厥後楚漢春秋吳越春秋河洛春秋九州春秋十六國春秋三十國春秋皆以春秋爲名依聲附景亦有略相彷彿者歟曰當時晏子春秋厥後楚漢吳越河洛以及九州十六國三十國或倣其例或襲其名或紀一方之事或輯一代之書俱與孔氏之春秋不相涉者也

問春秋何以首隱公曰春秋繼詩書也雅亡於黍離書終於文

侯之命而春秋作焉託始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當其時葛藟有終遠兄弟之刺天王有下賵嬖妾之譏誥命請命於是焉息私盟專征於是焉始三綱淪而九法斁聖人據時事以維王迹而是非著治亂具法戒昭使後世得以考而鑒焉此孔子之志也是說先儒皆同獨陳氏傅良以爲始於桓王且謂繻葛之敗春秋所以始非也信如他言則春秋當始於桓公不始於隱公矣公羊曰春秋始於隱祖之所逮聞亦非也聖人作經爲萬世法必不但記祖所逮聞而已也

問春秋何以終獲麟曰說公穀者以爲文成而致麟夫麟出而

見殺烏足言瑞乎說左傳者以爲感麟而作春秋遂以是終焉向使麟不獲孔子終不作春秋乎王通曰春秋以天道終故止於獲麟是亦文成致麟之說皆尊聖人之過也鄭樵曰春秋終於獲麟聖人原出無意歐陽脩曰孔子得魯史記自隱公至獲麟遂刪修之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此其說皆非也朱子曰麟出非時爲人所殺便是不祥然則聖心乃感其不祥而絕筆焉初非無所寓意也至有謂麟爲漢將受命之符尤誕妄不經矣

問周正改月改時諸儒之說不同當以何說爲合曰春秋春王正月左氏以正月爲建子得之矣而略於春字之義何氏以斗

柄指東爲春得之矣而略於正月之文穀梁則皆無論焉自漢以來說者不一或謂周人不改時月魯史曰冬十一月夫子改爲春正月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魯史曰冬正月夫子改爲春正月此二說以爲夫子所以示行夏時之意夫夫子嘗曰吾從周則又安得改時王之制哉鄭康成孔穎達謂周孟春爲建子之月胡文定則謂夫子以夏時冠月以周正紀事此二說惟鄭孔得之嘗考哀公十三年十二月螽家語載季康子之問曰今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而猶有螽何也小戴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夏令九月除

道十月成梁而孟子曰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周改月也武成戊午師渡孟津據律歷志在殷冬十一月二十八日也而史稱武王伐紂孟春興師泰誓亦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是周改時也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月無冰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爲夏正則寅卯月無冰亥月隕霜安在其爲異也觀此則夫子所書時月即周之時月無疑矣但時月爲王所改不曰王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則夫子行夏時之志寓焉或謂周之正月雖一陽來復氣方凜烈安得爲春不知四時之義以陰陽而定冬至陽復陽則春矣夏至陰

生陰則秋矣且卦圖以震復爲始律呂以黃鐘爲始周以子月爲春即以春爲歲首義亦猶是也或謂周改時月而邠風七月之章二月載離之歌中春始蠶之詔季冬斬冰之令詩禮所舉皆夏時何也蓋當時五行之官一遵時王之制春秋所載是也而民間猶或襲稱夏正故詩若禮授時出令每每雜舉則議論之書與紀載之書異也

問春秋魯君新立必書即位隱莊閔僖何以不書即位曰朱子曰君行即位之禮則書不行則不書固也而要不同隱以爲攝而不必行也莊閔僖繼故而不忍行也桓宣亦繼故而行之與

闕乎故也故書卽位以著其自立之罪

問春秋書時月則爲褒書日則爲貶然歟曰春秋有年月日時皆具文也如桓公不書秋冬遂云魯桓之弑天王不能討故去秋冬以貶天王之失刑不知魯桓之弑天王不能討罪惡自著何待於去秋冬而後見乎葢春秋之經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此或史文先闕而聖人不改或聖人備文而後世脫誤必於此定褒貶則非矣至涪陵本例列十六門一以年月日時例之其穿鑿尤甚矣

問漢書稱春秋分爲五隋志則曰漢初四家並行今其人可悉

數歟曰漢初有鐸氏夾氏鄒氏公羊穀梁其後鐸夾鄒湮沒而左氏顯三傳迭爲隆替

問春秋有五傳能詳其始末歟曰孔子作春秋爲傳者五家鄒氏無師夾氏有錄無書所傳者左氏公羊穀梁三家而已

問春秋有古經有正經其說何如曰馬端臨謂春秋有三傳本與經文爲二而治三傳者合之先儒務欲存古於是取其已合者復析之命之曰古經古經卽正經也

問春秋爲魯史記之名鄭漁仲謂有未經夫子筆削之春秋有已經夫子筆削之春秋何所指而分之歟曰春秋本魯史而魯史本於諸侯之所赴告者夫子筆則筆削則削使門人抱以告天其已經筆削者則今之經也其未經筆削者則如晉乘檮杌是也

問春秋所書而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呂大圭謂有春秋之達例有聖人之特筆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會卒葬一因其事而無加損焉此春秋達例也其或史之所無而筆之以示義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者此特筆也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葢用達例而無所加損者聖人之公心有

特筆以明其是非者聖人之精義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此也

問趙匡謂春秋之體其大概有三而區分有十其說云何曰趙匡所謂大概有三者如卽位及朝聘會盟之類則爲常典所當載如祭祀婚姻爲大事所當載如慶瑞災異爲非常之事所當載是也此述作之大凡也十區者一曰悉書以志實二曰略常以明禮三曰省詞以從簡四曰變文以示義五曰卽詞以見意六曰記是以著非七曰示諱以存禮八曰詳內以異外九曰闕略因舊史十曰損益以成詞得乎大概區分之說而春秋之體

備矣

問春秋三科九旨之說出於何人其說又何以不同曰三科九旨之說出於何休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此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邊方此三科九旨也宋氏注春秋以張三世存三統異內外爲三科時月日爲詳略之旨王天王天子爲遠近親疏之旨譏貶絕爲輕重之旨固與何休之說異矣

問春秋五始四繫其義何居曰元者氣之始春者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卽位者有國之始此之謂五始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之謂四繫

問何氏之七等六輔二類能舉其目否又有春秋四譜讀春秋兩言要法何說曰州與國氏與人名與字併子謂之七等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謂之六輔人事災異謂之二類皆何氏之例也國譜年譜地譜人譜鄭明世之四譜也事按左氏之的義取公穀之精則陸深之兩言要法也

問孔頴達謂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乃涪陵崔氏本例二十卷列一十六門皆以日月時例之其論何如曰春秋不言例以例說經陋矣況以日月乎是起於穀梁也文定傳經惟於參盟書日著謹始之文伐衛書日見不請罪之悖未嘗盡以日例也涪陵之本例何堪與胡傳比耶

問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胡文定之說可得而詳其義歟曰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文定之言不刊矣

問春秋之例諸如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王之稱天與否諸侯之列序與否大夫之登名與否果皆聖人之筆削耶

抑亦魯史之舊文歟曰春秋或日或不日稱爵稱人名之字之之例要皆本魯史之舊文自後儒泥於一字褒貶之說幾以春秋爲孔氏之刑書惟朱子謂聖人只是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何得如許義例此說爲得其實耳

問春秋一經學者多據傳以立說然而書無駭而以爲去其氏書儀父而以爲美其稱凡若此者傳文豈盡可據與曰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書人書爵書名朱子以爲不必盡泥則如無駭不言氏未賜氏也儀父不言爵未命爵也公羊以爲專兵而去氏左氏以爲能通大國而貴之傳文已未可據要以各守

師傳泥傳而忘經者其失也固獨矜心得援經以繫傳者其失也鑿忝之三傳以詳其事本之經以求其精庶幾得聖人筆削之意乎

問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而夫子筆削之微旨可能詳其一二歟曰歲首書王河陽書狩吳楚之君削其葬郊禘之僭存其文討賊則誅意治黨嚴其法諱惡則內外大小異其辭其他隨事異文大約葢本舊史直書其事而是非善惡自見於筆削之間也

問程子春秋傳序謂大義炳如者易知微辭與義時措從宜者難知求之聖經孰爲微辭孰爲大義曰春秋之褒譏同於袞鉞其中如尊君卑臣貴王賤霸此大義之易知者也齊桓違王命而會世子反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反譏之晉昭徵會不載而取其功吳師從蔡謀楚而取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之類此微辭之難知者也

問聖人脩史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然則一切書名書爵書人書日之例果皆不足據歟曰夫子修春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說者不察而以爲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於夸矣朱子謂據事直書其義自見而書名書爵亦無意義彼以一字爲襃貶以變例爲賞罰率多穿鑿附會去經義遠矣

問春秋之例果皆不足據歟曰例非春秋之法鄭夾漈辨之最詳如必瑣瑣焉舉其名爵氏族而加襃貶則事有當襃而爵號或不顯豈能憑虛而加之乎事有當貶而名氏或不傳豈能遍歷而問之乎憑他國之赴告能確信其日月乎且或事同而名爵異如歸賵葬成風宰咺名而榮叔不名又或罪大而氏族不削如公子遂叔孫僑如異乎翬與無駭由是觀之而書人書爵書名書日之例殆未可以盡據矣

問公羊謂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果信而有徵歟曰自昭以至於哀六十一年則所見異辭也自文以至於襄八十五年則所聞異辭也自隱以至於僖九十六年則所傳聞異辭也

問春秋四傳何者與筆削之意相近曰朱子謂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而不知大義公穀考事甚疏而義理却精胡氏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然義理亦不無穿鑿處由朱子之言觀之亦在善學者於四傳之中斟酌變化去其非而存其是焉耳

問胡傳一書學者宗之已久然胡氏當南渡之後援古經而寓

時事其於聖人筆削微旨果盡合歟曰春秋是是非非善善惡惡本無微曖難明之辭而胡氏一時進御之言意存納約故不免激焉而偏索聖人精義於一字褒貶之文故不免鑿焉而深以爲不詭於聖人之教則可以爲盡得聖人之意則未也

問春秋三傳優劣互見後乃主胡傳及張洽集註已而胡傳單行而治張註者無聞亦宜酌其舊併兩家互爲發明可歟曰春秋三傳左氏失之誣公羊失之俗穀梁失之短後人所遵者胡傳即張洽集註亦有不得並行者然其論胥命也胡傳主公穀之說而以胥命爲善張洽從劉敞之說謂其相命以成私而極言其僭竊之至朱子以爲有理以此推之張洽集註誠不可偏廢已

問胡傳所祖七家係何人曰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雍程伊川張橫渠此七家春秋之綱領也胡文定飲三傳之精醇而祖七家之綱領使大義微旨昭然若揭其有功於春秋亦不小矣

問文中子曰三傳作而春秋散乃宋儒說春秋有張胡兩家今專主胡氏其合於朱子者何在曰橫渠春秋說一卷晁氏曰張子厚爲門人雜說春秋其書未成語錄謂胡氏春秋傳有牽強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又謂請留胡氏本子雖不中不遠也則

胡傳固其所心許者矣

問盧仝陸淳啖助趙匡石介孫明復諸家與胡傳優劣同異何如曰胡康侯之傳春秋也其於比事屬辭之精嚴誠未有及說者謂爲當日講筵之書誠然然而盧陸啖趙石孫諸家固亦有胡傳所不及者矣澂謂至唐啖助趙匡陸淳始能信經駁傳以聖人書法纂而爲例得其義者十七八自漢以來未開或之先也

隱公

問隱元春秋何以書元年曰隱公之始年也元字之義自董仲舒以爲視大始而欲正本至何氏杜氏因有體元之說胡氏乃推衍至乾元坤元以爲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相之事又曰元卽仁也仁人心也蓋推廣董氏之旨而遂目爲聖人之書法朱子以爲太支離不知以始爲元唐虞已然徐無黨曰古人言數多不言一如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則謂始爲元亦猶是耳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祖述爲編年法萬世之常經也自漢以後惑於

方士之言屢有改元之說記注紛無莫之勝載豈可久行之法乎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爲正

問隱元春王正月之義曰時月皆時王所改不曰王春正月而加春於王者蓋行夏時之志寓焉矣正者王事之始春者天道之始王所爲者系之以王天所爲者冠之以春三正迭用惟夏得天欲王者上奉天時必以得天爲正蓋春秋爲尊王而作故以王法正天下春秋爲萬世而作故以天道正王道也不書卽位者左氏以爲攝公穀以爲讓而杜氏預釋之以爲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卽位此定解也胡傳謂仲尼首絀隱公以明大法故削之義恐未安夫君行卽位之禮則書卽位不行則不書孔子安得而筆削之乎

問隱元祭伯來曰祭伯畿內諸侯爲王卿士祭周公之裔故與魯爲好祭伯書來諸傳皆以爲朝公羊獨以爲奔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爲爵公羊獨以爲字當以左注爲是不書來朝穀梁謂不正其外交諸儒多因之程子謂諸侯不行覲禮王不能治而祭伯反與之交其持議尤正蓋不稱使非王命則私交也結內近以偵國挾外援以要君則亂之所由階謹私交杜朋黨之漸也

問隱二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曰經有傳疑之文疑以傳疑蓋其愼也夫紀何以稱子哉春秋之初王命猶行於列國故杞降而伯矣滕降爲子矣而紀未之聞也況當是時齊欲滅紀我公屢欲存之其會盟尤數而皆稱侯不稱子他如紀侯大去其國紀季以酅入於齊紀季姜歸于京師稱謂未嘗不當也則紀子之爲誤書無疑也且伯又何以不言國哉其爲鄭伯歟則王之親也宜書也其爲曹伯歟則文之昭也宜書也倘或異姓之國如薛伯秦伯歟則奚仲非子之後也宜書也玆之稱伯其爲闕文無疑也蓋立乎定哀以指隱桓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

異辭其可疑者多矣紀子伯莒子之稱亦猶郭公夏五之義乎
今之盟密其結與國以要言於鬼神未可知也修舊好以申誓
于壇坫未可知也獨是昔與邾儀父盟於蔑及宋盟於宿稱字
稱人均可無疑惟此盟密不能無疑豈聖人不加意哉亦曰舊
史之文如是疑以傳疑葢其愼也至左氏以伯字附會作帛杜
預以爲裂繻之字不知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上者况公羊穀梁
皆作伯乎
問隱二鄭人伐衛曰左氏云討公孫滑之亂也聲罪致討曰伐
征伐天子之大權自諸侯出非禮也私會盟則結黨以要君專

侵伐則稱兵以叛上春秋皆惡之止亂也
問隱三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曰左氏以爲尋盧之
盟而齊鄭之交固矣志世變也鄭與衛隙故結援齊欲圖伯故
樹黨劉實曰齊僖資莊以糾合鄭莊亦挾僖以自强其交固天
下始多故而諸侯遂無王矣
問隱四夏公及宋公遇于淸曰兩君相見有會禮有遇禮行會
禮書會行遇禮書遇紀實也淸衛地也左氏曰公與宋公爲會
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遇于淸其爲脊衛亂明矣既而
宋與衛伐鄭而公不與則公志在討賊而宋不從可知矣及宋

乞師而公辭焉公其知義矣乃翬也固請而公弗能禁守義不
篤失其職矣
問隱五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曰宮成而祀曰考庶子爲
君爲其母立宮桓未君而仲子有宮非禮也六羽六佾也佾舞
有干羽婦人無武事但陳羽舞故不謂之佾魯僭八佾舊矣仲
子之宮不敢同於羣廟故降用六書初獻明前此用八之僭也
然用六羽於仲子之宮則仍僭矣且止用於仲子之宮則羣廟
仍不改其僭也其辭微矣
問隱五宋人伐鄭圍長葛曰報入郛之役也入郛之役邾主兵

而報鄭者欲除馮也宋殤以馮在鄭而兩伐鄭鄭之報宋序於
邾下以鄭伯之罪輕也今宋又伐鄭而圍其邑背惠無親佳兵
虐鄰其罪甚矣
問隱六春鄭人來輸平曰輸納也平者前有不平今則釋憾而
平之也胡安國曰鄭輸平於魯葢以利相結離宋魯之黨也按
輸平渝平三傳互異左氏以渝平爲更成公穀以輸平爲墮成
考前年公子翬伐鄭有憾而未平則更成之說於義爲近但左
氏謂變前惡而爲和好則渝與平爲二意葉氏胡氏諸儒多主
公穀作輸而訓輸爲納言其納平於我而變更前惡之意亦在

其中矣文從公穀義從左氏似爲得之故三傳並存焉

問隱六秋七月曰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旣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

問隱七夏城中邱曰書不時也程子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不時害義固爲罪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事也

問隱七秋公伐邾曰左氏曰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於宿公伐邾爲宋討也邾鄭伐宋故也鄭旣輸平曷爲爲宋伐邾宋及

鄭平矣於是伐邾以懷宋渝蔑之盟有所不顧則前此之輸平亦何爲也哉人無信不立爲人伐人附強凌弱殘已附庸信義兩失矣

問隱八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曰祊者鄭所賜從王有事於泰山湯沐之邑也歸者不還之辭彼所欲也入者不順之辭非已有也前此輸平今也歸祊先結言而後輸賂也天王所賜先祖所受而鄭歸之罪鄭也而魯入之罪魯也且賄賂之行與受同罪故兩書之自是魯固與鄭而伐宋之謀成矣甚矣利之爲害大也

問隱八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曰宋衛從齊也齊侯盟鄭于石門盟魯于艾盟宋衛于瓦屋其志大矣然假名以求諸侯而非有平怨之心旣黨鄭伐宋又黨宋伐魯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其此謂夫盟成於齊而首宋序爵也春秋之初猶序王爵無伯也桓文以後皆首伯國則無王矣

問隱九夏城郎曰郎魯邑而近宋不時而城備宋也

問隱十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曰五年衛入郕郕遂服於衛葢衛之與國也三國伐戴宋志也二國入郕齊志也郕近齊葢藉力以弱郕而謀并也鄭以郜與防媚魯又以郕媚齊也云

郕不會王命者強加之罪耳肆暴相攻波及與國惟其小而易侮也入春秋以來兵爭未有若是年之甚者其無義戰之始歟

問隱十一春滕侯薛侯來朝曰諸侯朝天子禮也書來朝奚爲哉周室衰小國畏大國而臣事之故魯所朝者齊也晉也楚也而三國未嘗一朝魯焉朝魯者滕也薛也曹杞紀小邾也而魯未嘗相朝焉朝人諂也受人朝僭也滕薛並至而書來朝葢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隱公之罪莫逭矣

桓公

問桓元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曰會鄭求定位

也鄭方雄於諸侯且與隱睦故桓懼討而求會書之惡鄭伯也不能討而首會之復因以爲利而求許田遂前此以祊來易之謀也無以爲名曰吾姑假之且加璧焉魯卽如其意以予之賄賂彰矣

問桓三有年曰有年者豐也歲有豐凶天之行也歲凶必書示人君先時警備及時軫恤也豐則不書十二公惟桓書有年宣書大有年餘皆不書者常也桓宣何以書幸之也桓十八年止一有年宣十八年止一大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

問桓五夏齊侯鄭伯如紀曰按左氏齊鄭朝紀欲以襲之是知

齊鄭之朝紀僞也紀人知之其計不行然後以朝反春秋書之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傳曰朝而經書如傳以紀事經以明義也往其地曰如行朝禮曰朝惟朝王爲宜故朝王雖非其地亦曰朝公朝于王所是也成十二年公從諸侯伐秦過周而朝止曰如葢病其行禮之不專而不與其朝也他國來魯書朝魯者彼失禮而此受之故貶彼以見義外相朝亦曰如葢沒其實以見義皆所以尊王也

問桓五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曰左氏以爲弱公穀以爲父老子代從政胡傳以爲譏世官其義葢相因也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何以稱天王使耶汪氏克寬駁之是矣周衰世卿專政爵不以德使不以能君狥其愛臣執其柄國家之敝恆必由之是年秋王伐鄭從者蔡衛陳三國而已今屢使聘魯意召兵於魯乎魯重私黨而輕王命王師之敗魯有責矣

問桓五大雩曰旱祭也記災也祭以時爲大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其大較也禮記月令曰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注云雩吁嗟求雨之祭也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境內山川魯自成王尊周公賜之

重祭得郊禘大雩故自魯公以來不惟雩於境內之山川而直上擬天子之禮久矣書大雩者因災以著僭也經於魯之僭皆因事而始見其詞嚴其旨微矣

問桓五冬州公如曹曰以爵書公者宋是也以官書公者則三公也州寰內邑州公葢食采於州而爲王之三公者也伐鄭之役師敗王傷懼而謀自託焉故如曹乎何以書過魯也憫周惡鄭而責州公之無具也按左氏以州公爲淳于公張氏洽趙氏鵬飛皆以州爲畿內之國與祭公同二說各有所見今並存之

問桓六秋八月壬午大閱曰大閱簡車馬也四時均敎民習戰

惟仲冬大閱為詳蓋農事既畢不妨民也四時習戰皆因田而行不玩武也今畏齊防鄭不因狩而簡車馬非制也不行於夏之冬而行於周之秋不時也凡王所舉多曰大書大閱又因以著僭也

問桓六九月丁卯子同生曰子者繼體之稱生於夫人又以禮舉之則書蓋正始明分所以重國本杜亂源也獨丁卯子同生似有深意存焉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姜通乎齊襄遂啓彭生之禍而且孫于齊享于祝邱會于禚于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敖也無節當時國人傳聞桓公

有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莊公為齊侯之子將使主魯祀者莫信為周公之後國惡孰大於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辨焉不可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為著其事於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桓會于讙而親受之昏禮之先不為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莊公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為之特書曰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為魯君之子不待辭說而顯可以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惟於子同生書之然後知春秋之為功世道者大也

問桓八春正月己卯烝曰冬祭曰烝周之春夏之冬烝時也何以書胡安國曰非為不時志也為再烝書也

問桓八天王使家父來聘曰家氏父名王之大夫也王蓋三聘桓矣下書逆后則此之聘蓋為婚紀乎婚紀曷為與魯言魯請之也魯欲存紀因為紀謀俾納女於王託王為重焉王娶后以母天下乃輕狥魯請可乎哉

問桓八夏五月丁丑烝曰五月建辰為夏之季春春祭為祠今蓋以烝代祠也四時之祭惟烝為腆冬則物備也非冬而烝亟

也一歲二烝瀆也時祭當用夏之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用仲月今用建辰則季月也又過時而慢矣皆非禮也

問桓九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曰季字姜紀姓也歸不言以至者王者無外不可言自紀也胡安國曰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順也此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高閌曰后必嫡女今曰季姜非嫡也程端學曰紀畏齊而納女魯弑賊而主婚王娶紀之季女皆非也

問桓十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曰左傳初

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先書齊衛王爵也季氏本曰齊欲吞紀與鄭衛合魯則專意援紀者也三國來戰蓋爲此爾按季氏據經駁傳謂直以謀紀之故不爲無見然經無明文則事據左氏故仍主左傳而季氏本王氏樵諸說附焉

問 桓十一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曰三國稱人以爲微者固非矣或以爲大夫亦無確據觀孫氏覺比事之法斷以經文則信乎爲三國之君故獨主胡傳前書其爵而爲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問 桓十一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曰柔魯卿也不氏未賜族也蔡侯無子蔡叔蔡侯之弟以國繫字示兄終弟及之義也魯以郎之敗而求宋陳蔡蓋以敵齊鄭也然以大夫盟諸侯非禮矣內大夫帥師自無駭始與諸侯盟自柔始

問 桓十一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曰屢盟卒叛數會卒離夫鍾闞虛龜皆戒會盟聖人之志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問 桓十二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曰宋辭平故也鄭伯者突也宋所立也曷爲背宋而盟魯不堪其責賂也魯宋勢盡而交疎鄭宋利盡而爭起宋朝魯而暮齊魯朝宋而暮鄭鄭朝宋而暮魯觀其離合而世道人心可知矣

問 桓十四夏五曰夏五或以爲闕月字或以五爲羡文或以爲聖人因史闕文或以爲後人傳寫脫漏皆傳疑之意也

問 桓十六冬城向曰向地介魯莒之交隱二年莒人入向矣城之蓋欲與莒爭向也至宣四年伐莒取向向乃爲魯有城未有繫月者城築之事非可月竟也冬城之時也志工役之興重民力也

問 桓十七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曰惟備足恃以守爲戰

也善戰不如善守亦能守而後能戰齊人背盟侵疆魯似宜戰乃公曰疆埸之事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是能以靜制動以逸待勞可謂明疆埸之事

問 桓十七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曰蔡季非獻舞杜氏預誤合爲一人耳左氏止曰召蔡季于陳蔡季自陳歸於蔡而已未嘗謂立以爲君也先儒並主何氏之說而家氏鉉翁斷以書法尤爲可信

莊公

問 莊三秋紀季以酅入于齊曰以酅入齊紀季降志以存先祀

也諸侯兄弟例稱字紀季書季未嘗褒也恕辭焉耳恕季所以罪齊也當以胡傳及李氏廉之說爲正

問莊五秋郳黎來來朝曰郳附庸微國也其上世出於邾黎來其君之名也左傳云名未王命也

問莊六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衞曰左氏以子突爲字徐乾本穀梁以子突爲名名字雖殊其以爲褒救衞則一也孔氏頴達謂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於理爲近先儒多從之故當主左氏而穀梁及徐乾之說亦附見焉或以名字非褒貶所在則恐非經意程子固亦以書字爲褒也

問莊七秋大水無麥苗曰周之秋夏之夏也麥熟而五稼方苗皆爲水所沒故無也書大水畏天災也書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聖人之心也弭天災救民命帝王之政也

問莊八秋師還曰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詳書如此者出既無名侯而不至久且失據改而從仇以戕同姓畏不敢校三時而還其妄興大衆宿兵黷武甚矣故備書之據左氏慶父請伐齊而公不可則此役公自將也乃其次其及其還不稱公而稱師重衆也以著不義毒民之罪也

問莊九冬浚洙曰洙在魯北齊伐魯所必經也魯雖殺子糾猶畏齊怨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夫立國在德不在險忘本事末與役毒民古人未雨綢繆之意不如是之陋且悖也

問莊十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葢平辭也而爲之說者曰病公謂納糾以來齊師已實有咎又憤而與之戰意責已也夫長勺魯地齊師加已而應之何已之責或又謂魯以曹劌之語權謀取勝非三代用師比此宋襄不鼓不成列之謂聖人因時以制義未可以迂儒眇見窺之也或又謂觀長勺之敗魯不出齊下乃不移此於齊襄未死之前復仇自立猶有責焉則聖人之責宗邦終無已焉矣治經者易失之

鑿其以是夫

問莊十二月宋人遷宿曰宿微國介於宋魯宋魯嘗盟于宿宋怒魯乃遷怒於宿徙其國都驅以爲已附庸非滅也故不書滅然自是宿不復見則遂滅矣先王建國而已遷之則非義使民流離失所則不仁書之罪宋也

問莊十一秋宋大水曰宋告而魯弔之也師旅雖興不廢告恤禮也因魯之弔志宋之災葢以明同患之義聖人之仁而大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聖無私心王無私政

問莊十三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曰齊創伯也

諸侯而主天下之會盟自北杏始宋有弒君之難齊桓欲收伯業故會北杏以平之齊書爵而列於首四國稱人而序其下蓋衆望在齊也桓非受命之伯衆以私尊之假仁義以竊大權使天下知有伯而不知有王罪大矣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亦著焉明其罪以立大義之防錄其功以著小補之效春秋固功罪之權衡也

問莊十三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曰始平於齊也魯積與齊隙今齊勢盛矣滅譚滅遂魯人懼焉故爲柯之盟黃仲炎曰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魯又有納糾之憾敗師之怨乃桓會魯而滅遂

者遂小國也利其易虐則借以立威魯望國也知其難圖則結以爲助恩威異用皆視其力放於利而已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至盟柯不日朱子謂以日月爲褒貶穿鑿無義理夫日與不日皆因舊史假使舊史所無聖人焉得而強加之乎

問莊十四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曰胡傳以稱人爲將卑師少揆之經文所書亦不盡合至謂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則非也夫不遣大夫爲將則以何人爲將耶此說之不可通者矣然相沿已久姑存其說

問莊十四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曰宋鄭衛服也北杏之會鄭衛不至宋背之會于鄄皆服也曹邾不與已服也侵伐不用大衆會盟不徵已服猶有恤諸侯之心焉魯使單伯猶疑之也

問莊十五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曰齊先於宋左氏謂齊始伯也劉氏敞駁之以爲齊桓之伯當自十六年盟幽始不知鄄之會伯之始也幽之盟伯之成也張氏洽之說於情事爲近

問莊十五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曰郳之役宋實主兵故齊序宋下伐鄭伐徐亦同胡傳謂二十七年盟幽然後成伯則三十

二年梁邱之遇宋先於齊亦將疑齊未成伯耶

問莊二十三荊人來聘曰荊入蔡伐鄭浸爲中國患矣今而聘魯魯豈有德以懷之且自荊至魯幾二千里而假聘以交宗國意蓋有在矣春秋書此以謹其始通繼書楚子則著其漸盛其謂書聘以進之者末矣

問莊二十三蕭叔朝公曰蕭附庸國叔者其君之字也叔本朝公因公在穀遂就朝焉非其地矣

問莊二十四郭公曰經闕誤也胡安國曰先儒或以爲郭亡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以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

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非有亡郭者郭自亡耳

問莊二十七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曰齊桓創伯自北杏以來宋魯之疑信未定鄭之叛服不常前雖同盟于幽猶未固也今皆服矣故尋盟以申伯令也仗義尊周安內攘外諸侯同欲而從之視他盟爲愈矣故復書同盟以許之

問莊二十八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曰荆至是又伐鄭陷其外郭及於逵市其勢益岌岌矣鄭近王畿荆師及鄭則禍延王室齊桓應機救之荆師夜遁豈惟得恤鄰之義哉崇奬王室

賴此舉也故書以美之春秋書救二十三而齊桓居五五伯桓公爲盛有以哉程子曰齊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同救鄭以攘荆天下之大勢可覩矣

問莊二十八冬築郿曰郿邑也邑何以不言城創作邑也邑必有官府民居市廛焉城與室皆可言築言城則不足以概室也築郿於大無麥禾之時是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爲所謂時絀而舉贏也

問莊二十八臧孫辰告糴于齊曰告者求辭卑之也內臣以事出使先言如而後舉事此直舉告糴而不言如著其急也公羊以不稱使同於私行非也春秋於內臣概不書使也辰請糴猶有恤民之心乎然非本計矣賦役繁興而不能諫也奢侈日盛而不能止也公私交病急而求人備位請行爲名而已君子之於國也恃己而不恃人務實而不務名

問莊二十九春新延廄曰脩舊曰新馬政有國者所必講也然去冬大無麥禾則憂民之不暇安問馬勤排之不暇安事廄冬築郿春復新延廄厲民甚矣後世有寓賑於工者如之何曰聚失業之人而傭之使無轉徙可也此則力役征於民烏乎同

問莊三十齊人伐山戎曰山戎在北故杜預曰北戎山戎也伐

之以其病燕也然不書救則其爲燕與否未可知也上書遇魯濟下書獻戎捷志在伐戎而不在救患勞師勤遠其諸以病桓乎

問莊三十一六月齊侯來獻戎捷曰捷勝也戰勝而有獲即以所獲名捷也下奉上曰獻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諸侯不相遺俘齊侯自矜其功以威魯且躬以戎獲來遺而其辭曰獻魯受之均罪也

閔公

問閔元齊人救邢曰邢以去冬被伐而春救之書之以善齊也

齊自北杏罔伯以來兩會鄄再盟幽而諸侯叛服不常自救鄭救邢斯不復貳矣假仁而人翕然從之況以德行仁乎胡安國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其稱人將卑師少也得之矣

問閔元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曰落姑之盟穀梁止曰盟納季子而左氏以爲請復季子孰請之耶是時慶父當國閔公方幼慶子既不欲請閔公又不能請故陳氏傅艮謂國人爲之吳氏澂謂國之世臣爲之卓氏爾康以爲陳方爲齊所厚季友援陳人以請齊桓於情事亦合故並存之

問閔元季子來歸曰稱季子而不名貴之也莊公薨子般弒閔

公幼慶父擅權姜爲內主國人洶洶願得季子以靖亂今來歸深喜之也喜之深則望之切春秋書此所以著國人之情哀魯人而欲季子之副其望也

問閔二冬齊高子來盟曰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子男子之美稱不稱使權在高子也齊侯使高子將南陽之甲以來可定則定之可取則取之耳非取必於盟也高子與魯盟而立君以定其亂是誠得大夫出疆之義而納君於善也故稱子而不名以褒之季子來歸喜之也高子來盟感之也國勢則已危也人情則已急也故曰魯人至今猶望高子也

僖公

問僖元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狄既入衛齊桓策其必乘入衛之威而以全力偪邢故連三國之師預至聶北以爲之援乃不趨所急而有次者將以侯邢之重困而市其德也韓非子曰鮑叔曰邢不亡狄不敝齊不重且救危之功小不如存亡之德大故次于聶北待邢亡也相持至於六月邢畏狄而潰於是有夷儀之遷按春秋據事直書釋經者因文考實以見褒貶之意若文既不與何由知其實與乎公羊謂實與而文不與者非也楚邱緣陵亦同

問僖元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曰邢遷夷儀夷儀因邢都矣故直曰城邢邢無力自城而齊城之使足以守故再序三師以著其實嘉與之也其於師之次邢之遷不相掩也桓公於魯似治亂之義於邢似持危之德於衛似興滅之仁魯亂由慶父桓以始亂而即除之則其義不彰迫國嗣再絕而高子來盟以靖其難故魯人至今猶望高子也邢危衛滅由於狄桓以將危而急拯之則其德不大方滅而遽存之則其仁不深迫邢播遷而城邢以定其國衛野處而城楚邱以續其封故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世傳以爲美談也葢有事以爲利乘敗以爲功其心私其功烈
卑故與之而不盡與也

問僖二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强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東吳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共爲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

問僖三六月雨曰喜雨也不雨屢書見公能憂民之憂雨而特書以是爲可同民之樂敎人君以謹天災勤民事重國本也

問僖三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曰左氏云謀伐楚也去歲盟江黃以定其交矣今再會以堅其約而始出其謀葢使爲犄角之援也江居新息黃居弋陽皆在楚東南諸侯厚集於陘江黃屯守其境楚師一出腹背受敵矣其不戰而來盟江黃與有助焉然惜其不爲江黃久遠計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矣不數年而楚伐江滅黃君子益深爲桓病之

問僖三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曰內臣講信見輔伯之誠也經書涖盟者四惟此往會伐楚之謀有輔伯之誠與他盟異書曰涖盟是命之往盟非大夫專盟矣

問僖四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曰楚猾夏久矣諸侯環視莫敢誰何獨齊奮而謀伐之北威戎狄南固陳鄭徐舒既服江黃受盟而後大舉其猷遠矣序七國之君見從之者衆也侵蔡者道所必經且披楚黨也潰者民逃其上也軍威既振直擧伐楚伐者明正其罪壯之也蔡微國也安用八國之師葢遠伐强楚勞師於道使楚得預爲之備非計也故陽爲怒蔡潛師襲蔡隨出楚不意楚師臨楚楚初不及知後不及拒矣葢伐楚其本謀而侵蔡爲

先聲也陘楚地進而據險也次止也既警以先聲復示以形勢楚苟知懼可不戰而服倘其來拒彼曲此直勝在此矣所謂節制之師也詳書之予之也

問僖四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曰屈氏完名楚大夫也伐楚爲大擧楚之來者亦不得不詳之也師不出而完來楚服也書來盟于師著其情也楚子不出遣與完盟退之召陵而與盟爲夫以諸侯而盟完恥也故完之來楚子使之也以自來爲文完之盟諸侯盟之也以自盟爲文諱諸侯而病桓也其執言也不敢責楚革僭號返侵疆恐激其怒而決戰也其結好也不敢

強楚子使來恐需之久而生變也師退而楚乘齊釁圍許滅黃敗徐凡舍楚而從齊者胥受荼毒焉葢量齊師之不能復大舉也惟終桓之世不敢侵鄭則攘楚之效耳王室賴以稍尊中夏賴以少靖一匡之功固亦未可少也

問僖四八月公至自伐楚曰內君克襄伯業不獨為久書也春出秋還為時久矣顧公從桓侵蔡且再伐陳而獨以伐楚至大齊桓伐楚之功也其猶召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與

問僖五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曰王世子襄王也書公及諸侯而殊王世子尊之也尊之者定之也世子母弟帶有寵于后王欲立帶而廢世子然王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故齊侯有定世子之意亦不顯其事姑請於王而以會為名於是帥諸侯會世子示共戴之而不可易則后之謀塞而世子定矣齊侯之定世子義也惜其雜以權術幾於要君也春秋書會王世子嘉其尊世子之意然以諸侯而會世子於外亦以見要君之實功罪不相掩也王世子不名別于諸侯之世子也世子無貶者非世子意也或謂世子無王命而會諸侯夫世子出入一制於王況失愛而恐懼之時乎若抗父出會則大惡矣何得無貶齊桓公之盛烈曰尊周室尊周者莫大乎會王世子故公及而列序諸侯辭繁而不殺也

問僖六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曰討鄭之逃盟也鄭貳於楚以楚近而齊遠近易伐而遠之救難待也乃決計從楚齊率六國之師以伐之所以固中國諸侯之心而折強楚憑陵之氣也伐以服鄭不服斯圍之以六國之力圍一邑而不舉葢志不在為暴也而鄭罪著矣

問僖六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曰齊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圍而不舉

有遺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卽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

問僖六冬公至自伐鄭曰久役而書至喜其至也使當日一舉而下新城置許圍寧不可以朝發夕至惟久於行間且攻且恤夫亦愈知善矣大抵書至者皆臣子思君未至而思既至而喜今公以桓之故去國已久閟宮久虛泮水久寂所以思其至喜其至

問僖七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曰左云謀鄭也鄭世子華與盟鄭將服而使來聽命也鄭伯不自來慮見執也華謀藉齊以去其父之臣而以鄭附齊是背父而爲奸也齊桓之義也而猶許華與盟終以懷鄭也是以鄭伯畏威而懷德卒至乞盟也陳侯盟首止從伐鄭亦使世子來者陳侯在位四十年矣蓋老而疾也

問僖八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曰首序王臣尊王之義見矣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侯伯之上不以其賤而輕之也然則班序上下不在乎內外特係乎王命耳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

問僖九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

曰汪氏克寬曰齊桓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今會葵邱又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霸桓公爲盛而桓公之會葵邱爲盛宜春秋備書之而孟子稱之也

問僖十三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曰左氏傳云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然則爲杞者諸侯之本計其勤王祇兼及耳失重輕之衡矣故傳雖有致戍之事而經不書按家氏鉉翁主謀王室趙氏鵬飛程氏端學俱主謀杞當依左傳兼用二說

問僖十四春諸侯城緣陵曰公羊專封之說惟可施於楚丘蓋衛已滅也邢以自遷爲文固不得言專封杞未嘗滅則併不得言封矣公羊云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非也杞列在三恪果見滅於徐莒春秋即爲桓諱猶當如邢衛書伐書入何得併滅其迹乎按左云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桓德既衰命諸侯城之而爲德不周故再會而不序略之也

問僖十五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曰徐近齊勢不得

不救會諸侯救之可矣先盟之不協也既盟而次徒張虛聲幸楚之退其救之不力可知也諸侯在會而使大夫救之不成爲救也桓德益衰諸侯益離而大夫遂專政也救衛無功而王命不行救齊無功而霸令亦不行矣公孫敖慶父之子也友帥師玆帥師敖帥師三家之盛所由來矣

問僖十九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曰滕非有罪也宋圖霸而首執國君以立威又不歸之京師故稱人以罪之至盂之會而已亦受執也出爾反爾信哉諸侯卒書名名者終事也執而不還終於執矣故亦書名

問僖十九秋宋人圍曹曰曹雖與盟而猶未服宋自省德可也乃輕動干戈甚至圍其國都乎半年之間執滕用鄫圍曹暴且急矣伯猶假仁此則眞不仁哉

問僖二十春新作南門曰南門天子五諸侯三言新有故也作則有加其度矣春則非時矣

問僖二十二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曰及者公也內戰不書敗書戰即敗也傳曰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是魯敗也記曰邾婁復之以矢自戰於升陘始也邾亦敗也不書公不書敗爲內諱也是知取須句非興滅之公矣

問僖二十二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曰以宋及戰深責宋也不知義而妄戰殘民命以圖雪恥其致敗也宜矣平日所行皆非仁義今區區愛重傷與二毛是計末遺本與王政相反飾小名妨大德經所惡也

問僖二十三春齊侯伐宋圍緡曰宋敗于泓楚益張矣齊侯無志於攘楚而救宋則已昧於大義矣今更助楚爲虐故書伐書圍以重其罪

問僖二十六夏齊人伐我北鄙曰觀文告之爲功知戰不足恃矣齊憤魯衞之交憑陵肆虐孰不曰可以一戰而展禽以文告却敵曰恃先王之命不其善乎

問僖二十六衞人伐齊曰毛奇齡曰齊衞無惡專以洮向之盟爲我伐齊故傳曰洮之盟故也覩大國受兵益見文告之善可見齊不能加兵於魯而衞反加兵於齊不益見展禽却敵功哉

問僖二十八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曰侵曹伐衞胡傳以爲譏復怨者據左氏晉文出亡不爲曹衞所禮爾然宋人告急子犯已定侵曹伐衞之計蓋取威定霸實出於此豈得以爲復怨而譏之乎又以下書楚人救衞爲譏晉夫楚顧嘗書子矣經於晉之伐衞則書爵楚之救衞則書人謂予楚而譏晉者亦非也黃氏

正憲曰案是時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而今且受圍晉所恃以協力排楚者齊秦兩大國而兩國之師又未能即至於是潛掠曹境以搖四國之心聲言伐衞以致楚顧之救及楚救衞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不過使楚人兩地奔馳寬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

問僖二十八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曰城濮之戰宋公在焉乃三國皆稱師而晉獨稱爵與北杏曹南同是予晉以霸也得臣之殺書大夫而此戰貶而書人皆所以予晉也齊桓用兵皆書人惟伐楚救鄭書爵晉文自用兵以來

侵伐入執戰無不爵者其子晉可知矣胡傳謂書之略而無美
辭似未合經意
問僖二十八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盟于踐土曰同獎王室也晉侯序齊侯宋公之上伯業定也齊
先宋以強弱為次也魯衛附楚蔡鄭從楚圍宋莒則與魯衛為
好者也一勝楚而皆至矣衛子叔武也武奉命攝位宜書弟或
書字今稱子且序莒上是晉文立之也武不敢以成君自居降
而稱子子者世子嗣位而未成君之稱非其名矣莊二十七年
王命齊桓為伯此亦命晉文為伯皆不書者二公非實能尊王

以盡伯職故削之也
問僖二十八陳侯如會曰卽與國之來同而伯業之振可知陳因
楚敗懼而服晉來不及盟故書如會不再盟不瀆也
問僖二十八諸侯遂圍許曰小國被兵不臣之罪見矣按胡傳諸
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
諸侯圍許且許距河陽踐土又近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
之辭也
問僖二十八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曰晉釋之也何以
名晉侯疾曹伯貨筮史以復曹也劉敞曰衛侯以殺叔武名曹

伯以賂反國名其惡不同其貶一也此正性命之理也
問僖三十晉人秦人圍鄭曰圍鄭之役孫氏復胡氏瑗俱據經
文以為責鄭不與翟泉之盟左氏傳亦謂無禮於晉且貳於楚
貳楚卽謂其不與盟也鄭在王畿於翟泉為近伯主盟於近地
而不至是亦無禮不必專指出亡時事也況王享晉侯鄭伯為
傳又屢同盟會豈晉至此時猶脩舊怨哉然諸侯不見德非服
貳之道況二國同役而不同志春秋貶而人之宜矣
問僖三十一春取濟西田曰外田必繫國不繫國魯故田也何以
書取晉侯入曹班所侵地於諸侯魯於是取濟西田則是介晉

力也鄆讙龜陰田復之以禮故曰歸濟西田與汶陽田皆反之
以力故曰取雖反故田而不以道與力奪人田者同科若曰取
非其有者耳
問僖三十一猶三望曰望國之僭禮可已而不已也天子郊祀之
後望祭山川今魯既不郊猶行三望是可已而不已非諸侯所
得為正見其可已也
問僖三十三齊侯使國歸父來聘曰外臣禮成而加敘惟其志之
敬也自郊勞至於贈賄中存慎重外著從容宜其見稱於臧文
仲也葢晉文既卒齊乘機圖伯故假報公子遂之聘以招魯乎

問僖三十三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曰殽之戰左氏載先軫之論是曲在秦也胡傳因程子忘親背惠之言以墨衰卽戎爲惡之甚又比先軫之謀於杞子則責晉益與秦等其於當日情理可謂頗矣秦背晉戍鄭自絕前好使晉文不念舊德而從子犯之請則秦已當擊矣觀不哀吾喪之言是晉文卒而秦不弔也秦則無禮何施之爲先軫非過激也至以墨衰卽戎爲不可則古人有行之者矣徐淮並興魯公凶服命師費誓一篇列於周書夫豈不義而聖人取之乎或謂魯拒門庭之寇晉徼鄰國之利不可以並論此又不考之甚滑今河南府偃師縣殽今河南府陝州滑固近晉而殽則晉境也晉爲盟主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雖在遠地猶當救之況乘晉喪踐晉境滅晉切近之同姓以覘東郊不啓亦復何異晉之君臣豈得晏然而已乎彼因將繼先君之志爲子孫之謀而反斥爲忘親可乎自敗殽之後秦不敢越晉而圖東諸侯是敗楚者文之功而制秦者襄之力殽師之烈亞於城濮而顧重訾之必欲晉襄牽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令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爲孝乎然則晉何以書人諱晉子也外以諱爲諱釋殯而戰是亦有罪焉爾諱而稱人若晉子未嘗親行者然陸氏淳所謂許

其以權變禮異乎匹夫之孝也

問僖三十三狄侵齊曰狄因晉間輒出侵齊自是狄有箕之敗然後狄師三年不敢輕出乃秦與晉交兵三年四戰由是狄侵齊魯楚滅江六而伯政遂弛則皆秦爲之撓也

經史析疑卷之八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翠嵐南村校訂

敏揵遜齋

男　履道吉堂校字

姪孫振達茂園

文公

問文元春王正月公即位曰胡傳據高宗諒陰之說援引虞商二書以為冢宰攝告廟臨羣臣而人主不親其事今以朱子之言考之則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乃不易之定論也按世子嗣位終先君之年稱子踰年雖未葬稱爵蓋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也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隱不即位讓也莊閔僖則繼故也桓即位安忍而自立也文則繼父也繼父即位正也

問文元晉侯伐衛曰晉侯以衛不朝與侵鄭之故而伐之及南陽聽先且居之言而朝王先且居伐衛乃必稱晉侯何也晉侯以伐衛而出朝王其假也故削朝王不書而以伐衛與晉侯也

問文元叔孫得臣如京師曰拜錫命也天王使來錫命當俟喪畢而躬往朝焉禮也乃僅以陪臣拜命不恭甚矣

問文二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曰凡戰舉將敗稱師秦於戰稱師憫其衆而惡其將也前入滑貪兵也今則忿兵也有敗道矣晉既得志於殽秦再至宜修文告以卻之或堅守以拒之秦如晉何而逞志於再戰故書及穆憤敗而不能平襄狃勝而不知止蓋交罪之

問文二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曰大事大祫也四時之祭有分有合合羣廟之主升祭于大廟爲祫並祭毀主爲大祫三年一舉五年又舉故曰五年而再殷祭祭書名譏非禮也時祭稱有事大祫稱大事則常禮也譏不在祭也躋升也父死子繼爲易世兄終弟及爲同世同世不殊昭穆而以先後爲次僖雖兄嘗臣於閔升居閔上以親亂義非禮甚矣

問文二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曰晉再敗秦可以已矣又復怨焉不修德而殘民以逞不待貶而惡見矣

問文三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曰討其服楚也楚南臣負覆載不容之罪晉襄不能仗義致討乃畏楚而伐服楚者夫服楚獨沈乎且沈僻在南服素未與晉之會盟以國小服楚何足深罪伐之而潰其民可乎蔡潰遂伐楚齊桓所以盛也沈潰不伐楚晉襄之不足有爲也

問文三秦人伐晉曰譏伐晉也秦屢敗謹而能復猶譏之何也逞志一決以求勝是怙過也故譏之史記曰秦穆旣封殽尸乃誓於軍以申不用蹇叔之謀故程子曰秦人極其忿而後能悔過聖人取其終能悔焉耳

問文三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曰伯國大夫帥師以名氏見始此大夫強也伐楚是矣書以救江者譏不能討賊惜伐楚之非伐楚也且楚人圍江豈遂空國而出晉以一大夫將偏師以臨之遂足拒楚而解江圍乎惜救江之非救江也

問文四秋楚人滅江曰救江而江滅責晉也江黃皆以慕義從

伯而滅先書伐後書滅見齊不能救黃先書圍後書滅見晉不能救江滅無奔執之文死社稷也

問文四晉侯伐秦曰楚滅江晉之恥也王官之役晉避秦而不戰耳與晉何損哉乃不致役于楚而亟事于秦失緩急之宜矣伐楚則大夫往伐秦則君行失輕重之衡矣書晉侯自其人以責之也秦穆自是不復報序書終秦誓有以也

問文四衛侯使甯俞來聘曰衛臣不敢干大禮惟志之敬也禮辨上下者也湛露享元侯彤弓獻天子非所以處陪臣答之固明以自居辭之亦顯彰其失不辭不答可謂知禮矣

問文九春毛伯來求金曰職貢不脩王喪有闕求金於魯書以責魯而諸侯之不臣皆著矣王宅憂而宰輔政故不書使按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於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朱氏錫鬯曰此失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

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榮暴之殘其號令政敎以晉楚之強請隧問鼎析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墜文武成康之訓而于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志交福贊喜致禬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於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爲尊者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與隱公旣賵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與文公旣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會葬其先君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賵之贈周之於魯其禮不可爲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

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即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於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人有德于已猶不可忘況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內朋友之誼無施不報況出天子之使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爲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於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於是毛伯以上大夫即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於楚也昔孔子

從祭於魯膰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於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于榮叔譏其兼之非禮于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尙之來歸脤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羣儒之說則春秋徒周之謗史爾安在其爲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賻非譏于言則然矣求車何爲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於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家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家父爲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卽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葢諱之而沒其文也

問文九冬楚子使椒來聘曰楚君書爵楚臣書名先儒皆謂春秋予其慕義陸氏淳不以爲然葢使能以禮交諸侯乃樂與人爲善之意非因其來魯而褒之也自齊桓旣卒而楚與宋爭伯故盂之會書楚子自晉文襄旣卒而楚與晉爭伯故自此迭書楚子葢楚勢日張特書其爵以見其幾與中國侯伯侔也傳者不知乃曰進之夫楚子者商臣大逆之賊也而進之耶迨楚莊

旣伯則楚卿書氏書名盡同於大國亦其勢然也

問文十夏秦伐晉曰令狐之戰其曲在晉秦之報亦恒情也不稱人稱師葢闕文耳然秦納不正不自反而又伐晉則兵禍何時已乎

問文十二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曰秦伯親戰趙盾遇之稱人何也交罪之也令狐之戰曲在晉秦旣伐之今又來戰曲在秦凡戰皆以主及客不書晉及者秦報復不已志乎戰也故重罪之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奔也

問文十二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曰前城諸矣今復城大之

也郿有二成公四年城鄆西鄆也近晉此東鄆也莒邑也莒邑魯何以城蓋近其地而城之也慮莒有爭故帥師以往也諸鄆近費蓋行父自爲封殖計耳一時兼城二邑勞民已甚況帥師而城乎

問文十三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曰衛於承筐不會晉耳鄭於厥貉直從楚矣衛旣因魯求通鄭遂因魯求平焉其因魯何也魯望國也且睦於晉故俱以魯爲介公皆成之善解紛也以此見人心之同而天下事果可爲也魯能和鄰以輔伯而楚氛稍戢矣春秋詳書公之往返亦以襃魯也

問文十四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曰邾世子貜且立庶子捷菑晉出也奔晉故肴納之邾人仗義屈晉故弗克納弗者力能而義不可也盾庶能徙義乎然何以書人蓋以大夫而擅置君且助不正以奪正雖聞義而屈罪僅可減而不得免也

問文十六夏五月公四不視朔曰朔王所須也謁上曰告臨下曰視先告朔尊王也因而朝廟敬祖也由是視朔勤民也其典巨矣四不視朔蓋自二月至五月也怠以成習禮將遂廢故書以僅之左傳云疾不視朔春秋書不視朔而不書疾明怠於政非由疾也

問文十六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曰楚素恃强遇屬國無道故庸乘楚饑帥羣蠻叛之楚初畏而欲徙國幾殆矣以蔿賈謀伐庸轉敗爲勝庸固自招其禍然楚盍自反乎而遂滅之罪孰大焉秦序楚下深責之也秦非楚所能督乃黨僭號之楚以滅國是狄而已矣彼晉之失策亦莫甚於失秦也初失於襄再失於盾旣以謬計立庶復以不義襲人怙惡報復驅之附楚楚益强而晉以不振職有由矣

宣公

問宣元六月齊人取濟西田曰外取內田不書諱失地之恥也此以賂齊蓋簒弑之由義不得諱也遂初許之今則致之不書致而書取深罪齊也齊惠惡商人之殺舍而自立今之子卒猶舍之弑也宣卽位猶商人之簒也夫人姜氏歸齊猶子叔姬之出也況姜乃齊女子惡齊甥滅親黨賊失其初心何也田故也黃仲炎曰許田入鄭桓簒成郜鼎入魯督罪釋濟西入齊宣位定利之禍如此其極也

問宣元晉趙盾帥師救陳曰楚鄭侵陳遂侵宋蓋已移兵于宋矣晉師無及於陳而猶得以救書者楚鄭聞晉興師而遂去其

救為足錄也不書救宋者宋負罪也書救宋典型紊矣

問宣元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曰晉師卽救陳之師也楚既去矣盾駐于棐林而以伐鄭召諸侯故四國來會會以定謀故先地而後伐伐必有師而四國止舉爵君重於師也卿與師並重而不書盾抑盾不使盾主兵也

問宣二春王正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曰兩書帥師見兩國之阻兵毒衆也書及見華元之主乎是戰也書敗績書獲見華元之殄民辱國也君將不言師君獲不言敗君重於師也卿將言師卿獲言敗

卿與師等也胡安國曰自行師而言以元帥為司命自有國而言以得衆為邦本明此義然後知王者之道輕重之權衡矣

問宣二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曰盾因救焦而復侵鄭蓋欲稍洗大棘之恥以塞宋意耳不知始謀不臧不惟不足服鄭反招楚敵蓋是時盾憂內難託於伐國握兵自衛實無鬭心故棐林之役楚囚解揚卽還今與鬭椒遇又避之而去此其心固有在也桃園之事迫矣

問宣二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曰趙氏專故也君失政而臣專兵內除同列外得諸侯所由來者漸矣傳曰穿弒也盾為法受惡夫弒君何事乃釋弒君者不罪使不弒者受之乎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所以証盾之首弒也非姑以是坐之也其不出境教穿弒也暨乎返國方德穿之不暇而又奚討焉盾造意穿從之造意者首孔子之刑書也越境乃免非孔子之言也盾不與弒雖不出亡猶將宥之果弒雖逃之海濱詎能解免哉奸雄之敢為大逆者恃其智與辯以為吾陰為其實陽不受其名而聖人不為所欺也於是奸雄之術窮而亂賊懼為法受惡云乎哉

問宣三猶三望曰可已而不已譏越禮也三望者太山河海惟

天子得祭之魯何得越禮而祭乎

問宣三夏楚人侵鄭曰鄭從晉也據傳晉侯伐鄭鄭及晉平不書者事可略也繼伐戎而侵鄭楚勢益張故獨書楚侵以著猾夏之罪

問宣四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曰莒郯相怨郯魯姻國也公因欲為郯平莒夫平不可偏重亦非可用勢書公及齊蓋借勢於齊也書莒及郯蓋責重於莒也故莒人不肯見同心不服非獨其君也公不自反怒而伐之暴矣況因以為利乎書取向深病公也

問宣七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曰來盟稱使前定也定從晉也宣事齊而外晉衞與晉睦故爲晉致魯旣約言矣魯猶有疑而衞任其無咎故使良夫來盟盟而卒見辱盟不可恃審矣

問宣七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曰晉自兩扈會盟諸侯不序失伯職也成公立已五年請王以合諸侯王命王叔泣之葢有志於諸侯也故復序復序者望之也無王而思伯葢亦不得已矣奈成立於盾其本不正而政猶在盾固無能爲也據傳晉人止公於會而不與盟公昵齊忽晉實自取之故諱而不書但冬會而春至考其故而自見矣

問宣九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曰晉楚爭陳鄭十有餘年晉因陳卽楚而先會扈葢侯陳服也不服始伐之庶爲有辭焉且晉嘗救陳所宜與也而卒不至故列敘諸侯而繼書伐陳深責陳也旣會而不親伐有疾也諸侯來會必以師聽命不書諸侯之師者林父兼將之也新城之會大夫主盟扈之令大夫主伐會盟征伐皆自大夫出矣

問宣九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曰楚閒晉喪而猶夏郤缺救之書之以善晉也前此荀林父救鄭不書何也彼時趙盾弒君而專國鄭亦方有弒君之亂故削之也今盾死而政在缺缺非盾比也明年傳載鄭斲歸生之棺意此時歸生已死矣鄭以晉救遂敗楚師於柳棼

問宣十春公如齊公至自齊曰事齊不事周名分紊矣比年朝正直過六年朝王之制矣屈體媚齊一至此乎

問宣十齊人歸我濟西田曰齊侯悅魯之媚已而歸所賂也經書歸田凡三鄆讙龜陰之田齊景動於魯之義故書曰來歸服辭也讙及闡齊悼以哀公之悔過故書曰歸順辭也此書曰歸我責辭也葢以明賂也取之時不言我者田非宣之有簒國而因以爲利也絕之於宣也歸之時言我者田非齊之有魯田而

歸魯也絕之於齊也而二國之罪著矣

問宣十晉人宋人衞人曹人伐鄭曰是時陳有弒君之禍乃釋陳而事鄭則非義矣且以討逆遺楚也貶而人之晉之失伯也宜矣

問宣十一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曰晉不能討陳又不足庇鄭故皆折而從楚矣特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著其強也胡安國以楚莊謀討陳賊而進之非也據傳楚侵鄭及櫟鄭旣服并徵會於陳而爲此盟盟後踰三時始討夏徵舒其時陳侯在晉使辰陵有謀陳侯豈復如晉乎陳傳良又謂子楚以伯更

非矣春秋所以予伯者以其尊王楚既僭號莊復觀兵問鼎郎有微善烏足贖其大惡

問宣十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曰晉師之出以救鄭也乃春被圍而夏末始至則緩不及事無救患之實故不得書救以晉及戰者徐邈曰內晉而外楚是也荀林父帥師主乎是戰者也主之者責之也夫晉景嗣靈成之後伯業不競楚莊方強晉既無及於鄭乃不量力而輕與之戰林父不能節制其屬又不能躬帥力戰楚師一乘倉卒莫措鼓於軍中倡爲奔北書敗績深罪林父也城濮晉敗楚邲則楚

敗晉喜晉而惡楚者外之也外楚所以尊周也

問宣十二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曰宋與衛曹比鄰而蕭滅而畏迫則懼而同欲倚晉然晉與諸國不能任賢明政而徒要盟以禦楚末矣新城同盟諸侯之散者復合已爲晉伯之衰今雖有懼難聯交之心而謀之無成又在新城下矣故稱人以略之

問宣十二宋師伐陳衛人救陳曰清邱之盟陳人不與宋伐之爲晉討貳也然陳有弒君之亂晉初不能討比楚討之而定其君陳之服於楚也固無足怪宋踐要盟而代晉責陳之貳亦不自量矣附庸見滅不敢問楚而泄怒於陳故救陳者得書救言陳無罪而被兵也然清邱方盟而衛顧背晉以媚楚復何心哉兩有罪焉直書而義自見矣

問宣十五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曰楚圍宋久矣宋不下望救也楚千里而圍國久不下師老矣此與城濮之勢同晉復伯之機也晉不出而魯會焉宋絕望故不得不與楚平不舉國而書人者穀梁謂上下欲之是也華元以情告子反以義許之宋不甘城下之盟楚子亦勉而從之也平先宋內辭也亦著宋之義也而不救者之失亦見矣

問宣十五初稅畝曰治地殷曰助周曰徹助別公私徹則通公私徹猶是助耳宣之稅畝左氏云穀出不過藉既藉矣又履畝而稅之是過藉也變法以厚斂書初病其作俑以厲民終於哀公則二猶不足矣

問宣十七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曰穀梁曰同外楚也楚已得宋晉侯懼不爲此盟公雖附楚因晉徵會又從晉也且當是時宋鄭陳蔡從楚衛曹邾從晉而魯兩屬今晉侯覩出而四君偕來故書同然不脩政自強而要盟以相固則亦末矣至徵會於齊而齊侯以婦人之笑怒郤克是以有明

春之伐與成二年鞌之戰

問宣十八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曰斷道同外楚而齊不與非義也第齊爲伯餘惟晉文之盛齊從之今晉伯衰矣能必齊之從乎且楚侵軼中原晉不之問而勤師伐齊是避楚而殘夏也諸侯齊秦爲大晉既失秦今復怒齊楚莊不死將收卞莊之利矣衞從之懲孔達之殺也書世子譏也世子不可以師師也

成公

問成元三月作丘甲曰此因謀齊難而益兵也丘甲丘出一甲也司馬法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賦車一

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是四丘共出三甲也今丘出一甲則一甸四甲而士卒凡百人總一乘計之增一甲矣積三甸計之增一乘矣作與初皆創立之名而義不同食賦之額歲歲取之由初而及終也兵賦之額有事用之有作而有止也然豪先王之制以重困民則一也是時行父以齊之一笑怒齊丘甲之作與後四卿之將皆行父故也其罪大矣

問成二夏四月丙戌衞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衞師敗績曰傳稱衞侵齊葢乘齊伐魯而擣虛耳齊知之即以伐魯之師禦之新築則衞計不行矣良夫不聽石稷之言而遽戰喪師辱國故以良夫主此戰春秋書將書帥師事起於衞明矣齊止書師其爲伐魯之師明矣

問成二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衞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曰策書之體將舉元帥今魯四卿並書者各自將也既作丘甲掃境興師也晉郤克與魯衞諸大夫皆有憾於齊齊又伐魯敗衞故以北鄙新築爲辭因以各泄其憾是四國大夫之志乎此戰也齊師敗績有敗道也無禮以生釁肆暴以結怨而又好勇輕敵宜其敗也晉賞鞌之功作六軍而六卿專晉之機兆矣季孫一

怒掃境興師自是魯知有季不知有公矣良夫之子林父逐君立君爲衞亂首矣大夫專政兵革繁興詐力相尚而禮若弁髦特書諸卿著當時之橫而憂其繼此之禍也

問成二取汶陽田曰齊之賄也晉得寶而魯衞各得侵地其書取與僖公取濟西田同

問成二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衞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曰楚主盟也魯無立志先諸夏而往會由是楚召盟而諸國皆至矣書公及深責魯也嬰齊之出稱師著其衆也會書名責其抗也盟書人抑其強也諸國之大夫皆稱

人惡其替也胥天下而從楚不足序矣新城從晉大夫盟此從楚大夫盟變愈下矣

問成三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曰棘不繫國內邑也公羊曰汶陽之邑也復故地而民不服者稅畝邱甲賦繁役重棘不願為之民也成公不脩德政以來之而命將興師環而攻焉失撫綏之義矣

問成三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曰據傳二卿使來聘且尋盟葢皆有君命也然來止言聘而別言盟者聘以結好盟以質疑重

好而惡疑也不書公諱之也庚於晉班在三良夫於衛則上卿也先盟庚非禮也蔑周班而懼伯主也

問成四春宋公使華元來聘曰宋未嘗聘魯此繼晉衛而來聘葢因三年會伐鄭而相結耳衛與宋皆未終喪而交聘非禮矣

問成五仲孫蔑如宋曰宋昔來聘今魯報之玉帛相見敦素好也何為明年聽命于晉而出無名之師謹於邦交者固如是乎

問成六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曰齊自戰鞌之後服於晉兩君未相見也鄭屢伐許楚人怒焉欲從晉故大會以謀之定齊於新服反鄭

於久叛合宋魯衛曹邾杞而申命之此復伯之機哉然天王新喪而會盟不廢無王之罪視他盟有加矣

問成六取鄟曰鄟附庸國也書取諱內滅也

問成六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曰魯與宋嘗會矣嘗聘矣嘗同盟矣晉命伐之不敢以義諭晉而遽伐其國可乎況國之大事惟戎聽命于人而輕用之其何能國戰鞌四卿並書此又二卿並書大夫益強也

問成六晉欒書帥師救鄭曰鄭卽晉而楚伐之不得不救遇楚於繞角而楚師還救鄭之義伸矣乃又移師侵蔡則無名矣復

遇楚於桑隧而晉師還葢謀之不臧而知難而退也書以予其救而其侵蔡而避楚則路之予善長而恕其不及也

問成八晉欒書帥師侵蔡曰左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楫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其勝楚也但大國爭衡小國受敗前於鄭書救喜之也此於鄭書侵陋之也聖人之情見矣

問成八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曰天子天王通稱也經書天王二十五此書天子書錫命二此書賜命且公穀亦皆作錫命葢傳寫誤耳魯成未嘗入覲又無功德可褒錫命何為哉

王於魯凡三錫命桓終未入覲追錫之也文不待入覲預錫之也成八年未覲就錫之也爵命天子所以御天下而輕用之王靈替矣

問成八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曰吳伐郯晉不能救力屈而服於吳豈其得已哉晉遽興師伐之是小國無所依庇而交受兵也昔已失之楚今又用之吳深責晉也魯與郯婚廹於強令亦非也

問成九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曰據傳楚侵陳以救鄭又自陳伐莒不書救鄭者不赴鄭而侵陳非可言救鄭也亦

不書侵陳者楚志不在陳而在深入以撓晉也書莒潰責晉也馬陵與蒲莒方同盟又非遠國而不救何哉莒小國豈足抗楚其無備之罪可略也且素與楚隔豈意楚之直犯其國哉左氏不責諸侯無謀而責莒無備非春秋意矣

問成九楚人入鄆曰左傳以鄆為莒邑但莒已潰矣入其旁邑不足書矣此葢文十二年行父所城者崔彥直曰鄆魯邑也是也入魯邑宜先有侵伐之文今止書入者莒既潰乘勢以入鄆未可言侵伐也楚人微者也嬰齊在莒別以偏師入鄆也書入鄆危魯也楚滑之道二其一徑蔡以爭鄭其一由徐而病魯

問成九城中城曰經書城中城二定公六年穀梁傳曰非外民也非猶譏也則中城葢在郛之內矣諸侯守在四境已非有道況降而城中城乎且勞民以外民君誰與守按孟子論地利則曰城高池深告滕文公亦曰鑿池築城則設險以守乃有國之所不廢也楚人伐莒勢將及魯故城以備之且不奪民時可以無譏矣胡傳主穀梁以為凡城之志皆譏非通論也此二說俱有至理

問成十三三月公如京師曰凡公如他國皆朝也則如京師亦朝也乃僖公二十八年兩書朝于王所而此不言朝者河陽踐

土晉侯召王而以諸侯朝之其意主於朝而其召王則悖矣故書公朝于王所言不得其所也此則晉乞師以伐秦道出京師不可越王而往因朝焉倘非會伐何朝王之有其意不在於朝故書公如京師言不可為朝也夫諸侯朝王止見於僖成二公而僖則行其事而非其道成則脩其文而無其實春秋因文以示義而諸侯罪之輕重自見

問成十五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曰執曹伯討其篡也近於義矣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近於禮矣苐欲討之勿盟可也同盟而執是誘執也於義為不光王命執而執之禮也擅執之縱歸

于京師命猶出於晉也於禮爲不恭然入春秋來諸侯相執者多矣此猶差善於彼故書晉侯盍與之也

問成十六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曰晉師爲伐鄭而出不書伐鄭者鄭聞晉師而告楚楚子遽來故止言戰也上書乞師無他國會戰者不暇俟諸侯之至也敗績繫楚子者君傷則君重於師也晉靈成景三世積衰其諸卿內慢其君外怯於敵自邲之敗大勢去矣今楚又合鄭侵宋宋不支諸侯將從風而靡厲公能於積衰之後不假外助一戰勝楚幾與城濮等矣苐城濮之勝經營有素一戰而伯猶且不喜

而憂知一勝未可恃也厲勝鄢陵豈有成謀亦倖而已乃既勝而驕侈信讒以致內亂士燮始終致儆良有以也經書楚敗績以紀其功後卽事以著驕侈致禍之迹勸戒昭矣

問成十六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曰鄢陵之戰公以內難而後期故晉侯不見公苐魯去鄢陵遠矣乞師與戰在一月之內爲期已迫況有內難乎晉遽怒魯不恕矣且不至者獨魯哉偏怒魯不公矣盍有譖者僑如也有受賂而主其譖者郤犨也晉侯勝而驕故不盡物情而信讒不恤鄰患而輕怒不見公而不諱者見公之可見也晉之過非公之恥也

問成十六曹伯歸自京師曰負芻篡逆惡莫大焉王治其罪而誅之則天討行大倫正矣今囚之二年歸而君曹是釋有罪也歸不書名以病王也此與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相似而實不同彼則晉書人復私怨也怨可釋也此舉爵討惡逆也逆焉可赦也彼書歸之于京師緩辭也先自治其獄也此書歸于京師急辭也惟王正其罪也衛侯雖在京師猶制於晉書歸于衛晉意也曹伯既歸京師則制於王書自京師王命也據傳曹屢求免於晉不聞一介如周而負芻得晏然反國雖王命實晉

主之也然王誠早致其辟晉厲亦何辭乃遲之二年徐俟晉命春秋端本澄源故以失刑之責歸王而譏不及晉也

問成十六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曰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矣隨會伐鄭雖不見而不敢怠也又執行父不已甚乎舍置也不以歸而置于苕丘盍聞嬰齊之言而知僑如之譖也不以歸者將釋之也舍之于苕丘者不遽釋而有所要也盍恐其懷怨而貳也是以有郤犨之盟

問成十六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曰要盟也程端學曰執之舍之盟之晉之舉動可知矣魯君在焉而大

夫自為盟晉魯之政又可知矣

問成十七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曰晉厲勝於鄢陵而驕遂欲盡去諸卿而立其嬖故先殺三郤以其族大而多怨易去也第郤至于鄢陵排羣議而戰勝有功矣況卿為君之股肱黜陟生殺亦自有道乃不明徵其罪而陰用嬖臣之計襲而斃之一朝而尸三卿是自求禍也故歷數之以著其惡或以晉卿宗強不去之終釀後患然去之亦自有道且厲非去患徒欲私其嬖耳不亦悖乎

問成十八公如晉曰朝嗣君也晉悼公卽位始命百官施舍已

責逋鰥寡振廢滯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克恢厥緒大振先聲而何陳侯之逃歸哉

問成十八晉侯使士匄來聘曰晉侯悼公也雖非厲之子然嗣位未逾年而稱爵非禮也於以見當國者不以厲為君而弑之者果當國者也悼未能討賊故賊名不得也來聘者勤諸侯也益以求伯也本之不正而急功利伯者固如此許翰曰公朝始至而聘繼至晉悼之下諸侯肅矣此列國之所以睦而叛國之所以服也

問成十八秋杞伯來朝曰左傳秋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杞伯于是驟朝於晉而請為昏

問成十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曰謀救宋也知義矣晉侯親出有勇矣不奪魯喪得禮矣諸侯師至楚師已退故宋人辭諸侯而請其師以圍彭城先為此盟也

襄公

問襄元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曰楚取宋彭城使魚石據之且戍之三百乘矣猶繫之宋者蓋本先王之受土以辨名也楚以蠻猾夏石以臣

叛君晉師與國圍之伯職修矣書之予之也然皆大夫而君不與則政下逮矣

問襄元夏晉韓厥帥師伐鄭曰晉既降彭城而執魚石矣以鄭從楚亂宋因仗義伐鄭諸侯之師皆至獨晉伐之者任其勞也勞已以逸人有恤諸侯之心焉故書以予之

問襄元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曰以備楚也楚不出則一韓厥足以制鄭楚至則五國之師固在焉故書次謹於用諸侯而厚以禦楚且不輕殘鄭也齊杞前不與圍後至也宋衛莒滕薛今不與次先歸也汪克寬曰齊桓伐楚師次于

經晉悼伐鄭師次于鄶皆不輕用兵重民命之意也

問襄元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曰魚石之討諸國之執言甚正楚不敢敵晉而思洩憤於宋故書侵以正其罪

問襄二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曰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衛舉將將尊師少也鄭雖以黨楚爲罪然易世矣今因其喪而亟連二國侵之是欲乘機以得志耳豈禮也哉直書而罪著矣

問襄二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曰謀鄭也於是仲孫蔑倡城虎牢以偪鄭之計善謀也不果城齊未至也以崔杼意不服晉而滕薛小邾因亦不至也

問襄二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曰申前謀也齊滕薛小邾亦皆至也兩會戚而始城則遂爲繼事而非生事也虎牢鄭地不繫鄭者鄭當南北之衝而虎牢爲其要害非得鄭無以禦楚非城虎牢無以制鄭既城踰年鄭來盟于雞澤而陳亦改圖北嚮則是役也不殘民而制勝其功爲巨趙鵬飛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繫之圍彭城繫宋是也爲宋治叛臣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繫之城虎牢不繫鄭是也虎牢城而天下均安也

問襄三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曰晉與吳會鍾離矣楚畏吳乘其後故伐之以示威焉晉事於秦而伯以衰楚事於吳而勢遂挫

問襄三夏四月壬戌公會晉侯盟于長樗曰晉悼修禮於諸侯出其國都而與公盟諸侯所以睦也

問襄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曰鄭服也昔屢伐不至今不召自來何哉政教脩明六卿和睦內治矣圍彭城義昭矣城虎牢謀得矣謀得則勢定義昭則人服內治則外從也然始合諸侯而盟王臣

與齊桓異矣故先會後盟止書日以別之而不再言雞澤其事不足乎揚也

問襄四夏叔孫豹如晉曰報荀罃之聘也內臣知樂惟其志之和尊卑之等必當乎志以相觀不拜肆夏文王三拜鹿鳴四牡其志可謂不亢不驕不淫知樂者也是即知禮者也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敢不重拜

問襄五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曰鄭久淪於楚矣以陳蹶鄭而服晉故楚不暇爭鄭鄭得少寬而修禮於諸侯益晉伯復興諸

侯輯睦也
問襄七城費曰費季氏私邑也旣冒喪知晉諸事伯國又城其賜邑將何爲哉然自南遺請城南氏亦世其邑葢宿但知營私以弱公室不虞陪臣之擬其後也
問襄七陳侯逃歸曰此與鄭伯逃齊桓首止之盟同而亦有異彼書逃歸而著其逃歸之故曰不盟專罪鄭伯也此書逃歸而其所以逃歸者無可書也兼罪晉侯也葢陳困於楚陳侯親來求救不急赴之以致陳臣內貳附楚脅君其逃也亦不得已焉耳鄭伯旣而乞盟桓之義足以服鄭也陳侯遂不復來悼之德

無以綏陳也趙鵬飛曰陳方受兵宜遣使告晉而自守待救乃旣輕身出會矣晉不救宜請歸以死社稷晉亦何辭以羈之初旣不慮而出終乃不告而逃雖聖人以義責人而不窮人於義然以國君而逃庸爲有禮乎與鄭伯首止同辭賤之至矣
問襄八晉侯使士匄來聘曰聘問多稱知禮而揚休祖德惟士匄一人其來拜公之辱且告用師於鄭也而彤弓再賦則知衡雍之受不忘先公之勳彤弓之藏克承守官之命殆欲二三友邦共奏斯業也可謂志敬
問襄九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曰去冬楚伐鄭而不能救今已逾歲又不敢伐楚而徒伐鄭其何以責鄭幸不強要鄭而用荀罃三分四軍之計以敝楚且歸謀所以省民是猶知本者故卒成三駕之功
問襄九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戲曰鄭受盟也書同要之也李廉曰時諸侯皆不欲戰則內外之志咸疑怠矣盟書同雖曰同外楚而實著其反覆也幸悼公方明卒有成績則此盟葢盛衰之機括哉
問襄十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曰偪陽國名妘姓因會而乘便

以滅之也意以偪陽爲晉吳往來之衝故滅之以通吳乎然非義矣故書以罪之
問襄十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曰鄭從楚代宋故晉帥諸侯伐鄭左謂晉悼三駕此其一也柤之會光列小邾子之下正也今會伐鄭光先至晉悼遂進其班於滕薛杞小邾之上明年伐鄭光又先至更進於莒邾之上葢以齊國大而素禮以懷齊也光竟偃然受之伉亦甚矣故據事直書以著其失
問襄十戌鄭虎牢曰諸侯伐鄭師於牛首鄭有內難若乘亂攻

之入鄭必矣晉不志於克鄭而志於服鄭故於向所城之虎牢以諸侯之師戍之夫虎牢非鄭地矣而繫以鄭左云言將歸焉得其旨矣葢求鄭服而已不貪其地也陳宗之曰既駐師扼險以偪鄭兼欲斷楚之路爲鄭屏蔽鄭服則將歸焉德威並行以懷鄭也夫城而不戍猶不城也戍則宿兵峙糧退可守進可戰鄭服則保鄭以拒楚鄭貳則南向足以禦楚反向足以臨鄭

問襄十一春王正月作三軍曰書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則魯有三軍舊矣史克頌僖公曰公車千乘猶不失其舊也今書作三軍至昭五年書舍中軍似魯止二軍今增中軍後舍中軍仍

爲二軍何也孔頴達曰文公以來伯主之合軍多則貢事多魯自減爲二軍理或然也然則宜書復何以爲作葢軍本屬公有事諸卿更將事畢則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邱卒還於邑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假立三軍因以改制三分公室各有其一且茲之三軍亦非舊制也故特書作以著亂王制弱公室之罪

問襄十一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曰此三駕之二也是時兵戍虎牢會伐爲易故諸侯應時而至

問襄十一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曰鄭復受盟也前盟已渝又盟何哉

問襄十一楚子鄭伯伐宋曰鄭既同盟矣而楚又來鄭伯迎服遂與之伐宋其背盟也愈速其猾夏也愈驟豈不畏晉哉不得已也晉志避楚故激使當楚也夫晉力能制楚而屢避楚止驅諸侯而用之鄭者葢勞諸侯以困鄭敝楚而晉可全制其勝也用術不用誠計利不計義矣

問襄十一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曰此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

爭也一歲再出楚疲而無力以應也伐而會得鄭之辭自是鄭從晉二十餘年中國賴以少安三駕雖勞其功曷可少哉雖然悼止爭鄭耳與桓之伐楚文之勝楚有間矣况頻歲興師黷武已甚楚雖疲而諸侯亦道敝矣幸吳議楚後不暇爭鄭不然諸侯道敝而無成必貳恐如士匄所慮矣惡可與桓文比烈哉

問襄十一楚人執鄭行人良霄曰行人使人也兵交使在其間以通命也楚不能爭鄭忿而執行人行人何罪哉書以譏之

問襄十二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曰來聘且拜師晉悼服鄭制楚而修禮於諸侯善持勝也

問襄十二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曰不伐鄭而侵宋不能爭鄭也

問襄十三冬城防曰莊二十九年已城防矣今復城之者臧氏食采於防蓋因季氏首城其私邑而效之以崇其私邑乎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會齊侯于防是也此蓋近齊之防厥後齊高厚伐魯圍防意此亦假備齊而城之歟

問襄十五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曰自作三軍公無軍矣今公自將救成者齊師久駐三桓畏之故迫公使將蓋

避其危而以公試也迨齊師退而城成郛則季孫帥師屬辭而觀其情見矣然何以不至成而至遇蓋軍非公有豈能爲公用哉軍心畏齊故公帥之而不前也救書次軍能救而已不力也救書至已欲救而軍不前也以城之安自處且締其私交之固以救之危予君兼陷以無勇之譏三桓之罪可勝誅哉

問襄十六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曰晉悼將爲魯討莒邾未果而卒平以繼父志爲名因會以圖伯也衛侯者誰剽也列奸於會失於悼而成於平也然經何以書衛侯蓋簒者皆不沒其實卽所以實其簒而正其誅也齊不與者高厚逃也於是諸侯在而大夫盟是無君也夫平公初政大夫何遽敢無君平公使之也蓋是時政多逮於大夫以爲盟君不若盟臣之愈也是以使大夫盟也且六卿專晉之勢已兆意必晉臣以是誤平而平遂聽之耳前此大夫猶陰竊君權此盟之後直擅之矣平自禍其國並禍諸侯之國而諸侯亦皆聽之均難辭咎也

問襄十六冬叔孫豹如晉曰以齊故告伯魯卿爲國之忠也告於方伯必有能伸之者然不能自強急而求晉亦可鄙矣

問襄十八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曰齊暴甚矣晉侯帥諸侯討之齊禦諸平陰畏而遁遂進圍其國書同圍猶云共圍也言其勢甚盛而齊幾亡也著齊之自取也杜預以爲同心非也彼邾莒脅病魯矣滕薛小邾亦皆屬齊矣畏晉而不敢不來豈同心之謂哉齊圍魯邑晉圍齊國是效其所爲而又甚之也聖人惡爲暴而又惡禁暴者之反爲暴也莒子亦執於晉今會者亦晉歸之也

問襄十九公至自伐齊曰原是圍齊何以曰伐齊人橫逆已甚故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也

問襄二十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曰齊服也齊之無道晉帥諸侯圍之而不服以士匄不伐喪遂會澶淵招攜以禮服遠以德信哉然不伐喪可嘉此盟究不足貴也光雖齊世子亦已廢矣乘父病篤執牙以奪其位是簒也衛剽亦簒也會列二簒晉盟替矣齊桓所不爲也

問襄二十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曰救晉義也救而次則赴義不勇矣凡直書救者成其救也有名爲救而削其救者不成其救也次而救救而次則失救急之義而猶存其救也

僖元年齊之於邢先次後救止而有侯遙爲之援也然狄終去而還夷儀猶賴其援也此年魯之於晉先救後次畏而不前姑助之勢也然齊終還而獲晏氂猶賚其勢也此功罪之權衡也

問襄二十四春叔孫豹如晉曰豹救晉不力因假聘以覘晉意倘晉憾魯師可自已次于雍榆之故因再請侵齊以悅晉焉覘繼書侵齊其情見矣故侵齊雖揭帥師實豹之計也至范宣子妄舉世系自命不朽而豹以立德立功立言正之非智者之言乎

問襄二十四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曰間晉之衰而爭鄭也三國書爵序楚子下惡從楚也晉平不綱諸侯解體啓楚人窺伺之偕故昔日同圍齊而楚伐鄭今方會夷儀而楚又帥三國而伐鄭晉不能正齊之罰反使楚乘隙以爲鄭患矣據傳雖有救鄭之文不書者不成救也

問襄二十四叔孫豹如京師曰據傳穀洛鬬毀王宮齊爲王城郟葢齊既背晉故求媚於天子且以示義於諸侯魯與齊積怨而懼晉之不競也故使豹聘王且賀城葢假寵而釋齊怨爾然自宣七年蔑如京師後今始一見慢王甚矣

問襄二十五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曰去秋夷儀之會楚合陳蔡許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是年復會夷儀慮楚復

來先問罪於陳勝而入之然而非道矣鄭危國也以禮息民猶懼不靖而自開兵釁乎雖有辭可執勝而不有然書入陳猶責鄭也惟視無名陵小者差善耳

問襄二十五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曰責鄭也入之伐之已甚矣

問襄二十六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曰蕭魚之後楚三伐鄭前此楚未得逞猶有諸侯之救焉今晉無能爲矣故伐而莫救而鄭亦不禦以使其逞葢安懷之業隳矣

問襄二十七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曰靈莊相繼齊爲魯難殆三十年景始立而通好賢於日尋干戈者矣

問襄二十七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衞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曰晉引楚爲會以弭兵也春秋之季其亂極矣周有明王亦必用兵平亂趙武何人輕言弭乎是厝火積薪之下也緣晉君暗臣私無志諸侯武受向戌之愚悅其名之美遂欲博以爲功然以此約楚楚可信乎楚儆於晉吳又撓之其勢已挫以弭兵招楚楚反張矣既引爲會必有所要請晉楚之從交相見楚計必出於此晉慮不及而無以拒之紊中外之防褻王爵之貴假荆蠻之權重諸侯之困天下之大變也故書以謹之

問襄二十七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曰楚請交相見晉許之矣又欲爭長衷甲爲刼盟之狀而故使晉知之武懼而謀於叔向遂先楚夫交相見諸侯屈於楚盟先楚晉亦屈於楚楚主夏矣猾夏不足言也閱四年會虢仍先楚又閱三年楚且合十三國而獨會申執徐子伐吳滅賴甚至滅陳滅蔡其禍愈烈何弭兵之有至左以盟先楚經改先晉殊未然葢會在夏盟在秋爭長在盟不在會也盟既先楚矣春秋豈能先晉而亂其實故止書大夫盟而不序則楚之陵晉之偷具見而存中國之意亦寓矣大夫繫之諸侯者是時大夫無諸侯矣存諸侯也

豹不氏前見也左以逆命爲貶亦非也季氏欲輕貢賦之數使魯視邾滕則失位矣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者專之可也況命出季氏乎

問襄二十九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曰凡事有是非必有公私時之諸侯皆背公而失是卽其是者不純是公者不純公然彼善於此者恆錄之如城成周關乎王室城虎牢繫乎中國城邢城楚邱城緣陵合乎恤患是也今晉平以杞出而城杞則私矣然使杞果危亂當城豈可反以親故置之許其是恕其私可也

乃杞未聞內憂外患而欲完其城晉平止可自遣大夫以助役何侈然合十一國之衆代任其勞且非時役民不亦悖乎

問襄二十九吳子使札來聘曰吳圖伯也楚之大也使椒來聘秦之大也使術來聘吳之大也使札來聘其事同故其文同或以其讓國而褒之又或以其釀亂而貶之夫褒貶各有其事讓國之褒安得於聘褒之釀亂之貶安得於聘貶之

昭公

問昭元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衞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曰尋宋之盟也圍

尃楚權欲耀上國故尋盟宋之盟楚因晉有晉楚匹也之言而
先晉則尋盟宜迭爲先矣今請讀舊書則仍先晉葢圍意不在
盟在駕晉而已自是圍遂簒位而專主夏盟中國胥被其害武
之罪大矣春秋書會不書盟亦猶以存中國云爾
問昭元三月取鄆曰前季孫宿救台遂入鄆欲取而未得今諸
侯方尋宋弭兵之盟而季以兵取鄆莒人愬於會幾爲國禍焉
問昭二春晉侯使韓起來聘曰前此晉聘魯者九未有以上卿
將命者趙武以偷失諸侯今韓起嗣爲政欲致諸侯故親來聘
問昭二夏叔弓如晉曰報宣子也乃郊勞有辭致館有辭一則

曰不敢再則曰不敢葢禮有其器忠信以立其基禮有其宗卑
讓以昭其度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
問昭五春王正月舍中軍曰舍去也去中軍而并於左右二軍
也初作三軍也三分公室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而仲叔之民
尚有屬公者今舍中軍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而獨爲一軍二
家各一而合爲一軍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則無一民屬公且季
氏獨爲一軍軍復擇焉則季氏強矣不但公若綴旒卽二家亦
弱而制於季氏也季氏又不欲尸其名使毁中軍於施氏成諸
臧氏季氏之黨盛矣

問昭八叔弓如晉曰賀虒祁也舉魯以見諸侯也
問昭九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曰楚旣滅陳於是叔弓宋華亥鄭
游吉衛趙黶會楚子於陳經獨書魯者諸國畏楚各自往會之
不可以衆會書也夫諸侯縱不能救陳亦當同心疾楚詎可旅
見以媚之乎書以病諸國也尤病晉也
問昭九冬築郎囿曰公處積衰乃以囿爲樂乎其志荒矣亦季
孫以此蠱君也凡奸臣竊國必娛君於遊觀使荒於政以棄其
民而已乃遑焉公在其術中而不悟其亡也宜哉
問昭十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曰鞌之戰四

卿並書葢由怒齊掃境興師也自此以後疊書諸卿者則又以
四分公室之故也不屬於公而無所統故並書於册也但四分
公室者三桓叔弓何與焉葢季孫得二其一自帥其一屬之叔
弓爾陳傳良曰叔弓助意如故序於仲孫貜之上是也魯閒晉
衰欲一舉滅莒其惡甚矣
問昭十一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曰自宋虢會盟之後晉日偷矣楚遂主
會而肆其暴荀吳以不恤亡國爲辭故勉爲此會以謀救蔡不
書救不能救也虔頓兵於蔡諸侯共起擊之義也且前以弭兵

爲盟楚背盟肆暴其欲無厭諸侯懼矣則用衆之力以遏凶燄亦晉復興之機也乃合九國而不敢進僅遣使如楚又不能以義責楚而爲蔡請命焉卑屈已甚使楚益驕有以量諸侯而卒滅之列序諸國大夫見晉之衰而諸大夫之無能爲也不待貶而惡見矣

問昭十三春叔弓帥師圍費曰費者季氏采邑曷爲圍之叛也叛者爲誰季孫家臣南蒯也曷不書叛三桓竊國一民尺土皆非公有蒯叛季氏耳魯未能治季則春秋固未暇治蒯也卿爲帥用大衆見費之固也季氏始城費豈意城之固而生叛哉可爲營私者之戒

問昭十三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曰楚亂弒殺相尋晉昭一爲此會王臣下臨諸侯畢至使乘人心疾楚請王命以討之復陳蔡以湔之義聲既昭衆皆用命必無楚矣不此之爲而徒會雖曾亦奚以爲

問昭十三公不與盟曰晉受邾莒之愬以辭公也晉昭此盟無名不義固不以得與爲重然魯陵邾莒亦有罪焉拒不使盟不爲公諱者罪在意如不在公也晉亦知罪之在而輕辱公故書以著其惡

問昭十三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曰意如之執得其罪矣然其罪僅陵小已哉其尤大者在無君而專魯晉誠請王命以大義廢之反邾莒之侵疆而魯之四分者復歸之公則魯國順正邾莒感悅諸侯咸畏威懷德伯業脩矣挾之以歸何爲哉蓋晉君惟臣是聽其臣與意如以氣類相倚但外示威而心非行義也故書晉人以惡之

問昭十三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曰棄疾借陳蔡之力而有楚故復陳蔡以報其功今春秋所書若陳蔡之自復何也

蓋蔡爲王室之親陳爲盛德之後廬者蔡世子有之子吳者陳世子偃師之子宜嗣其位故直曰蔡侯陳侯也書名者著其人也直書歸而不書自楚者國其應有非楚所得制也於虔之滅則書之罪之也於棄疾之復則削之抑之也所以尊周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然前滅於楚而今歸其國則制於荊蠻之實亦有不能揜者雖得復國之機究非復國之道卒爲楚滅亦積漸之勢然耳曷怪焉

問昭十四春意如至自晉曰辭公晉臣爲之也執意如晉君爲之也執而卒釋君不勝臣也始之執以魯侵邾莒致之貢於晉

也此之釋以魯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也因邾莒以執而不問
魯與邾莒之是非因魯以釋而若魯爲季氏之魯非公之魯利
不顧義也公見逐之禍成矣晉亦由此而卒不振利之爲害大
矣哉

問昭十五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曰前伐鮮虞矣今又以卿帥
大衆而伐之書以見其務近攻以闢地而昧遠圖也荀吳屢帥
師中行氏強也

問昭十七秋郯子來朝曰黃正憲曰左載叔孫舍問官於郯子
有雲火龍鳥之對孔子見而學之然刪書斷自唐虞至於論官

惟曰揆岳牧伯等職而已葢中古文明漸開世變事繁故分職
正名命以民事孔子欲立萬世宜民之道故舍遠取近乃郯子
譏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聖人固有以折衷之矣

問昭十七楚人及吳戰于長岸曰楚屢伐吳今吳來伐而楚又
與之戰故以楚及戰惡楚也不言勝敗者敵也胡安國曰楚地
大兵強吳非其敵也乃楚平以內亂費無極以讒勝囊瓦以貨
行謀臣策士爲敵國用吳日強而楚削矣故爲國以得賢爲本
勸賢必以去讒遠色賤貨爲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

問昭十九春宋公伐邾曰討其入郳也郳爲宋姻故伐邾而盡
歸郳俘視無名興師者差善矣胡安國曰傳載圍蟲取之而經
不書予其善而釋其取邑之罪也

問昭二十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曰奔言自有所要也鄸者
會之邑會有罪曹人將治之故走其邑以冀免焉不免而後奔
雖未叛而實要也紇以防求後會自鄸出奔皆要君也要以獲
利褻君之賞要以免罪稽君之刑書自鄸罪會也

問昭二十二大蒐于昌間曰昭公之時三書蒐著強臣之屢弄兵
以危公也三綱軍政之本故寓戎事於田以納民於軌物今三
家專魯公無軍行其本亡矣故屢書以著公出之由

問昭二十三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曰叔孫舍以禮立身而不屈
於強國以忠事主而不順於強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

問昭二十四叔孫舍至自晉曰舍之至左穀經皆不書氏葢一事
而再見者卒名之其常也惟公羊書氏而胡安國以爲賢之義
似可從葢舍之執非其罪且以禮自衛終不辱國固不可與意
如同也故執書行人至書叔孫

問昭二十五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曰王室之亂四年矣順逆之勢
亦既明矣晉嘗一出圍郊無功而返今因鄭游吉之言始慚而

勉為此會且諸侯不出而委於大夫期以明年明年究未聞有勤王之實也及冬而王入成周王自入也劉單之力也諸大夫何與焉其罪不待貶而自見

問昭二十七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曰據傳命戍周且謀納公也宋元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衛靈欲質其公子與大夫之子於諸侯以求納公是宋衛猶知有君臣之義也士鞅取貨於季孫而辭之其惡甚矣家鉉翁曰齊為鄟陵之盟而據入季氏之錦晉為扈之會而鞅納季氏之貨而君懵然以魯之休戚無關於己孰知陳恒韜禍於齊六卿伏

憂於晉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讐內盜之膽也

定公

問定元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曰定之元無正故從常年事在三月之例而書王三月諸侯城成周仲幾不受功罪也然當請王命而執之苟不請王命自外執之已為不可況于京師乎況以大夫尸之乎且執以歸晉後雖歸于京師不足書矣胡安國曰雖以王事討有罪然執于京師是無王也履霜之漸也故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禍亂熄矣

問定二秋楚人伐吳曰自襄三年至此楚六伐吳一與吳戰戎首而佳兵宜其有入郢之禍

問定二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曰魯僭王制其始由成王之賜然意在尊周公使得用郊禘之祭耳後世相沿遂無所不僭僖二十年書新作南門南門即魯之三門也新作者有加其舊也庫門制似皋門雉門制似應門其即始此歟今因災而新何必言作蓋天災示警仍其僭而不革是無應天之實并無畏天之心故仍新作之辭以示罪

問定四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

侵楚曰平邱之會晉以無道失人心更二十餘年無會盟之事楚昭繼平之昏亂而稚劣不君囊瓦柄國黷貨虐小至以裘馬之故拘留唐蔡之君蔡昭怨憤如晉乞師晉請命於王王臣下臨而十七國一呼而集蓋人心同疾楚也且楚已具亡形民心咸離屬國多叛吳復橈之晉能奉辭伐罪廓清南服功軼桓文矣奈晉卿貪鄙又私懼其君奉王靈以服楚威權復收必於勢家不利故求賂以離蔡假旄以賤鄭用散諸侯以隳其君之功而固其私晉定昏庸莫能自主世未有內治不脩而外威可立者也且亦由悼平以來不謹操持以至此極耳故不能明正楚

罪掠其境而遂還書侵陋之也

問定四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曰楚爲蔡屢世不共戴天之仇蔡求晉晉無能爲也且致蔡圍國之禍焉改而乞師於吳遂復其世仇兼紓中國之積憤其事偉矣書以者錄蔡也吳稱爵君將也君將而爲蔡所以亦善吳也不書救者吳爲蔡以救不待言也第楚敗吳與中國日衰矣書之傷之也書吳及戰而非責辭葢與城濮義同

問定六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曰晉執宋仲幾宋不敢怨今復聘晉其事晉勤矣何以不免此非其君爲之其臣爲之也禍

起於趙鞅而范鞅與之爭權競賂也召陵之後諸侯皆貳乃復執宋使權臣相傾不顧國是如是哉宋叛晉始於此范仲行與趙搆怨亦始於此

問定八公會晉師于瓦曰齊師來伐魯無以禦之急而求於晉聞有晉師公出會之書以病公也前則輕身搆怨今則離國不守幸齊師自退耳倘齊深入魯其殆哉晉不直赴魯難而師次于瓦瓦衞地也不成救矣帥師者士鞅而不書葢書士鞅似以他事會而不知晉以師來與師之不成救也

問定十夏公會齊侯于夾谷曰魯卿特會諸侯舊矣今書公會公始爲政也春秋重盟會君出必以上卿相之三桓嘗與齊搆釁今新與齊平恐齊意不測故使公試其危三桓亦不敢出孔子甫用於魯而魯大治故使孔子攝相焉治聲既動於未會之先禮意復感於爲相之際故會而不盟昭七年暨齊平叔孫舍如齊涖盟十一年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平則必盟也今不書盟不煩盟也是知爲國以禮服物以誠侵伐可以不事詛誓可以不作大道之行規模宏遠矣

問定十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曰書來歸彼自歸之也齊強於天下伐盟主虐與國今而自歸者禮之所動誠之所感存神過

化人莫能測也於此見人皆可與爲善而聖人之道之大也東周可爲者此也乃鄭祊衞寶亦書來歸何也彼以利結此以義服自歸則一其情則殊也左氏乃云夾谷之會齊人要魯曰齊師出而魯不以甲車三百乘從齊者有如此盟孔子因使玆無還要以歸田若然是齊之賤魯甚矣齊既歸田魯將遂爲齊役乎經不書盟其誣明矣至左與穀又載却萊兵誅優施夫兩君好會而挾兵以爲威敵殺以爲能乃戰國傾危之習豈聖人之事先儒謂不足信誠然

問定十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曰郈叔孫氏邑圍之何

叛也前南蒯以費叛今侯犯以郈叛蒯猶假強公室為名犯祇與叔孫有隙耳亦不書叛者三桓無君而專脅故家臣槩不書叛也

問定十二叔孫州仇帥師墮郈曰夷其險固曰墮三家四分公室各崇私邑以自衛而家臣因以屢叛是自衛者適為盜資也季氏之專為甚故家臣之禍尤酷因謀所以靖亂舉孔子於公而試用之已而政聲四達齊歸侵地遂攝相事墮三都孰墮之使自墮之迎其機而導之也於是侯犯方叛故州仇首墮郈家臣無所據以叛大夫則大夫之叛公者亦失所據矣是絕其為

亂之原也家臣從大夫順公室張而上下各得其理矣必帥師者侯犯雖奔懼餘黨之踵亂也

問定十二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曰州仇自墮郈斯亦自墮費乃約何忌同墮者費強也昔季友賜費後大城之以為魯患意如逐君而無禍保費故也今墮之是復強幹弱枝之勢也孔子行乎季孫蓋以都城無過百雉順理而言適行動乎季孫之心而絕不疑其害己也國有不起之疾治之而即愈此以禮為國之效也

問定十二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曰郈費墮而成則圍之且書公者仲孫不欲墮也郈費為二家患而公斂在成方有功於仲孫其不欲墮也固宜費強已墮成奚恃哉徐將聽命矣定公遽自圍之輕出而無功惜公失計而自褻其威也成雖內邑強不能克故書至然成之不墮固亦未害孔子自必有處矣既而齊人歸女樂而孔子行惜哉

哀公

問哀元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曰假報怨以陵蔡也陳從楚罪陳也昔與蔡同滅於楚而忘之耶隨自僖公二十年楚伐之後不見於經蓋世服於楚也今復見者吳入郢楚子奔隨隨免

之故德之使列於諸侯也許滅於鄭復書許男者楚封之也罪鄭之滅削楚之封不與諸侯得滅之而得封之也天子之事也胡安國曰蔡人男女以辨楚使疆於江汝之間則是蔡降而楚遷其國也止書圍何也蔡以吳入郢鞭楚平墓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讐可恕也家鉉翁曰柏舉之戰蔡昭復其父祖之讐至入郢而鞭平則吳也不能報之吳而釋憾於蔡謂之復讐可乎滅頓滅胡今又圍蔡志吞小以為利耳春秋奚取哉左謂蔡降而楚遷之何又云蔡請遷於吳乎蓋蔡民有下楚而逃生者蔡君實固守而不屈也故春秋書圍不書入

問哀二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
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曰
三卿並將蓋各擅其軍也三卿並出皆自營其私也孔子用魯
道化所感三家聽命且睦鄰脩好邊境無事孔子行而三家張
仍踵舊轍更逐利以凌小前取邾田自漷水矣今又取漷東併
及沂西以蕞爾之邾三納其叛邑而三取其田幾何而不盡也
恐邾控于大邦而加兵復要而盟之季爲主將不親涖而使二
卿往甚矣其横也鄭玉曰季氏不盟一則不屑與盟一則包藏
禍心必滅邾而始已也汪克寬曰內臣並使始於遂得臣之如

齊未嘗並將也並將始於行父許僑如嬰齊之戰鞌未嘗並會
也並會始於宿老之會吳未嘗並盟也今三卿並將二卿並盟
強僭極矣且盟亦與他盟異奪其地而脅之盟也不亦甚乎蔑
與句繹爲春秋書盟之始終可以考世變矣
問哀七夏公會吳于鄫曰臣會之君又會之過勤矣後而被伐
失所因也故從人不可以不慎
問哀七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曰內滅書取此則入其國
執其君直書而不諱何也蓋伐邾者三家公雖在行而實不與
臣獲其利君尸其名非直書其事人止知邾之被魯虐而不知

公之被臣侮也邾大夫茅夷鴻保於茅請救於吳吳伐魯魯復
邾子故雖入而非滅也以來與以歸同歸外辭也來內辭也
問哀八歸邾子益于邾曰執而返何以言歸當歸也齊取魯邑
怒猶未怠復請師於吳故懼而歸之歸之義也然爲人所脅亦
不得謂之義矣齊欲存邾義也然召外兵而伐與國亦不得謂
之義矣況齊之力自足制魯何事召吳召吳以禍魯卒以自禍
也
問哀八齊人歸讙及闡曰歸邾子故也執而取之歸而歸之雖
取舍任意而非爲利君子猶有取焉書歸善齊也

問哀十一春齊國書帥師伐我曰會吳伐齊故也傳載老幼守
宮次雩門之外師及齊師戰於郊故又書伐我而不言郊蓋政
在季氏生事啓釁二家不肯同力故也不書戰勝負敵也由風
俗以禮義勝而諸賢致命也洙泗之化也不然國幾亡矣去歲
會吳伐齊魯誠有罪然吳實主之齊畏強凌弱且居喪伐人無
禮無義再速吳師以致敗又以見齊之肆暴而失計也
問哀十一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
書曰吳師之來齊人皆知齊必敗卽當堅守勿犯其鋒況齊患
在內不在外陳氏弑主專國又値新喪危疑之會也國書爲齊

世臣宜脩政以輔幼君安得生事於外貪執兵柄乎且春之伐魯不義也夏之拒吳大難也陳氏推書豈以兵柄讓書哉是使其以不義結怨以犯難買禍耳書在術中而不悟也且伐魯方歸疲兵迎戰師敗身獲爲國大殃而陳氏之勢愈固矣以書及戰罪書也書齊敗績傷之也楚敗晉則傷之吳敗齊則傷之春秋內齊晉而外僭王之吳楚天子之事也據傳將戰吳子呼叔孫而賜以甲劍鈹曰奉爾君事則魯亦與戰矣戰不書公者助吳猾夏諱之也然書會則伐見矣諱而不沒其實也平邱不盟人以爲辱春秋則不隱艾陵戰勝人以爲榮春秋爲之諱聖人

以是非爲榮辱不以榮辱爲是非

問哀十二春用田賦曰惡重斂也用者不宜用也賦有財賦有兵賦財賦者稅也兵賦者乘也夏后氏授民以田而使自賦財賦也而兵賦亦寓焉商用助而不稅惟計邑邱甸而出乘故治兵謂之治賦宣公初稅畝則斂財於私田矣成公作邱甲則增兵於舊制矣此之財賦據傳斂從其薄反貪冒無厭云云者宜爲財賦矣然田卽畝也賦猶稅也與稅畝奚以異且傳云以邱亦足又似兵賦何也蓋分之爲畝總之爲田稅畝傳曰履畝而稅意其時履畝而視其收之盈歉因取其盈者稅之非有田者概加之故不得言田後作邱甲則兵賦於正數旣增而財賦遂亦視此爲準有定額矣猶未及乎什二也傳云以邱亦足者據時之增額言之也今曰田賦則有田者旣概加之而其額益重蓋卽所謂什二乎哀公在位二十有七年年饑之問有若之對又在此後乎

問哀十二公會吳于橐皐曰尋鄫好也吳欲求伯將合諸侯也公會之病公也

問哀十二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曰鄖吳地衛侯宋皇瑗何以在鄖而公會之乎宋衛從吳可知也趙鵬飛曰諸侯東向事吳者魯爲之也故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書公會晉

侯及吳子于黃池魯罪著矣

問哀十三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曰黃池之會左氏先晉國語云先吳但果先晉宜書公會晉侯吳子今書會晉侯及吳子則主在吳子矣蓋自吳栢舉之戰晉侯不復見者二十餘年晉因不能爲主也然不書吳子晉侯者存中國也惟先書會晉侯後書及吳子而吳之先晉與內晉外吳之意俱見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晉盟主魯望國而皆從吳世變至是極矣

問哀十三於越入吳曰聞吳出會而擣虛也栢舉勝楚而越入

吳黃池先晉而越又入吳均爲不務德而勤遠略之戒然柏舉猶屬義舉黃池志在爭強且屢勝而驕反忘越不共戴天之仇而憑凌上國宜其滅於越也

問哀十四春西狩獲麟曰周之春有子丑月狩時也魯之西爲大野狩地也得時得地則常事爾何以書爲獲麟記異也麟仁獸王者之瑞也何異焉時無王者出非其時而又見獲也獲者力得之辭麟死於兵也孔子周流天下冀道之一行而卒不行晚乃約魯史作春秋春秋明王道也苟有王者舉而行之天下猶治世也今麟出見獲故感而傷之曰吾道窮矣春秋於是絕

筆焉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起隱公訖獲麟文成數萬時歷二百四十二年備矣道行於世利一時道著爲教利萬世聖人厄於遇麟死於兵亦春秋之氣運然爾天心固有在也

經史析疑卷之八 終

經史析疑卷之九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經國甫料校訂 敏捷遜齋

男 履道吉堂校字

壻王之謙朝亨

三傳總論

問春秋三傳並行異同安在曰春秋之有三傳也左氏親受其業公羊穀梁亦皆傳自子夏但左氏善於理而失之誣公羊善於讖而失之俗穀梁善於經而失之短然東漢之後各已列在

學官其發明麟經之功不可輕議也

問春秋三傳同異曷是曷非曰吳氏謂載事則左氏詳於公穀釋經則公穀精於左氏故人名地名之殊語音字畫之舛一從左氏可也至考之於義有確然見左氏爲失而公穀爲得者則又不容以偏狥矣

問傳春秋者三家淵源何自四家之外歷代諸儒論說數十百家其卓然可採者何人曰治公羊者始於胡毋生董仲舒而遞傳於嚴彭祖顏安樂故公羊有嚴顏之學穀梁則瑕邱江公與詩同受於魯申公武帝時爲博士又帝召五經名儒蕭望之等

評公穀同異望之等多從穀梁由是大盛左氏作傳授曾申乃傳及虞卿荀況漢張蒼賈誼後賈逵作長義及訓詁司空陳元作左氏同異鄭衆作左氏條例馬融爲三家同異之說自是左氏大興而二傳漸微矣後之說春秋者不下數百家如唐陸淳啖助趙匡及宋孫明復石徂徠皆爲後之卓有可稱者也

問三傳所載經文多有異同未可盡信其非魯史本文能指之歟曰經文同異如盟于蔑左以爲蔑公穀以爲眛築郿左以爲郿公穀以爲微若是者不可勝數然此特名字之訛於大義尚無關也至公穀於襄二十一年書孔子生按春秋國君世子生

則書之孔子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魯史未必知也左於哀公十六年四月書仲尼卒杜預亦以爲近誣然則春秋本文其附見於三傳者不特乖異未可盡信而三子以意增損者有之矣

問三傳同異何鄭孰優曰何休墨守公羊以左氏爲膏肓以穀梁爲廢疾鄭康成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有入室操戈之舉鄭優於何可見矣

問三傳於經各有得失若鄭康成范武子胡文定朱晦庵之所論可得詳歟曰范甯云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淸而婉其失也短胡安國云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穀辭辨而義精鄭康成排何休發膏肓廢疾之論朱子論三傳優劣謂左氏嘗見國史考事頗精而不知大義公穀考事甚疎然義理却精觀於此而三傳之得失昭然矣

問左氏正義公穀疏孰爲撰定曰孔穎達撰左氏正義徐彥楊士勛等各爲公穀疏宋邢昺奉詔是正俱有輔翼三傳之功

問漢時三傳俱立國學孰先孰後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東京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皆轉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於向歆父子異趣升元分門讐敵雖乏宏通之致亦見其篤信

斯道專壹而不移矣初春秋惟有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穀梁春秋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然後網羅靡遺義旨明備晉時公羊何注穀梁范注左氏服杜二注俱立國學其後惟傳服義至隋而杜氏盛行服義及公穀寖微是以君子貴積厚也

公羊傳授攷

公羊高齊人受春秋於子夏作傳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當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自壽而前咸口授焉是以免於秦之灰也

漢儒林傳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頗受焉弟子遂之者唯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魯眭孟（顏師古曰遂謂名位成達者嬴姓也公長老之號眭音息隨反今河南尚有此姓音字皆然而韓昭應劭并云音桂非也）

眭孟名宏魯國蕃人從嬴公受春秋以明經爲議郎至符節令坐說災異誅授嚴彭祖顏安樂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至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曰凡通經術固當脩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授琅邪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

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眭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授淮陽泠豐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泠任之學疏廣事孟卿授琅邪筦路貢禹事嬴公成於眭孟授潁川堂谿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筦冥之學路授大司農孫寶豐授馬宮琅邪左咸咸徒衆尤盛（師古曰筦音管堂谿姓也）

武帝時瑕邱江公授穀梁春秋於魯申公上使與董仲舒議江公吶於口不如仲舒公孫宏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上因尊公羊家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公羊大興

東漢儒林傳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習公羊嚴氏春秋學義

精明教授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

樓望字次子陳留雍邱人習嚴氏春秋操節清白教授不倦世稱儒宗諸生著錄九千餘人

承宮字少子瑯琊姑幕人少孤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棄其豬而留聽經豬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諸生共禁止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執苦數年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永平中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論議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

樊儵字長魚南陽湖陽人就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刪定嚴氏
章句世號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弟子潁川李脩九
江夏勤皆爲三公
張霸字伯饒蜀郡成都人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曰汝小
未能也霸曰吾饒爲之故字曰饒後就樊儵受嚴氏公羊春秋
遂博覽五經諸生孫林劉固段著等慕之各市宅其旁以就學
焉初霸以儵刪嚴氏春秋猶多繁辭迺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
張氏學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邱人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

常數百人
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少從少府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
學行高卓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
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皇太子又使宗室
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
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
遂固辭不受卒於官
甄宇字長文北海安邱人清靜少欲習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
人傳業子普普傳子承承尤篤學未嘗視家事諸儒以承三世

傳業莫不歸服之子孫傳學不絕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
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
張元字君夏河內河陽人習顏氏春秋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
其講問迺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
諸儒皆服其多通著錄千餘人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
元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元兼說顏氏宣氏不
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教授

門徒數百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陳元范
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
十一事後拜博士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
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晁氏志董仲舒以公羊顯四傳至何休休字邵公任城樊人精
研六經世儒莫及作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與其師
博士羊弼追李育之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
廢疾鄭元乃發墨守鍼膏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我室
操我戈而伐我乎休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

意。

魏畧嚴翰善公羊鍾繇好左氏繇謂左氏爲大官而公羊爲賣餅家數與翰會辯析長短繇機捷而翰吶口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敬服邱明矣翰曰直故吏爲左明公服耳公羊未肯也

詩正義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漢藝文志公羊傳十一卷外傳五十篇章句三十八篇雜記八十三篇顏氏說十一篇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皆公羊之學也

隋經籍志春秋公羊傳十二卷嚴彭祖撰春秋公羊解詁十一卷漢諫

議大夫何休撰春秋公羊經傳十三卷晉散騎王愆期注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膠西相董仲舒撰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春秋左氏膏肓十卷何休撰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春秋漢議十三卷何休撰駁何氏漢議二卷鄭康成撰春秋公羊墨守十四卷何休撰春秋公羊例序五卷刁氏撰春秋公羊謚例一卷何休撰春秋公羊解序一卷鮮于公撰

晉王接謂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爲儉通經爲長何休訓釋甚詳而黜周王魯大體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還爲公羊疾病接乃更爲注多有新義長子愆期緣父本意撰公羊解詁十三卷

劉實尤精三傳辯正公羊以爲衛輒不當辭以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撰公羊違義三卷春秋條例十一卷劉實晉大尉隋志云違義七梁有高龍注公羊十二卷孔衍集解十四卷服虔撰漢議駁二卷○春秋公羊傳問答九卷晉荀爽問魏安平太守徐欽答春秋公羊論二卷晉車騎將軍庾翼問王愆期答

崇文書目公羊疏三十卷不知撰人或云徐彥撰邢昺等是正以何氏三科九旨爲宗本其說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爾總而言之謂之三科析而言之謂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此

二科六旨也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公羊總論

問何休之作公羊墨守何如曰何休稱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雖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斯豈非守

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問公羊之文跌宕變化然乎俞寧世曰昔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卒以孝經屬曾子春秋屬子夏其後子思受業曾子之門孟子繼之而公羊高穀梁赤並從子夏游夫行顯而志微故曾子之門人爲其顯卜氏之門人爲其微高赤傳春秋孔子之志子夏之心也顧公羊一書敘事與左傳相出入議論與穀梁相牴牾其所以傳而不朽者蓋會全經之旨以立言故論一事具數事之例立一言蓋數十言之旨其文跌宕變化幾與漆園埒

蓋莊子學於田子方子方學於子夏淵源同也董仲舒爲漢大儒繁露與六經表裏其學實本公羊然則是書獨文云爾乎

公羊

問隱元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左氏謂子氏未薨其謬不待辯矣穀梁謂仲子爲惠公之母母以子氏例以成風亦合但史記年表惠公即位於平王三年至隱公元年歷四十七年而其母始薨似太久遠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諸侯此說得之程子曰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不曰夫人曰惠公仲子謂惠公之仲子妾稱也胡傳曰冢宰稱宰咺者名也以天子之尊而宰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

問隱三夏四月辛卯尹氏卒曰歐陽修曰公羊穀梁以尹氏爲正卿左氏以君氏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馬氏端臨曰左傳經文君氏卒則以爲聲子魯之夫人公穀經文尹氏卒則以爲師尹周之卿士是皆疑而不敢定也故兩存之 春秋直解云譏世卿也因其告喪而以氏書著尹氏之世執國政也不名義不繫乎名也左氏傳作君氏曰聲

子也爲公故曰君氏夫國母也而創爲之稱於名則不正以君之號而繫之爲氏於言則不順春秋所因者魯史舊文也其曰君氏者史策之文歟抑國人之稱歟尹氏見於詩春秋者屢矣而君氏不經見無所據依當以公羊傳爲正又毛奇齡曰策書本缺此事而左氏以已意改尹氏作君氏且以隱公母聲子當之謬矣今仍考策書隱公爲公子時曾與鄭戰於狐壤而隱公被鄭獲囚於尹氏尹氏者鄭大夫也公乃賂尹氏而禱於尹氏所主之神曰鍾巫遂與尹氏皆逃歸而立鍾巫之神於尹氏而每歲祀之因以尹氏本客卿而引爲內卿其卒也必以內卿大

夫之禮臨其喪而書之策并書之簡今簡書尚存而策書已亡之矣所藉者公羮策耳愚按此可以另備一說

問桓十四 乙亥嘗曰公羊不如勿嘗乃甚言其嘗之不敬豈眞以嘗爲可廢乎趙氏匡劉氏敞蘇氏轍並駁之恐非公羊立言之旨也穀梁所謂未易災之餘者以御廩所藏爲奉祭時旣春之米故曰御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劉氏權衡駁之云壬申之日災乙亥之日嘗嘗之粟出廩久矣乃其未災者何謂災之餘乎此則以御廩所藏爲未春之粟也考周禮廩人之職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鄭康成云扱以授舂人是御廩所

藏固未春也權衡之說似較公穀爲勝然遇災後不改卜而遽嘗則無誠敬之心故不時不敬二義先儒多兼用之

問莊四 紀侯大去其國曰紀侯失國書爵書去說者以爲憫紀而罪齊其義甚正公羊謂齊襄復讎故諱之而不書滅非春秋之旨也齊襄志在併紀肆行侵逼雖以王師臨之悍然不顧此王法之所必誅者而何以爲之諱乎

問莊二十三 夏公如齊觀社曰諸侯各有社以祀地齊社非公所及也況齊棄太公之法而習爲美觀非禮矣莊專爲社而觀之耶是爲縱柳別有所爲而藉端耶是爲淫納幣未幾復出觀社比事直書其惡著矣

問僖二 春王正月城楚邱曰萬氏斯大謂齊桓公存三亡國邢也衛也杞也然邢迫於狄遷夷儀而助之城夷儀固邢地也衛爲狄所入懿公走死文公處漕乃城楚邱而遷之楚邱固衛地也杞病於淮夷諸侯爲之城緣陵緣陵固杞邑也皆實未亡傳謂之存亡國者以其敵國外患瀕於危亡賴桓公復安之也先儒多以專封病桓夫謂之封者必錫之爵土列於諸侯若周初之封建者也三國爵未絕地尙存伯主以救患分災之義城之而議其專封爲善者懼矣盍亦考當年事實乎

問僖十五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字當作何解曰公羊曰晦者何冥也穀梁曰晦冥也楊愼曰晦非冥也月之三十日也春秋書晦者二此及成公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是也公羊乃曲爲之說于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之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公羊之言何其謬哉善乎劉歆之言曰及朔書朔及晦書晦劉原父曰晦朔天之所有取朔棄晦乖僞之深者甲午書晦則無說矣左氏曲說以爲陣不違晦故敗噫楚以晦而敗晉不以晦而勝乎是

皆勦說之無理者也

問僖三十一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曰楊升菴謂明堂位者周衰陋儒爲之也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重請之曰往報未成許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春秋僖三十一年書四卜郊則魯之用天子禮樂其出於末世明矣王元美曰非也以晉文雄伯復王崇勳而隧又隱禮也且請而弗許夫郊禘之大典也魯之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故知其出於成王之賜也魯自屬政盟主稽役

有討擅兵有討公止公弗見大夫再執而不聞以僭禮樂討也則何故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春秋之互見以微譏耳如其僖始魯頌何弗削也然則魯惠曷爲請曰請議也或器報之示許也夫呂氏春秋呂氏言之也何徵張北拱曰僖公賢君必不首爲僭祭之舉升菴一家之說耳元美似覺有據且於情事尤合

問文十三 世室屋壞曰周有文武世室在三昭三穆之外與太祖並百世不遷合爲九廟魯準其制亦於五廟外別立魯公世室蓋因始封之君重魯公以尊周公也僖修閟宮詩人作頌文簡宗廟使至傾頹怠政忘祖魯衰遂始於此篇中疏世室之名與義又并詳祭祀典制總以見其隆重萬萬不可致壞煞處只輕點便足端慤古懋蔚然儒者之文

問襄十六 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言大夫盟何也公羊傳曰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按春秋之大勢凡三變隱桓莊閔政在諸侯僖文宣成政在大夫襄昭定哀政在陪臣然在諸侯者權亦操於大夫而在陪臣者大夫之跋扈自如則總十二公終始一大夫之局而已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蓋尤以大夫爲橫於諸侯陪臣也目擊心傷故發此論

問襄二十九 吳子使札來聘曰胡氏辭國生亂之說雖本唐獨孤及然札之風節皎皎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變讓爲爭豈其意計所及哉三傳同以札爲賢而公羊仁義二語尤爲確不可易

問定八 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何也楊升菴曰陽虎將殺季孫不克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明年乃得之堤下穀梁曰陽虎以解衆也得其情矣黃東發曰陽虎竊之無所用故復歸之也此豈知巨猾之深姦耶虎初竊時已知無用矣以魯寶之知必追之以與之則必釋已西方有狗

國中華人入之竊其筋而逃狗追嚙之人以筋投之必㘅而還數返則追無及矣陽虎蓋欲狗國魯也乎晉明帝覘王敦逃歸湖陰以七寶鞭獲免蓋祖虎之故智云爾

問哀六齊陳乞弑其君荼曰凡奸雄謀簒必先示威於廢立師昭以來皆祖此法矣前欺死後詐生種種播弄手脚無非籠絡諸大夫使帖服而不敢抗也

穀梁傳授攷

穀梁子名赤一名俶字元始魯人亦子夏弟子作春秋傳傳孫卿卿傳申公申公傳瑕邱江翁（師古曰穀梁子名喜）

漢儒林傳瑕邱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詩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詔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敏捷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少君梁周慶幼君丁姓子孫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師古曰浸漸也丁姓子孫姓丁名姓字子孫）

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韋賢夏侯勝史高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公羊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處是非

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中郎王亥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師古曰、戶將、官名、保宮、少府屬官也、本名居室）周慶丁姓皆爲博士姓至中山太傅受楚申章昌曼君爲博士至長沙太傅徒衆尤盛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琅邪房鳳（李奇曰姓申章、名昌、字曼君、）房鳳字子元不其人以明經通達擢光祿大夫至青州牧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爲講學大夫由是穀梁

春秋有尹胡申章房氏之學

晉書元帝踐阼時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公羊穀梁省不置太常荀崧上疏曰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造膝親受邱明撰所聞爲傳其書善禮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其書精隱明於斷獄辭義清俊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是以三傳並行博士各宜置一人以傳其學

范甯字武子鄢陵人少博學時稱儒雅以穀梁先有尹更始唐固麋信孔衍江熙段肅張靖等十餘家注解皆膚淺乃沈思積年商畧名例爲集解十二卷例一卷其義精審爲世所重甯子泰雍凱從弟邵及其父注門生故吏諸子之言各記姓名既而徐邈復爲之注　晁說之曰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精深遠大真得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以申穀梁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不敢異同也

劉兆以春秋一經三家殊塗諸儒是非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取周官調人之義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論

其首尾使大義無乖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穀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

漢藝文志穀梁傳十一卷外傳二十二篇章句三十二篇皆穀梁之學也

隋經籍志春秋穀梁傳十三卷（吳僕射唐固注）春秋穀梁傳十二卷（魏樂平太守麋信注）穀梁傳十卷（晉堂邑太守張靖注）春秋穀梁傳十六卷（程闡撰）春秋穀梁傳十四卷（孔衍撰）春秋穀梁傳十二卷（徐邈撰）春秋穀梁傳五卷（孔君指訓殘缺梁十四卷）春秋穀梁傳十二卷（范甯集解）春秋穀梁傳四卷（張程）（孫[illegible]家集解殘缺）理何氏漢議二卷（魏麋信撰）春秋穀梁傳義十卷（徐邈撰）答

春秋穀梁義三卷（徐邈撰）薄叔元問穀梁義二卷（梁四卷）春秋穀梁傳例一卷（范甯撰）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晉博士劉兆撰）春秋穀梁廢疾三卷（何休撰鄭玄釋張靖箋）穀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五卷漢諫議大夫尹更始撰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晉給事郎徐乾注春秋穀梁傳十卷胡訥集解穀梁音一卷范甯撰俱亡

載記石季龍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校中經於秘書國子祭酒聶熊注穀梁春秋列於學宮

穀梁疏三十卷唐楊士勛撰

穀梁總論

問穀梁之持論果通經當理否范甯曰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孔子覩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於是就太師而正樂頌因魯史而脩春秋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令典也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彊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問穀梁果精義之書乎俞寧世曰左氏溫以麗公羊奇以逸穀梁峭以深左氏記事公羊明法穀梁精義之書也左氏無意而意存公羊一意累千百言不離乎宗穀梁一語一意一字一意孔子作春秋有微言有大義左氏含而未達公羊達而未盡不有穀梁經不終晦乎故胡氏作傳宗左十之二宗公十之三宗

穀者十之五甚矣春秋非穀梁不能盡也孔子之行游夏並稱文學然子游所得者樂耳子夏既得詩又得春秋退老西河疑於孔子謂非公穀諸人之力邪世之能讀左者多有於公則畧焉而穀尤畧余於穀梁詳錄之胡氏之旨也夫人豈不貴有精義之學哉

穀梁

問隱二夫人子氏薨曰子氏薨三傳互異左氏以子氏爲桓公之母公羊以爲隱公之母先儒謂妾母不當稱夫人春秋之初禮法尚存不得以成風敬嬴爲比惟穀梁以爲隱公之妻以隱

推讓據其爲君而亦稱公故其妻亦稱夫人也夫既不葬故其妻亦不葬而左氏桓未爲君而其母稱夫人是亂嫡庶也公羊以爲隱母則隱見爲君何以不書葬若以讓不書葬何爲書夫人故穀梁以爲隱妻其義較長程子及胡傳皆從之

問隱三秋武氏子來求賻曰譏非禮也仲子之賵天王來歸天王之賻武氏來求比而觀之可傷矣穀梁曰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書武氏譏世官也稱子弱且未命也不稱使當喪未君也

問隱七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曰穀梁謂以歸猶愈於執杜氏預因以爲非執其義勝公羊多矣並卿行旅從戎以衆犯之故書伐著戎之横也楚邱有二一在今河南滑縣衛邑也一在今山東曹縣此是也不繫國魯邑也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邱魯邑而後屬宋也王使入境而不能衛遣難而莫之救魯罪大矣以歸罪凡伯不能死於其職也

問桓三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曰公穀皆以胥命爲善程子因之而胡傳亦主其說葢比之屢盟長亂者爲近古也張氏洽從劉氏敞之說謂彼此相命以成其私而極言其僭竊之所至朱子以爲有理故並存之

問桓三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曰胡傳引穀梁不書朔不書日爲夜食謂因朝日而知之者非也既曰見其虧傷矣則時刻可稽書朔書日無不可且使日食於亥子之交未出地而復明則雖朝日何從見其虧傷之處耶葢日食不占夜猶月食不占晝是以唐一行作歷上溯往古千有餘年日食長在晝月食長在夜也既盡也春秋日食三十六其既者三焉

問桓十四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曰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盟不書日者多矣前定不日豈書日者皆非前定乎來盟有書使者有不書使者鄭

語衞貝夫奉使而來意主於盟以爲前定可也齊高子楚屈完宋華孫皆臨事制宜安得以爲前定乎故凡以不日爲前定者皆不錄而來盟不書使者俱刪前定之說

問莊七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曰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衆星不見者精衰黯而無光也經星不見衆星可知矣如雨者多也氣消散而不攝也此天地之大變也人與天地爲一氣政治有失則象變於天故謹而書之按三傳之說俱有未協劉氏敞皆駁之其義甚精

問莊二十三四秋丹桓宮楹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穀梁以爲非

禮非正斥言桓宮以惡莊也曰僭禮之罪小忘讐之罪大兩罪合併更成極惡故不書新宮而直稱曰桓以著莊公之不子

問莊三十一春築臺于郎曰志勞民也春非時也臺非事也郎非地也天災時變無若莊之多國匱民貧無若莊之甚乃縱情任已崇飾遊觀一歲而三築臺君志荒矣國政廢矣民力竭矣魯之不亡幸爾

問莊三十二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曰路寢正寢也公薨必地詳凶變且以別正不正也薨于路寢正也公享國三十餘年事事越禮幸其薨也不絕於婦人之手以居正而保令終然後知禮之用大也

問僖九諸侯盟于葵邱何如穀梁曰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按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渠有見於兩漢中宮之禍而爲此制穀梁立於未事之先一語包孕千古何等識力

問僖十六春王正月戊申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其義何居曰星隕至地爲石莊七年書星隕本其上而言此書隕石據其下而言後數散辭也散隕宋境計之乃得其數故繫

以五鷁退飛風驅之也先數聚辭也羣飛而過宋都舉目卽得其數故冠以六隕石不言星鷁退飛不言風皆本其可見者而言石鷁人所共見其爲星爲風則非所見也謹物異以念庶徵也楊愼曰左傳云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此言甚正穀梁傳乃云石無知之物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此言之誣本不待辨宋萬孝恭辨之云梁山沙鹿亦無知之物胡爲而不日麋與蜮亦微有知之物胡爲而不月此殆可得一笑穀梁乃痴人作夢孝恭又痴人解夢也

問文元春王正月公卽位穀梁謂繼正卽位正也張北拱曰春

秋十二公隱繼正而不書卽位者攝位也桓宣弑立而故書卽
位者安忍乎其位也莊閔僖繼弑不言卽位者隱痛乎其位也
定繼出君之喪書戊辰卽位者殯然後卽位也其繼正而書卽
位者自文公始後則成襄昭哀凡五公而已然則國家亦多故
矣考終命爲五福之一故先君之薨必正其終者而後子弟之
立克正其始

問文十六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以公爲厭政信乎曰政必
有所歸不於君則於臣公旣厭政必有人受之者權柄旁落公
子遂之禍始亟如二世之有趙高李斯明皇之有林甫國忠皆

乘其厭政而得政千古一轍

問宣三楚子伐陸渾之戎曰陸渾之戎允姓秦晉共遷於伊川
者耳與類逼居王都秦晉之罪也然是時未聞爲患亦與楚無
憾楚莊伐之蓋以窺周室也傳載其觀兵問鼎逆情著矣止書
伐戎道其可道者耳先儒每以稱爵爲襃觀此則知其不可過
矣

問襄三十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曰災與卒連而貫以日見以
災卒也伯姬之室夜失火保傅不至不下堂逮乎火而死或疑
其輕生非也穀梁傳曰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

詳其事賢伯姬也按列女傳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江
水大至使使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
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行使者曰還取符恐後矣夫人曰貞女
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臺崩遂流而死謚曰貞姜
事與伯姬相類畏不義甚於水火皆堪與日月爭光矣

問昭十五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禮乎
曰據左氏叔弓涖事而卒當祭去樂卒事固禮也公謂聞大夫
之喪則主卒於外而君聞之說聞而去樂卒事亦禮也穀更推
求到以聞者之可不可義益精密矣按曾子問君在祭而天子

崩后之喪則廢祭日食太廟火則接祭如牲至未殺則廢其大
臣有變禮雖未之及然卒事則非廢祭也去樂無妨於誠敬而
得全痛恤臣下之心是兩得之胡氏謂祭而去樂不可者拘矣
若當祭不告君雖可以安而神則未有不知者知則未有不痛
而猶歆其樂者事死如事生蔽君是蔽先君也胡氏謂祭而以
聞不可者又拘矣

問昭三十二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曰公八年於外卒以
客死意如之罪不容誅矣亦齊晉之咎也齊大國也晉尤盟主
也納公易耳乃齊景不明嬖臣詭辭以蔽之晉定不綱强臣多

方以誤之既貪其賂亦庇其類故使公至於此極也書薨於乾侯著變也

問定五於越入吳曰於越卽越也稱越者三昭公時也稱於越者三定哀時也蓋越處荒遠先代苗裔周有天下就其地而封之其國號因其自稱而已春秋前稱越其舊號乎後稱於越其改號乎亦因其自稱而已必求其義以寓褒貶則鑿矣吳方在郢而越入之倚伏之機可畏哉且深責越之助不義以撓吳吳亦失道而無以持勝也

問定八從祀先公曰三傳釋從爲順而先公則無所指註疏因

文二年躋僖公爲逆祀遂以升閔降僖爲說但逆祀成於臧氏且閱數世矣非季之罪也馮山以從爲後隨先之義昭薨於外喪歸而季氏欲溝絕其域不使同於先公既而止葬於墓道南葬既不得合於墓則主自不得祔於廟矣虎欲彰季之罪以媚國人始以昭公從祀不書昭公內諱也但前此書吉禘于莊公書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今言從祀而不目昭公雖諱不應若是之晦而難明也薛季宣曰魯之祭也躋僖公外昭公從祀者始正其禮也兼用二說則經傳合矣蓋閔僖與昭皆可以先公目之且左云順祀先公而祈焉意適當大袷羣公皆在故卽槩言先公聖人因事以著其實而善惡自見蓋從祀正也不書日亦不書大事見不由公命也繼書盜則盜爲之也蓋假正以售其大不正也故曰春秋之志微而章

問哀二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曰衛靈初年主威不立而盜殺其兄後且耄矣家政不修而妻逐其子無道致亂數世不定其得沒身幸矣

問哀二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曰趙鞅怨衛助荀士未有以報衛人立聵之子輒因納聵以爭國書鞅帥師著其志在亂衛也聵仍書世子正名也聵罪未白而奔靈公後欲立郢

郢辭遂止則聵猶與國未絕也但既奔矣父未命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乎且今之立者卽聵子也而必爭之不父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辭立而迎父可也今納于戚而不得入是拒父也公穀以爲尊祖非也雖祖命立輒輒豈無父之人哉而拒之滅天理矣況輒之立也祇以郢辭立而言亡人之子輒在國人因而立之耳豈祖命哉

問哀三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曰聵在戚而輒使石曼姑圍之不同楚商臣蔡般者幾希然圍者衛志使齊主兵何也齊大國也而世霸不能以大義正輒乃助之圍父是輒之逆齊

實成之也然齊何以助輒高閌曰齊與晉爲讐若聵立則衛從晉矣所以助輒也許翰曰晉君臣稱兵而齊爲臣伐君衛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父以是知齊之將亂也

問哀五六月辛丑亳社災曰亳社商社也武王克商頒商社於諸侯故國有兩社傳曰間於兩社是也亡國之社屋之不受陽也屋之故有災志災所以示儆也

問哀六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曰陽生繫齊以長宜立也然君命立荼矣故不書公子惡爭國也陳乞召之宜無難者書入逆辭也雖宜立立之之道則逆也據傳陽生使朱毛弑

荼何以歸獄於乞蓋乞志竊國故逐高國而圖廢立所以專威柄而爲攘奪之階也其始阿景公意而立荼今又外迎君而立陽生則荼之死决矣特乞不欲顯任其事待陽生而加之刃耳不然陽生一亡公子身之定否尚難自必况敢輕行弑逆不畏乞討乎春秋推見至隱以乞首惡杜亂源也又以見立幼之害也家國無釁誰能乘之君之廢立權臣之資也其公愛荼陳乞順之而立荼景公亦以爲愛荼也而適以弑荼荼弑陽生立而齊遂終爲陳氏有矣可懼哉

問哀十二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曰昭公夫人也據傳云季氏不絻蓋不以夫人喪之也故不書甍及葬昭公娶吳女書孟子何也因其稱而稱之也語云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是也據實書之而昭之失禮與三家之不臣具見

終

經史析疑卷之十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翠嵐南村校訂

男　敏堤遜齋
　　履道吉堂校字

姪孫于疇耘西

左傳傳授攷

左邱明魯太史仲尼與觀史記作春秋隱其書而不宣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邱明恐失其真乃爲之傳遭秦滅學口說尚存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至文帝時梁太傅賈誼爲訓

詁及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誼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至將軍授子元而尹咸翟方進授劉歆歆授賈徽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漢書劉歆字子駿好古彊志過絶於人與父向領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從丞相史尹咸及丞相翟方進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畧不同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向死後歆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博士講論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責讓之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時光祿大夫龔勝上疏

乞骸骨大司空師丹亦大怒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懼誅出補河內太守

後漢書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銳精覃思至不與鄉里通以父任爲郎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尚書令韓歆上疏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爲左氏淺末不可立元聞之迺詣闕上疏曰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臣竊見范升所議左氏及太史公違戾凡四

十五事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爲巨謬遺脫纖
微指爲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宏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
也臣愚嘗傳師言願得以褐衣召見理邱明之宿宛若辭不合
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書奏下其議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
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
迺用其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
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
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兼通五家穀梁之說爲左

氏傳國語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
秘館拜逵爲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
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
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具條奏之曰、
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
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
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
殊絕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
讖明劉氏爲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其所發明補益實多書

奏帝嘉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遷逵爲衞士令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
古文尙書毛詩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
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羡慕焉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章懷太子注五家謂
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爲穀梁也、五十一篇左氏三十篇國語二十一篇也、
儒林傳服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少以淸苦建志入太學受業
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
漢事六十條行之至今
潁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

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聚徒千餘
人著春秋左傳條例五萬餘言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善明左氏春秋爲世名儒門徒數千
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
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
漢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氏微二篇師古曰微謂釋其微指、
隋經籍志春秋左氏長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春秋左氏解詁三
十卷賈逵撰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漢九江太守服虔撰春秋左氏傳
三十卷王肅注春秋左氏傳三十卷董遇章句春秋左氏傳義注十八

卷(孫毓注)春秋左氏傳十二卷(魏司徒王朗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杜預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李軌撰)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徐邈撰)春秋左氏經傳朱墨列一卷(賈逵撰)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潁容撰)春秋左氏膏肓釋痾十卷(服虔撰)春秋釋例十五卷(杜預撰)春秋左氏傳評二卷(杜預撰)春秋左氏經傳通解四卷(王述之撰)春秋左氏傳賈服異同畧五卷(孫毓撰)春秋左氏函傳義十五卷(于寶撰)春秋左氏區別三十卷(宋尚書功論郎何賀眞撰)春秋左氏傳立義十卷(崔靈恩撰)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東京太學博士劉炫撰)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劉炫注)春秋左氏經傳義畧二十五卷

(陳國子博士沈文阿撰)續沈文阿春秋左氏傳義畧十卷(王元規撰)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

梁有春秋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農鄭衆撰春秋左氏達義一卷漢司徒掾王玢撰春秋左氏釋駁一卷王朗撰春秋左氏分野一卷春秋十二公名一卷鄭元撰春秋左氏圖十卷漢太子大傅嚴彭祖撰春秋古今盟會地圖一卷不知撰人俱亡

左傳總論

問孔子脩春秋左邱明果受經於仲尼乎杜預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成文考其眞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故曰非聖人孰能脩之左邱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

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

問或以左氏爲文章信乎朱可亭曰左氏文章也非經傳也文則論其文傳則繹其義不易之規也昌黎韓氏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誠哉斯言乎春秋主常而左氏好怪春秋崇德而左氏尚力春秋明治而左氏喜亂春秋言人而左氏稱神舉聖人之所必不語者而津津道之有餘甘焉然則春秋之旨其與幾何矣近莊列詭譎之風啓戰國縱橫之習大率定哀以後有絕世雄才不逞所志借題抒寫以發其輪囷離奇之槩云耳故曰文

章也非經傳也雖然當時二百四十二年列邦事蹟盡爲秦燼後之人欲通春秋之義必觀其斷欲觀其斷必檢其案公穀風調的係漢儒國語冗而散實不類左氏手筆則是彷彿萬一者猶賴此篇之存且其文雄深雅健變幻高華不預設一成格而後先呼應疎密得宜有不期然而然者是誠文之至也夫嗜而成癖者又何啻當陽哉

問左傳果爲史家編年之祖否朱受谷曰春秋三傳並列十三經顧高赤受經卜氏其義互有異同而邱明獨受經於尼山親見筆削大義故較三傳特詳且當傳成授魯申又四傳授荀卿

卿授前漢張蒼其後賈誼張敞賈護劉歆及後漢鄭元鄭衆馬達馬融之徒靡不各爲訓詁中間若尹更始章句賈逵解詁尤赫赫表著當時至晉杜征南出而集解一書單行千古諸家之說乃盡廢嗟乎左氏釋經良難征南之癖亦未易也蓋嘗論之古今經史絕續之交莫如春秋春秋者經中之史左氏者史中之經也馬遷易編年爲紀傳扶風仍之然獻帝雅好典籍嘗謂漢書文繁難省迺令荀悅做左氏傳體作漢紀三十篇涑水資治通鑑凡十九年而成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究其歸則亦具體左氏而爭雄漢紀者也故左氏者上之爲素王功臣而下之爲

後代史家開山祖世有通經義具史才卓然稱理學鉅儒著作大手者其必於是乎得之

問昌黎左氏浮誇四字是贊詞否唐錫周曰今人因昌黎有左氏浮誇一句便時刻牢記此四字試細按之左氏之落筆可云精細議論可云刻入摹神可云曲盡結構可云謹密而斷斷不可云浮誇者也蓋此語本極贊左氏非貶詞也嘗觀昌黎作文大半脫胎左氏其所稱浮與誇者謂傳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張皇太甚文過其實耳此正左氏之所以超絕今古者也何也經題也傳文也有離奇恣肆抒發無遺之文方能曲曲傳出謹嚴

之經此固昌黎之所十分心折萬分愛惜者故先曰春秋謹嚴而即繼之曰左氏浮誇若謂有不滿意思何故仍與詩書易莊騷太史等書並列且上文上規二字又當作何解耶

問左氏學博才長能兼收並蓄果定論否張松南曰左傳學問極博才情極長自天地人物以及古今典故無不綜核整贍即俚俗猥褻經其筆亦點染生動平者布帛菽粟奇者福地洞天濃者雲蒸霞蔚淡者秋水寒潭大者東岱西華小者一邱一壑古者翠栢蒼松媚者琪花瑤草典者漢鼎周彝淺者街談巷說乃至繽紛則急管繁絃工麗則追金琢玉浩落則長江大河變

幻則蜃樓海市嶄絶則峭壁懸崖鬆利則哀梨并剪尖雋則春鶯巧囀超忽則游龍翻勢凡百妙境任古今作手得其一體皆足名家而左氏則兼收而並蓄之史公定是後身昌黎東坡具體而微詩史乃足並駕齊驅而天分終遜一籌自此而外大都屈宋衙官而已以此相目或不爲浮譽也

問一部左傳有線索有經緯信乎馮天閑曰左氏有絶大線索於魯則見三桓與魯終始而季氏尤强於晉則三晉之局蚤定於獻公之初於齊則田齊之機蚤决於來奔之日三者爲經秦楚宋衛鄭許曹邾等紛紛皆其緯也洵乎魯之春秋其事則齊

桓晉文一言以蔽之矣

問一部左傳何處寫來出色曰左傳前半出色寫一管仲後半出色寫一子產中間出色寫晉文公悼公秦穆楚莊數人而已讀其文連聲情意態千載如生技乃至此

左傳

問隱元鄭伯克段于鄢鄢係何地楊慎曰石經春秋鄭伯克段于鄢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左傳云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是也杜預作頴川鄢陵謬矣鄢陵非鄭地段焉得有兵衆乎郭知元切韻云帝虎並訛烏鄢互舛正指此條

問隱三左氏稱周鄭交質周鄭交惡措辭何其舛也曰稱交質交惡又稱結二國之信故夷王室於諸侯所以譏鄭之無君亦以譏周之失政也

問隱三宋穆公之傳位果階亂乎孫執升曰宣之立穆穆之屬殤皆不失爲盛德事凶終者皆其後人耳或乃府獄兩君雖曰推本亂始恐非春秋忠恕之旨張北拱曰宣公之公心固難穆公尤難然三代以後終當以傳子爲正不然未有不啓掘室魚腹之劍致燭影斧聲之疑者

問隱四衆仲論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故知必不免韓友一

曰祖龍既并天下而征役不休虐用其民所以身死未幾普天同叛衛州吁强不如秦才不如始皇而卽位以後稱兵無已安得不敗

問隱四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此是極寫純臣用計亦從朝王一邊去謂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明是調虎離山方有下手處唐錫周曰左傳羽翼聖經全部俱原本忠孝而開書尤深致意焉贊考叔曰純孝贊石碏曰純臣一樣品題一樣機調特地表出一個孝子一個忠臣爲全書冠冕作者其自明著書之旨

乎

問隱六鄭伯如周始朝桓王而王不禮焉何也韓友一曰東遷以後諸侯盡離心膂惟恃一鄭又不善撫之鄭朝周而桓王不禮焉豈不益孤危猶旅寓之子四顧無親止從一僕而又日撻之九三之爻所以嘆焚次也晉至定公諸侯惟宋事晉范鞅乃以楊楯不獻己故執其行人樂祁天子之衰侯伯之微一也

問桓二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曰穀梁以孔父爲字趙氏匡駁之是矣左氏以父爲名杜氏預因爲罪孔父之說亦非也惟劉氏敞君前臣名之說最爲精當故程子及蘇氏轍胡

氏安國皆用之宋自與夷立屢舉伐鄭必欲除焉是安忍也十年十一戰是阻兵也督乘民怨弒之以立馮魯爲望國宋作王賓允翬馮督相繼交發人倫之變甚矣孔父名也及累也君弒而臣與其難以其能與君爲存亡故賊必欲翦之也督不氏未賜族也諸侯受賂而立之故督之後爲華氏

問桓二滕子來朝曰滕降稱子趙氏匡以爲當喪未君程子以爲後臣屬於楚胡氏安國以爲貶其朝桓朱子皆駁之獨取程氏迥自貶以省貢賦之說於情事爲近而揆之春秋之義例亦有不可通者五等之列周有定制春秋不聽諸侯之自尊而獨聽其自貶耶故惟杜氏預楊氏士勛爲時王所貶之說爲得其實胡氏安國曰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不作夫東周之替也齊晉之霸實王命之儀父黎來實王爵之卽其威不行於吳楚之遠且大若滕薛杞小邦以爲時王所黜夫豈不可春秋之後又將百年周益卑矣三晉爲侯猶請命焉况平桓之世東遷之初乎

問桓三公會齊侯于嬴曰左傳會于嬴成昏于齊也杜氏預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家氏鉉翁曰魯桓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于齊以爲此會非媒而昏昏不以正也越

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爲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以春秋于嬴之會讙之會謹而書之又曰是時鄭莊常用兵齊爲强國故桓以賂結鄰以昏求齊所以逭弒君之討而終殞於齊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問桓六楚武王侵隨鬭伯比所謀言言中要眞善於料敵否曰季梁可謂知兵矣鬭伯比高識又出季梁之上漢高帝見圍白登亦以冒頓匿其壯士健馬故耳故嬴師誘敵主兵者所宜深愼也韓友一曰伯比伺隨隙全在少師一人以少師之進退爲我師之進退大有卓識王龍驤云使孫皓悔過更用賢良則不

可圖此之謂也國家以人爲存亡類如此

問 桓六 楚武王之稱王何如林于九日楚自東遷以前雄長南服而已熊渠王四子終畏厲王而去之傳十世至熊通遂自尊爲武王時諸姬近楚者蔡鄭二國懼而會于鄧蓋惴惴乎旦夕不保矣而武王猶未加之兵也先伐隨隨服而漢東諸國悉已披靡文王立而鄧先受禍次及蔡又次及鄭始信三十年前鄧之會非無因也其臣則鬬伯比蔿章謀畧横絶一時孰謂材必擇地而生哉

問 桓六 鄭忽之辭昏何如曰忽兩辭齊有高識後世求婚之道

當準諸此失援出奔自來所訾左氏亦深惜之然觀非耦之論甚精若免汗南山之刺忽所獲多矣師昏之論則又甚正處功名之際者宜法此

問 桓十三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何以知其必敗韓友一曰爲將宜慎重歷覩戰爭未有不以驕敗以慎勝者也莫敖屢疑不決實將才之短才短故偶有一長輒以自多而有羅之敗

問 桓十三 鄧曼是何等婦人前知兵之勝敗後又知君之死生何物女流具此卓見曰鄧曼看出屈瑕破綻處其理甚微與料武王心蕩同一精細春秋多奇女子如楚夫人之聰明豈不遠過丈夫乎至曼以師全而王薨爲國之福此卽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何其高識

問 桓十六 衛急子不肯棄父命壽子載其旌以先盜俱殺之其規爲何如曰衛宣烝父妾奪子婦聽讒而殺其二子三綱絶矣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載馳及定之方中之詩所以繼新臺諸篇而作也急子不逆父命以求生自是一片仁孝心腸然逃之而免父惡名似覺道理更妥壽友恭至矣然與其同死賊手何若涕泣於母氏之前幾諫於父與弟之側不從則以死繼之猶冀挽回萬一也死均耳此不更有立乎惜乎計不出此蓋衛宣之

有急子猶晉獻之有申生其孝同其死同烝父妾而生者斷難久全天道如此眞可畏也

問 桓十八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劉氏敞曰君弑臣不討賊非臣子不復讎非子奈何以讎在外則勿復乎若以齊强魯弱量力不討君子不責是復讎者行於柔弱而困於强禦也與公穀不同而揆以不共戴天之義則其說未可廢故附見於此

問 莊元 春王正月曰不書卽位左氏以爲文姜出陸氏淳劉氏敞駁之是矣胡傳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春秋絀之亦非也

隱莊閔僖外俱書即位豈皆稟命於王若桓若宣若定豈皆內
有所受自當從公穀以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爲是

問莊二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曰於餘邱左氏無傳公穀皆以爲邾邑杜氏預獨以爲國詳考經文伐人之邑未有不繫國者亦未有邑而書伐者則杜注爲勝也公羊以慶父爲莊公母弟杜氏以爲庶兄然爲弟則不當稱孟爲兄則不當稱仲惟劉氏炫謂慶父欲同正嫡故以莊公爲伯而自稱仲理或然也要之經意所重者惡慶父之得兵權爾或國或邑或弟或兄皆非義所急故諸家並存而以張氏溥之說爲正

問莊九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曰三傳俱以子糾爲兄註疏并無異說其見於他書者荀卿史記亦然獨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弟韋昭注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是則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語非不易之論也程子及胡傳據公穀經文稱糾不繫子遂直以糾爲弟而諸家多因之朱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其答潘友恭書又引荀卿殺兄之語而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今故從朱子而兩存之再考叔向謂齊桓爲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史記謂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又謂小白母衛女也其說與叔向同杜氏預謂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是俱以小白爲僖公子也獨穀梁謂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啖氏助趙氏匡主穀梁之說謂襄被弑二公子乃出奔以二公子爲襄公之子程子及胡傳皆主之二說未詳孰是亦並存焉

問莊九鮑叔請管仲何如曰鮑叔春秋完人也奉小白先奔莒與小白先入齊件件先管仲一着管仲處處遜鮑叔一籌其曰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此千古第一薦牘一言遂相魚水之歡令人神往舉管仲後便善刀而藏尤不可及

問管夷吾之政令何如曰管仲譎正鹽筴而齊富一匡九合而

齊強厥功偉矣晉人勤王是假管仲尊周是真厥後齊桓既死諸侯猶有思桓德者皆仲之力也儲在陸曰參國伍鄙作政寄令管子作用事業括盡於此一部周官管子得其精王莽王安石得其糟粕又曰軌里連鄉所謂節制之師也與周法原不甚相異或謂兵農自此而分予謂非分也合也又曰非管子不能用齊非齊之富庶亦不足爲管子用

問莊十公敗齊師于長勺曹劌之論戰當乎曰曹劌大將才也忠之屬也一語孫吳說不出微矣哉獄通於兵乎且已勝矣而猶再三慎重視齊頃公楚子玉未有勝形而便驕蕩者又何啻

量相越至此
問莊十四楚子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鍾伯敬云息嬀有至性有高識只歎息係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楊雄之莽大夫也息嬀哉按列女傳所載息夫人與此大異傳云楚破息虜其君使守門將納夫人於宮楚王出遊夫人出見息君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遂自殺息君亦同日俱死楚王嘉其義以諸侯禮合葬之此所謂不爲利動者也

漢去春秋未遠子政必有所據故以入貞順傳是伯敬亦未可遽菲薄息夫人也錄之以廣見聞
問莊二十二陳敬仲辭爲卿辭夜飲俱有不可及處否曰知足不辱守分而後安其身敬仲其深於函關五千言者也高識遠志爲田齊開國即在此着春秋之局變爲戰國由六卿分晉而田氏篡齊也晉文未興之時而代晉者已兆齊桓方盛之日而代齊者已至亦可以見天命無常創業守成者俱當猛省矣左氏隨事埋伏遠爲二國敘出所以衰替之故絶細血脈絶大關鍵

問莊二十五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楊慎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何以爲古禮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其陽也水之災人力可救也鼓庸愈哉自古水災莫大於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張洽曰比年大水陰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外內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不正其本而禮文謬戾胥之所以亂也
問莊二十八楚令尹子元之伐鄭何如曰子元爲伐鄭之舉苟悅婦人而已故草草旋師以兵戈爲狐媚意在夫人不在兵也

極寫他無狀却又似不曾寫所以爲高超
問閔二慶父有後於魯何如曰前傳慶父奔莒後傳夫人孫邾然實以慶父作主大書使卜齮賊公又大書通於哀姜兩君繼弒魯亂幾亡賊臣之罪比重邱山矣緣親親之誼而爲立孟孫氏吾以爲僖公季友過也郭鄰有後而管叔無聞周公何厚薄於其間乎然則魯所以處共仲者又安得以公子牙例觀哉
問閔二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於兩社爲公室輔唐錫周曰魯季友不愧爲公室輔四字

問（閔二）初惠公之卽位也少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韓友一日當時無戴公文公則無衞矣尤奇者兩夫人亦皆賢人固不論其所出也所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問（僖四）筮短龜長卜筮果有長短否曰筮短龜長杜預注曰筮數龜象象長數短此舊說也孔穎達云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是爲極妙雖龜之長無以加此以至理而言卜筮實無長短蓋亦知杜之謬而不敢規之按獻公卜驪姬卜吉而筮凶卜人曰筮短龜長故下文遂引龜辭蓋卽立驪之辭所言理短龜之辭所言理長

姬一事而論非謂筮龜有長短也杜之紕謬類多如此

問（僖四）十二月晉太子申生縊于新城憒憒生曰余讀史竊悲申生眞大不幸也人爲申生計者有三曰諫曰讓曰去然觀其時勢與地則三者無一而可何也獻公之過正在於舍己立弟申生將爲己而諫乎抑爲諸母弟而諫乎爲己而諫諫不聽又以號泣隨之卽慈父不能無疑而矧父如獻公雖明順父志而虛儲位聽焉然奚齊申生且不容一日並世矧可同在國中在申生固無他肺腸而有如云奈臣下欲富貴何臥榻之側今古同情妖姬豈慮不及此若附於大杖則走之義謂逃而免焉可免父殺子之名然矣不知父舍嫡嗣而欲立愛子已負不直於天下縱去而濱死道途幸全首領父尙莫逭其責設不幸授首他人遊魂莫返九原抱恨獨非父殺之乎或謂去當在城曲沃之際夫父之任以曲沃也意雖疎斥猶託名腹心之寄使一旦委父命於草莽父若執此爲詞聲告鄰國責以無故背親將奚所置喙乎故申生之自處得矣其死與孝己扶蘇同毋容輕議也

問（僖五）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私邑其利口何如曰轅宣仲亂之雄也觀亂人報復其險不堪所謂

宴談之側有荊棘乎

問（僖七）盟于甯母不許子華列奸何如張北拱曰晉文之興也使臣訟君齊桓之霸也不使子奸父天淵懸絕然桓文之正與譎不特自己爲然觀管仲光明磊落舉動亦殊非狐偃趙衰輩可及

問（僖九）葵邱之會果有九國否曰公羊傳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按葵邱之會僅七國會鹹牡邱皆八國惟會淮九國公羊本意謂一震矜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必以數求之眞痴人說夢也

問僖九荀息之死何如曰涑水不有言乎左氏書荀息之死引詩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非也元凱失左氏之意矣彼生言而死背之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齒也晉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不能諫止遂以死許之是其言玷於獻公未没之先而不可救於已没之後也左氏之言貶也非褒也

問僖十五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注以爲去而不顧然否曰小駟不調故墮泥中車重非自己可救得遂去是急往呼同人共

救也適遇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因慶鄭急呼同救公故誤之致失秦伯看下文救公二字自明若慶鄭見戎馬還濘竟去而不顧則絶無情理矣

問僖十五秦伯歸晉侯果出於本心否曰秦伯歸晉侯明是怕穆姬撒賴未免爲之心慌因聞飴甥之言卽以歸晉侯爲出於本心可謂因機會居美名霸王之略也

問僖十五呂甥之口才若何韓友一曰失國之後全恃其詞懇惻足動人心陸翰之教唐德與子金等也呂郤才不減狐趙事非其主竟以殺身惜哉按子金不特有口才兼有幹才一動晉國之人而爰田州兵以作再動秦國之君而改館饋牢以歸辭之不可以已如是然實是一片赤心做成不專靠口才也後以畏逼謀弑死非其所君子惜之要不害其忠於惠公也君子又哀其遇之多窮矣

問僖十七齊侯小白卒五公子爭立而齊遂亂何也曰齊家先乎治國此理甚明篇首以釀禍罪齊侯兩因字寫女子小人親密攀附之害使人毛骨爲悚袁了凡曰仲寢疾桓公問鮑叔之爲人仲曰鮑叔君子也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盎仲非蔽賢者誠謂叔之不能併容而畏

禍之也是仲過爲叔計未爲齊計也詎知叔而相齊必無三子之亂矣何也叔惡惡不忘其能忘三子哉昔蜀董允秉直匡主義形於色武侯薦允爲侍中而宦人黃皓畏允不敢爲非叔亦齊之董允也惜仲爲齊計而不及武侯也

問齊桓之創霸何如曰王者首出庶物則命曰天命討曰天討正誼而不謀利王道一天道也自齊桓假仁仗義取威中國陽爲尊周實以自大霸之業創始於此孔子小管仲之器卽可以俯威公然猶不没其功者功在一時道在萬世取其一時之功則其得罪於萬世在所必黜者已見於言外又小白之正對重

耳言耳不率諸侯朝京師而致王世子於首止封亡國不以王命事之不正孰有大於此者至孟子始直斥五霸深辨德力之分復明性假之別學者愈知所尊尚故孟子所以配孔子者辨王霸之功爲第一漢唐以來王霸道襍功利溺於人心刑名因之用事其間非無崛起之君救時之相而貽謀不遠者有攘除之功無積誠之德樂因循苟且之政而不爲可大可久之治所以皆霸道也司馬温公謂王霸無異道陳同甫謂漢唐可繼三代而朱子皆力辨之故朱子所以功不在孟子下者亦辨王霸爲第一大抵王道本於誠意南軒所謂無所爲而爲者天理之

功也霸道起於私利南軒所謂有所爲而爲者人欲之私也自學者言則凡讀書應事之迹必根於處心積慮之微故不爲沽名者王道也反是則霸東漢節義是矣不爲媒利者王道也反是則霸西晉淸高是矣不先辨王霸而欲以從事於學是導流而塞源也其不入僞學者幾希

問世儒以春秋爲奬霸謂春秋不卽爲七王者五霸之力五霸若在周室不滅然乎郝楚望曰周之東遷無異杞宋矣有桓文不興無桓文不滅何加損也桓文上下五十餘年五霸共二百四十餘年而東周存者又二百年此無霸不滅之明效也七國之縱横五霸會盟開之七王之兼併五霸滅國導之赧王稽首獻地五霸挾天子侮王室先之有五霸自有七王若春秋奬五霸則縱横之徒皆行春秋之志者春秋不爲儀秦輩作倘乎苟仲尼之志行春秋之義伸則自無五霸又安得有七王與嬴秦之禍而世儒不思也

問僖二十二宋及楚戰于泓曰襄公愚妄子魚賢明使子魚有宋安於泰山無如其守節固遜何也與延陵季子同一可惜蘇東坡曰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襄公執鄫子用於次睢之社君子殺一牛之不忍而襄

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殲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是紾兄臂以求食而忍饑於壺飱不情甚矣謂之王者之師可乎

問僖二十三齊姜是何如女子曰懷嬴聽子圉逃歸曰不敢從亦不敢言是女子之知義情理俱到者姜氏殺蠶妾以行重耳曰懷與安實敗名格言簡當至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尤見俠女子作用意態自不猶人

問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字當作何解曰國君雖輕狂亦自有體統入浴則脫衣露體豈有爲君輕身而

追觀人之浴者一說薄簾也從簾中窺之比舊說似較妥協

問晉公子歷聘諸國其氣概何如曰文公虎危困時侃侃於秦楚之庭其所以自許者甚大登降之間儼然霸主自居矣後世惟劉備孫權在窮約之際未嘗屈抑於人英雄之氣不以勢阻也且成敗天實爲之亦不係區區言詞貶辱也論者謂治兵周旋等語非亡人對大國之體不可以其幸免而稱之過矣

問公子賦河水當指何詩曰左傳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左傳無注國語韋昭曰河水當爲沔水字之誤也沔彼流水朝宗於海言已反國當朝事秦說最有理

問僖二十四狄人歸季隗於晉而請其二子曰季隗是文公先納之室名位應在嬴氏上公倚秦復國急急逆嬴氏以歸特正大人之稱於季隗則反忘之畏秦勢也儲在陸曰齊姜亦女中英雄也入國後季隗懷嬴位列可考而姜氏無聞焉年之不永與不及待而他適與可慨也已

問僖二十四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來以盾爲才固請於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韓友一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趙姬讓內子於叔隗而甘心下之天下有如此賢婦人乎當爲續關雎之正風補曹姑之女戒

問僖二十四介之推母偕隱何如韓友一曰介母之言自近人情後見其子斷斷遂與俱隱而不復言所以爲難

問僖二十五狐偃勸晉侯勤王何如馮天閑曰勤王最是圖霸要着子頽之亂齊桓失之東隅故馳驅卅載而後爲召陵之師子帶之亂晉文占以先手故迅掃五年而即有城濮之捷秦穆徘徊河上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宜其僅僅雄長西戎宋襄又不先不後無可出色大丈夫建功立業固賴適逢其會哉

問僖二十五襄王弗許請隧何語簡而嚴也儲在陸曰晉文請隧及請殺衛成襄王皆弗許而嚴詞責之可見惟大義足以服

人雖悍侯不能不屈於孱主也

問僖二十七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已胸有成算否唐錫周曰先軫是極肯出手做事人畏首畏尾者對之能不通身汗下先且居英氣勃勃綽有父風令人有養子當如孫仲謀之嘆

問僖二十八晉侯入曹不責其無禮於己而責其不用僖負羈何也韓友一曰曹風彼侯人兮荷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此曹所以亡也僖負羈曹之賢人也文公一入其國責其不用僖負羈乃見師出有名伯者假義行私皆此類也

問僖二十八楚殺其大夫得臣韓友一曰子文以伐陳爲子玉功使爲令尹此實待功臣所宜有賞而不行何以勸後子玉之敗自不能善待知勇耳以此追咎子文則苛矣

問僖二十八衛侯與元咺訟不勝曰衛侯忌復又加之以躁待臣待弟皆以自快其意而已歷觀本末直皆在咺但君臣無獄屈於大分耳咺訟於晉雖爲懟君然亦一時忠憤至歸而立公子瑕則顯然逐君肆惡矣爲咺計者逃於外而不歸可也

問僖三十燭之武退秦師曰秦晉不過以利合故燭之武全以利害說之要其所必聽也一燭之武便比曹衛省幾許禍患爲

國所以重文告之詞

問僖三十二晉侯重耳卒其霸業何如郝楚望曰五霸之亂莫甚於晉楚春秋之事半晉而所惡亦莫甚於晉晉自重耳以詐力興其子孫强梁驕恣惟楚爲其所忌故始託於秦後引吳越自助皆爲楚也世儒貴霸尊晉遂詆楚爲夷而楚實非夷也謂晉擯楚不與盟會楚自不會非晉能擯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矣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而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於周而晉召王徵兵奔走其卿士逼殺其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而諸侯於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驅脅叱使莫敢不諾晉之惡什倍楚故春秋所惡莫如晉

又曰世儒說春秋獎齊晉故不得不抑魯衛諸國使之承奉而以奔走服從爲有禮盟會徵召爲當然因執諸侯殺行人滅國併地爲伯討然承奉甚無名也則不得不以與楚爭功爲攘夷而尊周今按禹貢九州之地皆屬諸夏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倘盡剪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而地不滿九州禹貢爲虛文而春秋爲殘局矣仲尼何乃爲此乎世儒既謂楚爲夷謂攘夷爲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自背其說也

問僖三十三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

師何如曰鄭之得全一賈人之功也天生妙人天定妙着十二牛勝數百乘師武臣力矣故曰智加人者倍力加人者半

問僖三十三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儲在陸曰原軫之言是也秦據雍州之固有車鄰駟鐵之雄然不敢出函谷以窺諸侯者以晉爲之限蔽也微原軫則秦之往來侵軼跌宕中原不俟孝公後矣

問僖三十三先軫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曰先軫剛人也剛而有禮故能以死生之大義自裁與狼瞫並獲死所於今猶凜然有生氣

問文元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林于九曰史稱成王能布德施惠好於諸侯獻於天子蓋鑾荆令辟也子文又毀家紓難以故兵强將勇辱死宋襄小國受其毒者不可勝計幸召陵服之於前城濮敗之於後故不遂霸而終以商臣宮甲隕命則弑兄自立之報亦酷矣乎

問文二戰于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狠瞫於是乎君子曰慹其上而思爲亂勇人也慹其上而思爲義進於勇者也狠瞫識到養到觀其言生死功名之際灑然矣斯之謂勇

問孟明蹇叔優劣何如曰孟明始爲晉虜不自懲艾再敗於殽陵彭衙幸晉師不出封殽尸而還左氏美之過矣穆公襲鄭蹇叔苦諫使穆公能用其言則秦師不東也三軍不暴骨也秦誓亦不必作也左氏不稱先見知幾之蹇叔而贊喪師辱國之孟明何其謬哉且其言曰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累世富强形勝巖險雄心於戈矛戰鬬技養於射獵徬騎非一日也孟明何力焉

問文五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蓋慨嘆之言猶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也後人不察遂謂皐陶眞不祀而莫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哉按張平子思元賦云皆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於英六注英六國名楚末乃滅抱朴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卽皐子也以是參考之皐陶何嘗無後乎

問文五甯嬴之論陽處父何如曰甯嬴以華實論處父自是觀人法眼張茂先晉室名輔止因華而不實遂至不獲考終人其可以不實哉

問文七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曰穆襄已卽世康公又晉之自出解仇結好當在此時乃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又以謀之不

定背其言而掩襲之此則不直在晉其後攻伐無已時又始於令狐之役皆趙盾謀國之誤也張北拱曰盾之爲政殊無足取夏日可畏已異乃翁乃翁與文公經營霸業猶能輔襄以繼至盾晉始失霸北方可圖外侮而不能爭桃園之弑內亂而不能討尤恨其與令狐之師使兩國連兵結怨肝腦塗地殺運將舒而復起者皆盾利立長君計較秦援之所致也咀華謂宣孟英明果毅能贊大事吾亦不謂然

問文十一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穀梁傳長狄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郰瞞國有此長人信乎曰案山

海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郭璞注晉永嘉二年有鶖鳥集於始安縣南甘里之鶖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華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從此國來也河圖玉版曰中秦國人長一丈愚按外傳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十者十丈也河圖玉版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拾遺記宛渠之民其國人長十丈關中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有長人十二見臨洮身長百尺夷狄

服時初并六國以爲瑞乃收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象之長狄身橫九畝則其長不止一丈矣殆與大秦宛渠及臨洮長人等類而防風氏專車之骨亦如之何劭公注公羊亦云蓋長百尺可知郭氏之說爲誤博物志始皇時有長人二十五丈見宕渠列子龍伯國之大人一釣連六鼇案河圖玉版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大秦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五丈則外傳所謂數至十丈而極者似猶未盡天地之奇若神異經所載西北海外有人長二千里腹圍千餘里但日飲天酒五斗涼州異物志有大人在丁零北偃臥於野其高如山頓脚成谷橫身塞川長萬餘里斯則無稽甚矣

問 文十三 繞朝贈之以策策字當作何解曰左傳士會自秦將歸晉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如布在方策之策蓋書也其下云云卽策文也蓋士會將歸繞朝諫止之而秦君不聽及其行也又難顯言故贈以策書云云見秦之有人使歸晉而不敢謀秦也今以爲鞭策非也劉勰文心雕龍曰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宣子以書據此則豈鞭策乎李白詩臨行將贈繞朝鞭楊愼以爲詩人趁韻之誤耳

問 宣元 春王正月公卽位曰桓宣之篡則一而情稍殊桓首惡也宣與聞耳其卽位則同而實逈異桓以罪歸蔿氏賊已就討隱爲已攝本宜立也宣則內倚仲遂外結齊援同於繼正遂自立耳故皆行卽位之禮春秋據實書之以著其惡

問 宣元 公子遂如齊逆女曰桓之篡翬爲逆女宣之篡遂爲逆女其爲先君之賊時君之謀主可知翬謀成於內其婚齊以結援蓋後圖也遂謀成於齊其婚齊以固位益本計也權臣鄰國比而弑立竟以喪娶明失禮且同惡也

問 宣二 鄭獲宋華元唐錫周曰華元未能免俗然度量却好韓

友一曰華元成晉楚當年咸誦其功而後人深罪之則知中國
之於狄冦凡主欵主撫者皆爲來世口實也又曰大棘之役左
史盛責斟斟以公事而逞小忿不顧其國與鄭子都一也雖然
斟小人不足道元爲大將而闕疎若此其何以戰是役也吾尤
責華大夫焉
問宣二左傳惜也越境乃免果越境卽可免否曰少侍學於伯
父石泉公嘗以此問石泉公曰惜也歎董狐言之失越境乃免
謂越境寧可免耶是反敲之辭非正辭也按趙穿攻靈公於桃
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

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我
之懷矣自貽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杜預注
云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此言尤謬夫趙穿爲盾之
族子平日所愛信之人穿弒君而盾乃復是穿之弒爲盾弒也
盾爲首惡穿特承意行事耳盾陽爲不知謀以求自免弒君之
罪將誰欺乎及其反國非獨置賊不討反使穿往逆新君盾之
弒實無可逃卽使亡越境而歸討賊亦難免於春秋誅意矣試
觀高貴鄉公之事抽戈者成濟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

昭也爲天吏者將原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乎抑將致辟成濟卽
足以蔽辜乎
問宣四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張北拱曰大兵大獄往往興於
忽微殺羊不與宋師以敗解黿不與鄭君以弒飲食起訟師聖
人垂戒之意最爲深遠
問宣八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則重生返廬之說信
有之乎曰死而復生見於書傳者有數事博物志漢末發范明
友冢奴猶活明友霍光女婿說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
似此奴常遊走於民間無正住處又獻帝初平中長沙有人姓

桓氏死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開之遂生又杜嘏家葬而婢誤
入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附葬而婢尙生問之自謂一再宿耳
初婢埋時年十五六及開冢後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漢末關
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
后愛念之錄置宮內嘗侍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
次序后崩哭泣過禮遂死焉五行志注建安四年武陵充縣女
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死埋於城外已十四日娥比舍有蔡仲聞
娥富謂殯當有金寶盜發冢剖棺斧數下娥於棺中言曰蔡仲
汝護我頭驚遽便出走會爲吏所收治娥兒聞來迎出娥晉于

寶傳寶父有所寵婢父亡母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家中吉凶輒與語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十二眞君傳豫章吳眞君猛者得秘法於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死已三日眞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死當爲訟之於天遂臥尸旁數日與慶俱起弟著作郎實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譔搜神記續博物志晉咸寧中瑯邪顏畿得疾就醫張嗟死嗟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送喪者忽爲之言曰

我當復活慎毋葬我也其父許以不葬旐乃解還家開棺出之弟含絶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又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壻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壻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夫回生至爲奇異然傳記所載乃言之歷歷有據如此是知絳市之諜不可謂無其事也謂左氏爲盡浮誇可乎

問 宣十 齊侯使國佐來聘曰曾之朝聘齊惠皆不報頃公甫立遽來聘魯何也蓋國不靖而結魯也齊惠卒崔氏奔國之不靖

可知然嗣子能盡孝守禮人心自固矣彼宜之庸豈足爲助而汲汲乎既以三月而速葬復未逾年而卽吉書齊侯書使著忘哀之實也胡安國曰嗣位之初舉動若此已失守身之本矣喪師失地幾見執獲宜哉

問 宣十一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曰楚盟諸侯于辰陵晉莫敢問乃孜孜於狄且往會焉晉衰甚矣楚遂假名以討陳不惟勢足陵晉義亦足以傾晉矣不自反而爲邲之戰以爭鄭宜其敗也

問 宣十一 楚子入陳儲在陸曰叔敖爲相楚子縣陳不諫而得之申叔時之言此叔敖之所以不及管仲也

問 宣十二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曰左傳以剛愎不仁坐罪先縠胡傳以不能制命歸罪林父皆是也伍參之言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傳又曰桓子不知所爲觀此則左公之罪林父亦不從末減矣韓友一曰晉侯欲許桓子之死士貞子謂不可此亦論其人耳若庸懦無能之帥則失律之罪本不可追殺之可也或曰先縠以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爲變狄伐晉及清原此一條可死所謂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也不然舍林父而殺先縠晉於是乎失刑矣

問 宣十二 莊王不築京觀何如曰不築京觀莊王大有見識晉

楚惟天所授勝敗豈有定形邲之前為城濮使京觀可築則晉先為之矣邲之後為鄢陵使楚而築京觀則晉又效之矣驕盈長怨是欲耀武功而反章其不武也

問宣十四衛殺其大夫孔達唐錫周曰石碏甯俞之忠矣天地泣鬼神矣孔達以身死史魚以尸諫季札稱衛多君子吾謂衛亢多忠臣也林于九日衛成思先國之怨背晉文於末年使孔達侵鄭襄公圍戚之後不知改圖復加兵盟主何不量力甚也事急執孔達以說嗣是歸晉者幾三十載而穆公忽背清邱之盟又開罪晉景迨晉人來討竟殺孔達以說噫達以死事蒙卹

典亦云幸矣獨計身執衛政不能善事大國兩次釁隙皆自達啓之幸晉人無多求社稷得保無恙否則雖死豈足償其辜哉

問宣十五晉侯欲救宋伯宗以為不可何也曰伯宗前知楚之不可敵後又斷狄之必可伐皆確有所見故不執一說以自主雖然晉為盟主救宋故其責也而伯宗以為違天不可然則一伯之興亦天所命乎

問宣十五解揚囚於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何如曰解揚之不許忠也三而許之知也其權以濟事全在此若不許則楚必先殺之雖斷脰絕軀而人不知故死於軍中與死於城下相去萬萬也嗚呼一解揚勝十萬師楚之終不敢與晉敵者非以晉有人哉

問宣十五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果因果報否曰武子兩命一嫁一殉總為一情字往來顛倒故至此魏顆用治亂二字分解所謂發乎情節以義也武功之成乃以陰德致之此即果報之說先西域梵經而為言者也異哉

問宣十六晉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於秦曰賢哉士會才亦超絕九原如可作也非斯人其誰與歸文子克紹箕裘可稱象賢

問宣十八楚子旅卒其霸業何如唐錫周曰列國賢君當以楚莊為第一豁達大度使人自然畏懷齊晉之君未有能過之者亦總不若其大韓友一曰古之名將軍營未定不敢言勞軍炊未熟不敢言饑軍井未穿不敢言渴務與士同甘苦故人同為用楚莊巡軍拊勉士如挾纊可謂善將兵矣又曰莊王圍鄭聞晉退師則克城之後未有不終許之平者也始也不扼人於窮既也不縱人之叛終也不致憤於無已此三物者可以伯林于九日霸者莫高於桓文尙已竊謂楚莊之規模遠大器量寬宏當奚過之春秋於辰陵之會序於諸夏之上入陳之舉變為稱

爵之文所以許之者至矣當是時晉伯久衰諸侯不可以無盟
主而楚莊實有高世主之爲中華諸君安得不出其下至於伐
陳分明爲討賊起見皇皇義聲洋溢區宇晉景君臣對之自應
羞愧無地雖縣陳爲盛德累而從諫如流日月速更固異乎秦
繆之於蹇叔矣而於鄭與宋亦服其心不貪其利視滅譚遂入
曹衞者又何啻雲泥耶況不殺解揚桓文或亦優爲不築京觀
當讓楚莊獨步蓋晉執牛耳已歷五世諸夏宗焉一旦以江漢
之衆權而析之赫聲濯靈中外震動而守之以謙持之以讓非
大有學問者不能且桓文霸業皆由輔弼而成莊則多出獨斷

無甚藉乎羣策羣力尤超出萬萬吾故欲尊之爲五霸首若夫
不改王號觀兵問鼎則固又當別論者也
問成元 無冰曰冰統亥子丑月爲候亥始冰丑則堅至寅而解
凍矣故以二月爲限也此恒燠之罰事關天下而國亦與焉是
時成公幼政在三桓紀綱縱弛之應乎
問成二 晉敗齊師於鞌韓友一曰獻子因一笑逞志蓄怒固非
類矣然晉使爲政則甚是蓋傷心之怨必使人得發而後國安
如劍客鍊莫邪偶爲物觸必掣注空中令擊鳥除怒而後可馴
也

問成七 巫臣請使于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韓友一曰
當申公之時晉强吳弱而惟吳可以斃楚申公乃實有所見故
舍巳伯之晉而教未離混沌之吳也申公謀之於前伍公繼之
於後皆以報其積怨而楚幾亡皆吳人爲之亦楚之君臣自造
孼也
問成十三 晉侯使呂相絶秦其言詞何如曰此千古飛書馳檄
之祖叱咤風雲鞭驅雷電令敵人爲之膽寒喪氣儲在陸曰曲
在秦則恣意鋪張曲在晉則百方回護固是至文實亦利口
問三郤之爲人何如林于九日三郤如錡如犨顯然小人也至

猶不失爲君子卒同死於非命論者寃之雖然至非無可死之
罪也與周爭鄇田幾與錡犨同貪獻捷而驟稱其伐幾與錡犨
等侈況譖殺伯宗至與有謀焉猶可曰無罪乎獨怪長魚矯一
嬖人耳逆知書偃有弑逆之舉何先見之明耶言不聽而出走
何見幾之决耶噫至以君子而同小人之刑不足惜也矯以小
人而同君子之行亦足多矣
問成十六 晉楚戰于鄢陵范文子之見解何如曰外寧內憂名
論卓犖晉楚勝敗文子豈不知而深思遠慮正在旣勝之後悉
意吐露當時輕銳喜功者誰能領此韓友一曰文子謂我若羣

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此一言已見本意亦知師之必勝恐勝後徇煩思慮耳至戰勝後而其心獨苦益復無聊盎諸公所見在目前而文子獨立高崗之上也其祈而得死至誠足以格天也列國固多君子若文子所爲賢人君子毎多不能可謂晉之聖人

問襄三祁奚之舉善何如曰祁奚舉子一事遂爲後世佳話晉不難其臣而難其君又難其友惟其舉讎而後舉子此其所以信於君與友也衡鑑不精心術不正度量不大決做不出此三事

問襄四魏絳請和戎當乎曰魏絳眞是經國實際人看他和戎亦不是偷安言言有主張事事有本末魏絳和戎以正諸華孔明伐南而後窺中原先着後着易地皆然韓友一曰晉自文公以後伯業莫盛於悼悼固賢君臣又多才其大者莫如魏絳絳之所爲有仲父之風觀其事事有經濟非區區智謀士也況又得一知武子明於戰陣老謀深算尤過人遠哉晉何可敵也

問趙武之智畧何如唐錫周曰趙文子忠厚有餘而折衝禦侮則不足左氏雖出色描畫終未大愜人意韓友一曰楚國雖强鄭國有辭猶弗敢逆況晉楚匹也武奈何一言不出讓楚爭先晉國之恥不已甚乎自是不復霸矣

問襄十三楚子審卒林于九曰共以幼冲踐祚二年而盟於蜀合十四國之君大夫羣聽命焉盛哉霸業之餘威乎乃伐鄭而國蹙君傷伐吳而所獲不補所亡臨終知過已無及矣然以視夫習非怙惡死無悔心者則猶有間

問襄十五子罕辭玉是胸中有大學問否陳明卿曰子罕處獻玉事所難在於富而使復也此是有心作用君區區不受則陳仲子輩皆能之何益於人乎可見作好人好事不止是一个不要錢便了得韓友一曰平公築臺妨農子罕始止君恤民也繼

督役尊君也一事之間權時度變故若出兩轍後之人臣執其一說必我是而君否激成大變盡忠之道微矣

問襄十五晉侯周卒其霸業何如曰晉霸盛於文襄衰於靈成景厲再振於悼再衰於平昭而遂廢於頃定夫晉以奕世九君積功著於中夏至頃定一壞遂不可復救者豈無故而然哉白召陵擁十八國之衆不能振旅至戎蠻之執晉俛焉北面事楚以京師之禮吳則滅巢滅徐伐陳伐齊晉不能誰何迄黃池之會侈然褫方伯之令而下以列國待晉則晉之失霸實二强之張也而其端在諸侯之先貳當時齊景有抑晉代興之志宋衞

魯鄭諸君無非擐臂以從齊者也蓋晉執行人叔孫婼與諸大
夫坐而失魯執宋仲幾樂祁犂而失宋涉佗成何詬衛而失衛
荀寅求貨辭蔡而失蔡假羽旄於鄭而失鄭是以齊得盡取諸
侯鄭則與齊盟鹹會安甫矣衛則與齊盟沙次五氏矣魯則與
齊會牽宋則與齊會洮矣終而齊侯衛侯且伐晉矣羣后離披
霸權遂喪而其原在大夫之先叛夫政出多門則各求封殖削
弱獨歸宗國觀於楊楯賈禍邯鄲爭貢取賄季孫而乾侯弗納
索魯十牢而句吳藉口上下交征皆將誰諉況夫魏舒南面涖
政敢干位以命大事則三晉之局已成矣故讀隱桓知王澤之

竭讀昭定哀而又知霸烈之斬
問 襄十九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林于九日人臣謀專權則在已
上者嫉其逼也在已下者懼其議已狡濟其貪奸行其忍充是
心也何所不至矣鄭子孔西宮純門二事計罪定刑死有餘辜
非其人乎嗚呼祭仲以專死子孔亦以專死齊高止衛甯喜陳
慶虎皆然前車相積胡纍纍而不知戒哉
問鄭之罕虎何如唐錫周曰子皮保護善類一節人所難能韓
友一曰始終成子產者子皮耳故霸齊者非管仲乃鮑叔也存
鄭者非子產乃子皮也

問鄭子產學問才情何如唐錫周曰子產博物君子管子天下
才春秋兩絕然爲管仲易爲子產難管仲順風而呼子產所遇
皆盤根錯節郤能件件中規矩而化有事爲無事允稱大才或
曰春秋諸大夫如子產有古大臣之風其識力議論皆高人一
層又曰子產之猛意在使民鮮死豈非古之遺愛哉末世樂寬
之易而子產曰寬難其旨深矣寬者民之死地也寬而能使民
無死地此寬之所以難也韓友一曰春秋諸大夫管仲魏絳而
後則一子產矣子產雖事小國而更多大臣之度若以處之晉
齊大邦其施爲正未可量也又曰子產事大之策必先與人以

議之端而後明張言之如郤逆女壞館垣不與玉環皆是也豈
敢輕大國哉鄭惟弱故强之晉惟尊故卑之所以自全非以陵
人
問 襄二十一 祁奚請免叔向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
而朝曰臨難不求苟免救人不市私恩兩大夫俱賢遂成千秋
佳話唐錫周曰叔向止是學問可取立朝全無足觀貴爲上大
夫不聞出一議建一策可補國是可格君心但與時俯仰而已
觀其佐趙武會楚子於宋不過勸武讓楚一步耳無甚高論也
季札稱其好直何歟

問襄二十三臧孫紇出奔邾林于九曰武仲要君一案當時季孫但以其犯門斬關盟之仲之罪名反輕矣然武子始專國政正無君之人也烏知其爲要君烏知要君之爲無上不有聖人誰覷破其隱情而誅之韓友一曰武仲但欲自逞其智故於衆人之中安排作態而不顧順逆之序也假令仲乘季氏飲客大夫畢集召公鉏悼子序長少之禮毅然而立公鉏則季氏亦無如何是後既可免出奔之事而萬世亦服其義舉矣且仲但知無可盟之實而不知已與季以可盟之名疎於慮患如是當日固浪得知名耳彼自言知不足誠哉是言

問襄二十五齊崔杼弑其君光晏子之言何如唐錫周曰晏嬰才辨固有過人者然其大節已虧矣莊公之死嬰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此語如何解說得去身都卿相坐視危亡而不救又不能死且不能去是誠何心哉至於尼谿沮封尤爲得罪千古賀長白曰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蓋君臣之義絕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弑莊公人謂晏嬰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已死非私暱誰敢任之厥嬰非春秋所謂賢者哉君父之仇義不共天臣弑君子弑父殺無赦二子身爲大夫驟聞非常變故當率先有衆奉大義而誅元惡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無可言者方書偃之召也厥挺然力爭尚庶幾挽回萬一必不得已猶當致命畢力於嗣主之世而始則爲里克之中立以觀其變繼則爲趙盾之同黨以遂其奸晉尚爲有人乎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嬰之食誰之食也方莊之未弑弗當諫與迨莊之既弑弗當討與諫而不行與討而弗遂弗俱當去與三者之義嬰無一焉焉用彼臣哉而世猶以爲賢卒無有非而議之者大義之難明如此愚按此論有關名教確不可易

問襄二十七向戌弭兵爲千古之罪人信乎林于九曰華元之

於晉楚成之而已向戌弭兵令晉楚之從交相見則開晉末南北分帝之兆矣前此辰陵之會蜀之盟諸夏多爲楚屈然亦於其會所聽命耳君子猶以是爲鄭罪今乃驅先王分茅胙土之冢君相率而間關跋涉以往朝於章華之下其爲治道之患可勝言哉

問襄二十九春王正月公在楚曰正月者王朔之始諸侯有王事則從王無王事而在國則朝正於廟禮也前此公如齊如晉而或廢朝正已爲失禮然伯國猶以尊王爲名惟先書如後書至即足正其失今朝僭王之楚楚無王而公亦自外於王朔而

無王矣故特書在楚夫昭公失國居外春秋書所在今襄公因
朝而出何與失國同辭葢國建於王自外於王朝而無王卽與
失國者等且失國書所在存之也此書所在責之也乃公在楚
在會而當國者誰乎季孫宿也宿專國自託居守使公朝楚楚
外蠻也辱甚矣又虎狠也危甚矣且因公在外取卞尙爲有君
乎故書王正以正公之無王書公以正季氏之無君書在楚以
著公之辱與危且明非公志也乃公所以在楚者何止公喪葬
也天王甫崩不奔王喪而喪楚葬乎不書楚葬惡其號而削之
也

問 襄二十九 吳子使札來聘唐錫周曰季札翩翩濁世之佳公
子也超然物外白璧無瑕古今史取云胡康侯譏季札讓國生
亂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遂至以札爲戎首嗟乎春秋之
時弑奪頻仍跳踉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惟賊是仇
而先絀讓國之公子其何以勸葢康侯之支離其見而申商其
筆至此然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
墓至於今豐碑不隳弔古問奇之士過而低回康侯能掩此麗
牲之片石壠頭之絲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於
延陵季子始也無亦以其遜國高子臧之義三讓繼泰伯之風

乎今夫諸樊之讓季子非其本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
國人望姑爲是以飾觀聽耳不然彼既灑然南面稱孤矣而其
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第夷眛以及季札何以知札之死必夷
眛後也故札退耕於野以絶吳人之望若曰兄實與之而我固
捐之身有叔齊之節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若夫
僚之貪而躁也光之狡而忍也其人眈眈焉目覗而齒擊未嘗
一日而忘乎位使季子有國則堀室之匕首將轉屬焉葢札自
是終身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予之而我實逃之身有泰
伯之讓而兄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之心也予其兄以讓

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簒而不居其實立節顯而用意微
抗志嚴而行權巽所以三更暴主而不見忮者非得老氏之社
機而据先王之大法哉夫子稱嗚呼以弔其人稱有吳以不奪
其國稱延陵季子以不没其志而季子甚不朽矣然則春秋何
以書名也曰退夷也凜然大防而於札固無與也而後之耳食
者必以夫差之亡吳徙咎於季子夫季子辨六國之興衰者而
寧獨不辨吳之將亡彼亦能爲季子而已矣

問 襄三十一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曰左云立胡女敬歸之子子
野次於季氏卒毁也趙鵬飛曰子野卒與子般卒子惡卒同文

子般子惡傳以爲弒子野獨以爲毀吾竊疑之於時季氏之專
尤非慶父與遂之比愚意子野賢季氏忌而弒之以毀言於朝
而世不察耳趙氏此言爲得其情蓋君貴正終必書地薨而不
書地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子卒不地亦然先儒或謂不地不
葬未成君也非也子不敢遽以成君自居子道也論臣民之分
則子繼君卽君也安得卒而不地夫人書葬妾母書葬外諸侯
書葬安在子不書葬况先君未葬嗣子宜次殯宮曷爲次於季
氏則當於季氏是問矣且公薨閏四月如子野已有毀形季氏
必不肯迎置其家如未有毀形安得次季氏而遂云毀卒益前

此襄公在楚畏季不敢歸子野必憤襄之見欺而季氏憚之遂
萌邪謀以爲子之喪親可以毀卒因加至美之名於君以惑羣
聽且立其母親娣之子以釋羣疑季之計深矣哉春秋推見至
隱故直與見弒者同文

問 昭四 叔孫豹卒韓友一曰季札謂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後
竟死於豎牛之亂張魏公作相蘇雲卿曰是人知君子而不知
小人恐其無成也故徒好善猶無益也大臣以知人爲本又曰
季氏欲快一已之私而不顧使臣之死生眞可惡矣怨季而及
魯遷戮也怨季而不暇顧魯恒情也叔孫寧亡其身而恐禍及
其國但知有魯而并不念季氏之罪公爾忘私非此之謂乎昭
子舉動自不與凡庸爲伍當時大賢大奸皆出世卿之家如叔
季之類是也故國家之敗以世祿存亦以世祿也雖然其敗者
多矣唐錫周曰叔孫穆子死得不足惜叔孫昭子死得極可憐

問 昭十七 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官於郯子他所據何書
鍾伯敬曰雲龍鳥火紀官大要得諸典墳人安可以不學嘗謂
子産之論實沈臺駘郯子之論官史墨之論龍見舉遠扶幽如
探囊得物愧文士虛過一生

問 昭二十 費無極之行讒何如曰古今讒人之言往往無大費

力只須一委宛間便是殺人故甚可畏也然讀讒言未有不使
人憤者惟豎牛費無極之言讀之反使人笑此所以爲讒人之
雄

問 昭二十三 天王居于狄泉居字有深意否曰春秋傳周敬王
之出書天王居于狄泉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宅其有
之謂居魯昭公之出書公居于鄆鄆魯之邑也其後書公在乾
侯乾侯乃晉地不得書居也楊愼曰綱目書帝在房州唐一統
之地豈得以乾侯爲比當書帝居房州乃合春秋之法

問 昭二十六 子西讓國唐錫周曰子西子期視國甚輕視死甚

易大爲楚國生色未可因夫子彼哉一語遂置而不問也
問昭二十三公薨於乾侯子家羈之忠悃如何唐錫周曰子家子日夕以眼淚洗面而死使人恨之韓友一曰昭公諸臣出入之間無不如季氏之意誰與逆者子家子君生懷忠愛之實君亡存不共之意是公之一臣也然亦直言已心折賊臣之氣而已卒不能有所爲於其間古今餘痛
問定四吳入郢伍員之報父仇何如唐錫周曰伍員之報父仇不可以訓勳名不終有以夫休寧程氏曰處君父之變者當權其中以有過之父見誅於有道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鯀廢而

禹興是也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仇是也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奬奸回僇忠良有臣如湯武者弔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顧員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以吳之師破楚入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世謂其逆天傷義者豈知處變之理哉昔張良以五世相韓憤秦滅其宗也佐高帝誅秦而立韓公子成及項羽襲殺成則又佐帝襲殺羽於固陵讐復恥雪遂謝病辟穀託從赤松子遊以明其心之爲韓使員當入郢後投戈解印翩然辭吳爵祿退處於深山窮谷中以示所遭不幸

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惜乎計不出此反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清源楊氏曰君以有罪殺其臣固臣之罪也君以無罪殺其臣則臣之命也故臣之獲罪於君也有懼而無怨有受而無報子胥視平王爲父兄之讐不知恒人殺其父兄則讎之君殺之非罪是不幸也非讎也故於父兄有痛而已矣於君有懼而已矣君不疑而欲任之則不敢逃君疑則懼而自匿不敢有怨言焉夫吳楚世讐也子胥逃之吳其心專欲報楚耳然吳勝則楚亡楚勝則吳亡子胥無與焉於吳似忠而詐於楚似孝而逆且其

父兄之死爲楚社稷重今以兵入郢是欲亡楚之社稷矣其父兄欲存之其子弟欲亡之非其父兄之志也故曰似孝而逆袁了凡曰子胥復父兄之讎至於覆國鞭尸蘇子深是之反駁楊雄罪員之論爲陋余以爲不然方胥之亡吳也卽藉力問罪於楚廢平王之昏奉楚建而立之以成父志取讒臣無極戮之於市乃還吳而臣事可也夫既退而耕於野五年平王已死無極之族已赤本圖欲報者已無可報矣君子於此亦委之於天可也乃教吳入郢鞭尸逐昭以快其復讎之志其爲楚之辱有不可勝言者觀其謝申包胥曰吾日窮途遠固倒行而逆施之斯

言也吾知子胥之志有不獲已焉矣
葉裒甫曰伍員事吳爲唐蔡與師義也何至班宮分室以狄道行之耶卒使楚與吳敗功成而隳非惟不義所以爲吳謀者亦不忠矣且員前謀弑王僚後掘平王之墓鞭其尸是弑二君矣又託子鮑氏焉能免夫差之忌哉自謂欲上配夏殷與龍比爲友氣矜之辭未聞道也
憤憤生曰子胥入郢復仇平生志願畢矣倘於此時不愛一死以從奢尚於地下豈非程嬰報杵臼之義而吳王亦必惻然憐其忠不規規索其以身報吳德者乎胡以慮不及此且殺父者

楚也殺君者非鄭乎父仇復君仇胡可置當日移師伐鄭鄭爲俎上肉矣而竟以私恩釋也夫胥所爲不共戴天者平王一人耳平之先於伍未嘗有所憾平之後昭固路人若建若勝則胥所戴以爲君者昭奔建死楚社幾屋而勝固在吳倘立以續芈氏後申包胥將何辭責我而秦又安能兵我宋文丞相所謂立君存社稷不能得之博羅者胥固饒爲之又胡以慮不及此
黃遠公讀史吟評子胥實無可去之義然父仇已復夫椒之役又爲夫差報越殺而父之怨家恨既消國仇亦雪爲子胥者亦復何憾此時亦可去矣就使不去當宰嚭用事時謝政闔門藏鋒不用便是泛舟五湖之局而必滅越以逆嚭巽時鐲鏤鴟夷固等閑事也葢以前虎變之事胥能爲之以後龍蟄之事胥不能爲之徒以身先死無益於吳豈不惜哉詩曰只須敗越休亡越國恥消時莫管閑蚕會買舟湘澤去豈敎毅骨汨胥山
問申包胥之乞師何如唐錫周曰讀申包胥如秦乞師一段使人忠孝之心油然而生豈非千載偉人
問 定十四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曰據左氏蒯聵欲殺夫人爲所覺愬於靈公聵懼而奔劉敞曰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且殺夫人聵能獨全乎葢聵聞野人之歌而慚歸言於夫人夫人惡

其斥己而誣之耳且宋爲夫人南子之家殺母而入母之家敢乎哉其言深得情事左氏所記則南子之讒言與戲陽速迎合夫人以希免禍之飾言耳然南子何忍以母而誣子葢世之母淫而失恩於子者有之矣南子懼聵以野人之歌告君故反愬以先制之耳夫經書世子有二就君父起義以明國本晋申生宋痤是也就臣子起義以正大逆蔡般許止是也若書奔非大逆比也以繼體而獲罪至無所容子固不子然有子而不能明至擯國本父亦不父其書世子葢兩罪之辭迨靈卒而輒立趙鞅納聵猶書世子直與鄭忽歸鄭同文矣世有欲殺母而可始

終稱世子者乎郎云奔失子道然不去而見殺更陷父於大惡其奔固未可深罪也

問哀元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伍員諫許越成弗聽何也曰夫差亦是古今一孝義好漢赦越王亦不失帝王之度未爲大謬但忘父之仇而又其意不出於哀矜而出於驕盈所以致敗若赦越後不用貪賄之人而脩備治國桓文之業也越其如吳何哉觀吳越劉項成敗見古今無慈性帝王林于九日夫差於越不得以項羽不殺沛公猶有君度爲比盖父仇不共古今通義也當立庭呼已固有枕戈之志矣幸夫椒之役國破君亡區區會稽豈敢堅守乘勝長驅執句踐以狥於軍斯爲不辜夙願乃蓋威好勝許其行成報仇之志荒矣

問哀六楚子軫卒韓友一曰楚昭未敗之前貪讒在列國破之後頗多善政益具英武之姿而特爲小人所移也郝楚望曰孔子豈惟不擯楚生平所欲有爲者正唯楚按魯定公十二年孔子罷司寇去魯至哀十一年返魯在外十有四年而居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吳交爭之其君臣流離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益二國楚屬往來頻數意常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將分諸姬惟衛而國小政亂不可有爲諸侯地廣民衆無如楚故

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來迎欲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今按論語記孔子遇楚狂接輿及沮溺丈人皆由楚往來陳蔡間事聖人之志千載如見

問哀十公會吳伐齊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舟師果可以當奇兵否張北拱曰案舟師權輿於武王會盟津及秦孟明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然亦暫以濟耳用之以戰者則始於吳楚之人焉昭十七年吳伐楚戰于長岸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吳公子光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三呼餘皇皆迭對楚師亂吳人大敗之遂取餘皇以歸十九年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此見西北嫺於騎射而東南則以江海爲平道以舟楫爲輿馬其所長專在乎水鬬也地利與人力常相得三分鼎峙之時曹丕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旌旗戈甲之盛恐懼而退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六朝偏安江左益亦於江淮要害之處簡閱精壯勤脩戰船因地利而用之乃足以自守其地嘗試論之舟師可以戰亦足以守昔漢

武遣朱買臣擊東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旋破滅之而其時有樓船將軍戈船將軍下瀨橫海等名又開昆明池以習水戰攻南粤救東甌滅朝鮮靡不用焉至於岑彭以飛炬燒蜀荆門之軍王濬以燃炬燒吳截江之鐵二者皆奇兵也而王鎮惡以蒙衝小艦自河入渭遂平關中李靖以散艦平梁曹彬以浮梁伐唐世忠敗兀朮於黃天蕩岳飛破楊么於洞庭水師之績著在史冊亦名將所不廢矣若夫塞建平之口使自三峽者不得下據武昌之要使自漢水者不得進守釆石之險使自合肥者不得渡防瓜步之津使自盱眙者不得至其可以守者又如此精

聯絡防火攻愼歸路舳艫臨堞不用攻車鮫人呂師皆成勁旅安在孫子十三篇之所未及者遂不可以意爲之耶吾請與之讀左氏

問哀十一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吳人皆喜惟子胥以爲豢吳諫終弗聽何也曰古今史取云自周衰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爲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心不險者不足以爲詐故伯比之間隨也移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宏者不可以爲詐故句踐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廢請之時韓友一曰齊桓初年屢欲從事於天下而管仲止之文公初年屢欲從事於諸侯而子犯止之句踐生聚之後亦屢欲從事於吳而范蠡止之英雄急急自見之心不可遏也因以鍊其堅深雄忍之力

經史析疑卷十一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　敏持　逖齋　村校訂

男　履道吉堂校字

姪孫時夏翊華

三禮總論

問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四十九篇並稱三禮惟戴記列於五經者何說其源流授受可臚陳歟曰周官六篇而冬官缺其一儀禮十七篇吉禮凶禮畧具軍禮全佚而賓嘉亦殘缺戴

記四十九篇始於后蒼爲曲臺禮厥後傳之戴德德傳兄子聖故爲戴記其列於五經者精理名言不可沒也然自王制明堂位郊特牲等篇多與古制不合此又不但月令之載秦官共爲雜成之書無疑矣

問三禮何者爲經何者爲曲曰周公損益二代之制作冠昏喪祭之禮作朝聘射享之儀名之曰儀禮儀禮固禮之經所謂經禮三百是也孔子弟子各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名之曰禮記禮記固禮之傳所謂曲禮三千者是也

問鄭樵三禮辨以士禮十七篇爲儀禮后蒼曲臺記爲禮記是也然前後漢志皆以爲高堂生十七篇瑕邱蕭奮卽以授后蒼作曲臺記何耶曰士禮十七篇爲儀禮曲臺記爲禮記是也至高堂生十七篇弟子五傳蕭奮及孟卿后蒼二戴是也是蕭奮所授仍屬士禮十七篇而曲臺之作仍屬后蒼自爲也

問周禮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先儒論之詳矣或以周禮爲經禮儀禮爲曲禮又或以儀禮爲經禮其說孰是曰鄭康成等皆謂劉向所稱經禮卽周禮三百六十官曲禮卽今儀禮冠昏吉凶其中事儀三千傳瓚曰周禮三百特官名耳經禮謂冠昏吉凶蓋以儀禮爲經禮也括蒼葉夢得曰經禮制之凡也曲禮文之

目也諸儒之說瓚與葉氏爲長

問康成以儀禮爲末周禮爲本朱子以禮記爲傳儀禮爲經果可參伍以相合歟曰鄭氏以儀禮爲末周禮爲本據高堂生之十七篇爲士禮也朱子以禮記爲傳儀禮爲經以儀禮中有冠禮昏禮祭禮禮記則有冠義昏義祭義也儀禮中有燕禮射禮聘禮禮記則有燕義射義聘義也

問儀禮禮記皆因事命名而周禮以六官統攝體製何異曰儀禮禮記以冠昏祭射等義因事命名周禮統以六職者禮掌於官言官自可統夫禮也

問周禮重者在前儀禮輕者在前何故曰周禮爲本聖人體之儀禮爲末聖人履之爲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凶賓軍嘉爲次爲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昏後喪祭

問三禮本相貫通缺一不可故或爲經或爲傳或爲經或爲曲今制科獨以禮記取士而不及周禮儀禮何也曰朱子謂周官一書禮之綱領而儀禮爲經禮記爲傳又謂經禮固今之儀禮而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少儀內則諸篇是也唐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宋熙寧中王安石始廢罷儀禮明初制科之設又存禮記而去周官雖朱子曾有棄經任傳遺本宗末之譏竊謂儀禮言器禮記言理器則隨時可更理則百世不易則以禮記列之學官與四經並行用以取士誠不爲無見矣

問漢儒傳三禮賈公彥謂儀禮周禮爲本末陸陲謂周禮爲羣經源本而吳澄取大小戴記補儀禮而以冠昏諸篇爲傳其與朱子經傳通解之義合歟曰吳澄謂朱子補其遺闕則編類之初不得不以儀禮爲綱而各疏其下今則因朱子所分禮章重加倫紀其經後之記依經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舊附於篇終十七篇正經居首三十九篇逸經次之以戴氏所存兼劉氏所補合之而爲傳終焉皆別爲卷而不相紊至朱子所輯及黃氏喪禮楊氏祭禮亦參伍以去重複名曰朱氏記而與二戴爲三是朱子析之於前吳氏取其析者會之於後蓋有以得朱子意外之意矣

問陳祥道之禮書聶崇義之禮圖發明同異果有功於聖經否曰陳祥道於元祐初爲大常時解禮之名物且繪其象飾以五采總一百五卷積二十年之功始成聶崇義又作三禮圖或正其失或補其闕元祐中表上之其有功於聖經亦不淺矣

問禮器圖始於鄭康成踵而修之者前後有幾家曰康成始爲禮器圖而梁正夏侯伏朗張鎰之所作皆失傳宋初聶崇義與尹拙所共訂定者則猶有書在也

周禮總論

問漢志本稱周官其稱周禮始於何時諸儒辨說厥功奚屬曰鄭樵謂漢曰周官或曰周官經唐曰周禮推本而言則稱周官者是矣劉歆校理秘書著於錄畧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鄭注賈疏發明已備然信者多而疑者亦不少何休指爲戰國陰謀之書林孝存亦有瀆亂不經之說異議蜂起各以己見駁摘是非於是有謂其設官大多有謂其與周官不合且謂其無一官完善而三不可信之說愈淆然起矣惜朱子以三禮體

大未能卒業不獲見刪定之全書而陳氏俞氏吳氏諸儒後先表章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所闕而考工記仍附其後鄭賈以來諸儒辨經之功亦足重也

問鄭康成注周禮所存者三家係何人鄭賈注之而王安石闢之何也曰鄭司農衆杜子春鄭大夫與皆康成之所存注者以在康成之先故言官以別於康成也鄭與明周官傳之鄭衆康成注之公彥疏之自王氏周禮新經出以周官半爲理財之書而鄭賈之學廢矣

問陳傅良周禮有三綱領何說曰一曰養君德二曰正紀綱三

曰均國勢此傅良所謂周禮之綱領也

問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鄭康成固信之矣乃諸儒論之紛紛且劉歆王莽一再用之而亂天下何也曰先儒之疑周禮與夫用周禮而亂天下者馬貴與論之詳矣以爲疑之者病其官冗而事煩不知經制至周而詳一事一官無足怪者自漢以來規模瑣碎亦復如此特官名不襲六典之舊耳固未見其行周禮而亦未見其異於周禮也其用之而亂者則在於百姓交涉之事苟以周禮之法行之必至於厲民而階亂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輸是也諸如此類可行之於封建之時不可行之於郡縣之後故耳而何可以周禮爲不可信之書也哉

問周禮一書先儒疑信相半林孝存何休鄭康成之持論孰優曰周禮一書出於河間尊於劉向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以爲戰國陰謀之書獨鄭康成博採杜子春鄭興鄭衆馬融之說而作注遂有周禮爲本儀禮爲末之說宋儒胡氏父子謂劉歆附益以佐王莽惟朱子曰周官周公運用天理爛熟之書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焉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後世皆謂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大體直非聖人做不得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張子曰周

禮是的當之書未可以末世增入病之所以唐太宗嘗歎爲眞聖人作而文仲子亦慕爲王道之極也夫

問周禮列六官之職而士民之禮未詳何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書曰考之馬貴與之說有鄉遂等官斟酌區畫俾之均平有泉府等官補助賒貸俾之足用所以養之者甚至司徒之任四時孟月考其德藝司馬之任四時仲月行其禁令所以教之者甚詳雖士民之禮未詳而所以治其士民者未嘗或畧也

問周官三百六十今以五官之屬計之每有羨數何也曰天官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虞衡關門數不可考者尚四百餘

人春夏秋三官皆五百餘人統計六官凡三千人竊以爲其間必有一人而兼攝數官者固無虞於廩祿之不給矣

問國服爲息安石靑苗之所藉口也昔人因謂周禮不足信然歟曰治世之法行之必惟其人苟非其人則金縢大誥皆可借以行奸又何獨國服爲息之言足以害天下乎

問周禮冬官亡而以考工記足之何歟曰陳氏謂冬官所云事典者未知定爲何事而乃以考工記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耶

問周禮缺冬官言人人殊臨川俞氏謂司空之屬分寄五官或者遂取五官所屬歸於冬官六屬適各得六十果可爲定本歟曰周禮出於河間已缺冬官葢周公未成之書也誠不可補以考工俞廷椿謂分屬五官原不必補論亦奇矣然經文明云冬官其屬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而謂分屬五官從長專達之義安在乎或者乃取五官所屬類司空者爲冬官柯氏又割地官遂人以下爲冬官是昔則一官缺今則六官俱缺也可乎

問冬官司空所掌何事曰朱子謂土地之事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區畫井田創置纖悉必屬司空而今亡矣

天官冢宰

問大宰掌建邦之六典鄭衆曰治典冢宰之職敎典司徒之職禮典宗伯之職政典司馬之職刑典司寇之職事典司空之職也呂祖謙曰六卿者萬事之綱也爲天下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紀既立首敎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敎人道立則必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敎立禮行而猶有干紀亂常者則討伐行焉故四曰邦政大罪陳之原野降此則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刑至體國經野興事造業以基五官之職事則六曰邦事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上下相統內外交應天下雖廣無一處不相聯絡而五官之職竝統於冢宰猶八卦竝列六子而實統於乾坤也

問三農之名當以何者爲合曰周禮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鄭衆曰三農平地農山農澤農也鄭康成曰三農原農隰農平地農也司農之說未爲不當而康成必欲易之孔穎達乃附會其說曰積石曰山鍾水曰澤不生五穀故後鄭不從之可謂康成之佞臣矣楊升菴曰觀地官司徒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徵草貢之材於澤農是山農澤農周禮本有非司農杜撰而康成原農隰農何所本乎至九穀之名司農

以爲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康成以爲無秫大麥而有粱苽當以後鄭之說爲正

問大宰九職九賦九賦宜卽九職之民所出然亦有有職無賦賦不係職者何與載師任地之賦卽九賦也閭師任民之貢卽九職也賦與貢果有二與鄭註有地賦口賦之異其說然與大府內府司會俱兼言九賦九功司書兼言九職九正同與異與載師征賦有十一十二二十而一二十而三二十而五之不同鄭氏以爲輕近而重遠豈先王之賦不皆什一而有內輕外重之不同與曰九職惟臣妾閑民業微無賦外此皆出其所有之

物以供國賦九賦惟幣餘之賦出自官府九式用度之餘材外此皆不外乎九職也閭師任民所貢之物卽九賦所斂之財斯下供之曰貢上取之曰賦其實一也後鄭地賦口賦之說非邦中之賦至邦都之賦以王畿千里之地每面各五百里別其遠近爲六等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也邦甸二百里家稍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爲王畿之境故亦名疆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又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此邦中之賦也又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又曰近郊十一此四郊之賦也自遠郊以及甸稍縣都其賦數皆同於近郊其曰關市之賦者關在遠郊界上市在城中與門關相聯司關云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是也載師云遠郊二十而三此關市之稅也關在遠郊故以遠郊言之又曰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山澤之賦也山澤在甸稍縣都之地故以甸稍縣都言之關市逐末故稅稍重山澤所出乃天地自然之利用力少而爲利多故稅最重幣餘之賦非九職之稅故列於末九賦亦謂之九功以其出於人功也九職亦謂之九正以其爲國之正稅也九職九賦非有二稅載

師閭師互主其事而非有二職也

問正月之吉係何月朱子曰胡文定春秋傳謂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事據周官明有正月有正歲則周實以十一月爲正月夫子所謂行夏之時以其不順欲改從建寅耳毛應龍曰建子之月謂之正月所以明一代時王之正建寅之月謂之正歲所以明天運時序之正鄉大夫職正月之吉受教灋于司徒歲終則令六卿之吏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司徒以退各憲之于其所治州長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觀此經文三節極

明正月卽周以十一月爲歲首之月也歲終卽豳詩以十二月
爲將改歲之月也歲終下繼以正歲則謂夏正建寅之月明矣
按毛氏以歲終爲豳詩改歲之月則丑月也不如依鄭注作亥
月爲安
問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王詳說曰八成皆文書也比居
簡稽版圖禮命要會文書之用於公者也傳別質劑文書之用
於私者也書契公私皆用之葉時曰聖人起敎於微渺而防患
於未然是以有書以載其法有法以待其事事來而應之以法
訟起而正之以書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其八成之謂與
問膳夫掌王之食飮膳羞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飮用
六淸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不太繁費
與曰按王安石謂人主當享備物以康成注此經辭不明白而
康成之誤則因醢人職王舉則共醢六十甕醯人職王舉則共
醯物六十甕遂謂王日一舉備用此數不知醢醯二職所共者
共於內饔內饔則選之實於豆以俟饋內饔職選百羞醬物珍
物以俟饋是也則雖日有百二十甕之醬而饋於王前者固有
數矣公食上大夫豆八庶羞二十等而上之大畧可推也葢共

之數多饋之數少則未饋者尙在無須日日共之惟膷臐膮胾
日易以鮮耳在禮王與后同庖日中而餕不敢暴天物也乃日
盡百二十品之羞醬百二十甕之醢與醯物乎
問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四句曰羔豚羊豕之小者
方春品物小故以小而美者爲宜膏香牛脂也以脂和之腒乾
雉鱐乾魚方夏物餒敗故以乾者爲宜膏臊犬膏也犢牛子麛
鹿子秋時草物實犢麛食之而肥膏腥雞膏也鱻魚也羽鴈也
膏羶羊脂也王安石曰牛土畜也春木用事宜助養脾犬金畜
也夏火用事宜助養肺雞木畜也秋金用事宜助養肝羊火畜

也冬水用事宜助養心賈公彥曰四時所膳皆取死之脂膏春
時土死牛屬中央土故以之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秋時木死
雞屬東方木冬時火死羊屬南方火臊腥俱不得爲豕膏故先
鄭及子春說後鄭俱不從
問周禮有六寢五寢六宮九室之不同宮人職掌王六寢之脩
鄭注路寢一小寢五隸僕職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鄭注以
爲五廟之寢其說然與內宰職后有六宮而喪大記君夫人又
有路寢此與王之路寢同與異與考工記匠人職內有九室九
嬪居之鄭氏以爲九嬪分居后之六宮而以九室爲九嬪治事

之室然與否與曰鄭注六寢是也其注五寢非是天子七廟無五寢之禮五寢即小寢五也王六寢之北有后六宮亦正寢一燕寢五正寢亦謂之路寢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是也六宮之後有九室九嬪所居其有事當在后六宮中共治之鄭注非是

問周禮羣妃御見果有定法否曰鄭康成注周禮九嬪云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楊愼曰此言何

其迂且謬乎苟如此則王后一月之間不過兩御於王當其望與晦朔不知小盡之月肯通融否是又奪三夫人之一夕矣王后當夕之外三夫人一夕其餘皆九人一夕且聖王制禮本以防淫黃老養生亦惟寡欲一人之身而一夕九合雖金石之軀亦將亟銷而速泐矣康成釋經往往難信如此愚按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敎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各帥其屬者使亦九九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若分班伺候云爾御進也勸也進勸王息若王齋喪及大荒大札天地有裁邦有大故皆出次故曰以時御敘明非其時則不御也況古者人君圜邱方澤朝日夕月山川社稷禴祀烝嘗爲禮至繁動輒三日齋七日戒升菴乃慮其無夕不御女似未免過計矣

地官司徒

問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項安世曰土會總計天下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定其數然後辨其所生鄭鍔曰五地之物生乃五行之氣所偏勝也山林木也川澤水也邱陵火也墳衍金也原隰土也吳澄曰山林之民得木氣多故毛而方毛者木之氣方者曲直之義也川澤之民得水氣多故黑而津

黑者水之色津者潤下之義也邱陵之民得火氣多故團而長團者火之象長者炎上之義也墳衍之民得金氣多故晳而瘠白者金之色瘠者堅瘠之義也原隰之民得土氣多故豐肉而庳豐肉者土之體庳者矬下之義也蓋五行之精運於天而其氣寓於地五地之氣既別則其民之形亦隨地氣而變矣

問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敎焉曰五地所生之民形貌既殊則氣質剛柔輕重遲速亦異故必因其常性而施敎以變化之敬讓敎之本也故首舉祀禮陽禮親愛和樂民之情也故次以陰禮樂禮安其分樂其俗而後敎行故儀與俗次之董

之以刑誓之以誓而後教不廢故刑誓又次之節用務本則民得所養而教易施用賢報功則民知所勸而教乃有成故以是終焉

問以土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康成曰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測猶度也不知廣深故曰測按測土深不可以淺深言葢惟覆矩之法可以從高測下然以目之所見爲止若地面之下無術以測其淺深也土圭之法乃求地中自四邊畿內規方千里以爲王畿又自王畿畿內以至將建王城之地而置表測景以漸而進故曰土深若建王城欲知地之高下以

制溝渠而測土之淺深則用匠人水地之法自近及遠遞移其表雖數十百里可馴致也

問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曰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按土圭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者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二至之中度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

問鄭康成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又曰地與星辰四游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其說然與曰地體渾圓居天中亘古不動天以南北兩極爲樞紐赤道橫帶天腰距兩極適均日行黃道出入於赤道之南北冬至出赤道南故距地近夏至入赤道北故距地遠而星辰距地則四時皆等也四游之說謂地與星辰升降於三萬里中又謂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其說皆不可通葢地惟至靜故能載萬物必無升降之理觀星辰距地無四時遠近之殊可見至於日至之景其南北長短之差參差懸絶非一定之數不可以千里一寸計也鄭賈未解地圓之理故引無根之說如此

問周官封國多與孟子不符何也曰孟子以百里七十五十爲

等周官有五百四百三百二百一百里之文陳氏禮書以孟子所言正封之實地周禮則兼所統山川附庸言葉時以公封疆雖五百里受采食祿則百里推之侯伯以下皆然或又主開方說謂周圍五百里徑只一百二十五里按此則周官孟子似可合爲一

問周官封國朱子引詩及春秋傳所言齊魯封畧以証封國里數何如曰當以周官爲正其實周官與孟子所言不甚相遠葢周官所言者制其域也兼名山大川附庸閒田在其封內者言所謂食者則其實封食其土利者也孟子言頒祿止計穀土周

官言所食則并其山澤之毛至邦域之數則包名山大川附庸閒田之在其封內者如今大州縣包絡山河動數百里而計畝徵賦入籍者不過數十里周官孟子封國異數正如此若其設官多與王制異者以王制爲文帝集諸儒所作斟酌一書將以爲漢制故多不合也

問小司徒九夫爲井匠人亦九夫爲井井間有溝至遂人則曰十夫爲溝此猶兼溝涂而言之至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爲成成間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爲同同間有澮則九千夫之地不同若此何與說者謂畿內采地

用井田鄉遂公邑用溝洫其說然與章氏曰周人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其溝洫之制安有內外之異哉意者遂人井田以夫言所以紀授田之實地也匠人以地言所以制溝洫涂路故其地不容不廣是以匠人之地倍於遂人也或曰成間有洫非一成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間有洫也同間有澮非一同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間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洫與澮溝之大者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耳

問司馬法甸出一乘是五百一十二家而一乘司徒法邱出一乘是百二十八家而一乘多少不同何與章氏曰邱備一乘與

賦之數也甸出一乘調發之數也備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少所以優民力也縣師以馬牛車輦卒伍受法於司馬稍人亦以縣師之法聽於司馬俱謂調發之實數晉之州兵則盡調發也魯成作邱甲曹操按戶籍得三萬家蘇秦說齊宣臨淄之中七萬戶而卒已二十一萬皆失古人調發之意按地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即是邱出一乘之法

問周法九夫爲井八家同受而大司徒乃有一易再易之田即不易之田亦有萊田五十畝何與曰不易者八家同受一井之田一易者八家同受二井之田再易者八家同受三井之田而

不易之萊田五十畝又以別處不可畫井之田另給之故耕則同耕易則同易而井田之法不亂也耕之即爲田用以播種休之即爲萊用以畜牧

問周禮役法不一國中則免者多役者少野則免者少役者多以至世祿者必不免何與張子曰卿大夫采地圭田皆以爲永業所謂世祿之家必不異今之官戶也舍役者惟老者疾者貴者賢者服公事者舍此雖世祿者役必不免國中以免者多役者少故晚征而早蠲之野則免者少役者多故早征而晚蠲之貴者賢者多居國中故免者多云

問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鄭康成曰齒于鄉里者以年與衆賓相次也齒于父族者父族有爲賓者以年與之相次異姓雖有老者居於其上不齒者席于尊東所謂遵魏校曰抑於父族下非所以貴貴躐於父族上非所以親親故別設席此禮之權制也按正齒位而飲酒則其爲正賓必年最高者也次者爲介又次者三人爲三賓又次者立堂下一命者無論堂上堂下皆以齒齒重而爵微也三命則爵已崇故雖同族在五屬者亦不以齒不以齒則輩行無論矣席于賓東不與賓介齒亦不加尊於賓介貴貴長長之義並行而不悖也惟再

命者父族爲賓介則已以齒下之堂上堂下仍加法若異姓爲賓介再命者未可席于賓東則惟不與而已以其不便於位次也此飲酒之禮黨正爲主人凡與斯禮者主人皆先使人告之則或齒或不齒或與或不與之故早已籌及故不虞其窒礙也

問黨正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曰鄉三物惟六藝之成熟有司可自辨之若六行則非鄉黨族姻不能詳也六德則非與朝夕久居者知之不能審也故閭胥凡聚衆庶則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屬民而讀邦灋則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正歲屬民讀灋則書其德行道藝未有僅士而不屬其民者蓋論之以相習之人然後聞見實徵之以衆多之口然後好惡公積之以歲月之深然後鑒別當如是則所謂賢者能者無所容其僞冒矣而州長鄉大夫又層累而考之所以舉不失人而官無廢事也

問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曰鄉大夫州長皆通攷德行道藝黨正歲一書之蓋秀民之聚多然後德行道藝之出羣者可攷焉族閭之間先求其行之無悖者可矣故族師所書僅六行之四閭胥所書僅六行之二也族師書孝友睦婣而附以有學以學乃道與德之階也

問族師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使之相保相受何故馬端臨曰秦人什伍之灋與成周一也然周之灋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敎以相率而爲仁厚之君子秦之時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敎以相率而爲苛刻之小人

問六行不言敬敏而閭胥言書其敬敏任恤何也曰閭胥所書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善小而必登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錄黨正以上則德行道藝皆全矣其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敬敏而此言之者敬則小心敏則强力二者善雖

小而可望其成德故謹書之
問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一節中間有爲後人所增竄否曰國中之宅比連稠密旁無空地可以種植故無征園廛雖可種植地窄而施力勞故薄之又按十一者三代之中正也至魯宣公初稅畝著於春秋則前此無稅私田之事可知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取具焉其耕地實八十畝故孟子及春秋傳通計公田八十畝私田八百畝而言入於公者乃十分之一耳周官之三農九穀不過歲入公田之穀安從所謂二十而三與十二者什一之灋通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反

覆叅考葢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三句二十三字爲經之本文以是三者皆非穀土而別有地征故特著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有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三句一十九字則莽歆所增竄也葢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旣以公田口井布令故旣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灋名爲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其欲多取於民之意顯然可見故歆增竄載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耳此誣聖賊經之尤大者而自康成以來莫之辨正故論之朱子仍康成之說謂併雜稅而爲

十二夫上之征於民者粟米出於田布縷出於宅力役出於人此外更無所爲稅也何雜之有惟關市山澤之征或可稱爲雜稅然其有無多寡非有定限而豈可以畫地而計之哉他如陳氏傅良薛氏季宣陸氏佃論說紛紛均屬隔閡葢二十而三及無過十二之說求之經傳百家無一可通羣儒皆遷就而爲之解耳
問均人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曰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卽此豐年之三日也公旬葢古者役灋有此名猶曰公家

當直之日云爾十日曰旬三日二日一日而稱旬者大言之以表斯民急公趨事之誼也無年所收薄也若凶札則全無力征
按林勛本政書云凡調役之法宜使丁夫皆十人爲聯歲輪一人祇役一月其九人各於其家償其三日之役則民無道路之苦官無交番之冗周官所謂五人爲伍十人爲聯者大槪如此若每人用之三日煩擾已甚此可以另備一說
問師氏以三德敎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敎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其德行或三或六何也曰大司

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敎萬民而師氏保氏分爲二職者師氏所敎十五及二十入大學者也保氏所敎八歲及十三入小學者也或以六德六行或以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要其終而言之也自十五入學至九年而大成則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忠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著也師氏所敎乃國子始入學者六德未可遽求必使知人之所得於天而粹然至善者爲道之本而後六德可馴致也崇高富貴易於浮惰必使知勤敏爲行之本而後六行可漸推也有父兄在睦婣任恤之行不可得而見也第

使知親父母尊賢良事師長而百行有基矣若六藝則小學所必親故無異敎也於孝行之外別敎孝德而曰以知逆惡者非知人之逆惡自知其逆惡也師氏主敎太子太子之事父母也師保奉之動必以禮於孝行無由顯悖故特敎以孝之實有得於心者使知於父母之敎陽奉而陰違則爲逆偷爲不義則爲惡而太子之逆惡不可糾詰也故伸其敎於國子先儒謂猶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也師氏無敎太子之文者古者太子入學與冑子齒故以國子該之國子本宜學於太學以太子故敎於虎門之左則敎太子在其中矣

問媒氏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曰自中春下二十七字皆莽歆所增竄莽法私鑄者伍坐沒入奴婢以十萬數至則易其夫婦民人駭痛故歆竄此以示周公之法官會男女而聽其自奔則以罪沒而易其夫婦猶未爲已甚也夫無夫家而聽其自奔雖亂國汚吏不能布此爲憲令卽以所會者爲鰥寡亦非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故知周官必無是法也康成之說害義傷敎羣儒求其故而不得强爲之辭皆不足辨也

問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康成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

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按曹操幼子倉舒卒傷惜之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曰嫁殤非禮也乃止據此則嫁殤與遷葬俱是生非夫婦而死合之者一云遷葬或出母改適無子而前子欲遷以祔父

問司市質劑之義曰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曰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卽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田宅契亦有用手摹者

問泉府賒貸之法曰惟祭祀喪紀而後有賒於官則他禮事且

不聽賒矣安得更有所謂貸哉自王莽貸民以財使治產業計贏受息鄭氏以釋周官王安石遂立青苗法剝民禍國陳傅良辨注之誤以爲還本之後計日服國事以爲息覗鄭注爲近理不知周官之法本有賒而無貸以莽欲貸民取息故歆竄此以惑衆耳司市職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則有斂有賒而無所爲貸明矣貸乃閭里有無相通之稱至春秋末宋鄭饑諸大夫助公以私粟假民然後有貸之名然宋司城氏貸而不書則本粟且不收矣故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三句爲莽歆增竄無疑

問周禮多疑其官冗事煩信乎馬端臨曰先儒多疑其官冗事煩然一事有一官如閽閽卜祝之類各有司屬漢來亦如此特官名不襲舊耳獨與百姓交涉事以周禮法行之必至厲民階亂王莽王田市易介甫青苗均輸是也後儒因以爲歆莽僞書而不可行不知周禮者三代之法三代時非特周公之聖可行雖中主能行之三代後非特王莽之矯詐介甫之執愎不可行雖賢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蓋三代寰宇悉封建天子所治不過千里公侯則自百里至五十里卿大夫又有世食祿邑分土而治雖其時在上者未必皆賢然世撫其民自不容不覗爲一體則奸無由生而良法可世守矣自封建變爲郡縣君諉其治於官司守令守令率三載更代雖有龔黃慈良王趙明敏設施亦不及竟此欲行以周官之法則事煩政擾而民必病故後之言善政者率曰事簡不知累世子人與民情常親則利病可周知法雖煩而亦利暫爲承宣與民情常疎則情僞難洞究法雖簡而猶病固知周禮所載凡法製之瑣煩者可行之封建之時而不可行諸郡縣之後也

春官宗伯

問太宗伯舉昊天上帝而不言方澤何也曰不言方澤以示禋

祀與昊天上帝同也周官之文彼此互見昊天上帝別見於司服司裘以未見禋祀故於大宗伯揭之五帝同用禋祀別見於大司寇故宗伯職畧焉冬至圜丘夏至方澤別見於大司樂四圭祀天兩圭祀地別見於典瑞宗伯職不舉方澤義別有在而羣儒乃謂古無方澤之祭顯與經悖矣

問祠禴嘗烝合禘祫爲六享信乎曰康成以肆獻祼爲大祫饋食爲大禘合四時之祠禴嘗烝爲六享非也然四時之祭中即兼有大禘大祫司尊彝職所云追享朝享是也則六享亦具矣蓋宗廟之祭歲以四舉數則爲瀆祠禴嘗烝禴恒薄而烝恒盛

四者固已不同而大禘大祫二者卽比次錯舉於其間禘則或春或夏而春禘則不祠夏禘則不禴大祫之舉以冬而旣祫則不烝每舉大祭則不復舉時祭故名數之則有六而歲舉之則四而已追享朝享於司尊彝言之而此無其文者以四時之祭中已賅之也大禘大祫與時禘時祫經傳每多錯互夫三時祫而一時犆見於王制此時祫對犆而言者也但時祫合七廟之主而大祫則兼合毀廟之主以此爲異大祫卽爲大烝可見歲不兩舉矣郊特牲云春禘秋嘗祭統云夏祭曰禘此時禘也大傳云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

大禘不於春則於夏因而春夏之時祭還以大祭之名被之而祠亦名禘禴亦名禘矣春秋書禘於莊公可見不必追祖之所出而後謂之禘也左傳晉人云寡君之未禘祀可見其爲時祭之通稱也

問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康成曰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四望五嶽四鎭四瀆按鄭衆以四望爲日月星海而康成不從者春秋傳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爾雅梁山晉望尚書望于山川則望祭中無天神可知

問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曰朱子假諸侯以明廟中昭穆其說詳於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俯竝不復祧或問毀廟云何朱子曰春秋傳云毀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或問天子廟制若何朱子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說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韋元成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

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於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主藏於文世室昭之

祧主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卽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而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按祭祀根於服制服制生於所及見人之生以百年爲期則上所及見者高祖而止下所及見者元孫而止故世曰五世族曰九族五服之制至是而窮祭祀之禮亦以四親廟爲限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云七者后稷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是則七廟者合文武兩世室併數之

乃得七耳守祧八人其一爲姜嫄廟餘七人守七廟也曾子問云七廟無虛主禮器云周旅酬六尸大祖尸尊不與酬酬者六尸則直有七廟無九廟此數者足以徵之矣方周公制禮時文武在祖禰之列特豫立兩世室而虛以待之故七廟備焉守祧職賈疏可信也九廟之說刱自劉歆朱子疑其或然豈未深考耶

問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每祼用兩彝賈疏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鄭鍔則云王祼后亞之故二彝其說孰是曰祼用二彝與鍔王酌其一后酌其一其說爲長

問六尊六彝名各不同祼則用彝獻則用尊而明堂位鬱尊用黃目鄭註卽黃彝則彝與尊又似無別何也曰黃彝又謂之鬱尊者以鬱鬯之所實名之盖分言則有彝有尊合言則統名尊耳

問書詩春秋左傳並云秬鬯一卣周禮鬯人廟用修鄭註修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則卣與尊又無別何與曰卣所以盛秬鬯故鬯人掌之至祼時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鬱人掌之其司尊彝所掌之六尊則以盛五齊三酒不以盛秬鬯註疏謂

卣卽獻象之屬則六尊六彝皆祼器而無獻尊矣其悞可知爾雅云卣中尊也並不訓爲獻象之屬

問犧尊之見於經傳者不一而其說各殊司尊彝其朝踐用兩獻尊鄭註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孔疏謂刻鳳凰於尊阮諶禮圖謂畫爲牛形王肅謂尊形如牛而背上負尊音既不同制亦各異以何爲當曰王肅據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此說爲是謂畫翠羽畫鳳皇畫牛形者非也明堂位以犧爲周尊是周之獻以犧爲首故直曰獻尊

問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鄭衆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按追享朝享先鄭以爲禘祫是也大禘及始祖之自出追遠之義莫深於禘故大禘謂之追享羣廟及毁廟之主盡入太廟有朝義焉故太祫謂之朝享合祠禴嘗烝言之則六享備矣大禘不於春則於夏舉大禘則不復舉祠禴之祭以一時再祭則瀆且歲時不暇給也大祫必於冬故亦名大烝舉時祭則不舉大祭因而春祠夏禴或被以大祭之名而謂之禘矣享之名有六歲舉之則四以其間舉於時祭之中故云四時之間祀也時享四大享二皆以肆獻祼行之如此經所列而時享或從其殺則有用

饋食時饋食則不祼矣大宗伯職不言追享朝享者以其爲間祀則已具於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中也禮有隆殺任人之酌而行之此職但擧其隆者以其專司祼獻之器也大宗伯並擧隆殺故以肆獻祼饋食統冒之康成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既昧於隆殺之差矣至追享朝享不得不別以追祭遷廟之主與告朔當之夫祭法壇墠之文本不足信告朔之禮甚簡不立尸后不與則焉有如許祼獻者哉

問祼有圭瓚璋瓚有謂王灌以圭瓚后亞灌以璋瓚者有謂天子圭瓚諸侯璋瓚者有謂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者孰爲是與曰祼禮王圭瓚后璋瓚后有故則宗伯攝之諸侯未賜圭瓚亦用璋瓚棫樸詩左右奉璋乃文王時爲諸侯之禮非指后祼亦非宗伯攝行之祼鄭箋泛引殊欠分曉

問典瑞職具圭璋璧琮琥璜以斂尸何如朱子曰用赤璋白璧等斂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觀季孫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按臨川吳氏以後世陵冢發掘謂以玉斂必非周公之法然含斂用玉備見古籍不獨典瑞職具此五帝三王之法皆以漸而詳葢必事遭其變物見其情然後制法以爲之防當其情之未見變之未生不能

每事而逆料之也周道既衰陵夷至於戰國冢人墓大夫之職廢而後有發掘之姦漢以後海內無主亂賊公行遂至禍延陵寢春秋之世井堙木刊以爲極暴稱舍於墓師遷以懼敵實未敢踐蹂也況三代盛時天下有王諸侯軌道何由豫知後世至有發掘之禍乎且自秦以後下穿三泉內備宮觀金玉重寶充滿其中故啟亂賊之悖心若僅如周公之法斂用六玉含兼珠貝所直無幾雖亂賊亦不肯以微利而冒大惡也

問天子冕服十二章見於虞書甚明而司服鄭註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故冕服九章禮記郊特牲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

戴冕璪十有二琉鄭註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豈天子九章而魯反十二章與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亦九章豈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與楊信齋曰公之服九章則天子之服十二章可知若謂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畧無區別必無是理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斿常十二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旒冕服之章莫不皆然劉執中曰交龍爲旂周之衣不去其龍矣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蜼矣何獨日月爲常而去衣章日月星辰乎按郊特牲王被衮以象天此周禮也鄭以爲魯禮魯安得稱王悞亦甚矣

問司服王服有六而冕止於五禮圖以爲大裘之冕無旒陸佃以爲大裘襲衮與衮同一冕故止五冕禮記儀禮又有裨冕先鄭以爲卽驚冕後鄭以爲自衮以下皆爲裨冕孰爲是與其旒玉之數鄭氏註弁師衮冕前後十二旒驚冕九旒毳冕七旒希冕五旒元冕三旒每旒十二玉其自公侯以下玉數隨旒數而減而又添孤四旒再命大夫二旒之說鄭諤則云凡冕天子皆十二旒諸侯皆九旒王昭明又依九命分爲九等有山八旒火六旒藻四旒元二旒旒皆十二玉之說諸家不同孰有當與曰大裘而冕大裘上加衮衣故與衮同一冕陸說是也如另有無旒之冕則仍是六冕矣裨冕卽驚冕先鄭是後鄭非如鄭鍔說則五冕同旒毫無分別五冕實止一冕耳此不足信天子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不減諸侯五冕旒數減而玉數亦減降殺以兩皆取陽數鄭氏註弁師爲是而所添四旒二旒則非王昭明公侯以下亦十二玉既非所云山八旒火六旒藻四旒元二旒則適大裘之冕共爲九冕而周禮五冕之說亦不行矣其誤可知

問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曰此下皆言用樂之事也祭者地示享者人鬼祀者天神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奏姑洗歌南呂舞

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一變而致羽物及山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八變則地示皆出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此帝王之樂所以官天地而和神人者其不相沿如此

問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鄭衆曰下管吹管者在堂下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

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按虞書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堂下之樂也其下言笙鏞以間則間歌也簫韶九成則合樂也儀禮雖鄉樂亦有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四節則此大祭祀其備四節可知經不言者葢間則歌管迭作合則歌管並興而已故言登歌下管足以該之也

問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是也杜子春曰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驁夏賈

公彥曰王夏惟天子得奏肆夏諸侯亦得用之燕禮奏肆夏是也郊特牲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明非禮也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

問九夏鄭賈皆以爲詩篇名以文王鹿鳴類之也曰考左傳稱金奏肆夏工歌文王鹿鳴夏屬金奏詩屬工歌則夏非詩篇如南陔白華有聲無詞可知又按左傳謂奏肆夏之三則每一夏皆有三曲矣其曲葢工師以譜相傳授者九夏八音俱備但無歌耳歌在堂上貴人聲也大射儀賓及庭奏肆夏其時歌工未入則九夏非詩歌明矣皮曰休補肆夏殊無謂

問九夏何以曰奏曰言奏其樂而不歌也如笙師職供其鐘笙之樂鄉飲酒禮燕禮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大射儀管新宮三終皆奏也奏其律卽以其律爲均但無人聲耳若歌詩則或止以琴瑟或備用八音皆隨人聲高下疾徐倚而比之卽以歌者之均爲均而不另爲均其以琴瑟者凡禮之升歌三終是也其備用八音者卽謂之合樂矣黃鍾大呂皆以之爲均而起調畢曲者也奏以黃鍾爲均者歌詩則以大呂爲均之樂配之是奏與歌各爲一事賈疏謂歌奏通非也

問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仲秋夜迎

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葢豳詩王業之本而不陳於宗廟何也曰以其非王者之樂音節與思文清廟諸詩迥殊而不可與六代之樂並又不可與燕樂縵樂夷樂雜陳用以逆暑迎寒索饗萬物協天時勸民事義精而敎溥矣朱子曰先儒謂風中自有雅頌雖程子亦然似混詩之六義竊謂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事如七月也王介甫則謂豳詩自有雅頌今其辭亡恐未必然若如鄭氏說節兩章爲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爲豳雅三章半爲

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耶

問大祝辨九拜曰一稽首拜頭至地二頓首拜頭叩地三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四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五吉拜拜而後稽顙六凶拜稽顙而後拜七奇拜謂一拜八褒拜再拜也九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

問大史頒告朔于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曰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月令十二月分在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左右之位惟閏月無所居居於門先鄭謂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按堯以閏月正四時帝世無王焉得以王

在門爲閏考大史之職自建典以外皆國之大事而天官家之術數則使有司治之有馮相氏攷歷象以正歲時有保章氏察妖祥以占時變大史不過攬其綱維辨其差忒而已惟聽軍聲以知吉凶誄南郊以垂法戒則天道人事之精微而難辨顯著而難欺者大史身任之葢古非有道有德者不居是職故曾氏鞏謂唐虞之世史臣皆聖賢之徒雖至周衰見於傳記者猶多倜儻非常之人則知周公設官以下大夫而所掌皆與六卿相可否之事所以維持世教之意深矣

問巾車掌公車之政令王有五路之名何也曰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祀二曰金路以賓同姓以封三曰象路以朝異姓以封四曰革路以卽戎以封四衛五曰木路以田以封蕃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夏官司馬

問大司馬之職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其義云何曰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也

問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其義云何曰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問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習戰也四時教民其法如何曰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獻禽以享礿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致禽以祀祊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獻禽以享烝

問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曰注樹謂枳棘之屬有刺者樹之有刺者以樊垣墻爲便耳土各有宜城郭溝渠凡樹之成林者皆可以爲阻固葢內有蔽則敵惘疑依以設守攻者難入故春秋傳伐國而勝乃得焚刋其竹木秦漢以後塞上樹榆柳葢古法之遺

問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曰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山川邱陵之險天作地成非人力所能設也周公設司險掌固之官所恃惟溝樹耳每見山澤豪民居阻溝樹盜賊卽不敢犯苟城邑要塞多設溝樹則居者有以自固而戎馬失其利此爲民長慮者所宜先務也

問方相氏掌蒙熊皮二節曰元衣朱裳執戈揚盾以敺疫可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則怪誕而可駭大喪先匶宜也而卜得吉兆先王體魄之所安也乃入壙以戈擊四隅敺方良不亦悖乎葢莽好厭勝故歆增竄此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耳削去則職中辭義相承完善無疵

問校人掌王之馬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鄭康成曰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問職方氏三江當以何者爲合曰松江婁江東江者此吳之一隅曰浙江錢清江剡江者此越之一隅皆土人因其支別有三名之不足當三江之正揚州之域北跨大江南踰會稽則岷江在北浙江在南而松江居其中此說無以易矣韋昭分浦陽與浙爲二而浦陽特浙之支耳桑欽謂大江水自貴口分流過安吉而入震澤不知貴池以東宣歙之間中高不相接也班固謂蕪湖水東至陽羨則漢時固然葢高淳縣東五十里其地中高本不與江相通春秋時伍員伐楚穿渠以運因名胥溪江水漫溢則倒灌胥溪而趨陽羨以入震澤而三代以前本未通也自明築廣通壩而蕪湖以西之水仍入大江矣若禹貢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則專就岷江別之且在揚州之上流要非職方所指也

問職方氏五湖當以何者爲合曰張勃陸龜蒙輩皆謂五湖卽大湖或云以周行五百里故名或云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或云環湖隨地異稱有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之別若然則經旣言澤藪具區不必更言其浸五湖矣且揚州地域遼濶湖淀繁多胡舍其可紀者而必復舉具區之一以當二乎是則具區縱

有五湖之名而必非職方氏之五湖也虞翻曰滆湖洮湖射湖貫湖及大湖爲五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大湖而五李圖以彭蠡巢湖鑑湖洞庭并太湖而五柯山以射陽湖丹陽湖彭蠡湖青草湖并太湖而五洞庭青草當屬荆州非揚域也大抵楚州之射陽洪州之彭蠡巢縣之巢湖暨洮滆鑑等皆爲南方之浸或當數其尤大之五者而具區既列澤藪則不復數之與

問職方九州何以與禹貢爾雅不同曰職方九州揚荆豫青兗雍冀幽并也禹貢九州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也爾雅九州冀

豫雍幽營揚兗荆徐也郭璞以爾雅所稱爲商制是商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也

問九州之序職方禹貢何以不同曰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則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遠近之序也

問職方列舉九州所利物產何以與禹貢有無多寡不同曰禹貢詳邦國貢物而職方則民所利賴以爲生其義各異也

秋官司寇

問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鄭康成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按斷獄弊訟者大司寇也乃散見於羣士而本職無列焉何也圜土嘉石所以禁於獄訟未成之先而開其徑塗鈞金束矢所以謹於疑獄疑訟而防其變詐肺石以達窮民又所以警有地治者與職聽之士而懲其枉橈也蓋使民無訟其本原固在於皇建有極章志貞教而止惡於未萌董正諸司乃大司寇之職至於職斷不失則羣有司事耳此本職無一言及於獄訟之義歟

問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節曰此侯國有爭訟非九伐之法所及也故以邦典定之如疆場之爭則所犯教典政典也秩

序之爭則所犯禮典也川防之閉縱則所犯事典也本無輕重一定之法必隨事而酌定之卿大夫之獄訟以八法斷之者官職之不舉官聯之不會官常之不脩官成之不守官法之不遵官刑之不當官計之不實國有常刑也若卿大夫而有土地財物之訟亦當以八成弊之

問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項安世曰心者形之君辭者心之聲聲發於中不能揜於外其辭信則色定氣舒耳目不亂其辭僞則色變氣索耳目皆惑以此聽之人焉廋哉按呂刑惟貌有稽以色包耳目辭氣此以聲包色氣耳目也蓋或貌變或

聲變則餘必從之聲以辭言而辭不足以盡聲不直而巧辨者
辭雖不屈而聲必有異則聲聽乃色氣耳目之樞紐也
問司民掌登萬民之數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
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曰王拜
受者一則賢能之書一則萬民之數蓋國非民不立民非賢不
治民爲萬物之靈而賢能尤萬民之秀王所受於天地祖宗者
莫重於此故拜而登於天府
問周官論刑與虞書呂刑同義否曰周官司刑以五刑之法麗
萬民之罪謂情眞罪當者加以五刑卽虞書象以典刑呂刑五

辭簡孚正於五刑是也周官分爲不識過失遺忘三者謂過者
在所當宥卽虞書流宥五刑呂刑正於五罰使出財以贖之是
也周官分爲老幼蠢愚三者謂眚災在所當赦卽虞書眚災肆
赦呂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是也
問周禮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鄭司農云屋誅爲夷三
族然否楊愼曰古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三族著之令典古者屋
誅蓋漢人下蚕室之類耳康成曲見誤天下而陷人主得罪名
敎大矣愚按解屋誅爲夷三族者係鄭衆非康成也升菴指爲
康成誤康成曰屋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明竁
若今楬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竁則罪人夜葬與
問周禮條狼氏有鞭大夫之文信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焉有
周公制禮鞭撻大夫者乎楊愼曰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
羣臣遂僞作周禮云誓大夫曰鞭附於條狼氏其然豈其然乎
問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節曰朝覲宗遇四時之禮
文質繁簡微有不同要無大異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大槪主其
所重者分繫之於一時亦非春必不可比功而秋必不可圖事
夏必不可協慮而冬必不可陳謨也言此者見天子諸侯一體
相親之意雖歲事之常亦非無事而空行者耳賈公彥曰侯服

年年朝春東方來夏南方來秋西方來冬北方來甸服二歲一
見男服三歲一見當朝之歲亦春東夏南秋西冬北采衛要服
皆然按朝覲宗遇四方諸侯皆有之隨其至之早晚而與之爲
禮故有四時之異名也如疏說則東方者有朝而無覲宗遇西
方者有覲而無朝宗遇南方者惟有宗北方者惟有遇既偏苦
而不平亦窒礙而不可行矣
問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二句曰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旣並
言之而諸職中言會同者非一公西氏言志亦云如會同可見
人多禮盛不僅如尋常朝覲而已會同則爲壝於國外如司儀

職所云合諸侯令爲壇三成覲禮所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者是也按之鄉師牛人縣師遺人稍人廩人司市賈師諸官會同則有徒役蓁蓁牛車任器委職之共衆庶之作糧食之備賣價之市而大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意發禁施政所行者遠則於侯國封壤擇一都會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適焉者蓋亦有之會同二者對文則別合言則通故諸官皆連言會同也其合諸侯大約不過數十國而止以壇宮所容無幾而君行師從則其地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會同時方伯連帥量率其當有事於王家者而非胥六服以行矣

問大行人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禮器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其數不同何與曰禮器鄭註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聘義所云七介五介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孔疏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諸侯七介七牢舉中言之也按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君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

問司儀私面私獻皆出聘者已物否曰王氏祥說謂私覿私面

之幣皆已物而以聘禮證之非也內府職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校人職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則凡幣物皆官給之明矣卽以聘禮言之宰書幣命宰夫官具特言官者正以明私覿私面之幣物皆官給耳既返國使者公幣私幣皆陳上介陳公幣羣介不陳蓋使者卿也故陳之以示體國之義得君命而後以私幣歸上介以下則不敢徧陳以煩君之命耳乃用此以爲私覿私面幣皆己物之徵則義淺狹而不可通矣

問掌客上公豆四十侯伯豆三十有二子男豆二十有四禮器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其數不同何與曰鄭註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四其東西夾各六陳氏禮書曰掌客之豆數陳數也禮器之豆數用數也

考工記

問司空掌邦事篇亡漢興購以千金不得劉歆補入考工以備其闕而六官始全信乎曰司空之職居四民時地利工事其末耳今其大經大法無一存者蓋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籍惟百工造作之法自古相沿意者故府亦有其籍以其爲民生所習用官司所世守故猶可傳述然觀匠人營國爲溝洫僅具高

闠廣袤之度而所以建立城邑分處四民因山川形勢以辨井牧別疆潦規偃潴町原防者無一及焉則工事中有關於大經大法者亦不存矣蓋記者僅得之工師之傳述而未見故府之典籍故也記言秦鄭是東周語淮北濟汶皆齊魯間地終古戚速椑茭注以爲齊語其周末齊魯間曉工事而工文辭者爲之與

問國有六職何以王公婦女並列其中曰王公所任天職也與士大夫共之農工商亦謂之職者各有所守之業以服事其上一失其職則生養不遂而教治以傾矣女史掌王后之禮職內

命婦亦皆有職而況外命婦及農工商賈之婦女乎先王之世貴賤男女無一人而無職禮樂政刑無非所以警其職者故自上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此正德利用厚生之根本也

問五材之名先鄭後鄭不同何也曰鄭衆謂五材爲金木水火土康成謂五材爲金玉皮木土蓋據考工記所用之材以爲言賈疏水火單用不得爲器物故不以備五材之目愚按以下文考之凡器非水火無自而成輪人斬轂以火養其陰水之以眡其輪之平沈之均弓人爲弓撟幹撟角欲熟於火鬻膠則欲水火相得是水火亦得爲材也似可以兩存其說

問秦無廬之義曰廬謂矛戟柄竹攢柲也廬字有五義說文云廬寄舍也秋冬去春夏居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奠居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居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氈室也合矛戟柄竹攢柲一解而廬字之義始盡

問知者創物巧者述之節曰必周知萬物而後能創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是也巧者官司之長如工垂殳斨伯與之類能知聖人之意循而達之以究盡制作之理工則世守其成法而已

問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曰迆謂著戈於車邪倚也戈短兵可迆而建之其餘長兵則建而不迆故下皆直言崇之數而無迆之分也五兵何以皆建古者兵車容三人中御左挾弓矢右雖主擊刺亦時下推車持輪不常持兵且車戰相持惟利弓矢必略而相及車轂錯然後短兵接焉故建於車之右方隨其所宜取而用之爲便耳

問周曰明堂其制如何曰明堂蓋取嚮明而治之義亦以四宇無壁戶牖洞然取四匝通明之義中爲太室而四室各居其隅所以二十戶四十牖面面皆向空而通明也康成所謂象五行

者意祀五帝之時其方位然與五室之隅與隅相接無間中一室爲太廟太室所謂中央土也其東向則曰青陽太廟南向則曰明堂太廟西向則曰總章太廟北向則曰元堂太廟東南隅之室東向則曰青陽右个南向則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南向則曰明堂右个西向則曰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西向則曰總章右个北向則曰元堂左个東北隅之室北向則曰元堂右个東向則曰青陽左个以中爲五而合隅之四則九室之數賅焉以中爲四而合隅之八則十二辰之位備焉凡所居皆開其三面而閉其一面故隨所向之方而易其稱也其室間所空四

正之地爲堂以堂之虛合室之實又所謂井田之遺意也

問匠人爲溝洫曰自禹盡力乎溝洫三代聖王皆不恤膏腴之地以爲溝涂引小水以入於大水以人鑿之小川通天作地成之大川當其時農無蕪田民無水患自商鞅開阡陌毁溝涂自謂富國强兵之奇計人爭效之湮溝塞澮數世以後支川墊淤伏秋潦漲大川汎濫連州比郡廬舍沉没人民流殍坐視而不可拯救乃秦變周法釀成百世之大患也井田雖不可驟復而匠人以水漱溝疏小川以通大川之法可不亟講哉

問遂人匠人之法有不同否曰先儒謂遂人匠人之法不同葢以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成間謂之洫乃九百夫之地也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同間謂之澮乃九萬夫之地也不知百夫有洫而九百夫之地不過爲洫者八其外始有澮環之千夫有澮而九千夫之地不過爲澮者八其外始有川環之積至於九萬夫之地亦不過爲澮者七十有二環澮之川九而已其環於百里之外者卽環於三十三里外之川也同間之澮積數雖多而其實卽千夫之澮同間之澮所達之川卽千夫之澮所達之川然則遂人匠人之法實一而已曰專達於川者溝澮必因澮以達澮則直達於川而無或旁行側注於溝澮也夫間有遂井間

有溝以其在外者言之也成間有洫同間有澮以其在內者言之也曰各載其名則知達川者非止一澮矣推之溝洫皆然卽此可爲遂人匠人同法之證

問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鄭司農云奠讀爲停謂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之按行奠水者欲水之通流無滯而又停緩不駛也葢藉以爲舟楫灌溉之用若流急則易涸矣故多作曲折以緩之磬折以參伍者如磬之折而或以參或以伍也疏謂因曲埶則水去疾非也

問既有輿人復設車人又不以類相從次於輈人之後何也曰

兵車田車國事所用自五路至墨車棧車有爵者所乘故輪人輿人輈人作之大車羊車柏車則任載所用及庶人之役車故車人作之而輿人記所載式軹轛之度無一及焉蓋古者非有爵不得乘兩馬之車車人三車之輿皆狹而長則專主任載故也

經史析疑卷十二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翠嵐南村校訂
敏提遜齋
男 履道吉堂校字
姪孫啟豐耿西

儀禮總論

問儀禮之名始於何時儀禮不名周賈氏以為兼有異代之法然與曰張淳謂漢初未有儀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耳賈氏引士喪禮夏祝商祝以作周有異代之法之證按周監二代則周人所行容有夏商之禮存焉然已經周公損益則亦為周之禮矣至夏祝商祝不過取其名以為別亦於夏禮商禮無與命名之義豈繫於此乎

問儀禮始於高堂生其授受註疏源流可詳考與曰儀禮古經五十六篇出自魯淹中其書後不復傳所傳者高堂生博士之十七篇耳及授之徐生歷蕭奮后蒼至慶戴三家而厥旨遂暢其後康成作註而唐初賈公彥繼起合黃慶李孟悊諸家析疑考謬成為義疏以輔翼禮經宋儒楊復之又作圖補之益燦然大備學士生數百年後未能窺古聖之全書而隱採聖人之精

意擬議求合得失精粗不無互見要其訂殘補缺之心固可謂聖門之功臣矣

問儀禮五傳弟子可得而詳其人與曰按六藝論傳儀禮者十三家高堂生及五傳弟子蕭奮孟卿后蒼戴德戴聖是也

問儀禮有五可疑之說云何曰宋樂史儀禮五可疑一疑漢儒未嘗以儀禮授受一疑班固七畧劉歆九種並不著儀禮一疑聘禮與周官掌客不合一疑喪服一篇非周公書一疑儀禮不及王禮按漢書藝文志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此儀禮也何謂班固並不著儀禮何謂漢儒未嘗以儀禮授受別錄篇

次定於劉向其子歆反遺之耶喪服一篇康成大書子夏傳矣史記明言秦焚書書益散亡於今獨有士禮矣不及王禮又何疑焉且國家典禮又安能數十年不一變掌客不同聘禮又何議焉

問儀禮多是士禮後世因以其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以爲殘闕之書然與曰儀禮之爲書也於奇辭與旨中有精義妙道焉於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雖推士禮而達之天子然一士也天子之士與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與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推者矣昔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於孔壁其中天子諸侯之禮畢具班固謂其愈於推士禮以知天子諸侯之禮先儒所以深惜其書之已失乎

問儀禮皆言諸侯大夫士之禮而不及王朝何耶後儒有爲儀禮逸經傳者從何掇取與曰儀禮不及王朝意當時原爲諸侯以下而作吳草廬取王居明堂禘于太廟及投壺公冠等禮爲逸經八篇洵亦有功於禮矣

問朱子作儀禮經傳通解黃幹續而成之其編輯大旨可備陳否曰朱子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分禮記附於後惜脫稿未全闕喪祭二禮旋命黃氏幹續成之草創甫定朱子喜其規模良善云

問朱子既有儀禮經傳通解矣復有儀禮集傳集註何也曰儀禮經傳通解凡二十三卷葢朱子晚歲所親定惟書數一篇缺而未補其曰儀禮集傳集註者卽此書舊名也其續之者則黃幹直卿所撰以補喪祭二禮之闕焉耳

士冠禮

問冠者加冠之稱經言士禮者皆謂諸侯之士否士三加而又有四加何也曰此篇言士冠其適子之禮也大戴禮公冠四加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元冕天子亦四加後當加袞冕又家語冠頌王太子冠擬公則天子之元子亦四加若諸侯之子不得四加與士同三加可知楊氏復曰諸侯始加緇布冠繢緌其服元端再加皮弁三加元冕天子始加元冠朱組纓再加皮弁三加袞冕按公冠但有元端皮弁元冕三者注四字當作三賈氏四加之說蓋沿公冠篇訛字而誤

問筮于廟門曰此筮日之事也筮日重冠事也賈公彥曰不筮月者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注謂冠子取妻時也有常月故不筮按下經屨夏用葛冬皮屨則冠非有常月不筮者以事繫日主日則月不必筮也

問冠有筮賓何也曰冠爲人道之始賓必取人倫中有望者以爲成人式彼鄉飲之賓必謀於先生不筮者從人望也冠賓乃己之儕友宜素知之矣然不遽自決又不宜品第其可否以謀於人故決之鬼神若祭祀則所重者尸但筮尸而已賓直助祭無庸筮也

問冠禮三加何義陳祥道曰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而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按陳氏以皮弁爲朝服亦假借言之諸侯不以皮弁視朝士安得用之元端亦祭服爵弁特助祭於君耳又按記言三王共皮弁素積再加也夏收殷冔周弁三加也則冠禮之三加其來舊矣或以初用元裳爲夏尚黑再用素積爲商尚白三用纁裳爲周尚赤以此爲備三代之禮說則巧矣揆之經義何所取焉且夏后氏之已用素積也則謂之何

問古者天子諸侯大夫俱無冠禮信乎歸有光曰自無大夫冠

禮至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明天子諸侯大夫之無冠禮也冠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故冠必有主人孤子則父兄戒宿蓋父兄以成人之禮責子弟也天子爲元子之時以士禮冠設不幸君終世子未冠則冕而踐阼已奉宗祧君臨天下將又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之禮乎家語孔子答孟懿子之問吾取焉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卽位則尊爲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曰諸侯之冠異天子與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此孔氏之遺言也蓋以祝雍頌公符之篇則誣矣禮自上達而曰天子擬冠

何也此非孔氏之言也周衰先王之禮不具傳者既失其本但知其畧而欲求之於詳不知禮之失在於畧而又患於求詳之過公符曰公冠四加元冕左傳季武子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葢務為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別而不知先王制冠禮之義所以同之於士者也按此論頗得制禮之本意如魯襄生四歲而即位六歲而與於諸侯之會盟豈其童子服乎必當弁冕矣既已弁冕列於諸侯屆十二歲而重行冠禮是亦可以已者也但

自夏末有之則其來已久周公亦因之而不革與

士昏禮

問士或自昏或士之孤子昏皆得用此禮否曰儀禮冠昏喪祭諸篇皆主適長立制則此當以士之昏其適子者為主也娶必以昏者取其近夜也

問納采用鴈為贄何也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也先儒謂取其不再偶義恐或然賈公彥曰昏禮有六尊卑皆同五禮用鴈惟納徵不用鴈以其自有幣帛可執也納采言納者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言納問名女家已許故不言納納吉男家卜吉往與女氏故更言納納徵用幣帛則昏禮成故更言納請期親迎則昏禮已成故皆不言納也

問納采時既對以某之子則女之姓氏不待問矣此復問名何也曰問名問女之名也既納采將加諸卜不得不知名以告於鬼神也

問納徵元纁束帛儷皮何也鄭康成曰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帛十端也周官曰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為庭實皮鹿皮古之聘士聘女皆以幣交貞潔之女非禮則不行猶貞潔

之士非其招則不往是以有儷皮束帛

問布席之法考之儀禮昏禮燕禮鄉飲酒鄉射禮大射儀等篇凡南向北鄉之席皆以東為上東向西向之席皆以北為上而曲禮則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與儀禮相反何與曲禮之說亦有證與曰儀禮所陳是堂上之席曲禮所陳是室中之席室中之席以近於奥者為尊故昏禮同牢之席夫西而婦東西則當奥而尊東則當窔而卑也

問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曰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教女雖在公宮

宗室而凡納采至親迎之儀則女父自於其禰廟受之就所親
也
問父醴女而俟迎者曰女將嫁而父醴之猶子將親迎而父醮
之也昏姻者人道之始且將發戒命故先加禮敬焉
問母戒諸西階上曰女降自西階至入寢門亦升自西階從夫
之義也去不辭者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父母在有
歸寧之道不忍辭也戒不諾者父醮子命之迎子曰諾惟恐弗
堪不敢忘命承之也婦人固重恥且未知其果能孝舅姑事夫
子和室人與否不敢諾也

問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曰祭行者助祭也與奠菜有別助祭者
歲時之常禮也舅姑存沒並同奠菜則見於禰廟而祭之所奠
者乃菜也助祭必三月後者以婦道既成也助祭庶婦亦當與
焉特牲禮之宗婦不專適也

士相見禮

問此篇主言士相見之禮其他禮則因而及之否賈公彥曰篇
內或士自相見或士往見卿大夫或卿大夫下見士或見己國
君或士大夫見他國君來朝者以新出仕從微至著以士為先
後更升為大夫已上故以士為總號也又天子之孤卿大夫士
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執贄既同相見之禮亦無別也
問周人之制士見於大夫公卿必介以厚其別詞以正其名贄
以効其情儀以致其敬四者備矣謂之禮成何也曰士之相見
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有紹介為之前焉
所以別嫌而慎微也故曰介以厚其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
者所以定分也名正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
名言不足以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為之贄以成其終焉介以
通名擯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於自盡故
曰贄以効其情誠發於心而諭於身達於容色故辭以三請贄

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瀆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
故曰儀以致其敬是以貴不陵賤下不援上謹其分守順於時
命志不屈而身不辱以成其善當是之時豈特士之自賢亦有
禮為之節也
問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士贄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
時別有倫也雉必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腒乾雉冬時雖死形
體不異故存本名夏形體異故變稱腒夏用腒備腐臭也左頭
頭陽也執禽者左首雖死猶尚左以從陽也
問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曰鴈取知時

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之謂繫聯其足翼如執雉者亦左頭奉之也

問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於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曰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黨也面前也繫聯四足於胸前結之也如麛執之者秋獻麛有成禮如之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也

問始見于君執贄至下容彌蹙曰至下謂當帶也曲禮曰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此執物高下之節也執贄當帶見至尊者之禮也彌猶甚也彌蹙如踧踖屏氣之類

問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曰天子視不上於袷則不得綏視諸侯綏視則不得衡視蓋以是爲敬也父之尊與君等然其視之也時而上於袷時而綏視時而衡視各惟其宜無不可者是之謂遊目以主於愛故也但雖遊目而亦上不過面下不過帶則是至愛之中仍有至慤者存也

問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敖繼公曰執玉謂朝君與聘使執圭璧而行禮之時也唯舒武謂謹舒其武耳舉前曳踵見其舒武之法也踵足後也足之前起而後不離地則步之促狹可知又不止於不趨而已

鄉飲酒禮

問鄉飲酒之禮賈公彥曰鄉飲酒之禮有四此賓賢能一也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是黨正飲酒亦謂之鄉飲酒二也州長春秋習射於州序先行鄉飲酒三也鄉飲酒義又有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四也朱氏載堉曰考之經傳其說有四一曰鄉大夫獻賢能以禮賓之此文是也二曰州長習射先行鄉飲鄉射禮是也二者經文俱存三曰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以正齒位其禮每年蜡祭一行惟畧見於周官及禮記鄉飲義四曰鄉人飲酒畧見於鄉黨篇蓋用鄉飲酒禮不拘何時亦不拘幾

次也二者經文亡逸按疏說至明朱氏繹之尤悉考之周官賓與之飲以三年而行於鄉庠習射之飲以春秋而行於州序正齒位之飲以蜡祭而行於黨庠其時異其地殊而詮經者或以正齒位之飲與此禮溷爲一事則膠轕而難通已

問飲酒之禮既有四而黨正之禮復闕其散見於經傳者所指又有王國侯國之異羣儒析之不清而彼此互滋强爲牽合其緒益棼何也曰考鄉飲酒義所云者通王國侯國之黨正而言之也文王世子篇注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則知黨正之飲亦當有賓而席于西北有介而席于西南但以尚齒

而非尚德故自賓介而外凡羣老之六十以上者皆席於賓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而五十以下者則齒而立於下也若黨正職所云則專爲王國之黨正言之孔疏所釋是其義也但再命所與齒之賓乃謂父族之爲衆賓者不謂正賓也賈疏因此以推侯國黨正之法疑亦得之凡此皆正齒位之飲也若此禮爲賓興之飲則雖三賓之惟長拜洗樂正之與立者齒似以齒論賓則但齒於其黨耳至賓與介介與三賓三賓與堂下之立者皆不以齒爲其以德選故也讀此禮者必析而觀之毋以黨混鄉毋以侯制混王制則序賓序齒犂然各得其理矣

問鄉飲酒樂有四節何也曰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樂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閒歌三終也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至合樂之義孔穎達謂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賈公彥曰合樂者謂堂上有鼓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朱子曰孔疏非是當從賈疏謂合奏此六詩也言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朱載堉曰如堂上歌關雎則堂下亦奏關雎以合之堂上歌鵲巢則堂下亦奏鵲巢以合之舊說堂上歌關雎則堂下奏鵲巢此不達之論也按樂有四節上下同之至所用之詩鄉飲酒與燕禮同可見尊卑皆可通用也惟大雅與頌不敢上于云

問賓出奏陔曰陔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也按經傳中言歌又言奏者則有詩篇若騶虞貍首采蘋采蘩是也言奏不言歌者則但如笙詩之類有其譜而無詩篇九夏是也周官明言以鍾鼓奏九夏左傳亦曰金奏肆夏之三呂叔玉乃以肆夏爲時邁樊遏爲執競渠爲思文夫執競歌成康矣豈其周公制禮而豫著成康之謚乎宜歐陽氏決破鄭箋而鄭樵斷以九夏爲

無辭也九夏之用其見於經傳者惟肆夏爲最廣周官但言尸出入者以其命於大司樂者言也若納夏章夏齊夏族夏之用則經傳無文杜氏直以意爲說耳

問九夏謂之金奏以其有鍾也何獨以陔夏而無之曰縣若無鍾則闕金聲而音不備無鍾則不成爲夏亦不成金奏矣注謂大夫士有鼓無鍾非也鍾磬縣於阼階之西則鼓當建於西階之東矣

問禮家言宮室制度堂北中央爲室室東西有左右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鄭賈以爲天子諸侯得有左右房大夫直有東

房西室敖君善陳祥道則謂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孰爲是與書顧命孔疏謂房與夾室實同而名異房卽室也信與曰大射儀及鄕飮酒禮記言左房註疏以爲卽東房聘禮賓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右房是西房也賈疏謂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敖君善謂卿館於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証佐最明至夾室則在東西房序外之兩旁夾室前堂卽內則之左達右達書孔疏謂房卽夾室非是陳用之曰少牢士冠禮鄕飮房戶皆指東房言之非謂無西房也鄕飮記鄕射記言左房蓋言左則有右言東則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實

與天子諸侯同可知

問成周選舉之法德行爲賢道藝爲能使平時無德行道藝之敎而欲行德行道藝之選豈可得哉曰此篇所載賓士之禮也使敎之不豫則賓之也何資使用之不詳則賓之也何當故讀此禮者必綜其敎之於未賓之先與用之於既賓之後者而具論之則於成周盛時所以人無棄材野無遺彥官無曠職者其道犂然若指諸掌而於所謂治定化神者穆然若接之於晛也

鄕射禮

問鄕射之禮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者州長職文若五物詢衆庶則鄕大夫職文也以鄕大夫之職文而曰退而以鄕射之禮則知鄕射之禮主於州長矣然周官所言者王國之州長也周官著其主禮之人與其行禮之時與地而此經則具其儀也注謂鄕大夫或在者不謂遵者之大夫蓋指管屬此州之大夫如疏家之說也若五物詢衆庶之射則主人以鄕大夫而不以州長其時以三年正月而不以春秋其地以鄕庠而不以州序徒以其儀節悉用此禮故此經中時兼見之如堂則由楹外之文是也大抵鄕飮酒之禮主於鄕大夫之賓興而黨正之正齒位則其兼義也鄕射之禮主於州長之習射而鄕大夫之

詢衆庶則其兼義也又按五物之說注本三物以立義葉氏則據射義以爲言然德者其內德修而後志正行者其外行立而後體直其餘三者則以配射禮樂是二家之說似異而實同也以五物較三物所闕者惟御與書數耳

問縣于洗東北西面敖繼公曰縣不近階者宜避東縣之正位也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縣謂縣鍾磬與鎛於筍簴也鼓鼙之屬亦存焉周官小胥職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又云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然則凡爲士者之樂皆得縣鍾與磬惟以特而別於其上耳大射儀言國君西方之縣先磬

次鍾次鎛鼓鼛在其南鍾師職掌以鍾鼓奏九夏鎛師職掌金
奏之鼓此與上篇皆賓出奏陔陔夏金奏之一然則亦有鍾鼓
鎛明矣其設之磬在北鼓在南𦉪放大射西方之縣焉按編鍾
編磬十六枚爲一堵合兩堵爲一肆天子宮縣四肆諸侯軒縣
三肆卿大夫判縣二肆士特縣一肆諸侯之士與天子之士一
也鍾磬各十六以備十二律四清聲若無鍾則八音不全不可
以爲樂矣且九夏皆金奏亦見有鎛何獨於陔夏無之豈陔夏
僅以革奏而可乎
問命弟子納射器曰弟子盍卽學中肄業之年少者也射爲六

藝之一宜所共肄故習射之時既擇其尤者以充三耦次者或
以備衆耦而於其餘者則當其將射也命納射器焉命張侯焉
命贊工遷樂於下焉其初射畢也命設福焉命取矢焉其再射
畢也取矢而外又命設豐焉其三射畢也取矢設豐而外又命
退福焉命贊工遷樂於下焉逮乎將燕則又命侯徹俎焉凡皆
使之習於禮而嫻其儀相觀而善以爲鄉人倡其有過者則司
射以扑撻之是其射也卽其所以爲教也以其非主人之贊者
故皆謂之賓黨耳飲不勝時其洗觶升酌者爲勝者之弟子凡
賓之弟子亦多肄業於學可知又周官鄉師職黨共射器其器

疑指旌中籌楅豐而言若弓矢決拾宜射者自備之納之者謂
使將射者之弟子各以其弓矢決拾入獲者以旌入釋獲者以
中與籌入弟子以楅豐入其既也弓矢決拾楅豐弟子司之旌
與中籌獲者與釋獲者司之
問釋獲之法曰釋獲之法皆就一耦以分左右是各自爲勝負
也至算獲而告於賓則皆左右總計而不逐耦以數將毋中多
者以不中者而掩其賢不中者又因中多者而藏其拙乎曰此
聖人隱動不獲者以羞惡之心使之自勉於德也夫射者志必
正體必直容必比於禮節必比於樂而後射得中中得多其射

而不中中而不多者必反於是吾中多而爲人所掩吾自安也
吾射不中中不多而因以掩人之賢能無自歉乎吾射不中中
不多縱因人之中多而得與於賢能無自媿乎媿歉交并而反
求正己之心不自知其何以與也逮勝飲不勝乃仍比耦行之
以分其優劣斯以欵先王制禮其示激勸於人者固非一術也
問凡畫者丹質鄭康成曰賓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
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按一說此丹質專承布侯
而言所謂凡者凡大夫與士也所謂畫者卽指畫以虎豹畫以
鹿豕者言也盍熊侯白質麋侯赤質而布侯則丹質也亦通

燕禮

問燕禮之義曰周官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其禮至備自經籍散軼僅存此篇及公食大夫篇以呂氏陳氏所推論之則於行葦知天子有親其宗族之禮焉於常棣知天子有親其兄弟之禮焉於伐木知天子有親其故舊朋友之禮焉其在諸侯則文王世子所云是所以親其宗族兄弟者也至若鹿鳴之燕則天子無事之燕也湛露之燕與大行人所云則天子燕來朝諸侯及有勤勞諸侯之燕也以天子燕射與諸侯同用鄉射之禮者例之則其儀文當與此禮小異而大同也

問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曰大射儀賓席云南面此云東上者互見也注以無加席爲私禮臣屈者對大射禮重雖賓其臣得有加席而言也大抵食異國之臣則賓有加席公食禮宰夫設筵加几席是也燕異國之臣則公與賓皆無加席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公專席而酢焉是也惟燕己國之臣則賓無加席而公有加席此經是也所以然者以食禮賓其聘使而燕則賓其上介上介不可以同於聘使故食有加席而燕無加席也然燕雖無加席而異國之臣不可使同於已國之臣故公降

尊以就卑而皆無加席也至己國之臣則宜屈於君矣而重禮則亦有加席者大射是也若饗來朝之諸侯則主賓皆三重席周官司几筵曰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以是推之若饗異國之臣席當如食以饗重於食也若饗食己國之臣席當如大射以饗食重於燕也若食燕來朝之諸侯席當如饗以兩君相見無所於降則亦無所於就也

問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卽位于席西鄉曰重言西鄉者君宜南面嫌升席後或當與席異鄉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按司几筵席之名物有五一曰莞筵紛純二曰繅席畫純三曰次席黼純四曰蒲筵繢純五曰熊席此外尚有葦席萑席喪事之席也不入數故席止於五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則王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之酢席亦如之葢次席繅席皆重與莞席而五故禮器曰天子之席五重也諸侯祭祀則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其酢席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葢繅席亦重與莞席而三故禮器曰諸侯三重也此君亦設加席故注知與酢席同以此推之則王燕之席亦與酢席同矣

問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鄕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曰此經所言諸侯燕朝之位也天子之門五皐庫雉應路其朝三在庫門之外者爲外朝朝士掌焉其位則小司冦職及朝士職所云者是也治朝則在路門之外司士掌焉其位則司士職所云者是也其在路門之內者則燕朝也太僕掌焉其位大僕職無文故疏謂不見燕朝也射人職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位與司士朝儀之位畧同燕朝有堂治朝則無堂不可以行射禮位雖射人掌之不可卽以爲射朝之位則亦不可以爲燕朝之位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之內爲外朝路門之外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燕朝之位文具此篇則天子之燕朝亦可倣是以推之矣若治朝之位則無文聘禮君與卿圖事注云謀事者必因朝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葢以燕朝推之而知治朝亦當然耳然燕朝所謂君南鄕者乃在阼階下之東南若治朝無堂則但出路門左南鄕而立與燕朝異也至射朝之位說具大射儀

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升歌歌者在堂也下管吹管者在堂下乃鹿鳴之三有辭而新宮將何屬曰新宮有聲無辭葢亦笙詩南陔白華華黍之類注謂小雅逸篇則以其次應在小雅而後

乃并其篇名而逸之也謂斯干爲宣王時詩則宣王以前何由用之宋公饗叔孫曰賦則所賦或卽斯干未可知要不可以所賦與所管混爲一也管必有孔乃有高下淸濁疾徐之節而可以成樂無孔則管各一聲而已豈堪入耳乎

問笙入三成遂合鄕樂曰樂以四節爲正惟鄕射不歌不笙不閒大射不閒不合者主於射畧於樂也燕以序歡所重在樂故上經所言原備四節此於獻時奏肆夏彌盛之升歌一也下管二也笙入三也合樂四也雖不閒有管則盛矣如謂笙入卽奏新宮是闕一節僅有三節也且笙入於下管之後則方管時笙尚在外何由與管爲一乎

問若舞則勺賈公彥曰言若者或舞或不舞在於君意敖繼公曰勺者舞名但不詳其爲何代之樂耳按虞書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節也下管鼗鼓笙入之節也笙鏞以閒閒歌之節也簫韶九成合樂之節也夫九成者舞也乃虞書之言九成與此記之言舞勺皆於合樂之後則是樂備乃舞矣凡舞有文舞有武舞而文武二舞又各有大小舞勺文舞之小舞也象武舞之小舞也記內則篇云十有三年舞勺成童舞象熊氏云以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是也大武武舞之大舞也大夏文舞之大舞

也祭統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注以大武爲武大夏爲文是也文舞無論大小舞皆以羽籥武舞則小舞以干戈大舞以干戚也文王世子載養老更事皆曰舞大武此舞勺者燕禮輕也故經曰則勺言其惟用文武之小舞也

問鄭康成以勺爲頌篇名告成大武之樂歌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然否曰勺古者小學即舞之未必始於周於鑠之詩名酌偶同耳恐未可質言其爲此舞之節也

大射儀

問大射之義鄭康成曰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

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敖繼公曰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也言大射者別於賓射燕射也按先儒皆據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之文以此大射爲將祭而擇與祭者之禮然以周官司裘射人諸職考之則自天子以至諸侯卿大夫皆有大射夫大夫之臣能有幾何乃將祭而行大射之禮以擇之乎即天子之祭六卿以下至於祝史皆有常職五等諸侯入覲當祭之時無不助祭之禮如必射中者乃得與於祭則大宰不必贊玉幣而大司徒不必奉牛牲大宗伯不必奉玉齍而肆師不必誅怠慢也抑西雝之我客或易其人而列文辟公多廢然而返也揆之於理多所未安蓋射義原屬漢人傅會欲鋪張射事之重大而不覺其言之過耳敖氏不用舊解所見偉矣但經生誦習戴記耳濡目染其來已久今姑仍鄭義而存敖氏之說於後并附論之

問大射之儀賈公彥曰不言禮言儀者以射禮盛威儀多也孔穎達曰射禮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是諸侯來朝而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謂燕息而與之射其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故司裘職不及士注云士無臣祭無所擇是也賓射燕射士皆有之射人

職士射豻侯二正是士有賓射鄉射記云士布侯畫以鹿豕是士有燕射也按考工記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謂大射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謂賓射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謂燕射也天子諸侯三射備有之卿大夫以下無賓射以其遠國屬非諸臣所有也其賓射即燕射耳射人職言士射豻侯豻侯皮侯也則士亦有大射矣康成以射人之射法爲賓射非也五正三正二正者樂節也

問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陳祥道以爲大射賓射燕射之位一

也然否曰古者天子諸侯各有三朝外朝治朝皆無射法惟燕射則於燕朝其在國而賓射宜亦於燕朝若大射則先儒以爲於射宮理或然與此禮之位悉同燕禮故陳氏謂三射同位然若兩君相賓而射則公當迎賓於大門外三揖三讓而升堂公自爲主人親獻之畧與鄉射相似而堂上則無公卿大夫遵者之位與此不甚同也至射人所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則路門外治朝之朝位朝無射法此亦非射位牽合言之經義滋眩矣其諸侯之射服惟燕射朝服記人言之若大射賓射則無文以天子大射與享先公同鷩冕者決之則諸侯大射亦當冕服以

聘禮賓及公皆皮弁者決之則諸侯賓射或亦皮弁服與卿大夫與君同服冕弁君服冕士則服爵弁也

問奏肆夏呂叔玉以肆夏爲頌之時邁其說何如曰九夏乃有聲而無辭者也左傳於文王之三云工歌於肆夏之三云金奏則夏非頌明矣

問奏貍首以射劉敞曰騶虞采蘩采蘋皆在二南則貍首亦必其儔豈夫子刪詩時已亡與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按貍首注以爲逸詩是也既逸矣何又以曾孫當之乎射義曾孫八句蓋後人因射禮而傳會爲之與騶虞采蘩采蘋絕不類夫騶虞采蘩采蘋不必其咏射事也直以之爲節耳曾孫侯氏之云拘拘事實古人寧肯爲此而謂周公制禮乃以之爲射節乎至考工記祭侯之辭曰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此本非仁人之言也果爾則諸侯將盡離心解體尙何禮明樂備之有此正當抉其疵繆而辨正之者鄭氏以其下文亦有詒女曾孫之云而牽而合之滋乖剌矣射節之詩不可大長不過三句四句而止以其類求之則劉氏之說或然

聘禮

問聘禮之義曰聘義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

殷相聘也左氏傳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杜注云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忘舊好故曰禮則三年爲大聘之常期其有他事故乃或曠也鄰國君臣以禮相與如此講信修睦兵革不試而衣冠玉帛之典墜矣以此篇觀之一聘也而儀物之繁多禮節之委折周詳如此則諸侯相朝與朝聘於王朝及王朝之下聘當更盛焉可知也

問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敖繼公曰櫝藏玉之器也西面坐啟之則是近於君而在其東矣繅以帛爲之表元裏纁所以藉玉而又揜其上者也垂繅謂開之也開而不揜

則其繅垂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於其右亦坐受之按至此始云賈人啟櫝取圭則前此夕幣時賈人不在亦無圭可見矣

問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敖繼公曰屈繅以繅拚玉之上也拚之則其繅屈宰執圭屈繅則公不視之也

問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鄭康成曰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出命矣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於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

問既述命同面授上介敖繼公曰此授受皆同面別於聘時賓

主之儀也

問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敖繼公曰上介出授賈人賈人以他櫝藏之自賈人取圭至此凡三授受或垂繅或屈繅葢相變以爲儀亦莫不有義存焉

問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鄭康成曰遷主所在曰祧魏了翁曰祧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大夫又僅兩世未有遠祖也按廟祧之說聚訟紛然春官守祧八人康成既以爲每廟一人周七廟并姜嫄廟而八則不獨太祖與文武之廟爲祧卽四親與姜嫄廟亦可謂之祧矣遺衣服藏焉守祧黝堊之皆凡廟之所同未見爲太祖與文武廟之專稱也魏氏以豐氏之祧證之尤明

問宰夫朝服設飧曰飧夕食也故字從夕古者自大夫以上日食必有牲鼎故謂之肉食者朝食殺牲則祭肺夕食不殺牲但餕朝食之餘則祭牢肉而已是饔則豐而飧則殺也此所設視饔禮爲殺故謂之飧若曰僅可共夕食云爾

問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鄭康成曰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

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敖繼公曰承紹云者皆有爲之先之辭周官言天子之擯者其於上公則五人於侯伯則四人於子男則三人皆以朝者之爵爲差也此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己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別於天子也此擯者雖有三人惟上擯專相禮事乃必立承紹者所以別於諸臣之禮也按擯者之數與其所立之位出入之儀鄭敖二說迥不相同鄭以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之禮說此似有據依然究未可卽以是爲諸侯賓其聘卿之禮敖則於本篇所行節次體會玩繹而出更以公

食大夫禮比類觀之胥有合焉非苟爲異者其義勝於鄭氏多矣但注說承習已久姑兩存之以俟好古者潛心討論焉

問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曰古者廟必分昭穆故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士虞記亦曰以其班祔士一廟者祖禰尙從昭穆之班則三廟五廟七廟者自太祖而下宜分昭穆之廟可見矣敖氏乃謂太祖之廟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西則是置昭穆於不問而直以東爲上也一有升祔則四親廟俱爲移動此豈祔以其班之意乎賈氏昭東穆西而太祖居中近之矣然諸廟平列而無南北上下之殊揆之禮意亦未爲得七廟五廟之說惟

朱子用孫毓之說爲可從中庸達孝章或問詳言之矣葢神必依於人故廟雖各全其尊而所從入之道則自朝門而趨之左然則此有每門每曲者何也入大門北行折而東入廟必有西鄉之門爲廟與朝之限此卽謂之閤門也旣入閤門則當有南鄉都宮之門又一門也都宮內左昭右穆其廟門之外或亦各有閤門東西相鄉與每曲揖者於曲處則揖而折行也

問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敖繼公曰每人執一皮而云贊意與上同賓卿也私覿之庭實用乘馬上介大夫也用儷皮士介不用庭實此固禮之差等然亦因其祿之厚薄而爲之品節也禮意人情並行無間於此見之矣按敖氏所見固卓然賓介私覿之幣物皆公家共之非卿大夫士所自備也夏官校人職於國之使者共其幣馬足以見之矣尊者豐而卑者以次殺理固宜然卽公家共之亦如是耳

問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敖繼公曰皮弁者象還於其君故如聘服也玉圭璋也還玉卽還贄之義使卿者亦欲與賓相當也

問陳幣于朝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賈公彥曰賓之公幣則主君郊勞幣也醴賓幣也致饔餼幣也夫人歸禮幣也食侑幣也饗酬幣也再饗酬幣也郊贈幣也賓之

私幣則主國三卿皆一食有侑幣饗有酬幣又皆有郊贈幣也其上介公幣則致饔餼幣也夫人致禮幣也食侑幣也饗酬幣也郊贈幣也其私幣則主國三卿或饗或食要有其一則各有幣焉又三卿皆有郊贈幣如其面幣也

公食大夫禮

問公食大夫禮之義曰此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按秋官掌客職云公侯伯子男之相爲賓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是諸侯饗食燕其來朝諸侯之數也其疏云天子之待諸侯當與諸侯之自相待者同

理或然也聘記云公於賓一食再饗燕無常數是諸侯饗食燕乎大聘之卿之數也若小聘大夫則聘記云上介一食再饗小聘其禮如爲介蓋大聘之上介以下大夫而小聘之賓其爵與同故其食饗之數亦如之也

問饗有四種信乎孔穎達曰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周官大行人職所云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左傳云饗有體薦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朝王饗之其牲則折俎亦曰殽烝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殽烝左傳定王饗士會用折俎其饗朝廷之臣

亦當然也三是四裔之使來王饗之其禮王不親饗但以牲全體委與之故國語云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若其君來則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不異也四是饗宿衞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是也燕則折俎有酒而無飯牲用狗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詩湛露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是也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飲祇以漱口以飯爲主亦有二種一是禮食大行人所云上公九舉及此禮是也二是燕食曲禮酒漿處右注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是也按食與饗燕類也然饗食於廟燕於寢故饗最重食次之燕又次之燕禮者諸侯燕其大夫若聘大夫之禮此篇則諸侯食聘大夫之禮因附見主國大夫食聘大夫之禮也以燕推之則諸侯亦當有食其大夫之禮以食燕推之則諸侯又當有饗其大夫若聘大夫之禮以主國大夫食聘大夫者推之則主國大夫亦當有饗燕聘大夫及自相與饗食燕之禮且推而上之諸侯又當有饗食燕其來朝之諸侯及王國來聘之大夫之禮天子亦當有饗食燕其大夫與來朝之諸侯及侯國來聘之大夫之禮今考諸經傳如秋官掌客職王合諸侯而

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大行人職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七獻七舉子男五獻五舉是天子之饗食其來朝之諸侯者也左傳所載定王饗士會事是天子之饗侯國之聘大夫者也聘禮曰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是主國大夫之饗食乎聘大夫者也其詳則經籍散軼蓋不可盡考矣

問公食大夫禮何以序在聘禮之下曰是因聘而食之也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按聘記曰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傳曰使者誤王君弗親饗食所
以媿厲之也然則疏家以此禮爲因聘而食者是也樂記云食
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
干此禮惟公親設醬若牲則不親割爵亦不親酳又無樂舞之
事侯禮殺於王禮而聘賓又非老更比也大祇食禮通乎上下
其等則視乎食之之人與所食之人以爲隆殺耳

覲禮

問覲禮之義曰穀梁傳及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是
四時之朝覲宗遇皆可名朝朝又可名覲虞書言乃日覲四岳

羣牧詩韓侯初立來朝曰韓侯入覲春秋傳晉侯朝王於河陽
曰出入三覲此篇覲禮而篇內亦云朝是朝覲可通言也但惟
諸侯覲天子得稱覲若鄰國相朝諸侯之大夫朝其君及家臣
各朝其卿大夫皆得稱朝而已則覲之體統最崇而稱名亦最
重覲禮有覲於廟中者有覲於國外者有覲於方岳者此經自
篇首至饗禮乃歸覲於廟中者也自諸侯覲於天子以下覲於
國外者也王巡守而一方之諸侯皆覲則覲於方岳者也
問朝覲之制何以不同曰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書六
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虞周之制固已異矣以周制言
之而諸經復有不同者曲禮則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
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周官大
宗伯大行人之文皆曰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此篇則專以覲名
而篇中所見儀法按之大行人司儀諸職又多有不符者此禮
家聚訟所以至此而紛紛愈甚也朝覲宗遇四者文質繁簡小
有不同要無大異圖事比功陳謨協慮亦大概主其所重者言
之而非必不可相通之事康成强以四方諸侯分而屬之四時
彌膠固矣曲禮所云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與此
篇一也是於廟而特覲者也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

朝則路門外之朝旅見者也康王初即位太保率西方諸侯入
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頗似之但其儀不可得而
詳耳然則朝覲之禮有受於廟者有受於朝者皆正禮也以意
約之則朝覲雖可通言而受於廟則曰覲受於朝則曰朝又其
大分矣亦有既行朝享之後或以圖事或以比功或以陳謨或
以協慮偕王朝之公孤卿大夫而同列於朝者則無圭幣之執
矣射人職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蓋常朝也此篇主言廟中特
覲之禮古籍云亡所記各異諸經不盡同者難以强爲牽合也
或言朝覲之禮先覲於廟以見王後朝於王以圖事二禮相因

四時皆然此蓋欲以彌諸經參差之隙而事有不可行者夫執
圭重禮也豈可再乎再則褻矣且廟中王經受玉而未還還玉
乃終事也方其未還又執何玉以朝乎
問覲禮至于郊曰此諸侯覲於天子之禮也王畿千里王城居
中畿面各五百里界首置關面各三關凡十二關司關掌之侯
氏之來也君先與卿圖事遂戒宰書幣夕陳幣設監守太子曰
監國諸侯之弟兄曰處守乃告於祖奠於禰告於社稷山川之
神君行卿大夫士介從師從奉主車祖祭而出見日而行逮日
而舍奠過他邦則假道至於關敂關人而司關爲之告焉由二

百里內之遂及百里之遠郊至五十里之近郊中間如遂人遺
人委人各爲之委積掌訝環人野廬氏各爲之聚欜而凡王官
各贍其事聘禮賓在國受命啟行過邦入竟具詳此從至于郊
始見者文畧也柳諸侯適天子尚有他篇其禮文可以互見而
今逸之與
問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曰此
主於近郊則鄭氏云大行人郊勞者侯伯也若上公則大行人
勞於遠郊而卿勞於近郊矣勞使與侯氏俱皮弁猶聘禮郊勞
勞使與聘使俱朝服也皮弁雖同璂飾則異夏官弁師職王之

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
等爲之是璂飾各以命數爲等也聘禮主君之受大小聘皮弁
服亦然此近郊之勞皮弁則有再勞三勞者俱皮弁可知篇內
据同姓大國言之而不見再勞者亦文畧也
問天子賜舍曰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卽安也賜
舍猶致館也不言致館天子尊極故言賜也
問天子衮冕負斧依曰衮冕天子之裨冕也負斧依以俟侯氏
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言衮冕則繡裳可知矣不著帶芾
舄者畧其輕者也

問饗禮乃歸曰饗食燕三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禮禮賓之目
也此經侯國之書故本篇雖畧見饗禮之目而無如何饗之如
何禮之之文卽以侯國言之而公食與燕二篇僅存饗則無有
春秋傳載襄王饗晉侯鄭伯饗趙孟之類秪紀其事而儀節之
詳隆殺之等亦不可得而考矣
問朝覲會同何以各殊曰周官言朝覲會同者非一時會殷同
大宗伯大行人兩見之而公西氏言志亦曰如會同則會同蓋
視朝覲爲大又似不專在近畿國外者豈其諸侯衆多而發禁
施政所行者遠故擇一道里適均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亦

就之與此禮有因巡守而舉者亦有不因巡守而舉者因巡守則舉於方岳不因巡守則無論王畿內外遠近皆可舉與職方氏先言王將巡守下云王殷國亦如之則是巡守與殷國爲二也若京師之朝覲見於廟見於朝者其恒也設使來朝者多若一一特見既恐久留賓客而王亦不勝其勞且或廟朝之不足以容也於是爲壇於國外以受之一日而畢事其斯爲大朝覲之禮與若然則亦不必以十二年王不巡守而後有此矣爲宮而四門畧倣明堂之制必四門者以其四方有當禮之神故設四門以通之也雖有四門而諸侯行覲則但入自南門而卽位於壇之南耳與明堂位之法異也

問鄭康成以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然與曰分四時而爲宮於四方猶是分朝宗覲遇而謂四方諸侯分來之見也多見其固已夏官戎右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彼云則可見會同有不盟者則方明乃統上下四方之神非直以爲盟神也此壇卽所以爲朝覲非既朝覲乃爲此也若覲於廟矣而又爲此則兩番執玉既嫌於褻而天子亦何其不憚煩乎蓋不然矣

問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設六玉敖繼公曰設六色以象

天地四方之色也設六玉爲祀時以此禮之鄭康成曰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按上下之神則何貴賤之別禮各有所主耳此合諸侯土於合百神而禮之故設方明以爲神上下四方則六合備矣以是爲兼柴望諸祭也

問天子乘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曰先拜日而後祀方明者以日爲百神之首尊之拜於東門之外者及其在東方而拜之見其時之蚤也直拜之而已無牲幣以其又於南門外禮之也天子乘玉路載大旂以出則諸侯亦各乘其路從之以偏駕在王門之外則可乘也此云大旂則諸侯上介之奉以置于宮者不大可知矣天子拜日諸侯亦從拜與反祀方明則斧依當先徹之祀之之儀未詳蓋無尸王行一獻之禮奠爵而諸侯卽初位立亦有助祭與執事者與方明雖不盟亦祀之非以爲盟神也先朝享而後拜日祀方明次第當依經朝事儀湊合之書不可援彼以汨此

問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曰先拜於東又禮於南亦尊之也禮日不於東禮月不於西其辟朝日夕月之禮與以北繼南月之尊次日也禮之之儀宜

與祀方明之禮畧同既禮諸神則正禮畢矣於是王入而諸侯亦各歸其舍乃有使卿歸饔餼諸禮

問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曰上文禮神之事皆於壇宮之外行之則燔升沈瘞俱無所用故敖氏以爲正祭之法也意巡守於方岳而燔柴望秩則此禮亦備有之凡合諸侯或因而有盟但祭不爲盟設而盟亦非定典耳

問大朝覲之禮小國有附大國以達否曰大朝覲雖曰四方諸侯皆來亦大約數十國而止以壇室所容無多而君行師從則王國止宿之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此之年方

伯連帥亦量率其當有事於王朝者而非盡六服以行與古者小國極多皆附大國以達於天子固不必胥羣辟而奔走於路也

問偏駕不入王門鄭康成曰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賈公彥曰五路玉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國天子所乘爲正諸侯乘之爲偏按此言平日所受賜之路在外則可乘之覲則不得乘之以入也然則墨車入王門矣廟在庫門內之東侯氏乘墨車至庫門外乃下與以王侯之於廟而不迎之故也

問奠圭于繅上鄭康成曰謂釋於地也賈疏侯氏入門右奠圭於地時以繅藉之乃釋按此謂初執圭時斂繅繫組以入至入門右坐奠時乃開繅而奠於其上以相變爲文也然則擯者謁而侯氏取圭以升亦當屈繅而斂之及升堂致命乃垂繅開之以授王與王受玉亦斂之乃以授宰然則惟正行禮授受時方從執之其自外而入自下而升皆卧執之也

特牲饋食禮

問特牲饋食是何祭禮敖繼公曰此篇言士祭其祖之禮也按經文筮日筮尸明云適其皇祖某子則此篇當是適士祭其祖之禮注兼祖禰言者以適士二廟祭其祖之禮如是則祭其禰之禮亦當如是也

問賈公彥以祭無問一廟二廟皆先祭祖後祭禰無問尊卑廟數多少皆同日而祭然乎曰特牲少牢所迎惟一尸則所饗惟一世所謂禘祭也王制天子三時皆祫而春則禘諸侯秋冬皆祫而春夏有禘時以此推之則士大夫亦當祫禘並有矣此特牲士禘祭之禮故筮尸宿尸祝辭皆專稱祖而不及禰然自夙

與祝殺以訖送賓徹俎爲時良久矣豈堪以勞倦之餘再承一祭乎況大夫又有賓尸堂事而廟則三諸侯天子又以明日繹祭禮隆樂盛而廟則以五以七其何以同日而祭乎此殆不然也蓋祫則萃羣廟之主而祭之犆則惟一廟而已故士雖祖禰共廟而犆祭祖則不及禰若犆祭禰亦不及祖可知所以致其專一而使所祭者得伸其尊也一歲四時祫多犆少則其餘雖暫輟一時之祭而亦無嫌矣

問程子以爲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祭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不同耳朱子

疑爲最得祭祀本意何如曰士一廟祭止及父母爲犆祭言之也然此經則祭其祖亦犆矣若祫則祖禰並祭而迎二尸可知也程子謂祭必及高祖但疏數不同而朱子以爲最得祭祀本意蓋高曾人所逮事也生事之而歿後無一日之祭於心不安且承重者或上及高曾服以斬衰而卽吉後輒廢其祭於理不順聖人制禮夫豈甚遠於人情疑士一廟者祖禰共之而祫亦有時由曾以及高蓋高曾無廟不妨於祖禰之廟祭之也如士爲其祖承重而祔以其班自當祭高祖而以祖祔焉此亦共一徵矣又按廟制據王制禮器士惟一廟而已祭法則云適士二官師一而士喪禮記亦有二廟則先朝禰後適祖之文是則士或二廟或一廟也其一廟者康成以爲祖禰共廟是已至適士官師乃以上士若中下士分屬之恐未必然上下大夫同三廟五等諸侯同五廟不應上士遽異於中下也且於適字之義亦不相應疑所謂適士者乃世族之大宗爵雖爲士而世適相承上繼繼別之宗爲百世不遷者則自當有別子爲祖之廟於以合食而收族焉所謂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此耳若然則其祖若禰仍共一廟雖犆祭其祖亦於禰廟中行事而已

問特牲饋食之義曰凡牲一爲特特牲一豕也鄭康成曰祭祀

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按周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又曰以饋食享先王是二者祭之大節而大夫士之祭斷自饋食始也但饋食同而牢禮品物則不同大夫少牢士特牲所以爲隆殺也天子食用六穀祭用六簋大夫黍稷四敦士黍稷二敦是則饋食同而所饋亦不同矣

問前期三日之朝筮尸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魄旣散孝子求神而祭無主則不依無尸則不享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旣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直以尊卑

之勢遂不肯行耳朱子謂惟祭天地想不敢爲尸葢以無敢爲之尸者故意其然也然夏官節服氏職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從車則郊亦有尸與按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合也必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所妨其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者也其有不同者喪祭不筮尸尙質也吉祭則筮尸矣練與大祥亦筮尸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尸而喪祭有女尸何也以婦人喪不可以男子爲尸也吉祭而後同几有牉合之道焉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女尸矣喪祭雖用尸而尸偶不備則無尸者有之若吉祭則

不可無尸無尸是殤之也子孫而殤其祖考焉可乎

問夙興主人服如初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鄭康成曰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元端者側殺殺一牲也按祭祀自國君已上牲必親殺以有朝踐薦血毛之禮少牢特牲之祭自饋孰始則第視殺而已不必親矣故大夫士之禮同

問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曰虞祭饎爨在東堂下西面吉祭反是則在西堂下東面可知主人視側殺重血食也主婦視饎爨重饋食也

問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陳祥道曰禮有以多爲貴故特牲士祭尸九飯少牢大夫祭尸十一飯有以少爲貴故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葢一食卽一飯也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皆以三飯而又加者也正飯致其隆故貴多加飯嫌於瀆故貴少此飯禮所以不同也賈疏一告謂之一飯士三飯卽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飯必告飽而告飽必侑侑禮有拜以致其敬有辭以道其勤有樂以樂其心然特牲三飯告飽而侑則九飯三侑飯寡而侑多少牢七飯告飽而侑則十一飯再侑飯多而侑寡者葢禮殺者儀蹙故告飽速而侑多禮隆者儀紓故告飽遲而侑少此侑禮

所以不同也

問爵皆無算曰敖氏謂賓先舉奠觶旅辯而後兄弟長復舉奠觶以此解無算爵與鄉飲射禮不合無算爵有二義一則終而復始與旅酬之有爵數者不同一則惟己所欲與旅酬之以次相酬者亦不同如敖氏解則旅酬與無算爵一例矣或謂下記宗人獻與旅齒於衆賓佐食於旅齒於兄弟今註謂無次第何也曰是惟旅則以齒序耳非所論於無算爵也或又曰注鄉射無算爵固云主人之觶以之衆賓賓長之觶以之兄弟是明以序相酬矣曰祭禮無算爵行之堂下者也賓禮無算爵先行之

堂上而後之堂下者也堂上不以序勢不能辯及於下下亦無
蹴而旅於在上之禮行之堂下交酌於其尊互旅於其階主於
飫神之惠而已故惟已所欲而不嫌其無等也

少牢饋食禮

問少牢饋食是何祭禮敖繼公曰此篇言大夫祭其祖之禮也
按特牲少牢皆曰饋食者祭以粢盛爲重也推而上之天子諸
侯爲耤秉耒躬耕以共宗廟之粢盛蓋亦首重此矣士虞禮尸
入之後亦先九飯而後三獻畧與特牲禮同故篇首亦曰特豕
饋食凡孝子養親曰饋養昏禮婦饋特豚以明婦順而祭禮黍

稷之設必主婦親之皆此義也
問禮有時從其隆則大夫或可用牛否曰舊說以索牛爲天子
之大夫蓋未可泥若郝氏以特牲少牢不定爲士大夫之別則
尤非也孟子言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士虞
特牲皆三鼎爲士禮少牢五鼎爲大夫禮無疑矣士喪遣奠用
少牢盛葬奠非常禮也聘及公食皆大牢以待大夫士蓋賓客
之道文而繁故視事神之儀物不同耳
問少牢饋食之義曰牢者養牲之所牲有六而馬不常用犬與
雞又最小故以三牲爲主而以牛爲大牲用一牲爲特二牲以
上稱牢三牲具牛最大爲大牢二牲則羊豕爲少牢士祭用特
牲一豕而已大夫加隆故用少牢
問筮旬有一日曰筮必旬有一日者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
周官大宰職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賈疏前期十日
卽是祭前十一日天子祭禮日與尸皆用卜也
問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曰曲禮吉事先近日喪事先
遠日特牲少牢皆吉事故先筮近日不吉則更筮遠日也曲禮
又云卜筮不過三故賈氏謂筮上旬丁己不吉則至上旬又筮
中旬丁己又不吉至中旬又筮下旬丁己不吉則止祭然此經

惟有筮遠日之文無三筮之法則所謂不過三者殆倂再筮不
吉因而不筮所用之日而數之與張子以爲先筮近日後筮遠
日不從則直用下旬遠日而祀不可廢極得禮意
問主婦被被是何物曰召南詩被之僮僮毛傳云被首飾也鄭
箋云此卽周官所謂次也孔疏云被卽次也追師掌爲副編次
注云次次第長短髮爲之據此則被乃婦人首飾之名周官追
師掌王后首服副編次注疏謂三翟衣首服副副所以覆首鞠
衣展衣首服編編列髮爲之祿衣首服次次次第髮長短爲
之所謂髲髢禮記夫人副褘立於東房詩衛風副笄六珈此副

也詩召南被之僮僮被之祁祁此主婦被則次也

問錫衣侈袂敖繼公曰錫緆通皆當作緣字之誤也緣禒通內司服職曰緣衣素沙是也內子祭服緣衣而又侈其袂焉所以甚別於士妻之祭服也卿大夫之妻展衣爲上緣衣次之此自祭於家故服其次者䄟助祭於公也按周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翟闕翟鞠衣展衣緣衣鄭注賈疏三翟衣皆祭服王后褘衣二王後之夫人亦褘衣侯伯夫人揄翟子男夫人闕翟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其夫孤則服鞠衣卿大夫則服展衣士則服緣衣也此六服之

序上文主婦之被既爲次則錫衣當是緣衣緣字與緆相似一訛而爲緆再訛而爲錫有由然也

問賈公彥以天子嘏辭與大夫同然否曰特牲尸親嘏主人注云其辭則少牢有焉是士與大夫嘏辭相同但士尸親嘏不命工祝則首句須易耳天子諸侯嘏辭惟天保詩有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而楚茨詩曰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天子嘏辭也朱子以爲公卿之嘏辭然末章云小大稽首禮大夫之臣不稽首公卿安得有小大稽首之事則當從孔疏以爲天子之嘏辭與蔡邕集漢辭云高皇帝使工祝承致多福無疆於爾嗣曾孫皇帝使爾受祿於天宜此舊都萬國和同兆民康乂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守兆民勿替引之蓋推少牢大夫禮嘏辭而增損爲之

問少牢大夫禮較特牲士禮加隆乃自主婦獻尸以至尸謖其儀節視特牲大簡是卑者反詳尊者反畧何與曰特牲無儐尸禮故詳少牢有儐尸禮故畧此聖人制禮損益之節也

問少牢饋食有儐尸不儐尸之異一說攝祭者不儐尸一說上大夫儐尸下大夫不儐尸一說儐與不儐事故適然祭有大小

禮有損益不分上下大夫三者不同孰爲當與曰第一說係漢儒舊說鄭氏以爲不然第二說註疏之說第三說郝敬之說按春秋書猶繹說者以爲繹祭禮輕宜廢而不廢故譏據諸侯有廢繹之時則上大夫容有不儐尸之事理或然也

問特牲少牢儐尸旅酬之禮先旅西階一觶次旅阼階一觶皆兩番旅酬而後及無算爵其不儐尸禮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註疏以爲無旅酬直行無算爵其說然與曰經云交錯其酬亦謂兩番旅酬註疏無旅酬之說非是特牲禮旅酬有兩觶西階一觶卽主人酬賓之觶奠而未飲者阼階一觶乃兄弟弟子

舉觶於其長兄弟奠而未飲者賓坐取觶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衆賓長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此賓與兄弟旅西階一觶也長兄弟酬賓賓酬衆兄弟衆兄弟與賓互相酬以徧此兄弟與賓旅阼階一觶也以上爲旅酬正數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以下爲無筭爵

有司徹

問有司徹之義鄭康成曰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賓尸於堂之禮按上篇正祭以神道事尸於室故用祝與佐食皆室事也此篇賓尸以賓禮接尸於堂故不用祝與佐食而另立侑以輔

尸皆堂事也卽於祭日攝酒燅俎而行之與天子諸侯明日繹祭者不同祭統云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然則大夫之賓尸也亦率其賓客宗族家臣以樂尸而已

問賓尸其禮之正與曰少牢下篇以賓尸爲正禮不賓尸乃禮之殺者故另起言不賓尸如士冠禮言若不醴則醮用酒若殺則特豚士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一例敖氏以爲古今文質異宜或亦五方風俗異尚是也又時祭有四或三時賓尸而一時不賓尸或秋冬賓尸而春夏不賓尸亦惟人酌而行之耳

問有司徹是徹室中之饋及祝佐食之俎否曰此後無室事則凡室中所有悉徹而空之矣室中之饋則尸之四豆也五俎也四敦也兩鉶也四瓦豆也酌奠之觶也祝之二豆也一俎也蕢者之二豆湆也四爵也其在外則所俎已設於堂下阼階南二佐食之薦俎本設於兩階間悉徹之但尸俎所俎則出之爨以待燅祝佐食之薦俎則當各設之於其堂下之位其餘豆鉶諸物各歸其所以待概滌室中尸祝主人主婦之祭亦埽而去之

問鄭康成以祝與佐食不與賓尸之禮然與曰自有司徹以下

祝與佐食皆不見於經故注以爲祝與佐食不與賓尸之禮然經不見祝佐食出與歸俎之文則是猶在列也且事神事尸祝佐食有上事爲最貴而賓尸之禮不與可乎以其賓尸不與尸相接而在堂下衆賓衆兄弟之班故經文不見之也祝佐食之俎不燅者以他人可用尸之餘不可令尸用他人之餘也是以因其故俎而設於堂下焉正祭主人主婦不設俎亦以賓尸不便於燅俎故耳上篇宗人遣賓札而二佐食在焉故敖氏以佐食爲衆賓也其祝若同姓則在兄弟之列異姓則在衆賓之列

問乃議侑于賓以異姓曰以尸爲賓又立侑以輔尸猶鄉飲有

賓必有介也尸席戶西南面侑席西序東面猶鄉飲之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也侑取異姓乃可以居西序東鄉之位鄭康成以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按主人賓有司皆未出廟門則猶在內位也何復之有上篇養者三人與出注云出降反賓位是也三人中佐食在焉抑可見佐食之與於賓尸禮矣

問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西上敖繼公曰祭事已尸出門則不敢以尊自居西上賓位尚左也按尸者神之所憑憑之則神離之則人也賓尸者處乎神與人之間始猶疑乎神之終則全乎人之也士之尸未出廟則疑乎神未離之故尸不與於旅酬尸尊也大夫賓尸尸出廟而復入則疑乎神既離之故尸亦與乎旅酬尸卑也

問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曰旅酬後兄弟之後生舉觶于其長者以下行無算爵時賓長有主人酬賓之奠觶可行長兄弟無奠觶可行故也尸既與于堂上之旅酬而賓長復加獻賓一人又舉爵於尸者以尸得與於堂上之旅酬不得與於堂下之無算爵故於未行無算爵以前為尸倍致其殷勤也旅酬時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遂酬衆賓兄弟至於私人酬無不辯然堂上堂下東西各自為酬不交不錯是為正酬乃直行至爵行無算乃有交酬有錯酬交酬者長賓與長兄弟次賓與次兄弟衆賓與衆兄弟東西往來所謂交也至錯酬則隨其量之能飲與情之夙好而相酬如注云惟已所欲更無次第之數者殆於不醉無歸矣故云交錯

問若不賓尸賈公彥以為自此至終篇皆不賓尸之事視賓尸者為少質信乎曰正祭在室主於嚴敬賓尸在堂則有懽欣和樂之情焉踴躍鼓舞之象焉若不賓尸則尸未出室猶全乎神仍於室中行事而主人主婦與尸祝佐食賓及兄弟私人獻酬

交錯禮儀卒度於和樂之中多嚴敬之意又不賓尸之故非一蓋上下大夫皆有賓尸之禮亦皆有若不賓尸之禮不以爵等殊也舊說以此為攝主殺禮之祭固為失之康成辨之是已而必屬之於下大夫不亦泥乎同一大夫也舉盛祭則賓尸稍殺則不賓尸夫誰曰不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祭殊名則典禮不必盡同可見矣

經史析疑卷十三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受業鄭鴻文翰溯校訂

男　敏揚遜齋
　　履道吉堂校字

胞姪策　建安

禮記總論

問禮記非孔子手定皆弟子所自記者仲長統鄭樵朱子於三禮各分經傳其不同者何如曰鄭樵云禮之別也有三曰周禮儀禮禮記要之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禮記者特二禮之傳

註耳仲長統云禮記作於漢儒雖名為經其實傳也朱子云禮記是解儀禮者三子之言或兼重周禮儀禮或以儀禮為經而其以禮記為傳則一也

問后蒼說禮數萬言删之者何人曰漢興河間獻王獻禮書百三十一篇劉向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戴德删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删德之書為四十九篇謂之小戴記

問大戴記八十五篇小戴本删為四十六今所傳則四十九篇何也曰小戴删為四十六至漢宣帝時置大小戴禮博士馬融益以明堂月令樂記三篇故為四十九篇行於世

問小戴删後大戴豈盡無可取與朱子謂其尚有零星好處若能略言其概否曰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武王諸銘質做得巧極冠篇載漢昭帝冠辭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辭皆典馴簡樸周西麓稱其有史佚余公風味而深致恨於班固不錄入禮樂志有以也夫

問小戴舍夏小正而用月令豈有說乎曰夏小正一卷乃夏四時之書全類月令然考之夏正又皆不合不如月令之密故馬融舍小正而取月令附戴記以傳焉

問禮記是漢儒作其說何如曰許順之謂漢儒最醇者莫如董

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乎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何嘗有此見地想必古來流傳得此個文字耳

問戴記中如月令緇衣諸篇係何人所撰曰禮記採輯最多如大學中庸為曾子子思作王制漢文帝時集博士所製明堂位馬融增入三年問荀卿所著至月令出於陽翟大賈序秦世之官緇衣作於公孫尼子改魯論之文其間純雜各半然先王制度猶存什一未可遽為訾議也

問戴記大學中庸而外其精粹者何篇曰戴記雖集於漢儒之

手要亦不無師承如文王世子言世子齒學而三善備樂記言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學記言尊師重道儒行言修德
待聘胡致堂論之詳矣
問禮記二戴同師后蒼王鄭率本二戴沿及南北之派凡數十
家有如皇侃熊安生輩最稱表表而意解各殊折衷至是其義
何居曰曲臺之禮原於后蒼而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二
家同經而異註沿至南北派流歧出其間之卓卓者南則皇侃
北則熊安生輩源流不同識解亦别得唐孔穎達等刪訂而後
折衷於至是耳

問禮記三家而正義序註又曰六家何也曰禮記三家謂后蒼
弟子戴德戴聖慶普是也至正義所引之六家則鄭康成王肅
同經而異註而盧植孫炎業遵庾蔚之亦足爲曲臺之輔翼矣
問月令與夏小正孰優曰不韋相秦十年已有得天下之勢大
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月令彷彿古制記禮者取焉故夏
小正爲小戴之所刪而月令爲馬融之所益去取之間必有深
意則月令之優於夏小正明矣未可以其出於呂氏而少之也
問禮記逸篇雜見他書能悉其名否曰白虎通有三正别名親
屬明堂曾子禮運五帝諸紀經史蔡邕論則有王度王霸瑞命
辨名三朝月令諸記及大學志其名皆可考而知也
問禮有五始三起六禮七教八政何也曰孔穎達以伏羲造琴
制皮爲嘉禮之始以神農播種飲食爲吉禮之始以黃帝有戰
有葬有官爲軍賓凶之始皇侃以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
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至六禮七教八政則皆見於王制
中
問大戴禮中如武王踐祚曾子大孝天圓等篇其亦有可採者
與曰武王踐祚篇如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數語此千古之
格言也曾子天圓篇如論天地方曰幽而圓曰明明者吐氣者

也幽者含氣者也說理幽微遂爲道家黃庭內景所本其中亦
大有可採者矣
問禮記一書鄭王兩家同經而異註何人最優曰鄭樵謂康成
先註禮而後箋詩故於禮記於詩一人而爲二說其註多有未
盡善者矣至王肅之註朱子嘗謂其好而議禮必反康成則所
謂同經而異註者總不如陳澔集說之爲優也
問戴記成自漢儒王制月令固宜與周制牴牾至所載喪祭飲
射之文實與高堂生十七篇相表裏朱子欲取儀禮爲經戴記
爲傳作通解集傳一書其義尚可聞與曰朱子以古十七篇爲

主而取大小戴及他書傳所載繫於禮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則
去其牴牾者取其相爲表裏者實禮書會通之善本也
問儀禮是經禮記是解故儀禮有冠禮昏禮禮記便有冠義昏
義以至燕射莫不皆然而獨無士相見義何與其後來補之者
又何人與曰禮記無士相見義先儒亦未有明其說者補之者
則劉原甫耳
問鄭康成仲長統諸子皆以禮記爲傳其列於五經始於何時
曰漢宣帝時置五經博士而三禮惟大小戴列於學官

曲禮

問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記首以曲禮名篇卽此禮否曰天高
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故曰禮者天地之經也聖人因天
地之自然人心之同然者而列其大綱有五曰吉曰凶曰賓曰
軍曰嘉於吉之中分爲禋祀實柴槱燎血祭貍沈疈辜肆灌獻
饋食祠禴嘗烝則十二於凶之中分爲喪荒弔禬恤於軍之中
分爲師均田役封各五於賓之中分爲朝宗覲遇會同問視則
八於嘉之中分爲飲食冠昏賓射燕享脤膰賀慶則六而大目
三十有六矣由是節之而冠有三加昏有六禮祭有朝踐饋熟
事主事尸繹祭田有蒐苗獮狩師有侵伐治兵振旅喪有復襲
小斂大斂殯葬小祥大祥禫除且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之分
此經禮之三百猶可得而數者也至於升降出入周旋之威儀
則豈特三千已哉其曰三千亦約舉之辭耳曲禮一書不特指
其威儀并指出聖人制禮所以委曲周詳之故并君子行禮所
以周旋曲當之源葢古人說禮之微言也
問毋不敬一節眞德秀曰毋不敬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
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
民民有不安者乎朱子曰毋不敬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

貌安定辭敬者之言安民哉敬者之效也按敬字是徹上徹下
之道帝王然士君子亦然首句本包得下二句又必着下二句
者以入德言則存養渾淪難於着手且於貌言上用力所謂制
於外所以養其中也以成德言則至德淵涵處無可形容於貌
言上流露處易見所謂存諸中自然形諸外也故學者必務知
要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問賢者狎而敬之節曰經文賢者二字提起人之常情與人親
狎則敬弛有所畏敬則愛衰惟賢者乃能狎而敬之是以雖褻
而不慢畏而愛之是以貌恭而情親也已之愛憎或出私心而

人之善惡自有公論惟賢者存心中正乃能不以此而廢彼也財不務自封而吝出安不圖自便而憚改只是不私財不懷居之意朱子雖安安而能徙義正謂不貪便安而能徙於義非謂今安於義而又當日進也劉應二家似過深求

問疑事毋質直而勿有鄭孔與諸儒不同何如曰天下事理本非一人意見所能盡也況於疑事尤不可執一人之見乎鄭康成曰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已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直正也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孔頴達曰彼疑來問若已亦疑則無得成言之卽彼疑而我不疑仍須謙退勿謂已有此義也

是鄭孔分上句爲我亦疑下句爲我不疑甚分明也至朱子謂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諸說又以爲直道直名且欲以我之直化人之直不可以我之直彰人之曲均非確解終不及鄭孔之說爲當

問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當作何解曰朱子謂禮有常度不爲佞媚以求說於人辭達則不貴於多盖人而知禮則行必正大言必簡易也自是正解邵淵曰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褻衣之爲便而衮冕之爲貴哀欲其速而申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不妄說人之謂或貴於多而大或貴於高而文庭實旅百之儀四海九州之薦此不辭費之謂舊說謂不費於言辭豈經旨乎楊慎曰顏路請車孔子不許不妄說人也舊館人喪孔子脫驂不辭費也或謂說人與檀弓稅人同謂以物遺人也妄說人而無所揆度是不當用而用也辭以費之多而有所吝惜是當用而不用也亦可以備一說

問禮聞取於人節朱子曰據某所見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來求我我因而教之如有朋自遠方來童蒙求我是也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敎如好爲人師我求童蒙是也按事有

兩端故本文兩用禮字提起意只一樣故朱子合言之若鄭謂取人者制服其身則與往敎不類朱申謂君不可取人爲法於義尤悖周氏戴氏以取爲取財則聖人公溥未必以一人之財給天下之求均未有合

問宦學爲師宦字作何解孔疏左傳靈輒曰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爲宦也吳澄以宦學爲游學非是按白虎通云弟子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故生則敬而親之此事師之在乎親也惟有禮則恩義兼盡所謂無犯無隱就養無方於畏敬之中見愛慕之篤故能傳道授業而解其惑也

問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敎人朱子於聖人作絕句當否曰朱子亦偶有取於陸農師之說耳其實不必然也樂記一言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一言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可皆於作字絕句乎陳氏分作爲兩訓以作者爲之始爲者作之繼亦太鑿

問太上貴德二句曰鄭孔言惟上古大道爲公施者不望報故可不尙往來正見後世務施報而禮之必不可少也劉氏謂太上其次繫其人不繫其時吳氏諸說以貴德爲安而行之務施報爲利而行之或又謂太上是自然之理其次是勉然之德此

仁與恕之分則似反尊太上而卑施報矣

問祭祀不爲尸曰尸者神像也此尸謂宗廟之尸外祀之尸可異姓宗廟之尸必同姓尸必以昭穆從其類也必以正適不敢以賤者馮吾親也天子尸不以公而以卿諸侯不以卿而以大夫明嫌之義也大夫士尸以無爵者避君也又必擇皆無父者爲之不使父拜其子也將祭祀尸服卒者之上服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卽席東面而坐祝主西面而立皆拜妥尸遂坐而祭焉則儼然以神道事之矣故父在不爲尸亦不敢當尊之意也

問長者與之提攜節曰此童子能行能對則非懷抱之童或負之於背帶之於脅可知而劉彝謂若童子背負長者與長者手挾童子若帶劍負屬童子劍屬長者則又非也葢劍長而室堅不可猝拔必推之背左手下持其室邪俯其身右手從腦旁拔其靶乃出今邪俯其身就童子語形似之非長者眞負劍也又負劍乃拔之勢黃裳謂長者或負劍不便屈身但偏就近耳而詔之亦非

問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朱子曰門中有闑兩旁有棖闑當中礙門者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間爲君位陳櫟曰闑之右門之東也閾門限也按天子五門

曰皐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諸侯三門曰庫門雉門路門至於三朝內朝在路門內所謂圖宗人嘉事之朝每日視朝退聽事於此治朝亦名正朝在路門外周禮所謂司士正治朝之位玉藻所謂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朝服以日視朝者皆在此也其左右則爲官府治事之所天子自此而出爲應門爲雉門諸侯無應門卽雉門矣故曰魯雉門天子應門也雉門天子兩觀諸侯一觀魯亦兩觀僭也左宗廟右社稷之門亦在雉門以內自此又出爲庫門府庫皆在其門內至於外朝則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內而魯一門內外兩向故曰庫門天子皐門也

詢萬民則在此周禮所謂朝士掌外朝之法小司寇掌外朝之
政是也至門以向堂爲正東爲右西爲左故治朝之位以東爲
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大僕大右小臣在路門左羣公卒
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王出入必以
右也諸侯則西一門常掩謂之賓門惟客至乃啓君臣出入皆
於東故曰臣統於君不敢自由也朱子說甚明陳用之饒雙峯
之說皆誤

問席間函丈曰間猶容也函亦容也鄭注云容丈足以指畫注
世子云容三席則得指畫分明所謂函丈也孔疏亦云中間相

去使容一丈之地葢曰函曰間但指中間空地而言非并兩席
計之共成一丈也陳氏澔改爲兩席并中間空地共一丈非矣

問燭不見跋鄭康成曰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
也劉氏彝曰燭不見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其更按從鄭
說則主人敬客夜飲有當陽之禮從劉說則客避主人火繼非
卜晝之常然此燭不見跋爲執燭以侍者言從鄭爲是

問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曰側之訓特如北階止
一階而謂之側階也葢設席必相對故有東向西向南向北向
之席今以有憂無暇與人相接故席止在一面若謂必斜其席
則古人死且必以正豈有憂卽改其度乎席必兩而後爲一重
居喪則單席不重也若謂不與人同坐則喪各有位次其尊卑
同疏戚同者安能不與之同坐外人無服者又豈有來此席而
同坐者乎

問齊者不樂不弔鄭康成曰爲哀樂則失正散其思也呂大臨
曰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專致其精明之德恍惚以與神明
交者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也故不樂不弔全其所以
齊之志也按鄭孔讀樂爲哀樂之樂楊氏梧讀如字考祭統云
耳不聽樂故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則楊得之但樂所

以樂弔所以哀其義仍一耳

問刑人不在君側呂氏大臨曰古者刑人皆遠之墨者使守門
劓者使守關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刑人而在君側輕身之
道也按不可在側兼二說一以杜邪佞之門一以防禍患之伏
而防患意較多

問行前朱雀而後元武一節呂大臨曰青龍在左左東方也壽
星大火析木之分主之白虎在右右西方也降婁大梁實沈之
分主之朱雀在前前南方也鶉首鶉火鶉尾之分主之元武在
後後北方也星紀元枵娵訾之分主之以是四物畫之於旂立

於軍之左右前後以象天體之周旋也畫招搖於旍首以象斗之回旋旗之所指則伐之如天之怒也急廹之也繕脩也言作而致其怒也按東七宿有龍形南七宿有鳥形西七宿有獸形北七宿有龜蛇形故各舉其象而配以方色以爲前後左右軍之標識鄭讀繕爲勁於他書無據如胡陸二說讀本字可也

問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三節曰宗廟祭器之先後自天子至士當無不然盖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有廟則得祭而祭器可造矣鄭註以國君及大夫分之孔疏又以互言爲說馬氏增士則備矣胡謂人家非也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卽庶士無廟亦不

祭也安得盡人造祭器乎又據此記大夫以索牛儀禮大夫止少牢禮則鄭謂用牛者天子之大夫止用羊者諸侯之大夫亦是也

問天子建天官先六大節曰公卿輔弼之臣皆寅亮天職故統謂之天官非周禮之天官太宰卽周官之冡宰於職無所不統太宗卽周官之宗伯亦謂之天官者典禮皆天秩天敘也太史於周官掌六典八法八則太祝於周禮掌六祝六祈以接神太士周禮無之太卜周禮掌三易三兆以占吉凶四者皆屬宗伯而皆以爲天官者鬼神去人遠而與天通故也

問禮記司士別爲一官與周官司士屬夏官何以不同曰司士掌羣臣之版及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則所統者衆與司馬司徒司空司寇略等所以並立爲五官

問周制六官與禮記不同何也曰六官謂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太宰爲天官太宗曰宗伯太史以下屬焉至司士屬司馬六府屬司徒六工屬司空而記皆不同康成遂疑爲殷制亦以周制未合姑以此擬之非謂實有可據也

問六材皆當歸之府今六府有土木草而無金石獸六工有土木草而無水器貨何也曰水無藉於人工金獸之材於器貨中

兼之也按先六大立五官以天下之賢立天下之政而不尸其功設六府考六工以天下之材供天下之用而不私其有則此數節雖未及建官之詳而所以治天治人治物者已提其要百王損益雖殊而大指要莫外此矣

問五官致貢曰享曰此結上四節六大不言貢天事無可貢也六府六工不言貢治物原以爲民總不越民事中也

問二伯爲六官長記不言六官而言五官何也曰太宰尊卽爲長不待言五官中又命一人爲二伯也盖三公卽六卿之兼官而二伯卽二公之分職顧命召六卿而召公畢公毛公卽三公

畢公率東方諸侯召公率西方諸侯卽二伯不必三公止論道不分職亦不必一公處內二公處外亦不以東伯尊西伯次也朱氏申以五官爲諸侯誤矣

問朝覲諸經何以不同曰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周官大宗伯大行人之文皆曰春朝夏宗秋覲冬遇覲禮篇專以覲言而篇中所見儀法按之大行人司儀諸職又多不符此禮家聚訟所以益紛也朝覲宗遇四者文職繁簡小有不同要無大異圖事比功陳謨協慮大概主其所重言之而非不可相通之事

康成強以四方諸侯分屬四時彌膠固矣曲禮所云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與覲禮篇一也是於廟而特覲者也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則路門外之朝旅見者也朝覲之禮有受於廟者有受於朝者皆正禮也以意逆之朝覲雖可通言而受於廟曰覲受於朝曰朝又其大分矣

問諸侯述職何如曰諸侯述職之事不期而自來者天子巡狩之明歲侯服來朝二歲甸服來三歲男服來四歲采服來五歲衞服來六歲要服來是也天子有命諸侯乃來者春朝圖事秋覲比功夏宗陳謨冬遇協慮時會發禁殷同施政是也其諸侯之自來者大約東諸侯多於春南諸侯多於夏西秋北冬也但今周禮盡亡所存止覲禮一篇恐亦不可專指秋覲也

問曲禮言遇與會與周官異言聘與王制異何也曰周官冬見之遇時見之會王制比年之聘諸侯所以事天子也曲禮未及期之遇卻地之會使大夫之聘諸侯所以交鄰國也至會遇聘問誓盟皆諸侯之禮而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然誓之辭尙書見有六篇甘誓湯誓泰誓牧誓費誓秦誓是也

問君有疾飲藥節曰孔子之所愼齊戰疾疾者危事也危而不謹取禍之道也況君親之疾乎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則攻疾之

藥未嘗無毒好惡或失其性齊量或失其宜寒熱補瀉或反其用小則益病甚則至於喪身爲人臣子者不嘗試而用之不忠不孝莫大焉此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被弑君之名也醫至三世治人多矣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問儗人必於其倫曰儗比也倫類也不以其類則有所褻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者爲其道之倫而儗之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者爲其心之倫而儗之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儗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儗之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業不倫也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當作何解曰鄭訓御事爲主事陳氏澔訓御六藝之一駁陳者謂御雖藝之一而執役尤卑士子且共謁而大夫子但執御乎且少儀問國君之子長幼長曰能從社稷之事幼曰能御未能御豈國君之子乃執御乎駁鄭者又謂君爲政臣從政從猶隨人主則專斷豈長則能從事幼則能主事耶葢君之車惟御最親君不在車不敢曠左則御居君位而式晉公路常以卿大夫適子爲之後世凡君所近用皆謂之御則君子之能御大約是可副貳於君大夫子之能御大約是可任用於君也禮王及羣后之子皆入學其敎不外六德六行六

藝可謂國君之子不當執御耶況據駁鄭者說少儀幼者能御理不當以主事言則陳說是也鄭說附存以備一義

問天子祭天地節曰此統言祭祀之禮上可以該乎下下不可以僭乎上也天子自天地至其先無不祭也諸侯則不敢祭天地并四方山川亦不全惟其方與國之山川大夫不及山川士則五祀并有不全者矣按祭天有九冬至南郊季秋大饗明堂二者大祭南郊古制明堂古亦有之但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以合祀天神其在季秋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則周公以義起耳孟春祈穀仲夏雩祀孟冬祈年及即位而類出征而類巡狩

而柴大故而旅皆因事而舉非常祭也南郊北郊天地分祭即位出征巡狩天地合祭葢王者之事天地與事父母同父母殯宮異尸異几忌日亦分祭廟祭則同尸同几天地以覆載生成論則分故圜丘方澤牲玉皆異以天統地地承天而論則合故凡告祭則同其從祀則南郊主日配月北郊主社配稷祈年祈穀及風雨星辰大社及五岳四瀆山川王社止圻內山川大饗大旅止及五帝不及地祇其配位則圜丘虞夏以黃帝配殷以帝嚳配周初亦以嚳配周公定禮乃定以始祖配祈穀祈年以后稷配也祭地有五北郊亦通名社以祭全載之地當祭之時

主社配稷而社不置稷大社祭九州之地王社祭畿內之地皆置稷以爲民祈報也祭地大祭一北郊方澤也變祭一大災類社稷也此皆與稷同祭若大封而告於大社出征宜於社歸獻俘於社大會同宜於社反釋奠於社日食伐鼓於社不及稷矣巡狩出征與天同告又告社載社主以行大蜡祈穮兼大社王社耕耤止及王社以諸侯亦耕助及其國社也方祀有六迎春東郊迎夏南郊夏季祀中央土迎秋西郊迎冬北郊五者皆分祭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則合祭也大會同而祀方明則非常祭矣迎氣之祭祭天太皞等五帝而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軒轅

配土金天配金高陽配水祭天勾芒五神而以重配勾芒黎配祝融勾龍配后土該配蓐收修與熙配元冥諸侯迎氣則止及五神五臣不及天帝也鄭氏分南北郊與圜丘方澤爲二不如王肅南郊卽圜丘北郊卽方澤之說爲確而祖緯書多立之名宜後儒訾其繆妄然如王子雍有五人帝五人臣無天五帝五神亦非篤論葢有日月卽有日月之神有山川卽有山川之神烏得謂有四時五行獨無四時五行之神乎楊氏謂社卽地並無北郊亦不確葢中國九州固地而全舉之則九州之外皆地此茫茫大地非王者主其祭而誰主之析言之則大社王社固

地而州社里社亦地葢天尊地親父尊母親父爲後之子止一人而庶子亦毋其母天非天子不敢祭地則里社里正亦得率里人祀之也注疏五帝及崑崙諸說先儒辨之詳矣此疏皆本鄭氏周禮注說言之於大雩明堂之說俱於古制不符至感生帝之說兩漢以前未聞有此自周禮注創爲此說六朝而下歷世遵行祀法大壞聶崇義號稱知禮猶以宋符火德當祀赤帝爲說其他又無論矣

問天子以犧牛節曰天子諸侯大牢禮牛羊豕具大夫少牢禮有羊兼有豕士特牲禮則惟豕耳然天子亦有止用一牛者郊特牲及犆礿也諸侯亦有時止用少牢者易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問天子視不上於袷節曰先儒俱以人視天子視國君爲說但不知視天子者諸侯耶大夫耶士庶耶豈視君者臣民貴賤一節耶玩本文先以天子視國君視大夫視士視分言之後以凡視總言之疑謂天子之視端凝平正上不上於人之袷下不下於人之帶綴下也國君稍俯下於天子止及心之上大夫又俯上止及心士更俯上及心之下所見之地亦止五步俯仰雖殊而總之不上於面不下於帶則一也葢袷之高及耳又上則上

於面而敖矣視五步極俯更下則下於帶而憂矣

問君命大夫與士肄節曰官者卿大夫日治事之所在路門外兩旁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是也六官之政大率於此行之而劉氏專以緝版圖文書供輿作言之固矣府庫藏物之所在庫門內兩旁周禮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之職而無庫名本篇六府不言庫月令言審五庫之量不言司庫何官是府卽庫府以藏物爲名庫卽其藏之之地也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入則何所不入頒財以法式授之則何所不出王府掌玉金玉玩好兵器內府掌受貨賄良兵良器凡好賜予則共

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供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是文武之器用未嘗分貯且記文亦止據現在者言而劉謂在府豫治其寶藏貨賄以待匪頒在庫豫治其車馬甲兵以待徵令陳氏謂府藏文書財物爲文庫貯車械爲武又固矣蓋在官謂治事之時則大臣爲要在府謂計其出入會要之時在庫則入其物出其物之時乃有司之職非大臣之事也在朝則復逆之時謨謀匡弼皆於是乎在大約在內朝及治朝居多若外朝則間一舉耳

問曲禮大饗曰陳祥道以此爲兩君相饗方慤謂王饗諸侯則得之康成以此爲祀五帝呂大臨改爲冬至祭天夏至祭地皆非也考周禮天地名禋祀五帝名大旅孔子言大饗不足以大旅大旅不足以饗帝明分爲三等祭五帝大旅也饗帝祭天地也則鄭以大旅爲大饗呂以饗帝爲大饗誤矣

檀弓

問孔子少孤果不知父墓否陳澔曰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少孤及顏氏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注因之以滋後世之惑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此非細故不得不辨按家語叔梁紇七十無妻顏父謂三女曰鄹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誰能與之爲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七十之男始取徵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若論語野人野哉之類非謂草野而合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爲妻見孔子知禮故不告亦不知其果

然否也

問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節吳澄曰孝子之事親如仁人之事天豈敢私有其身而避禍逃死哉申生必殺而後奚齊可立設使申生出奔獻公必謂其結援鄰國以圖他日納已非如鄭之使盜殺子臧必如晉之以幣錮欒盈則負不孝之罪大矣但一出奔即是彰父之惡不待身殺而後爲陷父於惡也予嘗謂屈原之忠申生之孝雖未合乎中庸其心則純然天理之公略無人欲之私申生但知順父之爲孝屈原但知憂國之爲忠而一身之生死不計世之議者其何足以知申生之心哉先儒論

申生惟吳氏爲當蓋但知尊愛君父絕不爲已身有計較商量之想如姚舜牧說似只揣無去路而死者非申生之本心於語氣亦不合至伯氏不出而圖吾君胡銓謂自閔二年至僖二十三年狐突事晉未嘗去記禮者誤按晉語敗翟稷桑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是伯氏不出有明徵胡氏偶失考耳

問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節鄭康成曰縣卜皆氏也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也死之二人赴敵而死也按古者戰必有卜周官大卜作龜之八命一曰征是也末無也是時公子偃竊出公遂從之故不及卜公因車敗而悔其不卜責父恥車敗以死

赴敵而魯遂因而勝也馬驚御者之事公何以舍御而責右且古無以姓呼臣者又本經縣賁父死耳鄭兼指二人而孔附會之未免曲說禮有誄而不諡者如下哀公之誄尼父是也有誄而諡者如下諡貞惠文子是也諡必兼誄而誄不必諡鄭謂誄其功以爲諡似未必然殷士不爲爵之說鄭注三禮多言之然不見確據

問曾子寢疾病節孔頴達曰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未爲大夫已不爲大夫當依禮不得寢大夫之簀也朱子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至姑息字義注姑且也息安也謂苟容取安也其義殊晦按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始明白合表出之

問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節孔頴達曰伯魚父在爲出母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按家語本性篇孔子年十九娶宋亓官氏明年生子鯉素王事記年六十六亓官夫人卒無出妻之文據禮伯魚爲母父在降服期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禮

祥而外無哭者既期猶哭故夫子嘆其甚未見其爲出母也舊說似誤

問舜葬於蒼梧之野節曰吳澄云堯薦舜攝位巡守等事皆舜代行舜薦禹攝位後當亦然也故溫公司馬氏詩云虞舜既倦勤薦禹爲天子安得復南巡迢迢渡湘水然則謂舜南巡守而死者妄也按孟子舜卒於鳴條史記云舜崩蒼梧之野葬九疑山祭法云舜勤民事而野死淮南子則云征三苗死墨子則云西教七戎道死南已之市皆說之不可解者郭璞云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至於殂亡四海若喪考妣故絕域殊屬之人聞

天子崩各自祭酹哭泣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理或然也要其確可信者孟子一語耳至舜有三妃考經傳舜止二妃叅堯二女也事見於書甚明孟子亦云二女果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二女舜妃也劉向鄭氏亦以湘君爲二妃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則知舜無三妃也明矣鄭氏乃謂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孔疏引帝王世紀云舜三妃長妃娥皇無子次女英生商均次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山海經二女之說不可用當以世紀爲正古事荒闕不可意度存之以備叅考

問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尚強壯其子之喪血氣漸衰故喪明姚舜牧曰事之有無未可知但據曾子直辭以正過子夏傾心以受責猶是古意葢今世之所無者按王充論衡已辨子夏無失明事而鍾惺亦謂辭氣絕不似子輿大抵此篇多屬傳聞其事原不甚確

問孔子因姊喪拱而尚右張子謂此禮恐非三代所有直孔子自爲之信乎曰鄭氏常引古奔喪凡拜凶喪尚右手吉喪則尚左手注凶喪大功以上吉喪小功以下禮姊妹在室期既嫁降服大功則孔子之尚右禮之正也張子失考耳

問孔子蚤作負手曳杖節曰孔子嘗以不夢周公卜其衰此以夢卜其死亦事之容有者禮賓主敵者授受兩楹間據此則宗夫子者自是宗師其道如武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鄉道書之言耳若如鄭氏但分土爲一國之君則與賓主之禮不相應何宗之有此記雜出傳聞誠難盡信天生德文在茲聖人當危疑死生之交未嘗不擧以自任若此歌辭似淺露與聖人不類負手曳杖消搖亦非始終以禮自持之正道考曲禮君子之居恆當戶鄭氏以爲急欲見人故改坐於此則亦誤也

問子夏既除喪而見節曰子夏篤信其情摯子張務外其情浮

此記於二賢頗肖至閔子切切而哀理固有之若子夏則當以此記爲正喪爾親使民未有聞之說不可據也

問謀人之軍事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吳澄曰亡去也謂去其位也按則死則亡語意責重人臣非以尚可亡去開人偷生幸免法也朱子曰君子見危授命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則謀人之邦邑而至於危可以一避位塞責耶

問孺子泣何以難爲繼曰孺慕發於心而先王必以禮節之者恐毁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耳學者守禮仍有惻怛肫摯之意寓於其間則善矣

問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果有其事否曰南宮敬叔載寶事未必確然如家語所載一聞聖言驚懼謝過循禮施散正可見古人改過之勇徙義之力

問子張死曾子齊衰而往哭何如曰門人於孔子若喪父孔子於顏回若喪子曾子於子張宜若兄弟不容不往哭而又不可釋服而往故即以母服往哭之然哭以傷之非弔也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故曾子曰我弔也歟哉使察其意耳孔氏以曾子為失禮過矣

問舞斯慍句中間有缺文否孔穎達曰此明哀樂相對中央舞

斯慍句是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怨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夫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劉敞曰人舞宜樂不宜更慍又不當漸至辟踊此中間有遺文矣盖本曰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蹈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自喜而下五變而至蹈自悲而下亦五變而至踊也按本文是論喪之宜有踊而以喜之舞蹈形之斷以悲喜兩開為是舞斯慍句中脫蹈矣人悲則五字耳况鄭他本又有舞斯蹈無舞斯慍為據乎若謂中間一句哀樂相生則此孺子之慕豈因舞蹈之過而來下言絞衾蔞翣豈歌舞羽籥之變必用此耶孔疏添踊則笑相對更支

問顏丁善居喪節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曰如不及其反而息似當作一句讀謂既葬而歸在途猶如望親之偕反不及其反而欲息以待之所謂其反也如疑之意

問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節曰古無二謚論語公叔文子子言可以為文未嘗謚貞惠春秋左傳無以二字謚者戰國時周乃有威烈王慎靚王楚有頃襄王秦有孝文王莊襄王一字不足加以二字周之末失也不應此時有以三字謚者又考

公子荆字南楚死鳥之難荆衛公以肩受矢後謚曰貞或易名同一時而記者得之傳聞并以屬之文子與文子寔無以死衛君事也

問戰于郎節曰哀公時政在季氏二子離心冉有一子守二子從公之議已不行追冉子帥師孟氏佐之似乎以一室敵車傻矣然踰溝者樊遲用矛者冉有執干戈衛社稷者公為及踦而三家之徒無與焉者公為之死殉國也汪踦之死亦以衛社稷也而或謂踦無干戈之責輕身赴敵論過刻矣君子之於人覘其人不覘其年年雖壯而無成處之以童可也鄭忽之役童昭

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稚而有成處之以成人可也汪踦之勿殤
是也考左傳戰於郊非郎也孔疏戰郊戰郎爲一事是郊頭郎
邑也

問季子皐不許買道而葬何如曰爲政在大體不在小惠若一
犯禾而必償之是煦煦之仁也且使民將責償于君亦傷忠敬
之俗子皐此語深達大體亦先王以道立民之意蓋晩而見道
非復前此質美未學矣觀子路治蒲壺漿市德夫子責之孔子
之馬傷禾使子貢辭焉亦不償也可見申祥請庚之陋

問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曰先人

之室宗廟也魯成公三年災宣公之廟神主初入故曰新宮按
公穀二傳皆謂宣主已入其哭爲得禮胡傳宣主未入其哭爲
失禮考宣公薨已二十八月二年冬大烝已入廟公穀是也此
經不見譏失禮意

問殷人作誓而民始畔二句曰民畔民疑當指殷周末季言若
二代盛時正所謂以禮義忠信誠慤之心涖之者何以有此

問子思之母死於衛節鄭康成曰子思之母嫁母也嫁母與廟
族絕按伯魚年五十而卒其妻猶改適乎此事恐屬傳聞

問陽門之介夫死節曰子罕身爲大臣一介夫死而哭之哀凡
處尊親僚友之喪將何以加之違禮矯情以干國人之說臣之
奸者爲之賢者必不爾子罕賢者也覘國云云亦非夫子之言
按子罕與向戌同時向戌往來晉楚成弭兵之盟而晉宋尤睦
晉何事欲伐宋乎覘宋之說妄矣宋皇國父爲平公築臺妨於
農收子罕諫不聽築者謳歌子罕親執朴以抶其人而謳者止
焉其正直知大體如是介夫之誣可不辨而雪也

王制

問王制之言爵祿巡守等多與諸書不合鄭康成以爲殷制信
乎項安世曰王制之言爵祿取孟子言巡守取虞書歲三田及

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三官取公羊朝聘取左傳其餘必皆有
所授盖文帝合漢初今文博士之傳斟酌增損共爲一書將以
與王制致太平其書自與諸書不合鄭氏康成無策以通之强
爲之說曰殷制豈非遁辭哉

問王制班爵取孟子其不言天子一位何也曰漢承秦後天子
甚尊不敢與公侯伯子男並列爲五等尊王之意也按此書必
儀禮已行周禮未出故以鄉相見列諸七教六官無宗伯而司
馬亦不言掌兵其質成之法獨歸重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則
因漢法以此爲三公欲稍變古以宜今也雖於古聖人制作之

精意未必盡當而規模亦整飭可觀

問天子之田方千里節曰凡言方非正方也以開方法計之有此數耳如臣瓚謂周西都方八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八八六百四十里東都方六百里每方爲百里者六六三百六十里合之則方千里也其餘侯國亦大約因山川之形勢大國方百里所謂一同也方七十里有方百里之半方五十里有方七十里之半皆舉其大略之辭陳澔曰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分服之里以衺計分服則計道里遠近以爲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爲賦祿之制此所以爲均平也葉夢得以周官

合山林川澤而言之則謂之地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非也按孟子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大國地方百里是地與田一也故以五百里兼山林川澤附庸百里爲可食之地則可以稱地與稱田異義則不可

問方里之說曰虞書言弼成五服至於五千每服一面五百里合兩面千里通五服方五千里又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約五百里王制州方千里則縱廣方三千里周禮九服每服一面二百五十里合兩面五百里通九服四千五百里合王畿千里爲方五千五百里則縱廣方七千里鄭因謂唐虞時中國方五千里以合虞書夏衰四夷內侵故疆域最狹止方三千里以合王制周公斥大疆域中國地至方七千里以合周禮職方附會可謂容矣至謂殷時方千里者九周時方千里者四十九其地五倍於殷而又有半如其說則增封一公其左右皆公侯則幷其二十四國皆伯則并其四十七八國若子男附庸則所并者將百國矣不知此所并者無罪而盡滅之乎抑遷徙而遠至四裔之外舉其舊國號移而加之彼乎夫州域之分合小大無常而山川之名終古不易故虞肇十二州禹復爲九州禹貢與職方山川分屬閒有小異耳烏覩周公所斥大之地五倍於殷有半者

歟孟子周人亦言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言周室班爵祿而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又言周公封魯太公封齊皆方百里王制所云悉本孟子斷爲周法無疑又唐虞與夏皆都冀商界冀豫閒周都雍大抵南之疆域寬而北狹則書五服服各五百里周禮九服服各五百里舉兩面言之耳

問康成謂殷因夏爵三等之制何休謂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皆不經也按春秋尊周何嘗變周亦何嘗合伯子男以爲一如杞入春秋書侯莊二十七年黜爲伯至僖二十三年貶稱子若以伯子男爲一何必書侯書伯書子以貶杞明堂位云脯鬼

侯天問云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殷有侯有伯有子亦有男可知
是殷亦備五等矣鄭氏乃云微子箕子是畿內采地之爵不得
爲子男之子則天子三公亦不得爲公侯之公乎推此則鄭云
殷爵三等者非也夏有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若只三等不
得爲萬國則鄭云殷所因夏三等又非矣自虞氏五瑞五玉以
來制爲五等夏殷周因之未有改不可謂虞周有五等殷猶三
等也

問王制言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卿視伯天子大夫視子
男天子元士視附庸較孟子所言遞減一等何也曰亦酌時宜

而將以爲漢制也葉氏謂孟子舉卑以見尊王制定其尊卑之
序故詳言之是孟子止聞其略而漢儒反得其詳耶其誤由鄭
以王制爲殷制而諸儒又以爲周制耳

問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
伯曰公羊傳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何以三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鄭氏引
周召以釋二伯眉山孫氏駁之謂三公自三公二伯自二伯一
相處內之說不足信古制有以二伯兼三公者有以三公兼二
伯者公羊亦謂三公三人一專治內二分治外耳非謂實指二
人一治內一治外也

問天子三公九卿節曰三公大師大傅大保也九卿三孤少師
少傅少保及六官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周法三公
三孤多六卿兼之實六卿耳三公九卿尚非實數況大夫士以
下能一一覈之乎而必求其爲夏爲殷彌鑿矣

問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節曰古之外諸侯皆自唐虞以來歷
千餘年世守其國世有其民其新朝所封不過數十國耳周初
蒲姑滅而後齊封奄滅而後魯封唐滅而後晉封其滅者其有
罪者也不然舊國無罪而亡先王且有興滅繼絕之典何嘗利

其土地人民而奪之乎若外無可封之地卽文之四友武之十
亂亦止於畿內授之采邑周之周召畢榮皆畿內也其後周公
封魯召公封燕別建國而采邑猶世畢公封魏康叔封衛外世
國而采邑不世凡祭芮榮外無國而其邑則世皆度其功而差
次之其世采邑者賢德才能任以公卿大夫之位大則如康叔
爲司寇聃季爲司空小則如滕叔爲卜正毛叔郕叔以親世邑
而無官至毛伯有刺厲王詩則又賢而任職矣若宰周公師尹
凡以官舉皆任職者也若仍叔之子武氏之子未嘗任職無官
可稱有使令之事則亦及之胡傳譏爲世官施及童稚誤也蓋

畿內九十餘國皆爲世祿而任職者止六卿二十七大夫耳豈必人人而官之乎至上士以下則并不世祿者諸侯之卿大夫雖不世然而齊之高國則皆受邑於王世其祿亦世其職魯之季氏受費臧氏受防亦世有其邑而季文子之父無逸臧文仲之父伯瓶皆未嘗爲大夫則世其祿而不世官亦與天子之世祿法等也其後魯三家晉六卿由世祿而變爲世官周之末失使然非古矣

問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曰聘以通好朝以述職通好不欲疏故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述

職不欲數故五年一朝孔疏引古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馬融謂四方朝於方嶽之下鄭改之謂唐虞歲朝四方以四季月朝京師恐唐虞未必勤諸侯若此蔡又改爲巡守之明年東諸侯朝又明年南諸侯朝又明年西諸侯朝又明年北諸侯朝亦無的據周禮所謂一歲二歲自巡守之明年起數謂巡守之明歲侯服見二歲甸服見三歲男服見四歲采服見五歲衞服見所謂五年一朝也六歲當要服見而要服爲夷王者所不治故周官篇首雖言六服承德而後惟言六年五服一朝不云六服畢朝也其君朝之明年大夫小聘又明年卿來大聘又明年大夫聘又明年卿大聘又明年大夫聘又明年君再朝如此則十二年君親朝二卿大夫聘四大夫小聘六中庸所謂朝聘以時蓋如此至公羊說謂天子無下聘之義則周禮明言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黃氏謂諸侯於天子有朝無聘則周禮明言時聘曰問皆非確論也

問天子五年一巡守鄭康成曰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孔頴達曰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爲天子巡行守土牧民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

得其所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大煩過五年爲大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問天子賜諸侯樂節曰諸侯能和民人則賜樂能征不服則賜弓矢能殺有罪則賜鈇鉞能修孝道則賜鬱鬯孔謂此賜樂非九錫之樂故伯子男能受之夫古諸侯有是善則賜是物豈必拘於九哉書云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堂下之樂也合止柷敔堂上堂下合樂也合樂盛故以賜諸侯堂下卑故以賜伯子男搏拊不賜升歌堂上最尊也

問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節鄭康成曰學所以教士之宮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其注詩以辟雍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頖之言半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禮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耳按朱子詩傳亦以形名則詩注爲確矣

問冢宰制國用節曰冢宰掌六典統百官均四海於職無所不統而獨言制國用者承平之世府庫盈餘君心易侈心侈則用奢用奢則歛厚歛厚則民貧民貧則亂作古之冢宰節以九式凡君所用大府司會職幣職歲皆得據式以爭君莫之違也後

世乃取惟王不會一言以縱欲國服爲息四字以朘民是惡知制用足國之道哉

問喪不貳事曰此句當連下自天子至於庶人爲句讀喪不貳事謂一志於親也天子則諒陰不言諸侯居廬未有命戒大夫既葬亦致其事於君士亦三年廢業也按庶人縣封至不樹言貴賤之禮制有殊喪不貳事言貴賤之專志則一

問天子七廟三昭三穆節曰四廟五廟六廟七廟之說紛紜不一或謂七廟天子之定制或謂實止四廟或謂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殷六廟湯與契二昭二穆周七廟后稷文武二祧與親廟四然其說皆原於禮緯在西漢時其言始封之君爲太祖以下五廟迭毀古之正禮者韋元成等也其言天子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劉歆也至東漢時王肅以爲天子七廟是通百代之言則同於劉歆鄭康成以爲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則同於元成而盧植馬融亦守此議然自康成而後講經議禮者并據王制祭法斥鄭四廟之談伸王七廟之說又據王肅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二主則周廟宜有九設周之祖宗更有功德受命如二人者亦當更立廟以祀而必不僅九廟而止理固宜然也

問諸侯五廟昭穆之制如何朱子曰以諸侯五廟言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其制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蓋太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廟皆南鄉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易一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於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鄉及其祫於太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鄉

爲最尊之位羣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鄕羣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鄕南鄕者取其鄕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葢羣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邗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世已遠而

猶不易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于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毁未毁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毁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或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于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于曾之東也

問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節曰周官與詩並周禮祠與禴嘗與烝皆易其序此言春礿夏禘礿猶可言卽禴而禘之名迥殊故鄭疑爲夏殷禮盧氏又云春禘者夏夏禘者殷葢王制作於漢作者不見周禮而雜采四代禮爲之也趙伯循據大傳駁此謂禘大祭非時祭漢儒見春秋惟兩書禘一春一夏故誤則僖公之禘書秋七月漢儒何不見而誤云秋禘與周以重祭賜魯未聞賜晉何左傳晉人言寡君之未禘祀與是周人以大禘爲重故改時祭之名而世猶通稱之今但辨禘之有時祭有大祭不必以記駁記也

問諸侯礿則不禘四句孔穎達曰南方諸侯春礿祭竟夏來朝西方諸侯夏祭竟秋來朝北方諸侯秋祭竟冬來朝東方諸侯

冬祭竟春來朝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

問禘祫之說曰先儒說禘紛如聚訟然其義莫如游氏所謂仁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享親及朱子所云先王報本追遠莫深於禘之說最爲諦當若禘與祫異及禘尊祫卑則林氏之說確爲可據時祭之名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其爲周禮確然而三代異物王制雜采三代以爲漢法曰礿曰禘夏殷未必無是名也今知此禘是時祭非大祭足矣按禘者推始祖所自出之君而追祀之則謂之禘此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祫則毁廟未毁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

得祫也祥二祭之名則禘尊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牽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制加天子之制可乎此辨極其明確

問凡居民量地以制邑節曰量地制邑度地居民二語曲盡居民之道蓋邑卽今之村落必因地勢之環曲高平寬廣者爲之地勢小則邑小而民居少地勢大則邑大而民居多故論語十室之邑千室之邑一舉其至小一舉其至大而或數十室或數百室無定可知矣孟子所謂五畝之宅大約在此邑中去田亦不甚遠故牆下之桑匹婦蠶之而農事之殷則亦以其婦子饁彼南畝也就邑視田則謂之出就田視邑則謂之入耳若所謂

中田有廬則在五畝之宅之外卽田畔稍高處苫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曰疆場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此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之地迥別唯耕夫在焉故婦女自邑來餉也若如穀梁謂民居在公田中則惟商助有公田耳夏貢無公田民無居乎如鄭氏謂五畝之宅皆在都城則天子都城方十二里大國都城方九里次國方三里小國方一里舉一國之民入處於此何以容之如班趙謂都城及野各半則周參用貢助國中使自賦者宅止二畝半乎且自國中至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更遠而邦甸二百里家稍三百

里皆民田所在都城相去遠數百里近亦數十里當春夏之交蠶事正急農事方殷若婦隨在田則廢蠶功婦留邑治蠶則農自執爨若使婦在邑治蠶且餉則豈有隔數十百里而能饋餉者且冬皆入國中則近郊遠郊以及甸稍數百里無一爨烟人迹乎故知邑之必與地相得民居之必與邑相得則知凡民之所聚居皆謂之邑而所授之田卽與其邑之居相近斷不可如鄭賈以邑專指君之都城知十室千邑皆可謂之邑斷不可如何之以邑必八十戶熊之以邑必三十二家爲定知制祿皆起於公田之百畝而倍之三之四之十之則斷無以二十畝爲廬

舍而下士八十畝不得比農夫之百畝若以別井割補則是分田定而制祿正不定也先儒唯季氏國中之廛市廛也農民之宅鄉里也二語辨析甚明古如是今亦如是山川沮澤之地隨地皆有邑居而度地居民之法瞭然則分田制祿之法亦瞭然矣

問春秋敎以禮樂冬夏敎以詩書曰春秋節候平調人之氣體皆舒而習禮者有揖讓之容習樂者有舞蹈之節故於春秋敎之爲宜詩書須講貫誦數而夏之日永冬之夜永爲時久而功可專故於冬夏敎之爲宜古人謂讀書在三餘亦近此意也順

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者蓋春秋敎禮樂冬夏敎詩書原是先王成法故順而因之不違其時使士易於成業也

問小學大學鄉學國學之分曰天子之小學在虎門之左師氏掌之當王宮之正東諸侯在公宮南之左當東南避天子也其鄉學之制則家有塾者小學黨有庠遂有序者則鄉學中之大學也其學官之職則國學掌於大樂正而大胥小胥已下其屬鄉學掌於鄉大夫而州長黨正已下其屬也其敎之法則國學樂德樂語樂舞其凡鄉學六德六行六藝其目也其論選之法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先簡其不帥敎者以告樂正而後樂正論

其秀者以告而官之司馬在鄉學則鄉大夫先簡其不帥敎者以告司徒而後司徒與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於王也其仕進之法則自國學出者往往爲王朝之官謂之適士自鄉學出者大抵爲鄉遂之吏所謂庶士也蓋古者世豪與編氓有貴賤之分故自少而別異之而仕進亦有二塗然編氓之士又有二塗也但自鄉升者其位止曰庶士其祿止於代耕其優之止免鄉之徭役蓋自比長至閭胥鄰長至里宰不啻萬計安能悉官於司馬正鄉大夫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先就補其民之秀者而均以代耕之祿漸出於部伍而爲之長還入其部伍而治其事也若其不願小成則由司徒而復升之國學其論選仕進與國子等矣

問凡聽五刑之訟節曰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孔仲達爲父隱爲國諱疏解最爲精粹如晉伐齊逢丑父免齊侯韓厥獻丑父將以爲戮郤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此所謂立君臣之義也如漢禁私酤河間劉恱因父病潛醸酒供藥飲爲人所告太守問知其狀而免之此所謂原父子之親也意論輕重以下是槪言聽訟之法當如此陳祥道謂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恩揜義以義揜恩殊非經旨方邵二說辭尤支而意不達不可訓也

問王三又然後制刑鄭康成曰三又當作三宥宥寬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按宥者推其所以致此之故而求所以赦之耳不識者不知其非而誤以爲當爲此全可矜者也過失者無心而誤蹈於非此猶可諒者也遺忘者昏耄不記憶前事而忽相反此則實有罪而尙非故犯猶當末減者也三者由輕而重所該甚廣不必定指殺人孔氏只舉一以爲例耳

問析言破律亂名改作節曰破律改作是假事功以亂治淫聲奇技是假玩好以亂俗行僞學非是假學術以亂敎鬼神時日

是假術數以亂常四者爲害寔大故誅不以聽破律改作詞變
古人成法如商君開阡陌王莽更易舊縣官制之類執左道如
墨子尙同許行爲神農並耕之類太公戮華士則堅辨博澤者
晏子流楚巫則時日卜筮者鄭但以巧責法令當破律巫蠱俗
忌當左道未盡其義也
問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節曰周人修而兼用之孔疏謂春夏
用虞燕禮夏饗禮秋冬用殷食禮拘于飲養陽食養陰之說恐
未然也皇侃云先行饗次燕次食一日中行三事析理獨勝蓋
養旣致其敬又欲其安且樂故始則饗而敬之繼乃燕而安之

食之而使有醉飽之樂至云春夏以飲爲主秋冬以食爲主則
猶膠於所見耳竊疑養老之燕饗食當與疏所引天子享諸侯
來朝來聘及諸公三食燕同異姓之禮有不同特用其名云然
否則方養老時執醬而跪袒而割牲他燕饗有其儀乎凡肅賓
客祀鬼神曰享於老致敬如賓與神故亦名其禮曰饗居處安
之爲燕養老時不欲煩其拜跪之節以逸其肢體故亦名其禮
曰燕飲食以養其厭飫故亦名其禮曰食陳氏謂簡不帥敎出
征受成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初無明文
問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節曰鄭謂四代皆大小二學爲國學

其立鄉學亦如虞庠爲三孔云周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
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賜則得立東序大功德如魯則得立
三代之學陳氏謂記言天子設四學蓋周制周之辟雍卽成均
又謂之序又謂之庠東膠卽東序瞽宗卽右學成均居中其左
東序其右瞽宗此皆大學並建一邱之上虞庠在國之西郊是
爲小學則周大學有三小學止一也陸氏謂東膠虞庠郊學也
諸侯謂膠爲校左傳鄭人遊於鄉校校雖在鄉距國不遠又謂
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側正當王宮南之左此是小學又謂此
二庠二序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先儒分養國老者爲大學養

庶老者爲小學非也其大學在郊非此東膠虞庠是周小學有
三其大學在郊者別一也項氏謂周於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
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三學環之言其地
曰郊言其象曰辟雍是四學總一地今考易大初篇云天子旦
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是虞夏殷亦未必止二
學且此四學天子入之則必國學而非小學且一日周之則其
地必相近而不在郊大戴禮記有五學賈誼所述古禮亦同是
此東西南北四學中有大學爲五也嘗總而論之大學小學以
年分鄉學國學以地分鄉學中有小大國學中亦有小大而天

子大學之在西郊者猶鄉學非大學而先儒每求小學於此是以誤也葢以年論則八歲所入者名小學天子小學在王宮之東天子之子入焉所謂虎門側者卽此諸侯小學在公宮南之左諸侯之子入焉不於正東避天子也大夫士庶之子各在其家之塾或天子諸侯擇其公卿大夫適士之子之儁者與世子居遊亦入故周禮師氏曰凡國貴遊之子弟學焉是天子諸侯之小學一有常所而卿大夫士庶之子其小學無數亦無定所也若謂天子諸侯之子八歲卽入四郊之小學則大遠而不情若謂卿大夫士庶之子同入此宮左之小學亦太雜而不倫矣

及其十有五年則所入者皆謂之大學而其地迥殊五百家爲黨黨有庠士庶之入大學者在此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卿大夫之子及庶人之子由庠升者入焉孟子所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者指此皆鄉學也自鄉而升乃入國學亦謂之校諸侯之國學在郊諸侯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自鄉而升士庶之子皆入焉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亦取諸此故曰諸侯之大學在郊將出而效之天子也天子之制則黨庠州序鄙庠遂序以下大約與侯國同而諸侯之郊學則視其國之大小或一或二或三天子之郊學則必四或曰虞夏殷郊學皆一周兼四代則四焉東之前曰東膠周學也謂之南學養致仕之老於此東之後曰東序以法夏亦曰東學養老更於此西之後曰瞽宗以法殷亦曰右學謂之北學養死事之老於此葢敎士之法至周而詳六鄕六遂之所升旣衆而諸侯亦歲貢士於天子非四學不足以容故各就其方居之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將收天下之人材入而用之也大司徒掌其敎敎成乃升之大學董子言五帝大學曰成均賈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陳氏言明之以法和之以道曰辟雍成其所虧均其過不及曰成均大樂正掌其敎天子之元子衆子內諸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則不必由

郊學升而卽入於此或天子年尙少如太甲成王亦學於此常居東膠則三公三孤涖之不專受敎於樂正矣而此成均亦備五學之制蔡氏邕謂辟雍明堂異名同寔則大體如明堂而鄭氏於考工亦言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明同制也

問六禮七敎八政之義曰冠以昭成人昏以正男女喪以愼終祭以報本鄕以崇齒德相見以正交接六者所以節民性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以齊其家君仁臣忠長惠幼順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則達於鄕國七者所以興民德也事爲導民以所當爲異別敎民以所當辨如親疎貴賤之等皆是飮食有

節衣服有章事爲有恆異別有辨度有長短量有大小數有多寡制有廣狹八者皆所以防民之淫也

經史析疑卷十三終

經史析疑卷十四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受業鄭鴻文南湖校訂
男 敏捷遜齋
履道吉堂校字
胞姪妍 春園

月令

問月令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後儒以爲不韋所造二說孰當孔穎達曰鄭目錄云月令紀十二月政之所行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抄合之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今考呂氏春秋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太尉秦官有之而此月令云乃命太尉秦以建亥爲歲首此於戌月云來歲受朔日又周郊天迎氣用大裘乘五輅建大常而此服飾車旂並依時色此皆不合周法之證也或謂不韋死十五年秦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爲歲首韋焉得以十月爲正又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好兵毒害何能布德施惠而鄭必謂不韋作者不韋集諸儒爲一代大典亦采擇舊章成之但秦自不能行耳秦自文公獲黑龍以爲水瑞焉知不以十月爲歲首乎按自堯命義和後夏有小正商有王

居明堂禮周有時訓有月令至秦有呂氏春秋漢有淮南時則訓唐有唐月令遞相祖述而損益更變之今惟王居明堂禮不存而諸書俱在取以相質則小正時訓文字與月令異而呂氏春秋與月令同則月令取呂氏春秋無可疑者淮南時訓則取此稍變之唐月令則取此而并叅以鄭說更其前後我
朝纂修取呂氏本文及四書互相叅考以通其說而星躔政事之詳莫備於此矣

問其日甲乙係何意義張氏虙曰天有十日以應五行播於四時故十日各有所屬甲乙屬春以春盛德在木也楊升菴曰月

令春其日甲乙以日行東陸也夏其日丙丁以日行南陸也秋其日庚辛以日行西陸也冬其日壬癸以日行北陸也中央其日戊己以土旺四季之下弦日行黃道黃土屬也至夏季謂之正旺日行牽牛之所起牛亦屬土此其義也

問其帝大皥其神句芒馬端臨曰五帝之祀見於周禮五帝之義見於家語程子謂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如此則曰帝可矣何必列於五且於祀上帝之外別立祀五帝之禮乎叅五帝爲五行之主而在天猶五岳爲五行之鎭而在地五帝不出天之外而謂五帝卽天不可五岳不出地之外而謂五岳卽地不可按天有五行則有五行之帝亦有五行之神帝者氣之主宰神者氣之流行大皥炎帝黃帝少皥顓頊在天五行之帝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則人帝之配食於此者句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在天五行之神重黎句龍該修熙則人官之配食於此者古稱大皥乘震執規而司春炎帝乘離執衡而司夏黃帝乘坤執繩而司下土少皥乘兌執矩而司秋顓頊乘坎執權而司冬豈伏羲五人帝之謂哉自康成過信緯書曰木德之帝名靈威仰火德之帝名赤熛怒土德之帝名含樞紐金德之帝名白招拒水德之帝名汁光紀於是不得不以大皥炎黃專屬

之人帝王子雍起而力矯之遂謂止有五人帝並無五天帝又矯枉而過其正矣孔氏東方元氣盛大謂之大皥木生句屈芒角謂之句芒其義甚明而於鄭不駁疏家之體有申說無駁論也

問迎春於東郊係祭何神鄭康成曰迎春祭蒼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陳祥道曰迎靑帝配以大皥從以句芒迎赤帝配以炎帝從以祝融以至中央秋冬之禮亦然按鄭據春秋緯以靈威仰赤熛怒寔五帝之名固妄王子雍謂有五人帝無五天帝亦拘張氏虙謂迎其氣非有神則更謬矣夫鬼神二氣之靈也

有其氣則有其神而祭是神則有是配神無主不止也安得謂有其氣反無其神有人帝反無天帝乎特不當如鄭說妄爲之名耳又按鄭引明堂禮出十五里迎春漢郊祀志注引月令章句云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中郊五里因土數也西郊九里因金數也北郊六里因水數也則但迎之於其郊而不必於郊之門可知通典云其壇位各於當方之郊爲兆位於中築方壇而祭之禮七獻舞當代之樂

問命相布德和令節方氏慤曰德令慶惠出於君而布和行施以下及者相也德主於宣利故曰布令貴於無乖故曰和慶則

必致用故曰行惠則必有與故曰施慶主禮賜主物上言行慶則禮而已下言慶賜又及於物也行欲其無壅又惡夫妄予以傷費焉按德布爲令令以行德和調也行而適宜使民各得其所所謂敷政優優不競不絿也慶賜遂行者不使屯膏而不下究毋有不當厚薄多寡得其宜也

問乃命大史守典奉法節鄭康成曰典六典法八法也邱光庭曰星謂二十八宿辰謂日月之舍宿留止離經歷言命大史歷候日月星辰卽所留止經歷爲祥爲災無令差貸疏謂焉相保章同宿配偶似不顧經文妄爲穿鑿按此節與季冬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相首尾守典奉法國典之事日月星辰之行時令之事歲終天子與公卿大夫飭之論之以待來歲歲始乃命大史守之奉之而不忒也而訓詁以典法專指天文非是

問元日祈穀于上帝卽郊祀天否曰冬至大郊與祈穀爲二祭然祈穀亦於郊則謂祈穀爲郊無礙也至於迎長日之至當指冬至書所謂日短星昴本篇所謂日短至短極而始長故迎之未必指春分也書言昊天上帝多矣安見上帝不可指天乎謂啓蟄而郊則上文已明言蟄蟲始振矣謂獻子言郊祀后稷此

言上帝不祀后稷則郊祀上帝配以后稷言上帝而后稷可知葢冬至之北郊配以后稷取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之義祈穀配以后稷爲農祈也所配同而所以配之義異若是者俱不足以難鄭惟鄭謂此上帝乃大微之帝孔謂殷祭汁光紀周祭靈威仰則緯書之說所宜刪正

問掩骼埋胔鄭康成曰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高誘曰掩埋者覆藏之順布德而尙仁恩也按此乃先王澤及枯骨之心本以仁厚死者卽喪死無憾之意鄭以爲死氣逆生失其旨矣

問擇元日命民社方慤曰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明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社土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祭之以祈土事之無不善而已按社有對郊而言者北郊方澤之祭與南郊圜丘之祭同此禋祀之禮禮之最尊者不置稷也有與廟對舉者庫門之內左宗廟右社稷祭法所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藉田之中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皆置稷也置稷則社配句龍名曰后土稷配棄名曰后稷后亦司也尊之故曰后耳至北郊則曰皇地祇不可名后土矣天之祭惟天子有之諸侯以下不得與焉地

之祭不特諸侯有之而并使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葢天父道也地毋道也父爲後之子惟一人母則庶妾之子亦得毋之也北郊之社盡載物之地而祭之天子大社盡中國九州之地而祭之王社盡畿內之地而祭之諸侯國社祭一國之地侯社祭一國自食之地下而州社祭一州之地里社祭一里之地而已此所以命民社乃一里之社其祭亦里宰主之但民皆得與於此所謂唯爲社事單出里也舉下而上之春祈皆可知

問日夜分之義曰馬融說日夜分據日出日入爲限於分字甚明若如蔡邕據星見爲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爲晝則不可言日夜分矣又古法子午時皆十刻餘皆八刻故百刻今時憲書時皆八刻故晝夜共九十六刻要之二分之日夜分二至冬之日短夏之日長原未嘗不同也

問耕者少舍節鄭康成曰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高誘曰耕者少舍言耕皆出在野少有在都邑者也按詩言四之日舉趾仲春耕作方殷安得謂耕者至此稍休乎恐不若高說之確也闔扇兼城郭宮室諸門寢廟舉其重者寢廟畢備則他或不求備矣陸佃謂無不脩張虙謂寢廟不必脩恐皆未允也大事如築城郭造宮室皆是不止兵戈也

問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鄭康成曰鮮當爲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按適士以上乃有廟庶人無廟祭於寢禮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先王以孝治天下知人子之心無窮而分則有限其有限者以祭定之其無窮者以薦伸之故於四時之物先薦寢廟見薦者以生人之道事之三年之喪主未入在廟而在寢可薦卽無廟而祭於寢者亦可薦也

問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曰諸本皆作祀而鄭孔說謂用圭璧皮幣以更犧牲陸馬諸說謂用圭璧以更皮幣揆之文義

俱未安恐不若蔡邕作祈而其說亦明白有據也詩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盎祈亦用犧牲用圭璧此尚生育故但用圭璧而以皮幣更犧牲盎以用獸之皮如用牲也不用犧牲用圭璧爲何更皮幣三字申上不用犧牲

問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鄭康成曰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皥之屬按黃帝之妃西陵氏始蠶後世祀爲先蠶或天子先告黃帝而后乃祀西陵與又王后六服有鞠衣服以躬桑則鄭訓爲蠶求福祥非無據也但本文言先帝不言上帝五帝安見非指宗廟乎禮夫人蠶繅以共衣服則后之

服鞠衣以蠶正以供宗廟之祭服也天子先薦鞠衣於先帝以告將蠶亦其宜矣天子南北郊亦服后躬桑之服天尊祖親后不與於郊且婦人之事近於褻故不敢告天也若胡氏謂后妃事非天子當與則不然耕助以供粢盛天子諸侯事也而后夫人生種稑之種則王與后相資以成必矣

問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節方慤曰覆以視其表反以視其裏必至於五至尊所乘不敢不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具則苟具而已備則無所不備焉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示親漁也先王之饗親牲必親牽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

薦必以鮪爲其特大也農將登麥故祈其寔慮稼穡之卒痒也按言始乘舟不言始漁季冬已命漁師始漁矣此繼事故不言始也季冬親往視之而不乘舟則乘舟於是始故特言始乘舟危事也不敢不慎故重其辭也夏小正祭鮪在二月祈麥寔在三月則兩事也董說有據矣周頌有潛以薦魚也禮食麥以魚魚者麥之配故薦魚以祈麥禮亦重矣而張氏虙以乘舟爲春遊因薦鮪於寢廟且謂天子不以無事出故因薦鮪是薦鮪乃爲春遊藉端而垂之爲典何以示訓與

問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節方慤曰發倉廩所以賜貧

窮振乏絕而已開府庫而出幣帛將以聘名士禮賢者故也周天下言聘名士禮賢者之廣勉諸侯則又欲諸侯之致力焉名士有寔之稱賢者有德之稱聘以問之禮以體之賢不止於名禮不止於問此輕重之別也按文義命有司領起發倉廩開府庫對舉惟方說最爲分明若如鄭說則天下之不足者多矣府庫之幣帛有幾能盡天下而周之乎孔謂賢次於名方謂賢不止於名亦方說較勝但名士人所共推如謝安殷浩之類未必盡有其實賢則確見其實矣故聘之以其名禮之以其實也

問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吳澄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盛其

嘉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爕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按難者蒙熊皮黃金四目執戈驅逐有似於戲耳未嘗聚衆戲劇若後世魚龍曼衍之爲也

問命大尉贊桀俊節曰唐虞官制具見虞書無大尉名桀俊之桀唐月令作傑長大若如馬晞孟胡銓之說則亦桀俊賢良也不如王肅說稱爲形貌壯大者較妥

問養壯佼曰朱子移此句入上章與舉長大相屬或謂壯佼者何須又養且壯佼者多矣可徧養乎不知春養幼少夏養壯佼

秋養者老冬飭死事各以時氣分屬之其實孤老待養壯佼原不待養也試思養老四時皆行何必定仲秋一舉則養壯佼雖列其目何必定爲之設飲設食乎若此者俱不必以辭害意

問命樂師脩鞀鞞鼓節曰本文言竽笙篪簧與上下文一例皆以四物爲句且于舉笙之下又舉篪然後別舉簧則簧當別爲一物許慎曰女媧作簧隨作笙陳祥道曰詩言左執簧非笙中之簧也此說得之孔疏以竽總笙未確又按十九物於八音金石絲竹匏革木七音俱備獨缺土音篪簧呂覽作壎篪則土音不缺似可從

問農乃登黍鄭康成曰登進也按本文明言農乃登黍則新黍矣孔穎達以爲仲夏新黍未熟猶用舊黍悞

問命婦官染采節曰染采乃染絲非染帛也染其絲而以兩色間織之則爲黼黻文章象四隅也以一色專織之則爲黑黃蒼赤象五方也間織則恐其過巧故必以法故而無或差貸專織則恐其飾美故必以質良而無敢詐僞祭服皆用專色爲旗章四正亦用正色四隅則用雜色爲多如東之南則青多於赤南之東則赤多於青也等給當依呂氏作等級方愨說巧而曲

問中央土之義曰自天而言則地在天中卽土也自地而言則

木火金水皆載其上地道之所以承天不可以一方一月言也自天于而言則戊己居中且在火金之間以遞相生也自地支而言則辰戌丑未居四方之隅木火金水無不歸於土此卽代終之義而寄王之說所自起不妨以方舉以日計也五行之說多途要其理原一致爾

問其蟲倮孔穎達曰大戴禮云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爲之長按傳曰毛羽之蟲陽氣所生鱗介之蟲陰氣所生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倮而爲萬物之靈也倮蟲三百六十若雕題交趾比肩奇肱之國皆是若鄭謂虎豹則虎豹乃毛蟲不可謂之倮方

慤謂蛙蠙之屬則又大微而不足爲倮蟲之長矣
問天子居大廟大室朱子曰論明堂之制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大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大廟南之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大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大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爲大廟大室凡四方之大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之左个卽元堂之右个青陽之右个卽明堂之左个明

堂之右个卽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正歟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問命有司修法制節張虙曰此章反覆用刑之道謂秋主肅殺天之道不可以不順然天道好生聖人之刑將以敎民非以虐民又未嘗不寓其惻隱之仁也按注疏於審斷句無訓蔡氏以審斷爲句吳氏纂言從之方氏以審斷決爲句陳氏集說從之而按之文義蔡氏爲確不可以贏贏字鄭訓解高訓驕謂有罪之人不可解縱徐謂陽道不可使大過方謂陰道不可使有餘則方氏爲長又傷創折斷陸氏以民之相鬬言徐氏以官之用刑言則二說可兼盇既傷創折斷皆所當恤也
問羣鳥養羞曰夏小正作丹鳥羞白鳥陸氏所謂先養之後羞之養之者仁羞之者義正謂此也陳氏集說亦主方氏若如高說當云羣鳥養羽羞字之訓未明如項說當云羞以羣鳥與以犬嘗麻相次矣方慤曰羞謂所美之食養之所以備冬藏也可以另備一說
問天子乃難以達秋氣張虙曰聖人有以順陰陽之氣深慮夫邪之得以干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故

難曰以畢春氣令春氣使畢出也秋氣告成有不正干之則氣必抑塞故難曰以達秋氣令秋氣得以行也夏不難陽氣極盛邪氣自消不待難也按仲秋四陰之月秋氣漸達而當涼反暑則亢陽不正之氣從而撓之達者亦塞矣聖人扶陽抑陰而鄭以難爲逐陽氣者盇逐陽氣之不正者耳不正之氣既逐則秋氣無所撓所謂達之者如此孔氏乃以陽爲君道言之是誤以此陽爲正氣也夫陽之正氣而顧可逐乎不若成氏避天子說爲確
問鴻鴈來賓月令鴻鴈有四候何也曰鴻鴈之鳥木落南翔氷

泮北徂知時之鳥也然其行有先後八月鴻鴈來乃大鴈也鴈之父母九月鴻鴈來賓小鴈也鴈之子也十二月鴈北鄉亦大鴈鴈之父母正月候鴈北亦小鴈鴈之子也此說出晉于寶宋人述之以爲的論

問五祀有祀行祀井之異何也楊升菴曰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大元數曰冬爲井白虎通曰春祭戶夏祭竈秋祭門冬祭井六月祭中霤戶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愚按井卽行也葢行井間道也古者八家同井由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祭井卽祭

行也月令與時訓互言之非有異也

問賞死事恤孤寡曰仲春養幼少存諸孤順生氣之盛也孟冬賞死事恤孤寡感殺氣之盛也按賞與恤分二義蓋死事之子孫不孤寡者則賞之其孤寡者則恤之恤視賞其惡又有加也高誘之說甚明張虙混而一之誤

問坏城郭戒門閭節曰上四句謹於內下五句謹於外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道固然也至此因時以飭之

問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高誘謂天地四時而引書六宗證之當否曰虞書先言類上帝次言禋六宗則六宗內不應有天且此記言天宗而不言六其非六宗審矣

問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曰文王澤梁無禁而周公定周禮則有禁者山林藪澤寶藏興焉貨財殖焉不爲之制則不爲天地留其有餘非撙節愛養之道且民取之而多得則必啓其驕淫取之而有得有不得則必生其爭競皆足以長好而召亂然後知聖人之綜理周密正所以輔相而裁成也然則文王之無禁非歟曰商辛之虐甚矣如燬之傷不如是不足以稍甦之也孟子之告齊宣王意亦如此有禁者法之經無禁者時之權也以公物之心而盡物之性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其庶幾乎

問孟冬之月唐月令有增多否曰唐月令有是月也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是月也命有司祭司寒是月也命有司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此皆月令所無者

問荔挺出之義曰鄭康成云荔挺馬薤也此說未當易通卦驗元圖曰荔挺不出則其國多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邕高誘皆云荔以挺出然則康成而以荔挺爲名失之遠矣

問命有司大難節孔穎達曰季春唯國難仲秋唯天子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此時強陰已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

恐來歲更爲人害其時月建丑土能尅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馬晞孟曰難皆以除陰慝季春畢春氣仲秋達秋氣則曰難而已至季冬送寒氣則稱大難者陰慝之盛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大難故旁磔磔非一方不特九門而已

問命漁師始漁節曰夏不漁魚方別孕也秋不漁魚未成也周禮鼈人秋獻龜魚乃魚之埋藏於土泥中者故以䄍得之而名貍物非漁也至孟冬獺祭魚虞人入澤梁乃聽民取之而君猶不取至此以魚最美將薦寢廟故命漁師始漁而天子親往順陽氣之始升且重祭事也季春薦鮪爲繼事矣故不言始漁然

季春天子乘舟此但親往觀之不乘舟者冰方盛舟或未可乘也

問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節曰周至正月布之則冬亦必預飭論之鄭疑爲夏殷禮非也吳澄謂典有常令無常得之孟春命大史守典奉法而於此先飭之論之守法者臣制法者君也而君不敢自賢也必與公卿大夫共飭論之而後宜

問月令七十二候終始於水何也曰七十二候終於水堅始於東解皆水也一歲之運其可知也始於水終於水天地一元之運其可知也故曰水含太一之中精五行之始也浮天而載地

問月令於先王建中立極大經大法有未備否曰呂氏月令大抵因秦法而以經術緣飾之其所爲經術只在春木主生夏火主長秋金主歛冬水主藏上講究於先王建中立極大經大法皆未之及卽如周禮以時分者吉禮莫大於冬至圜丘夏至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宗廟之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而月令未及也賓禮莫大於春朝夏宗秋覲冬遇及時巡之至於四嶽而月令未及也軍禮莫大於春蒐夏苗秋獮冬狩之教振旅治兵而月令皆未及也後世必以周禮強相附合或非其月或非其時故其說不免於鑿

曾子問

問曾子所問可當格物致知否曰通論冠昏喪祭諸侯所遭之變吉凶雜出而典禮必不可闕曾子圖其變而豫爲之問或事所有或所不必有雖虛位也而寔理寓焉夫子因其問而豫爲之處或禮所有或未有而以義起雖權制也而經常在焉非曾子不能問非孔子不能答不如此精察則力行處總是粗疎不見聖人權度精切處

問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節曰內則二十而冠左傳言國君十五生子冠而後生子是冠之年無定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

注謂可冠昏而士冠禮言夏葛屨冬皮屨是冠之月無定也記言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己雖小功卒哭而冠是齊功之喪不因喪冠也上節已及期日尚不因喪而冠況未及期日乎則必俟除喪而冠惟父母之喪年幾二十不忍以未成人之服服其親可因喪而冠故曰以喪冠者惟三年之喪可也成王年十四居喪明年夏六月旣葬乃冠此下文又有父沒而冠之禮是父母之喪亦不盡因喪而冠則齊功可知也義疑闕之

問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節鄭康成曰思相離親骨肉也思嗣親重世變也三月廟見謂舅姑歿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

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方愨曰不息燭夜不寢也相離之思無時而懈不舉樂晝不樂也嗣親之思無時而散

問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節曰、白虎通云爲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君薨請謚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遣大夫會葬而謚之黃震曰幼賤不誄貴長嫌諛也諸侯不相誄防私也吳澄曰誄哀死者之辭如後世祭文之類鄭解誄爲謚非也如魯哀公誄孔子何嘗爲孔子作謚

問子夏問金革之事無辟節吳澄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

此時王室危急故伯禽不敢以毋喪辭後世以攻取爲利者藉借伯禽以文過故明其非禮之甚按左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殷虛考竹書成王二年奄從武庚畔四年王師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是封伯禽當在此時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公羊傳所謂周公拜於前魯公拜於後是也漢律歷志謂元年封伯禽非也

文王世子

問夢帝與我九齡之說信歟曰、注家謂文王年十五生武王而武王尚有兄伯邑考文王生子不太早與武王九十三乃終而

成王尚幼不能涖阼武王生子不太晚與且文王十五生武王文王薨年武王已八十三又十三年大會孟津伐紂則九十六又七年崩則百有三歲矣竹書紀年作武王年八十四而金縢祥引入通鑑則以爲五十四孔氏所云征伐諸國之年考之他書多不合也至於帝與九而文曰吾與爾三并附會亦有難通者此直傳聞之誤削而不論可也

問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節劉敞曰周人立四代之學直謂一處並建四學耳周曰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學其東爲夏后氏之學其西爲商人之學當學干戈羽籥者就東

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庠其辟雍惟天子養老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就焉當天子至於辟雍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之又以虞之庠建之於鄉故鄉有庠以夏之序建之於州故州有序以商之校建之於黨故黨有校皆爲小學以教童子而已釋小學之秀者移之庠庠之秀者升之序序之秀者升之校校之秀者升之大學大學在郊以周包四代之學故記禮者紛紛所指之體偏也

問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節孔穎達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敎書之官冬時於虞庠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敎禮之官秋時於瞽宗釋奠於先代明禮之師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敎干戈則小樂正籥師釋奠按敎者自致其尊師重道之意亦使學者知師嚴道尊也

問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節曰鄭於先師惟以漢人爲比於先聖言周公若孔子則所謂先聖先師大約係能教之人未必是帝王且地異而時不同未必定某爲先聖某爲先師記曰祀先賢於西學賢者師與聖之統名其祀之總在西學又未必五學各有一先聖數先師也唐初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後從房喬議改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至明嘉靖改孔子爲至聖先師而先聖先師合爲一矣至三皇五帝唐玄宗嘗立廟京師元成宗立三皇廟於府州縣嘉靖間於文華殿奉皇師伏羲神農軒轅帝師堯舜王師禹湯文武皆南向先聖周公先師孔子東西向則先聖先師之號又分然而孔子之祀自國學以及天下州縣皆行而聖師惟春秋開講親行釋奠禮用羹酒果脯束帛而已其輕重迥不侔也

問立大傅少傅以養之節曰師傅保之職有甚尊者如周成王時太公爲太師周公爲大傅召公爲大保此三公也有不甚尊如周禮大司徒之屬有師氏保氏此皆與王燕者也而子初生

卽擇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次爲傅母爲保母然則所以愼其身敎之事而諭諸德歸諸道者自內至外自孩提至成立無地不有無人不然至年愈長位愈尊而師之傳之保之者任愈重爵亦愈貴至以臣妾億兆者當其爲師則弗臣焉書曰能自得師者王此義明也

問君子曰德德成而敎尊節曰上言諭諸德歸諸道惟大傅身有其德故能審其道以示人而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諭之是道之審由道之立必其人皆君子而後可曰德必師傅之德成而後其敎尊必敎尊而後無愧於師傅之官此四

輔三公之所以不必備而惟其人也或謂君子謂人君之子或謂君子謂能君國子民皆非

問周公何以抗世子法於伯禽曰武王而在則直行世子法於成王耳安用迂曲而抗世子法於伯禽此必武王初崩周公卽用此法太公爲太師召公爲太保而周公身爲太傅卽使伯禽君陳與呂伋王孫牟輩與成王遊處元年之冬周公以流言辟居東都而太公召公固爲師保伯禽輩日在左右抗世子法原未變也明年秋感風雷變而公還則成王已悔悟矣至五年遷奄而伯禽出封於魯則成王德器已成奚澄所疑不爲無見而於事實究考之未悉也

問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節曰中庸言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鄭謂子孫有爵者列西階下與公侯伯子男序爵惟無爵者列東階下序齒如此則同姓半入異姓中殊非類族辨物之道且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若有爵入異姓中非尊之乃後之矣考周禮族葬之法以昭穆爲序貴者居前賤者居後則廟中其北上者以序昭穆自北而南而於一行中其西面者則以爵爲次益論父子則貴不敵親論兄弟則親不敵貴故也

問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節曰謂異姓之臣不得與於內朝則可謂同姓之臣不得與於外朝則不可謂公族之無爵者不與於外朝則可謂公族之有爵者亦不與外朝則不可如周初周召畢榮皆公族也謂不與外朝可乎且周官所云內朝正此篇所云外朝也王族明在路門外之右矣若庫門外之朝則公族爲公卽齒於公爲卿大夫卽齒於卿大夫故周禮外朝止有公孤侯伯卿大夫之位無父兄子姓之位也

問天子視學大昕鼓徵節曰衆至然後天子至尊卑之定體如此於朝於祭莫不皆然孔疏尊者體盤四字豈謂視學大典可先以宴安惰傲臨之朱子集傳以始之養也句爲傳則此一節

所謂慮之以大也養以教孝弟而孝弟之道先聖至先師遞傳之故將養老而祭先聖先師所以始其事者如此其大矣

問適東序釋奠於先老節蔡邕曰三老三人明天地人之道五更五人明五倫之理以善道更迭而陳且使人更善改過也鄭康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漢志以德行年高者一人爲老次一人爲更永平中拜桓榮爲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爲三老此漢禮之失而鄭據此以爲三代之制誤矣按三老固不止一人然亦不必定三人如三公之不必備也若如杜預分爲三等之說將五更分爲

五等而可乎
問下管象舞大武節曰養老之禮其事甚煩天子親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三公設几六卿正履祝鯁在前祝噎在後外饔酒正槁人樂正笙師舞人各以其職來備此所謂大合衆以事其懽忻鼓舞足以達於天地之神明興起衆人之德性正與樂之示事同而同焉有事之中天子之爲君三公六卿之爲貴與夫羣臣百執事之等未嘗不正則上下之義行矣此所謂紀之以義也楊鳳閣說合語之後天子南面老更北面以正君臣天子升自阼階老更降自西階以正貴賤則於本文增添而禮亦無據

問周人養老兼饗食燕之禮一日而相因然與曰天子袒而割牲蓋用饗禮之體薦以爲折俎之實也執醬而饋執爵而酳蓋因食禮之正飯加飯正饌庶羞所謂設饌也酒正供酒無酌數蓋用燕禮一獻立而舉旅行酬脫屨安坐而無算爵以醉爲度共賓客飲酒之外復先設醴齊所謂省醴也陳氏云設席位非立飲則食當於西階下反升就席之後饋食以醬食禮公親設醬也食畢以酒酳口食禮酳用漿而此用酒且酒與醬皆親執之蓋燕禮宰夫爲主人此醬酒既親執則天子必自爲主人優老也正饌之俎當兼三牲不必用徇伐木之詩有肥牡肥羜先儒謂天子燕禮本當不同於諸侯加饌之羞當無過三十豆而所謂珍具者如羅氏共鳩及内則八珍之類燕禮旅酬卿大夫而後升歌堂上笙間堂下鄉飲酒禮則歌備而旅酬此亦登歌淸廟下管象而後於旅也語所謂惇史乞言也聲莫重於登歌堂上之歌必有琴瑟節之文不具也燕禮或升歌鹿鳴下管新宮遂合鄉樂舞勺陳氏云舞在諸樂之後所謂冕而就舞位朱子玉戚舞大武蓋舞莫重於武宿夜也注謂以樂侑食天子諸侯每飯有侑食之樂而他食禮則無樂然樂師饗食奏鼓鐘鐘師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饗食鼓羽籥之舞陳氏謂食亦有樂

則此割牲饋食時豈先有樂舞以侑食而旅酬無算爵之後又樂舞無算以侑酒猶納賓用樂而旅復用樂與象舞執箾以舞箾也管并兩竹笙巢於匏管重於笙大射祭享用之燕不當用不在六樂之列習之成童用之祈禱此但以管奏其詩非舞其而此用之優老也賓入門發咏而奏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兩君相見不歌文王而歌淸廟爲二王後諸侯之長今俱用之優老也舞者動其容而曲隨之堂下舞六代之舞則堂上亦歌賓桓勺之詩爲樂歌以節之也禮既兼用饗食燕則饗有酬幣食有侑幣燕有好貨則亦有酬幣禮文不具也禮文散見於王制

文王世子樂記祭義內則但各舉綱目不能貫串始末故集其略如此

禮運

問名篇之義孔氏穎達曰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運之道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陳皓曰疑子游門人所記黃震曰篇首意匠微近老子然終篇混混爲一極多精語如論造化謂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論治謂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論人謂天地之心又謂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論禮謂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皆千古名言按通篇極言禮之重獨篇首小康之說乃老氏禮起於忠信之衰道德之薄之意與通篇殊不相應考之家語皆無之惟有禮之所生與天地並不由禮而在位則以爲殃句與下言偃如此乎禮之急緊相接則此爲小戴所攙入竊老莊之說以爲高而不知其繆也辨此一節之繆則通篇粹然無疵

問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三節曰此三節爲第一段孔子答子游之問以遡帝王之治而歸於禮也自石梁王氏指爲非孔子語後儒皆因之然考其所以致訾有二昔王子雍謂禮記所述孔子之言皆家語文後人見其已見禮記遂於家語除其本文而

亦有以己意增改者今考家語無謀作兵起等語則爲後人竄入無疑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禮已行乎其間特大同之世民風沕穆日行禮而不知至三代乃覺其以禮爲敎耳以唐虞視羲農則唐虞已覺其文以夏殷視成周則夏殷猶存其樸此皆天地風氣日開人心機智日生之故聖人之治與時爲宜正不得高五帝而卑三王也但孔子謂韶盡善武未盡善孟子謂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聖人分上有不同則德化淺深亦自有異老莊不知此義謂禮爲忠信之薄全不識天秩天敘本原記者見本文有大同字增小康字作對殊失聖人本旨又改去與天地並句與通篇全不照管此記者增改之繆也而細攷註疏則今文又有錯簡孔疏謀作兵起緊承貨力爲己文義甚明今文錯簡似禮義爲紀乃所以兆謀致兵者則六君子如何又必謹於禮文義并難通矣此又今文錯脫之繆也

問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鄭氏康成謂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得殷陰陽之書其書存者有歸藏觀是欲觀於二書否曰夏時坤乾當時必實有其書鄭注其書存者有小正歸藏舉二書以見其梗槩未嘗謂卽此二書也馬氏謂歸藏漢志無之連山隋志無之鄭非漢人乎歸藏其所親見不得

執漢志而謂漢時無歸藏也至連山爲劉炫僞作則北史明言之然連山之名見於周禮亦不得謂古無是書也若王石梁謂小正歸藏何足徵禮則觀易象春秋何言周禮在魯也說詩必此詩不太拘乎

問九獻之節如周禮司尊彝註禮運疏並云祼二獻朝踐二獻饋食二獻酳尸三獻通爲九獻謂王及后各四諸臣一陳氏禮書以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爲九獻謂王及后諸臣各三二祼不在獻數楊信齋兩存其說孰爲可從陳蘊之曰九獻說雜見於遂人司尊彝註疏別而言之謂之九獻合而言之則

有四節其一節曰祼凡經中所謂祼者是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一獻也后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此二獻也其二節曰薦腥籩人所謂朝事司尊彝所謂朝踐是也后既祼之後王出迎牲於門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於是薦朝事之籩豆王迎牲入廟麗於碑親殺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爲七體薦於神坐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三獻也后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四獻也其三節曰薦熟籩人所謂饋食司尊彝所謂饋獻是也朝踐之後乃體解其犬豕牛羊烹而熟之后於是薦饋食之籩豆王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五獻也后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其四節曰酳自饋食之後尸始有飲食之禮尸食訖后又薦加籩豆王以玉爵酌朝踐之醴齊以酳尸此七獻也后以瑤爵酌饋食之盎齊以酳尸此八獻也后酳尸後諸臣又以瑤爵酌齊獻尸司尊彝所謂皆有罍諸臣之所昨者以備卒食之三獻此九獻也以上九獻謂之止獻九獻之後遂行玉爵爲旅酬矣按九獻當以註疏及陳蘊之之說爲是禮書據大行人再祼而酢饗禮九獻之文以爲二祼不在獻數然按大行人疏饗禮九獻謂後日王速賓賓主就廟中行享是再祼與九獻並非一日所行之禮未可援以爲據

又司尊彝三言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一指春祠夏禴言一指秋嘗冬烝言一指追享朝享言非謂一祭之中諸臣有三昨也

問九獻有朝踐饋食朝獻再獻之名見於周禮司尊彝籩人醢人詳矣據諸儒說六享並有此四節而司尊彝經文於春祠夏禴言朝踐再獻秋嘗冬烝言朝獻饋獻分屬何與王介甫以爲朝獻卽朝踐饋獻卽再獻其說然與曰朝獻卽食後酳尸之一獻再獻卽后酳尸之亞獻乃九獻之第七獻第八獻也註疏極明司尊彝分屬言之者互文以見義耳楊信齋云謂之朝獻者葢以酳尸因朝踐之尊而得名謂之再獻者葢以朝獻王一獻

后未獻今后再酳尸而乃謂之再獻其說是也介甫解誤

問朝踐饋食之禮其間節目次序先儒多參錯不一何也曰朝踐在堂以神道事尸故薦血薦腥薦爓皆尚氣之事饋食在室以人道事尸故薦孰薦黍稷皆尚味之事郊特牲以爓祭爲用氣孔疏以爲次於腥而薦之堂固在朝踐時賈疏非也

問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曰魯之郊禘明堂位謂成王賜祭統謂成王康王賜則出於傳聞可知此篇直指爲非禮歎爲周公之衰而孔疏反謂魯合郊禘何其蔽也魯之僭先儒多歸罪於成王伯禽獨蔣氏歸罪惠公郝氏歸罪僖公爲得其實

但細按之有王所賜者有魯自僭者成王之賜以康周公惟禘祭耳而魯禘與天子禘不同天子禘所自出魯禘不追所自出故明堂位言祀周公於大廟不言祀文王於周公之廟若其郊則何與於公而曰康周公可乎且周正郊以至月祈穀以啓蟄春秋惟言啓蟄而郊是魯未嘗大郊也况祈穀之郊詩與春秋於僖公始及之其非出於成王之賜更明呂覽言魯使宰讓如周請郊禘禮王使諭止之惠公怒執王使則安得以惠公之罪而歸成王伯禽乎康成於凡周禮無考者悉以魯禮實之曰魯禮卽王禮趙氏釋魯禘以周禮推之而曰魯禘必追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其附會彌甚伊尹薨沃丁祀以天子禮成王以禘禮祀公亦猶行先代之道耳

問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字當作何解曰鄭康成訓假爲大謂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假也陳澔以假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理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二說皆可通而陳說近之方慤曰祝若假以告神者嘏尸假以告主人者則巧而纖黃震闢鄭孔之說謂諸侯用天子禮而祝嘏皆莫敢易其辭假竊莫大於是則尤謬矣當以陳氏澔之說爲正

問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曰或謂禮惟君門脫齊衰觀檀弓蟜固事是春秋時於卿大夫之門且不敢以衰裳入矣豈有入朝而反以衰裳者今按其文義承上不使當是專責君之不以禮使臣謂三年之喪而使之是奪人之親而使以衰裳入朝也新有昏句只帶說

問故天子適諸侯節曰此言失禮之弊也天子巡守所經之國諸侯待於竟故舍其祖廟若至方嶽則居有常所不必舍其祖廟矣禮籍凡巡守所當考正者皆是先儒專指諸侯之廟諱太拘國有大賢諸侯亦親就見如魯穆亟見子思宜也若齊桓欽

洒於陳敬仲之家而將之以禮猶有古迭爲賓主之意焉非是
則斷不可
問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節曰鄭讀下則字爲明謂君尊
人則有過陳讀上明字爲則謂君不可取則於人揆之於理似
皆未安書曰明哲實作則葢君當立身無過之地必自明其明
德乃能以其昭昭使人昭昭而人自則之不然以其昏昏使人
昭昭身且多過人何則焉所謂藏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
有也兩字皆讀如字其義自明不必改讀也愛其死求得禮也
患其生恐失禮也禮者天理之正人心之安也處治處亂莫不

皆然
問故人者其天地之德節曰天地之理渾藏於二氣之中所謂
無極之眞也語其氣之本然曰陰陽語其氣之成能曰鬼神語
其氣之成質曰五行所謂二五之精也德以賦畀言交以變合
言會以凝聚言秀以純全言所謂妙合而凝也乾健而不息坤
順而有常天地之氣陽變陰合鬼屈神伸五氣順布萬物化生
而於其間又有偏全純雜其偏者雜者爲物其全者純者爲人
故人者卽天地健順之德陰陽變合之交鬼神屈伸之會而五
行純全之秀氣也

問五行之動迭相竭也曰竭者立於此而無不舉之意鄭氏負
戴言其前陸陳休盡言其後葢生而不息者天之道也德立於
此而所生者已舉其中如木立則火已藴土立則金已藴而所
生者日盛卽生之者力盡如木盛而水涸火盛而木灰其竭乃
所生者竭之也然而遞相生則竭而無竭矣
問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曰史記及律呂新書大約宮
商角徵羽者五音遞降之序宮徵商羽角者五音相生之序黃
鐘大呂大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十
二律相間之序黃鐘初九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簇

之九二大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
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
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之六
五夾鐘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仲呂之上六十二律
相生之序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
子也宮音最濁商次濁角清濁半徵次清羽最清宮數最多故
爲君商次之故爲臣角次之故爲民君臣皆以治民也徵又次
之爲事有民而後有事也羽最少爲物有事而後用物也還相
爲宮謂每律可以起宮也三分損益者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

一分以下生陰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黃鐘之數八十一爲宮三分其數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合下生林鐘爲徵三分林鐘益一分得七十二數合上生大簇爲商三分大簇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合下生南呂爲羽三分南呂益一分得六十四數合上生姑洗爲角姑洗六十四數三分而零一數即分不盡數不行矣此音所以止於五也隔八相生者如子爲黃鐘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而爲林鐘之徵也如此則三分損益者正所以隔八相生非兩項事

問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鄭康成曰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孔穎達曰每月各以其物爲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爲質也按五味應四時五行則十二食自當以十二月之食之說爲合方氏六穀六牲周氏十二鼎說雖恰符十二之數然於還相爲質之義猶未合也吳氏又從十二推出六十如六十律之例亦支離無謂要知孔說本確何庸節外生枝

問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曰方氏以六冕六服爲十二衣不知周禮天子六服同冕則冕與服不足十二之數也且與還相爲質說不符陳氏以十二衣爲十二章則自九章七章以

次降殺如何還相爲質歟孔氏謂月令食與衣惟有四時之異每時三月爲十二陳氏申之謂味春以酸爲主夏以苦爲主色春以青爲主夏以赤爲主則意所謂還相爲宮者春以角爲主夏以徵爲主夏季以宮爲主故月令曰其音角其音徵於夏季言律中黃鐘之宮歟姑存之以俟知者

問夫禮必本於太一節曰此論制禮必本於天以爲教也太一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極大曰太未分曰一聖人制禮用至善之大理以爲教本是本於太一也元氣既分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制禮者法之以定尊卑之位天運爲陽地運爲陰制禮者法之貴左象陽貴右象陰陽時行賞陰時行罰也陽氣變爲春夏陰氣變爲秋冬制禮者法之如吉禮有賓主介僎四坐凶禮有恩理節權四制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鬼神之功制禮者法之陳列鬼神之功以爲功也聖人仰法太一以下之事而下之爲教令皆是取法於天也

問禮運全旨曰篇中言禮極其盛矣而要不外本天道以治人情之一言蓋在天爲道在人則爲天命之性性率而爲情而每乘於氣質之偏又物欲之私附於性以汩之則天命之本然者失矣聖人本天道以治人情所以繼天立極極之大順而天地

位萬物育脩道之功與天命一矣此氣運之無常而聖人立之
以有常也

禮器

問禮器是故大備節曰器者各適其用之意言先王制禮於身
則飲食言語服飾威儀於人則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賓客於事
則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於地則閨閫鄉黨宗廟朝廷其厚薄崇
卑內外大小莫不各適其用成器如是則大備矣此聖人盡性
以盡人性盡物性之盛德也美質謂忠信天之生人有善無惡
故質無不美者惟物欲之回邪日蒙其上而性之質以漓禮也

者所以釋去其回邪而又使之無過不及以增其美質故措之
身則身正如松栢之有心禮卽其心也施之事則事行如竹箭
之有筠禮又其筠也禮之美備如此故君子有禮外則國可治
內則家可齊明而物懷其仁幽而神饗其德學禮如是則聖人
之盛德亦庶幾之矣
問先王之立禮節曰立創立也合宜爲義條理爲理言先王之
制禮本根柢之文以顯設之本者何忠信是也葢先王之心渾
然實理貫徹而後制爲節文也文者何義理是也葢隨節文皆
有意義道理而後斐然成章也使無本則根源既去禮從何而
植立無文則率意鄙俚禮何由而通行此先王所以本文兼該
也
問禮也者合於天時節曰此承上義理之文言禮必用物而所
用之物必因天所生地所養乃合於人心順於鬼神而萬物各
得其理也此曷故哉葢天時之有生地理之有宜與人官之有
能物曲之有利俱有一定而不能相通者故必因天所生地所
養之物乃合人心而君子以爲知禮亦順鬼神而鬼神饗之也
不然用非其物則君子直謂之不知禮矣
問禮時爲大節曰時變動而不居非後天奉天者不能及故時

爲大順體宜稱則循理守法者可能故遞次之堯舜禪讓湯武
征誅皆以奉天而引事追來孝之詩者王者爲天之子所謂事
天如事親也郊社禘嘗孝慈仁敬先後有自然之序故曰倫社
稷山川諸鬼神尊卑有定故曰體喪凶祭吉各有其用大賓小
客各有其交必當於義故曰宜羔豚舉其小大牢舉其大卽祭
之用牲以明各有所稱下又推廣言之以明禮之無往非稱也
問禮不可不省節陳澔曰禮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
惟稱之爲善按此章承上多少大小高下文素禮之稱而詳言
之葢能稱則歸於順合於體協於宜雖未及時之化而亦不背

於時矣
問外心內心之說云何曰外心心見乎外所謂英華發外也內心心主乎中所謂美在其中也天地之德發揚於外生物之理盛大有以鼓動萬物而物之生者博所謂顯諸仁然其所以致此則甚精微而不可見所謂藏諸用也君子知不備物不足以稱天地發揚之德卽備物亦不足稱天地精微之德故樂其發則禮之周流洋溢與天地之發揚同用愼其獨則禮之收斂謹密與天地之精微同體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內外之殊而總之一心所以或用多或用少歸於稱而已

問內之爲尊節曰尊猶重也重其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爲貴樂其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以爲美此可見先王之制禮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可寡惟稱其內外之心而已蓋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內外多少自合其宜所謂聲爲律身爲度也由此制禮以理萬物其多少皆可爲萬世則
問管仲鏤簋朱紘三節曰君子樂其發而分未嘗不嚴故多不濫君子愼其獨而禮未嘗不盡故少不隘若管仲之濫不免於攘卽平仲之隘亦未合於禮夫禮之多少大小高下文質皆以示民有常上失其義理則禮無文而不行矣何以使外諧而內無怨哉家語我戰則克與上不豐不殺相屬又有故曰字鄭孔以爲非孔子自我是也
問或素或靑夏造殷因曰三綱五常之禮三代相繼皆同而民共由之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如色之或尙乎素或尙乎靑則夏創造於前而殷因而變於後何嘗有不同哉
問周坐尸詔侑武方鄭康成曰武當作無聲之誤也無方言詔侑之無有定所非謂勸侑之人不定一人也孔穎達曰夏禮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惟飮食時暫坐非飮食則尸倚

立以至祭竟也殷因夏禮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爲常坐之法周又因殷而益之更相次以酬也
問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是祭之大小截然不同然據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則有全烝是祭天有腥有熟也郊特牲云腥肆爓腍祭是大饗有爓熟也然則自郊與大饗三獻豈皆有血有腥有爓有熟與禮器分別言之又何與皇氏侃曰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熟其祭天皆然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其宗

廟之祭皆然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凡薦爓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爓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惟有薦熟無血腥爓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薦者設之在後

問君子之於禮非作而致其情節曰禮不貴近人情則行禮者可以我情在於斯遂起而直致之乎葢禮之始本於天制於聖原與人之俗情相遠如賓主相見必有介以道之又辭讓而後進不然則過慤而野過蹙而躁而情反無以致矣惡池配林河

岱之從祀也擯以道儀詔以達意相以治亂歌以終步以見方舞以始祭不直告所祭而先告其所配此愼之至溫如柔色以溫之之溫擯詔有左右之勸相步協始終之節此溫之至總未有直致其情者

問無節於內節陳氏澔曰無節於內言胸中不能通達禮之節文也觀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劉氏曰致謂極至也萬物由之各遂其性各正其命之謂也按天地惟有精微之德故能發揚以詡萬物外心由內心出也禮也者聖人以大中至正之心體天地盈虛消息之理而有以曲成萬物

者也故察物必以禮察之乃能得不然不能察物則作事不合物理之宜而人不敬出言不合物理之宜而人不信故曰禮者物理之極致君子先愼其獨心乃有節於內而觀物察鄭孔以驗訓節未確

問昔先王尙有德節曰上節以作事明因物之道此又以用人明因物之道德如知仁聖義中和道如孝友睦婣任恤能如禮樂射御書數平時既尊禮而信任及將祭又舉此賢者而置之助祭之列又聚衆執事而誓之人官有能此亦其一耳

問因名山升中於天卽封禪否鄭康成曰升中孝經緯曰封乎

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孔頴達曰太平乃封禪未太平時巡守而已又曰升中唯泰山爲之餘嶽則否陳澔曰後世封禪之說皆鄭氏祖緯書誤之按孔氏第見言封禪者動以泰山梁甫爲說故謂唯泰山爲之不知虞書巡守之禮自柴望而下東西南朔皆同也又洪範以水火木金土爲序而配以雨暘燠寒風此乃以木金火水土配五庶徵葢五行家悖經之說不足訓也

問天道至敎節曰此因諸侯時祭之禮樂而見聖人善法天道也至敎以其陰陽肇禮樂也至德以其禮樂法陰陽也葢諸侯

之時祭堂上東設罍尊以其非時王之器夫人所酌也西設犧
尊以時王之器君所酌也堂下西設懸鼓以其大而倡東設應
鼓以其小而和是器法天道之東西如此君主外而在阼階夫
人主內而在西房以大明生於東陽之分夫之位也君大明之
象故在阼月生明於西陰之分婦之位也夫人月之象故在房
是位法天道之陰陽如此君自東而西酌犧象夫人自西而東
酌罍尊是行禮法陰陽互根如此合之則西酌東酌見禮之動
作交錯於堂上懸西應東見樂之叶應交錯於堂下夫禮之趨
蹌樂之肅雍皆謂之和今交動交應則其和至矣此見聖人之

至德而一以天道爲本故亦曰至敎
問大明何以生於東月何以生於西方慤曰日月皆有明日本
明月受日而明本明則大也月生於西楊雄所謂載魄於西是
也按月生於西謂三日哉生明月正在西嗣後每日昏見漸轉
而東至望乃正東也
問禮也者反其所自生節曰萬物生於天人生於祖郊廟之禮
皆是報反其所由生也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
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樂非泛然爲之也夫欲反所生則有人
事故制禮以節之使事得其中正功成則志必欲揄揚故脩樂

以道之使志有所宣洩此先王制禮脩樂之義也則觀人行禮
作樂豈不可以知治亂乎葢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事之
所寓樂者志之所寓從禮樂觀志事之得失從志事卜世之治
亂自不爽也引蘧伯玉之言以見觀禮樂而知治亂之必然伯
玉言君子之心明達觀器用而知工觀人之發動舉錯而知人
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乎此見禮樂所關甚大而君子不得
不慎也故曰者葢古語而記者稱之君子謂王者與接也如有
事於宗廟朝廷邦國皆必接人而禮樂則所以接人者慎之何
禮不慝樂不淫而志事一如先王則世常治無亂矣

問大廟之內節曰君出廟門迎牲親牽以入大夫贊牲執幣而
從君君用幣告神乃殺也朝事時進血腥君親割制牲肝祭神
於室不親獻酒夫人以盎齊薦獻及薦熟時君親割牲體然亦
不獻惟夫人薦酒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則君爲祭主而有
卿大夫從之內則夫人爲祭主而有命婦從之洞洞敬之表裏
無間也屬屬連續之意忠之始終如一也勿勿猶切切也所享
者何割制薦獻之類也三者主祭助祭皆然詔告也牲入以幣
告神葢在庭也殺牲取血毛入以告神於室羹肉汁定熟肉煮
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

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位各不同意謂求神於庭而未
必得或得之於室也求神於室而未必得或得之於堂也設祭
於堂者謂祭之日薦腥爓時設饌在堂也祊祭之明日繹祭也
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爲祊也記者又引
古語云於彼乎於此乎言不知神於彼享之乎於此享之乎益
承上文不同位而言以足其未盡之意
問此節孔疏兩言君不獻信乎曰孔氏因記言夫人不言君故
以君不獻言之據祭統尸飮五疏謂侯伯七獻朝踐饋食各一
獻食畢酳尸三獻合二灌而七子男五獻惟二灌及酳尸三獻

此記兩言夫人適合侯伯一獻之數故疏爲此說此無論一獻
之說於經無據卽使禮應一獻亦止當君獻而夫人不獻豈有
君不獻而夫人獨獻之理況記特大概言之又何所據而斷爲
侯伯且據彼疏子男并無朝踐饋食之獻烏得合侯伯子男爲
說耶
問先王制禮莫詳於別嫌祭祀賔客之事而君與夫人共行事
於羣執事之中可乎周氏諝曰周官之法后不與事則宗伯攝
行此篇所謂君在阼夫人在房君制祭夫人薦盎之類豈非攝
行者乎按事神備外內之官則君與夫人致祭禮也周初去古

風俗人心尙淳故祭不嫌然王后有三夫人世婦以下以備內
官夫人亦有世婦以下以備內官非卿大夫爲后夫人執事也
至後世而諸侯相饗廢夫人之禮矣然廟祭未嘗廢夫人之禮
也周官所云攝后夫人有故耳
問一獻質節鄭康成曰一獻祭羣小祀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也
五獻祭四望山川也七獻祭先公也按此節總以起下大饗其
所謂獻數亦泛舉之耳鄭必求其神以實之鑿矣中庸言上祀
先公以天子之禮無緣於先公止七獻也五嶽視三公安知非
九獻四瀆視諸侯安知非七獻而必曰四望山川五獻與獻數

之不繫於章服陳氏之辨晰焉而社稷五祀之爲五獻於禮雖
無明文以大宗伯地示之祭考之則社稷五祀與五嶽同爲血
祭其不止於三獻可知
問大饗其王事與節曰大饗祫禮也言王者明非諸侯所得有
也三牲牛羊豕也魚腊薧魚也籩豆所薦品味皆四時和氣之
生成納侯邦所貢之金示諸侯之親附也諸侯來朝璧加於束
幣之上今陳束帛於太廟而亦加璧尊王之德也陳列之序龜
獨在前以其知吉凶故先之也金爲人情所同欲故次於龜神
人之別也見猶示也丹漆六物衆諸侯之財也今陳之廟以示

衆人公共其財而不敢私也與亦示也自三牲以下至此皆是
合內外侯邦所貢其餘於九州之外蠻夷之國所陳無一定之
貨但各以其國供貢所有之物而陳之示其能致遠方之物也
諸侯助祭爲賓無算爵之後禮畢而出慮其無節也樂工歌陔
夏之樂章以送之使之安宴而不亂也此大饗之禮索其義考
其樂皆非諸侯所得有蓋王者重大之禮也
問祀帝於郊節曰遠而尊者主乎敬祭天之禮所以爲敬之至
近而親者主乎愛宗廟之祭所以爲仁之至喪之躃踊袒襲發
於眞心而不由勉強所以爲忠之至斂之衣服葬之器具皆全

備無缺莫非愛親之誠故亦曰仁之至朝爲賓聘爲客皆有燕
享義者宜也燕則主用幣於賓客享則賓客用幣於主各將其
厚意皆事理之宜非虛文也所以爲義之至仁義寓於禮中故
禮是觀仁義之本
問甘受和節曰甘於五味屬土土四時皆旺故惟甘味能受諸
味之和諸采皆以白爲質所謂繪事後素也以此二者況忠信
乃可學禮人有忠信之質則心必誠事必確故於禮可以明其
理而習其事苟世無此等忠信之人則無人學此禮而禮不能
自行於世矣虛徒也道猶行也

問誦詩三百節曰大饗祫祭也大旅祀五帝也具備具也饗帝
祀天也祭祀之禮必內全誠敬外熟威儀而後可行若誦詩三
百篇之多終主於言能言者未必能行故不足以一獻然禮愈
進而愈大愈行而愈不足卽一獻之禮亦不足以大饗以一獻
輕而大饗重也卽大饗之禮亦不足以大旅以內神易格而異
代之外神難格也卽大旅之禮節文備具亦不足以饗帝以人
神易格而天神難格也夫禮不難言而難行不難行其小而難
行其大則人之議禮豈可輕易乎
問子路爲季氏宰節曰子路忠信人也故以此結之通篇以大

備盛德起以子路知禮終見所貴乎禮者以義理禮之文足以
釋去囘邪而增益其忠信之美質耳非以繁文喪其忠信之質
更以僭濫入於囘邪也用意深遠

經史析疑卷十五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受業鄭鴻文南湖校訂
毓捷遊齋
男　履道吉堂校字
胞姪節　竹君

郊特牲

問郊特牲而社稷大牢節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郊郊者祭天之名以其記郊天用牲犢之義故因以名篇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貴也社稷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也天子巡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則用大牢郊之特牲亦犢也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之義也

問郊者祭天之名經文又言祭帝何也曰鄭氏於天帝二字知其為一而云皇天上帝亦名昊天上帝又析而為二以皇天為北辰曜魄寶上帝為太微五帝王肅起而辨之程朱諸儒從而正定之然孔云指其清虛在上之體謂之天因其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謂之五帝以五配一故謂之六五帝者非天何為同

服大裘則孔因以天帝為一矣若夫郊之配以后稷報本之義取諸冬也大饗之配以文考告成之義取諸秋也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明證也鄭氏既以祭法之禘為圜丘為祭昊天而配嚳郊為祭上帝而配稷祖宗以祭五帝於明堂而配文武又以大傳之禘為郊祀天又祀感生帝不幾自相矛盾邪夫仁人饗帝孝子饗親一而已程子曰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孫奭曰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曰圜丘正月祈穀五時迎氣孟夏大雩季秋大饗考之於經皆有明文斯定論也皇氏所列僅八祭而云雩與郊禖為祈祭不數崔氏謂雩亦常祭凡九然孟春之祈穀亦祈也可不數乎至雩祭有二孟夏大雩常也因旱而雩變也泥於變而并沒其常毋亦未之深考與至地祇之外別有神州之祭此亦鄭孔之惑於緯書者先儒亦詳斥之矣

問雅頌稱昊天及稱上帝皆互文以見義否曰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凡經言上帝與昊天同言上帝而不言昊天猶言昊天而不言上帝皆係省文非有兩義月令皇天上帝猶之維皇上帝昊天上帝耳鄭離而二之非是

問祭天註疏歲九祭皇氏歲八祭程子林之奇歲四祭王肅馬

端臨歲二祭其不同何也曰孔疏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爲七也四月龍見而雩八也九月大享明堂九也皇氏侃則曰天有六天歲有八祭雩爲祈祭不入數林之奇曰歲之祭天者四郊於冬至一也明堂於季秋一也祈穀於孟春一也大雩於龍見一也說與程子同王肅曰祭天歲二冬至祭天春祈農事而已馬端臨曰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按祭五帝非祭天九祭八祭之說非是祈穀大雩祈祭也季秋明堂報祭也禮皆殺於正祭然則郊天正祭止冬至圜丘一祭而已

問周禮冬日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其文正同乃郊特牲復有用辛之說而用辛又須卜似不定於長至之日何與王肅以爲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張子以爲冬至日降神辛日乃祀二說欲合日至用辛而一之可與方慤曰周以建子之月爲正則冬至之郊爲歲之始郊矣始郊言以至則祈穀之郊不必以至於周之郊言日至則用辛之郊不必皆用矣按古人歲二郊一圜丘之郊一祈穀之郊圜丘之郊用冬至之日日有定不須卜祈穀之郊用夏正辛日辛有上中下卜吉乃用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是冬至圜丘之郊郊之用辛也是夏正祈穀之郊王肅張子之說非

問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曰此因上陰陽之義而謂鼎俎籩豆品數無非效法之事也鄭以注不敢用褻味不知人所食孰非水土所生乎水土之品至多而天子之豆二十有六是亦非多品也不敢字貫褻味與多品言之疏及陳氏祥道俱分兩截看疏又歸重多品俱非禮器云薦不美多品亦貴誠之義也

問旅幣無方節曰旅幣無方矣而必別土地之宜不求之非産而使其難得節遠邇之期不責之非時而使其難繼仁之至義

之盡也若其陳設之先後亦各有義焉先知以見德之明無不照服猛以見德之威無不畏然而明或至於察威或流於暴必有其相濟者而盛德之動乃爲中和焉金之爲物可柔可剛且變金言鐘或於陶鑄之義有取乎因以往德結之禮器言王化之廣博故終之以致遠物此究制作之精微故終之以往德

問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節曰天下有道天子馭諸侯諸侯馭大夫而禮樂有差天下無道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禮樂無別周之天子無道故桓公僭天子之禮而至於庭燎之百趙文子僭諸侯之樂而至於奏肆夏記者錄而罪之以其濫觴

於一時而致洋溢乎天下後世也

問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鄭康成曰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按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傳云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未聞太廟世室而外立文王廟魯頌鋪張寢廟莫若閟宮一篇毛鄭以閟宮爲姜嫄廟呂氏大臨非之朱子以爲魯之羣廟則太廟世室皆在其中若魯果有文王廟閟宮何不頌之僖八年禘於太廟亦但祀文王於周公之廟未聞祀於文王廟而以周公配之況殷周之禘亦禘於大祖契稷之廟未爲高辛

立廟也周卽有姜嫄廟要祀稷所自出之帝於稷廟禘爲天子之大祭天子且不爲大祖所自出者立廟魯何獨以周公之故而立文王廟乎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魯臨於周廟卽周公廟也注何所據以爲文王廟耶孔疏引以爲證誤矣

問鄉人禓節鄭氏康成曰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朝服立於阼神依人也葉夢得曰禓讀如陽儺有二名儺猶禳也以禦陰爲義故文從儺禓猶禬也以抗陽爲義故文從易

按儺鄙事卽思及室神之驚恐而朝服以存之則聖人之精義也葉氏禓讀如陽謂以抗陽爲義則非也聖人扶陽抑陰豈與陽相抗哉

問經傳言祊有正祭之祊有繹祭之祊有門內之祊有門外之祊註疏之說果皆當與其繹祭之祊又有賓尸之名祊與繹或以爲一或以爲二繹與賓尸或以爲一或以爲二其文均出於註疏果孰是與曰祊有二一正祭之祊楚茨祝祭于祊郊特牲索祭祝于祊禮器爲祊乎外祭統而出于祊是也有繹祭之祊郊特牲祊之于東方家語周禮繹祭于祊是也註疏以禮器祭統二祊亦屬繹祭非是祊在廟門內蓋祭禮無行於廟門外者註疏以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亦非是絲衣小序繹賓尸也據家

語繹在于祊是祊與繹爲一事非繹祭之外復有祊祭也賓尸者既祭而燕尸于堂非卽指賓尸爲繹也陳氏禮書曰祊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祊而祭之祊不謂之繹繹之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於卿大夫

問社祭土節曰社以祭五土之神所謂勾龍爲社是也而非祭地祭地則大司樂方邱之祭耳彼經言方邱而不言社則方邱之非社明矣中庸郊社之禮及此記社神地道說似專指祭地言或以土與地本一故卽以祭五土之名加之祭地要之皇地祇與勾龍之祀其尊卑輕重本不可混也自經論之圜丘祭天

在南郊天與地偶則方邱祭地自應在北郊此外凡大社王社等之不在北郊者並勾龍之社而非皇地祇之方邱諸儒未審第知中庸及此經之社爲祭地遂合凡社字皆以祭地目之并有謂古無北郊者曷不取大司樂之文一思之耶此記之社本據祭地言故下節合天地對舉之但所謂薄社者又以勝國之社言之則此記方邱之社自包入勾龍之社矣周世樟曰考之諸書地與社釐然不同地爲大祀社爲中祀祭地則用騂犢祭社則用太牢祭地則用七獻祭社則用三獻祭地則衮衣祭社則服絺衣祭地則以后稷配祭社則以勾龍配

問季春出火君親誓社以習軍旅何也李氏覯曰守國之備不可以不素習也然若無故而習是習殺人也非示天下不復用兵之意故因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鱉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是暴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祊享烝而行焉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社也外以彰事神之禮内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愼如此

問郊之祭也節張子曰周之始郊日以至日至陽氣之始也四時迎氣之小者日至而郊迎氣之大者於此可以見郊之大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之謂也言日至則更不容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圜丘掃地而祭所貴簡易天道本簡易縣文虛費亦不饗也故掃地不壇服以大裘酌以陶匏禮以蒼璧牲以犢燎以柴禮簡誠至止當如是而已人道之彝非所以事天也然必以其祖配者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事天之禮成則事人之道不可不繼也故當燔柴成禮之後迎祖尸入而以人鬼之禮祭之尸人象也俎簋籩豆人器也朝事饋食人禮也以禰對祖則禰親而祖尊以祖對天則祖親而天尊事天事人盡於愛敬此王者所以郊祀之意也

問郊何以用辛曰郊之用辛謂祈穀諸祭其用辛日則以武王

牧野柴望告成是辛亥日乃周有天下之始故以爲一代之制若郊之日則必以至爲一陽所自生也

問帝牛不潔以爲稷牛節曰養牲據疏則先卜而後養惟先卜故有帝牛稷牛之分劉氏以爲既養臨祭方卜似未然注疏俱云用稷牛代帝牛故下有在滌及唯具之文陸氏謂以不潔者爲稷牛亦與經左

問蜡祭八神先儒何以不同曰鄭康成郊特牲註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王肅分貓虎爲二而無昆蟲呂大臨無先嗇而有百種餘同王義陳氏禮書先

嗇一司嗇二百種三農四郵表畷五禽獸六坊七水庸八今之考定則又有不同者先嗇一始種五穀與農事是爲田祖司嗇二一守其法以教民稼穡者農三勸農之官是爲田畯郵四始造郵舍俾田畯居之以督耕者表畷五治疆理田而植樹木以爲標列阡陌以爲道者坊六始造隄防以障水者水庸七始造水溝以注水者禽獸八卽貓虎貓食田鼠虎食田豕故迎其神而祭之蔡敬齋曰先儒誤合郵表畷爲一非是鄭氏以祝辭昆蟲草木之語因以昆蟲爲一夫昆蟲不當祭若祭除昆蟲則亦當祭除草木者而不止於八矣況詩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則除

昆蟲亦先嗇司嗇事耳貓虎卽禽獸亦不宜分祭百種以報嗇言祭用百穀之種以報先嗇司嗇云耳若祭百種之穀則是祭穀神而爲社稷之祭非蜡祭矣

問蜡與臘之義曰月令有祈年大割臘先祖五祀之文鄭註俱以爲蜡祭孔疏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註以爲蜡黃衣黃冠而祭註以爲臘按蜡祭四方百物臘祭先祖五祀各爲一祭不相蒙也蜡國祭臘家祭年不順成廢蜡不廢臘此蜡與臘之別也蔡邕獨斷周曰蜡秦曰臘然左傳月令並有臘文則蔡氏之說未可信也周禮雖稱祭羣小祀則元冕然冕服始於黃帝而蜡始神農時未有冕方愨以皮弁素服爲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爲助祭者之服理或然也

問酒醴之美節曰鄭康成稱尚質貴本其至如是乃得交於神明之宜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稾鞂藉神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孔穎達曰元酒水也方愨曰夫味以淡爲本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元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已相背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繢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所刺言

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繢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疎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揚雄曰霧穀之組麗女功之蠹矣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按元酒疏謂水明水則以鑑取於月之水明是二物周禮不言元酒玉藻不言明水文有偶舉不惟其備也

問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節曰冠者成人之服阼階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爲之主著則所以明之也冠於阼階是以主道期之也醮於客位是以賓禮崇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然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

不若爵弁之文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故曰喻其志也既冠而稱字若伯仲之類待以成人敬其名而不呼之也

問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曰婦人事人者也事人必以信故體信以爲德然後可以事人也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一與之齊則榮辱貧賤休戚惟所遇而不擇焉故終身不改

問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節孔穎達曰解齊服所以用元衣元冠義也元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者元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也陳澔曰見其所祭精誠之感也

內則

問內則之名曰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名內則然非在上者命官垂訓下民何能知而由之故首冠以王命冢宰降德

問五帝憲三王有乞言節曰此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按五帝雖不乞言而老者有善言則記之故史爲惇史所重在憲德也三王則有乞言矣然其乞也重煩老人酬答不懇其必言故史亦爲惇史所重原不在言也或曰古人求言必拜此殺其拜跪之禮使老人安逸亦通

問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否曰三十而博學無方先王育才之深使之久而成四十始仕先王用才之嚴不使躁於進

問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曰孔疏九嬪注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爲婦容鄭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爲婦言娩爲婦容聽從爲婦順執麻枲以爲婦功按鄭注周禮以婉娩爲婦容此又分婉爲婦言祭義言婉容婉非言也能言教之俞婦言已在其前矣則周禮注爲當

玉藻

問天子玉藻節曰雜采絲繩以貫玉以玉飾藻故云玉藻邃深也延冕上覆也玄表而纁裏前後皆有深邃之延也龍卷畫龍於衮衣也衮衣衣五章裳四章舉龍以該之也祭祭宗廟也

問日少牢朔日太牢五飲曰此言天子之食豐儉之節且重朔故也按凡殺牲盛饌即曰舉周禮日舉即此日少牢也楚語舉以大牢即此朔日大牢也又此五飲皆常飲也故於六飲去涼醷涼者氷水夏暑飲之非常飲也醷酸亦醢之類非常飲也而加酒以酒養人氣血可常飲也

問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節曰順在氣成在物不順則逆而水旱至焉不成則虧而饑饉至焉周官司服大荒素服大司徒荒政蕃樂大司樂大凶弛縣雜記凶年乘駑馬皆憂以天下故也

問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曰天子之服必十二章以則天數上公則止九章鄭據左傳三辰旂旗句謂登日月星於旂則服去三章而止九將畫黼於扆畫雉於門而山節藻梲服并去此四章而五乎上公九命九章自衮冕而下侯伯七命七章自鷩冕而下子男五命五章自毳冕而下大國之孤四命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不過三命自元冕而下士一命無冕自皮弁而下此

皆在外者也其在內則三公八命猶鷩冕故曰三公一命衮卿六命猶毳冕大夫四命猶希冕上士三命乃元冕在內屈也其出封則皆加一命在外伸也未出封加衮以前則在內公卿之冕服自應比在外諸侯降一等既出封以後則冕服繫王命所加入朝時自應如周禮大行人九儀之命上公九章而服衮侯伯七章而服鷩子男五章而服毳夫亦何嫌而必降服其次如戴侗所云乎出封加命之諸侯若以入朝而必降其服將何以別於在內公卿未之加命者乎且裨有埤陪之義又卑也副也凡冕以一上者為正其餘卑者為裨天子衮冕十二旒為主為正衮冕而下為副為陪諸侯冕服通稱裨冕王朝卿大夫士亦如之故曾子問云大祝裨冕又云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覲禮云侯氏裨冕侯氏以入朝而見屈於王豈大宰大宗大祝亦必降服其次乎其總稱裨冕者以服衮服鷩服毳之諸侯同時入覲服章非一故以裨冕括之亦猶五玉總稱為瑞云爾況弁師天子十有二玉則與上公衮冕九旒九玉自有分辨鄭孔之說何疑焉至魯君用天子車服乃僖公所僣與魯公何與鄭孔附會則非

問將適公所節鄭康成曰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對所以對君

者命謂所受君命書之於笏為失忘也玉聲玉佩也按容觀必中禮玉聲必中樂君子事君誠敬積於中儀容發於外煇如有光易所謂有孚暉吉詩所謂儀一心結也如吳澄說謂煇如為昧爽之際有光為質明之時則登車已有光至公門大明非辨色始入矣又此章記朝君之禮凡事君者皆當如是不必專謂為諸侯朝天子也

問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是以黼裘大裘為二家語大裘黼之以象天則黼裘大裘合為一省鄭讀為獮以為秋田陳氏禮書陸氏佃並以誓為誓百官省為省牲鑊二者孰當曰

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爲黼文祀天尚道故用大裘誓省尚義故以黼裘誓則前期十日大宰帥執事卜日遂戒是也省則前祭一日大宰及執事眡滌濯宗伯大祭祀省牲眡滌濯是也司寇大祭祀納亨前王郊特牲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則王於誓省皆與之也大裘純色無白黑之文獮田在秋非用裘之日二者之說誤

問裘必有衣以裼之何也曰論語裼衣必與裘色相稱而此微異或原不必一色者時人禮服之所同而必純一者聖人之所獨也至凡裘天子諸侯用全臣則飾異禮服確然詩於君言羔裘逍遙於卿大夫言羔裘豹袖羔裘豹飾可據不得以犬羊之

裘至賤不飾爲難也

問裘之裼爲見美服之襲爲充美何也方愨曰由內達外則有裘而後有裼故於裼言裘自外至內則有服而後有襲故於襲言服由內達外則出乎顯故曰見美以示其文自外至內則入乎隱故曰充美以示其質

問君在不佩玉鄭康成曰謂世子也按佩有三德佩一玉在中事佩二所謂左佩紛帨刀礪右佩玦捍管遰也玉佩無有左右者陳用之謂加德佩於事佩之上誤也世子居常毓德爲要故設瑜玉而習其聲朝則雖設而結之無聲示德未成也燕居侍父則并不設而去之并不敢言有德也左右兩事佩恒結其左并於事有未能也鄭注本明孔疏以左之結佩爲君在不鳴玉誤矣先儒惟方氏最悉

問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曰事不同不可同日語人不同不可同日賜故詩勞還率則歌出車勞還役則歌杕杜凡以明貴賤辨等列也

明堂位

問明堂位篇名曰大戴禮逸周書俱有明堂篇而文迥别大戴

言營建之制小戴刪之此篇取逸周書畧加刪改以爲周公生踐天子位建不世之功歿用天子禮樂備歷代之制故魯以侯國而用王禮周公故也殊不知周公但輔王以踐阼未嘗自踐阼也魯用郊禘其爲成王所賜及後人所僭者考諸經傳自明此必周末魯陋儒爲之或以爲馬融所增但鄭親受業馬氏而不言孔疏言於别録屬明堂陰陽是劉向前已有此篇或原小戴收入者於義無可取惟是四代禮樂服物器具畧備則考禮者所不廢云

問明堂之制曰神農曰天府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

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名不一也淳于登云在國南三里韓嬰云在國南七里宇文愷云在國之內康成云在國之陽地不一也考工記云五室月令云四堂十二室大戴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公玉帶云一殿居中環以複道制不一也黃帝以祀上帝堯舜以祀五帝周以祀文王康成云祭五人帝摯儀云祭五天帝祭不一也要之明堂者王者所居以出敎令王者朝諸侯頒政令於此而嚴父配天之特典亦卽於此交神明非如左廟右社及有昭穆之宗廟也康成乃以爲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爲互言之詞蔡邕又以爲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豈其然與

問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註周公攝王位天子卽周公信與書洛誥又有朕復子明辟一語說者謂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又與此篇七年致政相符其說何如曰周公爲冢宰而百官總已以聽焉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爲天子豈可以天子爲周公若曰周公代之受朝則誤矣代之之說始於荀卿盛於漢儒於是以復子明辟爲還政之事以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爲還政之時是皆不知書者也

問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有詩言否曰此方七百里乃是方百里七詩言之耳卽周禮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亦然非謂方七百里半天子之畿內也孟子今魯方百里者五猶以爲當損安有如注疏四十九箇方百里之說哉或據前後漢書地志實之亦未確

問有謂周公封魯在武王時魯公之國在成王元年信與曰成王元年丁酉周公位冢宰總百官管蔡流言秋公出居東武庚入於衞以叛二年王師臨衞攻殷殷大震潰武庚入於邶管叔自經卒奄徐淮夷皆入於邶以叛秋王迎公歸遂伐殷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遷殷民於衞遂伐奄及蒲姑冬滅蒲姑四年封

太公於齊封康叔於衞秋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以奄地封伯禽爲魯侯公羊子曰封伯禽以爲周公也六年命太公康叔爲方伯分監東諸侯七年周公復政于王二月王如豐三月命召公如洛度邑命周公如洛誥多士於成周作多士遂營東都作召誥洛誥秋王如東都大朝諸侯于明堂冬烝祭于明堂命周公留後于洛王歸十年公自東都歸居于豐二十一年周公薨于豐編考逸書竹書書大傳史漢年次井然而後儒妄以意爲說或改其年或亂其事使人迷目故合而論之益魯

地卽奄地必奄滅而後魯可封故凡謂周公封魯在武王時魯公之國在成王元年皆妄也

問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果用天子之禮否鄭康成曰大路殷之祭天車也弧旌旗所以張幅也其衣曰韣天子之旌旗畫日月王炎曰周天子有日至之郊以報本有啟蟄之郊以祈穀其祭天車用玉路旂用日月之常魯僭天子禮亦不敢盡同是以有祈穀之郊無日至之郊祈穀於孟春郊而後耕則孟春乃建寅之月非建子也不敢乘天子玉路又不肯乘同姓金車故乘殷之大路常畫

日月天子建之旂畫交龍同姓諸侯建之常有十二旒旂則九旒而已今不敢全用天子之旂故於旂上畫日月之章綴以十有二旒此皆用天子禮而不敢盡同也按春秋魯郊皆以春無以子月郊者蓋周郊以周正之孟春魯郊以夏正之孟春作此記者欲誇之故以為孟春耳周禘以周正六月魯禘以夏正之六月於周為秋故詩曰秋而載嘗而祭統亦言大嘗禘也鄭必以魯為王禮而并改郊特牲之周為魯已非正據且魯之郊必非成王賜也成王之賜以尊周公郊配以稷不配以公於尊公何與春秋隱桓莊閔無書郊者若果王賜何歷數公不一舉與

詩明言莊公之子龍旂承祀春秋於僖始書卜郊然則呂覽所云惠公請而王不許信矣

問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節曰本文言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並不言以禘禮祀文王於周公之廟本文雖誇然實其時親見僭禮之所有而誇之也而說經者更益以事之所實無如趙伯循謂祀文王於周公之廟何據乎蓋始封於魯者實伯禽非周公故伯禽稱魯公周公不之魯故止繫以畿內之采邑稱周公不稱魯周公也但伯禽之封魯以為周公則周公為魯之始祖薨卽祀之魯太廟而魯公又實為始封之祖不可列

之昭穆五世而祧故別立一宮為世室至大祫則周公東向而魯公配之儼如王者之禘所自出而始祖配之矣故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也又上孟春舉夏正則此季夏六月亦夏正建未之月不於巳月避周天子也周禮祫禘朝踐用大尊饋食用山尊春夏朝踐用犧尊饋食用象尊魯不用大尊下天子也周禮祫禘灌用虎彝蜼彝冬烝灌用黃目魯不用虎彝蜼彝下天子也周禮王加以玉爵后加以璧角賓加以璧散魯正爵用玉琖君加用璧角夫人加以璧散下天子也周公有王禮故俎用梡嶡魯公以下無所嫌則用大房與周公白牡魯公騂剛同義

則魯亦何嘗概用天子禮樂哉
問米廩有虞氏之庠也節曰此學名虞夏與玉制同與孟子異蓋孟子所言是周鄉學州序習射則取義於序黨庠養老則取義於庠故王制亦曰虞庠在國之西郊也孔謂諸侯有大功德則得立異代之學或四或三但魯頌惟言泮宮不言有瞽宗虞庠他書亦無言魯國學有三四者是孔說亦因此而云也至於米廩則春秋曰御廩以藏祭祀之粢盛實非學也豈以米有養義故作此附會與夫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則魯國學明屬侯禮而鄉學則有州序黨庠未可知此亦合之以爲夸耳

問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與此不同何也方慤曰書之所言者據其號記之所言者據其人也蓋官有差等而分職不可以無辨職有繁簡而用才或得以相兼故官之號常多而官之人常少又周三百與周官三百六十不合者記舉大數也

大傳

問禮不王不禘節王炎曰記大傳者首言禮一字明所記者禮之舊典非漢儒臆說也禘與祫不同祫則大祖東鄉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鄉穆北鄉合食於大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鄉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如周人之祀后稷祖廟趙匡曰鄭見祭法說禘在郊上故爲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之說至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僞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仇而鄭氏通之於經其誣甚矣按大夫三廟則高祖無廟可祀故鄭爲壇墠之說然據祭法壇墠有禱則祭不言祫也王制大夫有太祖廟則亦祫於大祖廟耳何壇墠之足云大事爲寇戎說亦未確至王制言太祖廟祭法言皇考廟二說蓋傳聞異辭耳程子曰高祖有服不祭甚非故大夫三廟其昭穆二廟實

具四世之主雖於經無據然以程子說推之則大夫士並宜祭及高祖但限於廟制無高曾二廟則立高祖之主於祖廟立曾祖之主於禰廟禮以義起義自可通則昭穆二廟實具四世之主其說未可厚非也但大夫有時祭而無祫必有大功見察於天子則視諸侯上達而祫及之爾
問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果在牧之野否曰太王王季文王理宜追王惟當柴於上帝祈於社之時遂率諸侯行之若曰此皇天后土之所命而諸侯共承之非子孫之所敢爲也按鄭據緯書謂文王稱王九年孔又據緯書謂文王

尊后稷配天追王太王王季李氏并謂文王追王后稷史記述
舊傳言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考書泰誓止稱文考武成乃稱
文王金縢篇言若爾三王逸周書言一月甲子入殷乙丑復於
軍二月辛亥告於天宗上帝祀太王王季文王是追王在克商
後一月古人謂行王爲公禰故人遂誤爲載文王主也中庸言
周公追王者周家制作皆出於公故係之公耳孔氏必求其說
謂周公追王乃改葬以王禮未必然也縱周公於太王王季之
墓高其封大其域亦不得以追王名之國語言昔我先王后稷
猶詩言元王桓撥亦臣子之統辭李氏謂文王追王后稷亦無
據之說也

問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當作何解曰別子天子
諸侯之庶子也雖與適子同出而諸侯不得祖天子則別於正
適之天子而爲諸侯之始祖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別於正適之
諸侯而爲大夫之大祖故曰別子爲祖其後繼此別子者爲大
宗故曰繼別爲宗若不能爲大夫而止爲士則不得爲大祖而
其子繼之但爲繼禰之小宗而已盖宗子之立以爲祭也族人
不得祭始祖而得宗別子之世適以共祭故大宗惟一非高祖
之世適不得祭高祖非禰之適亦不得祭禰故必宗高曾祖禰

之世適以祭故大宗一而小宗有四大宗以祭別子故百世不
遷小宗至高祖服盡不祭故五世則遷也

少儀

問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曰窺入隱密之事則姦旁
與人狎昵則褻於故舊道其盛則近於援道其失又鄰於薄戲
色如笑謔不謹瞻視不尊則輕且忽皆所當戒也

問毋拔來毋報往節曰疾速而來急遽而往其失在威儀亦知
其心之不固也妄想而責亂其神明憚改而循其邪枉意度而
測所未至皆用心之失衣服器用既成而訾惡之事理未深曉
而以身質之則於物理事宜必失其當要亦心之無恒與不愼

爲之也故必皆戒之

問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曰虛器之執事之易忽者而猶如
執盈則無事不主敬虛室之入地之易忽者而猶如有人則無
所不敬此君子敬修之密也

學記

問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孔穎達曰此論喻學之爲美
故先立學之事王者建立其國君長其民內設師保外設庠序
以教之記者明教學事重不可暫廢故引兌命以證之一篇之

綱領也
問古之敎者家有塾節曰家塾黨庠術序所謂鄉學也國有學
大學也陳澔曰術當爲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
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按陳說本周禮經文以斷術之爲州其
說可據至鄭康成以術當爲遂於古雖有明徵而遂之有序於
經實無可考自孔氏言之則竟以黨屬之遂矣是當並以疑存
之
問比年入學節曰比年每歲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
年也間一年而考校察其學業之進否也離經離絕經書之句

讀辨志辨別其趨向之邪正敬業於所習無怠忽樂羣於朋徒
無睽貳博習積累精專次第而徧也親師道同德合愛敬兼盡
也論學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能
如此是學之小成也至於九年則義理精熟觸類而長無所不
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則學之大成矣葢離
經乃致知始事必至於知類通達則爲致知之極功辨志爲力
行始事必至於強立不反則爲力行之極功此小成大成之別
也按此章詳言敎人之事中年考校非三年大比孔疏本明一
年謂入大學之後一年吳氏合小學在內非也入大學二年而

卽望其大成不太欲速乎
問大學始敎節曰大學國學也始敎謂入學之始皮弁服之芮
者菜蘋藻物之潔者先師乃古者明道之人令服尊服而祭以
至潔之物示學者以尊敬道術之意也當祭菜時使學士於小
雅中歌鹿鳴四牡皇華之三篇皆居官任事時事以居官之道
望之於始入學之時也鼓篋大胥之官擊鼓警衆發篋出其書
籍使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夏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爲扑撻所
以收斂學者威儀使不惰肆制外以養其中也禘祭王制祭統
並云夏郊特牲祭義並云春以諸經考之似夏禘爲正此言卜

禘視學者大約在每年夏祭之後天子視學亦使有司考校之
所以優游學者之志使之久而有成也孔疏以爲五年大禘陳
氏祥道以爲三年吉禘吳氏澄以爲周前春祭名禘恐皆非典
籍名物敎者但使學士時時觀覽而不言以盡其理所以存學
者之心使之默識忘言也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
使之聽受師說而不得有所請問以學之道不可踰躐長幼之
等也此七事皆爲敎之大節目故曰大倫記言已仕之官先其
職事所急未仕之士先其志之所向引之以証先大倫之意
問今之敎者呻其佔畢節當如何句讀曰此章言敎人貴得其

安也誠在我材在人由其誠所謂誨人不倦無行不與也盡其材因人而施或成德或達材也鄭以言及於數爲句據吳氏以數進言之則以多其訊言爲句及於數進而不顧其安爲句也其說明安視鄭說爲勝

問君子既知敎之所由興節曰知敎所由興廢然後法其與戒其廢而可爲人師道引導也牽欲速成之也引導之使行而不牽率其必進則學者漸進而有從容自得之趣故和強勉強也勉強之使進而不沮抑之使退則學者懽忻向道而無苦難之患故易達通也開其從入之端不輙通其蘊奧則學者沉潛玩索而將由顯以通微故思能使學者獲此三益然後謂之善敎故曰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問相說以解待其從容之義朱子曰相說以解說只當如字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發解散也又曰從容注說非是正謂聲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此又一義也並存之

問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戴氏溪曰學何有於五官然視聽言貌思非學則不得其正孔疏以水火金木土之官爲五官張子從之究不若戴氏之說爲長

樂記

問樂記名篇孔穎達曰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蓋十一篇合爲一篇有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有賓牟賈師乙魏文侯今雖合此畧有分焉按漢河間獻王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作樂記二十四卷成帝時王禹獻入秘府其書遂亡此乃劉向校書時所得與河間獻王所采絶不相同蓋獻王所采者其事此所陳者義也史記樂書全用其文或謂褚少孫所補褚與劉向同時必劉校定後褚取入之耳又考史記與此目録次第各不同孔疏言鄭目第三樂施第四樂言第五樂禮與劉目録正合而今易之疑傳鄭學者南皇北熊孔疏以皇爲據則易鄭次者或皇也今分篇如其舊而以異同互見之

問宮爲君商爲臣節陳暘曰宮商角徵羽五聲之名君臣民事物五聲之實實治則聲從而治實亂則聲從而亂先王作樂以聲配日以律配辰原樂聲之始五聲未始不先律要樂器之成十二律未始不先聲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樂聲之始也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皆文之以宮商角徵羽之聲樂器之成也古者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以本之黃鍾之管九寸觸類而長之數多者上生而有餘數少者下生

而不足一損一益皆不出三才之數而已故參分益一上生之數也參分損一下生之數也今夫樂始於聲聲始於宮宮聲最大而中固足以綱四聲覆四方君之象也參分宮數損一而下生徵徵聲微淸而生變事之象也參分徵數益一而上生商商聲則濁而下次於宮臣之象也參分商數損一而下生羽羽聲最淸而足以致飾物之象也參分羽數益一而上生角角聲一淸一濁其究善觸而已宮徵商羽角上下相生之次也宮商角徵羽君臣民事物之次也傳曰宮者音之主蓋商非宮則失其所守不足以爲臣角非宮則失其所治不足以爲民徵非宮則失其所爲不足以爲事羽非宮則失其所生不足以爲物五行主土五事主思亦猶是也

問鄭衛之音節曰宮濁羽淸宮大羽小淸之至則愈微渺可愛孔子所謂鄭聲淫季札所謂其細已甚率羽音多卽此所謂比於慢也若衛則季札稱其憂而不困自必差勝於鄭而詩小序摘衛采唐一詩以實桑間鄭又謂濮水之上地有桑間合桑間於濮上嘗考路史桀作東音操北里大合樂桑林孔疏亦云桑林之間是桑間桀樂濮上紂樂其爲亡國之音坦然明白於本文亂世之音亡國之音二等亦瞭然矣

問壹倡而三歎孔穎達謂初發聲一倡惟有三人歎之言歎者之少也朱子曰一倡三歎益一人倡而三人和也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

問仁以愛之義以正之二句陳澔曰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於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此又以仁義爲禮樂之輔者也按所性之理不外仁義兩端仁主親義主敬而樂之和卽仁樂之敬卽義聖人仁育天下義正萬民好惡刑賞未嘗不用義而化民善俗總以行仁此禮樂之所以同源而用亦實相濟也陳氏澔謂仁義爲禮樂之輔恐未然

問樂由中出節曰樂之文亦外見而欣喜歡愛之情實本於中故靜禮之義亦根心而等威隆殺之儀具見於外故文惟樂由中出故雖有五音六律之繁而總一人心之和是其本固易禮自外作故必極三千三百之詳而總致吾心之敬是其本亦簡也此簡易字與易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同直探禮樂之源不當專主器物上說

問樂至則無怨節曰上言禮樂之本原此乃言用禮樂者之能事大樂必易則有一物不在太和之內卽不易而非樂之至大禮必簡則有一物不歸主敬之中卽不簡而非禮之至故必由

已達之至暴民不作刑可措諸侯賓服兵可弭而天子絕無所怒則天下俱化於無怨而後爲樂之達必躬行率之至海內父子之親無不合長幼之序無不明乃爲天子敬身以敬四海則天下俱化於無爭而後爲禮之行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又按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所謂立愛惟親立敬惟長也以敬四海之內卽書所謂始於邦家終於四海也葢謹守此禮而推廣之是之謂敬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當在合字上恐非

問樂者天地之和也節曰樂不僅與天地同和究其本則樂卽天地之和禮不僅與天地同節究其本則禮卽天地之節天地具自然之禮樂而聖人之禮樂由是而興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化成其自然者一也若曰自我制之作之則過而暴亂生矣興者順其自然之謂

問王者功成作樂節曰樂之備由於功之大則戡亂繼治各有其功必不以千戚之舞爲備樂可知禮之具由於治之辯則準今酌古各有其治必非以孰亨而祀爲達禮可知以起下聖人所以遞變之故孔疏尊五帝而卑三王恐非本義

問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節曰以二氣言則天地之形常定定者陰之精也禮也天地之氣常流流者陽之動也樂也以一氣言則天之資始無形神之伸也樂也地之資生有質鬼之歸也禮也鄭孔以神鬼屬聖賢說未確

問天尊地卑君臣定矣節曰天尊地卑卽上天高地下卑高動靜方類物羣卽上萬物散殊所該甚廣方本異而類同則聚在天則星皆拱北在地則水皆向東在人則君子小人亦各從其類物本同而羣異則分在天則參商不相見在地如河濟清濁之分在人如禽跖牛魋之異皆是鄭孔指禽獸草木似未該也君臣定貴賤位大小殊卽上禮制行焉總之禮未制而天地之

尊卑動靜已儼然一禮聖人因之制禮正君臣之等明貴賤之位辨大小之宜類族辨物使各得其所亦如在天之成象在地之成形者然是禮未制而聖人之禮在天地禮既制而天地之別在聖人也

問地氣上齊節曰此言樂未作而天地之雷霆風雨已藹然一樂聖人因之作樂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奮發象雷霆周旋象風雨終始象四時文明象日月其百物不失亦如百化之興者然是樂未作而聖人之樂在天地樂既作而天地之和在聖人也

問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節曰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此本其

語著猶知也居猶作也陽輕淸故以著言陰厚重故以居言耳鄭讀此著字爲直畧反已誤張氏彭氏并下二著字亦誤之何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言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變化流行乃周子所謂互爲其根張子所謂兩在故不測之意鄭指百物已滯孔疏則愈泥矣

問舜作五絃之琴節鄭康成曰南風言父母之長養已輔廣曰鄭氏以爲舜歌父母之德如南風家語所載之辭則以爲解民慍阜民財疑家語所載必有據南風長養萬物猶人君長養萬民舜爲天子而歌此以爲樂則諸侯之君民者亦當法舜之德

體南風之意以長養其民故夔因其歌而寫之於金石絲竹當時諸侯有養民之德者則以樂賞之也

問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四句曰鄭孔於其治字畧讀民勞謂民猶勞苦輔應以治民勞連解謂勤於治民二說相反然樂舞在庭其庭廣狹有定鄭謂人多而相去近人少而相去遠訓綴字甚明輔應諸說非也且怠於治民民心愁怨無制樂賞之之理

問咸池爲黃帝樂何以列於大章之後按鄭康成以堯時增修而用之然無可考姑存以備參

問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節陳暘曰死喪凶札禍烖天事之大者也圍敗寇亂人事之大者也大宗伯皆以凶禮哀之所謂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也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而與之同福祿以慶賀之禮親異姓之國而與之和安樂所謂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也按陳氏本大宗伯言之鄭康成張守節特舉其一耳

問先王本之情性節曰本之情性指先王性情之中和以爲作樂之本者非但以民生血氣心知之性言之度如律始於三寸九分極於九寸而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二則又其數也

禮如音之君尊臣卑民貴物賤而君不可驕臣不可亢民不可勞物不可匱則又其義也先王既本之性情以立其本又稽之度數制之禮義以極其詳則於生氣之和五常之行人與天合天以人行使稟於天而爲陰陽稟於地而爲剛柔者皆無偏倚駁雜之差則四氣之在吾性情者條暢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度數禮義者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則其樂眞可樂而可用之以善民心矣

問然後立之學等節曰此乃言以樂教人也立之學以爲教之地立之等以爲教之方節奏以始終之次第言故欲其廣文采

以宮商之倡和言故欲其省文采卽節奏之合也存於心爲德如仁於父子義於君臣見諸事爲行如父慈子孝君仁臣忠德本厚而樂以繩之使厚者益厚德必見於行而樂以倣象之使皆可依據而行如上生下生卽父子之親而餘遞疏旋爲宮者卽君之貴而餘遞賤黃鍾陽之長林鍾陰之長而餘遞幼黃鍾以大呂爲妻大簇以夾鍾爲妻是五常之德五倫之行無不形見於樂也舉此以敎不誠可以善民心哉

問然後發以聲音節曰君子順氣成象至心知百體無不順正則德至矣然後播之於樂以奮其至德之光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故有以動四氣之和而萬物之性之正理遂於是著也至德當緊承順正行義鄭以屬天神地祇似稍隔

問君子反情以和其志節曰前言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此言廣樂以成其敎者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故必親比於善之類而後可以成我之行至於德成而移風易俗則廣樂以成其敎我又足以動物所謂成己而成物也人之情無不求樂特小人無君子道之遂至以欲忘道反惑而入於不樂耳君子以道制欲德至而民皆化之遂無人不得其所欲正見反情乃得人情之大公也

問樂也者施也節曰德蘊於中樂形於外是樂主於施人以禮來我以禮往是禮主於報然樂之施雖達於外而達於外者實本於中心之德是樂之章德實樂其所自生禮之報雖因乎人而致之人者原以行乎敬是禮以報人之情亦以反吾心所自始也孔說民樂武德武王由武功成王業只說得樂以象功一邊與章德似隔

問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節曰喜怒哀樂之情至變而有不可變者焉中節之和一未發之中也質文損益之理時易而有不可易者焉人事之宜一天則之常也蓋人情之淺深不一樂以統之乃俱得其安天理之幾微易淆禮以辨之乃各當其分然天理之至卽人情之極於理有未協卽於情有不安故禮樂同管乎人情也

問窮本知變樂之情也節曰窮本知變四句申禮樂之管人情其下則又推其所以能管人情也發而中節者情之本而欲動情遷則變而情失其常惟樂道人情之和有以窮其本卽有以知其變動而不妄者禮之經而色取行違則僞而失其眞惟禮章天理之則有以著其誠卽有以去其僞此禮樂之所以管人情也蓋人之情由天地之情出乾健坤順黙運於無爲者神明

之德乃天地之情之本所以立下施上濟其相交而生物者上
下之神乃天地之情之用所以行情之不可變即理之不可易
人道之君父即天子臣即地仁忠孝慈即神明之德事使作述
即上下之神特天地無私而人有私則情之所發未必合天理
之公而人之情與天地之情異矣聖人制爲禮樂舉天地之情
依負之而出以天地之情管人之情使人有所依像凡人心德
之不能自達者禮樂爲達之上下之不能自神者禮樂爲降與
之雖共由者不過絃舞玉帛之粗而德與神之至精者凝合無
間舉凡父子君臣之交致其情各盡其道者皆於是領其統會

而不可變易也
問區萌達句曰區萌達對上草木茂而言葢一係屈生一係直
生故兼舉菽豆稻稷始該若陸佃謂岐別爲區葢萌一而區二
則於達字中包之矣
問弦歌干揚句曰干揚對弦歌則揚當爲干戈戚揚之揚陳氏
澔謂干揚皆舞者所執是也孔穎達謂揚舉也干揚舉干以舞
也說誤
問賓牟賈侍坐於孔子節曰按竹書紂五十一年乃武王之十
年冬十一月諸侯會師孟津請伐紂武王諭以紂不可伐而還

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出奔武王曰紂不可不伐矣明年春警
諸侯師秋伐殷師次鮮原葢會師孟津諸侯皆請伐紂而武王
不許者三仁猶在庶其改之也至比干死微子亡不得不伐矣
然春警師師未起也秋師起矣猶次鮮原未行也葢以箕子尙
囚紂若免而出之則猶或改於萬一也紂終不悛且恃其如林
之衆以相敵不得已十一月師渡孟津而紂亡矣故始之備戒
之已久象春警師也咏嘆之淫泆之遲而又久象師次鮮原也
發揚蹈厲象師渡孟津至於牧野詩所謂時維鷹揚也武王革
殷其不得已之心皆形見於樂賈所答皆非子反覆明其遲之

又久之故而非病不得衆非恐不逮事皆見孔謂賈上兩答是
亦誤也又按咏嘆淫泆聲淫及商皆謂歌聲大武六章皆歌者
在堂上舞者在堂下歌者自歌舞者自舞特其緩急疾徐皆相
應而當日情事自見耳國語牧野之事音皆尙宮周官大祭祀
之樂無商而當時有淫而及商聲者故知非武音若武樂果有
此音則武王殺伐之心動而志荒矣賈知武王無此心故夫子
亟許之
問武亂皆坐句鄭康成曰亂謂失行列也失行列則皆坐按爾
雅釋亂治也又樂之卒章也前經云復亂以飭歸即此義葢不

如此不足以成周召之治也若如鄭注則盡美如大武亦有失行列之事乎且失行列又何以成周召之治

問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句陳澔曰六成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也按鄭於以崇絶句語意不全以天子屬下句謂王與大將夾舞者振鐸尤非是孔以久立於綴爲未舞得之

問名之曰建櫜句陳澔謂名之曰建櫜句錯簡移置包之以虎皮下此因鄭讀建爲鍵而誤也考家語史記韓詩外傳文並與此同安得四書同錯簡乎𢃄名命也武王旣告武成大封諸侯

而命之曰自此鍵兵櫜弓無復事矣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語意極順王肅說可通而近巧

問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曰明堂之禮先儒皆謂周公之事故宋神宗詔謂文王宗祀乃在成王之世錢公輔曰以周公言則嚴父以成王言則嚴祖今觀明堂之祀與散軍郊射裨冕搢笏同稱明是武王之事孝經所謂周公其人者言周公相武王以成大業如嚴父配天之擧非武王不能爲亦非周公不能贊成之故夫子特歸美周公非謂周公嚴父也明乎此不特知宗祀明堂爲武王之事卽中庸追王上祀亦非但周公之事矣

問致禮以治躬則莊敬節曰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無外之非內也禮樂之切於身心者如此

雜記

問孔子稱管仲賢大夫而難爲上晏平仲賢大夫而難爲下何也鄭康成曰難爲上言其僭天子諸侯難爲下言其偪士庶人也孔穎達曰此明奢儉失禮之事馬晞孟曰管仲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晏平仲能一言省刑而不能善一祭故言其功與才而孔子稱之言其德禮則曾西所不爲孟子所不與也以

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旣備豈有失哉

問子貢觀於蜡節曰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休老息農又各燕會飮酒於黨學中故子貢觀之未知其樂怪之也孔子言民勤稼穡有百日之勞今一日使之飮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女所知言其義大也吳澄曰使民常勞則民將不堪上之人不能强民之從也故曰文武弗能使民久逸則民將廢業上之人不爲此以縱民之情也故曰文武弗爲

問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節曰其爲盜以其所遊故

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或謂此二人特爲管仲所舉耳未嘗仕仲爲家臣也與進大夫之諸侯稍別不知記明言仕於大夫則不得謂之未嘗仕仲也

喪大記

問吉祭而復寢孔穎達曰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内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復寢不待踰月若不當四時吉祭則待踰月吉祭乃復寢按吉祭吉禘也謂之禘者以禘視昭穆也葢三年喪畢將致死者之主於廟必祧一遠主故因時遞遷而虛禰廟以待新主之入至此合祭祖廟以審視昭穆當秋冬則謂之吉祫當

春夏則謂之吉禘春秋閔二年吉禘於莊公襄十六年傳冬穆叔如晉晉人答穆叔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皆此祭非大禘也但此祭在二十七月禫祭之後亦必遇四時當祭乃行之魯莊公三十二年八月薨至閔二年五月裁二十二月而遽行吉禘故左氏譏其速若僖八年禘於大廟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則又爲大禘與此禘不同諸儒多混而一之故其說多鑿又從御即孟獻子之比御乃比次婦人使之當御復寢乃入内寢即孟獻子比御而不入之入也

祭法

問祭法之名吳澄曰法謂制之定者此篇記祭人鬼天神地祇之定制故曰祭法

問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節楊復曰禘禮見於大傳小記子夏傳郊禮見於孝經大雅周頌祖有功宗有德見於王肅賈誼劉歆韋元成葢禘與祖宗三條皆宗廟之祭無與乎祀天惟郊一條爲配天之祭經傳昭然不可誣也祭法禘在郊上者謂郊以祖配天禘上及其祖之所自出禘遠而祖近故禘在郊上也鄭氏見禘在郊上便謂禘大於郊遂強分圜丘與郊爲二以禘爲冬至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而以嚳配之以郊爲祭感生帝於

南郊而以稷配之既謂禘郊皆爲配天矣遂併以祖宗爲祀五帝於明堂而以祖宗配之皆臆說也

問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節曰四坎壇分置於四郊望而祭之曲禮所謂天子祭四方祭山川是也四方即四方之神東方青帝太皞南方赤帝炎帝西方白帝少皞北方黑帝顓頊每方以一帝爲主而一方之山林川谷邱陵皆從祀焉周禮宗伯兆五帝於四郊者即此月令迎春於東郊迎夏於南郊迎秋於西郊迎冬於北郊者亦即此曲禮言諸侯方祀祭山川而此不言方祀者文畧耳附存之以備一說

問五代七代之數曰五代七代記無明文要而論之黃帝爲立法之祖不應在不變及更立之中周亦循是不變及更立者不應置之五代七代之外況此記上下皆合周言之胡獨此不言周則鄭之舍周而言黃帝者惧也孔合唐虞三代爲五又增項嚳而爲七則鄭注之非明矣

問天子立七廟文武世室係在七廟數中否曰天子兼二祧爲七廟葢韋元成說也劉歆則謂天子本七廟加二祧爲九語類中朱子獨以劉說爲然則文武世室不在七廟數中自有定論先儒若陳氏馬氏吳氏亦各趯劉而疑鄭其以文武世室爲二

祧者周禮鄭注所謂因祧主所藏故名爲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其義亦如之二祧之祭各經雖無明文以理論之二祧爲高祖之祖父其祭視太廟親廟宜少殺此記所以有享嘗乃止之文也若以文武世室爲七廟中之二祧則宜月祭而不止享嘗矣孔氏謂祧不月祭本望經爲說至陳氏以二祧將毀并埽除之事去之其意若以爲文武之廟則不可以將毀言若以將遷爲將毀則高祖矣焉有廟在四親之內乃去其月祭并埽除之不事乎要之記有二祧必非文武廟也若文武廟何至不月祭耶

問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節曰此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則又次於王社矣以言安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禮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爲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三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緜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牲太牢則諸侯當用

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邱乘供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按社有與郊對舉者漢志引禮記祭地於泰折在北郊就陰位也周禮大宗伯以冬至日致天神夏至日祭地示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大司樂圜丘方澤此禋祀之禮禮之最重者也社有與稷並稱者大司徒設社稷之壝會社稷之職夏官小子掌衈于社稷此血祭之禮禮之稍輕者也方澤祭全載之地大社祭中國九州之地王社祭畿內之地諸侯國社祭其一國之地下而州社祭一州之地里社祭一里之地天惟天子得祭之地則諸侯大夫士無不得祭但

有廣狹不同者天父道地母道也天尊地親父尊母親天非天子不得郊見地各以其所食爲社也惟於天尊之故禮多舉郊而祈穀祈年不及舉其重以明尊也於地親之故瘞埋泰折止一言而大社王社國社侯社置社悉數之舉其多以明親也不明此義而胡氏有社無北郊之惑生矣

問王爲羣姓立七祀節曰七祀之名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減天子戶竈二祀故五祀孔穎達曰此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按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特祭法以司命泰厲爲七祀而左傳家語

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五官月令爲門行戶竈中霤白虎通劉昭之徒爲門井戶竈中霤鄭氏釋大宗伯則用左傳家語釋小記則用月令釋王制則用祭法然則所謂五祀其名雖同其祭各有所主也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備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祭法曰七祀推而下之至於適士二祀庶人一祀非周禮也

問鯀鄣洪水而殛死曰禹貢言旣修太原存鯀功也則權其保障太原之功而秩祀之宜也奉以配天似過劉氏基云夏之天下受之舜舜之殛鯀天刑也禹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逆於舜卽逆於天天其弗享之矣持論甚正國語謂鯀化黃熊語已近怪三代皆舉夏郊配祭以鯀理亦不確或屬飾說而記者亦因附會與

祭義

問祭義之名曰陳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於祭豈徒法爲哉亦有義存焉爾

問文王之祭也節曰二人只指父母爲是云尸侑非也事死者四句統論平日所謂終身之憂也稱諱如見親方氏闡名心瞿

之說爲是不必粘定廟中祀之忠也二句方說祭時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十字一句言如見親於所愛之人其色若欲接之於所愛之物其色若欲玩之若欲食之也鄭說可通王說欲見於上如見字反隔

問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節曰郊爲大祭儀節應多非終日不能畢上闇字以日未出時言陳氏澔所謂昧爽以前是也若如鄭昏時說不幾于禮器繼燭之譏耶陽以日出言卽禮器質明盎平旦之氣斯可以交神明日中則太晏矣下闇字以昏時言以朝及闇者謂日出行禮至昏而畢卽疏所引禮器質明及晏

是也劉說約畧大意以日欲出而其時猶闇其說亦近但只說得以朝闇未說到以朝及闇要知鄭注終日之說本確不可移劉有心求異宜其戾耳

問祭日於壇祭月於坎節曰郊之祭主日配月以祭天而及之此從祀也春分祭日於壇秋分祭月於坎此專祀也孔疏甚明劉氏謂冬至位日於壇東位月於壇西反汨而亂之且與本經祭月於坎違矣所云日東爲主曰內月西爲賓曰外是男內女外也於義不悖乎葉氏言日月並祭不可不別其方既並祭矣如何一壇一坎竊意從祀則皆壇陽爲主而陰從之專祀則一壇一坎辨陰陽也

問天子爲藉千畝冕而朱紘節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故爲藉千畝諸侯之田方百里故爲藉百畝亦各以其稱而已耕必服冕則所以敬其事秉耒則所以躬耕也南郊正陽之位朱紘正陽之色也東郊少陽之位青紘少陽之色也其時則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是也其日則月令曰乃擇元辰是也其祭則祈社稷於內享先農於外國語曰膳夫農正陳藉禮是也其禮則后妃六宮贊事於內司空后稷大師瞽師鬱人犧人膳夫農正司徒太師贊事於外周禮內宰詔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獻之於王國語曰太師告稷司空除壇之類是也親載耒耜猶農者之出疆也載必措於保介之御間又明勸農者也反執爵於太寢公卿大夫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此春耕之終事也若夫春耨秋穫王又至焉國語所謂耨穫亦於藉是也考之於禮蜡合萬物而索饗之則羣小祀也其禮主先嗇先嗇先農也王以玄冕祭之則耕藉之祭先農其服元冕可知也小司徒凡小祭祀奉牛牲羞其肆鄭氏謂小祭祀王元冕所祭者則祭先農用牛牲可知也王之藉掌以甸師而諸侯亦有甸人則諸侯之禮與王畧同矣

問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節曰此明孝子報親養蠶爲祭服祀先王先公之事公桑謂官家之桑於處而築養蠶之室近川取其浴蠶種便也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所以謹於蠶者也其始也天子薦鞠衣於先帝以告將蠶內宰詔后帥內外命婦以趨蠶事而后之首飾以編服以鞠衣屨以黃屨車以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及郊享先蠶然後東鄉而躬桑焉躬桑后夫人之事耳天子必薦鞠衣君必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使入蠶室者內外相成之義也王耕藉后獻種王躬牲后舂盛則后夫人之躬桑王與諸侯不可不與之也躬桑不過鞠衣

而受繭必以副褘者重繭之成也繅必三盆手者禮成於三也
三盆手猶王藉之三推也然後布於三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
遂朱緑之元黃之以爲祭服猶庶人之終畝也

經史析疑卷十六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受業鄭鴻文南湖校訂
男　敏㨗遜齋
履道吉堂校字
姪孫艮輔冢臣

祭統

問祭統之義曰統者無所不包無所不貫之義政教之本皆在乎祭而祭之道不過心怵而奉之以禮一言盡之誠信忠敬皆心怵之目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皆奉之以禮之目也又遡其前言養言喪見所謂心怵者非僅一時霜露之感言求助言躬耕躬桑及養牲言齋戒見誠信忠敬非一朝一夕之積至祭而三重將之十倫備焉而廟中一天下之象矣所謂無不包無不貫者如此

問祭有三重陳祥道曰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祼是以降神者爲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聲莫重於升歌是以貴人聲者爲重凡見於下管象武之器皆其輕者也舞莫重於武宿夜是以當時爲重凡見於前代者皆其輕者也君子之志資諸己而在內者也德盛者其志重德薄者其志輕志重於內

凡假於外者安得不重志輕於內凡假於外者安得不輕耶

問祭有十倫陳祥道曰鬼神父子親疎夫婦長幼五者皆內之倫也君臣貴賤爵賞政事上下五者皆外之倫也內之倫則主於仁外之倫則主於義仁必推而達乎義義必反而濟乎仁此所以內外交著而後相成之美盡矣

問內祭則大嘗禘其義何居曰禘祫年月先儒論說紛紛當以張子橫渠及張純之說爲正五年一禘三年一大祫舊說相沿已久獨張子謂禘祫每歲舉行據周官大司樂追享爲禘朝享爲祫總名間祀張純云禘以四月間於春夏祫以十月間於秋

冬十月之祫乃合已毀廟之主享於太廟是爲大祫與夏秋冬三時所云礿禴祫嘗祫烝但合未毀廟主享於太廟者不同疏言禘在夏猶可通逮大嘗則謬至云祫祭在秋尤誤

經解

問古無六經名經解何以分而六之曰春秋未經筆削則魯一國之史與晉乘楚檮杌等耳不得謂之經晉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易春秋可統名禮也周禮大司樂爲宗伯之屬是樂亦禮也漢儒因孔子所贊修刪定者始名之曰六經而又託爲孔子常有此言亦近誣矣

問六經之教何以異曰詩以理性情書以道政事樂以養德性易以道陰陽禮以謹節文春秋以辨是非皆足以爲教學者過而失中皆不能無獘習於淳厚而不察人之情僞則失之愚博於傳聞而不能知人論世則失之誣好樂而雜以鄭衛則淫心蕩志而入於奢窮幽極渺而惑於術數則違畔正道而入於賊迂拘曲謹而不知禮之用和爲貴則煩抑揚予奪而是非頗謬於聖人則亂後世經學如書傳謂文王稱王九年周公踐天子位七年皆是誣李尋京房之說易穿鑿破碎亦是賊說春秋者謂孔子許祭仲之廢君大衞輒之拒父直是亂

問敬讓之道句有闕文否曰首節雖未必果孔子語然記者猶必有所受之天子者以下皆記者語故一引詩一引孝經以結之敬讓之道句上當有禮者二字闕文

問故禮之教化也微節曰易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禮別嫌明微每從至微處早辨而豫防之使淫心佚志莫敢竊萌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知易曰童牛之牿元吉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之謂也

哀公問

問哀公問篇什曰大戴分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

俱哀公所問故合之

問不廢其會節句曰君子尊禮則君子之身皆禮矣然後推之以教百姓而此禮者民所由生亦民之所能也其間有自天子至庶人心之所同然者謂之會有自天子至庶人分之所各得者謂之節君子皆因其自然而不廢此制禮之原也鄭孔以會節爲期節不如王肅之該而馬氏吳氏以不廢爲不求詳備恐亦非聖人盡人性之意

問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算節曰其順之七句言以禮道民卽安其居節七句言躬行節儉以率民君子制禮非以强民故民順

之鼎俎豕腊統吉凶諸祭言言豕腊舉下也以民所得用者也大戴禮作則安其居處則此當以卽安其居節爲句孔陸斷句皆非喪算有三年至三月之殊鼎俎有六牲至無牲之異宗廟有七廟至祭寢之差宗族有百世不遷五世則遷之別而後節事辨位別親交者無不繼續於無窮然因雕鏤文章黼黻而欲窮工極麗則反縱欲而失會節之本然故君子於己之居處服食器用無不從儉以留不盡之利於民此又行禮之善也

問孔子告哀公三言以大昏爲大是欲令其正始否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國人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孫於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非庶物也三綱不正而已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是庶物以三者爲綱而三綱又以夫婦爲本夫婦全在正始上閨門王化之始也古今至理要不外是

問冕而親迎之說惟胡氏最酌其中天子不親迎於其國不可與諸侯爲賓也二王之後則迎之於境其餘則迎之於館迎之於境迎之於館則亦親迎矣推此而言則天子之迎后其禮可想矣

仲尼燕居

問夫禮所以制中曰人皆受中於天而所禀有過不及惟禮爲天理之節文以禮制之而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斯皆可以至於中也

問領惡而全好曰領猶治也好善也此惡字只就過不及說領惡全好緊承中字言之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程子曰醫家以手足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擧天地人鬼之交接總一吾仁之周流痿痺之患無有矣鄭孔訓仁作存其說近鑿

問明乎郊社之義節曰郊社嘗禘舉上最重者而申言之居處以下又舉上所未及而廣言之所謂周流無不徧也

問禮者卽事而治節曰前明諸事得禮則有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卽事而治言萬物之治皆由禮也袓始也洽合也

問愼聽之節曰前以仁言禮已渾舉其全此言禮猶有九將析言其義之所該不舉郊社禘嘗者前已言明乎其義治國如指掌所謂盡其誠信與其忠敬順以備者其義尤多可意會也大饗有四舉饗以例其餘言饗以仁賓客則覩之固可知仁而析言其義則示情示德示事又有其三鄭注吾所欲語女餘有九

但大饗有四又言大饗四節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是明以金作示情升歌示德下管示事言矣初不云大饗分九節也孔氏不達其意述盧說王說見盧全異王似可附合遂言前四事鄭與王異後五事鄭與王同直誣鄭矣夫中規中矩君子行步之常可分之以當大饗之五節六節乎鄭注初無是說也陸因鄭而加誤分夏與籥爲二又增入肆夏以足之本經明云大饗有四何嘗言大饗有九更何嘗言大饗之禮用樂有九耶釋經而忘經益之繆矣按文王世子言下管象舞大武此言下管象武文稍畧耳非以象武爲一且謂大武不舞亦以管吹之也且象文舞武武舞不可混稱武舞也玉藻言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在車聞和鸞之聲此言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互文見意耳至於揖讓升堂是兩君之升升歌清廟是樂工之升初非謂兩君升堂時歌清廟行指賓出而奏肆夏送之客出旣登車而和鸞中采齊也諸儒附會愈謬

問禮也者理也節曰此節是另起泛說不粘諸侯按禮歸於一仁則禮固吾心自具之理而升歌下管薙徹用詩樂行之是詩樂亦卽理之節而非有二也故君子行禮必以吾心自具之理爲本無理不動也亦必有詩樂以和其節而作焉無節不作也

不然不能詩則少溫柔敦厚之情而於禮亦拘固而成繆不能樂則少和順從容之意而於禮亦朴直而不文皆無節者也若夫薄於德則自絶其仁而本心之理亡矣又何以爲禮哉故曰於禮虛也

問萬物服體當作何解曰服體者言物之有理猶人之有體萬事皆從其理如視聽之聰明手足之恭重便是服體鄭孔符應之說非也

孔子閒居

問致五至而行三無曰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謂之至君子則

推而致之以廣其充周之用自其至微而不泥於迹謂之無君子則施而行之以運其微密之神橫於天下正以滿其達之量也其稍有不序不和處便是敗五至終以哀三無終以喪正其切於憂民處非五至三無之外別有一種憂民之心也

問五至何以志氣塞乎天地曰樂人之立者必憂人之不能立樂人之達者必憂人之不能達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憂天下之未能徧後日之未能保而戚然哀樂相生周流不息此其志氣之所充塞直與天地爲量矣哀卽喪也不見不聞卽下無體無聲無服也言五至而三無已在其中下因再問而申言之耳

又按五至至字鄭訓至於民王訓相因自然而至陳氏澔訓極盛而無以加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問無聲之樂節曰無聲之樂先儒之說頗異夙夜基命宥密鄭謂夙夜謀爲政教是以政教爲君之命故氣志不違卽以民不違君言之旣得爲君得於民旣從爲民從乎君也呂氏大臨謂不違者或與物不違方氏慤謂內無所戾陸氏佃謂德在於我輔氏廣則直以持其志無暴其氣工夫言之似已但樂由中出則無聲之樂斷未有舍其本而泛言君民者故始卽以基命言之葢必保合天命之太和而後志氣之間無所乖逆內無乖逆而後事物各得其理而後我之所順人亦順之而後日聞四方和氣洋溢至於天地萬物感而太和不過吾氣志之旣起樂之成原如是其靜謐也若夫禮則自外作故始卽以威儀言之遲遲和爲貴也翼翼禮節之也然制乎外者正所以養其中與樂不同爲斯須不可去乎故中言日就月將乃終以施及四海禮之成遂如是其廣大也喪則一仁之周流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惟以己度人而見其孔悲耳由此而四國而萬邦仁益廣也至是而內恕者不待勉強也德純則自如是已且施于孫子仁愈遠也子夏長於詩故以詩爲問而孔子遂歷以詩語之咏嘆

淫佚意味深長使人感發興起有不能自已者此之謂五起也

問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曰詩義則朱子與諸說盡矣但此引以証奉三無私則所謂帝命不違者天之無私也湯與天齊湯之奉天無私也葢人有私則有違天無私故命於物者皆不違易所云物與无妄也人一有私卽與天地不相似惟湯之無私與天齊一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似如此說乃切合言不遲又言遲遲者不遲克己之勇所以致其決遲遲達天之養所以俟其化

坊記

問坊記大指曰坊有二義一蓄水不使不足一障水不使有餘坊德是蓄其在內者坊淫坊欲是障其在外者坊民理之不足兼制民欲之有餘

問坊民之道有德有刑有命而此後惟言禮者生民有欲惟禮可以制之刑者聖人之不得已而命者亦聖人所罕言則言禮而刑與命在其中矣

問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曰越至昭公始見經定十四年允常卒勾踐立敗殺吳闔廬于檇李允常卒不書未赴也越通中國最晚勾踐之卒又在春秋後何緣得書越喪楚越並稱不考之

失

問君不與同姓同車曰周道親親合之以食而弗殊親親也君不與同姓同車以防篡弒有是理乎若同姓能弒君於車豈異姓不能弒君於車乎人人而防之直無同車者而可矣今不與同姓而與異姓以爲示民不嫌何哉陳恒夏徵舒異姓也叔向曰國將亡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爲此言者亡國敗家之言也傳曰親不在外羈不在內親以在外爲嫌已當春秋末造又荆楚蠻方之所爲非文武周公大封同姓意矣如又以同車爲嫌是爲君之同姓者在內亦嫌在外亦嫌也不抗到之與盡逐而去之不止矣此可以爲訓耶吾意春秋多猜暴之君如晉獻公之屬斬刈骨肉誅鋤斥逐之餘間有存者亦視若芒刺而務疎之又嬴秦刻薄旣得天下而子弟爲匹夫懼其崩離觖望胡越起於輦下於是有同姓不同車之令凡此二端理或有之作書者不知裁擇且妄託爲夫子之言謬之謬者也黃氏乾行之說未盡故引而伸之

中庸

問中庸何以全錄注疏於前編次朱注於後曰小戴記之有中庸大學也自朱子章句出而陳澔集說四十九篇中遂祇列其

目而不載其文夫漢儒長於數其學得聖人之博宋儒邃於理其學得聖人之精二者得兼乃見聖人之全經自宋儒之說盛行遂庋注疏於高閣君子未嘗不深惜之考朱子章句去小戴刪定之年千有餘歲矣中間異學爭鳴羣言淆亂藉使莫爲之前字櫛句梳以餉遺乎將來俾學士羣相考信烏知其不爲齊論之無傳與冬官之莫購也然則二書之得表章於朱子者注疏羽翼之功又安可沒也哉明季張氏溥嘗兼輯成書矣頤錄朱注則全而於注疏從節未免有闕畧之憾茲用編次注疏與朱注同其詳備不厭其文之繁辭之複與其義之各出而不相

謀非雜也夫亦主於修古不忘其初而已存古於後人所不存尤欲存古於後人所共存此注疏暨朱注兩相存而不悖也

表記

問表記之名曰表者測日之臬居中而爲四方所取正坊記示人以所當戒表記示人以所當法也表莫尊以仁而義以輔之信以成之若敬則又所以求仁之方也

問祭極敬不繼之以樂節曰祭以接鬼神固極敬至於獻酬笑語則樂起而敬易弛然而禮儀卒度不繼之以樂也朝以明庶政固極辨或至於日中昃則倦起而辨不明然而不遑暇食不

繼之以倦也君子之愼終如始如是

問無辭不相接節曰辭以正會合之名贄以章恭敬之實無辭則直情徑行無幣則恭敬莫將此先王制禮所以消狎侮之萌而養斯人廉讓之心也

問過行弗率以求處厚曰過行是過高之行足以驚世而取名者君子恥名之浮行惟求處篤厚之行而已如孔子弗爲索隱行怪而惟依乎中庸也

問非其人弗自陳辭曰自所由以進也指薦舉者言呂氏謂非其人而自達之則其人直指所事之君言二說俱可通兼說乃備其人正直之人也

緇衣

問緇衣作於何人陸德明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呂大臨曰篇中有好賢如緇衣語故以是名篇

問長民者衣服不貳節曰衣服不貳所服皆法服也從容禮法之內而又有常安而且久也如是則上之德壹矣以此齊民民德豈有不壹者哉言衣服者亦猶鳲鳩之言其帶伊絲其弁伊騏之意

問上人疑則百姓惑節曰上之疑有二用舍不斷威福莫測善

不必賞惡不必罰此民所以從違莫定也章善癉惡法紀昭明則民曉然於善之當爲而惡之必不可爲矣下之難知新進喜事浮夸無實聽其言則天下事無不可爲而發而不收慮而無成如鼂錯之更令王安石之變法之類責難陳善人臣之義然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今援其所不及煩其所不知紛紜滋擾日不暇給皆瑣屑煩苛舍本求末者也大人引君當道中正是遵俾君子不苦於過高之事何勞之有

問言從而行之節曰人有小善言必飾而大之其夸飾在言人有大惡言必飾而小之其掩飾在行然言行相隨聽其言者必

考其行言不可飾也觀其行若必察其言行不可飾也是故君子寧寡於飾僞之言而務實行其爲善去惡之事惡曰祛而小善日積而大使發於口者無不可信之言而民亦自從而化之矣引詩大雅以証寡言小雅以証成信引書以証民皆化於君

深衣

問古者深衣果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否曰古者衣裳殊制以別上下惟深衣則衣連裳而不殊葢燕私之服尙簡便也以其衣裳不殊而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葢其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卽下袂圜以應規四句是也膚足之膚也見膚則太短

而褻被土則太長而不便於行續連也衽在裳旁禮服之裳前三幅後四幅則其旁兩幅分而不相屬惟深衣裳用布六幅斜裁爲十二幅屬連旁兩幅不殊前後也邊亦衽之邊也鉤邊者衽之續處旣合縫畢又覆縫以鉤束其邊也要裳與衣接處其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廣丈四尺四寸爲半之也

問深衣何以異於禮服曰深衣之異於禮服者在衣惟一領耳朝祭諸服其領直故左右二衽皆摺而掩於內以露裼衣至襲則出其左衽而右掩而裘與裼衣皆不見深衣則其領方交於兩衽之上先掩左衽於內次掩右衽於外故曰衽當旁也若裳則與朝祭大異朝祭之裳十二幅襞積而旁無殺縫深衣止六幅裁爲十二幅故此篇於裳言之最詳葢朝祭之衣與裳別故衣有垂下之衽以蔽裳而裳之長短不必言深衣衣與裳連則衣垂下之衽無所用之故先言短長之無定而卽言續衽言裳與衣相續在垂衽之處故孔氏直言此衽指裳前後左右皆有衽也旣以六幅解爲十二幅則每幅半有邊半無邊無邊則其縷易散而縫之亦不固故必以有邊者與無邊者相合先以無邊者緝之後以有邊者掩其外而再緝之謂之鉤邊故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惟後中二片則必以有邊者相合與衣背

縫一直而下皆削幅故曰負繩其名衽爲小要者衣之上與袖相屬裳之齊又倍要惟當要處最小也故禮衣有垂下之衽朝祭之衽無考而鄭言若今曲裾孔言朝服曲裾似朝祭下垂之衽亦上殺下廣惟喪服上廣下殺以變於吉若深衣則無此衽而有當旁之衽玉藻云衽當旁正指深衣之衽本篇續衽則明所以衽當旁之故見此續處卽禮服之垂衽處此處不用衽故衽當旁耳而鄭孔多就續處言之諸儒多以朝祭之衽喪服之衽汨之則成棼手矣

問袼之高下可以運肘節曰凡衣視身之長短有衽有邊有要

有下有袼有袂有帶而長短適均繼曲各當此深衣之所以應規矩繩權衡也

問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節曰袂圜應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如規之圓以爲儀容也繩負於背者欲使爲政如繩之直而不枉也方袷於前者欲使立己之義如矩之方而不邪也易坤卦六二象辭言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六二之動柔順而中正得坤道之純故其德內直而外方此借以証直方之意心平而爲體本自平也故以此衡志動而爲用安危無常也故以比權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卽衡之低昂由權之

輕重也故下齊如權衡者欲人安定其志而使心得其平也

問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節曰五法已施謂規矩繩權衡之法施之於深衣也服之服深衣也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是天下之無私者莫如規矩繩誠陳不可欺以曲直是天下之直者莫如繩權衡誠設不可欺以輕重是天下之平者莫如權衡貴之貴此五法也介冑武服也而不可爲文端冕文服也而不可爲武兼之者惟深衣而已蓋朝祭之時贊禮而爲擯相文事也則服之征伐之時運籌而治軍旅武事也則服之所謂可文可武者如此五法皆備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吉

服以朝祭爲上深衣燕居卽次焉故曰善衣之次也

問深衣之制何以制同而名異曰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而深衣則最爲簡便云

問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男女不嫌同服信乎呂大臨曰諸侯大夫士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將軍文子除喪而受越人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壻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同也

問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節陳祥道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

繢備五采以爲樂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小祥純以縓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緣以采方慤曰袞口謂之袂裳下謂之緣衣側謂之邊其純皆寸半三五之數也

投壺

問投壺細事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何也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體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夫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疎情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却過分則差中庸著焉得一失二

成功盡棄戒懼明焉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
可以觀人古者壺矢之制揖讓之容今雖闕焉然其遺風餘象
猶可彷彿也陳澔曰此爲大夫士投壺之禮然左傳載晉侯與
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
問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節曰中刻木爲之形如獸背
立圜圈以盛算謂之中者射以中爲善故盛算之器因以爲名
投壺射之類故亦名中也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
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枉材不直哨口
不正謙辭也酒肴亦使者所供故曰某已賜謂使人賜之也投

壺以樂賓亦樂之類故曰重以樂不得命謂不得主人許辭之
命也再辭而後從之所以致尊讓也
問賓再拜受節曰賓再拜則主亦再拜矣主人阼階上則賓在
西階上矣互文也受送皆矢也般還不敢直前避之容也曰避
者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賓未受而先拜矢當在主人之手主
既送而後拜矢已在賓之手此所以般還曰避而不答拜也
問已拜受矢四句曰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
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後退反阼
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

問司射進度壺節曰賓主就筵之後司射置所奉之中於西階
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席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席之
南其間離席以二矢半爲率以下文五扶七扶九扶推之室中
壺去席五尺堂上壺去席七尺庭中壺去席九尺隨地之廣狹
故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跪而設之既設中
乃於中之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所以記勝者每矢而一算
賓主各四矢間八算矣執之而起爲告賓主張本也
問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節曰司射執算起告賓曰投矢
於壺以矢本投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算若以末入則不名

爲入亦不爲之釋算比頻也賓主當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
而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爲之釋算也投
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此是正禮故謂之正爵行爵既竟
乃爲勝者立馬按算言釋馬言立下言馬各直其算則算非馬
可知特無以考其形制之詳耳一馬從二馬者投壺禮三番而
止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一馬則爲一成但勝
偶未必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輒取劣
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若頻得三馬或取彼足爲三馬是
其勝已成又爵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

亦此辭也以此預告賓主者欲其遵之而行無失禮而已
問請奏貍首間若一曰孔疏間若一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一也間字作中間之間孔疏甚明陸氏解爲間歌之間非也投壺或於室或於堂於庭時有堂上堂下異樂乎亦迂矣
問左右告矢具節曰此論投壺中者釋算之儀賓主席皆南向主居左賓居右尊右也司射告主與賓以矢具又請賓主更遞而投若矢入壺司射乃坐而釋一算於地曰黨則不止賓主二人司射東面南爲右北爲左賓黨之算釋於司射之前稍南主黨釋之稍北燕賓黨皆坐於右主黨皆坐於左從其類也按此

節正投之事賓主投畢則主賓之黨繼投其釋算亦各從其黨或謂算釋於中孔云釋於地誤矣鄉射禮釋獲者執中一人執算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受算坐實八算於中橫委其餘於中西南射中則釋一算於地賓主射畢有餘算則反委之仍於中西南又改實八算於中以待繼射者是算先實於中後釋於地孔不誤也
問卒投司射執算節曰此明投壺算數之儀純全也奇隻也賢猶勝也鈞平等無勝負也賓主投畢或勝負或平等司射手執地上所釋之算曰左主右賓卒投請數算此告數之辭也數之法二算爲一純一純則一取之如今人計數以雙是也一算則爲一奇隻而已數後見有勝者則以左右等分外之餘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如勝者多二算則云一純也或所多者是奇而非純則曰某賢於某若干奇如勝者多三算則云三奇多一算則云一奇也若鈞等而無有勝者則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而已
問命酌曰請行觴節曰此明飲不勝之儀司射命酌酒者行罰酌者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

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爲尊敬之辭受之以禮而不怨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觴爲奉養雖行罰爵猶爲尊敬之辭獻之以禮而不矜也
問正爵既行請立馬節曰此明立馬以表賢能之事罰爵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爲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算當中之西亦賓黨右而主黨左也假令勝偶或兩勝而立二馬其劣偶但一勝立一馬卽舉劣之一馬益勝之二馬以行慶賀之禮飲此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卽請徹去其馬立馬以表其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

爲備也禮畢則行無算爵

問算多少視其坐節曰此明算及矢長短多少并壺之大小及矢之所用算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算也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修亦長也五扶七扶九扶壺七寸五寸二寸半容斗二升去席二矢半陽數也算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必本諸天求諸

陽因節文而託其義雖小事有所不廢也恐矢之躍出故實之以豆有豆則矢入而不出矣柘棘之心實取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

問魯令弟子辭曰節曰此引二國投壺令弟子之辭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穉者投壺時立於堂下以其或相褻狎故戒令之幠放肆張大之意敖慢也偝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浮爵之盈滿浮泛也司射以下不屬二國庭長即司正也冠士成人加冠之士也樂人國之能爲樂者使者即前使人也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

儒行

問鷙蟲攫搏不程勇者節曰鷙蟲二句喻其進道之勇重鼎二句喻其任道之力往者不悔不以前之不合而以道狥人來者不豫不以後之可成而豫爲迎合如鄭說則上四句爲北宮黝之必勝次二句爲孟施舍之無懼矣諸說都認定在勇力上滯矣過言不再兩言字似一例疑過言是當面數責我流言是脂布讒沮我不再不極所謂止謗莫若自修我惟修其德而彼言

自止也

問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曰忠信優游鄭孔以待人言葉陳徐三家以己身言然必己有之而後能美人之美法人之法其說蓋相備也

問愼靜而尙寬節曰愼靜者戒愼操持尙寬者包含廣大此所規所爲之大畧也意量寬廣而又強毅以與人操持愼靜而又博學以知服服事也謂知所當行之事博學則能文章而文章乃近之強毅則有廉隅而廉隅又砥礪此所規所爲之密行也

分國授我視如錙銖非湯武之君不出也

大學

問大學古本今本異同曰戴記中學庸二書以古本參之今本其節次每有異同而大學尤多前後互易之處考其源流先是程子移克明德至止於信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節之前移聽訟節於節彼南山節之後至伊川程子乃定爲今本朱子自云因程子所定者是也顧經與傳未經區別而此謂知本二句猶莫知所屬迨朱子章句分經一章傳十章又於誠意章章前補完格物致知一傳而以此謂知之至也爲其結語其此謂知本句則明其爲衍文朱子所云更攷經文別爲序次者是也自是而今本遂別于古本矣要之朱子原未嘗以自出之新裁刱相沿之舊籍也如傳之首章第三章第四章各於章末識云此章舊本誤在某處而於傳之第七章仍識云自此以下俱以舊文爲正夫屛沿習之見以抉經籍之蘊者善會前聖之精也創獨有之論而亦不廢先儒之云者留質後賢之意也今之學者執朱子之簡編而竟忘朱子之本意夫豈朱子之所待于將來者哉

冠義

問孔頴達謂其冠之年天子諸侯十二而冠信乎曰二十而冠者天下之達禮也其曰天子諸侯年十二而冠者先儒止據春秋傳一星之終及疏文王十五生子說言之於禮經本無確証喪服昆弟亦兄若弟之通稱不當據以爲兄也程子謂年十二未可責以成人徒行此節文何益朱子謂十五至二十皆可冠但必父母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如朱子說則年不定儀禮有夏葛屨冬皮屨之文則月不定旣年不定月不定則必除喪而冠不因喪而冠可知詳見曾子問

問古者冠禮筮日筮賓節馬晞孟曰旬之外則筮日前期三日則筮賓筮日必吉者所以期於終身之吉筮賓必吉者所以要其終身之賢按冠禮重筮日尤重筮賓以冠乃賓加之也醮亦賓醮之字亦賓字之故以筮賓爲敬事

問故冠於阼以著代也節曰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贊者筵於東序之北西面將冠者卽筵而冠是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代之意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醮於戶西南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爲成人敬也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爲成人敬也冠於阼醮於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三加彌尊冠而字之則適庶通得行之古者童子雖貴

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

問左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而有元冕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衮冕然否曰家語孔子曰公四加元冕王肅注天子五加衮冕大戴禮天子諸侯皆四加朱子謂當是諸侯三加元冕天子三加衮冕考漢志乘輿初加進賢冠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漢猶近古故四加如大戴說歟

問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曰母拜之兄弟拜之只是與之行禮本文成人而與爲禮一語甚明葢幼時父母兄弟

惟慈愛之而已今以成人來見故母與兄弟各盡其相見之禮也

昏義

問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自太昊制嫁娶以來有定期否曰周禮媒氏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家語孔子云男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道女十五而笄有適人之道三十娶二十嫁言其極也

問問名之義曰經文明云問名而孔賈以爲問母之姓鄭又謂謙不敢必其爲主人之女夫世豈有納采之後而猶不知其母之姓者乎有爲女擇配而非己女者乎儀禮之辭所謂誰氏者如仲子孟姬叔姬季姬之類前此納采時旣告以某之子矣至此乃問其女之名氏也

問戴記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諸侯不親迎二說孰當曰親迎之禮自天子下達左氏謂天子至尊不親迎先儒謂天子娶於諸侯迎后使卿往而公監之朱子亦謂古者天子必無親至后家之禮惟鄭氏從公羊之義謂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而誰周氏諝謂三年之喪人道之終親迎人道之始故皆自天子達於庶人朱子亦謂天地葢通天子而言況天子主祭於

外后主祭於內卽宗伯攝天地社稷之祭要亦后爲祭主也而可不致敬於其始乎然則親迎之禮信自天子達但天子迎之於館諸侯迎之於境大夫士庶迎之於家異耳陳氏祥道謂天子不迎於其國則可謂不迎則不可

問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節孔穎達曰士昏禮舅姑入於室婦盥饋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並南上鄭注云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並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奧其饌各以南爲上也按易家人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婦人主中饋奉養舅姑是第一義饋者進食於尊之名以特豚饋合升而

分截之明婦順也成婦禮方明婦順是立言次第

問婦順備而後內和理節曰無不周浹爲和悉有處分爲理二者缺一便不順

問九嬪世婦女御果有實數否曰周禮雖設其職未嘗實其人自漢儒之昏義始列之爲數鄭康成注小星詩及內則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孔穎達俱從而附會之謂御見之法各帥其屬使九九相與從於王所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此則注疏之背謬也春秋之禮忒而亂及於三古漢唐之禮失而附會於六經其不足信決矣

鄉飲酒義

問鄉飲酒義篇名曰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也但此篇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蓋合有四事也

問鄉飲之禮始於成周否曰儀禮有鄉飲酒篇而是禮之節文具禮記有鄉飲酒篇而是禮之度數詳蓋一事而三善備焉敬老有儀也尚德有典也揖讓進退有矩矱也是故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笙歌迭奏所以教和也立以賓主象天地也設以介僎象日月也立以三賓象三光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以賓者接人以義者也天地溫和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故坐主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以主者接人以仁者也先王制此所以教民尊長養老敦孝弟而厚風俗也

問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節曰鄉人所該甚廣士則鄉人之秀而君子則有德有位之通稱注謂士爲州長黨正以指侯國則可若王朝則卿大夫爲上大夫卿州長爲中大夫黨正爲下大夫不得謂州長黨正爲士也其謂主人爲鄉大夫者亦專本鄉法而言若州射黨祭則又州長黨正爲主人恐不得拘也其在侯國則鄉大夫者鄉人也有飲國中賢能之禮州長者士也有習射鄉飲之禮黨正者亦士也有蜡祭鄉飲之禮鄉大夫者有賓興賢能鄉飲之禮總謂之鄉飲飲有獻酬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禮故曰賓主共之羞則宰夫授之而已故曰主人共

之
問賔主象天地也節曰儀禮賔若有遵者席於賔東一人舉觶乃入賔介皆降揖讓升是遵乃賔之尊非主之輔鄭以僎爲遵大誤葢天子不以公爲賔而以卿爲賔諸侯不以卿爲賔而以大夫爲賔爲近則有嫌降一等則無嫌也旣不以爲賔故後入本尊於賔故席於賔東鄉飲酒禮亦然必其爵齒皆尊於賔因不爲正賔故後入也若僎則卑於主介以輔賔必不可無僎以輔主則可有可無但有之則備故又謂之全耳三賔爲衆賔之長席舉三賔者因衆賔無算主人獻衆賔衆賔之長升拜受者

三人故特表此三賔以識敬或以賔介僎爲三賔尤誤也三光注疏作三大辰爲是方氏指日月星爲三光則旣曰設介僎以象日月又曰立三賔以象三光不贅而複乎三日成魄惟陸氏佃得之葢日君象月臣象惟望日去日最遠故盈望後三日稍近故已成魄至晦朔全近日則純魄晦後三日始稍遠故哉生明也此正謂三賔近賔而禮殺猶三卿近君而禮殺皆如月之讓曰耳
問賔主介僎坐次曰設席之次賔在牖前南面主席阼階上西面介在西階上東面僎在主人北亦西面若衆賔則在賔西有遵則在賔東皆南面後世賔東南面主西北面皆側席相向謬矣
問仁義接賔主有事節曰有事主以仁爲事賔以義爲事也有數俎豆有爵者各以命數無爵則如下六十三豆七十四豆也聖通明也旣立賔主以象天地而俎豆多寡又以爵以齒則義益通貫而顯明故曰聖又敬以行則有本有文而禮成矣鄉飲之禮如黨正屬民固以齒而賔興養老之時爵同則尚齒賢同亦尚齒是皆體長幼也術道行道之方制此禮使人由之皆使人得其性之固有也朱子謂此節牽附迂滯不足深究而諸儒

之說愈支故就經姑申其說而餘盡汰之
問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節曰鄭專以六十者坐節爲黨正蜡祭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遂疑賔賢能正齒位二禮迥異又以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遂疑鄉飲鄉射二禮必合殊不知王制言命鄉簡不率教元日習射尙功習鄉尙齒則簡不肖亦行鄉飲矣何必專賔賢能乎賔賢能而賢同則以齒能同則以齒何必賔賢能不尙齒乎卿大夫射必先行飲禮豈士射不先行飲禮如孔子射於矍相有揚觶以尊賢能非無飲禮也若飲有不射者以投壺代之或并無投壺如陳敬仲飲桓公酒

之類是飲射二禮可分可合也但以飲而射則飲重以射而飲則射重儀禮可徵也而飲亦有重有輕士君子行之則重鄉人無爵德則假是禮行之而儀文不備其禮稍輕如正飲必有正豆加豆假是禮行者則有正豆無加豆惟六十以上乃有三豆四豆之加亦其一端也又按疏據六十者三豆推言五十者二豆是二豆乃五十以下之正豆六十以上乃有加豆五十以下有正豆無加豆也所謂正豆者鄉飲酒禮賓介於設折俎之先薦脯醢衆賓辯有脯醢是也所謂加豆者徹俎後說屨升坐乃羞是也儀禮乃羞疏引此三豆至六豆以證之賓介有俎有豆

有加豆衆賓則有豆無俎故謂六十以上始有加豆則可謂六十非肉不飽始有豆數則不可且鄉飲以賓賢能習射正齒位皆禮之大者烏得謂俎大豆小目爲禮之小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如方氏說乎

問亨狗於東方節曰祖即法也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於東方焉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於東天地之位南前而北後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洗爲沃盥之具水即用以沃盥者

問介必東鄉節曰上文云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主人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言其方也此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坐於東方言其鄉也後世遂沿爲側坐相向則誤矣觀儀禮獻賓時云賓升席自西方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則其席之正而賓南鄉介東鄉主人西鄉皆可得而推之矣鄭注儀禮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衆賓席於賓席之西是四面之坐禮經甚明

射義

問射義之名曰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取士之義也按此篇中鄉射賓射俱有目錄惟云燕射大射者以廣說天子諸侯

大射燕射之義不專爲鄉射賓射也射起自黃帝射侯見於堯舜至周則具矣

問大射之義曰大射天子將祭擇士之射也而其侯王射虎熊豹諸侯射熊豹卿大夫射麋士庶射豻蓋各以獸皮飾其側而中又置皮以爲鵠也

問賓射之義曰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或諸侯自相朝聘而射也而其侯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卿大夫二正士庶一正燕如大射各獸皮飾其側而中畫五彩以爲正也

問燕射之義曰燕射謂息燕之時而與之射也而其侯天子熊

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
所以代正鵠也
問鄕射之義曰鄕射卿大夫賓興之後誨衆庶而射也而其侯
惟畫虎豹鹿豕也又大射天子諸侯與臣異侯者辨其等也賓
射燕射天子諸侯與臣同侯者一其權也
問射有耦有地有步何以不同曰射有耦天子六諸侯四卿大
夫三士二是也有地天子於郊諸侯於境卿大夫於鄕士於學
是也有步天子百二十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士五十是也明
所服有遠近也

問古者諸侯之射節曰諸侯之射爲大射葢將祭而射以擇臣
也卿大夫士之射爲鄕射葢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序也
明君臣之義拜君之賜答臣之拜也明長幼之序坐立之位俎
豆之數也大射則君臣與故先行燕禮以明君臣之義鄕射則
長幼集故先行鄕飮以明長幼之序義與序明則其射自無失
禮矣
問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節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還者揖
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中禮則禮以凝慮而志正
禮以肅容而體直志正則持弓矢詳審體直則持弓矢强固審
則巧固則力巧力全可以擬其中正鵠矣豈不可以觀德行乎
得之於心謂之德行之於身謂之行自中禮至審固皆德行所
在也
問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節曰節者歌詩爲發矢之節度也一
終爲一節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
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四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
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
聽也騶虞官虞山澤之官此二職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天子
以是爲節所以樂官備也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此詩言

君子不以微薄而廢燕會之禮猶諸侯及時朝會天子也故諸
侯以是爲節所以樂朝會之時也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循
在家毋教之法度乃可奉先祖供祭祀猶卿大夫已命能循其
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以與國政故卿大夫以是爲節所以
樂循法也采蘩之詩言夫人不失職葢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
職也惟敬以從事是爲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故士以是
爲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卽此可見天子是以備官爲節諸侯
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是以循法爲節士是以不失職爲
節矣豈徒娛樂其事志也哉志意也備官之類寓於節之中爲

志行之於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爲事明者因節射而知之也由是功績成而德行立天下無暴亂而國安寧不可以觀君臣之盛德乎

問是故天子之制節曰此言天子以射試貢士而并以賞罰諸侯也諸侯三歲而獻貢士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射宮卽學宮也容體比於禮動容周旋中禮也樂采蘩之詩節比於樂循聲而發也禮樂皆得而又中多則其德足交神乃使之助祭數與於祭士之賢也實本於諸侯善教故有慶而益之以地數不與祭者反此是貢士之射有關於諸侯故君臣平日必盡

志於射以習禮樂而君無削地之罰又何流亡之有

問故詩曰曾孫侯氏節曰詩舊說貍首篇文侯氏諸侯也推本始封之君故曰曾孫四正燕禮之正爵凡四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也具皆也四獻畢然後射時則大夫君子以及衆士無問小大之官無有處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於君所以射此見先行燕禮因以行射禮而侯氏豈不燕安而有名譽乎言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且譽記者釋詩意如此以明上文君臣習射而無流亡之意天子制之謂選士而賞罰諸侯也諸侯務焉謂君臣習射也諸侯習禮樂而無叛逆而天子不必征討矣此制非天子養諸侯而不用兵之具乎然在諸侯之務亦自爲正身之具矣正身者禮以治躬樂以治心也

問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三節曰此舉孔子習射於鄉之事以明射禮也矍相地名如堵牆圍繞而觀者衆也射至於司馬謂行射禮而至於立司馬之時蓋卿大夫士之射先行鄉飲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以董射禮也延進也誓衆選賢而進來觀欲射之人於圃內也賁覆敗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爲人後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宗族既爲之立後此人復求爲之後也僨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與爲人

後者忘親而貪利此三等人皆不賢故不使之入其餘則皆與之進也公罔姓裘名序姓點名也揚舉也射畢則使贊者二人舉觶而語以延賓故裘舉觶曰凡此入者有能幼壯而盡孝弟耆耋而樂循禮不與流俗同頹靡而惟修身待死之人否如有之當在賓位也於是先時之入者又半去矣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孝弟行也好學文也好學不倦則造理益深不止於修行矣耆耋好禮未必能不變故又加以不變耄期之年言道猶無所違誤又不但不從流俗修身俟死而已勵有存者去者多而存者寡也子路之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

褒黜之揚觶但擧善者而留之則非其人者自退褒之言已密黜之言則益密矣

問故男子生節曰桑不可爲弧蓬不可爲矢備其義而已六矢者天地二四方四也宇宙內事盖己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所以射天地四方者以此故他日爲人臣先盡職事而後敢食君之祿猶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也飯食食子也

問射者何以射節曰正亦侯也布質而畫之賓射也孔子之言見郊特牲記者引之言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必中正鵠而不

失方爲能聽能射非志正體直持弓矢審固之賢者不能此孔子所以難之也然賢者固能中而其心則非以賢自處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篇言射者發矢中的以祈罰爵記者釋之云詩之所謂所乃求之義也祈爾爵者求己之中以辭罰爵也盖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以己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讓道也

燕義

問燕義之名曰以其記君臣燕飮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按此當云因射而燕者燕禮記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是也至于大射則因祭而射以擇士又因射而先行燕禮不得謂之因燕而射盖燕禮之射重在燕大射之燕重在射也

問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曰禮通於上下故拜無不答因答拜之禮推及君臣報功之道又因君臣之禮推及君民取與之義以見禮之可以爲國也

問席小卿次上卿節曰凡獻皆宰夫所獻至衆酬則君自爲之其俎豆牲體薦羞之等差燕禮文雖未詳載然云惟君與賓有俎卿無俎大夫士無脀則亦畧可見矣

聘義

問聘義之名曰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修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久無事則聘焉是也

問故天子制諸侯節曰周禮天子十二年乃巡守其十二年中五服諸侯來朝各二卿大聘四大夫小聘六正得疏數之中則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乃諸侯事天子之正法王制所云是也周禮大戴皆言諸侯邦交歲相問不云比年殷相聘不云三

年左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服虔注云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年故修盛聘則諸侯相聘無一定之年可知若諸侯相聘亦必比年三年則卿大夫道長不給矣晉文襄霸諸侯以事天子者事晉非禮也聘義亦因時事爲說耳古今惟禮可以養人制諸侯是天子養之也自爲正是諸侯自養也相厲以禮正以禮相養處

問以圭璋聘節曰天子之命圭惟朝天子則執以合符所謂輯五瑞也若諸侯相朝聘則所執者瑑圭其制視命圭而瑑刻之故謂之瑑圭瑑圭八寸與命圭之九寸七寸如其命數者不同

此以圭璋聘已聘而還圭璋乃八寸之瑑圭璋也鄭言不可以已之有遥復之論語注執命圭小誤蓋命圭必不可以復人亦不可言已有也若六幣之圭璋乃諸侯所以享天子與后者與聘君聘夫人八寸之圭璋又不同以享之圭璋必合幣聘之圭璋則特達而不用幣也

問主國待客節曰禮有飯有殽設酒不飲食禮也體薦不食爵盈不飲饗禮也一獻既畢坐飲至醉燕禮也或賜以束紡或賜以金玉時賜也食行於朝饗行於廟以訓恭儉故有數燕行於寢特賜於館以示慈惠故無數此所以盡品節之宜而結邦交之好也

問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曰合考聘義賓禮四一傳命二入廟三至階四升堂皆揖讓者所以致尊讓於主君也主禮五一迎竟二郊勞三拜迎四廟受玉五拜貺或使人或親行所以致敬於使臣也有一之未行不可謂之盡禮

經史析疑卷十七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illegible]村校訂

敏樹遜齋

男　履道吉堂校字

嫡孫作舟利濟

論語總論

問論語有古論魯論齊論三家篇何以異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多問王知道二篇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問論語一書程子以為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其說何據曰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柳宗元作論語辨正以論語皆記弟子之字曾子有子獨稱子論語首記孔子之言而曾子有子繼其後其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無疑

問今之論語果魯論耶抑齊論耶曰以何晏之序考之蓋為魯論無疑然鄉黨篇必祭作瓜祭季氏篇夫子稱孔子則齊論閒有雜焉者也

問魯論十三家何人纂集者何氏曰衛瓘繆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淳蔡系李光孫綽周懷范甯王珉此論語十三家皆梁皇侃所纂集者也

問作書以準論語者何人曰揚雄王通皆作書以準論語不知雄之法言言未必可法通之中說說未必得中況以董常之賢比於顏子曹植之讓比於泰伯豈能免先儒之論乎

問論語得紫陽集註其理始明紫陽前註之者有幾家曰漢末鄭元以張侯論為本參考齊論古論為之註魏何晏又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八家之說而著論語集解皆為紫陽之先導者也

問朱子於章句外別為或問又有語類說者謂語類一書合衆問而集益多與章句相輔而或問之有小註或疑非出朱子之手然與曰朱子語類會衆說而折其中合衆問而集其益又別為或問以記其辨論取舍之意用附於後皆與章句有相輔之功但或問未成之書集註後來改定處多故不相應至黃幹之通釋兼載於或問則或問固有不必盡出於朱子之手者矣

問朱子謂論語皆操存涵養之要何與曰曾子之三省顏子之四勿皆操存也曾點之舞雩春風顏子之簞瓢陋巷皆涵養也晦菴作論語精義序誠有以得乎二十篇之要者矣

問其爲仁之本與古字人與仁通是否曰聞有新舉人北闈會試路過鄒魯間夢人引至一處棟宇巍峩上書有子廟三字心疑之以爲有子配享聖人久矣此地何以另立有廟俄而召入上坐有古衣冠者年五十許鬓眉蒼秀揖而進之命之旁坐曰汝可知論語第二章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作何解對曰仁爲五德之首孝弟又爲仁德之首有子曰非也古字人與仁通我首句其爲人也孝弟末句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其義一也漢宋諸儒不識仁字即人字將個孝弟放在仁外反添

枝節汝到世間爲我曉示諸生也其人唯唯而出是年即中進士入詞林愚按此說得之夢寐似近荒唐然此章首尾照應却有至理況井有仁焉之仁即人字則此章仁之爲人當亦無疑録之以廣聞見

問父母惟其疾之憂其字當指何人曰袁隨園云此其字指父母而言非指人子也人能常以父母之疾爲憂則無疾時之保護有疾時之侍奉不言孝而孝可知此即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之本旨也若將其字指人子身上說則轉折太多而意義反晦愚按此可以另備一說亦有見解

問至於犬馬皆能有養犬馬二字當主何人曰朱子集註云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包咸舊註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則以犬馬指人子說故疏云此爲不敬之人作譬也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禽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張南士云豈有斥親爲犬馬可以出口語者乎子家畜老比君遂成弑逆鮑牧斥先君豎牛終是奸黨聖人詎肯出此愚按此論有關名教可備一說

問攻乎異端攻字當作何解曰范氏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工曰攻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爲害甚矣自是正解一說攻克而去之也已止也見異端之學必攻克而去之則其害自止蓋邪正分途能攻去之自不駸駸然入於其中此說可廣見聞

問吾不與祭如不祭韓昌黎公筆解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矣蓋魯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亂也故下文云吾不與祭蓋嘆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

如不祭言魯逆祀與不祀同焉

問哀公問社何意曰孫季昭解論語云哀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諸侯去之故假古人弗用命戮於社之意爲問宰我對之勸之誅也夫子警之云云謂三桓自宣公以來勢逼公室積威五世莫能制之一旦欲誅之則昭公之事可鑒矣

問公冶長能通鳥語果或然否曰唐沈佺期燕詩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災白樂天鳥鵲贈答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假實有其事而未有所考後閱皇侃論語義疏云冶長從衞還魯見老嫗當道哭問何爲哭云兒出未歸冶長曰頃聞鳥相

呼往某村食肉得毋兒已死耶嫗往視得兒尸告村官曰冶長不殺人何由知兒尸遂囚冶長且曰汝言能通鳥言試果驗栽放汝冶長在獄六十日聞雀鳴而大笑獄主問何笑冶長曰雀鳴嘖嘖唶唶白蓮水邊有牛翻黍粟牡牛折角收斂不盡相呼往啄獄主往視果然乃白村官而釋之論語註疏云舊說冶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絏以其不經今不取也愚按左傳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是獸之語尚有解之者則冶長之解禽語不可爲不經也又按周禮秋官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隸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註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皆可爲證豈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故無能通鳥獸之語乎

問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韓公筆解曰未能見信於時未可以仕也子說者善其能忖己知時變

問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全章蘇轍論語拾遺曰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嘆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

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問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章筆解曰回亞聖矣獨問子貢孰愈是亦賜之亞回矣吾觀子貢此義深微當得其體八分所不及回二分耳不然安得仲尼稱弗如之深乎

問宰予晝寢曰注者以寢爲寢寤夫晝眠何大罪而夫子責之七經小傳曰禮古者君子不晝夜居於內晝居於內問疾可也蓋晝夜居於內亂男女之節者故夫子深貶之然則寢當爲前堂後寢之寢或曰晝當作畫音話謂施畫於寢也禮諸侯畫寢

今以士人而用諸侯之制是欲雕朽木而圬土牆也侈而且僭
矣故夫子責之不然宰予爲四科之賢豈有志氣昏惰當晝而
寢之事乎二說可廣見聞

問子見南子果靈公夫人否曰孫季昭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
靈公寵姬南子非也考家語靈公欲使孔子爲次乘孔子恥之
且夫子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去魯適衛豈肯輕身以先於匹
婦哉此必魯之南蒯耳南蒯欲弱季氏而強公室夫子故欲往
見之將以興魯也王阮亭云此等議論極有見愚按此亦一偏
之見若南蒯可稱南子則陽貨亦可稱陽子矣

問竊比於我老彭當是何人曰宰予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
祖而任之論語註疏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正義曰卽莊子
所謂彭祖也封於彭城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杖晚而唾
遠王逸楚辭注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世本云姓
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此皆可證也
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聃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字伯
陽周守藏之史也言老彭不自制作好述古事我亦若老彭但
述之耳或曰彭音旁側也欲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辭也

問論語中兩稱何有於我哉當作何解曰袁隨園云此皆夫子
自任之詞非自謙之詞夫子平日以學不厭誨不倦自居必不
忽然推避蓋言我生平不過黙而識之學不厭誨不倦之人耳
此外何有加於我哉出則事公卿一章亦卽此意若再作謙詞
推開講則是聖人生平出不事公卿入不事父兄喪事不勉且
爲酒困矣雖下愚不至於此而謂聖人甘心居之乎抑爲此詐
謙之言以欺世乎愚按此解極確

問自行束脩以上節筆解曰說者謂束爲束帛脩爲羞脯人能
奉束脩於吾則皆教誨之此義失也吾謂以束脩爲束羞則然
矣行吾而教之非也仲尼言小子洒掃進退束脩末事但能勑

行此小者則吾必教誨其大者

問去喪無所不佩曰王逸謂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
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

問子路共之曰共字註疏作具字解正義曰此記孔子感時物
而歎也梁橋也共具也嗅謂鼻歆其氣作起也孔子行於山梁
見雌雉飲啄得其所歎曰此山梁雌雉得其時哉而人不得其
時也子路失指以爲夫子云時哉者言是時物也故取而共具
之孔子以非已本意義不苟食又不可逆子路之情故但三嗅
其氣而起也此係古註存之

問墨子謂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信乎、曰秦孔鮒嘗著詰墨以斥其謬矣詰墨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問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惠定宇曰後漢書范升奏記王邑曰升聞子以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註論語云云閒非也言子騫之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無非之者忠臣事君有過卽諫在下無有非君者是忠臣也家君曰論語依此說爲允若如朱註未足爲孝也

問子畏於匡節韓公筆解曰死當爲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

問點爾何如節筆解曰浴當爲沿字之誤也周三月夏之正月安有浴之理哉

問惟求則非邦也與二節有謂非曾點問者然否、曰此是何晏舊註以爲卽夫子之言類及之以曉曾點非點再問而夫子再答也說亦可通

問羿善射日落九烏曰、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烏最難射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以爲射九日矣流俗謬說而傳怪文士循名而騁奇異哉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烏皆死墮羽翼尤屬荒唐

問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節筆解曰仁當爲備字之誤也豈有君子而不仁者乎既稱小人又豈求其仁耶吾謂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

問或問子西節按蘇轍論語拾遺云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問齊桓晉文優劣曰、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或曰桓公二十餘年養晦蓄威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於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遲回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再合而于溫之會捷於葵邱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督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邱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有不至其得諸侯又

盛於桓公今曰文非桓匹何也楊愼曰文公之功多於桓公者罪亦多於桓公者也事速於桓公者義先壞於桓公者也名盛於桓公者實衰於桓公者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文豈桓匹哉桓公得江黃而不用以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足與楚爭楚抑而秦與矣此桓公之所不肯爲者也桓公會則不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會畿內則伉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公之所不敢爲者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爲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於是紊矣此又桓公之所不忍爲者也覩此則吾夫子正譎之論孟

子獨表桓公五禁而不及晉文謂文非桓匹豈一人之私言乎

問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曰袁隨園謂君子以言過其行爲恥而欲訥於言而敏於行之本旨也非謂行之可過也若以行爲可過則與過猶不及之旨又相拂戾

問子曰作者七人矣包曰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也筆解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謂別段非謂上文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作七人非以隱避爲作者明矣避世本無爲作者本有爲顯非一義齊魯記言無不脫舛七人之數固難條列但明作者實非隱淪昭昭矣

問原壤夷俟節筆解曰古文叩扣文之誤也當作指爲夷俟踞足原不自知失禮故仲尼旣責其爲賊又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非擊之明矣

問子貢多學而識何以方信而忽疑曰昔楊升菴云對曰然非與子貢非不知也蓋辭讓而對師之禮也鬻子對文王武王成王皆曰唯疑豈方唯而亦疑乎對君之體也太史公曰唯唯否否蓋古之對友亦如此又可以證按此說似未精細但亦可以廣見聞

問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利與厲同否曰漢書梅福云孔子

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古文論語厲作利按春秋文七年傳云訓卒利兵是利與厲同

問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筆解曰時當爲待古音亦作峙南人音作遲其實待爲得

問子曰予欲無言章筆解曰此義最深先儒未之思也吾謂仲尼非無言也特設此以誘子貢以明言語科未能忘言至於默識故云天何言哉且激子貢使進於德行科也

問墨子何以混稱陽虎佛肸爲孔子弟子曰墨子稱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

形殘何如按孔鮒詰墨曰如此言衞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讀此可知墨子之荒謬矣

問齊人歸女樂孔子何以卽行按蘇轍論語拾遺曰衞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讐子瞻曰衞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衞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閒孔子魯君大夫旣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衞南子之比也

問植其杖而芸曰蔡邕石經云置其杖而耘按商頌那詩置我鞉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云植璧秉圭鄭注云植古置字然則古者置植字同

問周有八士是何時人曰按論語註疏鄭康成以爲成王時人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人陸堦經世驪珠曰左傳胥臣曰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於洛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宣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周書解武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注云八士武王賢臣也則斷爲文王武王時人正非無據是八士或皆尹氏也又史記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汲冢周書作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保玉汲冢周書作乃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又疑南宮忽卽仲忽南宮百達卽伯達也尙書有南宮括疑卽伯适也則八士者皆南宮氏也聊筆之以諗博古者

問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惠棟論語古義曰漢書薛宣傳云君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謂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爲能體備之家君曰蘇解得之

大學總論

問大學孔氏之遺書初學入德之門其注疏及諸家得失何如曰注之者漢有鄭康成唐有孔穎達羽翼亦頗有功自宋儒說盛行而注疏遂東高閣我朝纂修三禮於大學中庸全録注疏於前以示不忘古本之意編次朱註於後以示特尊朱子之義至是非得失不辨而自明也宋儒明理者多呂氏學本二程朱子謂其說雖近正而惑於佛老故末流不無出入之獘張無垢始學龜山終未免逃儒歸釋若朱子章句大畧宗程氏會衆說而折其中又記所辨論取舍

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而斷簡鈌文亦悉補正但經文定靜安慮本末先後一節程子取置聽訟知本末之上而結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爲格物致知章至朱子則另補之雖有不同而要未嘗離程子之意也

問取學庸以配語孟者朱子也抑更有爲之前者與曰朱子章句之先司馬光於戴記中獨撰學庸廣義葢有以啟之於先者矣

問韓子論大學而遺格致能擧其說而明辨之與曰昌黎原道一篇引大學之言至於正心誠意而無格物致知不思夢覺之關未啟心何以正意何以誠乎以此原道致道之功已闕矣

問知止爲辨志之始歸重於格物而以誠意爲一篇之要朱子謂意既誠尙有正心之功然與曰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故莫先於格物天德王道要在愼獨故莫重於誠意而誠意猶必正心敬徹始終也

問大學有錯簡鈌文朱子所次與程子不同而補第五章何以謂取程子之意曰程子取知止二節置之聽訟之上以爲格物致知之章不鈌吳草廬謂程子所定則經文一章猶玉盤鈌其一角可謂知言者矣至朱子所補莫非程子之意或問中言之

甚詳可覆而按也

問朱子嘗謂大學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終始至爲精密可悉指其要與曰新民之章首接明明德而引日新又新之義卽明明德也新民之章末接止至善而擧無所不用其極之說卽止至善也其文理血脉之貫接爲何如釋明德則始於明德而終於明命明峻德一層深一層釋新民則始於自新而終於新民新天命一節深一節其淺深始終之精密爲何如卽是而推之其他無不然矣

問前人謂大學主敬中庸主誠然乎曰程子嘗謂誠則無不敬

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朱子謂誠字在於斯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一敬叅觀二說則大學誠身之本卽朱子所謂實然之心而敬然後誠則實有之理亦可以全矣卽謂誠爲大學之樞紐亦無不可也

問大學中庸道理相貫通否曰大學是横說由明而新一步濶一步中庸是竪說自人合天一層高一層大學所說只是中庸誠之者人之道而明新兩傳一曰天之明命便直探其原一曰其命維新便極盡其效則言人道而天道亦在其中矣中庸所說只是大學明明德而妻子好合二節凡爲天下國家四節却

幷新民內齊治平細條目都劃出來曾子篤實故大學說行處較多如格致知之目二誠正修行之目三末章言修己治人之要總歸於忠信也子思敏悟故中庸說知處較多如學問思辨知之目四篤行行之目一尊德性章以致知與存心對舉也

問大學十傳同是釋經有補經處否曰其補經處最爲吃緊如天之明命四字遡出明德根原愼獨二字指出誠意關要忠信二字挈出明新綱宗皆聖經所未及子思一部中庸又是此數字註脚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是恕格致便是辨此好惡之理誠正便是淸此好惡之源治平便是滿此好惡之量想曾子於此忠恕二字直是見得明做得徹忠恕是統體工夫愼獨是關隘去處卽此四字曾子大有功後學

中庸總論

問中庸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注疏及諸家得失何如曰鄭注孔疏至宋不復行矣我朝編禮學庸注疏錄與朱註備列亦修古不忘其初之意至是非得失讀者自可了然也宋儒言理者多司馬光郭忠孝皆有說而未行明道中庸解說者以爲陳瓘得之江濤濤得之曾天隱

天隱得之傳才孺云李丙所藏者也游楊謝呂程門高弟所以各有師承張無垢雖始學龜山而逃儒歸釋不足論矣晁說之本明道横渠温公及王肅康成等作中庸解而以伊川解中庸爲二事之非見豈爲高若石子重集解固錄周張二程游楊謝呂及侯仲良凡十家之說而爲者朱子既爲之序而輯畧二卷則又取子重集解刪成者其取舍之意則或問詳焉至章句又多本程氏會衆說而折其中者也但解修德凝道章朱子以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爲尊德性之目所以存心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爲道問學之目所以致知而雙峯則以温故知新

皆知之事不可以溫故爲存心敦厚崇禮皆行之事不可以崇禮爲致知所解不同然以八者皆無力行之事朱子雖有小疵而以八者皆爲問學之目饒氏又過論矣

問朱子謂中庸支分節解脈絡貫通其章旨節旨可得言乎任釣臺曰中庸首一章是總冒末一章是總收中間分三大支○自天命而之人者道之原故首章從天字起盡人以合天者修之至故末章以天字結○中三大支總以仲尼立道之極故第一支從仲尼曰起仲尼所言無非中庸也第三支以仲尼祖述憲章結仲尼所行無非中庸也至聖至誠二章原分承大德小

德故只作一章看○中三大支第一支說德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此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第二支說道道不遠人道之造端乎夫婦也小也舜其大孝三章道之察乎天地也大也自妻子合而兄弟翕而父母順道之所爲造端乎夫婦也舜以大孝而受命武周之達孝通乎事上帝道之所爲察乎天地也費隱章言夫婦不遠章言子臣弟友問政章始備言之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第三支說誠盡性誠者之仁致曲誠之者之仁前知誠者之知成物誠之者之知無息誠者之勇凝道誠之者之勇誠者誠也誠之者亦誠也此所謂行之者一也非知仁勇不足以明道而行道故第一支以三德先之非誠之至不足盡知仁勇而明道而行道故第三支以誠終之前後二支爲中一支而發也中支之中鬼神一章爲全部之中權極言體物之理而指其德之實曰誠前接天命後起天載以明誠之理出於天人必至誠而後盡人以合天所謂一篇之樞紐也

一部中庸總是尊一仲尼以立道之極看第一支歸到索隱章第二支歸到問政章第三支歸到祖述章故此仲尼二字是全部中庸骨子○第一章是一部全書之冒猶人之有首不當單屬第一支惟仲尼曰一章則第一支之起處也

第一支以德言舜知也顏淵仁也夫子所告子路之強勇也直起問政章三達德呂氏云言過言不及中庸之所以失也言知言仁言勇中庸之所以行也知必如舜仁必如回勇必如告子路之強分言三德之成統其全者惟孔子乎故以民鮮能起以惟聖者能之結中間鮮能知味起舜之大知不能期月守起回之仁中庸不可能起告子路之強皆以一能字作線直至惟聖者能之總收以仲尼曰起言中庸爲孔子之教以此章結言必孔子而後謂之能中庸也

第二支以道言道雖無所不在其最切者五倫而已其言爲庸

言其行爲庸行愚不肖之所與知與能者此也必如舜文武則卽此庸德之行皆有明天察地之理聖人所自視爲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故以聖人自視則事父未能事君未能如夫子所自道若是已而自人觀之則中庸不可能惟聖者能之舜文武周皆是也聖者能學聖者亦能也學問思辨則知愚之所不能知可知矣篤行則賢不肖之所不能行可行矣果能此道則以三達德行五達道豈獨讓能於惟聖者哉○費隱章只說道不可離未說到體道工夫然道造端乎夫婦則體道之功便當從夫婦做起道察乎天地則體道之功便該做到充塞乎天地則

言道不可離而人之不可離道已在言下下面道不遠人三章承造端乎夫婦說去大孝三章承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說去皆就人之體道而言○天是誠故命亦是誠性亦是誠天下之事無小無大總是個誠鬼神章誠字直接天命之性來趕後上天之載去就一支看則費隱章是首問政章是尾上三章承造端乎夫婦下三章承其至察乎天地鬼神章是中權通一部中庸看則天命章是首衣錦章是尾前一支說德後一支說誠此一支說道而鬼神章首言鬼神之爲德前承德字來未說誠之不可揜後起誠字去又爲一部之中權○此一支言大舜文武周公而歸結到夫子身上與前一支言舜知回仁路勇總結到夫子身上一例而所云知仁勇以行五達道則并收盡前一支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則又爲後一大支之綱領是問政章誠中庸一書之大統會也

第三支以誠言道之大原出於天無不誠也德之大本亦出於天無不誠也然在天無不誠之理而在人有不誠之心心不誠則德非其德而道亦無以自行矣誠者聖人也誠之而能有誠亦聖人也能爲天下至聖之德則能體天下至誠之道矣故第一支以惟聖者能之終誠者之能所以立誠之者之準也第二

支以果能此道終誠之者之能所以至於誠者之路也第三支以惟天下至誠爲能盡性始誠者之能也以曲能有誠惟天下至誠爲能化繼之誠之者之能一誠者之能也以惟至聖爲能聰明睿知惟至誠爲能經綸云云終聰明睿知德之誠也經綸大經誠於道者也惟聖者能之誠之以至於聖者亦能之也○自誠章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爲第三支之首下皆推明此章之旨○仲尼章爲天道人道一支結穴亦是通前二支結穴第一支言明道行道而以索隱章結之見能明能行惟仲尼也第二支言道有大有小而以問政章結之見合大小而一

之者惟仲尼也第三支言道有天有人而以此章結之見合天人而一之者惟仲尼也首二句言仲尼總堯舜文武之全則舉大知大孝以下諸章盡行收束仲尼一身兼堯舜文武而回路諸人不必言矣堯舜文武皆盡天地之道者故次二句言仲尼總天地之全而下遂即天地以贊仲尼仲尼即天地而堯舜文武又不必言矣下二章原根此章說去只作一章看便自分明

○衣錦章與第一章相應該一部中庸在內侯氏謂再敘入德成德之序一言盡之○朱子云首章自內面說出來自天命之性直說到天地位萬物育末章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與首章實相表裏

孟子總論

問唐六家孟子趙岐而下可悉數與孟子有外書四篇能悉其名與曰孟子六家自趙岐而下有劉熙鄭康成綦毋邃陸善經張鎰趙分孟子為十四陸合為七張氏徒為章句而遺漏頗多其餘可按籍而得也孟子外書有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政四篇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問解孟子者有五臣與孟子異者又有幾家能悉數其人否曰元祐之解孟子者有五臣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是也其與孟子異者馮休刪孟前乎休而非孟者荀卿後乎休而疑孟者溫公王充刺孟東坡辨孟李太伯鄭原叔皆不信孟此虞允文所以有尊孟之辨乎

問孟子引書文多與書不同封國之制不與周官同何也曰孟子一書包羅天地揆敘萬類先儒所歎為非其雄才有所不能者也引書雖異取其意而略其辭可耳且安知尚書從出周禮未成不同者或在尚書周禮而不在孟子也乎

問考亭謂孟子七篇皆體驗擴充之端其說云何曰告惠王則體驗義利之辨對宣王則體驗王伯之分擴充無害人之心則

仁不可勝用擴充無穿窬之心則義不可勝用晦翁精義序之言云耳

問孟子之經濟何如曰孟子本領只性善二字認得眞其自處只願學孔子四字盡之其敎人只人皆可爲堯舜六字盡之盡心知性而知天舜所謂精孔所謂博大學所謂格致中庸所謂明善也存心養性以事天舜所謂一孔所謂約大學所謂誠正中庸所謂誠身一也子思曰天命之謂性實見得此性之善便是知天實完得此性之善便是事天不爲賢知之過故隘與不恭皆所不由不爲愚不肖之不及故一體具體皆曰舍是姑學

不至知性不至盡性卽隱怪卽半途卽非明新之至善卽非允執其中故論學術則距楊墨論治術則黜桓文知言養氣學之宗也井田學校治之隆也所謂盡性以盡人性之道也而性不可見其爲人提撕警覺尤在惻隱羞惡兩端乍見入井不忍一牛充此心也四海保矣行道弗受乞人不屑受命則恥爲役則恥充是心也兩間塞矣而天下之生久矣羣然以遠前望無窮則亦無有乎爾愀然以思後望無際一片血誠直使天下萬世有心人一齊淚下予每讀之怦怦心痛也

問李泰伯不喜孟子信乎楊升菴曰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至不仁遥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於父出妻屛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甚深於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今之淺學舍經史子集而勦小說以爲

無根之游談故詳辨之

孟子

問顧鴻鴈麋鹿朱註云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按鴻寡侶鴈多群鴻色白鴈色蒼鴻高薄雲表鴈不過高山麋處澤鹿處山麋陰獸冬至陽生而角解鹿陽獸夏至陰生而角解皆二物也註恐誤

問折枝之義當作何解朱註云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郝祖望則解折枝枝肢通屈折腰肢見長者之禮也任翼聖云與註異而解頗確附記之

問鄒穆公之待有司何如曰新序言穆公以美女二人妻死事之孤是穆公於此恤有司甚厚又言食不重味衣不列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若子鄒國以治路不拾遺穆公死百姓如喪慈父是鄒穆公於此尊信孟子以行仁政民皆親其上也惜乎國小不能大有爲於天下耳意孟子初年不出必以鄒君信已故至穆公卒乃出而之他國與

問孟子去齊宿於晝晝當如字抑當作畫音獲曰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齊西南近邑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畫中遂攻臨淄拔之卽此均可証爲畫字無疑

問繼而有師命曰程沙隨謂師命賓師之命卽授室萬鍾使大夫國人矜式事朱子謂此是舊說但於崇見王是初至齊時事授室萬鍾是去齊時事故改爲師旅之命然愚意賓師之命其說自當只指爲授室萬鍾時慨耳考孟子在齊六年無兵爭惟有伐燕事乃孟子所以去非所以留也且改此則孟子於齊居賓師之位無據矣此亦異註而解甚確故附記之

問井田封建可行不可行二說孰是曰柳子厚言封建之非而胡明仲以爲封建不可非區博言井田難行而張子厚以爲必可行觀孔子論繼代曰損益可知孟子論爲國曰潤澤在子使孔孟生於三代之後其損益潤澤可知已言治而必曰井田封建是謂生今反古矣

問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信乎曰說苑鄭相景差有以乘輿濟人於溱洧事葢鄭卽韓也孟子時韓有鄭地改國號曰鄭在周顯王元年赧王十六年復稱韓是子產乃景差非公孫僑先儒不考耳愚按此說可廣見聞

問周室班爵祿章明先王封建之制有謂封建之說不可行果定論乎曰先儒楊升菴之言可謂先得我心矣其言曰昔之論封建者曹冏陸機劉頌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劉秩杜佑自柳宗

元之論一出而諸子之論皆廢蘇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論益明余得拾其遺而裨之曰封建始於黃帝不得其利已受其害矣蚩尤亦諸侯也上干天紀下肆民殘以帝之神聖七十戰而僅勝之亦殆哉岌岌乎矣其餘畫野之君分域之主雖有蚩尤之心而未露蚩尤之跡帝固不得而廢之也嗣是九黎亂德矣防風不朝矣有扈逆叛矣夷羿篡弑矣昆吾雄伯矣皆諸侯之不靖者其餘尙多有之而載籍散亡不可以悉數至周則其事又可睹矣大封同姓以及異姓謂之萬國其初建之意亦曰藩屏京師也夾輔王室也使民親於諸侯而諸侯自相親也成

康繼世未百年間昭王南巡而膠舟溺死矣穆王西巡而徐偃煽亂矣藩屏焉在乎至於春秋戰國干戈日尋迄無寧歲肝胆塗地民如草菅烏在其爲親也其立之政典防其僭竊爲述職之制曰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爲建國之典曰負固不服則伐之内外亂禽獸行則滅之其法似嚴矣周之世諸侯之不朝多矣貶誰之爵乎削誰之地乎矧敢曰六師移之乎負固不服先莫如泰楚後莫如吳越天王方且遷避之不暇敢言伐之一字乎内外亂鳥獸行莫如晉之齊姜衞之宣姜魯之文姜哀姜二孽之子非類之孽方爲太子而世其君天王冊命

之不暇敢言滅之一字乎三朝之制殆爲虛設九伐之典亦是彌文則封建非聖人意明矣腐儒曲士是古非今猶言封建當復予析之曰欲目睹封建之利害何必反古今有之矣川廣雲貴之土官是也夫封建起於黃帝而封建非黃帝意也土官起於孔明而土官非孔明意也勢也封建數千萬年至秦而廢土官歷千百年川之馬湖安氏宏治中以罪除廣之田州岑氏正德中以罪除而二郡至今利之有復言復二氏者人必羣唾而衆咻之矣封建之說何以異此然欲復土官則人知非之而復封建人不之非是知一方之利害而不知天下之利害知今之勢而不知古之勢也非腐儒而何哉曰如此則三代聖人猶有弊法耶曰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禮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之上封建時也封建順也秦而下郡縣時也郡縣順也總括之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郡縣非秦意也亦勢也窮而變變而通也雖然是說也非柳子蘇子之說也孔孟有是說矣孔子繫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于一夫封建之制國各有君君各紀元是非二君將千百其君矣惡能定于一不定于一惡能不亂使孟子生於秦漢之後必取柳蘇識時之說而兩胡腐儒將麾之門牆之外矣明白透暢令人不能贊一辭

問杞梁妻哭夫後人頗有傳訛否曰檀弓齊莊公襲杞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孟子杞梁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左傳但言杞妻辭齊侯之弔而不言哭檀弓孟子雖言哭未言崩城事也說苑立節篇云其妻聞夫亡而哭城爲之阤列女傳云枕其夫之屍于城下哭十日而城崩亦未言長城也長城築於齊威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始皇所築長城唐釋貫休乃爲詩曰秦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則竟以杞梁爲秦時築城之人而其妻所哭崩乃卽秦之長

城矣其傳訛殊甚

問五霸之稱始於何人曰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於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初不及宋襄秦穆楚莊也自孟子以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霸荀子以桓文與楚莊闔閭句踐爲五霸二子之論既殊則學者信吾夫子之言足矣戰國之說不足據也七君皆見於春秋而聖人獨於桓文有實予之辭首止葵邱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非私也幸天下之有桓文而不遂爲左

衽也宋襄迂愚既無成功秦穆楚莊闔閭句踐皆爲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闔閭句踐皆逞兵以鬬其私尤無足稱而秦穆三敗不退孟明其悔咎之誓得列於書楚莊得陳鄭而不有哀宋之危隨許其平其義見稱於武子若二君者以爲列國之賢君則可而遂與桓文同列則鵬鷃無別矣秦穆之誓特其辭有足觀聖人取其辭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豈聖人所望哉故書於春秋無隻字之褒也若楚莊者尤中國之害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鬬私忿於晉而已實不敢陵諸侯而楚莊之兵直犯中國滅庸滅舒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戎之行以觀兵於周仗討罪之名以肆虐於陳圍鄭圍宋皆必面縛請降登床告病而後已謂之賢者固如是乎後之君子不闢荀孟之論而槩以五霸爲賢眛者遂伸秦穆楚莊於桓文之列則玉石無辨矣暴秦楚之惡以存中國破荀孟之論以直桓文亦本春秋之意也穀梁傳云交質子不及二伯亦可證春秋之世本無五霸之稱矣

問五霸之稱丁氏何以與趙氏不同曰趙氏以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爲五霸丁氏以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爲五霸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以五霸對三王則丁氏之

說不爲無據按竹書夏孔甲四年昆吾遷於許桀二十八年昆吾伐商三十年商征昆吾未克三十一年商自陑伐桀昆吾率師救桀湯克昆吾擒其君遂與桀戰於鳴條桀師敗遂出奔是桀所恃者昆吾昆吾亡桀亦亡也商仲壬四年侁人入於班方以叛彭伯韋伯伐班方侁人來賓祖乙元年命彭伯韋伯武丁四十三年王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克之是彭韋在商力足以制諸侯而身亦桀驁不恭也故國語曰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爲夏伯矣大彭豕韋爲商伯矣似丁氏之說爲正

問孟子馮婦章句讀曰古書句讀多不同一本作晉人有馮婦

者善搏虎卒為善句士則之句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云云前士則之後為士者笑之文義相屬而於章旨亦合但看來馮婦卽為善未必遂到士皆則效地位終不及朱註之完善也

孝經總論

問孝經何以有今文古文之分主古文者誰氏主今文者幾家又有十八章二十二章篇目不同何歟曰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壁得孝經二十二章是為古文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融主古文唐劉知幾謂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從今文自元宗親製孝經正義序而今文始頒行天下矣

問孝經六家為誰氏外又有四家何歟曰唐元宗序云韋昭王肅先儒之領袖虞翻劉邵抑又次焉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在理或當何必求人故特舉六家之異同會五經之旨趣此卽六家之姓氏也一有孔安國鄭康成無劉炫陸澄至外又有四家則長孫氏江氏翼氏后氏藝文志所載之四家也

問孝經至朱子刋誤其說始定能得其敘次之由歟曰朱子謂今文六章古文七章文勢連貫皆一時之言而後人妄分為六七又增子曰及詩書以雜其間今乃合為一章而刪去子曰者二引書者一引詩者四凡六十一字以復經文之舊又指傳文之失刪去先王見教以下凡六十七字以順則逆以下凡九十字餘則從古文焉命之曰刋誤而孝經之書定矣雖其中說孝

未能如論語親切有味朱子嘗疑非聖人之言乃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明此書之旨者別為外傳而又謂有所不敢迫黃勉齋輯六經論孟之言孝者釐為孝經本旨則頗能繼朱子之志者矣

問今文一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而此分為二十章何也曰予同年南海勞莪野大兄嘗輯孝經考異選註其大書字句悉依今文其次序及添入閨門章則依古文其分章離合前六章仍依今文後十四章參用古今文則一本於丹陽姜氏孝經本義所定也今從之

問各章註釋雜採何書曰漢初今文孝經江翁張禹等皆名其家古文孝經孔安國為之傳至劉向校書以十八章為定鄭衆馬融並為註又有鄭氏註相傳為康成梁代安國及鄭氏二家並立國學安國之書亡於梁亂陳及周齊惟傳鄭氏然五代以來孔鄭註皆亡今所採者隋劉氏炫作孝經稽疑唐元宗自注今文孝經司馬温公古文孝經指解范氏祖禹古文孝經說邢氏昺孝經正義 國朝沈士衡增訂孝經正義姜氏兆錫作孝經本義此篇融會羣書依文詮解惟求發揮透暢以便觀覽亦不暇指某句出於某氏也覽者諒之

孝經融註

開宗明義章第一

世傳章名乃梁博士皇甫偘之所定非漢時之所傳或云唐元宗集諸儒之議始於每章上列以名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大雅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仲尼孔子字居謂閒居曾子孔子弟子名參侍謂侍坐孝為萬世常經自天子至庶人自聖賢至庸衆皆當力行獨呼曾子詳示之者蓋孝之理甚大非得純孝之士反覆引伸未足以究其體而極其用也德者所性之德得之於心者也而惟孝為至德道者所行之道見之於事者也而惟孝為要道天地之經而民是則非先王強以教民故曰以順天下孝道既行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故民用和睦下以忠順事其上上不敢侮慢其下故上下無怨禮師有問避席起答敏達也避席答對弟子執恭告令復坐師之恩恕也人之修德必始於

孝而後仁義生先王之敎亦始於孝而後禮樂興德不本於孝則非德敎不生於孝則非敎父母全而生之已當全而歸之故不敢毁傷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細細猶愛之况其大乎賭嫖犯法以陷刑罰酒色縱肆以招疾病此毁傷之尤者始之言端語其切要也終之言竟語其完備也上言德而不言道者道之蘊爲德德之行爲道非二物也不敢少有毁傷此便不虧體辱親乃爲孝之始事至於能立其身而操守堅篤能行其道而盡其當然因使善名揚於後代賢其子因以及其所生而光顯其父母此爲孝之終事夫孝始於聚百順

以事親中於盡一心以事君終於敦百行以立身葢事親爲人子之常使不能移孝作忠敦行特立猶非宇宙之全人而爲孝道之極則也身爲聖賢則親爲聖賢父母身俎豆萬世則親亦令名萬世尊養更無窮也無念念也言毋亦念爾之祖乎則念父母而思盡孝可知居則事親者在家之孝也出則事君者在邦之孝也立身揚名者永世之孝也盡此三道者君子所以成德也

天子章第二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敎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葢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惡慢於人則人亦惡慢之如此辱將及親愛人人亦愛之恭人人亦恭之人愛之則莫不親人恭之則莫不服以天子而行此道則德敎可以加於百姓刑於四海矣刑法也愛親者一心渾是愛無所往而不愛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一心渾是敬無所往而不敬故不敢慢於人不必論到報復變善也一人爲善而天下賴之見天子舉動所及者遠天子者天下之表也率天下以視一人天子愛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愛其親者矣天子敬親則四海之內無不敬其親者矣賴藉也言兆民有所式法藉以爲善也

諸侯章第三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葢諸侯之孝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國君之位可謂高矣撫有千乘可謂滿矣在上位而不驕故雖高而不危制節而能約謹度而不過故雖滿而不溢貴者

易驕驕則必危富者易盈盈則必覆故聖人戒之社稷民人所受於天子先君者也能保而和之則爲孝矣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墮履氷恐陷義取爲君恒須戒愼也

卿大夫章第四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先王制五服各有等差卿大夫遵守禮法不敢僭上逼下法

言謂禮法之言德行謂道德之行若言非法行非德則虧孝道故不敢也卿大夫世祿之家怙侈滅義皆由敢心而生衣服言行事事任意自便率此而往咎戾叢生得罪於君因以玷辱於親三廟其能守乎不敢三句原其心非法二句徵其事口無二句驗其當身言滿二句徵其外應首法服而次言行者由輕以至重也後單舉言行而不及服者詳重而畧輕也重可以該輕故又以三者備矣總結之不言非法故口無可擇之言不行非道故身無可擇之行言日出于口皆正也行日出于身皆善也雖滿天下而無口過怨惡則可謂孝矣

夙早也義取卿大夫能早夜不惰敬事君也

士章第五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信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爵祿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資取也言愛母與父同敬君亦與父同事父兼愛與敬也移事父孝以事君則爲忠矣移事兄敬以事長則爲順矣上既云君取其敬下不云以敬事君而云以孝事君者明事君之

敬愛在其中是即孝道也君言社稷卿大夫言宗廟士言祭祀皆舉其盛者也禮庶人薦而不祭詩言夙夜勤勞以盡忠順之道乃爲無忝其親則盡忠無非所以盡孝也上言移孝可以作忠引詩言盡忠正所以盡孝

庶人章第六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始終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此用天道也分別五土視其高下各盡所宜此分地利也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

饑寒謹身則無過不近兵刑節用則不乏以供甘旨上數章皆引詩書以証此處不用引証者蓋對庶人言之不足與言詩書也就庶人以結至天子此就單結雙法孝庸德也無論終始而皆可及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孝皆有終有始患不行不患不及也

三才章第七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

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曾子始者亦謂養親爲孝耳及聞孔子之言立身治國之道皆本於孝乃驚歎其大天即以孝爲經日月星辰順行不悖地即以孝爲義剛柔燥濕各順其宜民即以孝爲行視聽持行各順其理下經字包得義字經常也天有常明地有常利言人法則天地亦以孝爲常行也王者遡於天地之性則教肅而民不從政嚴而事不治今上則天明下則地義中順民性又何待於嚴肅乎見教教字當作孝聲之誤也先王非爲化民而始身先以孝蓋明師下之理如此以起陳之先之導之示之之意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博愛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疎且愛之況親者乎此民所以莫遺其親也陳說德義之美爲衆所慕故民興起善行君行敬讓則人化而不爭禮以和外樂以和內則人和睦君好善而能賞惡惡而能誅則下知禁矣五者皆孝治之具赫赫明盛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言上之所爲下必觀而法之

孝治章第八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小國之臣至卑者耳王尚接之以禮況於五等諸侯是廣敬也萬國舉其多皆得其懽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鰥寡國中之微者君尚不敢輕侮況知禮義之士乎臣妾家之賤者

妻子比之爲貴失謂不得其意臣妾營事產業宜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兄弟翕妻孥樂而父母自順所謂得懽心以事其親也存安其榮没享其祭人用和睦以致太平則災害禍亂無因而起和則無乖戾之氣而灾害不生平則無悖逆之爭而禍亂不作灾害天之所爲禍亂人之所爲夫孝致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推一人之心而至於陰陽和風雨時故灾害不生禮樂與刑罰措故禍亂不作覺大也引詩言德行莫大於孝故四方之國莫不順之也

聖治章第九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敎敬因親以敎愛聖人之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人爲萬物之靈孝者百行之本嚴謂尊顯之武王克商則后稷文王固宜有配天之尊矣然居位日淺禮樂未備政敎未洽其於尊親之道猶若有闕及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以致太平四海之内莫不服從各率其職以來助祭然後聖人之孝於斯爲盛后稷周之始祖郊謂南郊配天后稷文王之得配天亦以有功德之故朱子謂嚴父配天本因論武周之事而贊其孝之詞非謂凡爲子者皆欲如此也讀者不可以詞害意故親生之以下承上言嚴父之心不待外求因明聖人敬愛之敎所自來也聖人非能强人以爲善順其性而已矣愛敬之心人皆有之故因其有嚴而敎之敬因其有親而敎之愛此所以敎不肅而成政不嚴而治本謂天性也

父母生績章第十

章名自第一至第九乃本今文故大書自第十至二十七乃今所定故用旁註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敎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父子之道天性之常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父母生之二句申言父子天性君親臨之二句申言君臣之義父子天性

愛也君臣之義敬也父母生子傳體相續人倫之道莫大於斯謂父爲君以臨於已恩義之厚莫重於斯人不愛敬其親而愛敬他人是悖逆德禮之人也將以順天下而已則逆民將安法從逆凶故曰在於凶德得之謂幸而有功利思可道而後言思可樂而後行立德行義不違正道故可尊制作事業動得物宜故可法容止必合規矩則可觀進退不違禮法則可度民畏其端莊而愛其溫厚則其善行而象其令儀故以德教化民而莫不成以政令率民而無不行引詩証容止進退而言行德事可知已容止指一身容貌言進退指行動言淑善也忒差也外儀本於內德故不忒也

紀孝行章第十一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上嚴父配天乃推孝之至此章乃舉孝之常前截當法後截當戒前截之孝在事親之中後截之不孝在事親之外敬如夔夔齋栗樂如養志之類憂如色不滿容行不正履哀見末

章嚴如齋戒濯溉之類亂者干犯上之禁合醜謂已之等夷爭而不已必以兵刃相加三牲牛羊豕太牢也三者不除憂必及親雖日具太牢之養庸爲孝乎常有天性篤摯人而不免於亂與爭者故此經不可不讀也

五刑章第十二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人之善莫大於孝其惡莫大於不孝故聖人制刑不孝之罪爲大君者臣之所稟令也而要之是無上聖人者法之所自出也而非之是無法人莫不有親而以孝爲非則是無其父母無上則統紀絕無法則規矩滅無親則本根蹶三者大亂之所由生也

廣要道章第十三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也

孝者必親愛戚族故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悌者必禮順於鄉

黨故教民禮順莫善於悌雅樂可以興起善心蕩滌邪穢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今之梨園俗樂誨盜誨淫傷風敗俗有世道之責者可不加之意乎禮辨上下定民志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孝同術而異名天下之君父兄聖人非能徧致其恭恭一人則與之同類者幾千萬人皆悅故云敬寡悅衆要道人所同具見彼行敬肫切觸動天眞所以皆悅悅是悅吾之敬君父兄者有當於心所守者約所獲者多非要道而何

廣至德章第十四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言教不必家家到日日見而語之但行孝於內其化自流於外天下之君父兄聖人非能身往恭之修孝弟臣三道以教民使民各自恭其君父兄則聖人之德無不徧矣按首二句與下六句不相呼應上兩註於首二句補出下截意於下六句補出上截意甚有體認愷悌樂易也詩義取君以樂易之

道化民則爲蒼生之父母也孝弟人所樂爲亦人所易爲故孝弟之人人見其可樂亦見其平易近人所謂愷悌君子也教孝不必家至日見但身孝而民自從順民之性故也教以孝弟臣道而天下之爲父兄與君者自得其敬亦順民之性故也凡此成己而物無不成非至德安能如此

應感章第十五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愼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王者父天母地事父孝則知所以事天故曰明事母孝則知所以事地故曰察長幼言其家上下言其國能使家之長幼順則知所以治國矣有父謂諸父兄謂諸兄皆祖考之胤也明王不敢有父兄在而忽之因是處於宗廟憮其敬懼以身行玷於先則自事生以至事死祇此一敬而鬼神之感明著矣結言宗廟不言其餘亦舉其大也通於神明者鬼神歆其祀而致其福光於四海者兆民歸其德而服其教鬼神至幽

四海至遠然且不違況於明且邇者烏有不通乎按通神明兼頂上神明彰鬼神著二句上文重講通於神明引詩却証光於四海此互見法也此章言事父孝則可事天下章言事親孝則可事君意似連類而及古文比今文似較合

廣揚名章第十六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以事父之心事君則忠矣以事兄之心事長則順矣以正家之禮正國則治矣君子未有孝於親而不忠於君弟於兄而

不順於長理於家而不治於官者也內者家內也大學所謂不出家是也行成則事親而孝事兄而弟居家而理矣由是而事君事長居官焉有不忠順而治者乎其立名於後世宜矣

閨門章第十七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閨門之內其治至狹然而治天下之禮舉在是矣嚴父嚴兄即事親事長之禮妻子猶百姓臣妾猶徒役御之必以其道然後上下相安按此章乃推明上章之義嚴父故忠可移於君嚴兄故順可移於長若徒狎恩恃愛則不可移矣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故治可移於官閨門之可以具禮於此可見矣司馬氏曰唐明皇時議者排毀古文以閨門章爲鄙俗不可行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與此章所言何以異哉存之爲是

諫爭章第十八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

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

慈愛謂養致其樂慈亦愛也恭敬謂居致其敬安親謂不近兵刑揚名謂立身行道四者包上孔子之言禮事親有隱無犯恐諫親近於不順則從令爲順故疑而問夫子再言是何言與深明其不可也自天子以下爭臣降殺以兩事有繁簡故人有衆寡也古者天子設四輔三公卿大夫士皆有諫職至於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獻藝庶人傳言近

臣盡規親戚補察瞽老教誨所以救過防失之道至矣然猶必有爭臣焉爭者諫之大者也諫而不入則犯顏引義以爭之不聽不已故必有力爭者至於七人則雖無道猶可以不失天下諸侯必有五人乃可以不失其國大夫必有三人乃可以不失其家言爭臣之不可無也王侯卿大夫以諍臣保其天下國家士以諍友保其聲名則父自以諍子全其德義也按父母不義其害稍緩者可用幾諫其害已遍者須號泣隨之若阿意曲從陷親不義是欲求爲孝而反陷於大不孝也

事君章第十九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進則盡忠以諫爭退則掩上之過惡將助也上有美則助順而成之匡正也君有惡則匡正而止之進固思盡忠退亦思補過君有美固將順有惡尤不敢不匡救此章似與上章不義則爭意連類而及故從古文爲是盡忠不獨納諫陳善亦在內補過不獨掩惡兼有幹旋意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是也盡忠補過之屬愛君之至也臣以此親愛其君君亦親愛之非盛時無此氣象遐何也謂告也愛之則告之此盡忠補過將順匡救之所由來也中心二句正証兩思字之意

孔子言孝必及於忠言事君必本於事父忠孝者其本一也未有舍孝而謂之忠違忠而謂之孝者也

喪親章第二十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敎民無以死傷生毁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爲之棺槨衣衾

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偯者聲之曲容者貌之莊文者詞之美不安則不忍服不樂則不忍聞不甘則不忍食蓋孝子喪親哭則氣竭而無委曲禮則情質而無容儀言則意直而無文飾服取蔽體食取充腸樂則撤懸凡此皆哀戚之至情也三年之喪三日不食過三日則傷生矣滅性謂毁極失志變其常性也政者正也以正義裁制其情孝子有終身之憂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

聖人爲之立中制節以三年爲天下之通喪使人知有終竟之限也槨周于棺棺周于衣衣周于身衣斂衣衾被也舉舉尸納之棺也簠簋祭奠之器哀戚者哀親之不見也擗拊心踊躍也男踊而女擗送謂祖載以之墓也宅冢穴兆塋域安厝葬埋之也送形而往迎精而還爲之立主以存其神三年喪畢遷祭於廟始以鬼禮事之言春則包夏言秋則包冬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秋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感親而修祭焉所謂以時思之也父母生則事之以愛敬死則事之以哀戚糾撮上章之要也本根也木有本則生人本於父母亦如之記云子者親之枝是也總承上言事生則盡愛敬事死則盡哀戚生民之根本於此盡死生之義理於此備孝子之事親乃於是終矣自子而言則立身揚名爲孝之終自親而言則慎終追遠爲孝之終二者相爲表裏故以是終篇學者於此可以究始終之故而知至德要道之歸矣

經史析疑卷十八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翠嵐南村校訂
男　敏捷遜齋
　　履道吉堂校字
嫡孫作舟利濟

爾雅總論

問爾雅之名何所取義曰爾雅疏云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楊升菴云雅可以訓正爾不可以訓近邇可訓近而爾非近也爾雅之云猶麗則也漢書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以爾雅與深厚爲對固知當解爲麗則而不可解爲近正也若如近正之舊說則但近正而已猶未得爲正也爾雅一書所載皆六經之言有何不正而云近正乎正義曰爾雅所爲作者正名協義洞究聖人之微旨俾學者軌於正道也劉熙釋名云爾昵也近也雅義也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良以齊音楚語風氣區分脗口合唇短長互異不有會通曷窺旨要雖曾卒夫殊言必統覈於雅訓也

問漢世毛公作詩詁訓傳孔潁達疏云毛以爾雅之作多爲釋詩而篇有釋詁釋訓故依爾雅訓而爲詩立傳此言毛詩依於

爾雅也信乎曰後儒學不師古虛造不可知之說猥曰爾雅專爲釋詩而作或又曰爾雅掇拾傳註而成書持論踳駁殊無實證何則字有定義物有正名六藝之文同條共貫豈得謂易書春秋禮經之訓釋有異於詩夫文字旣彰卽有訓釋周官保氏掌養國子八歲入小學師儒講習學僮諷書必有正業爾雅者古人小學之書也小學明則六經之文皆字順詞洽周末漢初諸儒釋六經者悉依爾雅豈得先有諸儒傳註然後掇拾以成爾雅乎古今異語必先通乎爾雅廼能得其大義析其微言王充論衡是應篇云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劉勰宗經篇云書實

紀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義曉然詩主言志訓詁同書斯皆通人之論異乎私智穿鑿便辭巧說乖離經傳者矣

問作爾雅者先儒迄無定論有可辯證否曰爾雅舊附孝經隋經籍志以附論語至陸德明始謂爲周公之書其說蓋本於魏張揖所上廣雅表言周公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書以釋其義是以爾雅爲周公所作也今考周公賦詩受臚作謚法解其訓釋字義俱與爾雅同是周公作爾雅之證也張揖又云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今按孔子作十翼以贊周易其彖傳序卦傳聖義闡敷式昭雅訓是孔子增修爾雅之證也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儀禮喪服傳爲子夏所作其親屬稱謂與爾雅釋親同世所傳子夏易傳或云僞託至於經典釋文李鼎祚集解所徵引者觀象玩辭必求近正是子夏增益爾雅之證也張揖又云或言孫叔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今按爾雅之文間有漢儒增補如釋地八陵云雁門是也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釋獸鼳鼠下云秦人謂之小驢疑皆漢初傳爾雅者所附益後儒遽以此爲爾雅作自漢儒則非也然則爾雅之作究屬何人竊以漢世大儒惟鄭康成囊括大典網羅衆家審六蓺

之指歸明古文之正訓其駮五經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蓺之言蓋不誤也今由鄭君之言釋之公羊穀梁皆孔子門人其訓釋字義悉符爾雅是則爾雅者始於周公成於孔子門人斯爲定論粤自贊易正樂垂爲六經門弟子身通六蓺共撰微言申以訓釋爾雅既著六經以彰周末學校既廢小學不講是非無正人用其私經訓就衰鉤鈲析亂故七十子喪而大義乖

問爾雅分篇而每篇皆謂之釋者並是詁訓之義否曰釋詁釋言釋訓所以通其語言釋親以正其親屬釋宮辨居室之度釋

器辨用物所宜釋樂連屬於釋器者以作樂之器亦爲器也釋天辨歲時月星之名釋地辨九州四極之域釋丘釋山釋水因釋地而類及之也釋艸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或別其異名或詳其形體俾學者多識不惑遇物能名也

問漢書藝文志爾雅三卷二十篇今所傳本只十九篇何也曰陸德明經典序録云釋詁一篇葢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論之詳矣按張揖謂周公著爾雅一篇今所傳三篇爲後人增補是張揖所謂篇卽後人所謂卷猶云周公所作祇一卷後人增補遂有三卷

耳陸氏乃以張揖所謂篇卽班固所謂篇遂以周公所作者爲二十篇之一殆考之不審以致斯誤其實諸篇之目皆周公所定七十子之徒每有增益也

問傳爾雅者漢初諸儒授受不絕故賈董之書訓釋經文悉符雅義太史公受尚書於孔安國其爲本紀世家徵引尚書者輙以訓詁之字闡釋經義悉依於爾雅信乎曰以堯典及謨貢暨範考之莫不皆然古者傳以釋經史遷所訓釋葢卽孔安國書傳而孔傳本於爾雅則知古人釋經未有舍爾雅而別求字義者後儒不察徒見毛公有詁訓傳遂以爲爾雅掇拾毛傳豈爲篤論與毛傳於爾雅間有未采鄭箋爲補其遺而漢小學之書惟許氏說文解字悉宗雅訓或與雅訓互相證明惟其得爾雅之傳故能明六書之指也

問爾雅行於何時郭璞稱爲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然與曰自漢武帝時得豹文鼠孝廉郎終軍以爾雅辨其名賜絹百匹而其書始行郭璞究心一十八載而草木魚蟲訓詁名物昭然其學考古之學彬彬矣故稱爲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謂九家非爾雅無以通猶九河非津涉無以渡也六藝卽六經爾雅爲六經之鏁鑰必開導之然後得其微旨故曰六藝之鈐鍵

問爾雅註疏諸家孰優曰註爾雅者漢有劉歆樊光李巡孫炎輩雖各名家猶未詳備惟晉郭璞有註三卷最爲稱首爲義疏者舊有孫炎高璉宋邢昺鄙孫炎高璉之疏詞意淺近因奉詔與杜鎬舒雅李維孫奭李慕清王煥崔偓佺劉士元八人爲疏十卷而一以景純爲主則爾雅誠莫有過於郭註者矣鄭樵亦有爾雅注其言爾雅出自箋注未行之先葢憑詩書以作爾雅爾雅明則百家箋注可廢說雖偏而亦正云

問註爾雅者不一其人諸書所引有不能定其姓名何也曰經典序録有犍爲文學註諸書多引作揵爲舍人或作舍人文選

註問稱爲郭舍人疑卽一人也有劉歆註陸氏謂與李巡正同今散見諸書者不盡同於李巡有樊光註陸氏引沈旋之說疑非光註案詩疏所引有某氏註左傳疏引樊光之註與某氏註同則某氏疑卽樊光然詩疏亦間引樊光註與某氏互見其爲一人與否疑未能定也有李巡註孫炎註皆在郭氏以前也梁有沈旋集註則在郭氏以後也其爲序錄所未及引者有鄭康成註見周禮疏然康成傳不言其註爾雅其卽鄭志引爾雅而釋之後人遂以爲康成爾雅之註與郭註引謝氏之說考序錄有陳國子祭酒謝嶠撰爾雅音在郭氏之後是郭註所引謝氏

究莫明其爲何人也

問漢志載有小爾雅一篇小爾雅之外復有何書曰考漢志載有小爾雅十三章有廣詁廣訓等名或云孔鮒所撰而未見大行魏張揖嘗採蒼雅遺文爲博雅凡不在爾雅者著於篇仍用爾雅舊目隋曹憲因揖之說附以音解時唐太宗遇有奇字遣使問之憲具爲音註援驗詳覆帝嘆賞之至陸德明釋文唐之有功爾雅者陸佃埤雅釋魚釋獸以及鳥蟲馬木草而終以釋天亦所以爲爾雅之輔也夫佃爲王安石客而學不專主王氏殆亦能自立者與

釋詁第一

問爾雅篇名釋詁何也曰釋解也詁古也古今異言解之使人知也鄭箋詁通作故顏師古云故者通其指義也釋文引樊光李巡本皆作釋故是也先王遺典由今言以通古義故釋文引張揖雜字云詁者古今之異語也陸德明誤會張揖之意以此篇爲周公所作餘爲後人增益不知周公作爾雅則篇目皆周公所定而孔子門人每篇皆有附益以增成其義其不盡出於一人明矣後人或引秦風不承權輿謂周公不應釋秦風以此疑爲非周公所作斯又不然逸周書已見權輿豈得謂周公之

時無權輿之文乎況爾雅與六經相表裏據爾雅以釋六經而六經明引六經以證爾雅而爾雅明故郭氏每引經文所以證明爾雅也如謂先有郭氏所引之經而後有爾雅之義此不足與通古今之義矣

釋言第二

問釋言之義正義曰大戴禮記四代篇云發志爲言發言定名古謂之名今謂之字說文云直言曰言釋名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上篇釋詁有十餘名而同一實者此篇所釋或連舉二字或祇釋一言惟滷矜鹹苦也三言連舉爲異耳古有以一句

爲一言者左氏定四年傳趙簡子稱子太叔語我九言論語云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然論語即有以一字爲一言者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以恕字爲一言也戰國策云臣請三言而已曰海大魚左傳疏引易說云伏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是則一字爲一言其來已久漢書東方朔傳云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亦以字計也此篇通古今之訓義多爲釋詩而作

釋訓第三

問釋訓之義曰釋詁云訓道也說文云訓說教也繫傳云訓者

順其意以訓之也釋文引張揖雜字云訓者謂字有意義也詩疏云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釋訓道形貌也按古者重語皆爲形容之詞有單舉其文與重語同義者如肅肅敬也丕丕大也祗言肅祗言丕亦爲敬也大也有單舉其文即與重語異義者如坎坎喜也居居惡也祗言坎言居則非喜與惡矣此篇先釋重語子子孫孫以下三十二句敷繹詩義協於古音所以具訓於蒙士也次及連語次引詩以釋之錯舉其詞多言形體兼及用物俾諷誦者擬諸形容得古人順敘之意故自爲一篇至於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與釋詁釋言同義

釋親第四

問釋親何指正義曰禮記大傳云親者屬也說文云親至也釋文引蒼頡篇親愛也近也釋名云親襯也言相隱襯也屬續也恩相連續也賈誼書六術篇人之戚屬以六爲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爲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爲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爲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爲從曾祖昆弟曾祖昆弟又有子子爲族兄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爲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爲制而

止矣是六親專屬同姓而言此篇所釋先言宗族次及於母黨妻黨婚姻者以母黨妻黨婚姻亦得爲六親也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杜註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共辰極也是母黨妻黨婚姻俱爲六親之證也老子云六親不和有孝慈孔穎達云六親謂父子兄弟夫婦也按孔氏因釋孝慈而推測六親未爲通義六親始於一本則賈誼書所釋者是也自一本而旁達則杜註所釋者是也禮記大傳又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鄭註合合之宗子之家序昭穆也異姓謂來嫁者也

立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是異姓之
親謂母黨妻黨其誼相連屬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六親俱
由父而推故親親自宗族始
問釋親篇復別分宗族爲一類何也曰白虎通義云宗者何謂
也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
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
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何也族者
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上湊高祖下至元孫一家有吉百
家聚之合而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

堯典云以親九族釋文引馬鄭註云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
族王風葛藟鄭箋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之親周官
太宰云宗以族得民鄭註宗繼別爲大宗收族者大宗伯云以
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鄭註三
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
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鄭註已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
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元孫九也殺謂親益
疎者服之則輕是古者三族九族俱以同姓言也爾雅所釋自
高祖及於元孫所謂九族也自從父晜弟世父叔父以及族曾
王父則自高祖以下所謂旁殺之親也自元孫推及於礽孫雲
孫又自族晜弟推及於親同姓者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
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則雖親同姓
之雲礽亦爲宗族也姑姊妹繫於宗族者鄭駮五經異義云婦
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鄭蓋據爾
雅而言爾雅載姑姊妹於宗族而姑之子姊妹之子載於妻黨
者所以示族與黨之別也詩疏引稱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
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
爲一族已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

族母之母姓爲一族女昆弟適人者爲一族妻黨二妻之父姓
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書疏引異義夏侯與歐陽同白虎通
義亦載其文今知不然者爾雅所以正名辨物父之親爲宗族
母之親爲母黨妻之親爲妻黨是族與黨秩然有辨若以母妻
之親均稱爲族則名不正矣故鄭駮異義云異姓之服不過緦
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
外族也是經典所云三族九族俱爲同姓昭然察矣監本宗族
二字訛題在前今從唐石經及鄭樵本改正下放此
問復別分母黨爲一類何也曰父母恩同而尊有所屈故釋親

詳於宗族畧於母黨喪服傳云禽獸知有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故宗族上及於高祖下及於雲孫旁及於族曾王父親同姓而母黨唯上及於外曾王父旁及於從舅從母母之尊有所屈子不得伸其私恩也大傳云從服有屬從鄭註子爲母之黨通典引雷次宗喪服經傳畧註云夫二親恩等而中表服異君子類族辨物本以性分爲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於義雖當求情未愜苟微有可因則加以伸心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皆得因此加以小功也舅情同二人而名理闕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

也然情不止於緦亦以見於慈母矣至於餘人雖有尊名而不得加者服當其義情無不足也又引庾蔚之謂傳云以名服及云以名加皆是先有其義故施以此名尋名則義自見矣外親以緦斷者抑異姓以敦已族也緦服既不足以伸外甥外孫之情故聖人因其有申之義而許其加也外祖以尊加從母以名加者男女異長伯季不同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兄弟姊妹同氣之懷不異故其服不得殊由若同在他鄉小功加一等而大功以上則不加也按雷氏庾氏之說俱足以證母黨與宗族輕重之別母黨之外曾王父從舅禮不爲制服而爾雅列其稱謂者雷氏所謂雖有尊名而不得加也

問復別分妻黨爲一類何也曰說文云妻與夫齊者也又持事妻職也釋名云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稱尊故齊等言也大傳云從服有從重而輕鄭註從服謂妻之父母此篇釋妻之黨兼及於姑之子舅之子姊妹之夫因妻之昆弟而類舉之也兼及於外孫者因離孫歸孫而連舉之也兼及於嫂婦娣姒者以其同爲女子之類也

問復別分婚姻爲一類何也曰經解云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

之別也鄭註昏姻謂嫁娶也壻曰昏妻曰姻蓋男女自爲昏姻而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又因其子而稱之而親屬又各以其類推也

釋宮第五

問釋宮之義曰史記索隱引元命包云宮之言中也廣韻引白虎通亦云宮之言中也易繫辭傳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九家易云坎爲宮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後聖有作以爲臺榭宮室牖戶是旣營宮室卽有臺榭戶牖也初

學記引白虎通云黃帝作宮室以避寒溫釋文引世本云禹作宮室呂氏春秋云高元作宮室按論語言禹卑宮室則禹之前已有宮室以爲始於黃帝者是也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鄭註媺善也謂約椓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宇是宮室之作所以安上下也此篇所釋上則爲梁棁桴榱之屬下則爲瓴甋甓地之屬連則爲簃旁則爲墉別內外則爲扆爲序故墨子辭過篇述聖王爲宮室之法曰高足以辟潤濕邊足以圉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也古者祭祀朝聘燕饗之禮各有定位故內而奧窔外而門闕以及鄉

位宁樹俱爲釋其所在俾行禮者不至失位也途路之異名趨走之處以及於梁荷又因其類而分釋之

釋器第六

問釋器之義正義曰易繫辭傳云以制器者尚其象荀爽註結繩爲網罟葢取諸離此類是也又云形乃謂之器荀爽註萬物生長在地成形可以爲器用者也又云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虞翻註神農黃帝堯舜也考工記云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又云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

爲器作車以行陸行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聖人制用利民辨形爲度因事命名禮器云器皿之度考工記所述言其度也此篇所釋正其名也器用所尚累代不同禮器疏云舜質素初則陶於河濱後制禮則尚質素故考工記云有虞氏上陶是也禹則治水始立溝洫後制禮則尚工匠之事夏后氏上匠是也湯則以桀荒淫器物失所湯以制禮樂之器而得民心殷人上梓是也周武王以紂昏淫尊卑無敘故尙文物車旂之屬而得民心周人上輿是也此篇先言禮器次及用器禮以定民志而後可以利用出入民咸用之也豆籩登缶與夫輿之軹軓

皆摶埴之工攻木之工所治也因鼎鼐而及鈑鍘因璧瑗而及璆球攻金之工刮摩之工所治也染緅染赬設色之工所治也爲辨爲韗攻皮之工所治也兼及於鏤刻琢磨治器之名者鄭註禮器云器所以操事器利則事成故治器欲其善也飲食衣服互見於釋器者制器尚象所以裕衣食之原重其本也倂及於苫蓐竿簣者日用所資也說文云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凡切於民用雖纖細不能遺也旌旗亦爲器因屬於講武故附見釋天鐘磬之屬皆器也因樂器衆多故別爲釋樂至木謂之虡旄謂之蘢仍見於此篇

釋樂第七

問釋樂之義曰舜典云命女典樂春官大司樂掌六代之樂樂記云樂者樂也說文云樂五聲八音總名象鼓鞞木虡也此篇所釋五聲別名及八音之器大小之異名後儒昧其制器之方或失其命名之義蓋自周衰禮壞樂尤微眇重經秦火遺法失傳漢河間獻王作樂記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著於別錄其第十三爲樂器篇今取入禮記者自樂本至魏文侯十一篇合爲一篇而已其餘篇第俱佚古樂遺法寖以益微三代樂器名不盡隱者倘賴此篇之存而究莫能盡復其器也道寓乎器無其

器則末由得其音以通其義春官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樂記云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史記索隱引孫炎云作樂器小大稱十二律也故郭註於器之長廣尺寸釋之特詳白虎通義引樂記云土曰壎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弦石曰磬金曰鍾木曰柷敔又引樂記云壎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離音也鍾兌音也柷敔乾音也風俗通義所引樂記亦多言樂器孟康漢書註引作禮樂器篇其即別錄樂器篇之佚文與

釋天第八

問釋天之義正義曰堯典云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史記正義云歷數之法日之甲乙月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天數以爲一歲之歷洪範云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天日月星運於歲月日辰之間歷數則總四者之不齊以齊之也天道恒久而不已天運健行而不息以靜運動故積微成著自下測上凡九重一爲月所行白道二爲星辰所行三爲太白所行四爲日所行黃道五爲熒惑所行六爲歲星所行七爲塡星所行八爲二十八舍恒星所行有象之高下止於八其上則大氣包之而爲九以去地

之遠近爲天行之內外屈原天問云圜則九重呂氏春秋云天微以成是也爾雅先釋四時者堯典於仲春言日中於仲夏言日永於仲秋言宵中於仲冬言日短左氏昭十七年傳郯子述古少皡氏設官有司分司至司啓司閉分者春分秋分至者冬至夏至啓者立春立夏閉者立秋立冬所謂順天以授時也天之有南北極爲左旋之樞以定南北天之有赤道爲左旋之中帶以界南北而黃極爲右旋之樞距北極二十餘度黃道爲右旋之中帶斜交於赤道半在赤道南半在赤道北最遠距赤道亦二十餘度與黃極距北極相應日行黃道與赤道斜交二分

日行交地平上下之度相等故寒暑平而晝夜均所謂日中宵中也日自南斂北春分後行赤道內其下值中土所居漸近寒日退而暑日進至夏至而極北交地平上下之度上多下少則晝長夜短所謂日永也日自北發南秋分以後行赤道外其下值下土所居漸遠暑日退而寒日進至冬至而極南交地平上下之度上少下多則晝短夜長所謂日短也寒暑相推而四時行焉故釋天先及四時堯典云平秩東作平秩南爲平秩西成平在朔易四時得其平則和氣育物而爲祥不得其平則戾氣害物而爲災授時以民食爲本而雜占之休咎不與焉故祥與

災次之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堯典舉成數言之後世所謂歲實也續漢書律歷志云在天成度在歷成日天本無度因日所躔以起度日循黃道一晝夜所過謂之一度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後世所謂歲周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後世所謂天周之度也晉虞喜分天周爲三百六十五度二十六分乃四分之一而有餘定歲周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爲四分之一而不足所謂天者指列星而言所謂歲者指日躔而言後世推測雖分餘稍有增損要不遠乎堯典之成數至月與日會而有合朔日與天會而有分至其中氣朔策之不齊而氣盈朔虛之數以生乃置閏以通之而成歲焉爾雅所釋歲名即春官馮相氏所掌十有二歲之位也十二歲爲一終合歲陽於歲名終十二歲者五積歲六十是謂一周爾雅所謂月名即馮相氏所掌十有二月之位也合月陽於月名亦六十而一周至於自甲至癸馮相氏所掌十日之位也自寅至丑馮相氏所掌十有二辰之位也十日十二辰數窮六十周則更始六六相乘準以敘歲古者紀歲紀月各有定名所以驗天行之轉也故歲陽歲名月陽月名次之洪範云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漢書律歷志云月爲風雨風雨者

歲功所由成今海濱之人驗風雨者多於弦望是風雨依於月也故風雨次之堯典言鳥火虛昴祇分四象馮相氏言二十八星左氏內外傳多言十二次星次至周而始詳爾雅於二十八星十二次以及五星不盡釋者約舉以該其餘也舊時推步家以二十八宿爲天體則無以解於九重天之說惟二十八宿與日月五星皆右旋而南北推移加大氣左旋之天而爲九所謂圜則九重也二十八宿之天旋轉甚微所謂天微以成也列宿因日躔而生歲差分至之氣因地而生里差古者紀歲不於節氣而取驗於星中者以星象舉目可見也宋書祖沖之曰中星

見伏記籍每以審時者葢以歷數難明而天驗易顯名據一代所合以爲簡易之政也故星名次之祭祀必舉於四時講武必順乎四時欽若授時之政所爲有事也故祭名與講武次之因講武而有旌旂故旌旂附見於後

問釋天何以先及四時曰曾子天圓篇云聖人愼守日月之數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時之順逆白虎通義云歲時何謂春夏秋冬也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釋名云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詩疏引許叔重五經

異義云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與毛詩同謹按尚書堯典義和以昊天總勅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某卒稱曰旻天不弔非秋也又引鄭康成駁異義云元之聞也爾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蓺之言葢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蓺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悠悠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義和欽若昊天孔某卒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按鄭君據爾雅以駁正異義其論篤矣惟以春爲昊天夏爲蒼天與今本異說文云春爲昦天元氣昦昦卽許氏所据本也白虎通義引爾雅兼采兩說是爾雅舊本有作春爲昊天夏爲蒼天者與許鄭所見之本同也郭氏定從李巡本劉熙釋名與李巡同葢以蒼天之名因蒼蒼之色春爲木德厥色靑蒼則蒼天當就春時而言矣毛傳云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

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毛公以詩人稱天殊名而同德無妨隨舉言之至於四時之名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呂氏春秋言天有九野雖不可盡据然其於東方曰蒼天實符雅訓高誘註云東方二月建卯木中也木色靑故曰蒼天春爲蒼天此亦其證故郭氏定從李巡

問次及於祥何也曰釋詁云祥善也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無水旱昆蟲之災無凶饑妖孽之疾所謂太平之祥也自好異者援引上古侈言符瑞所謂景星醴泉者多非其實白虎通義云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

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禮記疏引援神契云德及於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於地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八極則景星見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來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動狐九尾雉白首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其它緯書所載不可勝記爾雅正釋說之訛景星醴泉近微諸四時之和萬物之茂而無取乎奇祥異彩故依於爾雅則不惑於讖緯之鄙別矣

問次及於災何也曰易釋文引子夏傳云傷害曰災鄭氏云害物曰災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謂之異小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威也五行之沴皆爲災而民食爲重故左氏莊十一年傳云天降之災僖十三年傳云天災流行皆指饑饉而言白虎通義引禮曰一穀不升不備鶉鷃二穀不升不備鳧鴈三穀不升不備雉兎四穀不升不備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皆愼災之事也

問釋天有歲陽何也曰此別太歲在日之名也史記索隱引爾雅釋天云歲陽者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干是也歲陰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支是也廣雅云甲乙爲幹幹者日之神也寅卯爲枝枝者月之靈也甲剛乙柔丙剛丁柔戊剛己柔庚剛辛柔壬剛癸柔左傳昭七年傳云天有十日杜註云甲至癸是甲癸爲日名爾雅以太歲所在言之索隱以十干爲歲陽非也舊疏引漢書律歷志云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歲在甲曰閼逢在寅曰攝提格此謂甲寅之歲也然則乙卯之歲曰旃蒙單閼丙辰之歲曰柔兆執徐丁巳之歲曰彊圉大荒落戊午之歲曰著雍敦牂己未之歲曰屠維協洽庚申之歲曰上章涒灘辛酉之歲曰重光作噩壬戌之歲曰元黓閹茂癸亥

之歲曰昭陽大淵獻甲子之歲曰閼逢困敦乙丑之歲曰旃蒙赤奮若以此推之周而復始

問又有歲名何也曰此別歲在十二辰之名也秋官硩蔟氏云十有二歲之號鄭註歲謂從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歲之名所以別於十二辰也賈誼鵩賦云單閼之歲郊祀樂歌云天馬徠執徐時說文敘云困頓之年是漢人循宗雅訓也然漢人即有以日辰之名紀歲者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云青龍在涒歎後碑云青龍建酉西嶽華山亭碑云歲在戊午荆州刺史度尚碑云歲在鶉尾龍集丁未金鄉長侯成碑云歲在己酉歲在甲辰以

甲子紀歲趨從簡易積習生常非雅訓之舊矣爾雅兼別年歲
之名者鄭註天官云正月吉謂朔日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
正以出敎令者審也春官太史正歲年以敘事周時三正並用
故豳風七月之詩月日並擧左氏定四年傳述分土之制於衛
則啟以殷政於晉則啟以夏政各視其風土所宜葢更正朔以
一天下之視聽又從民俗所服習者以爲敎令此大宰小宰觀
治象之法所由並行於正月之吉與正歲也逸周書云夏數得
天百王所同乾鑿度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堯典言成歲是唐
虞亦稱歲故載爲歲也商頌殷武云歲事來辟是商亦稱歲也

白虎通義云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
共之據日爲歲年者仍也年以紀事據月言年載之言成也載
成萬物終始言之也
問又有月陽何也曰虞喜所謂月雄月雌猶云月陽月陰也舊
疏云設若正月得甲則曰畢陬二月得乙則曰橘如三月得丙
則曰修寎四月得丁則曰圉余五月得戊則曰厲皐六月得己
則曰則且七月得庚則曰室相八月得辛則曰塞壯九月得壬
則曰終元十月得癸則曰極陽十一月得甲則曰畢辜十二月
得乙則曰橘涂周而復起

問又有月名何也曰春秋繁露云十者天之數也十二者歲之
度也用歲之度條天之數十二而天數畢又云天有四時每一
時有三月三四十二十二月相受而歲數終矣爾雅不云月在
陽爲陬而云正月爲陬者後漢書陳寵傳云天以爲正周以爲
春地以爲正殷以爲春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是三正皆以正月
爲陬郭氏釋陽月似據夏時而言以夏時爲民俗通用也
問釋天又及於風雨何也曰易曰潤之以風雨王逸楚詞章句
云風爲號令雨爲德惠故風動而萬物搖雨降而萬物植釋名
云風兗豫司冀橫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靑

徐言風踧口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雨羽也如鳥羽
動則散也又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而生養此篇廣
風雨之異名繫於釋天者春秋繁露五行對云地出雲爲雨起
氣爲風風雨者地之所爲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命若
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莫曰地風地雨也兼及於霽霧雷
霆雪霰者曾子天圓篇云陰陽之氣各從其所則靜矣偏則風
俱則雷交則電亂則霧和則雨陽氣勝則散爲雨露陰氣勝則
凝爲霜雪陽之專氣爲雹陰之專氣爲霰霰雹者一氣之化也
盧辯註云偏則風而和則雨此謂一時之氣也至若春多雨則

時所宜也陽氣在雨温煖如湯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爲雹陰氣在雨凝滯爲雪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霰是皆風雨類也併及於虹霓弅雲者風雨所由占驗也

問又及於星名何也曰說文云曐萬物之精上爲列星或省作星釋名云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處也春官馮相氏掌二十有八星之位秋官哲蔟氏以方書二十有八星之號鄭註星謂從角至軫也二十八星在周宜有定名然舊說多互異月令所載二十六星益以建弧而無箕昴鬼張史記歷書備二十八星之號有建罰狼弧而無斗觜井鬼淮南天文訓

云二十八宿中央其星角亢氐東方其星房心尾東北其星箕斗牽牛北方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其星東壁奎婁西方其星胃昴畢西南方其星觜嶲參東井南方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其星張翼軫漢書歷志星名與淮南同葢天文家相傳之說故後人多從之鄭註所謂從角至軫也爾雅於二十八星祇述十七星其未舉者北方之宿則須女也危也西方之宿則胃也觜也參也南方之宿則東井也輿鬼也七星也張也翼也軫也十有二次祇言其九其未舉者實沈也鶉首也鶉尾也五星祇言其一所未舉者歲星曰東方木熒惑曰南方火塡星曰中央土辰星曰北方水爾雅以釋六蓺之文文有不備可以類推春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先鄭說星土以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國語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之屬是也後鄭謂大界則曰九州州中諸國之分域於星亦有分焉其書亡矣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

星孛孛之氣爲象爾雅兼及於孛星弅星者垂象所以見吉凶辨其名以驗其行俾知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也然天道遠人事邇觀人事可以知天道辨星名者尤重於授民時淮南主術訓云昏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高誘註三月昏張星中於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四月建巳中在南方虛北方元武之宿八月建酉中於南方也昴星西方白虎之宿也季秋之月收斂畜積也此据堯典而言今時農家作息多取驗於星但因象命名詞不雅馴耳火流而戒寒昴中而趨斂古今無異義也

史記索隱引爾雅須女謂之婺女熒惑謂之執法今爾雅無此
文蓋索隱引星經傳寫誤作爾雅

問又及於祭名何也曰釋詁云禋祀祠蒸嘗禴祭也此又分釋其名也通典云先王制禮依四時而祭者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奉薦味以申孝敬之心慎終追遠之意祭義云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是四時之祭祭之本也以次及於諸大祭終於禘繹者取象於歲閏之相成日遂之相繼也故附見釋天

問又及於講武何也曰講武必順四時故附見釋天公羊桓四年傳云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何休註云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已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也是四時之田所以共四時之祭因以習武事也宵田火田所以廣其義動衆宜乎社則出師之祭也振旅闐闐因釋詩文而類敘之兼以辨師出入之異名也

問又及於旌旂何也曰此因上文講武而連類及之也鄭註鄉射禮云旌總名也釋文云旂本又作旗說文云旗士卒以爲期釋名云旗期也軍將所建象其猛如熊虎與衆期其下也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此不盡釋者舉以例其餘也月令云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故九旗之名上得兼下下不得從上稱也

釋地第九

問釋地之義正義曰禮運云地秉陰竅於山川郊特牲云地載萬物呂氏春秋云地塞以形高誘註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白虎通義云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地之言施也諦也應施變化審諦不設敬始重終故謂之地也說文云

地元气初分輕清陽爲天重濁陰爲地萬物所陳列也釋名云地者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也亦言諦也五土所生莫不審諦也此篇所釋自九州及於四極者周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故爾雅於田野之高下山澤所鍾聚分斷言之疆域之界荒遠之服三代之制不同書闕有間可互證也兼及於八陵者遂師掌四方之地名因十藪九府而類敘之也兼及於五方之異氣者土訓掌導地慝以辨地物而厚其生故釋五方物產之禀於異氣者使民不疑於耳目也下篇遞及於邱與山川者

大戴禮記易本命云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是邱與山川俱統於地故釋邱釋山釋水以次分釋焉

問釋地何以首及於九州曰說文云州疇也各疇其土而生之水經註引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通典云黃帝方制天下立爲萬國顓頊之所建帝嚳所受創制九州是九州之設由來舊矣文選註引韓詩商頌云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夫子章句九域九州也長發云帝命式于九圍毛傳九圍九州也殷設九州是其證呂氏

春秋有始覽云河漢之間爲豫州周也兩河之間爲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爲兖州衞也東方爲青州齊也泗上爲徐州魯也東南爲揚州越也南方爲荆州楚也西方爲雍州秦也北方爲幽州燕也所說疆域大率据爾雅而言也

問何以次及於十藪曰左傳疏引李巡云藪澤之別名也說文云藪大澤也九州之藪揚州具區荆州雲夢豫州圃田青州孟諸沇州大野雍州弦蒲幽州奚養冀州楊紆并州昭餘祁說文据職方而言也按藪與澤異周禮云藪以財得民左氏昭二十年傳云藪之薪蒸虞候守之周語云藪物之歸也詩釋文引韓詩章句云禽獸居之曰藪鄭氏冢宰註云澤無水曰藪澤虞註水鍾曰澤水希曰藪蓋澤爲大壑衆流所歸藪則卑埊之地廣大之墟潦盡水涸草木禽獸叢集其間至於水潦既降彌望皆成巨浸則藪與澤無別矣故風俗通義云藪者澤也藪之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呂覽淮南所載九藪無大野焦穫而以趙之鉅鹿晉之大陸分爲二藪風俗通義所述十藪据爾雅爲說鄭註澤虞又云爾雅有八藪賈疏以爲周秦同在雍州除畿內一州而言也

問復有九府何也曰高誘戰國策註府聚也賈公彦云凡物所

聚皆曰府官人所聚曰官府在人身飲食所聚謂之六府月令云季春之月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是九府之美大率利用所資也禮運云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鄭註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爾雅言九州之利各繫以地不强所無土物之宜卽順民之情也管子輕重篇桓公以皮幹筋角羽毛齒革不足爲虞故通遠方之貨是則强國之謀非復先王九府之制矣淮南墜形訓引爾雅之文有霍山之多珠玉焉無多字

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焉無虛字末云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餘俱同太平御覽引淮南子作徒格山之文皮焉徒格合聲卽爲斥

問釋地及於八陵五方復及於野何也曰地官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遂人掌邦之野鄭註此野爲甸稍縣都是國門之外通謂之野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鄭司農云稼穡謂三農生九穀也遂師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是治野莫重於稼穡故於原隰阪田菑畬新田悉爲別其形體

問復及於四極何也曰逸周書王子晉解云善至於四海曰天子達于四荒曰天王列子湯問篇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呂氏春秋有始覽言四極四海之里數淮南地形訓山海經詩含神霧俱言四極相去之里經緯贏縮彼此互異翫諸雅訓語或搆虛今不備述

釋邱第十

問釋邱之義曰風俗通義云尚書民乃降邱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邱營度爽塏之場而邑落之鄭註周禮王逸楚詞章句俱云土高曰邱則應劭所云禹決江疏河民乃下邱者是也廣雅云小陵曰邱是邱小於陵也虞翻易註云半山稱邱邱下稱陵則陵又下於邱矣經典多連言邱陵散文言之凡土高者總稱爲邱亦不計其大小高下也邱有自然而高者亦有人力所爲者古者盡溝洫之利浚深疏滯積土成邱後遂以爲設險之用易坎卦云地險山川邱陵也春秋左氏傳所載邱名甚夥朽壤陁落周道陵遲積漸使然非一朝夕故古之名邱後世多湮此篇所釋俱因邱之形狀以定其名不專繫一地陳有宛邱以下始據地望言之而厓岸從附見焉說文云厓山邊也巖岸也是山邊高者亦名厓岸故附見釋邱

釋山第十一

問釋山之義曰周語云山土之聚也鄭註周禮云積石曰山春秋繁露云積土成山無損也成其大無虧也小其上泰其下久長安後世無有去就儼然獨處惟山之意說文云山宣也宣气散生萬物有石而高象形釋名云山産也産生物也山體曰石石骼也堅捍骼也廣雅云土高有石曰山是山者土積而成以石爲體故水經註引春秋說題辭云陰含陽故石凝爲山王廙易註云山之爲體層峯峻嶺峭險參差也此篇所釋首言五山

禹貢所謂奠高山也山三襲陟以下俱釋山之形體不釋山名故禹貢所導諸山若太行王屋嶓冢岷山俱不著於爾雅後世所命諸山依爾雅以爲名若外方謂之嵩山天柱謂之霍山其最著矣泰山爲東嶽以下疑爲漢初傳爾雅者所附益也

釋水第十二

問釋水之義曰洪範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白虎通義五行篇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言準也養物平均有準則也說文云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釋名云水準也準平物也此篇所釋始於原泉

見水之有本也泉之所出或正或仄或從上下審測地勢俱可得泉故管子云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文選註引春秋元命包云水者五行始焉元氣之湊液也泉之所會爲川周語云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天地成而聚于高歸物于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故谿谷溝澮轉相灌注也通川回川或決而復入或歸異出同孫子云水因地而制形又云水無常行故因其形而別其名也涉水則爲揭爲厲乘舟則溯洄溯游言濟水之用也水之大者爲四瀆故乾鑿度云四瀆通情優游信潔後漢書註引河圖云天有四表以布精魄地有四瀆以出圖書也四瀆之大者莫若河故於河曲九河釋之較詳

問釋水何以始於水泉曰易云山下出泉孟子云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管子地員篇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泉呼聲中角其水倉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泉黃而糗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而苦是泉出之殊也水地篇云水者何也萬物之本原也水之本原在乎泉故總題水泉初學記引郭氏讚云川瀆綺錯渙瀾流帶潛潤旁通經營華外殊出同歸混之東會

問復有水中何也曰詩疏云江有渚傳云小洲也蒹葭傳谷風箋並云小渚曰沚並依爾雅爲說也采蘩傳曰沚渚鳧鷖傳曰渚沚互言以曉人也蒹葭傳云坻小渚也不言沚者沚渚大小異名耳坻亦小於渚故舉渚以言之是則洲渚沚坻皆水中高地雖大小異名可以互用故說文云坻小渚也或作渚

問復釋河曲何也曰水經註引春秋說題辭云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孝經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新論云四瀆之源河最高而長從高注下水流激峻故其流急禹貢言導河始於積石淮南地形訓遂云河出積石是以施功

所在爲河源矣言河源者山海經多傳聞異詞惟爾雅爲最古太史公引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是爾雅所本也後世窮河源者屢易其名然譯音多與崑崙相近則知爾雅之義不可易矣塞外砂磧水流無定形水名無定稱故渠并之水其數終不可得而詳河勢善曲凡沿河而行俱謂之河曲

問復詳釋九河何也曰禹貢云九河既道又云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墨子兼愛篇灑爲九澮淮南要畧云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高誘註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而爲九以入海也莊子釋文云河從乾位來

乾陽數九也漢書溝洫志許商以爲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後世言九河者唯許商之說爲可徵信故郭氏以爲據也釋文引郭氏音義云周時齊桓公塞九河并爲一自鬲津以北至徒駭二百餘里渤海東莞成平平原河間弓高以東往往有其處焉案郭氏音義本鄭康成書註爲說也書疏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公羊疏引尚書中候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是鄭郭所本也八流既塞則河流併歸徒駭合九爲一旁無所洩

中不能容至周定王五年河徙河患始此矣鄭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盤往往有其遺處焉郭氏復述其言是漢晉之間九河遺處尙未盡湮但陵谷遷移難求實證故酈道元謂沙丘堰以北館陶廮陶貝邱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並存川瀆多亡又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跡故稱往往時存故鬲盤列於東北徒駭瀆連漳絳同逆之狀麤分陂障之會猶存酈氏祗疏明浮水於九河遺跡不盡述其故稱蓋其愼也唐宋以後推尋地望九河所在務求備徵或取證單辭或併無左驗學者疑焉今聊述舊聞不加別擇唐人所述差爲近之

緬懷禹蹟八枝雖邈經流故道宜若可求云

釋草第十三

問釋草之義曰洪範以庶草蕃廡爲五者來備之徵凡山澤園圃之草皆庶草也天官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冢宰經制國用草木之殖分任以職正名辨類因其土宜故上無匱用下無曠土曲禮述殷制天子之六府其四爲司草鄭註以爲卽周之稻人是庶草以稻爲重司徒頒十二職事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八曰斂材與冢宰職同其以土會之法辨其物生川澤

宜膏物墳衍宜莢物原隰宜叢物鄭註謂膏當爲櫜字之誤也
蓮莢之屬有櫜韜莢物薺莢王棘之屬叢物萑葦之屬辨壤知
種以敎稼穡樹藝庶草所由蕃蕪也草與木皆根於下土垂枝
於上故皆謂之倒生淮南原道訓云秋風下霜倒生挫傷高誘
註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其成實則草與木異文子尙德篇
木實生於心草實生於莢是也此篇所釋或別其異名或詳其
形狀或以類相從或前後互見多切於民用不徒爲興喩之資
焉說文云艸百卉也徐鍇云總名也

釋木第十四

問釋木之義曰洪範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孔疏云木生子實
其味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爲酸一是木實性然月令春云其
味酸是也易曰本乎地者親下指植物而言凡草木之屬皆植
物也至於辨其物生則各有所宜大司徒土會之法云山林其
植物宜皁物川澤其植物宜膏物邱陵其植物宜覈物墳衍其
植物宜莢物先鄭謂植物根生之屬皁物柞栗之屬膏物謂楊
柳之屬後鄭謂覈物李梅之屬莢物薺莢王棘之屬此篇所釋
凡山林川澤邱陵墳衍之所植或別其異名或詳其形狀正其
名然後能辨所宜也古者列樹以表道故司徒各以其野之所

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後世若枌榆名社丹楊名縣猶周官
之遺制矣竹木生平地者曰林故林衡所掌有大林麓中林麓
小林麓之殊此篇言槐棘桑柳椒榝桃李之醜類舉以概其餘
也竹類見釋草而此篇復云如竹箭曰苞以草之質勁者與木
同性也白虎通義云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生也說文云木
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也釋名云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木
類有喬者條者莍者核者其自相覆冒則同

釋蟲第十五

問釋蟲之義曰月令謂春月其蟲鱗夏月其蟲羽中央其蟲倮

秋月其蟲毛冬月其蟲介是蟲其總名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有
羽之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
爲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
十而蛇龍爲之長倮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此統言萬
物之數也聚其類分其羣則文子九守篇所云精氣爲人粗氣
爲蟲是也論衡云夫蟲風氣所生倉頡知之故凡蟲爲風之字
取義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易本命及淮南地形訓俱云風生蟲
蟲八日而化也考工記云外骨內骨郤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
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

小蟲之屬古者博庶物以刻畫為器各象其形此篇所釋博其名也八蜡有昆蟲之祭鄭康成謂昆明也得陽而出得陰而藏之蟲也又謂昆蟲之災螟螽之屬故此篇於食苗食葉之蟲分析其名蟲之中又各有類鬼谷子權篇云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此篇於蟲醜螽醜又各言其類也

釋魚第十六

問釋魚之義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罟以田以魚維時粒食未登先奏鮮食禹别九州任土作貢青州海物惟錯徐州蠙珠暨魚揚州厥篚織貝澤國之利旣開水族之類尤雜

辨其物生則地官大司徒土會之法所謂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物也登取以時則天官鼈人所謂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之祭祀則取諸備物天官庖人鄭註謂若荆州之鮺魚青州之蟹胥皆共祭祀之好羞也用諸飲食月令所謂食麥與魚內則所謂魚宜苽是也數罟不入長育以時則不可勝食荀子富國篇云黿鼉魚鼈鰌鱣以時别一而成羣楊倞註云一而成羣言每一類皆得成羣也魚類旣多故爾雅分釋其名以其為蟲類故在釋蟲之後說文云魚水蟲也魚種善變論衡無形篇云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鼈何則雨水暴下蟲蛇化為魚鼈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此篇於大小之異名俯仰之狀與夫種類之異者晰而别之俾人不以暫變者失其本真也

釋鳥第十七

問釋鳥之義曰左氏昭十七年傳郯子述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尚書獨載堯以來而少皞設官之制五鳩五雉九扈爾雅分釋其名所謂昔闕有間其軼時見於他說也上古聖王覩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羽獸夏翟陽鳥攸居禹貢以徵庶物而鳥鼠同穴遂以名其山焉大司徒土會之法邱陵其動物宜羽物鄭康

成以羽物為翟雉之屬庖人辨六禽之名鄭司農以鴈鶉鷃雉鳩鴿為六禽也養鳥者為掌畜羅鳥者為羅氏射鳥者為射鳥氏去天鳥者為翨氏哲蔟氏其羽則入於羽人是古人於鳥之名物辨之特詳說文云鳥長尾禽總名也隹鳥之短尾總名也此篇所釋兼長尾短尾而言之併及於蝙蝠者夏小正云凡有翼者為鳥也鼯鼠為鼠類而亦及之者以其能飛是亦鳥之類也

釋獸第十八

問釋獸之義曰說文云獸守備者自畋漁既與獸臣司原物盡

其性虞書云百獸率舞公羊疏引鄭註云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其和也大司徒土會之法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後鄭謂毛物貂狐貒貉之屬縟毛者羸物虎豹貔貙之屬淺毛者上古淳化百物猛獸可馴服不氏掌之而獸人所掌則主於辨其名物此篇所釋牝牡之名毛角之狀其性各殊則有善登善顧其形負異則爲迅頭短脰其與畜相似則騭如馬豲如羊兕似牛犀似豕所謂辨其名物也虎豹羆貔之屬爲害於人者則冥氏攻猛獸以靈鼓毆之穴氏攻蟄獸以其物火之山澤之齒角骨物則迹人所徵也庖人掌共六獸鄭司

農以麋鹿熊麕野豕兎爲六獸野豕非可常畜而實爲豕類故豕見於釋獸上篇釋鳥云四足而毛謂之獸鼠亦四足而毛故鼠屬附見於後鼬屬須屬又推類言之

釋畜第十九

問釋畜之義曰畜爲獸之畜於家者周禮疏云按爾雅在野曰獸在家曰畜据此兩篇分釋而言古者畜亦稱爲獸鄭註天官獸醫云獸牛馬之類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是散文相通也對文則獸畜異陸德明云釋獸釋畜二篇俱釋獸而異其名者畜是畜養之名獸是毛蟲總號故釋畜唯論馬牛羊雞犬釋獸通說百獸之名按天官庖人辨六畜之名物鄭註云六畜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官小宗伯毛六牲而頒之於五官使共奉之鄭司農謂司徒主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夏官職方氏謂之六擾以其可擾習也馬屬及於騊駼野馬牛屬及於犘牛犪牛者服牛乘馬所以引重致遠故有取於遠方駿異之產太宰九貢之法所謂物貢也

問釋畜何以首及於馬屬曰淮南地形訓云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八九七十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

馬十二月而生說文云馬怒也武也白虎通義云大司馬主兵不言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馬不以傷害爲名故言馬也夏官馬質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校人辨六馬之物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此篇所釋騊駼褭驂之屬皆種馬也騏騧之屬皆戎馬也騵駱之屬皆齊馬以其色之齊也騉蹄騉駼之屬皆道馬也皇鵅白顛之屬皆田馬也瞯魚之屬皆駑馬也

問復有牛屬何也曰說文云牛大牲也又云牛爲物大此篇先言犘牛犦牛皆牛之大者也賈誼書胎教篇云牛者中央之牲

也。鄭註周禮云牛屬司徒土也牛能任載地之類故爲土土色
黃故牛類多黃此篇別牛黑所在就黃牛而別之也

問復有羊屬何也曰說卦傳云兌爲羊又夏官之屬有羊人鄭司農云羊屬司馬火也火爲視羊亦視故屬火後鄭少牢饋食禮註引尚書傳亦云羊屬火而賈誼書云羊者西方之牲也是漢儒說羊竝兼二義

問復有狗屬何也曰說卦傳云艮爲狗九家易云艮止主守禦也艮數三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爲犬故犬懷胎三月而生斗運行十三時日出故犬十三日而開目斗詘故犬臥詘也斗運

行四帀犬亦夜繞室也火之精畏水不能飲但舌舐水耳犬鬬以水灌之則解也犬近奎星故犬淫當路不避人者也周禮疏云犬有三種一曰田犬二曰吠犬三曰食犬此篇所釋狳猲獢田犬也厖吠犬也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狗爲食犬也

問復有雞屬何也曰說卦傳云巽爲雞九家易云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數故雞知時而鳴也此篇釋雞類之大者及其子之異名也

終

經史析疑卷十九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illegible]村校訂
男　敏捷遜齋
履道吉堂校字
胞姪蜚聲藝苑

諸史總論

問史之體有二曰編年曰紀傳所祖述者何書二體孰優又有實錄之名始於何代曰編年起於春秋而荀悅漢紀實祖之紀傳肇自尚書而司馬遷實祖之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

一人之終始編年不如紀傳至實錄則始於蕭梁自魏徵撰唐太宗實錄乃盛厥後許敬宗有高宗實錄韓愈有順宗實錄歷代以來各有淵源矣

問實錄之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可得析舉與曰編年紀傳之外又有實錄起於蕭梁至李唐時無帝不有焉所傑出者如沈既濟所撰之建中實錄書法無隱耳若代宗名臣如房琯不立傳抗直如眞卿不備載烏得謂之實錄耶

問尚書爲紀傳之祖春秋爲編年之祖其體例之依倣能詳其說與曰二典則帝紀也三謨則世傳也禹貢則地志也呂刑則

刑法志也九官具於虞書六典具於周官則百官志也四仲分於堯典七政齊於舜典則五行志也此紀傳之體本於尚書者也紀吳越事則曰吳越春秋紀楚漢事則曰楚漢春秋戰國紀事虞氏春秋陽翟大賈呂氏春秋孫盛晉春秋吳兢唐春秋此編年之體祖於春秋者也史記漢書迄於金元諸史皆紀傳之體也通鑑綱目與夫外紀長編續編前編皆編年之體也

問史氏流別有十能詳其說否曰偏記小錄逸事瑣言郡書家史別傳雜記地理都邑簿此十者劉知幾所謂史氏之流別也

問史有三長五難三等四患之說而流別有六可詳其說與曰

三長才學識也其說本於劉知幾五難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其說本於袁松三等者褒善貶惡不畏强禦上也編次勤成鬱爲不刊者次也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者又其次也四患者拘於時則有所諱而不得騁拘於私則有所蔽而不得騁拘於勢則有所惕而不得騁拘於衆則有所制而不得騁也劉子元史通復列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爲六家

問作史者必有史氣史體史法其說云何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與夫曾南豐之說凡諸評論能撮其要旨與曰作史者必有史氣如孟子之養浩然無氣則餒又必有史體如周公之定治道無體則雜又必有史法如孫子之整三軍無法則散要其本尤在於知道柳宗元因韓愈有天刑人禍之恐而折之曰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此書中之要也曾南豐曰所謂良史者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知難知之意義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能勝其任知此數說信不愧爲良史矣

問諸史或有志或無志其有志者稱名不同紀載互異能指其得失否曰江淹謂修史之難無出於志非老於典故者不能諸

史惟三國梁陳北齊後周南北史第有紀傳而無表志陳壽以志名書而實無志至歐公五代史有年譜考考卽志也此所以上匹班馬也他若宋齊祇志符瑞北魏僅志靈徵又不足以言志矣

問諸史或有表無志有志無表或表志皆無可臚列與曰史遷有表有書而無志要之書卽志也後漢宋晉隋唐有志無表三國梁陳北齊後周南北史表志皆無夫表於紀傳之中卽寓編年之意也志所以詳一代之典章經制也作史之體二者固缺一不可矣

問史遷八書漢書十志續漢書八志其分合同異能得其詳與唐書十三志又何若曰禮樂律歷天官平準河渠封禪子長之八書也班書則禮樂律歷合爲二志而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其餘食貨本於平準郊祀本於封禪天文本於天官溝洫本於河渠至司馬彪續後漢書之八志則律歷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是也唐書十三志則禮樂儀衛車服歷法天文五行地理選舉百官兵制食貨刑法藝文是也

問作史者不一家有以一人而爲歷代之史者有以一人而爲一代之史者有以一人而爲一國之史者有以一人而爲諸國

之史者有以衆人而爲一代之史者能分屬而析舉之與曰司馬遷之史記歐陽修之五代史一人而爲歷代之史者也班固之前漢書范蔚宗之後漢書宋祁之新唐書宋濂之元史一人而爲一代之史者也沈休文之宋書蕭子顯之齊書姚察姚簡之梁陳二書令狐德棻之周史魏收之北魏李百藥之北齊一人而爲一國之史者也至以一人而爲諸國之史則陳壽之三國志李延壽之南北史揭徯斯之金遼元三史是已更有以衆人而爲一代之史者則房喬褚遂良許敬宗李義甫淳風延壽等之晉書魏徵孔穎達顏思古等之隋書當時或任紀傳或任天文圖籍者是已

紀傳總論

問世之稱良史者並尊史記漢書而班固嘗譏馬遷鄭夾漈力詆班氏其說能畢陳否曰遷繼父談爲太史作史記自黃帝訖漢武序帝王以十二紀定歲時以十年表列政事得失以八書敘公侯將相以三十世家志名卿賢士以七十列傳文直事覈變編年爲紀傳義例自此傳乎然班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究之贊孔子則推尊已極貨殖一傳特舉以示戒耳可盡非之乎班固因史記爲漢書紀表

志傳雖與司馬並稱然鄭夾漈謂自高至武六帝紀盡竊遷書自昭至平又資於賈逵劉歆其論似非過也

問史記本闕十篇班書亦未及竟補之者誰氏其優劣何如曰遷之史凡百三十篇而鈌景武帝紀將相年表等十篇齊人褚少孫補之固之書十志未竟和帝詔其妹昭就東觀續成之褚少孫所補者辭旨淺近甚不足觀不若曹大家所補之八表天文志先儒猶無議也

問史才首稱遷固果有合於聖人之道否曰遷史紀項羽呂后非春秋楚王書子文美去氏之法也述儒林不取游夏文學傳

循吏不取冉季政事是何意耶固史以顏淵與管仲同科以叔向與伊傅並驅是蹇驢而肩驥乘也先伯牛而後曾參進仲弓而退冉有又何必耶

問言史漢者王充甲班而乙馬張輔劣固而優遷孰爲定論曰衆說紛紛瑜亮難決但酌於創與因之間則郊祀因於封禪食貨因於平準則遷爲優揆於難與易之間漢書斷代爲史六帝之事資於賈逵劉歆太初以後其父成之八表天文其妹補之遷獨以一人繼父談而括三千餘年之行事則遷爲更難矣

問馬遷爲天官書史家因有天文天象諸志劉知幾史通謂天

文志可不必作其論果有當否曰謂天文志不必作不特劉知幾史通也鄭夾漈亦嘗論之謂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也而世世作天文志如此之類豈勝繁文蓋二人之所見畧同矣

問司馬遷於五帝不列少昊所主何書夏本紀之畧少康殷本紀之載湯誓與今左傳商書異者何故曰五帝之名見於孔子家語及大戴禮其說有二一則以伏羲神農黃帝顓頊少昊一則孔子荅宰予五帝德曰黃帝顓頊帝嚳堯舜史記實主於是帝相以下史記不列羿浞直云少康立與左傳異索隱謂其疎畧之甚史遷載湯誓或節取舊文詳畧不同乎抑未睹商書舊文乎

問屈賈之異代老莊申韓之異教而合爲一傳其命意何取曰放廢之情原於忠愛則屈賈可以同稱道德之禍流於刑名則韓老可以合傳分合之間曲有深意

問史記班固譏之愛遷者多以固論爲不然蘇子由作古史譏之朱子謂極中馬遷之失呂伯恭又惡子由之說果孰是與曰司馬心有所激而寓之於書蓋以武帝表章六經而海內虛耗反不若文帝用黃老而天下饒給所以先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深刻而當刑者得以貨免又卒下腐刑交游莫救歎無

朱家之倫以脫之所以退處士而進奸雄崇勢利而羞貧賤也班固不察而譏之不亦過乎至子由古史譏其淺陋疎畧朱子然之而伯恭深惡其言之過謂太史之學非漢儒所及則馬遷實爲諸史中之巨擘矣

問史自龍門而下優劣何似曰史自龍門而下五代固褒貶謹嚴若班則失之同范則失之誕三國失之倒置晉書失之浮華南北優劣互形而穢史尤爲失實宋遼繁猥實甚而金史特爲簡明唐書删於歐宋艱澁未除元史修於宋王舛譌未定其優劣並可考見也

問史記以禮樂律歷分爲四漢書乃合而爲二史記淮陰傳詳載蒯通之言漢書獨節去別爲通立傳漢書蕭何傳載勸漢王收民致賢之語史記不錄其分合詳畧之得失可得而道與曰禮樂律歷分而爲四史遷之書已缺不全後人所補者皆樂記荀子之文耳謂遷爲薄叔孫通張蒼者謬也至於以樂從禮準得其理而後和之義則禮樂可合以律從歷歷者皆起數於黃鐘則律歷亦可合固之依類成篇其義良見史記淮陰傳中詳載蒯通之言重爲信悲也固取通之辯別爲立傳是固之文不如遷之捷也蕭何雖起刀筆而養民致賢之語獨見本原程朱

極取其說史記删而不書是遷之疎不如固之密也

問漢書創藝文志隋書因有經籍志新舊唐書亦皆有藝文志他史則缺焉其作者欲備一代之文獻其不作者以爲文章篇目無關善惡之褒貶也孰是孰非曰周子云文所以載道也卽聖帝明王大經大法所從出之原也故漢書暨新舊唐書皆有藝文志隋書亦有經籍志誠知所重也他史則缺焉夫於此而以爲可缺則亦無不可缺者矣

問漢書祖述史記而詳於史記後漢書祖述三國志而詳於三國志如以簡爲貴又何以責夫當詳而反畧者耶曰漢書暨後漢書每詳於其所祖述者所謂行乎其不得不行者也如以簡爲貴則歐宋所修之新唐書文省事增可謂簡矣然劉元城謂其叙事好簡畧其辭其事多鬱而不明豈非其蔽哉

問漢書改史記天官河渠封禪平準等書爲志孰得孰失曰固改遷之天官書爲天文志索隱謂八書記國家大體班氏謂之志志亦記也此猶無關於得失也至更河渠曰溝洫則溝洫既非漢制更封禪曰郊祀又不載原廟薦享宗廟迭毀之事更平準曰食貨又以桑宏羊均輸之術爲成周泉府之法則漢書之異於史記而失焉者也

問漢書人表九等得失焉衷曰漢書人表分爲九等以上上爲聖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下下愚人是也楊愼曰固作漢書紀漢事也洪荒以來非漢家之宇上古羣佐非漢家之臣乃總古今以著人表既以乖其名復自亂其體名義謬矣胡纘宗曰書以漢名而所表者盡古人翃其等第多有可議者如夫子之父而在中下曾子不得與顏子並之類是也又曰聃也亦得與堯舜並崇異端亦至此乎楊愼曰魯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反在下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盡彼廢祀奪餉者惡未極乎

問前漢書呂東萊擬以左傳洪容齋比之英韶而范蔚宗鄭樵

劉知幾譏之何與曰范蔚宗始贊固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繼惜
其論國體則飾主鈌而斥忠臣叙世教則貴取容而賤正直述
時務則詳詞章而畧情實夫范譏固飾主鈌盖亦不然其贊多
微文顧讀者弗察耳鄭夾漈鄙爲浮華之士專事剽竊未免太
過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
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徐堅謂後世史
官宜置座右亦可爲孟堅之知己矣

問後漢書爲宋范蔚宗所撰自負筆勢放縱實天下奇作而晁
氏陳氏譏之何也曰范書列傳之體多所倒置論竇武何進之

誅宦官爲違天理論張騫班勇之使西域爲遺佛書抑節義之
董宣於酷吏升忍恥之文姬於烈女志皃履記羊鳴鈌藝文故
晁氏謂其事多詭譎又贊詞佻巧失史之體陳氏亦謂其有贊
爲贅然簡而且明疎而不陋史通美之類次整齊用律精深葉
氏贊之則亦無愧乎體大思精之目耳

問後漢書亦删取衆書而爲之也所本者爲何曰范氏後漢書
盖删取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諸人著述而爲之若夫爲皇
后立紀殆鑒四帝六后之失其論明切足以垂戒將來論者不
察并此議之而謂其創爲獨不見高后有紀乎此固范所不任
受者也

問後漢不志刑法食貨而獨詳於輿服并踵班書百官公卿表
爲百官志其義安在曰范書本無志也初蔚宗欲令謝儼撰志
未成而范伏誅梁劉世昭得其舊本乃以司馬彪續漢書之八
志注以補之夫志者所以詳一代之大經大法也此而無之鈌
畧多矣司馬彪其蔚宗之功臣乎

問王通稱三國志高簡有法果何所據曰王通數稱壽書細觀
之實高簡有法其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
中則見嵩本夏侯氏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

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

問陳壽三國志頗有可稱後之議之者爲何曰陳氏三國志世
譏其帝魏寇蜀不思壽爲晉臣安得不云爾乎謂怨武侯之髡
其父而爲貶辭然以召公子產比崇諸葛又何爲貶至索米立
傳晁氏已不信矣

問晉書始集衆長太宗御製者何篇天文諸志何以高出古今
其增損果皆得與曰晉書唐房喬等所撰也貞觀中以何法盛
等十八家晉史未善命喬等再加撰次於是集衆人之學術各
授以所長例出於播李淳風于志寧則授以天文地理圖籍等

志顏師古孔頴達則授以紀傳其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則太宗自爲故晉史雖叢冗可以無譏其所損者何法盛十八家其所增者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要亦有謬妄之言不可不辨也

問晉史十八家能舉其人否曰晉書有王隱虞預朱鳳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中興書有何法盛晉紀有陸機干寶曹嘉之鄭粲劉謙之王韶之徐廣郭季產陽秋有習鑿齒孫盛檀道鸞是也

問宋書何如曰宋書梁沈約所撰實以何承天書爲本并旁采

徐爰之說而成但本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至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故王邵謂其喜造異說以誣前代然其書考見始末頗爲精詳則不無博洽多聞之助焉

問齊書何如曰齊書梁蕭子顯所撰也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而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雖自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而喜馳騁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此曾南豐所以有其文益下之誚也

問梁書陳書何如曰梁陳二書皆唐姚思廉所撰也初思廉之父察在陳時嘗刪撰梁陳事未成而死唐武德五年詔思廉卒父業久之不就貞觀初命撰於秘書內省蓋歷二世傳父子更數十年而始成其難如此

問後魏書何如曰後魏書北齊魏收所撰也雖博採諸家隨條甄舉而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夙有怨者多沒其善得楊休之助特作佳傳黨北朝貶江左衆口騰沸號爲穢史隋文帝以收書褒貶不實命魏澹重作體裁簡正矯收之失而世卒以收史爲主故澹書亡闕

問北齊書何如曰北齊書唐李百藥所撰也百藥之父德林在

齊時嘗撰著紀傳貞觀初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然例既不一議者少之

問周書何如曰周書令狐德棻所撰也棻承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準尚書牛宏爲史尤務清言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

問隋書何如曰隋書唐魏徵等所撰也序論皆徵自作紀傳出顏師古孔頴達之手十志出于志寧李淳風之手而天文律歷五行三志則淳風獨著其書本末兼明極有倫理遷固以來所不及也蓋隋史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淆亂豈易貫穿而讀其

書了然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耳

問南北史何如曰南北史唐李延壽所撰也北起魏迄隋南起宋迄陳刪繁就簡過本史遠甚雖於機祥恢嘲小事無所不載而依馬遷之體總序八代成南北二史司馬光曰陳壽以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

問新舊唐書何如曰舊唐書唐韋述因吳兢舊本所成至石晉劉昫又因韋述舊史增損爲之繁畧不均比實錄多所闕漏又是非失實如以良吏次宦官以節義次酷吏以吳淑忠義槪之外戚以韓愈文章爲大紕繆宋嘉祐時命曾公亮刪定名曰新

唐書然方鎭百官表出於梅堯臣律歷五行志出於劉羲叟列傳出於宋祁紀誌出於歐陽修雖曰文省於舊事增於前而制作非一手往往牴牾不免後人之議然則新書固優於舊舊書亦不可廢也

問五代史乃廬陵一手所著可以遠繼史漢否曰五代史本薛居正所修繁猥失實歐公又重加修定其言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治法予爲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故發論必曰嗚呼蓋以此爲亂世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朝曰雜傳尤足以爲世法然韓通死周不爲立傳或偶遺之抑亦

君子不黨耶要其褒貶謹嚴最得春秋意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也

問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或別有說否曰韓通者後周忠節第一人也歐公五代史中周臣傳忠節傳皆不錄通何耶蓋以通嘗臣漢晉唐耳若錄之雜傳則滅其死於後周之全節若錄之周臣死節傳則掩其歷事各朝之鄙態故置之不錄此歐公待之恕責之嚴可謂仁義兼盡矣

問宋遼金三史皆成於元何者較勝曰宋史元臣阿魯圖脫脫等所撰述其實歐陽虞揭之筆居多然皆因其實錄爲之紀一

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各異由於修之非一手南北之傳聞不一故繁猥特甚也遼史亦然金史亦脫脫等所撰但據元好問中州集爲粉本故較宋遼差爲簡當焉宋史論贊非不文詞斐亹而銓次失倫汗漫無紀且與遼金並列爲三豈復知有正閏朔哉

問元史撰自誰手成於何年曰元史作於胡粹中明初宋濂王禕等奉詔裁定以一朝之典故六月而成書例稿旣促宜其舛謬滋甚蓋自來修史未有若斯之易也

問明史之纂修何如戴朋黃卷曰明史經我

朝纂修考校者數十年詳畧既協於中褒貶亦盡於善又詔裁定明史綱目益真上繼麟經之法下為萬世之則有矣其三大案一曰遜國以周公輔成王而論燕王固不為無過但建文君臣既不能消患於未然又削親藩以起其釁此時燕王與方黃諸人已有不兩立之勢北征大舉方黃委任非人又撓敗不報又不能烈烈早死而或逃或衰絰往哭以激其怒致九族十族皆罹其禍讀史至此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方黃諸人也而以比鐵練諸臣之忠烈可乎至建文或有言其自焚者或有言其為僧者不若書不知所終得春秋郭公夏五之例也一曰奪門英

宗北狩成王自當監國但車駕既還而退處南城易其子錮其門胡為者于少保何無一言乎柳嘗入諫而不聽乎及景帝寢疾英宗自當復辟乃滿朝紛紛各懷所立徐有貞等納兵奪門擁立英宗遂誣于少保迎立外藩置之不得其死君子惜少保攬中樞之多疏矣然其身為社稷倚賴奉國之忠無忝天日矣一曰明倫世宗以興獻王子入嗣帝位繼統不繼嗣自當以張璁桂萼之說為是未可以其人而非之也乃當日朝議必欲倣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孝宗為考與獻王為叔吾不知其禮何若蓋世宗原未有於孝宗而以為後者也第追尊可也而以之合享太廟次於實錄抑又過矣其三小案一曰梃擊張差持杖入太子宮此自有主之者當時第以瘋顛結案雖善處父子之間而奸謀無懲未免失刑固不得謂王之寀陸大受請窮治其罪為生事也一曰紅丸光宗不豫崔文昇進通利藥而反劇李可灼因方從哲之奏而進紅丸是夜賓天中外咸疑可灼劫劑定有別情而方從哲竟不行誅而行賞其罪昭然可見矣此所以前後彈駁紛紛不已致四十餘人之衆也一曰移宮光宗崩李選侍據中宮沮新君之出邀遺命之封氣凌太后覽閣奏章罪狀已甚分明左光斗周嘉謨之請移宮蓋以正體統而正

朝廷也賈繼春妄以上逼選侍移宮自經皇八妹失所投井暗揭於內閣周瑞朝等駁之遂成聚訟得楊璉具陳始末及張問達汪應蛟疏論乃定其後楊左諸君子卒死於惡璫之手論者謂其過激以取讒慝嗟乎小人道長之時諸君子即無請移請誅之舉又豈得晏然已乎此固不容過為諸君子咎也此明史諸案是非之大畧也

編年總論

問資治通鑑司馬氏自謂生平精力盡於此書始於何年迄於何代當時許自辟官屬所分任者何人所採錄者幾家曰涑水

通鑑始於威烈王訖於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計二百九十四卷閱一十七年而書成其分任者兩漢則劉貢父魏晉至隋則劉道原唐以後則范華陽其採錄者則陸賈之楚漢春秋荀悅之漢紀趙長君之吳越春秋崔鴻之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之三十六國春秋李延壽之南北史張芳之唐歷高峻之小史共二百二十餘家故其書興亡理亂瞭然在目維持風教關切治道誠史學之綱領也

問通鑑之外別有目錄復有舉要其卷帙之多寡事辭之詳畧可得而言否曰溫公通鑑既成以卷帙繁多復著目錄三十卷

晚又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畧復著舉要八十卷事該辭畧觀覽爲便

問建安袁氏因司馬氏舊文條分件繫爲紀事本末一書朱子嘗贈詩嘉歎然則學者欲貫串通鑑之全文則袁氏之書尤便省覽與抑所謂前編續編又撰於何氏本於何書也曰涑水既成通鑑袁機仲又別採通鑑中一事首尾詮次成篇爲通鑑紀事本末朱子稱其書始終離合之間曲有深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誠有功於學者之省覽也前編則自遂古至戰國爲明沈朝陽所纂宋元紀事本末則明馮琦陳邦瞻所續編以首尾機仲之書皆不可廢

問通鑑綱目俱倣編年之例乃正統之失不能無議於溫公曰食甲子之差或請致辨於朱子何也曰正統之失因乎前史甲子之差忽於門人固不足爲全書病也

問紫陽綱目本於通鑑其體例之不同者何在曰朱子因通鑑而作綱目綱如麟經目倣左傳大書分註而正閏愈明或予或奪而幾微亦著是非之公有非諸史所能及者

問通鑑綱目曰朱子以溫公之書編次太詳勸戒未著而作也綱目有六義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註以備

言綱倣春秋而叅取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使夫歲月久近國統離合辭事詳畧議論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葢編年古史之法資治通鑑而外惟此庶幾乎春秋如詳書甲子備四時也特書正統大一統也別秦楚韓魏之僭王誅吳越之遺意也畀宋齊梁陳之分治黜五霸之大法也削曹魏之竊位歸昭烈之正統明大分也去則天之僞號存中宗之紀年留公論也係楊雄於莽誅奸諛也係陶潛於晉存忠節也書孟軻之去齊傷吾道不行也貶仁傑以係周惡臣品不立也改漢史幸太學曰視尊師也改唐史尚公主爲適明人倫也大抵一

事之疑若決蓍龜一字之間凜乎斧鉞然初非朱子一已私見也如書衞鞅之受禍論出胡氏書秦割地以和韓魏說本蘇氏述秦趙會于澠池議本楊時述張良誤中副車辨出程子夫惟博爽羣書故可繼麟經而無愧也又溫公書倣春秋編年之法朱子書得聖人筆削之權二書體例之不同也至日食多誤帝曹魏而冠蜀漢帝朱梁而冠河東紀武氏而黜中宗則溫公書之失也唐肅宗朝脫二年之事自唐武德八年至天祐之季甲子並差則朱子書之失也但二書條貫至善而綱目尤精有非數失可掩者焉

問朱子之作綱目大書之例有二分註之類有四能詳其說否曰曰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號令征伐生殺除拜之類曰變例謂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之類二者大書之例也或追原其始或遂言其終或詳言其事或備載其言四者分註之類也此朱子綱目之義例也

問綱目既成其有闡明意義堪爲紫陽之功臣者何人曰朱子綱目既成復有尹起莘之發明劉友益之書法汪克寬之考異皆足闡明筆削大義至於王幼學之集覽訓釋人名地理徵引故實亦讀綱目之一助明陳仁錫始彙而梓之與綱目合爲一書云

問通鑑前編作於仁山金氏而開其先者有劉氏之外紀胡氏之大紀或遠溯邃古或斷自陶唐其義例孰是曰劉恕作外紀胡宏作大紀皆上述三皇之說未免荒渺難稽金仁山因作通鑑前編直以尚書堯典爲始雖本聖經斷自唐虞之意然以經文與史傳雜載先儒亦多議之

問宋元續綱目何如曰宋元續綱目明渭上南軒所撰後商輅奉詔所訂成也其提綱分目悉遵朱子凡例但每失之冗而於筆削之權均未有當也

雜史總論

問正史之外有雜史亦可資多聞之助凡漢晉唐宋人之撰述能臚列其名與曰雜史之作或備體編年或自爲紀傳不可勝舉論其最著者如荀悅漢紀司馬彪謝承等後漢書劉珍薛瑩等東觀漢紀魚豢典畧崔鴻十六國春秋劉昫唐書馬令陸游南唐書蘇子由古史李燾長編皆足以資正史採擇而訂正訛闕要未若涑水通鑑紫陽綱目之可爲史筆準繩也

問皇王大紀通鑑外紀路史函史諸書俱以後人而誌前古之事搜遺補漏果誰當與曰胡宏仁仲撰大紀八十卷述三皇五

帝至周赧王博採經傳自成一家言然或取莊周寓言據以爲實及敘邃古之初終於無徵不信而已劉恕撰外紀十卷意欲補溫公之闕漏號曰外紀猶春秋國語稱外傳也其書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至羅長源之路史圖寫洪荒頗爲典博鄧元錫之函史囊括古今纖悉備舉固亦好古者之所取已

問唐史類有十三能詳其說否曰正史以紀紀傳表志古史以紀編年繫事雜史以紀異體雜紀霸史以紀僞朝國史起居注以紀人君動止舊事以紀朝廷政令職官以紀班序品秩儀注以紀吉凶行事刑法以紀律令格式雜傳以紀先賢人物地理以紀山川郡國譜系以紀氏族繼序畧錄以紀史條策目此十三史類也

問蘇轍古史六十卷皆錄聖賢之遺意以示人朱子獨病其空虛無實何也曰朱子古史餘論云近世言史者唯此書爲近理其序言聖人爲善不爲不善之意非近世論者所能及至所謂帝王之道以無爲宗萬物莫能櫻之此特以老子之意論聖人非能知聖之所以爲聖也故其爲言空虛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爲用

問函史上下編爲盱江鄧氏所作亦自囊括往古成一家之言能舉其大意與曰鄧氏函史上下編其詳載於前者法綱鑑之編年紀月而撮序於後者如諸史之紀傳表書洵囊括往古成一家之言者

問楚漢春秋吳越春秋列仙列異之傳節士高士之序纂輯者何氏載筆之家足供蒐擇否也曰陸賈撰楚漢春秋趙長君撰吳越春秋列仙列異傳劉向所作高士傳稽康所作皇甫謐亦有之皆可供好古者之蒐擇也

經史析疑卷十九

三皇五帝紀

問太古之初三皇五帝有可考否曰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爲三才首君繼天出治嗣是天皇氏澹泊無爲而俗自化始制干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地皇氏定三辰分晝夜人皇氏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以後諸氏荒渺難稽其最著者有巢氏構木爲巢教民居之以避羣害燧人氏鑽木取火教民烹飪始作結繩之政立傳教之臺繼之者伏羲氏德合上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制嫁娶正姓氏以重人倫之本

神農氏藝五穀而農事興焉作方書而醫道立焉黃帝綜六術以定氣運制器利用難以枚舉黃帝子曰少昊黃帝孫曰顓頊少昊孫曰帝嚳帝嚳子曰帝堯是爲陶唐氏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在位五十年得舜二十年而老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卒授舜是爲有虞氏父頑母嚚弟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徵庸五十受堯禪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五峰胡氏從孔子易傳而特表之者也

問三皇五帝之號始於何時胡雙湖曰三皇之號昉於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而不指其名其次則見於秦博士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議秦去古未遠三皇之稱或庶幾焉漢孔安國序書乃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爲五帝不知果何所本葢孔子家語自伏羲以下皆稱曰帝易大傳春秋內外傳有黃帝炎帝之稱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黃帝亦足以表先秦未嘗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也至宋五峰胡氏直斷以孔子易大傳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不信傳而信經其論始定然三皇之號不可泯也則亦以天皇地皇人皇言之葢混茫初開先有天而後有地既有天地則氣化而人生焉所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意三皇之號由此而稱也

問黃帝堯舜間又有少昊顓頊帝嚳五峰胡氏直以伏羲神農爲五帝何也曰伏羲神農旣開物而成務黃帝堯舜又通變而宜民則天下後世養生送死舉無遺憾矣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五聖人者有先天地覆載之仁後天地生成之義誠非少昊顓頊帝嚳所可及也

問女媧氏與太昊同母生而神靈嘗鍊石補天信乎趙雪航曰外紀載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氏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補天夫不周山旣云天柱必

千仞之高也共工氏之身雖長不過一丈而已其力雖大亦不過百鈞而已豈能以頭觸其山而崩之若女媧補天之說尤甚謬矣天有輕淸之氣積於上去地之遙不知幾千萬丈也女媧雖君臨天下不過一婦人耳豈能飛身萬丈之高鍊石以補之乎此蓋列子寓言之妄與其斷鼇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皆虛謬之辭也羅長源曰是時共工倣亂天常肆殃下土女媧代庖犧以立極戮共工以祛害復天常而奠地維後人頌之謂之補天猶所謂旋乾轉坤補天浴日云爾不然乾坤眞可旋轉天日亦可補浴乎

問女媧氏何以無配享功臣曰宋崇寧祀歷代帝王皆以功臣配享而女媧氏獨無蓋傳記闕也楊升菴曰予觀緯書云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以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又令隨作笙簧是三人皆女媧氏之臣也豈曰傳記闕乎若以緯書不足信則伏羲氏之烏明金提軒轅氏之風后力牧亦緯書也當時蔡輩寡學往往如此

問外史載伏羲人首蛇身神農人身牛首果可信乎趙雪航曰天地開闢自盤古之後初無此等異相之人羲農二聖乃繼天立極之君開物成務之祖頡乃有此怪異之貌乎此不足信也明矣

問伏羲神農二聖人去洪荒之世未遠其風朴畧至黃帝之世實爲文明之漸信乎曰胡雙湖云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汙樽杯飲者今始有什器昔之結繩而治者今始有書契文字昔之皮革蔽體者今始有冠冕章服其諸祭器利用難以枚舉駸駸乎非復前日朴野之俗矣六術之中律歷爲要歷以斗柄建寅春正月爲歲首律以黃鍾之宮聲發於自然爲十二律之本度量衡之所由出三者合律然後措之天下田可分祿可均禮可制樂可作故律也者萬事根本也其通變而使不

倦神化而使民宜垂衣裳而天下治者如此至和氤氳羣生安樂鳳凰巢於阿閣麒麟游於苑囿盛矣哉五帝之世也

問黃帝之世有草生於庭佞人入則指之名曰屈軼果可信否曰讀史至屈軼指佞未嘗不嘆史氏之誣也夫天地之氣散於萬物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草乃植物之微而謂能指佞不幾爲天地間怪物乎且黃帝以聖神御世忠佞之辨知之審矣其於佞人乃待屈軼之指而後知則聖人之智亦左矣草木無稽之指縱有其事聖人亦豈得而輕信之哉

問帝嚳之立嗣何如丁南湖曰史稱執中而徧天下等語則嚳

可謂至聖矣顧其立嗣也長不以稷德不以堯而乃以荒淫之摯何耶人知堯之不立丹朱而不知其懲之於摯人知泰伯仲雍之讓王季而不知其倣之於稷契人知王季之受讓而不知其倣之於堯

問堯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帝乃使羿仰射十日然乎趙雪航曰自天地開闢至帝堯之世七政已齊九州已別風氣駸開人文駸著帝德之光被四表而格上下舉天地間盡在春風和氣中也豈有十日並出焦禾殺稼之妖患乎至若使羿仰射十日之說尤爲謬甚夫日在天本無窮際人雖有千鈞之力所射不

過二三百步而已豈能射及之乎且射天乃無道之所爲帝堯大聖詎爲此哉王充於論衡辨射日之說曰日火也雖中安能滅之世稱桀紂之惡射天杖地高宗之德能消桑穀今堯不能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也旨哉斯言足以解後進之惑蓋淮南王與賓客方士作內外書故造此言而史氏收載外紀殆若莊列荒唐之言也豈可以爲實事耶

問堯時有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月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以知旬朔果可信乎曰容成作歷已基於五帝之世歷象星辰堯已命之羲和矣旬朔又奚待於蓂莢開落而後知之耶是皆不經之事傳聞相習而失其理者也

問堯使鯀治水或誤用否蘇潁濱曰四岳薦鯀於堯堯知鯀不可用而屈於四岳民被其害者九年後世疑之知其不可而用之不仁屈於四岳不能信不知夫水之爲害不可一日不治而人之知治水者雖聖賢有不能也是以堯舜皆不自治得禹而後濟方禹之未見也天下言治水者莫如鯀棄鯀而不試有不仁焉斯堯所以用鯀也歟

問帝堯之德胡雙湖曰書稱帝德曰欽明文思安安者帝之心

法也曰允恭克讓者帝之身法也欽存於中恭見於外敬爲聖學始終之要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身修而家齊矣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家齊而國治矣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國治而天下平矣聖經明德二字實自堯典發之大學八條目亦始於此不但是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事事物物莫不有一中道擧天下以與人大事也而授受之際不過曰允執厥中聖經中之爲義亦自堯發之中庸九經亦始於此然則開千萬世聖賢之源者堯之功顧不鉅乎道散於三極之間所望於聖人者裁成天地之道以立人極云爾

問堯讓天下於許由果有其事否曰此葢莊周寓言耻天下爲不足道耳夫天下重器也讓天下大事也觀堯之授舜必使之歷試諸艱典職數十年而後避位何等鄭重倘如莊生幷高士傳所載則當日之視天下竟不值一文錢逢人卽讓較小兒之視餅餡猶不若焉則其讓天下於舜禹者亦偶然餽贈之常事耳何果斷公明之足羙哉此皆巖栖穴處者流欲自矜其高尙故搆此空中樓閣以聳聽聞耳太史公稱余登箕山其上葢有許由塚云似疑或有其人而又曰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則堯讓爲必無之事已隱然言外矣

問堯以天下與舜正所以愛丹朱否羅景倫曰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世皆謂聖人至公而無私知愛天下而不知愛其子余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也尤所以愛丹朱也若使以傲虐之資輕居臣民之上則毒逋四海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爲愛人乎曾子曰君子愛人以德龐德公曰吾遺子孫以安堯舜之於子亦不過愛之以德遺之以安耳

問堯之試舜高宗之任傅說何以詳畧不同曰天生民不能自治也故立之君而君不能獨理也故付之相相也者所以作股肱耳目總百官而理萬民者也先儒論曰以堯觀之高宗似失之過畧以高宗觀之堯似失之過詳李笠翁曰高宗舉說止於命相堯之舉舜則不止於命相而以天下畀之矣豈有以天下與人而不試其勝任與否竟與枚卜相臣之事同日而較其輕重哉愚按以天下畀之固期其勝任卽枚卜相臣亦未嘗不期其勝任也豈得以同中有別遽分輕重葢舜爲四岳所舉堯未嘗素識之也故歷試不得不詳傅說高宗自得之也當其舊學于甘盤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之時安知非其所熟識不過假之夢寐以帝賚良弼服衆人之心耳究竟命相之道當以堯之試舜爲正則

問堯舜禹三聖授受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復益以三言者何也胡雙峰曰舜葢以中之爲道汨於人心之危者易陷隱於道心之微者難明故必察之以精而不雜守之以一而不離則危者安微者著自無過不及之差此舜所以別白人心道心之危微而且誨之以精一用工之要者其慮至遠矣吁精者明也卽堯之所謂明德一者誠也卽堯之所謂欽敬此十六字之傳爲萬世心學之要也

夏紀

問堯時洪水滔天鯀治水無功殛死舜既攝位舉禹使續父業

何如曰禹敏給克勤受命治水傷父功不成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陸乘車水乘舟泥乘橇山乘樺遂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告厥成功舜嘉之使率百官行天子事舜崩乃踐位國號夏以建寅月爲歲首政尚忠啟賢能繼始家天下傳子太康逸豫滅德立弟仲康子相繼立羿逐相代之浞復殺羿自立夏祀之絕已四十年相子少康中興夏業帝杼繼之曰芒曰泄曰不降曰扃曰廑曰孔甲曰皐曰發傳至履癸是爲桀寳無道寵妹喜瓊宮瑤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爲樂國人大病於是湯伐之而姒氏十

七主四百四十一歲之運終矣

問舜分天下爲十二州禹復爲九州收天下美銅鑄爲九鼎以象九州果欲知神奸耶胡五峰曰左氏以爲鼎者圖象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奸愚竊以爲誣矣魑魅魍魎自古不以爲天下患惟鄙夫鄙婦則或言之縉紳先生不道也王者協于上下以承天休乃以此爲事而庸鑄之於鼎乎然則禹所鑄者何也始除洪水之害別九州之分野差土田之高下定貢賦之式度立井田封建之經界盡一時生養斯民之道矣又鑄於鼎以爲萬世準耳春秋之時晉鄭鑄刑書則知古人創立制度欲傳久遠者必於鼎矣

問禹傳舜之心法夫子乃稱其無間然何也曰胡雙湖不有言乎禹之傳於舜者心法授受一中而已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以一御八居中制外亦一中而已而吾夫子稱禹乃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何哉蓋中道之傳心法也吾夫子之論又指其孝心純至者言之也禹傷父以治水殛死故直以此自任其中心誠不忍一日安於天子之常奉者卒之建立偉績克蓋前愆至於禘嚳而郊鯀禹之心從可見矣味吾夫子無間

然之言其深有以識禹之心者乎吁孝也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中心仁愛誠敬之至也一孝立而萬善從之其於立功也乎何有觀禹卽位之時任皐陶伯益以國政懸鐘鼓磬鐸鞀以待四方之士建旌旗斿旒以別尊卑等級興學校以重明倫之教泣罪人而痛百姓之異心絕旨酒而知後世以亡國會塗山而戮防風氏之後至今觀其紀綱典則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之歌禹之功厚德茂立極垂統爲萬世準者至詳且備矣後世觀河洛者思禹功見舞大夏者稱禹德盛矣哉不可忘也

問帝啟嗣位之初何爲遽有有扈氏之變胡雙湖曰太史公謂

啟立有扈不服唐孔氏謂堯舜受禪啟獨繼父以是不服今觀甘誓聲罪之辭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其不奉正朔之意可見也吁傳子之事固非出於禹之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啟不能以逃其責矣然天下之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所嘗習者不能不起人疑叛之心至重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舜禹嗣位寧有是乎夫子定書而存此篇固見啟之奮發有爲且著有扈氏不臣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

問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其篡何以在相之世林之奇曰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

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命允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羲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允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剪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簒夏豈待相而後敢耶

問歷代中興之主當以少康爲魁然否胡雙峰曰少康崎嶇亂離之間復禹跡還舊都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而有夏中興焉後之言中興者當自少康始少康其中興之賢君靡其中興之賢臣乎

問帝杼有英毅之氣金仁山曰少康生長艱危備嘗險阻卒成再造之功信爲中興之主后杼之生遭家未競與其先王共歷艱險方其用師干戈計其年齡弱冠而已英毅之氣益可想見及其即位又能師禹而行卒爲夏家有德之宗夫以禹之明德懋功典則備具使得中主循而守之可以坐享安靜況以英毅之資帥循其道禹何遠之有

問帝孔甲時豢龍信乎趙雪航曰四靈之物莫靈於龍能幽能明能小能大其變化飛騰莫可量測故升降之際雷電風雨助其神威雲氣晦冥山嶽失形江河泛溢波濤震蕩孰敢近之哉若可擾豢之則與牛馬犬羊無異矣矧孔甲淫佚道義德已衰豈有靈物出於其時或者有異物肖龍狀者故得豢之若以爲

眞龍吾則不信也

商紀

問湯之行政何如曰湯爲諸侯時見有張網四面而祝曰從天降從地出從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噫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更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尋伐桀放之南巢國號商以建丑月爲歲首政尚質變揖讓爲征誅亦時會使然湯崩太丁早卒太甲立伊尹相之始放於桐終歸於亳遂成令主號太宗若沃丁太庚小甲雍已

至太戊號中宗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陽甲或以子嗣或以弟嗣盤庚河決遷都改國號殷商道復興嗣者小辛小乙至武丁夢賚良弼號高宗三宗皆賢聖之君也高宗之後傳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乙之子受辛是爲紂資辯捷疾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謂皆出己下嬖妲己作淫樂酒爲池肉爲林焚炙忠良刳剔孕婦時微子數諫不聽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於是武王伐之而子氏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祀之傳絕矣

問湯執中立賢無方果中道否熊勿軒曰嘗考虞夏用人不過一二世族而已傳稱八元八愷則高辛高陽之才子史記禹契稷世系同所自出孔安國傳書以益爲皋陶子皋陶則高陽才子庭堅也周以親親爲重武王兄弟九人周公之胄康叔之衛若管若蔡若霍若曹若郕若郜皆列爲顯諸侯召畢亦以周同姓爲上公一時大臣之子若孫大抵各以其世雖凡民之俊秀論於王朝不過州閭族黨之官出長入治之職逮至春秋孔門高弟仕者不過止於家臣一有所進則謂之遠間親新間舊矣夫主於賢則有德是視固不問親主於親則未必皆賢且妨天下之賢路矣信乎立賢無方爲不易之中道而周公亦未得盡行其志也

問湯武以征誅代揖讓時乎胡雙湖曰唐虞之時泰和之景象也禹啟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造其天時肅殺之秋乎湯武適當其時革命之舉不容不順乎天而應乎人矣是故天之道生於春長於夏肅殺於秋謂肅殺非天之道不可也聖人之道揖讓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亦不可也聖人初何嘗容心於其間哉與時偕行而已布昭聖武之湯卽克寬克仁之主我武惟揚之武卽作民父母之元

后曾謂湯武果有異於堯舜禹之道哉觀四時則知天矣觀天則知聖人矣

問太史公記湯崩太丁蚤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相繼而崩然後伊尹立太甲信乎曰太史所記非其實也二帝官天下定於與賢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尊祖也所以親親也兄死弟及非所以敬宗尊祖且本支亂而爭奪起矣豈親親之道哉成湯伊尹以元聖之德戮力創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邵康節極數知來其作皇極經世書亦無外丙仲壬名世彼蓋以甲子歷推之而知非有

在位之年矣也故曰史記所載非實

問朱子何以稱伊尹是兩截人曰方其耕於莘野若將終身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重爲已任是一截人

問伊尹輔太甲何如子王子曰成湯播告於衆以元聖稱伊尹考其大用誠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見識故能數用權而畧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大義立大謀相成湯而放伐之天下不驚如探諸囊取物之易也湯學於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宜不少矣而不

傳於後至湯崩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再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爲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古今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

問盤庚時耿都有河決之害乃自耿遷都於亳臣民皆安土重遷盤庚作書以告諭臣民何如子王子曰盤庚遷都非爲已利也爲民避患也其喻民有藹然溫厚之意淪浹肌體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其後武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竟以奢淫而亡是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

問高宗之用傅說何以付重任而不疑章山堂曰嘗怪傅說以匹夫而登相位不由薦舉不由人望不由家世不由勳業不由資序而當世物論遂信之而不疑何哉嗚呼此不可以常情論也有高宗有傅說則可君非高宗臣非傅說則必有私意用人而不合於公議者矣漢文帝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此

豈足信哉後世用人者當如堯試舜可矣

問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亦幸免否子王子曰祖已之後又有祖伊所謂故家遺族猶有存者此先王涵養之澤也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剝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名位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悛戒警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事迫言峻幸値其未怒惟以利口禦之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値其怒與或其言有甚於此與天命之絕未絕正繫於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

問微子面縛果有其事否曰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此皆必無之事也肉袒面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誣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李笠翁曰抱祭器歸周未必遂無其事但恐不在夷齊扣馬以前而在武庚叛戮之後耳若果在武庚叛戮之後周求微子以祀殷當此之時猶抱商家祭器而來則其不忍忘國

之心又在箕子比干之上矣何必强諱其事而復以膠柱之見論古人哉

問箕子諫紂不聽乃解衣披髮佯狂爲奴紂囚之說者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然乎曰箕子比干俱以死諫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亦偶不見殺耳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之楊雄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武王之必已訪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誣罔聖賢之論不可以不辨觀後來武王下車訪道授聖大法而終不爲之臣朝鮮長往用廣宗祀此其志何如哉

周紀

問武王之伐商何如曰武王東觀兵至於孟津白魚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引歸紂不悛乃滅之國號周以建子月爲歲首政尙文王崩成王幼周公負扆康王嗣位刑措不用昭王溺楚穆作祥刑共王懿王傳至孝王而非子封秦迨至夷王而覲始下堂厲王暴虐出奔於彘二相周召共理國事號曰共和宣王撥亂中興王化復行至幽王寵褒姒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王乃

爲烽燧約有寇至則舉燧燧舉諸侯悉至及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王悅之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王伐申申侯召犬戎攻王殺王驪山下晉秦鄭衛迎平王立之東遷洛陽固周道升降之一會也桓王莊王釐王惠王襄王頃王匡王定王簡王皆具守府空名至靈王孔子生於昌平鄉歷景王悼王敬王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自平至敬十四王凡二百四十二年絕筆於獲麟元王貞定王哀王皆若存若亡思王考王以弟弑兄而自立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三晉爲諸侯綱目通鑑於焉托始所以繼春秋之意也自安王烈王至顯王

孟子至魏適齊所如不偶稱述堯舜推明孔子之道以辨義利闢楊墨爲已任歷愼覲王赧王益以微弱盡獻三十六邑以入秦而周家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之統絶矣東周君苟延一綫者七年秦莊襄又滅之莊襄卒子政嗣并吞六國爲始皇帝綱目始以正統予秦則自此以前東周君以降二十七年無統已周自平王東遷五伯迭興惟齊桓晉文功在王室秦穆雖能定晉不得爲盟主楚莊征伐無虛日窺周而問鼎宋襄智畧不如桓文强暴不如秦楚徒以姑息卒殞其軀是時列國之大者同姓則魯衛晉鄭燕曹蔡異姓則宋齊陳楚秦天子不能制更

相征討乃因筆削而有春秋之名至威烈王已三十世而益微燕楚秦爲春秋之舊國齊韓趙魏爲戰國之新彊七雄爭長不知有周故號曰戰國云

問文武均無伐紂之心否朱子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絶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紂惡不悛天命已絶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歸而已伊川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敎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敎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敎甚矣近世有存名敎之說大爲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敎若所行如此而所敎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問伯夷叔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何如曰伯夷叔齊扣馬一諫凛凛乎萬世君臣之大義雖聖人復起不可易也方正學曰湯武之征伐卽堯舜之揖讓天下歸周天之命也潔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恥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斯皆過乎中者也於乎廉頑立懦可爲百世師過中失正恐

未臻乎堯舜禹之道此孟子所以譏其爲隘而孔子至德之稱在泰伯不在夷齊也厥旨深矣

問成王年幼周公乃攝政代王當國果南面負扆以朝諸侯乎曰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未嘗踐天子之位也考書所謂位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陰之時非以幼沖而攝也其攝亦不過位冢宰之位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在殷之高宗已然豈獨周公行之哉此皆論周公者所

當知也。

問成王長能聽政周公歸政於成王曰通鑑謂成王臨朝周公北面就臣位夫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也周公只位冢宰耳信如通鑑所云則周公前此六年豈未嘗北面爲臣乎斯言不出於金縢洛誥諸篇而獨出於遷史非是

問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何如曰程子謂周公之功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皆用之羣公

之廟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問成康之際天下太平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其果然乎曰堯舜雖治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一刑不用謂其犯刑者少而用刑稀疎可也謂其刑措不用後人之增飾也

問夷王始下堂而見諸侯何也曰孝王崩諸侯共立其子燮是爲夷王夷王立於諸侯之手故王加禮下堂以見之綱常自此紊矣時熊繹五世孫熊渠甚得江漢民和西伐庸東征楊粵僭立三子爲王衛康公七世孫頃公首壞王制并邶鄘之地斯二者皆陵遲解紐之事何夷王之不能問也可爲三歎息者矣

問厲王何以出奔於彘金仁山曰周自夷王王綱不振厲王初立諸侯畏之荆楚自去王號三十年間天下無他故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監謗而殺言者雖芮良夫召穆公交有陳諫又皆有大雅之刺以感王心而皆不聽卒以流亡身死於彘嗟好用舍之間可不謹諸賴諸大臣彌縫其間王室不墜卒立宣王相之粲然復興蓋其時周室可振也至幽王再禍而宗周爲墟訖不復振悲夫

問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脫何如丁南湖曰程嬰杵臼以他孩代趙朔孤兒

之死而立孤兒遂爲千古義士之最況召公以己子代太子乎且王長於召公之家而習其訓誨乎況公之相之戮力經營有如詩之江漢等篇者乎嘗論之曰嬰臼死天下事者也召公成天下事者也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雖然嬰臼既能立孤則亦成事者也但嬰臼爲一國而召公爲天下其功特有大小之別耳

問召公周公輔宣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南征北伐諸侯復宗周范華陽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使文武之臣在職而左右前後得正良

之士善其君心則讜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憸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亦何以成其功故宣王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嚴也

問宣王之政不克終信乎金仁山曰周自厲王亂政日久紀綱板蕩宣王初年有志撥亂董生謂其周道粲然復興然考之諸書似不克終者如廢魯適不藉千畝喪師南國料民太原殺杜伯而非其罪大略可見其後幽王繼之不踰十年而君弑國亡卒以東遷夫撥亂世反之正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興廢補弊況宣王末政止於如此哉傳謂夷厲宣幽而貪天禍不爲無謂矣

問西周何以亡胡雙湖曰幽王以妾爲妻以孽代宗父子夫婦之間綱常滅矣欲不亡得乎當是時鄭伯友死於戰秦襄公帥師救周力戰破戎衛侯和從晉侯九合諸侯師擊戎逐之黜伯服鄭世子屈突收父散兵從諸侯東迎太子是爲平王而周轍遂東矣

問平王東遷都於洛邑何如蘇東坡曰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須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今夫富民之家遺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者則不鬻田宅之故也

問平王遣兵戍申及許何也朱子曰申侯與犬戎弑幽王乃王法必誅不赦之賊平王與其臣子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之爲有德而不知其殺父之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唐荊川曰宜臼以親親怨慕爲願孝厥後以德報父讐爲大逆孔子錄小弁憫孝也錄揚之水誅逆也孝可憫故天位既失而復得逆可誅故王業一隳而不振

問東周之衰鄭實首惡信乎曰西周昭王始衰至厲王而大壞宣王振修紀綱天下翕然宗周幽王無道平王東遷晉鄭夾輔諸侯賓從自桓王伐鄭師敗王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東周之衰決於此鄭伯無君之罪實爲首惡其能逃萬世之誅乎

問王子叔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如何曰王子帶欲以戎伐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能討而平戎于王豈以受子

帶之奔爲此姑息耶桓公身不能容子糾而爲王容叔帶固將曲全襄王兄弟之愛未免卒釀王室異日之禍云

問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爲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於霸此其所以小也司馬温公曰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簒也此管仲所恥而不爲孔子顧欲其爲之耶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特一時之功名而已耶管仲相桓公霸諸侯禹跡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僾然自以天下爲莫已若也朱紘而鏤簋反坫而三歸仲以大夫僭諸

侯天子之禮此其器豈不小哉楊子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問晉文公賞從亡者何以不及介子推李笠翁曰晉文公人皆責其寡恩予獨嘉其有識何也以子推望報之心不在施恩以後而在行惠之先也當其割股救餒之時已先伏一求多之念於胸中矣夫割股救親人子之事也然必於親疾垂危之日萬不得已而爲之求以自盡其心耳而古人猶有病其過情而不以列之純孝者以其非中庸之道也至於從亡之主誼雖關切然亦稍殺於親矣況其受困之時餒也非疾也割股以療病吾聞其語矣吾見其人矣若曰割股以救飢則吾不特未見其人亦且未聞其語也子推爲此亦何心哉蓋以從亡者五人解衣推食之事誰獨無之非有奇能異行不足以結嗣主之心而來他日非常之報耳由是觀之則與易牙之烹子何異哉文公之不賞非亡之也蓋稍遲之以觀其責報不責報耳迨有龍之歌一作而當年之心事昭然矣此時不求之使出復何待哉而無如其有求不得遂以恩變爲讐也焚山不出抱樹而死亦何前恭而後倨哉凡施恩而有責報之心迨望之過奢酬之稍薄者未有不莫逆其始而氷炭其終者也吾不怪晉文賞功之大遲

而怪其求人之過急或榜示其功招之使出否則使人以物色求之世未有終日望報之人與之以報而不受者也奈何烈山澤而焚之是以驅鳥獸者驅人矣報功之典曾若是乎此譎而不正之故智也雖然子推於此亦惟有死而已矣豈能復以鳥獸之道自全其身哉愚按以死而彰君之過以激而致母俱焚試起子推於九原將何以自解

問程嬰立孤而死與公孫杵臼之死同否曰程嬰杵臼二人之死皆以下報宣孟杵臼之死死於趙孤未保之時以一身之存亡繫趙祀之絶續死有重於泰山者杵臼是也程嬰之死死於

趙武成立之後欲全匹夫之諒遂爲溝瀆之經死有輕於鴻毛者程嬰是也然爲此論者皆世俗之恒情非英雄之遠見以予觀之程嬰之死於後猶杵臼之死於前死則功成否則事敗皆萬無可生之理也葢趙孤之眞僞惟嬰與杵臼二人知之杵臼既死無可證者晉侯雖從韓厥之言憫宣孟之忠而立其後葢觸於一言之義而感於一念之仁耳能保事定之後不有起而議之者乎我於敵勢方張之日既可謬執假孤爲眞則人於趙宗既覆之餘何難共指眞孤爲假若謂取他人之血嗣冒貴族之宗祧冤則冤矣其罪猶可言也倘以仗義之高踪認爲居奇

之鄙行則今日之程嬰不幾爲他日之呂不韋乎萬一晉侯惑於人言而下問罪之詔則嬰欲不死其可得乎嬰死而趙氏既立之孤其能晏然無恙乎與其死於羣疑既集之後無寧死於流言未播之初且使晉國君臣交相謂曰嬰冒萬死以延如綫之脉而始終不有其身宣孟之德足以感人也若此有不共保其子孫而使之相延於勿替乎此嬰當日之苦心從未經人剖出者也觀其對趙武之言曰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夫武既成人矣復故位矣乃復曰是以我事爲不成抑何自爲刺謬歟葢明告之曰我不死汝

之成敗尚未可知耳後人不明斯意而動訓舍生取義者爲矯是不特未識古人之心亦且未辨古人之語矣此葢笠翁之言眞有顯微闡幽之識

問魏絳規晉侯以安樂思終是思深慮遠否曰晉侯與諸侯伐鄭會於蕭魚及鄭平鄭人賂晉以歌鐘鎛磬女樂悼公以其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絳辭曰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此郎子胥參吳之意其書賂者皆參之別名也苟明此義將戰慄委棄之不暇何樂

之有此魏絳所以不拜君賜而規其安樂思終也

問泰伯讓而周興孔子稱爲至德季札讓而吳亂論者責以非義何也曰此後人據成敗而襃貶之耳二公當日何知有此其志同其道合正未可分優劣也季子與孔子同時設令其讓有可議則孔子必爲微辭不應心服如此以孔子所心服之人而後人恣臆妄談有是理乎若以不孝不公不仁不智責之不特過刻未免大謬矣

問子產論政誨人以猛而孔子不以剛忍目之於其卒也反揮涕而贊之曰古之遺愛何也以猛爲愛不幾以寬爲不愛乎曰

此卽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之意也聖人慮天下後世之人不效子產之存心而但效其行事故揭其心以示人曰子產非天下之忍人乃存心慈愛之人也惟存心慈愛之人始可以行威猛之事若稍涉殘忍而行烈政則民無噍類矣

問伍員覆楚申包胥復楚此二人果天下奇男子否曰一楚國也覆之復之如反掌然兩人之能事則見矣其如君父之播遷生民之塗炭何究竟伍子胥申包胥所行之事均非報君爲國之良圖處友全交之正道

問子胥種蠡孰賢楊子雲曰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屍籍

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種蠡不强諫而山棲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又終斃吳賢皆不足邵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蘇穎濱曰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爲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棄之浮於江湖如去仇讐可不謂賢哉

問西施隨范蠡去信乎曰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証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眞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王敗越浮西子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精審一時趁筆之過也蓋吳旣滅卽沉西子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爲范蠡之鴟夷乃影撰此事以隆後人於疑網也

問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何也金仁山曰九鼎三代相傳天下之形制圖籍也而震動天下之大異也司馬公通鑑始於是

年而不書通鑑以人事爲記也左氏終於趙韓魏之亡智伯而通鑑始於魏趙韓之爲諸侯又推其始以及於趙韓魏之滅智伯又推其始以及智趙之立後舉數十年之事悉下附於二十三年之內年之不接於春秋者避續經之嫌也事之接於左氏者叙記事之實也然則呂成公大事記之年何以上接春秋曰通鑑爲歷代史法之創始于春秋爲有嫌大事記用史記年表之名例於春秋爲不犯二意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問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尹起莘曰姬轍旣東王室衰微聖人憂之筆削一經以垂法萬世其旨嚴矣今晉之三

家并耄其君瓜分其國正天誅所宜加者周不能討則亦已矣從而命之果何意耶綱目於此大書而首揭之者所以繼魯史之絶筆猶托始隱公之意云爾

問趙簡子之立後無恤果賢於伯魯否曰無恤之於伯魯但有智愚之分而無賢不肖之別人謂無恤受簡之後歷三年而誦之甚習又能出諸袖中眞令子也以予觀之是必有人教之使然非天性也訓誡之詞無幾固不難於誦習但出入必置懷袖而無片刻之遺此則有意必爲之事而非無心偶合之情殆簡子有意鄉之而無廢長立幼之名故授其意於母氏或師傅以

爲躐進之階耳不然何於父死之後纔經未除遂以銅斗擊殺伯魯之子而并其地豈訓誡之詞止宜佩服於生前而不當遵行於死後乎故曰無恤之於伯魯但有智愚之分而無賢不肖之別葢跡其事而原其心也

問智伯之亡係才勝德否司馬温公曰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是故才德兼全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顚覆者多矣豈獨智伯哉

問吳起殺妻求將不忍心害理乎曰吳起以衞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人欲以爲將起妻齊女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譖之於魯侯起恐得罪聞魏文侯賢往歸之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於是文侯以爲將夫起既好色則其在魯之殺妻未必專爲求將非憎婦

貌之不揚即惑於侍妾之言借此以除妒婦耳吾未見貪財好色之人肯爲建功立名而殺一美婦棄一賢妻者也

問齊侯來朝天下以此益賢威王曰周衰諸侯不朝今齊乃能朝見於周是空谷足音絶無而僅有者也綱目書此葢亦樂與人爲善之意

問上書彗星見西方下書衞公孫鞅入秦何也曰秦自用鞅之後奮其餘烈日肆虎狠之毒凡上世神明之胄掃殄無遺且廢井田開阡陌罷封建置守宰舉先王之典籍盡畀之烈焰之中自古聖人良法美意掃地不存其爲彗也大矣星變之烈豈偶

然哉然則鞅乃西方之彗出而掃滅宇內者耳

問商鞅徙木立信果可以爲信乎曰此小人狙詐之術非信也然則溫公稱其信以畜民荆公贊其令之必行非歟曰溫公不識王伯故有此等議論若荆公者方以其術禍天下無怪乎喜而贊之也

問合縱之說何如曰蘇秦合縱之謀最爲六國久遠之計況齊楚燕皆大國三晉兵甲之强向使如秦之說同心一意尊崇周室秦攻一國六國各出銳師悉力夾攻彼秦雖强未必以一國之師能勝六國之衆也乃信張儀謬妄之說獻城割地以資其

兇暴之虐何其昏愚若此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者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自徹其藩蔽也安有徹其藩蔽以婿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問藺相如屈於廉頗其度量何如曰藺相如能完璧歸趙又能使秦王擊缶獨聞廉頗欲辱之輒引車避匿勇於萬乘之君而屈於一人之敵英雄何其不可測也觀其先國難後私讐一語自占何等地步不待頗之肉袒謝罪始覺其榮也千古皆美相如之能自屈不知相如非能自屈乃深於屈人者也

問范雎遠交近攻之說何如林之奇曰六國之於秦其地則六倍之地其兵則六倍之兵其食則六倍之食所以卒并於秦者蓋秦知天下之勢而六國不知故也秦之所以知之者其謀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旣在我矣則齊楚安得而不滅哉其遠交齊楚也故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而近攻韓魏也故今年伐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殆無寧歲故韓魏不支終折而入於秦韓魏旣折而入於秦此燕齊楚所以相繼而亡也秦之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而及遠六國不知天下之樞在於韓魏秦人伐之而齊

楚不救是以天下之樞而委之於秦也六國安得而不亡哉

問呂不韋以呂易嬴何如眞西山曰呂不韋非直大賈蓋大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己之國矣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耶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之矣故先儒以爲始皇旣立伯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

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大賈蓋大盜也

問魯仲連果天下高士否蘇穎濱曰仲連辨過儀秦氣凌髡衍而縱橫之利不入於心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矣丁南湖曰仲連不肯帝秦而君臣之分以立不肯受爵而道義之志以伸是誠聖賢之徒龜山謂戰國以來一人是也

問宋人譏荀卿果有當否曰宋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

於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爲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於曾申鹽鐵論曰李斯與苞邱子同事荀卿苞邱子修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故及之又曰以荀卿大儒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以李斯爲師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信乎人之賢否在乎自立不係乎師友也

經史析疑卷二十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翠嵐南村校訂
男 敏捷遜齋
履道吉堂 校字
胞姪策 建安

秦紀

問秦之并六國一天下何如曰秦自孝公以來百餘年姬始滅於嬴莊襄滅周不三載嬴即亡於呂始皇統一天下自謂德過三皇功高五帝任用李斯盡反先王之道廢封建置郡縣築長

城造阿房焚書坑儒怒長子扶蘇之諫使之監軍在外此沙邱矯詔所由來也彼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孰知亡秦者胡亥二世趙高弑之望夷子嬰即降於軹道一統僅十五年而竟滅矣豈非無道使然哉

問九鼎果入秦否曰昭襄之世旣書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八年曷又書使千人没泗求周鼎不獲乎吁此太史公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無以自解於天下九鼎入秦之說虛言以欺天下也秦史賸書以欺後世也太史公從其文而不改又於始皇紀言鼎没泗水以見其妄鼎果在秦曷爲又入水以

求之乎然則鼎曷能沒於泗舒雅云威烈王時九鼎震震者淪之兆也既震矣曷爲不能沒哉宋太邱社亡自亡也社能自亡鼎之自沒亦理也且秦之金人十二靈爽芳矣魏人徙之則潸然下泣況神禹之鼎乎龍泉之劍入平津湛盧之劍去楚國彼固非鼎匹也神物義不汙秦明矣

問韓非作說難而卒死乎說難何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也君子以禮動而義正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司馬公曰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非爲秦謀而首欲覆其宗國罪固不

容於死矣烏足惜哉

問燕丹不勝一朝之忿逞盜賊之謀以犯虎狼之秦挑怨速禍信乎曰韓趙先爲所滅勢必及魏燕燕丹以宗社憂而爲此豈得已哉故刺而幸中秦王扶蘇嗣位慈善而賢則六國不致相繼而滅未可知也奈彼蒼弗祐恣秦爲虐卒使并吞豈非天耶溫公謂丹挑怨速禍以取滅亡卽燕丹當時不舉此謀秦王肯存燕乎且時三晉稱藩荊楚納地齊四十年通好皆被其滅亦豈遺荊軻挑怨速禍之致耶

問秦滅六國而建國親侯之制不已亡乎邱瓊山曰三代建制之大者莫大於封建至於戰國已非初封之舊然先王封建之微意猶有一綫之存也始皇立首滅韓次滅趙次滅魏次滅燕次滅楚至是又滅齊嗚呼此天地開闢以來聖帝明王所以建國親侯之制自此以後永無可復期矣蓋世道大變之端也

問綱目書張良博浪之擊與荊軻聶政之事一褒一貶何也李笠翁曰子房之於荊聶其報讐之迹雖同而所報之讐與所以報讐之故則相去千里夫子房所報之讐乃君父之讐也五世相韓則其受韓之恩可謂淵深而嶽峙矣一旦爲秦所滅卽稍知禮義者皆有切齒之心況良爲間出之英雄實實有報讐之

具者乎其擊秦也既非激於人言又非迫於時勢乃自性靈所發如淵魚之奮躍草木之怒生以他人視之則爲不得不然由子房視之實爲莫知其然而然也至於荊軻聶政所報者不但非君父之讐亦且非己之讐蓋見役於人而讐其所讐者也讐其所讐而又不問其可讐與否漫然一試而使身亡事僨是何異於盜人而不得其術卒爲所獲者乎書之曰盜猶曰幸焉蓋二人非智盜乃愚盜也且子房之擊秦非自擊之以力士擊之也大索十日而不得是何如之力士乎使力士而遇荊軻聶政必不屑與之較短長矣然則力士之所不屑較者而以子房較

之不幾辱子房而羞天下之士乎宜綱目之大判其詞使僕人之讐而徒償其事者不得與報君父之讐而終能成其大志者比也

問子房一擊果足褫祖龍之魄乎史臣曰張子房欲為韓報讐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相尋而起是褫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係豈小哉

問始皇燒詩書百家語實李斯請之曰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

能一二改革其弊端可也若詩書百家語乃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事功之大建置議論之詳積千萬年之久而後備者顧快一時之私意付之烈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秦之罪上通於天矣此始皇李斯所以為萬世之罪人也

問李斯事荀卿既而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何也蘇東坡曰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遜敢為異論而不顧子思孟軻世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焉耳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為哉

問秦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長子扶蘇諫始皇怒使扶蘇北監

蒙恬軍曰扶蘇之諫尊孔子惜儒生而欲安天下其啟甲之流亞乎及以偽詔自殺不敢復請又頗似申生者也使無監軍之出而獲罪沙邱之行則位以傳國以保而始皇有賢子矣始皇而有賢子豈天道哉故天使始皇自絕其後而有監軍之命以開趙高矯制之路然則非趙高之得殺蘇也殺蘇者始皇也

問蒙恬將兵三十餘萬其勢足以倍叛乃呑藥自殺何如司馬温公曰秦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其不仁可知矣然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辜見誅能守死不貳斯亦足稱也

問趙高之蠱惑二世何如眞西山曰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

先以荒昏淫樂蠱其君之心術然後己之志得行趙高欲二世盡除先朝舊人而專政於己故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刑峻法剪滅大臣宗室高之所自便也安枕肆意於淫樂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己之所便故高言一進如水投石卒之刑戮蕃而怨叛起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

問沛公隆準龍顔狀貌果異人否陳龍川曰興王之君必有服天下之心而後可以成天下之業未易以狀貌求也說者謂呂公相高祖以其龍準美鬚得之噫求之於貌其亦迂矣觀懷王

欲遣長者仗義而西諸將皆曰沛公素寛大長者遂遣之食其見沛公曰諸將過此者多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寛仁大度天下所以服高祖高祖所以成大業者此也

問劉季斬蛇之事果有其事乎史臣曰劉季斬蛇之事是必有之老嫗夜哭之言涉於怪誕未足信也司馬遷曰神母告符班固曰斷蛇著符司馬光曰旗幟皆赤由蛇班彪曰神武徵應皆信赤帝子之言故也以愚論之季自縱觀秦皇嘆大丈夫當如此其窺秦之心久矣將舉大事而無由故因斷蛇而托其詭怪之辭以聳天下之人心卽陳勝吳廣罩魚狐鳴之故智也若白帝子果指秦而言則今日斬之今日國統命絶何爲二世傳之子孫且二世弑於趙高子嬰殺於項羽劉季無與焉何赤帝子之斬竟無取驗耶噫斷蛇之符孰與乎三章之約旗幟之赤孰與乎三軍之素後人之告孰與乎三傑之謀老嫗之言孰與乎三老之說善言受命之符以德不以怪以人不以神

問項羽斬宋義何如曰宋義因論武信君幸驗其言楚懷王卽以爲上將軍將兵救趙遲留不進其懦怯無謀勇可知矣項羽勸其進兵乃欲待秦趙戰功之疲以乘其獘此所謂徐觀鷸蚌之勢以收漁人之功同一意也乘獘之說施於戰國兵力相等

之時可也是時趙國新造強秦兵力逾其十倍危殆之機在於呼吸之間盼楚之救正如救焚拯溺豈可俟其罷而乘其獘哉乃飮酒高會不恤士卒項羽累言傲然弗聽向非羽卽帳中斬之引兵渡河大破秦兵虜王離趙城士卒又有長平之難矣是項羽斬宋義一人而活趙國數十萬生靈之命也先儒言其矯殺卿子冠軍以告羽不亦過乎

問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章邯使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走還報曰高用事于中下無可爲者邯乃與羽約盟洹水上何如曰塗蔽之禍其可畏也哉邯郿之役邯

與羽猶以勢力相持勝負未決也使二世不加誚讓趙高不懷忌嫉長史欣請事咸陽無滯留之苦則邯未必降楚雖項羽善戰亦未能旬日之間盡坑秦卒二十餘萬之衆也且掃一國之衆付之大將之手存亡成敗繫於呼吸瞬息之間司馬門奏事乃留三日而不得報其趣亡也宜哉

問趙高弑帝於望夷宮立子嬰爲王子嬰刺殺高夷其三族當否胡致堂曰使扶蘇嗣位則秦祚尚可延使子嬰繼世則諸侯未必西然呂政反道天所不祐殺人之子人亦殺其子宜也子嬰居無可奈何之世乃能不動聲色屠戮趙高雖不救亡亦紓

志憤豈不可憐也哉漢祖遂王關中必有以處項氏殺之不仁甚矣

問嬴秦一統享國若干年曰杜牧阿房宮賦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之語人遂混爲秦享國三十六年殊不知此就其初立統算耳自秦王政立爲秦王二十六年庚辰盡滅六國稱始皇帝至沙邱之死爲辛卯僅十二年胡亥子嬰共三年甲午秦亡則一統之日不過十五年耳

問秦失天下果不善守否王鳳洲曰秦之所以失天下者其罪不在始皇之取而在守也蓋當時六國之邊秦者四而共半已爲秦有秦雖大出兵以下之而非有血戰之實如長平伊闕者也秦之勢不得不倂六國六國不得不倂而爲秦且秦非與周代也與六國爲代者也六國非僭夷之楚卽篡晉之趙魏韓而篡姜之田氏也秦何以不得滅之藉令秦稱皇帝罷侯置守令輕徭薄稅以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夫誰曰不可顧不施仁義以促其亡非其守之罪哉

西漢紀

問自漢興而天下一治何如曰高帝以泗上亭長與項羽共逐秦鹿乃羽弑義帝而帝爲發喪羽坑降卒屠咸陽而帝不殺子

嬰與父老約法三章羽有一范增不能用至兵圍垓下身死東城而帝知人善任用三傑定三秦五載而成帝業卽位都長安規模宏遠然威加四海獨不能制一呂雉醢韓彭酖趙王慘極人彘以致孝惠不祿母后臨朝竟欲滅諸劉王諸呂幸王陵守正平勃交懽卒安劉氏然安劉者勃帝固逆知之矣諸大臣迎立代王是爲文帝恭儉慈惠務以德化民其除誹謗去肉刑蠲租稅猶小焉者也匈奴三入而三拒之令邊備守不發兵深入煩苦百姓卽位二十三年宮室園囿狗馬服御無所增益以致樸爲天下先洵乎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被福焉豈以

獄周勃竄鄧通短喪廢禮少之景帝遵業節儉似孝文然刻薄
少恩斬晁錯以謝七國薄后太子以無罪廢周亞夫以不食死
其視文帝何遠哉文景之世可稱富庶然稽古右文則在孝武
首舉賢良群才輻輳號令文章燦然可述然患在好名申公勉
之以力行汲黯戒之以多欲曾不之省乃奢靡窮黷卒至海內
虛耗盜賊蠭起幸帝天資素高下詔輪臺勇於改過而臨崩付
託尤為得人孝昭即位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繼之者孝宣
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初太子遭巫蠱事曾孫襁褓繫獄廷尉
丙吉心知太子冤重哀曾孫令乳養之光廢昌邑王迎立之孝

宣起閭閻勵精為治招選茂異史謂功光祖宗業垂後嗣不虛
也然不省徐福之言釀成霍氏之禍且用恭顯而啟元帝之信
宦官貴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而啟哀帝之誅
大臣故識者謂西京之衰自宣帝始自是昏庸相繼元帝立后
王氏成帝封舅王崇委政王鳳延及孝哀王莽專政孝平在位
五年弒之立孺子嬰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更始繼
之豪傑失望及眾共誅莽傳首詣宛而王郎銅馬赤眉之徒之
亂且未有已矣
問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

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少強弱之處皆何之力否曰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
論耳蓋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
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此其器久不在人下況當草
莽角逐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
何之器度越人具有相國之器如此此沛公所以興也至朱沛
國責何因丞相府以收圖籍不因博士掌故之府以收遺書使
先王經世遺典復灰於項籍之手蕭何不得辭其責此尤不近
情之論夫先王經世之遺典非可容易收藏況當入秦倥偬之

時即暇思及經籍以為異日保治之務耶其誕甚矣
問沛公入咸陽除秦苛法何如曰不殺子嬰約法三章此理最
好為得天下之根本楚漢得失全在於此
問項羽攻破函谷關遂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帝塚大掠而東
何如曰沛公入關其雍容寬大氣象見於綱目所書者藹然可
思今籍破關掘塚屠殺大掠雖秦人之暴亦未若是之烈其視
沛公真鴟鴞之比祥鸞爾後之欲觀劉項之得失者當以是考
之
問羽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蕭何諫王就國何也曰羽

以巴蜀爲死地而遷沛公沛公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項羽及蕭相國進諫而高祖幡然改悟罷兵就國卒起而還定之如取諸寄豈有他術哉知成敗之勢在己而已己能屈之亦能伸之是以高帝之還定三秦也不在於引兵故道之時而在於不攻項羽之日不在於拜將之後而在於聽諫之初

問漢遣張良歸韓良因說漢王燒絶所過棧道以備諸侯盜兵且示項羽無東意朱子曰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蓋燒絶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愚按張良身雖歸韓而勸漢王燒絶棧道亦不可爲無意存也及西楚殺韓王成良遂間行歸漢

則其爲韓報讐之志又不在秦而在楚矣

問韓信登壇之對諸葛亮草廬之談王朴平邊之策卒之無言不酬何也李笠翁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賢人君子之道也先言其所能行而後以實踐之英雄豪傑之事也韓信諸葛亮王朴三人是能以英雄豪傑之事而合賢人君子之道者也天下大事一毫未入其手而能言之鑿鑿說成說敗若數家珍旁觀者不笑爲誇卽鄙爲誕矣及至大事入手逐件做去無一不與所言湊合若此話不說在先焉知今日之成功非以偶然徼倖而得之者乎偶然徼倖四字英雄豪傑之所恥也故必欲斷之於初及其功成名立使天下後世皆信其非誇非誕則與賢人君子無異矣

問三傑之智謀畧同否曰沛公有三傑故能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卒不能有三秦方羽遷沛公於巴蜀也取舍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勸王漢中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惟張良知之故說王燒絶棧道以示項羽無東意蕭何張良可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畧論楚之所以失及漢之所以得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爲沛公耶爲三降將耶噫人傑眞

人傑也向也蕭何張良有卓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鏬漏之際而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用其入也三子之智謀畧同故其蹙楚之效同也

問義帝之智畧何如曰義帝爲項氏所立纔三年以事考之東坡所謂天下之賢主也項良之死王幷呂臣項羽軍自將之羽不敢爭見宋義論兵事卽以爲上將軍而羽乃爲次將獨遣沛公入關羽不敢違致命如約令沛公王關中此數者皆能自制命故終不能全於項氏然遣將救趙滅秦至於有天下皆出其手太史公作史記當爲之立本紀繼於秦後迨其亡則次以高

祖可也乃立項羽本紀義帝之事特附見焉是直以羽爲代秦也其失多矣

問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王爲義帝發喪果大義否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下之大機括者誰與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素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已於此決矣董公之說入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子房號爲帝師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爲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問漢王爲義帝發喪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同耶異耶曰繼晉

文而欺天下者漢高是也繼漢高而欺天下者曹操是也思舊德而懷故主天下之民有同心焉納襄王哭義帝迎獻帝所謂欺之以其方故當世之心皆爲所欺而莫之覺也然以後世之人觀之則似傀儡登場不過演習故套而已何同異得失之足論哉

問項羽果不能用范增否曰胡致堂謂史稱增素好奇計以事考之增計不能奇也凡羽之恃強失道如漢王臨廣武而數之者未聞增有所諫止而兩雄角逐義理之端事機之會楚每失之顧欲使壯士舞劍殺沛公於歡宴之間是一愚老人而已況已見天子氣龍成五采之文又可殺乎獨其所謂吾屬今爲沛公虜者此一言不謬耳且羽所過殘滅爲漢驅民而亞父不知也其智尙不及外黃舍人十三歲兒而敢與良平敵乎高帝曰羽不能用增所以成禽非也縱使用之亦不免耳

問楚圍滎陽益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其忠義何如胡雙湖曰滎陽之圍急矣雖有三傑爲之柰何紀信以身當之脫萬死於一生之間功莫大焉厥後論功行賞及於三傑及於諸將而雍齒且封侯矣信無一爵之贈漢眞少恩哉

問袁生說漢王破楚之策果有當乎曰陸機漢高祖功臣頌曰袁生秀朗沉心善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效逸哉斯人何識之妙按漢書袁生說漢王曰願君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其後高祖未酬其賞故史不列於功臣之數陸機作頌乃儕之二十一人之列可謂發潛闡幽矣王應麟曰轅生說行而身隱鴻飛魚潛脫屣圭組遠希魯連近慕董公亦古之逸民不可與辯士說客並論也楊愼曰按姓氏

書轅生乃轅塗之後漢有轅固生之後也其後去車爲袁後漢袁良碑叙其世系曰當秦之亂隱居河洛高祖破項實從其策天下既定還宅佚樂友失其名碑亦闕焉非陸士衡王伯厚發其潛德人亦罕知之予故彙之以補班史之遺焉

問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酈生說漢王急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其謀何如曰劉項之爭大勢有二一曰關中二曰敖倉是二者皆楚之既得而復失也古之人莫不以此爲恃而項氏不知得不敗乎

問漢王使酈食其說齊下之韓信聽蒯通言遂襲擊破齊何如

丁南湖曰酈生之說下齊高帝之命也非酈生之擅爲也韓信知酈生之功獨不畏高帝之命乎不畏帝之命而必齊之擊以致酈生之烹是其震世之威既爲帝之所忌而抗主之罪尤爲帝之所御則淮陰夷族不待雲夢之擒而先兆擊齊之日矣愚按王既使信擊之則不當使酈生下之若命酈生下之則當反信之師庶可爲信義之國今既以酈生下之而信又襲之不惟任信不專其負酈生亦多矣

問項羽聞成皋破引兵軍廣武與漢相守爲高俎置太公其上將烹之漢王有分羹之語若何趙雪航曰古先聖王治天下之要道莫先於孝嘗觀漢楚爭雄項王虜太公於軍中三年未聞漢祖畧有憂念之言及楚圍成皋置太公於俎上而欲鼎鑊之其生死之機憂怖之狀正他人見之亦必流涕不忍曲求生道今而視其父如路人然方且數羽十罪以激其怒如果烹之將何如耶古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矧棄父於鼎鑊之中而爭天下乎天子禮樂教化之主世未有無父之人而可以尊居九五者也漢祖良心其剗削甚矣

問韓信請爲假王鎭齊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躡足附耳語乃立信爲齊王何也曰帝以五諸侯之兵頓於滎陽成皋間幾不脫

者屢矣帝之力果能遂併齊哉帝既不能併齊孰若棄之於信使之自戰其地自兼其衆而又自王其國時出而助我則項氏必不能掊相持之漢而東矣然則帝之棄齊於信所以鋼項氏使不能進退之勢分其力而弱其權矣漢之帝也信實犄角之歟

問張良鴻溝之諫何如曰項羽兵少食盡乃約中分天下漢王欲西歸張良諫曰今釋弗擊是養虎自遺患也程子曰張良才識高遠有儒者氣象而亦以此說漢王不義甚矣升菴楊子曰程子之言迂矣張良此言正所以爲義也且張良之助漢本爲

報韓仇韓仇者誰先則無道之秦後則不仁之羽也且秦之無道甚於商紂羽之不仁埒於嬴秦高祖之誅秦滅項何異於書所謂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易所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乘此機不取則大事去矣天下何時而釋肩乎程子之所謂義必欲漢王守小信而西歸項羽復熾則天下生靈死於干戈者又不止長平四十萬而已儒者立論何其迂哉

問項羽何以不渡烏江曰漢兵追項羽至烏江有亭長艤船以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歎曰籍與江東子弟八千而西今無一還縱江東父老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父老乎遂

自刎笠翁曰羽之不渡烏江疑爲亭長所執夫人而知之矣但其疑心之所自始與所以不得不疑之故尚未經人道破予請以管見測之其疑心之所自始則始於艤船有人其所以不得不疑之故則全在亭長二字漢兵追羽至烏江則烏江片土必非雞犬不驚之地亭長何人能不隨衆避兵而尙艤船以待且爲甘言以誘之乎雖曰非奸吾不信矣至於亭長二字更屬千古疑團何也漢王非他其未起兵時亦泗上一亭長也安在艤船之人非其當日同事者乎爲得志之亭長所追復有一亭長艤船以待此而不疑爲奸必其無心腸知識者而後可後漢白衣搖櫓之事非其左券乎此時自亭長而外必不另有一艤船之人欲渡不可不渡不能與其死於亭長之手而爲天下笑無寧死於自刎之爲烈乎此重瞳不王江東之故也至於對亭長之言則欲與江東父老爲永訣之辭借亭長之口以代傳之耳

問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更立齊王信爲楚王何也尹遂昌曰漢王方擒項籍即奪韓信軍以見其急於制信如此然信號爲善兵而漢王兩奪其軍如取嬰兒之物則信亦未得爲節制之師而漢王將將之能尤不可及矣若夫信軍既奪又復改封畧無不平之意則他日疑而虜之是固漢王之過也

問韓信賜漂母千金召辱己少年爲中尉其報施當否曰以俗情論之則賜漂母易官少年難韓信封楚王富貴已極其視千金猶吾輩視斗粟尺布耳報微時活命之恩吾猶怪其太薄亦怪其太遲前此爲齊王及拜大將軍何一非報恩之時而必待王楚以後何也至官少年亦見大丈夫不易測處其告諸將之言乃英雄欺人語也殺人抵命盛世且然況秦之苛法乎留其身以有爲不肯死於殺人之法耳今待少年以不死已見寬洪大度乃復以德報怨從而官之乎或曰從而官之使刻刻瞻拜

下風求一藏羞之地而不可得是又以冠裳爲斧鉞矣英雄之刻毒遂至是哉此報讐雪恥之良法不可不揭以示人

問高帝拜季布斬丁公果發於中心否曰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籍滅帝購布千金後得滕公爲季布游說曰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乃赦布召拜郎中是季布之拜非出於高祖之誠然有所畏而予之也布母弟丁公亦爲羽將窘逐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還及羽滅謁見帝以丁公狥軍中曰丁公爲項氏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

使後爲人臣者無效丁公也此乃英雄血性使然非有所迫而誅之也蓋季布之窘漢高非窘漢高也爲其主也丁公之放漢高而不逐非放漢高也不爲其主也不爲其主猶得謂之爲人臣乎一拜一斬卽謂定於或窘或放之時也可

問張良謝病辟穀欲從赤松子遊信乎曰以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爲虛僞矣然其欲從赤松子遊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問漢定元功位次而張良陳平何以不與曰先儒有言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詞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立最重三事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諸侯位次全分於此良平皆後附故不得與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讓軍伐居先按運籌帷幄此軍功所自始也不見功大功人之議乎良平有功而不得與是一恨事兩君没齒無怨言此其所以不可及也

問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當否唐仲友曰有國家者必衆建諸侯以爲藩屏所謂以人爲形勝也秦不師

古以天下而自私其孤立而亡宜矣故漢懲其獘大封同姓以制異姓宜若利及萬世而卒致七國之變蓋由其封國太大故也使其依先王大國不過百里之制則又何有吳楚之變哉

問令博士叔孫通起朝儀通徵魯諸生有兩生不肯行何如史臣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蓋自古聖人之世言之也漢帝去秦苛儀而群臣飲酒爭功方當急爲弭亂之計顧欲待百年而後議禮乎兩生知經而不知權叔孫通知權而不知經論者專罪叔孫而不罪兩生亦非聖人折衷之道也

問蕭何治未央宫甚壯麗何也劉元城曰蕭何治未央宫其意

深矣蓋關中形勝之地何欲帝據形勝定根本故大建宮室以堅其都關中之意不欲帝窺其秘也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悅二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問后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司馬温公曰韓信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既而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南滅楚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其功也觀其拒蒯通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於信哉雖

然信亦有以取之也滅齊不報而自王期其攻楚而不至當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醻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待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於人不亦難哉

問梁王越廢徙蜀三月殺之夷三族曰或問司馬温公言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韓信之功則知彭越又其次也今考其本末二子各有所長其功一也故張漢家之勢者信之功多於越破魏取代仆趙脅燕擊齊滅楚是也困項氏之勢者越之功多於信焚楚積聚而項氏敗擾梁地而項氏急是也未審如何陳潛室曰彭越人物功勲皆非信比但其常以遊兵出入梁楚間爲項氏腹心之疾所以有功於漢

問遣陸賈立南海尉佗爲南粵王賈令佗稱臣奉漢約賈歸報帝大悅何如曰漢世守成之功臣陸賈其魁首乎新語未奏之先而帝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然則漢之文教皆賈啟之也况乎平勃誅吕氏立孝文其功尤偉乎太史公以辨士目之吾竊爲賈不平矣

問帝有疾臥禁中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納諫何如丁南湖

曰柔慢之傾人非獨女謁蓋亦有倖佞焉孰意高帝而病亦坐此也於是子孫效尤孝惠則幸閎孺孝文則幸鄧通趙談北宮伯子孝武則幸韓嫣李延年孝元則幸宏恭石顯孝成則幸張放淳于長孝哀則幸董賢孝景則幸周仁孝昭則幸金賞孝宣則幸張彭祖并以婉媚擅權漢道漸替豈非高帝貽謀之害耶

問淮南王布反帝自將擊之布敗走長沙王臣誘而誅之尹起莘曰書誅正名定罪也信越無罪則書殺布實有罪則書誅

問上過魯以大牢祠孔子是嘉重道否尹遂昌曰自堯舜禹湯文武既没天生孔子爲萬代仁義禮樂之宗主生民之類不至

糜爛絕滅者皆聖道扶持之功用也自秦燔詩書坑學士其禍至於陳項極矣漢高之興過魯首祠孔子見天理之在人心自有不可得而泯没者漢氏四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嗣後儒道稍稍振起除挾書禁置博士官開獻書路迭見於繼世之後亦足以見當時崇尚之意然漢治終於不古者粗得其一二之緒餘而精微體用未之明也

問上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呂后刼良畫計招致四皓以安太子何如陳澔室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着自

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先君東溪公曰四皓既從太子遊上怪問之四人各以姓名對上曰煩調護太子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曰我欲易之彼四人爲之輔羽翼已成難動搖矣竊考太子既安之後何四人寂寂無所表見耶豈不久卽歸去耶抑年皆八十餘未幾卽死耶太后酖趙王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大哭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致痛飲求早崩年僅二十四亦可悲矣此時呂產呂祿雖未封王惠帝不可爲不搖動也何四人俱無所建白其爲羽翼安在哉

問下丞相何廷尉獄數日赦出之楊龜山曰高帝收民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當國秉鈞盡革秦苛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爲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謂爲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帝既平天下於功臣多忌刻何爲宰輔至出私財以助軍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自免甚至於械繫之辱猶不知引去豈工於謀天下而拙於謀身耶蓋不學無聞昧於功成身退之義也

問班彪稱高帝寬明仁恕知人善任信乎笠翁曰漢高帝知人善任則有之寬明仁恕則未也自起兵以來所用皆當世豪傑

又任之各當其才至於信豨綰三人之反出之意外周公聖人不能料管蔡之將叛而使之况其他乎獨是以天子而讐匹夫屑屑以報怨爲事反出韓信官少年之下其容人之量可知矣彭越信皆元勳也雖各有罪豈無可原未必盡在不宥之列且殺之可矣族可弗夷醢可弗賜曾寬明仁恕者誅戮有功之臣而且不留餘地乎班彪多溢美之詞總爲高祖得天下以正故取大美而畧小疵不覺其言之過甚耳此歷代史臣皆然不獨彪爲漢臣始有阿私之論也

問高帝行事得失余氏進曰高帝起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

帝業何其速哉惟寛仁愛人知人善任而已其入關也不殺子嬰約法三章而大本以立其伐楚也縞素興師不忘故主而大義已明當是之時張良說謀韓信行兵蕭何給餉用人者昌固其宜也及天下已定則赦季布以旌委身狥主之烈士斬丁公以厲懷私結恩之姦臣祀孔子以崇繼天立極之大聖其慮事深遠如此固宜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也然殺韓信醢彭越而君臣之義虧疏呂后寵戚姬而夫婦之道缺欲易太子而父子之恩乖至於不事詩書溺冠侮士禮文制度大抵襲秦此漢治所以不能復古惜哉

問孝惠帝除挾書律何如陳季雅曰秦人重禁文學不得挾書無道極矣高祖入關約法三章悉除苛法而挾書之律獨承秦獘至惠帝始除是高祖惡聞詩書之習不減於秦也使入關之初或天下既平之日能弛此禁則遺書散漫往往復出孔壁雖壞而全書不亡然則高帝不事詩書其害乃甚於秦之焚棄也

問漢惠帝爲四皓立碑有可據否楊升菴曰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没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通典文獻通考皆不之載而四皓碑目集古録金石録鄭樵金石畧皆遺之獨見於任昉文章緣始故特表出之袁隨園云文章緣始亦僞書惠帝時無司徒官碑稱夏黄公爲惠帝司徒尤可笑存參

問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後用陸賈計而呂氏謀益衰信乎曰陸賈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丁南湖曰將相不和以致亂亡者往往是矣賈勸平勃交權誠國家之利也豈但一時計哉而胡致堂乃曰將相深相結非國家之利是爲後世爭功者藉口也

問周勃左袒之問何如曰先儒論其問爲非有如軍士不應或

皆右袒或叅半焉則如之何程子謂當是時直當論以大義率而用之非惟不當問亦不必問也按此必太尉與諸將定計於先約以左袒爲號故於當時發令以齊士卒之心耳豈肯爲此驚天動地之事胸中一無所主而漫然以此語嘗試者乎其所以必爲此語而不肯率而用之者欲使滿朝之人知其出於一念之忠非有陰謀秘計而軍中之不約而同者亦是爲忠憤所激見義即爲不俟再計而决者也

問諸呂之誅劉章周勃陳平之功一也而齊王灌嬰次之今論功行賞止及平勃灌嬰而不及章何也曰以劉章嘗欲立齊王

故不加録而當時大臣亦無能明之者夫以平勃阿意曲從稔
成呂氏之禍功固未可以贖罪其視章之有功無過者大有逕
庭其賞顧有去取亦何以立功賞之斷案哉
問陳平不對決獄錢穀之問果係識大體否李笠翁曰陳平不
對決獄錢穀之問其事與周勃同情總由平日未嘗經理卒然
問及不能卽擧其數但平有飾非之智勃無口給之能故覺彼
善於此掩過一時之耳目非勃才果出平下當以相任獨歸之
也夫庶吏董天下之事宰相總庶吏之成文帝問曰一歲決獄
幾何錢穀出入幾何不問節目而問大綱正所謂總其成也知

而擧之不過兩言而盡有何難對與不屑對之有哉惜蕭何已
死備顧問者無人設猶居相位吾知必能擧其大綱不爽毫髮
何以知之因其收藏圖籍留心經世之務知之也後世論此者
皆謂陳平能識大體可爲相臣之法是千古讀書人盡墜術中
而不之覺受其欺者豈獨一漢文帝已哉
問遣大中大夫陸賈使南越南越王佗稱臣奉貢按南越王反
至是凡五年矣帝不興兵誅討遣使告諭然佗之臣服有甚於
誅討之威者以德化人之效於是可覩尹起莘曰文帝賜南越
佗書數十百言不以側室子爲諱而復以天理民彜之愛惕其

良心一紙書賢於十萬師遠矣
問袁盎卻愼夫人坐何如曰袁盎卻席一事千古人臣快擧後
世讀史者至此儼若聞其叱咤之聲睹其正色之狀其所恃以
無恐者全在末後一語人彘之禍近在目前有不聞而骨竦者
乎惟其理直故其氣壯耳盎非文帝之諫臣乃文帝之功臣也
人彘一語寒文帝溺愛之心奪愼夫人恃寵之魄亦可以消皇
后宿怨之萌終其世無閨門之患者袁盎一言之力也
問文帝以賈誼爲長沙王大傅後召見宣室乃拜爲梁王太傅
楊龜山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

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蒲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
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吾身親見
之也誼以疎逖覊進之人欲一日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恝然
耶此讒釁之所由起也
問賈誼上治安策上深納其言然乎曰誼以少年英俊遇漢文
賢君不獲行其術而竟以夭終人皆爲誼惜愚獨爲誼幸蓋誼
年少文敏其進取甚銳觀其始以痛哭自薦終以哭泣自亡其
氣象必非動心忍性者必不能當大任也使當時果斥絳灌而
志得行焉則廢耆舊更法度紛紛多事能不如荆公乎其欲刪

諸侯震兵威與晁錯同意誼不死則此術雖見抑於文帝而必求試於景帝七國之變誼必爲錯而身亦不全矣此愚所以爲誼幸也雖然據其言則誠一忠臣也

問晁錯上言兵事帝嘉之賜書寵答何如趙雪航曰晁錯四上邊事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於富國强兵之術誠緻精熟者也故文帝嘉納皆厎於行可謂有用之文章矣若能以孔孟之道正其心術伊傅之道輔弼人主豈不爲漢廷之良佐乎而乃以申韓刑名之學峭直深刻以教太子故景帝卽位卒啟七國之變袁盎以私隙詭計而陷之卒受覆宗僇身之禍蓋其平日以

申韓刑名導景帝爲刻薄之事不虞自罹其酷也

問文帝除肉刑何如曰三代以前有肉刑墨劓剕宫大辟五者是也至漢時僅有黥劓斬趾三者文帝有感除之遂以髡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此後天下犯法者始免斷肢體刻以全其身文帝之德大矣

問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禮申屠嘉爲檄召通詣丞相府將斬之上使持節召通乃釋之何如曰高帝公卿至是無可任相者乃用彊弩之卒而申屠嘉非有名望著聞也挫抑鄧通之事凜然有大臣風人固不可輕議也孔光通經學爲帝者師其見董賢極盡卑諂睢盱之態將以持祿容身拙哉鄙夫其可爲嘉之御乎

問文帝在位二十三年以敦朴爲天下先專務以德化民何如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最好黄老凡事都先退一着做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几杖此俱是退一着術數楊龜山曰文帝資稟純粹若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文以上人

問景帝爲太子時吳王子以再從父弟之親來朝一日以博局爭道之故而殺之不已甚乎曰其爲太子也殺其親戚而無所

顧惜則其卽位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賈誼竊見其微欲文帝遏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晁錯爲家令是以刻薄之臣輔刻薄之君也安得不爲刻薄之事乎

問七國反景帝聽袁盎言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遂使中尉召錯斬東市果當其罪乎曰濞爲逆已久特因錯而發爾錯之爲謀雖失於輕舉要之爲宗社大計非爲一己計也景帝聞變倉皇無策一聞小人之說遽爾輕殺後之臣子孰敢盡心爲國謀慮者哉世傳論錯或以爲忠或以爲愚今觀綱目書殺而不去其官則錯無罪見殺皎然甚明論錯當以是爲的

問丞相亞夫免衆守節不遜否方正學曰漢初輔相之臣如王陵周亞夫輩數人而亞夫尤得大臣體景帝時以爭皇后兄信及匈奴降王之封忤旨夫封無功以亂先帝之法納叛降以啟爲臣不忠之心此誠宰相之所宜爭也亞夫爭之確乎有大臣之風而景帝罪之者私恨也爲史者宜有以明之而司馬遷反詆之爲守節不遜以取窮困嗚呼人臣如亞夫可謂之不遜乎

問下條侯周亞夫獄亞夫不食死胡五峯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問班固謂孝文恭儉景帝遵業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然乎曰文帝寬厚長者以德化民無事則謙抑如不能有難則英毅奮發景帝刻薄任數以詐力御下平居則誅賞肆行緩急則惴慄失措其大致懸絕如此而又以無寵廢正后夫婦之義薄無罪廢太子父子之恩睽過愛梁王輕許傳位而兄弟之好不終信讒用佞紬申屠戮晁錯殺周亞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其視文帝益相遠矣獨節儉不妄費育民以致豐厚一事爲克遵前業爾夫豈可與成康同得美稱哉

問武帝詔舉賢良方正以董仲舒爲首舉何如尹遂昌曰武帝繼文景之後傑然有立觀其卽位之始他務未遑首舉賢良方正親策於庭又得一代大儒爲之首舉於是罷黜百家俾世之學者知尊孔氏此皆漢世之所未發明者方是時也如水未波如鑑未塵使帝每事若此其盛德可少訾哉夫何數年之後遊宴奢慾宮室神仙聚斂征伐之事紛紛交舉漢之不爲秦者幸爾一人始終相去遠甚然後知人主資稟之高者未必不有進銳退速之患而始終全德之君在三代而下蓋不易得也

問董子之對何如程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歟又曰漢之諸儒惟董子有儒者氣象

問武帝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曰秦焚詩書惟存博士官五經爲世大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於其家至是官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嚮風公相授受以爲世業武帝有功於儒敎豈小小哉

問武帝知汲黯爲社稷臣何以不能用曰以嚴見憚也蘇東坡曰漢武帝雄才大畧不減太宗汲黯之賢過於世南世南已死太宗思之汲黯尚在而武帝厭之故太宗之治幾致刑措而武帝之政盜賊半天下由此也夫

問李廣程不識將兵士卒多樂從廣而苦於不識何也曰唐郭子儀以寬治軍李光弼以嚴士卒亦樂子儀而憚光弼可見軍無常法士有恒情然待士卒固宜尚寬而行兵發令則非嚴不可能以李廣郭子儀之法行於偃旗息鼓之日以程不識李光弼之法行於裹糧秣馬之時則寬嚴兩得之矣然言之易而行之甚難不若取法於嚴之爲得也

問河間王德來朝獻雅樂曰獻王修學好古被服造次必如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歲十月來朝獻雅樂司馬溫公曰景帝之子十有四人榮

太子廢而獻王最長嚮若遵大義而屬重器焉則帝王之治復還矣嗟夫天實不欲禮樂復興耶抑斯人之不幸也

問東方朔諫內董偃置酒宣室其立朝風采何如曰人謂武帝名臣當首推董汲予謂東方朔立朝風采不在二臣下史氏不察乃以滑稽輕之與優孟諸人並齒冤哉其數董偃之罪不令入宣室者非愛景帝之正處愛武帝之後宮也非怪其私侍公主怪其因公主而出入禁闈將有臣不忍諫史不勝書之事也偃之私於公主武帝豈不知之知之而故令侍飲使姦夫淫婦並坐於前而莫之恥其覥黜籌洗兒之穢習相去寧有幾乎使於此時不加極諫則由宣室而內宮由內宮而臥榻何一非其所至之處能保漢之武帝不爲唐之中宗元宗乎此朝廷榮辱之大關宗社安危之至計也盈庭結舌而朔以一人爭之而卒能使其不入偃寵遂由是日衰比之一正君而國定者何多讓焉

問武帝以公孫宏爲博士何如曰漢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時對者百餘人天子擢宏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宏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

固遂以老罷歸按轅固在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而辨湯武無殺君之心及竇太后好老子書固對曰此家人言耳而致太后之怒固蓋端人也孝景以爲廉直拜清河太傅至武帝以賢良召之乃寵宏之曲學而黜固之老成亦異於孝景之用人矣

問主父偃嚴安徐樂皆上書言事書奏召見皆拜爲郎中偃尤親幸一歲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丁南湖曰權寵者禍敗之門驕橫者喪亡之蘖主父嚴徐三人同一上書求用也嚴徐無甚超顯乃得令終而主父獨擅權寵肆爲驕橫

以鼎烹自期而竟遭族滅此可爲知得而不知喪者之戒矣

問公孫宏爲布被食不重肉何如曰汲黯謂宏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劉元成曰公孫宏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族郭解是也武帝好征伐天下皆欲諫止之而式身爲庶人乃願以家財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酬金失侯者百六人實式激其怒也故宏以式爲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死生之權故宏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其罪甚於知卒族解此二事得

大臣之體

問武帝以公孫宏爲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宏始此舉何如陳潛室曰漢室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永無入相之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宏制也至武帝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公孫宏代薛澤爲丞相而封侯其後遂爲故事然宏起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固未免開利祿之門而使儒者競章句之末習弘無軍功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夫相者既非眞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之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問汲黯不拜大將軍是爲千古儒臣培氣節否李笠翁曰此事之難不在黯不拜青而在青不定責其拜且愈賢之此武人僅見之事其賢加黯一等不特可以媲美西京也青之爲此非止於禮賢下士以示識量之宏蓋欲隱諷朝廷使知群臣之可敬者無出黯上大將軍無所用之尚能加以異數況天子躬受其益而視爲股肱心膂者乎觀其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則此段

忠君愛國之心不剖而自明矣再觀他日武帝踞廁見衛青不冠見公孫宏而獨於汲黯一人不冠不見則其以身先之之效又不表而自見矣

問武帝陰誡衛青謂廣老數奇其言果不謬否曰君相有造命之權數奇二字不當出於帝王之口也即使廣數果奇而爲天子者能以優詔獎之威權授之不慮造化之權不爲我奪奈何以兵凶戰危之事未經發軔先以數奇二字奪英雄之氣而惑將士之心乎且既知數奇即不當使之遠從征伐使之遠從征伐又誡曰毋令當單于將欲其束手待斃於鋒鏑之下乎抑冀

其徼倖成功於談笑之間乎使果束手以待斃則帝謀甚拙如
其徼倖成功也則廣之數爲不奇矣青欲其軍并於食其又不
從得當單于之請及其失道後期急責之幕府對簿者益始終
爲數奇二字橫亘于中既恐其不驗又慮其果驗止恨軍中多
此一人必欲死之而後快也廣之命其能旦夕延乎然猶幸其
不死於單于不死於刀筆吏而死於自頸猶不失英雄本色是
廣之數猶未盡奇卽謂武帝之言爲不驗也亦可
問賜卜式爵關內侯何如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輸粟助邊方
事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凡式之所樂爲者皆衆人之所難爲

而武帝之所欲爲者式輒揣其意而迎爲之故天下因式獲罪
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寵隆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式獨以
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而爲之乎
問賜桑宏羊爵左庶長其作平準之法果有當否尹遂昌曰宏
羊一賈人子耳以言利得幸至於賜爵豈非以其善理財歟然
宏羊非能取其家之貲以助國也又非能神運鬼輸以生財也
不過假權勢以漁奪民財而已善乎司馬光對神宗之言曰天
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
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宏羊欺武帝之言太

史書之以見武帝之不明耳嗚呼此言眞萬世之藥石也故愚
因賜爵之事備載司馬公之言爲萬世法
問武帝太初元年五月造太初歷以正月爲歲首何如曰聖門
四代禮樂必以夏時爲先此固百世不可易之法也自秦人始
用十月漢興因而不改甚失建正之義至是始以正月爲首百
年之謬一旦始革武帝紛紛制作獨此最爲有得也綱目書而
美之此瑕瑜不相掩之意也
問蘇武不降匈奴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何如
曰子卿堂堂大節齧雪吞旃間關海上凡十九年始歸漢班史

獨載其娶胡婦一事豈子卿不能動心忍性身可殞而情不可
已歟曰不然子卿之節烈霜雪愧死陵律不肯詘志降虜偷活
草野間此戴主之忠也老母終堂生妻去帷嗣息存亡未可知
也顧乃隱忍配偶以爲嗣續計此奉先之孝也忠孝兩全可以
少呰哉卒之子元抵罪其子通國贖歸爲繼官於朝廷豈非忠
孝之報而天之不絕其後也哉
問司馬遷盛言李陵上以爲誣罔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何也曰
李廣利奴材也前伐大宛士卒物故甚衆免誅而侯今又使之
將兵徒益多殺而已李陵之敗亦以恥於屬役故請自當一隊

然不知謀人之軍事敗則死之降則不可也馬遷言陵忠勇以致受刑綱目削而不書葢陵既有降虜之罪他美舉不足以贖之則遷亦無足言者矣此固筆削之深意也

問田千秋一言悟主何也曰知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冤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知太子惶恐無他意故千秋因其有悔恨心直乘間而開說是以能一言悟主耳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問田千秋一言取卿相何也曰漢武帝征和二年大鴻臚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遣之上曰大鴻臚

言是也遂有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之說賞田千秋啟之也嗚呼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而罷方士之妄亦賢矣世猶以一言取卿相少之何其不恕耶

問漢武雄才大畧有異於秦始皇否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問周勃霍光孰優孰劣曰周勃霍光二人皆漢之功臣亦皆漢之罪人也觀高帝安劉必勃一語及武帝畫周公負成王圖賜光皆是以國士遇其臣矣而勃光二人不能以國士報其君勃懲信越之死一味阿意取容使王陵之諫不行漢室幾遷於諸呂左袒一舉雖能脫葢其愆然皆屬之天意非人力也使祿不從酈寄之說吾恐數萬北軍無一人不右其袒矣先儒之論霍光皆惜其不學無術予謂光雖不學猶能用人之學如聽田延年論伊尹事輙廢賀立宣是也獨是縱妻毒后欲貴其女而不發其奸此所謂大關節目出於良知良能不待學而知其非者

也奈何舍其不待學之大端而責以未嘗學之小過哉春秋不討賊即謂之弒所謂不討者猶為他人而言也豈有亂臣賊子伏於牀第袵席之間出於屬毛離裏之輩聽其肆逆而莫之禁猶得齒於人臣之列哉雖有擁昭立宣之功不足以葢殺后欺君之罪故曰二人皆漢之功臣亦皆漢之罪人也

問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別無顯賞何也胡致堂曰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宜加顯賞以勸其臣設不亟除御史大夫猶當處之九卿祗

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蠻戎事實則賞矣不幾於玩乎
問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群臣奏太后廢之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卽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邱瓊山曰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作史者謂其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嗚呼豈但一時朝廷敬憚之千載之下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
問汲長孺矯制開倉粟馮奉世矯制破莎車綱目一恕之一罪之何也曰矯制開倉恕之重民命也矯制破莎車罪之抑邊功

也奉世之邊功原有可抑處以其在封域之外未嘗謀動干戈以入寇也大凡矯制之事須出於萬不得已當日卽不破莎車亦何損於中國則又何必爲此勉強出頭之事哉
問魏相諫止伐匈奴無名之師眞經國遠猷否曰魏相止無名之師弭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墻之憂眞經國遠猷宰相能事其尤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賢者猶以爲難也而相不自欺賢矣哉
問丙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白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其賢何如胡致堂曰宣帝之報丙吉封爲列侯及諸嘗有功者當矣然卽位至此十有二年不太晚乎霍光旣專定策之功恩數寵榮盡歸其家他人雖有撫視舊勞誰敢出氣又況丙吉保護皇曾孫方在孩孺遷徙不常後吉爲御史大夫日侍左右帝自忘其顏貌所以遼緩也歟雖然方之孝文践祚歷三時之久始修代來功亦可無愧矣淺夫薄子於人主曾無犬馬之勞羈紲之奉尚欲因緣攀附以希富貴鮮不嘵嘵自明唯恐祿之弗及也其視丙吉爲何如人耶
問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

名錢以百萬數安世謹愼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擧賢達能不受私謝人或指爲具臣當乎丁南湖曰張安世匿名迹遠權勢定大政而不敢專薦人才而不敢擅奏少游以爲具臣此論太刻葢安世固謹愼然亦懲乎霍氏專恣禍故不敢作福作威人臣知此抑可謂賢矣不然以孝宣之忌刻其禍豈能免哉
問二疏請老賜金遣歸何如曰二疏請老亦是居官分內事從古以來原無老死於官不准乞骸之法人自不肯行耳二疏能毅然行之觀其旣歸鄉里日置酒請族人故舊有勸廣爲子孫

立產者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智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是二疏之所難不在請老而在不以財累子孫人當日暮途窮盡有投棲望宿之念若自己功名告止正欲以富貴望其子孫貴則有待於天其富與不富則爲祖爲父者可以操其權也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正慮其爲子孫謀耳二疏不爲後代作馬牛且欲爲之去累此則千古一人以其看得透而又做得出也

問二疏請老亦是見幾而作否胡寅曰以宦成名立爲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

以加人數等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槩見二子知其不可扶持而敎詔也是以決意去之此豈蕭望之所能及哉

問司隸校尉葢寬饒自剄北闕下坐怨謗歟曰非也坐求禪歟曰非也上好用刑法饒曰以法律爲詩書上方任中書宦官饒曰以刑餘爲周召此兩言者蔽宣帝之爲人帝惡其當也是以殺之

問殺故平通侯楊惲司馬光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爲相于定國爲廷尉而趙葢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其爲善政之累大矣

問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議其儀蕭望之以爲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于交定曰望之疏語極有識見後世當以爲法葢待以不臣即使渝盟干紀於國體無損惟有閉關罷約不與之通而已若使一正君臣之禮而大分已定不可復渝萬一不廷名爲叛不討則國威損法紀不存討而不服兵連禍結構難無已此治亂安危之一機眞遠慮哉

問宣帝畫功臣於麒麟閣何如曰帝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按而論之定

策如博陸濟治如丙魏靖邊如充國寘之前列夫誰不然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安和著蕭望之梁邱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凜然寘之於後帝豈無見哉葢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所係彼其平日之所畏慕者居後則凡出其右者其功德可量歟將益信中國人才之盛而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矣

問宣帝果功罪相半否呂祖謙曰宣帝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至於用恭顯而啟元帝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啟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葢韓楊而啟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釁

終以亡國故論其功則爲中興之君論其罪則亦爲基禍之主其功罪相半蓋失於欲速而用申韓也

問元帝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獄皆免爲庶人曰望之堪皆以師傅舊人受遺輔政未及二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爲下獄暨詰問得知又復不能正其欺罔之罪乃反黜免其昏若此尚可與之有爲哉

問蕭望之飲鴆自殺司馬溫公曰甚哉孝元易欺而難悟也夫恭顯之譖望之詭計誠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恭顯之欺亦明矣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則奸臣何所懲乎

問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爲王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之乃奏封事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帝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罪死于文定曰王章爲國而摘舉主忠矣夫章之臥泣牛衣饑寒流落幸而致身公卿不勝悁悁以身狥國亦士之至悲也

問安漢公王莽居攝踐祚戴氏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數子皆號稱儒者以通經學古爲賢而相與誤國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矣

問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節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諸將共立將軍劉元爲皇帝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狥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除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悅喜爭持牛酒迎勞尹起莘曰帝王施爲氣象必有大過人者漢祖入關除秦苛法世祖渡河除莽苛政區區逐鹿爭雄之徒豈可同日語也

問南陽鄧禹仗策追秀其進說何如按禹曰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爾又曰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秀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材胡寅曰禹延攬數語李通諸將未之嘗言且任使各當其材此固高出諸士之上一日帝披輿地圖示禹禹曰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雖伊周告君不過如此以此爲東京元功眞無愧矣

經史析疑卷二十終

經史析疑卷二十一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illegible]杓校訂　敏捷遜齋

男　履道吉堂校字

胞姪　妍　春園

東漢紀

問光武之中興何如曰光武起兵舂陵昆陽克捷渡河而除莽苛政與入關而除秦苛法一也恢廓大度同符高祖而推心置腹始終保全功臣則過之天下初定首建學校以復三代之盛

封卓茂尊王霸物色嚴光東漢氣節之風實基於此雖廢郭后易太子信圖讖行封禪不免爲盛德之累然論中興令主罕與爲儷明帝繼體守文史稱察察法令分明又垂情古典臨辟雍置五經師故永平之政與建武並美惟是求書天竺爲佛法入中國之始千古譏之章帝寬厚愛民尊師重學其失在廢太子殺梁竦而容竇憲孝和以幼沖卽位憤然誅憲第不謀之袁安任隗而謀之鄭衆寺人之權從玆而盛孝殤崩在襁褓安帝在位十九年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是斥鄧氏而用閻氏內寵益盛中常侍江京等及乳母交通奸賄楊震疏諫不省卒以廢死及順帝立而閻顯誅其謀皆出中黃門孫程九人自是權歸宦官矣雖黃瓊李固之徒相繼登用東京之士莫盛於斯而閹寺弄權梁氏用事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冲帝二齡卽位梁后委政李固巳爲梁冀側目質帝年甫九齡能面斥冀好卒死冀手而固與杜喬亦爲冀所陷並死獄中矣桓帝力能誅冀而五侯肆虐黨錮禍興靈帝卽位曹節王甫等毒流更甚竇武何進同爲元舅謀誅宦官而死而有大不同者武之所借者陳蕃忠賢相濟進之所召者董卓寇賊相資卓旣入都弑宏農立獻帝燒宮室發諸陵幸王允以計誅之而山東諸侯羣

起以討卓爲名黃巾之徒復日以熾曹操乘之肆行凶逆甚至弑國母殺太子天子不知命在何時於乎漢之爲漢泊獻而盡矣

問高帝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光武未能削平海內遽正尊位何故曰創業與中興不同漢高之天下取之於他人其正尊位也不得不遲何也以其起兵之始曾爲義帝發喪此段因緣不便遽爲抹煞況項羽一日未死猶欲借君臣大義激發天下一日之人心故必俟其死而又待諸侯力請然後從之光武之天下取其所固有其正尊位也不得不速何也更始旣敗中原無

王凡稱天潢之義者皆得起而爭之卞者王郎尙能盜取名號況介於眞僞之間者乎名位一正而天下之人心死矣寧可一日緩乎

問光武卽位必待彊華奉赤伏符來而後決何也胡致堂曰光武舉兵始則爲宗社復讐除去王莽旣而兄縯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才智雲合景從河北旣平雒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再三於是卽位縱微赤伏符孰以爲不可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其後拜三公三人二人取諸符讖而王梁尋坐罪廢讖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

莽信尙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爲盛德之累豈少哉

問帝徵伏湛爲尙書使典定舊制何如曰伏湛分俸祿以賑鄉殺亂督以安郡及事光武任內職典舊制諫止漁陽之兵收降平原之賊雖在倉卒造次必於文德以爲禮樂敎化之首信乎爲名儒爲良相矣然而先事賊莽爲繡衣執法白璧之微瑕也

問上卽位先訪求卓茂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温公曰光武卽位之初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寘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胡致堂曰世祖之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者非止此一事也尊賢下士寇恂以此說耿況矣所到不擄掠馮異以此下苗萌矣僚屬從事一如舊章識者以此屬心矣黜陟官吏能否除王莽苛政河北以此喜悅矣平王郎燒棄文書反側以此畏服矣命將不必屠城略地要在平定安集之赤眉以此破散矣泛觀建武政事咸有思而無斁此所以光復舊物享祚久長也若方用兵征伐之時獨封一循吏遽可成功此豈尙論之達觀哉

問光武動如節度比高祖何如張南軒曰剏業之難光武固不如高祖至於光武之善守非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耳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小時從諸生講

論學謹行義故天下已定則戢兵閉關保全功臣思慮甚密動如節度要亦自儒學中來耳至於尊禮遺逸褒崇風節又未易及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聖亦可得而至之矣

問光武之待郭伋可謂殊遇否曰郭細侯初事世祖爲尙書令數納忠諫爭是誠直臣也出守中山次守漁陽又次守四川又次守并州皆安民戢盜累奏厥功是誠良牧也乞骸骨而終年八十六帝賜宅賜財以養其老賜冢賜帛以榮其葬此亦君臣一奇遇哉

問初起大學帝還視之是崇師重道之意否曰帝方被甲躍馬以平寇亂乃首建學校以復三代之盛可謂得致治之本矣終漢之衰學校脩設儒士半天下獨以清議扶持王室閒夫大盜環視九鼎而不敢動者蓋權與於此歟

問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百姓歸心何如曰關中遭赤眉之亂民不聊生馮異一朝破賊撫綏黎庶三輔士民不啻出塗炭之中而登春臺之上也當時異握重兵且居形勝之地光武未閒毫釐嫌疑之意及人上書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咸陽王帝坦然自如卽以示異眞天覆地載之心春育海涵之量也

卽其保全功臣而仁恩信義視西漢之初高出乎雲霄之上矣

問除嚴光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以壽終於家張南軒曰子陵爲光武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爲力固多矣方正學曰子陵不事光武豈爲名高而隱哉蓋少與光武同遊學知其志趣德量之淺深審矣苟光武能推誠善任子陵寧不少貶以相輔乎以其事觀之不任三公而政歸臺閣大臣以切直死者有之羣臣以非讖而見罷黜者有之子陵剛介人也不默默以固位必諤諤與之爭光武豈能堪之與其用而使人主有疎薄故舊之嫌孰若不仕以全君臣之義哉此子陵所以爲君子而後世學者不能窺測其本心者也

問征虜將軍祭遵卒於軍是嘉死事否史臣曰祭征虜將業與建武諸公相匹者多矣其卒後范升上疏稱之曰淸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時所得賞賜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兄午以其無子娶妾送之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任重致遠死而後已此則建武諸公罕及哉

問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其名曰莊胡致堂曰夫婦大倫也妻而可黜者謂失德之甚也父子天性

也子而可廢者謂不肖之極也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處之亦未至於絕也郭后寵衰怨懟亦婦人之常態而太子彊過失不聞於中外光武黜而廢之違道多矣且陰郭二姓皆非貴族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彊非后子乎蓋不得於義故不得於言是非得失之分不待辨而自明矣

問董宣執法史氏列之酷吏何如李笠翁曰執法強項之人而可名爲酷吏則凡枉法徇情而爲繞指柔者皆可名爲循吏矣執法強項之人不能取譽於當世猶望蓋棺之後或有定評不

意文人之筆亦多舛謬人亦何所望而爲執法強項之事哉丁袁二子辨之可謂能持公道者矣

問新息侯馬援卒于軍詔收其印綬後漢書曰馬援騰聲三輔遨遊二帝及定節立謀以干時主將懷負鼎之願蓋爲千載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禍智矣而不能自免於讒隙豈功名之際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思已以之斷義則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爲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恕自鑒其情亦明矣

問桓譚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

得解出爲六安郡丞道病卒史臣曰帝以赤伏符卽位用讖決疑當時凡有所擬議皆以讖爲據光武一代令主乃爲此舉其爲盛德累也大矣

問漢明帝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以鄧禹爲首何也曰禹功在諸將之下而位居其首者以開導光武之言甚得大體頗有儒者氣象文臣規模不僅以勇力相高故也然究所以能若是者豈非以諸將未嘗讀書而禹能讀書之故歟可見爲武臣者必讀書窮理涉獵往事始知建功立業當以何者爲先何者爲後不僅在斬將搴旗攻城掠地而已也

問畫二十八將於雲臺馬援果以椒房之戚不與乎李笠翁曰馬援不入雲臺之圖諸儒各執一見皆名論也予無深思遠見請爲漢室君臣畫一依樣葫蘆而已夫世祖之有馬援猶宣帝之有蘇武也雖出使征伐不同其著名異域則等爾麟閣之勳可屈蘇武於末席豈雲臺之座獨不可屈馬援於不與乎異其事而同其情皆爲遠人計也鄧禹以下諸將皆以討賊立功獨馬援爲伏波將軍前征交趾後征武陵蠻皆大破之是塞外之人但知伏波將軍之可畏而不知鄧禹以下二十八將爲何如人也向以守忠不屈之蘇武居麟閣諸臣之末已見中國之多

人矣今復以馬革裹屍者爲卑卑不足數之人則華夏之忠臣義士尚可限量乎哉漢家衣缽全以威服遠人爲事卽無宜廟之成法明帝猶當及見之況有舊章可率者乎其曰馬援以椒房之戚不與者史臣欲隱其意而彰明帝內不私親之賢也

問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此佛教入中國之始也邱瓊山曰浮屠氏所言所爲眞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明帝爲人之父乃崇無父之敎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開玆大釁以爲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豈非名

敎中之罪人哉
問楚王英與方士造作圖書有逆謀廢徙丹陽英自殺胡致堂曰事浮屠道莫如楚王英英最先而取禍亦最速夫英得罪敎於沙門必不至如後世之盛也既以自殺又延及無辜本欲祈福而反得禍又況深窮其說以爲微妙了心見性而不能逃殄滅彝倫之罪者可勝計耶
問明德太后抑封外戚何如趙雪航曰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呂后封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爲侯豈不大有懸絕乎艮由伏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於後觀其戒兄子嚴

敎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敎之善也明德爲貴人時德冠後宮曁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廖嘗慮美業難終上書勸成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敎忠賢萃於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擬者猗歟休哉
問毛義以行義稱於鄉里府檄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何也丁南湖曰其辭也非矯其喜也非狥不辭於後無以驗養素之高不喜於始無以見孝思之篤庶幾哉季世之賢也
問漢章帝政治何如呂東萊曰章帝繼明帝察慧之後承之以寬大如解楚王之獄罷西域之戍輕徭薄賦與天下休息此所以爲東漢之賢君大抵皆是慈祥長者然短處亦相承竇憲奪公主園此外戚專恣之漸也卒不能正其罪竇后僭廢太子亦宮闈害政之端也卒不免陷其說此皆優柔不斷之過又如當時班超要功西域傳郁張紡擾動羌胡亦緣慈祥長者之過奪於人之說不能自守卒至勞敝中國未免有好大喜功之說古今論君德以剛爲主若於剛上少欠雖有慈祥之意不過能謹其小往往失之於大章帝是也
問和帝以竇憲爲大將軍不復追其刺殺諸侯之罪使憲無所

忌憚否曰戚里之家宜乎厚其賜予而不當委任權力先王所以戒履霜之漸也孝文之世相不歸于廣國誅不貸于薄昭其慮亦深遠矣孝和幼冲母后當國朝廷兵權乃歸於憲之掌握是以生事四夷糜費國用勒石燕然誇耀功烈和帝慶幸而倚爲柱石殊不知功愈大而禍深矣逆狀既章乃假手宦竪誅之是猶募盜救焚火未息而盜先入也厥後宦官廢立外戚篡弑相繼迭興而漢祚以亡擅權之禍艮可畏哉
問大將軍竇憲伏誅和帝係與閹宦鄭衆定議否曰竇氏相先帝逞其逆謀人主誠有意除之未易舉手抑帝年纔十四乃能

選用近臣密求故事勒兵收捕莫有遺者朝廷肅淸宮闈寧晏足以遠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天子不可與謀而鄭衆既佐人主掃除姦逆以有大功於是開宦官擅柄之漸爲中常侍亡漢之階諺有之曰前門拒虎後戸進狼此之謂歟

問班固以竇氏賓客收捕死獄中果長於文而短於識乎曰固嘗著漢書尙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而成之華嶠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不厭信哉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常排死節否

正直而不敍殺身成仁之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爲竇憲賓客以至殺身可謂短於識而長於文輕於德而急於進自古文人才士鮮不以此敗者是故君子寧爲質而野不爲華而史也

問和帝比章帝孰優劣曰孝和幼冲卽位年十有四而能誅鉏竇憲自是大柄在手威權不失後十六七年間亦無大過擧尊信儒術友愛兄弟優禮賢者克納嘉言四夷希使中國綏靖方之章帝實乃過之矣

問楊震四知之對自古以爲名言辭故人暮夜之金有不欺暗室之節胡致堂謂其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一旦爲鄧隲推進而起豈獨燭理未明又疑處人未精然歟丁南湖曰伯起作相史稱其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遂以諫諍致死此誠匪躬之臣矣其以清白傳後果累業載德繼踵宰相子曰秉孫曰賜曾孫曰彪皆世守家風爲世所貴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惟關西之楊乎

問汝南黃憲一布衣也得書于冊得非潛德之光不可得而泯沒乎范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深服遠去玼吝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朱子曰黃憲之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

心亦其最高乎使得聖人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問黃憲比顏子信乎曰黃憲比顏子之言吾終不敢深信益譽人必過其實乃東漢之氣習也出口皆然不獨有私於黃憲關西孔子楊伯起伯起可方孔子則憲比顏回又何足怪乎若謂千古上下有兩顏回吾或信之謂千古上下有兩孔子吾必不之信也然則所謂比顏子者亦得其似而已矣

問安帝遣使者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故郡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因飲酖

而卒何如曰、楊震事昏庸之主不能見幾而作其死宜矣然當時清白忠正無出震右至是極言遂取殺身之禍哀哉

問虞詡守朝歌張綱守廣陵得失何如曰、鄧隲惡虞詡而害以朝歌之盜梁冀惡張綱而害以廣陵之盜詡也設畫多方萬賊盡殺及詡死自悔有寃獲罪于天而家門不增一口綱也徑詣賊壘慰勞數語不殺一人而萬賊歸降及綱死賊乃爲之服喪

或問二人得失如何予曰詡以僞綱以德僞則勞以拙故多殺而有寃德則逸以休故不殺而自定

問李固杜喬俱死獄中果精忠勁節否趙雪航曰邦有道則仕

無道則卷而懷之實吾徒進退之良規也是時孝桓昏弱賊冀擅權寺人相煽爲惡漢室紀綱已壞李固杜喬抗節而不思引退猶欲扶持王室正如孤鳳鳴於衆梟之中豈能勝惡聲之鬭哉先正謂李杜忠有餘而知不足諒矣

問潁川四長何如曰、韓仲黃之爲嬴長散羣盜賑流民信有德政矣戴考荀季和初對策而斥梁冀卽棄官而贍親友鍾季明讓二兄而不肯仕歷九辟而不樂就陳仲弓以公平率閭里以清淨治郡邑釋楊吏之私讐而遠近歎服送張讓之父喪而賢士倚賴范史以此四人同傳其取類亦當哉

問桓帝誅梁冀是怒而殺之否林天台曰梁冀利桓帝幼弱得以肆志逞欲乃卒立焉孰知所以族誅其家者乃幼弱之桓帝也哉使當時冀從人望立清河王以奉漢祀盡臣之節以事之其爲漢之功臣且將百世祀矣豈至一旦無噍類哉

問陳徐李郭係同道爲朋否曰、陳蕃李膺知進不知退徐穉郭泰知退不知進是不同道矣而何一榻之情一舟之誼若是其同乎穉之言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泰之言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矣此二子所以有退無進而得免於黨禍也吾怪穉於下榻之時何不以此言諫蕃泰於同舟之

際亦何不以此言諫膺而卒使蕃膺輕生嗜進以陷大僇耶或穉泰之失諫則於知己而廢切偲之責或蕃膺之拒諫則於至友而棄同心之言是奚取乎一舟一榻之誇高也

問茅容孟敏優劣李笠翁曰人謂二事皆賢莫能舉其優劣如必欲軒輊之其惟後孟敏而先茅容乎以孟敏所能者小節而茅容所重者大倫也子曰不然茅容殺雞供母而以草蔬待客孝則孝矣未免妨母之賢彼章挫薦之名而以母德高千古者獨非人子乎曾參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未聞以酒肉養父而以草蔬待所與之人也此必有意爲之以起林宗之

驚羨耳若孟敏之不顧墮甑則全出天機以此觀人始不失爲
人倫之鑒愚按天下過情之事皆有意爲之者也爲母殺雞何
妨減半待客以草蔬與客同飯其事原大不情如何怪得後人
譏刺
問桓帝九年七月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捕司隸校
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其事何
如曰黨錮諸君子之者取其公忠責之者譏其矯激皆一偏
之論也惟綱目書殺書捕書遂策免而皆具其官皆所以甚帝
也然二百餘人書曰部黨則諸君子亦不得不分受其咎矣

問東漢朋黨果憂國忠公之臣乎邱瓊山曰後世朋黨之名始
見於此夫朋黨之禍始於言語之微而馴致於禍害之大不徒
禍其一身一家而且延及天下之廣一世善類於是殄滅國家
元氣於是消索遂使後世權奸欲盡除善類以傾人國家者往
往假此爲名是其爲禍非獨在於一時而且及於萬世矣惜哉
問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川
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張奐是附黨也張鳳等上書
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何也曰皇甫
威明自謂西川豪傑其眞豪傑矣乎自薦以平羌虜忠且勇也

對策而刺梁冀剛且直也舉張奐以代巳職辭且讓也史稱其
功成於戎狄而身全於邦家良有以夫
問賈彪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使武上疏訟寃霍諝亦
爲表請帝意稍解赦黨人二百餘人放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
終身趙雪航曰黨人互相標榜以高抗一世議論激切固未合
於中道然皆懷疾惡之心不忍小人之朋奸蠹政以傾覆國家
相與肆爲高論以扶持世道原其本心非盡私邪也人君聞其
言而反之巳於身心國政未必無所補益奈信任小人之言一
切以爲誹謗寘之於法而又禁錮終身使賢人君子鬱結而不

得自伸是豈有道之世哉
問漢靈帝立以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同心戮力以奬王
室謀誅中常侍曹節王甫曹節召尚書脅使作詔板拜王甫爲
黃門令持節捕收武等使劍士收蕃送北寺獄卽日殺之時張
奐徵起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使奐率五營士討武奐
將千餘人出與奐合圍武武自殺遂遷皇太后於南宮議者謂
陳蕃公忠而短於才術信乎楊龜山曰曹節王甫操弄神器固
天下所同疾竇武以至親操重柄招延耆德相與協謀勦除奸
凶其勢易矣然而身敗功頹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

猶豫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武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已用而乃遲回違旦使逆賊得以欺奐而使之豈不惜哉

問二年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王苕溪曰孝桓昏昧不明信任寺人之譖誣枉諸賢爲黨人向非竇武霍諝申救之功諸公此時不免於刑既歸田里盍盤桓林泉優游卒歲豈不美乎及靈帝卽位蕃卽起爲太尉李膺等仍列於朝未幾陳竇二公爲王甫曹節所殺時世大變有識者寒心宜高飛遠舉以避其禍矣諸賢不慮禍患之臨猶悅俊顧及廚之美稱殊不思奸邪媢嫉者厭此清高之名士也及甫節奏諸公

爲鉤黨下諸郡考治諸名士皆被其禍累及親朋身亡家破矣先正有曰邦有道其言足以興邦無道其默足以容矧可峻行危言非詆朝政欲救横衰之弊故抹虎狼之吻此諸賢志宏慮淺自求其禍以覆宗也

問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爲少府衛尉闔門懸車卒年八十四其大節何如丁南湖曰黨人所以爲賢以其義氣之相許患難之相共也而張儉何獨不然哉儉之亡命困迫若能如魏朗尹勳之自殺是亦爲勇能如夏馥何顒之深遁是亦爲智夫何鼠竄偷生望門投止其所經歷伏重誅者若孔褒輩已十數矣連引收考者徧天下矣儉顧於黨禁既解有還鄉之樂有少府衛尉之榮有闔門懸車之安嗚呼人皆爲我死而我獨生有義氣者安乎哉此黨人所以不皆賢也

問郭泰申屠蟠果高見否司馬溫公曰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問張讓父死歸葬潁川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寔獨弔焉及

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然乎黃勉齋曰陳太邱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爲太邱道廣嘗竊疑之士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使東漢善類盡爲宦官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藉太邱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問太傅胡廣卒年八十二其人品何如曰廣周流四公歷事六帝練達故事明解朝章故京師諺曰百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然溫柔謹慤常遜言恭色以取媚於時天下薄之大

臣爲國柱石處天下危疑之際當以安國家定社稷爲已任盡忠竭力生死以之可也乃依阿取容於權臣宦豎之間無所正救甚至定策大義亦曲從梁冀將焉用彼相爲哉于文定曰李杜與廣同爲三公李杜死而廣無恙陳竇與廣同爲三公陳竇死而廣無恙前有胡廣後有馮道俯仰千古令人短氣

問許劭謂曹操爲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昔人以爲確論信乎方正學曰余意劭畏其刦而陽爲好言以悅之耳夫能臣者以義處身以道事君以忠國家成事功爲職而身之禍福用舍不與焉如漢諸葛公唐郭子儀近之矣彼曹操者以權詐爲智

以巧譎爲略使其遇英明之主譬如彭越之歸漢李密之降唐亦終爲誅滅而後已何以爲能臣於治世哉

問前太邱長陳寔卒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曰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後漢書曰漢自中世以後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惟陳先生進退之節必可度也據於德故物不犯安於仁故不離羣行成乎身而道訓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權奪王公不能以貴驕所以聲教發於上而風俗淸於下也

問漢竇武何進孰優丁南湖曰竇武何進同爲元舅同爲宰輔同倚太后之威同藉羣英之勢同謀誅宦官而死故范史以之同論然而尤有大不同焉武之所偕者陳蕃而忠賢相濟進之所召者董卓而寇賊相資故綱目書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奏誅宦官曹節等是褒武之偕蕃也書大將軍何進召董卓將兵詣京師是責進之召卓也而范史之是非於是乎始定矣

問董卓徵處士荀爽申屠蟠等爽至蟠獨不起人勸之行笑而不答竟以壽終尹遂昌曰申屠蟠見幾而作獨免黨錮之禍至是又不爲董卓所屈異乎荀爽諸人若蟠者眞無愧於處士之名矣

問董卓遷都長安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允屈意承卓卓亦深信焉後漢書曰士雖以正立亦以謀濟若王允之推董卓而引其權伺其間而斃其罪當此之時天下懸解矣而終不以猜忤爲釁者知其本於忠義之誠也故推卓不爲失正分權不爲苟冒伺間不爲犯詐及其謀濟意從則歸成於正也

問管寧之操尙何如曰東漢諸子動以聖賢許人其所許者未必皆當其所未嘗許者反有聖賢之流亞厠於其間如管寧生

平無一可譏之事其抱道安貧廬於山谷有單瓢陋巷之風可
方顏子其鋤地見金揮鋤不顧與繫馬千駟弗視者何異可方
伊尹其避地山居從者成邑及講詩書習俎豆非學者不見大
有繼往開來之意雖未可追踪孔子然亦能繼武孟軻至其避
曹操居遼歸田之後不食魏朝一粟則居然一伯夷叔齊矣而
考之當時從未有一希聖希賢之美號抑何貴似而賤眞歟總
由東漢之陋習全在互相標榜彼譽此爲賢則此譽彼爲聖不
過以聖賢之美號爲贈答之虛詞原無眞實許可之心也管寧
之不得美號想其生平未嘗譽人已無木李之投故人亦無瓊

玖之報耶予請從千載後定其月旦曰管寧雖未可遽擬聖賢
然其人實在關西孔子之前汝南顏子之右

問管寧華歆優劣曰管寧揮鋤不顧華歆捉而擲之兩人之優
劣已見無煩贅一詞矣但歆之一捉一擲二事中亦有優劣不
可不爲辨之人皆喜其擲而惡其捉謂捉有覬覦之心而擲無
貪得之實也予獨曰不然捉者天眞之自露擲者僞念之強生
夫以鋤地而得金雖曰取非其有然猶愈於人禦人而得之使
歆捉而不擲貪則貪矣然不失爲鳶飛魚躍之人既捉而復擲
之是貪而繼之以詐矣使必無管寧相對則既捉矣寧肯復擲之

哉其擲之者因管寧之不顧而然也既以捉昧其心復以擲欺
其友較之於貪夫更加一等矣豈可與揮鋤不顧者同年而較
其優劣哉

問何以荀彧爲王佐才信乎丁南湖曰荀彧志在復漢往從
曹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信斯言則操之立志以漢高自
居以子房待彧是篡漢之機一言而已露使彧知其不合則當
袁遠去矣何待九錫之議促其殺耶朱子曰彧爲唐衡之壻曹
操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
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矣噫善論彧者

其以斯爲斷案哉

問董卓車服僭擬天子四月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曰卓
身負大逆蕩覆帝室罪不容誅王允潛布腹心克殄元惡不動
聲色使弒逆之虜一旦勦滅其有功於漢多矣故綱目書允使
呂布誅董卓其歸功於允彰彰明矣

問蔡邕以曠世逸才應董卓之辟而王允必殺之何也後漢書
曰伯喈曠世逸才博通墳典辨奇聲於柯亭識美音於焦尾悟
殺心於聽琴書石經於成均著十志議三互疏七事廬墓而馴
菟擾連理生則遠近歸其孝同居三世不分財則鄉黨高其義

指斥宦官至於亡命江海遁跡吳會而不辭奈何董卓一辟刦之以威卽翻然應命信宿三遷卒之座上之嘆獄中之死弗獲免焉邕之懷恩附逆罪難逭矣而允之滅紀廢典謂之何哉

問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曹操在許荀彧勸操迎天子以從人望何如朱子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爲取天下之資此着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個獻帝來爲挾天子令諸侯之舉此亦是第二大着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以自保耳

問曹操遷帝于許始立宗廟社稷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

已曰自董卓肇亂天子奔走未聞操有勤王之舉今年車駕還洛陽操始入朝其謀固欲挾天子令諸侯而已初非眞有翊戴帝室之心也夫洛邑宗廟所在不幸殘毁正當修復經理今乃移駕至許而宗廟社稷皆棄不顧則漢室至是亦寄生之君耳

問呂布復攻劉備冬曹操擊布殺之蘇老泉曰君子之勇貴乎以義若匹夫撫劍疾視其如義何亦必不能見生也觀呂布一匹夫御良馬馳域飛塹抜將斬虜其勇固無比也然輕躁無謀去就無義既不能用人又不能爲人用或負此而傾彼或攻彼而舍此暴横驕陵衆共惡之而卒爲曹操所擒也若使能用其勇擇主而事則天下固可圖矣

問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綱目重子之何如曰曹操刦遷天子以來天下已非漢有董承以元舅之尊親承密詔與昭烈謀誅操而不克故昭烈在徐因遂起兵然前史未有書其討操者獨范史載承等受密詔誅操其立義頗精然不言昭烈討操之舉朱子綱目於此特筆起義曰起兵徐州討曹操者所以扶三綱立人極誅亂臣賊子於千百載之下使古今大義無時而不明要使逆亂之徒終無以自立於天下其垂世敎也大矣

問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果猶魚之有水否曰三國人才之盛

後世鮮及然諸葛孔明則高邁獨出眉山蘇子以爲巍然三代之佐未易以世論斯言當矣孔明可亞于伊傅而以管樂自許謙志也才與仲父等而德則過之或曰方諸子房何如曰是殆難以優劣論也然志士尙友願希孔明而未必爲子房此可爲智者道耳尹遂昌曰當漢之末羣雄雲擾凡一智一能之士莫不乘時奮發期以自見孰有一世人龍如孔明者哉向使昭烈不垂三顧之勤則將槁死巖穴與草木俱腐耳及其一起則功名事業彪炳顯著不可得而泯沒亮豈大言無當者彼其擇理甚精而處已甚明謂枉已不可以直人也故不苟合以求售謂

托身不可以非所也故不肯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邱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旣合魚水相歡則聲大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朱子筆之曰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嗚呼三代而下孰能出處之正有如孔明者哉

問曹操欲用孔明果有其事否曰抱朴子曰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戮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

基亦不妄矣按此則操嘗徵召孔明矣事不見於史當表出之嗚呼操之不屈孔明不殺關羽眞有人君之度豈止雄於三國耶

問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請往說劉備使撫表衆共治曹操何如曰魯肅與諸葛亮雖人品不同然孫權初見肅與劉備初見亮其交歡而問計一也肅說權結劉備治曹操與亮勸備取荆益結孫權其爲謀亦一也旣乃治操於赤壁而吳之霸業駸駸日就矣陳壽稱其建獨斷之明出衆人之表良有以也惜乎肅之早喪而不獲享權之報也

問曹操兵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李舜臣曰舉江東之力足以抗天下之全師者赤壁之戰爲之張本也當漢之季曹操長驅數十萬衆而下江陵目中已無吳越倘賴江東諸將忠奮激烈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併力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當此之時老瞞褫魄江東君相倘能乘此之銳蹶彼之困而併力中原則彼衆可盡得而操可生虜惜夫孫劉不知出此也關羽周瑜雜處南郡劉豫州亦駐兵公安聚三雄於荆州而縱曹操於河內則是曹操以荆州爲餌而漁天下也且荆州吳蜀之衝孫劉於此而爭之固也然孫

劉當爭於赤壁未戰之前不當爭於赤壁旣勝之後奈何赤壁旣勝終不肯越荆襄一步以向中原今日借荆州明日索荆州今日奪荆州明日分荆州六七年間以一荆州之故內自相攻而中原國賊乃置之度外此果何爲者哉如此然後知赤壁之役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而孫劉縱敵以爭荆州之罪也

問曹操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今讓還三縣不已僞乎曰曹公墓道之題乃其本志厥後以時益擾攘功名顯著旁無軋已者遂萌僭奪之心亦勢固然也身都將相手握強兵四海九州

號令其七生殺封拜皆由己出其利大矣乃讓還三縣謂可損
專兵之謗滅不遜之責一何愚弄衆聽之甚哉

問周瑜有王佐之資乃年三十六卒於巴邱非吳之不幸乎曰
孟德蓋世英雄氣吞宇宙瑜以一年少而能困之豈非陳壽所
謂奇才者乎若假之年則操之雌雄未可必也而竟以夭死其
亦曹之幸而孫之不幸也夫

問劉備以龐統爲治中從事唐荆川曰龐統之見擢有四美存
焉昭烈急於用賢故魯肅雖敵國之臣亦惟其言之是聽是美
在昭烈也魯肅以人才爲恤而不以敵國爲嫌是美在魯肅也

孔明薦引後進而同升諸公是美在孔明也龐統不負所舉乃
忠言妙算以取益州而輔成漢業是美在龐統也

問荀彧病留壽春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器也于是飲藥卒或
稱其功不在管仲之後信乎曰操自起兵惟有奉迎獻帝出於
危迫謂一時之功可也其事雖順其情則逆自餘東征西伐擒
呂布破袁紹下荆州定關中皆闢土討貳以自封殖何與於漢
哉而司馬氏稱荀彧佐操其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威攘戎狄
事周室仗正義以立襄王中國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孔子以
爲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豈嘗陵廹君父弑天下母如操
之所爲乎五霸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霸之罪人也功非扶漢
志在篡君眞亂臣賊子之魁傑耳

問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備然其中計召楊懷高沛斬之并
其兵進據涪城其計何如曰司馬徽以孔明龐統並稱吾竊有
疑焉孔明之學庶乎王道而統所言皆矯詐功利之習劉璋迎
昭烈或說昭烈就取益州昭烈恐失信於天下統則請就其來
迎而襲殺之昭烈之不卽從所以堅益州士民順從之志猶有
仁者之用心統獨切切焉欲奪璋之位其器量何淺也然則統
豈孔明比哉

問劉璋遣法正迎劉備正至荆州陰說備取益州而備聽之何
如蘇東坡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
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
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且夫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
爲之用劉表之喪昭烈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昭烈不忍也
其後劉璋以禮迎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其國此
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
操之多言地不若操之廣言戰不若操之能所恃以勝之者獨

以其區區之忠義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孔明遷劉璋旣以失忠臣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葢亦難矣

問說者以昭烈取劉璋爲非果定論乎李笠翁曰劉備之取劉璋雖非聖賢之心然實英雄之事也英雄作事最忌務忠厚之虛名而受因循之實禍劉璋以闇弱之資處豪強之界其不滅於魏卽滅於吳夫人而知之也備不急取是以卧榻之地虛左待人吳得之而蜀危魏得之而蜀滅矣故決計取之是棄小忍而成大謀三分之勢未必不成於此而東坡責以不仁是欲遂

曹操混一之心而成孫權兼并之志也使劉備不取而蜀以亡則後世尚論之人又必羣起而罪以不智然則爲古人者亦甚難矣吾寧得罪於東坡不得不爲昭烈左袒葢欲略小過而全大體耳

問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果恩威並濟否曰孔明之治蜀也爵不可以匪人幸罰不可以親故免若嫌於過嚴矣然繼璋之暗弱專權恣睢者或跳梁於法外不繩之以嚴不可也非所謂亂國之民用重典者乎況昭烈寬仁大度而吾不以嚴濟之是以水濟水也故上以寬吾以肅上以緩吾以急上以仁吾以義不猶疾徐甘苦之相成耶吾故曰昭烈之厚恩德以收衆心者君道也孔明之以嚴治蜀者相道也

問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關羽走還權邀斬之胡致堂曰先主失荆州非獨關羽之罪也君相皆有責焉數千里出軍而不立謀主是時法孝直龎士元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世多奇呂蒙之功以愚觀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匿兵爲商賈行潛取荆州而破關羽快意一時可也不知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剪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

問曹操以西伯自比不亦悖乎胡致堂曰文王之道德精微見諸行事卽事而論曹操亦能不行一不義乎亦能不殺一不辜乎亦能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漢乎有是三者庶乎可以語文王矣無是三者則一有智謀能用人善攻戰而無道不義簒漢之賊耳乃敢以文王自方耶

問曹操臨卒遺令之意如何曰曹公生平姦臨死諄諄此乃操之微意也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及禪代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爲吾未嘗敎爲之是實

以天下遺子孫而身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者昨偶窺破之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

後漢紀

問後漢之三分何如曰昭烈以帝室之冑即位成都與北魏東吳三分鼎足雖機權不逮魏武而宏毅寬厚誠哉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事無不可成也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猇亭敗績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丞相亮奉遺詔圖中原鞠躬盡瘁一十二年而天不相蜀亮卒於軍蔣琬董允相繼代謝黃皓擅權闇弱如後主其能免於覆國哉然綿竹之戰臣死其君

成都之降子死其父昭烈孔明猶凜凜有生氣焉雖二主歷年僅四十有三而為漢正統承獻帝之後以終高祖以來四百六十九年之祚夫豈曹魏比哉魏之篡漢自丕及奐凡五傳丕稱文帝與明帝叡不思建德以固維城之基三少帝芳則司馬師廢之髦則司馬昭弒之奐則司馬炎篡之而魏于是乎亡時東吳尚未滅也孫氏兄弟才秀明達策福祚不終而權繼之兄事周瑜倚任計赤壁一戰老瞞褫魄惜與漢背約甘心事魏僅得保守江東傳三嗣主皓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輿櫬而降晉矣

問孔明非忠於漢獻信乎楊升菴曰輟耕錄載俞豹論諸葛孔明忠於先主而非忠於漢獻以漢獻尚在而先主之立為不當也此說謬矣習鑿齒曰惠公朝秦而子圉以立更始猶存而光武舉號先主合議討賊是宜速尊以奉大統民欣反正出觀舊物可謂識時之卓見豹盍未嘗見此論也寡陋不學如此不自知而輕議大君子真可惡也陶九成取之亦輕薄子哉

問帝自將伐孫權于文定曰天下事有一舉不當而流恨千古者先主之伐吳也當曹丕受禪之初漢宗室舊臣豪傑義士豈無不平之心顧力不能耳先主誠以其時臥薪縞素紀元建安

東結孫權西連羌戎良將勁兵北出漢中鼓行而東建瓴直下必有望風嚮附者如此則魏寇可平漢業可復矣此天下大義也丕才不敵先主況益以孫權乎當丕篡盜之日操之良將謀臣大半物故吳蜀將相皆天下名豪即如一孔明陸遜魏有當之者乎是其下不敵矣誠合縱而攻魏成敗未可知也此天下大機也釋此不務而以七十萬衆頓之江湖之上忘大仇修小怨捐大業規小失卒之一敗塗地非千古之恨乎諸葛子瑜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荊州大業孰與海內俱應仇疾孰當先后此數言者借箸熟數亦可以喻而先主不悟耳甘心

失策豈非天哉乃孔明無一言匡正及先主殂良將凋落魏氏
據有中原已歷三世乃以區區之蜀爭衡上國不亦左乎
問孫權遣使稱臣於魏魏遣太常邢貞奉策拜權爲吳王曰權
藉父兄餘烈而得諸英俊之輔故能摧破勍敵成鼎峙之業然
其見義不明弗能繼述父兄之志盡心漢室輔昭烈討賊以取
中原興復高光之業乃苟且自圖甘心臣於曹氏以保江東不
思名義之爲重也所謂權眞漢賊也歟
問帝連營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陸遜乃敕人各持一把茅以
火攻拔之破四十餘營帝夜遁僅得入白帝城胡致堂曰漢主

與關羽久要深契既爲吳所禽若不爲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
然命一二將東出可也乃以萬乘之重崎嶇山谷間持敵逾半
年卒爲晚生新進所困是行也諸葛公不諫何也必先主志意
已定有非言辭所能正者杜甫以吞吳爲孔明遺恨諒哉
問帝疾篤命丞相亮輔太子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
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其胸襟何如
曰先主襟度夷曠磊磊落落與孔明兼君臣師友之契三代以
還未見其比也又曰曹操僞定一時名在英雄之列至其病篤
子孫滿前呼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奸僞

死乃盡見方知昭烈治命無一語及私豈不猶蔓草之與長松
乎觀其敕禪數言皆可師法則知昭烈天資既高克己亦力其
從盧植陳元方鄭康成游啓告詳至宏益甚矣
問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禺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今
明公躬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禺卒亮垂涕三
日曰楊禺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是豈不知其言之忠哉
然而食少事煩至爲敵國所窺而慶幸其不久是未可以常情
度淺識議也葢當是時三分割據軍務煩與得失差殊利害不
細故亮以一身任天下之重不得自暇自逸如此夫豈可已而

不已者楊顒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
問孔明爲後主寫申韓何也曰宋儒論孔明爲後主寫申韓管
子六韜謂不以經術輔導少主而以刑名兵法唐子西云人君
不問撥亂守文要以智畧爲貴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略知
謀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責輕重
愼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
下要在對病萬金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楊愼曰此言甚當
予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勅後主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
觀誦之三國誌載孟孝裕問郤正太子情尙正以虔恭仁恕答

之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
調何如耳孝裕之見葢與孔明合而後主之覩申韓書亦先主
遺命也獨以是病孔明不惟不成人之美亦不識時務矣
問孔明戒子書何如曰孔明戒子語多格言其曰夫君子之行
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淡漠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
欲靜也才欲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
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
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又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
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又曰夫酒之

設合理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
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其意味俱有儒者氣象
問孔明前出師表有缺句否曰孔明出師表今世所傳皆本三
國志文選所載先帝之靈下若無興德之言六字他本皆無於
義有缺當以文選爲正愚按伯父石泉公謂後出師表六未解
後二解係敘本國事辭意自明前一三四解俱引他人作証佐
必勘合到本身惟第二條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未有勘合意
似未了宜有闕文先君東溪公曰前出師表聲氣甚壯其曰興
復漢室還于舊都又曰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

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是何等氣勢後出師表曰惟坐待亡
孰與伐之又曰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能逆覩又何其哀痿
後表殊不相稱定非孔明所作袁隨園曰考街亭雖敗猶拔西
縣千家以歸蜀之山河天險如故亮再舉而斬王雙殺張郃宣
王畏蜀如虎大勢所在有成無敗有利無鈍已較然矣何至戚
戚嗟嗟遽以才弱敵強民窮兵疲之語上危主志下懈軍心而
又稱難憑者事以豫解其日後無功之罪雖至愚者不爲而謂
亮之賢而爲之乎按此表上于建興六年亮此時年未五十非
當死時也後死於十二年天也非亮之所當知也諸賢死盡而

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天也又非亮之所當知也亮不特知漢
之必亡且知已與諸賢之中年必死豈理也哉然則此表誰作
諒係蜀亡後好亮者附會董廣川明道不計功之說以夸亮之
賢且智而不知適以毀亮也裴松之稱此表本集所無出張儼
默記陳壽削之眞良史哉
問秦伯猶用孟明孔明獨誅馬謖畢竟以何爲是曰余聞之袁
隨園云二人之所爲皆是也秦穆公君也制法者也可以稱心
而行孔明臣也奉法者也不可以自我作主況襲鄭之舉穆公
自起貪心原與孟明無干街亭之敗武侯原有節制而馬謖違

之事雖同而實異故僕兩許之愚按此是最公之論

問魏延欲以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夏侯楙聞延奄至必棄城走比東方合聚尚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危計不用其謀何如于文定曰孔明不用魏延計從褒中取長安卽吳王濞不用桓將軍策從武關入咸陽也關中卒聞亮出人心皇皇使延從褒中以一旅走夏侯楙如驅丸耳不用何也正使延不可仗者諸將之中更無可使者耶至失良圖以正取敗數出無功以死繼之陳壽短其用不漫矣

問丞相亮伐魏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進軍於渭水之南屯五丈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胡寅曰司馬懿實畏孔明屯五丈原又憚於逆擊故爲此語以安其下耳孔明親統大軍入他人境久駐而魏師不敢攻雜耕而居民無所苦三代之兵若時雨孔明其庶幾矣

問姜維伐魏洮陽不克尹起莘曰姜維屢舉伐魏進寸退尺而譙周廖化輩皆爲之隱憂然綱目書無貶辭何也用兵討賊固非貪忿之舉春秋乾時之戰雖敗猶榮而討賊之義無一日可忘矣

問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按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丁奉曰史譏七賢之放達至於輕蔑禮法遺落世事固可鄙矣然此特謂其竹林會飲之時則然耳嘗觀山濤竭事母之孝守廉官之節阮籍辭曹爽之召却晉武之婚嵇康悟養生之道絕選部之舉此皆名教所係不可槪以醉客忽之也阮咸向秀劉伶雖無足錄而當魏晉篡亂之日皆託飲以自全不失爲智士獨怪王戎好利而亦稱放達焉謬矣

問蜀果無史職否曰陳壽云蜀無史職故災祥靡聞按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墜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能置此事何由而書蜀志又稱王崇補東觀許慈掌禮儀又郤正爲秘書郎廣求益部書籍斯則典校無缺厲辭有人矣又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大赦改元壽自書之而自戾之何耶

西晉紀

問晉武之一統何如曰晉武篡魏幷吳都洛陽除吳苛政輔之以羊杜諸臣似乎天下可治而平吳之後日卽怠荒旣縱劉淵

開五胡亂華之首又詔罷州郡兵山濤之言不聽郭欽之疏不行繼以孝惠昏愚賈氏煽亂八王構兵自相魚肉雖張華裴頠協力同心而王戎專事虛名王衍清談誤國延及懷愍辱死虜廷自孝武建一統之業至是凡四主歷五十二年而天下分裂矣

問司馬孚果魏之純臣否曰晉王炎稱皇帝廢魏王爲陳留王魏王禪位於晉出舍金墉城太傅司馬孚拜辭流涕歔欷不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方正學曰司馬氏篡逆姦衆中國而從之矣而宗室之中若孚者獨懇嘆悲痛不忍與其謀

身死於晉猶願爲魏之貞士夫使孚爲魏而死謂之魏貞士可也魏亡而不仕晉謂之貞士亦宜也既分土而居之是與師昭無別矣猶欲自託爲魏臣其不智豈不甚哉雖然孚當廢弑之際不失臣禮使曹氏之臣皆如孚師昭雖暴終不敢奪魏而自立也然則孚焉可少乎

問晉初置諫官以傅元皇甫陶爲之何如尹起莘云綱目自靈帝之篇書殺諫議劉陶及是八十餘年諫官無書者於是書傅元皇甫陶嘉得人也丁南湖曰考傅元建白多端既論士風又有尊儒尚學貴農賤商與水旱便宜等疏其剛直之氣經濟之才至使貴近懾伏臺閣生風信乎其得人矣而武帝詔答連篇亦有轉圜從諫之美大抵一代肇興之主不無可觀者也

問晉主欲行三年之喪除服然猶素冠蔬食哀毀如居喪者司馬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問晉徵犍爲李密不至按晉主徵密爲太子洗馬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袁了凡曰始予讀陳情表妄意李密能奉祖母又舊

嘗事蜀不肯奪其志蓋忠孝之道備焉獨嫌其少事僞朝之語爲遜言之過耳及讀晉孝友傳迺知密不久即事晉嘗以才能怨不得內轉後拜漢中太守賜餞東堂奉詔賦詩末章有官無中人不如歸田之句武帝忿之免官卒於家然則密之悁忿躁競迺如此

問晉太保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聞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袁了凡曰王祥魏之太尉爵爲侯當晉之篡乃靦面以販其主崩角以奉其讎不忠如此孰懿其孝哉乃臨終遺命訓子孫

以信德孝悌讓五者爲立身之本而不言忠豈諱其所闕與焉道更事四姓及契丹終身富貴因自號長樂老人著書敘其累代皆勳官爵且自言孝於家忠於國不知道以何物爲孝忠也其亡恥殆尤甚矣

問晉主與羊祜陰謀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王濬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大作舟艦何如蘇潁濱曰羊祜爲襄陽守知吳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何以言之武帝之爲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

荀勗之流以爲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爲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主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祜不慮此而銳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問羊祜欲伐吳山濤欲釋吳蘇潁濱謂羊祜巧於策吳拙於謀晉然否曰羊祜請伐吳自是不易之論豈得執外寧必有內憂謂敵國斷不可滅則三代以後不當復有混一之時矣知其可取而取之再爲善後計未嘗不可山濤之言未免膠柱鼓瑟雖有荒淫之後驗亦其偶中耳未可以羊祜爲拙於謀晉也

問羊祜務以德信懷吳人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何交歡之深耶宋潛溪曰康子與孔子同朝大夫也然康子饋藥孔子不敢嘗羊祜與抗分在二國相得何如於二人哉縱使祜無殺抗之心抗亦非謹疾之道矣不貪功不掩襲則得矣若是之類非後人所能知也

問晉以嵇紹爲秘書丞其仕當乎曰紹以父康得罪屏居私門至是山濤薦徵之紹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爲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紹乃應命司馬公曰昔舜誅鯀而禹

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問東關之敗文帝斬王儀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不仕而終何如曰余觀王偉元傳蓋以方孔門高柴焉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而裒攀栢號悲蓼莪輟講其以情居父母之哀一也羔避難而行不徑不竇而裒當京洛盜起守戀墳隴爲賊所害蓋亦不可不謂之愚矣孔子嘗微服而過宋何徑竇而不由乎以其爲東西南北之人也識其母墳封之崇四尺何墳隴而弗去乎

問衛瓘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晉主意悟而終無補何也丁南湖曰大臣不可則止君子見幾而作甚哉衛瓘之憒於此也瓘以晉惠不堪爲帝嗣乃撫牀而有此座可惜之語使帝聽之而亟廢之別立之則瓘之計遂而身安矣然而一言階禍既爲帝所疑又爲賈妃所怨而瓘卽黜焉瓘之危如朝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幾則或遠遯或佯狂以避惠之立以消賈之怨可也夫何復相於惠竟滅其族此葢躭榮貴禍之至戒矣

問晉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尹起莘曰先王別異封域置夷狄

於要荒之外其有慕義來王者亦以國門外處之所以謹華夷之辨嚴內外之防也自曹操分匈奴爲五部處之內地種類漸繁晉氏繼之莫知所革在廷之臣方且交譽劉淵之才惟攸之先見甚明然亦未爲得正使一淵雖死一淵復生毋亦遣之出塞嚴爲限隔之防可也觀綱目所書五胡之亂自此兆矣

問太康元年諸軍並進吳丞相張悌迎戰死之曰孫皓罪浮於桀張悌知其敗亡而爲之相不足以言智然觀其告諸葛靚之言亦可謂審於處死者古人一受賢者之知其自效甚於報爵祿之寵以爵祿之寵易得而賢者之知難遇也張悌非吳臣第一流觀其臨難致身不肯貪生失節以負名賢知顧可謂烈丈夫矣

問晉武甫平吳已有徹備之意故書詔罷州郡兵以著其忘武何如宋潛溪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周人伐商之後雖歸馬放牛韜弓釁鼓然兵猶藏於農也奈何晉平吳侈然自以無虞遂去州郡武備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縣不能擒制馴致大亂葢貽謀之不善也

問帝既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詔選孫皓宮人五千人入宮丁南湖曰昔漢高捐棄秦之宮室婦女遂成四百餘年之大業

董卓淫烝漢之妃嬪公主遂須臾而滅晉武帝平吳一統而納吳宮人荒淫之行莫此爲甚是以樂其淫者九年而卽崩延其國者一傳而卽壞予謂晉赫赫以滅吳而吳冥冥以滅晉此造化報施之巧非智士莫能窺也

問後將軍王愷散騎常侍石崇二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何也曰王愷石崇安享王者之富僭踰之罪已極矣况闞之以誇天下耶嘗觀愷以世家貴戚攘君剝民崇任荆州刺史刦掠遠使商客又二人皆肆行酖毒謟結權奸以鼓威而罔利此衆怨之所歸造化之所忌宜乎愷絕嗣崇滅族也

問魯公賈充卒書官書卒正以著晉代崇奬奸賊保全始終之
意否劉友益曰賈充晉之趙穿耳然天理人心之所固有故老
病垂死充方且自憂諡傳則是小人之心未始安於爲惡也按
晉賈充宋秦檜皆無子然充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子於乳母
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於孕妾之腹已以奸臣妬人
國亦以妬妻而滅其家天道哉
問晉武帝得失何如曰武帝卽位以來書除宗室禁錮書以傅
元爲諫官書用故漢名臣子孫書禁獻奇技異服往往有可觀
者然暗於知子納妃賈氏而啓五王之亂蔽於信讒疎斥齊王

而失燕翼之謀昧於防患尊寵劉淵而基亂華之禍綱目每深
惜而備書之葢以位爲樂無深長思雖能開創帝業身沒而天
下大亂宜矣
問晉惠帝果愚昧否曰晉書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蟆聲問左
右曰此鳴爲官爲私見餓者云何不食肉糜由此言之愚昧甚
矣及蕩陰之敗兵人引嵇紹斬之帝曰忠臣也勿殺紹血濺帝
衣左右欲浣衣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由此言之英明甚矣一
惠帝也相去數年何其乍愚乍明如此史氏之言或虛或實必
居一於此矣

問韋忠索靖見幾何如唐荊川曰裴頠薦韋忠於張華忠以華
頠諂附賊后而託疾以辭辟索靖知晉室將亂指洛陽宮門銅
駝而歎二人可謂見幾矣然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所以爲君
子也何彼二人者晩節末路沉酣利祿忠爲劉聰之臣靖遭王
肜之反而各死於賊手其諸異乎君子之見幾歟
問王衍爲司徒以弟澄爲荊州都督族弟敦爲青州刺史語之
曰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矣其狡詐何如曰王衍
當東床幽廢之時伸明大義以救止之而噤無一辭及爲三公
所歷變亂亦多矣又不聞匡正之策方且陰營三窟規脫禍敗

旣不得免死於排墻之下當知墻之爲實而窟之爲虛也豈不
深垂後世之戒哉
問太傅越入京師殺尚書何綏等十餘人綏何曾之孫也曾果
先見否司馬溫公曰何曾議武帝偷惰取適目前不爲遠慮知
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
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
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愚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
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不亦宜乎

問石勒追敗越軍於苦縣執王衍等殺之尹起莘曰王衍風流相倘清名蓋世且首爲三窟之計今乃爲羯奴所殺如殺犬豕方且俯首乞憐之不暇一代人物果安在哉然襄陽王範毅然正色何以不得書死節越敗亂天下範等從而和之斲喪帝室委棄乘輿大節若此他何足數哉

問漢人陷洛陽遷帝于平陽邱瓊山曰堂堂中國帝王爲天地民物之主乃爲胡虜所執官以光祿大夫封平阿公恬然受之而不知君死社稷之義其爲中國羞也甚矣書之於册垂戒萬世

問桓彝以王導爲江右夷吾然乎胡致堂曰管仲相桓公能舉青淄之民以匡天下之難王導佐中宗不能挽吳江之水以洗中原之羶是其時之非耶抑其人之非耶蓋志在於事之先事成於志之後仲有一匡之志故能攘夷狄尊周室導惟無中原之志故偏安江左坐視神州之陸沉也

問前太子洗馬衛玠卒其人品何如曰衛玠風神秀異齠齔時乘白羊車行市上人爭美曰誰家璧人後從豫章至白下觀者如堵玠有羸疾遂死時謂看殺衛玠李笠翁曰男子而有德固足傳矣美男子而有德其賢於人又加一等以其有誨淫之具也陳平美如冠玉而盜嫂受金之事終爲時論所鄙潘岳雖無淫行而本傳載之曰道遇婦人皆連手縈繞投之以果遂滿載而歸夫男女授受不親禮也縈之以手而不辭投之以果而輒受則其德行可知矣叔寶風神秀異當世呼爲璧人甚至爲人看殺則當年姿貌無出其右可知而本傳及別傳所載無一可非可議之事噫以崇尙風流之晉代而生此溫然如玉之佳人絶無他事可紀豈非末俗一聖賢哉况其言曰不及可以情恕非意可以理遣此玠之養也知王敦之不忠早絶其交此玠之識也是美其外而復美其中矣安得不見重於士林乎

東晉紀

問東晉之偏安何如曰瑯琊王睿據有江東都建康爲東晉元帝史稱其光啓中興由是而明帝成帝以迄孝武王導謝安先後當國有祖逖陶侃溫嶠及桓冲謝玄等故能誅王敦斬蘇峻從容以消桓溫之心談笑而折苻秦之寇及桓玄篡位而劉裕乘之安恭被弑凡十一主一百四年而東晉亦亡矣其割晉中原縱横於河北廣南者凡十六國而五胡爲大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其亂則自劉淵倡之淵子聰族

子曜弑懷愍而后羊氏犯晉之罪劉爲首惡而石勒繼之勒自謂礌礌落落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慕容廆于元帝勸進史特嘉之慕容垂威名尤烈苻堅能用王猛獨不能聽其臨歿之言大舉入寇以迄敗亡姚弋仲語諸子曰我死汝便歸晉當盡臣節其義有足稱焉他若乞伏赫連諸僭國可置勿論總之五胡之亂與晉相終始及晉之亡拓跋魏與天下遂分爲南北矣

問愍帝凶問至建康元帝卽皇帝位何如尹遂昌曰繼統與創業不同今周嵩所言與費詩同旨固不爲無見然特未知紹續之意耳五代劉崇僭立謂其臣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

日位號不得已而正之崇雖僭竊其言葢亦有理此綱目於光武昭烈元帝未混一之時所以皆書卽皇帝位而無嫌者正以幸其係人心續正統副四海依歸之望慰祖宗在天之靈固不得與妄自尊大者比也

問溫嶠絕裾何如曰晉室復興江左諸臣之力也然王導值王敦之亂陶侃頗萌異心思折翼之夢而止是皆不得爲純臣求其乃心王室無一毫疑貳之見又能力鞏鴻猷使國祚危而復安者惟溫嶠一人而已郄鑒次之桓彝又次之溫嶠之遇主始於奉表勸進使當母氏固止之時拘守常人之節不能絕裾而往孝則孝矣其如宗社之覆亡生民之塗炭何不辭背母之名較致匡君之實其明可及其斷不可及也顯親揚名較之承歡膝下豈無間乎然予竊有疑議不能釋然於中者以嶠詒闕之後卽不能復見其母是絕裾之日卽永訣之時人子之情孰有抱疚於此者哉既不能終養於生前又不獲奔喪於死後則當於干戈稍靖之日廬墓經時哭泣致哀以塞終天之恨何予讀史終篇絕不見有一語及此豈有其事而史官未之載歟抑嶠爲國忘家實未嘗計及此也吾謂凡人於他事可忽獨於君親大倫無論至性所在情不容已卽屬故事虛文亦不可缺慮後

世讀史者因其忽而忽之則忠孝澌淪於非是矣春秋責備賢者吾不敢以太真功業之盛輙有恕詞笠翁此論頗有關係綱常名教不可作尋常論斷觀之

問漢主聰卒太子粲立爲靳準所弑尹遂昌曰嗚呼中華之主天所立也其休戚存亡與天地相爲流通而劉聰以匈奴之孽乃敢執而困辱之非但得罪於中國得罪於世主實得罪於天帝也天乃假手於靳準屠其族戮其屍禍及其父骨火延其宗廟嗚呼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略相當矣天道之昭昭如此後之人可不畏哉

問豫州刺史祖逖卒意甚怏怏何也胡致堂曰祖士雅慷慨忠義有智略以行之豈惟晉臣亦自古難得之士也惜其未聞道也戴淵可與共事則同心協力以圖終功可也不可與共事而朝廷無用我之意則歸納印符角巾東路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何往而不適哉又況王敦所以隱而未叛徒以豫州爲虞士雅知內難將作尤當訓明軍旅張皇義聲使奸人懾息不敢動何必怏怏發病而喪其軀哉陳止齋曰昔祖逖之渡江也晉之中興其兆成矣而元帝不委之逖遽使戴若思代之嗚呼君子是以知晉之不能西也

問王導不救周顗之難何如李笠翁曰周顗予王導以生王導陷周顗以死以怨報德千古盡爲不平然向論者但知罪導之不仁而不知罪顗之不智皆一偏之論也予獨謂此事之可恨者不在導不救顗而在顗之救導導與敦從兄弟也敦之必反帝及朝臣皆知之豈爲導者反未之覺從無一語入告直至稱兵犯順朝臣有盡誅王氏之議始帥族人詣臺待罪既待罪矣又無甘心駢首之念乃欲以百口累顗而作搖尾乞憐之狀是其人無一可取其罪無一可原顗之申救甚至果何謂耶若謂其從龍最早勳業可嘉吾或信之乃始則言其忠誠繼則稱其無罪夫兄爲叛逆而不能隱消其患可謂忠乎知而不告可謂誠乎逆臣之族法在必誅又烏得爲無罪乎且中外諸臣如劉隗刁協溫嶠陶侃輩皆力能滅賊其不欲圖之於早者以導在政府未免有投鼠之嫌耳使於此時殺之則中外人心一無所忌奮力殺賊何逆首之不可竿乎若慮殺導之後敦勢愈橫則免死可矣復相之命可暫停乎救其死而不阻其相是明張翼賊之勢暗隳滅賊之心而以忠良之要領遺賊矣不顗之殺將誰殺乎當時朝議謂晉室危而後安係導以大義滅親之力試問敦之死也天之亡乎人之亡乎使敦不以疾死則雖有如導

者十輩在朝亦惟有拱手聽命而已王與馬豈特共天下而已哉故晉祚之復延幸也非人力有以致之也

問周顗果以酒殺身否李笠翁曰史載周顗殺身一事可爲千古酒人之誡蓋顗之死非人殺之酒殺之也使於見帝申解之後出宮遇導止於呼而不答亦不失大臣之體安知非以不救爲救不答爲答耶奈何酒入舌出以殺賊取印之狂言致延頸受戮之奇禍此居官嗜酒之明鑒然未必不有以致之予嘗謂居官嗜飲非蒼生之福也酒後折獄不無失入之虞酒後行兵必多誤殺之慘顗一生使酒嘗於醉行忤旨帝手詔付廷尉累

日方赦之自是屢犯酒過爲有司所繩初在中朝能飲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出酒二石對飲各大醉及顗醒視客已腐脅而死跡是觀之則其酒後失檢以人命爲戲當不止此一二事矣前此爲刺史爲將軍時安知不以使酒殺人而於此時自食其報耶吾欲天下後世之名公卿皆以周顗殺身之事爲誡而有兵戎民社之責者不致以海內蒼生爲下酒物則作史之人與論史之人皆不爲無補於世耳

問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曰蘇峻雖云狂悖要非處仲之比使當時處之以理或能分布諸鎮犬牙相制峻亦未

敢遽反夫何庾亮輕淺無謀橫挑狂賊自速其變故上書召峻爲大司農下書峻反明當時不召峻未必反耳

問庾亮徵蘇峻果有四失乎曰蘇峻狼子野心庾亮旣不能思所以處之乃遽頒詔命自速其反方其下詔之初舉朝以爲不可亮乃愎諫自用其失一也溫嶠欲帥衆入衞三吳欲起兵赴難亮皆拒之其失二也孔坦請斷阜陵守當塗諸口而亮不從其失三也陶回請伏兵小丹陽南道亮又不許其失四也由是而觀召釁稔禍誰其尸之至於國破君危社稷不守亮不能於此灰身以謝天下方且奉頭鼠竄草間求活向非溫嶠諸賢戮力討賊則晉氏必不血食亮雖萬死猶爲無補誤國如此尙可不加誅責乎

問卞壼父子忠孝萃於一門何如丁南湖曰作史之法以褒崇忠孝爲第一義故書之不厭其詳稱之不厭其過予按蘇峻之反卞壼與之戰於西陵大敗峻攻青溪柵壼又苦戰而死二子眕盱亦死是其父子三人忠孝各盡史家華袞之褒夫孰有重焉者顧少微以節要爲例乃於壼亦節焉但曰卞壼帥諸軍拒擊不能禁是何沒其善乎至史綱詳書之則天地之大閑立而古今之大義彰矣

問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曰蘇峻之亂卞壼桓彝皆以死節書夫以壼之父子俱死一門忠孝固已表表在人耳目若彝則始聞峻反卽時起義未幾受圍危亟誓以必死此其志在徇國有隕無貳固非他人之比宜乎綱目書其全節與卞侯等也

問後趙王勒大破趙兵於洛陽獲趙王曜以歸殺之前趙亡其興廢何如司馬公曰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蠭起之衆輻輳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爲臣聰承其舊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夸驕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未

生家爲屠肆矣曜以疎族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與兵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耀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戎狄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及乘高堠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爲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夭亡

問太尉長沙公陶侃卒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路不拾遺梅陶謂其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信乎袁了凡曰晉史載蘇峻之亂陶侃赴難晝夜兼行則謂以不與顧命爲恨屢說不回之事非也

峻平奏卞惇擁衆不赴又不給軍糧請付廷尉則謂嶠軍乏食求米怒欲西歸之事非也晚年以盈滿自懼屢欲告老則謂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伺之志非也此據史所書以證史之誣其矛盾如此毋亦庾亮自羞失策又不肯屈服侃侃後嗣衰落而庾氏世秉朝權疑史氏因而加誣也宋陳肅公亦謂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庾元規也

問以庾亮都督江荊等州軍事曰庾亮致蘇峻之反甚矣其罪之重大也禍及於君則君危而國破禍及於親則發墓而焚屍是以峻平之後亮亦愧怍多矣而佯言逃竄以塞人之指視尋卽依依戀蘇自乞豫州者至是六年矣乃愧怍之意頓忘富貴之情益熾安享六州禮辟殷浩相與肆志風流登南樓翫秋月據胡床恣談咏可謂擅一時之樂矣曾不知觸景思懷嘗念及君親否耶

問始興公王導卒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信乎曰東晉中興王導之功居多元帝之在藩也導獨知其可輔陳以興復之計傾心推奉其於中興之功一也既而西京覆沒四方勸進王敦憚帝嚴明欲更議所立賴導固爭厥議遂止二也及其輔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爲偏安之計方且大立規模廣建羽翼先用顧

榮賀循以來衆士盡收江左名流以佐謀畫故桓彝見其亟談時事而輟憂周顗聞其志復神州而收淚三也是以賢士競進百姓歸心荊楊晏安戶口殷實江左立國幾百餘年導之功豈小小哉

問黃東發評王導何如楊愼曰王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頵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大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

中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溫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伏誅當加戮尸汙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死後導與人言恆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輿臺亦羞之矣近日陽明王公後渠崔公皆有此論與愚見不謀而合因觀黃東發之言昔人已有此評矣不厭重著之

問時人以殷浩擬管葛然否曰殷浩累辭徵辟謝尙王濛常伺其出處以卜江左興亡簡文輔政徵爲刺史久之乃出命平中

原兵敗桓溫疏其罪廢爲庶人徙東陽但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後溫將以爲尙書令遺書告之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數十竟達空函大忤溫意遂絶此所謂求全得毀詎非咄咄怪事乎凡人舉動異常令人不解爲何故者皆將來休咎之兆也以斯人而擬爲管葛譽殷浩則至矣其如管葛何哉

問殷浩之達空函卽其父洪喬爲人致書浮沉于江之顯報否曰此亦文人齊諧志怪之談耳按洪喬名羡爲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洪喬不爲致書郵後人論此事盡以孤高介立許之若是則受人寄託而有不終其事者皆可謂孤高介立之士矣使洪喬果孤高介立之士則當授書之日何不正色拒之乃既受其託而復浮沉于江是不信不忠不義而且兼之以不情矣奈何不加貶斥而反以孤高介立許之哉爲之後者不須假手他人而自解浮沉其書牘則天之報施此輩亦何其巧而且暢哉

問王逸少果有經濟否曰王逸少在東晉時蓋溫太眞蔡謨謝安石一等人也直以抗懷物外不爲人役故功名成就無一可

言而其操履識見議論閎卓當世亦少其比公卿愛其才器頻召不就殷深源輔政勸使應命遺之書曰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必從足下從容之適逸少報曰吾素志無廊廟王丞相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足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婚女嫁便懷尙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及殷侯將北伐以爲必敗貽書止之殷敗後復謀再舉又書曰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久矣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紀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

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何所自容又與會稽王牋曰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所欣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願令諸軍皆還保淮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晩其識慮精深如是其至恨不見於用耳而爲書名所蓋後世但以翰墨稱之藝之爲累大哉

問桓温帥師伐秦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聞桓温入關被褐詣見之捫虱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温異之乃署猛軍諮祭酒温欲與猛俱還猛不就何也曰温有經濟之才倘有英主驅而用之克復有不難者惟晉無駕馭之君故温有跋扈之

志至其經略之功則不可掩也朱子曰王猛來見桓温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者夫三秦豪傑非猛而誰温失之矣此猛所以不就也

問秦尚書呂婆樓薦王猛於堅謂其人謀略不世出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昭烈之遇諸葛孔明也然乎曰王猛少好學桓温入朝嘗被褐詣見温知所敬之矣後以呂婆樓薦於秦王苻堅堅得猛大悅乃委心任之時君臣相信盡忠奮武幾盡有中原之地及猛有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宜漸除之猛言如此前輩多稱之實良見也但其立志之始差之耳使猛見桓温之時出而共事移其所以事秦者事晉則晉一統之業可成而猛不失爲中興名臣焉惜乎無此也

問王猛果可方孔明否袁了凡曰苻堅得王猛擬先主之得孔明以余觀之孔明龍臥南陽且不爲吳魏起況羌氐耶雖先主帝室之胄猶必三顧而後出而猛起徒以呂婆樓一呼且孔明志殲漢賊以宏王業而猛不過語及時事堅大悅是猛實懷公子光之心將起堅以圖大事而堅從更以成之苻生之變又不特與聞乎故而已出處大致夷夏大防君臣大分猛鹵莽如此

以擬孔明不亦蛣蜣之比神龍乎若夫以衆望誅苻法而不能救以辱已譖樊世而殺之視開誠布公者又遠矣

問海西公果受誣否曰晉廢帝爲桓温所廢降爲海西公又矯太后詔數其昏濁潰亂動違禮度有此三孽不知誰子人倫道喪醜聲遐布温之矯詔蓋皆誣辭又造謠言謂海西公不男使內人與向龍交而生子所謂本言是馬駒今詫成龍子也又欲殺海西公三子乃造謠云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安得甘露漿謠言傳布人遂以爲實矣温既殺君不厚誣其惡何以爲辭按臧榮晉書云廢帝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既廢

之後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以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
歌焉以此證之桓温矯詔之辭姦黨僞造之謠其可信乎海西
公可謂受誣千載矣温公通鑑書此亦不分别史氏之言其可
盡信乎
問裴頠王坦之品行何如曰晉世人士皆尙虛無而裴頠作崇
有論皆尙莊學而王坦之作廢莊論二子之言可謂卓然自立
不隨俗尙矣然夷考其所爲裴之欲而無厭自取伊戚徒能言
之耳坦之風格忠鯁始終不易殆不愧其言云
問秦丞相淸河侯王猛卒其符堅之不幸乎曰王猛之死其符

堅之不幸而實猛之幸也猛勸堅勿圖晉固可嘉矣然堅之伐
晉乃其枕戈之志其所以厚猛者蓋欲賴猛爲晉敵也猛幸而
死是以不預淮淝之戰而得免罪於晉矣使其不死則於淮淝
之戰或能暫緩之耳必不能終寢之也不能終寢之則投鞭斷
流之策猛其預乎不預乎預則不忠於晉不預則不忠於堅此
猛所以幸而死也
問王導謝安人品功業孰優劉屛山曰王導當播遷之後輔相
四世平王敦之難梟蘇峻之首謝安當粗安之時歷仕三朝從
容以消桓温之心談笑以折符秦之寇二人功業略相當也然

導簡素寡慾而安於期功之喪不廢絲竹導能因事就功而安
於海西之廢不能扶持時人謂過之吾不知其爲何如也
問謝石謝元等大破秦兵于淝水果有天幸乎曰晉淝水之捷
亦有天幸然綱目歸功謝石等者是時謝安爲相政事和平石
等才能稱職上下輯睦固自有勝秦之理彼符堅恃其強大屢
勝而驕不知晉雖微弱無釁可乘輕舉妄動傾國南下固自有
敗亡之理故雖草木人形風鶴王師而綱目則書石等大破秦
兵不書秦兵自敗者將使後世以人事爲重而不以天幸爲期
也

問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攝書置床上乃過戶限不覺屐齒
之折何也曰謝安石於秦師之未勝若不經意者蓋其以軍事
付玄與牢之輩知其必成厥功故優游暇豫而鎭之以靜及旣
勝雖了無喜色而不覺折屐者蓋其喜也非爲一已喜也爲天
下喜也爲國家社稷喜也大臣以安社稷爲悅安得而不喜也
然其安排意多而矯情鎭物亦於此見矣
問謝元遣劉牢之救鄴丕告飢元運米饋之何也尹起莘曰救
災恤隣自古有之然救災可也救讐則不可也邮隣可也邮寇
則不可也今符丕乃堅之子困於寇敵以計投我特恨不能奮

戈相待況從而援之乎晉人不知大義忘君德仇綱目書此若曰既遣將救虜又且饋之以粟且之一字所以示其不足於晉人之意也

問太保謝安薨以瑯琊王道子錄尚書事丁南湖曰謝安卒而晉治衰道子相而晉亂作此史氏連書之微旨也按安卒武帝詔曰新喪哲輔華戎未一瑯琊王道子實當旦奭之重又按晉書史臣謂道子晉朝之宰嚭噫帝以宰嚭爲旦奭雖欲無亂得乎

問桓元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

長遂棄官歸國何也胡致堂曰桓溫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桓氏族大而幼子克矯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沒光寵而威刑不加史固以譏晉政之無章矣靈寶孽子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所以處之使無失富貴斯已矣而畀之小郡生其怏怏以致搖動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亡皆由武帝道子沈湎荒怠不以事幾爲意然則非元能亡晉晉實自亡耳

問劉裕起兵京口討元裕入建康劉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風俗頓改何如曰乘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身率之未及旬日百官皆奉法禁百姓耳目爲之一新況大有爲者乎

問東晉何以得保位號百有餘年司馬歷年圖曰晉室既衰中原雲擾戎狄腥羶之氣瀰漫河洛薰蒸岱華宮闕蕪沒陵廟墜焚元帝以宗室疎屬遯居江表天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糧而歸之國於荊楊之間子孫相承不絕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內叛寄命於虎狼之口幾遇吞食者數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

有王導卞壼溫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爲之臣也羣賢既沒而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哉

經史析疑卷二十二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受業鄭鴻文南湖校訂

敏捷遜齋

男　履道吉堂校字

胞姪節　竹君

南北朝紀

問南北朝之偏安何如曰南朝則宋武劉裕篡晉而有天下傳至順帝凡八主而齊篡之齊太祖蕭道成傳至和帝凡七主而梁篡之梁武帝蕭衍傳至敬帝凡四主而陳篡之武帝陳霸先

傳至長城公凡五主而隋滅之自晉以來篡弑之禍實自宋武啟之文帝元嘉之政江左稱最而元凶之亂開闢未聞孝武帝誅劭而後子業幽諸父明帝殺諸王骨肉相殘終於滅族蕭公篡國之後儉德亦如宋武而溺愛猶子蕭鸞階之為禍武帝嗣立永明之世可比元嘉及臨崩以朝事委鸞禍及兩孫祚歸異派鸞號明帝子即東昏六貴同朝大亂又作蕭衍起兵襄陽巴陵行弑其享國最久而捨身同泰困死臺城簡文辭藻雅似昭明復罹土囊之禍洎乎侯景伏誅江陵即位魏兵且至戎服談元繹之出降而見殺宜矣陳霸先立敬帝而尋弑之又躬蹈梁武之轍捨身幸寺貽謀如此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之來而兆已見矣雖文帝起自艱難知民疾苦宣帝亦有恢宏之度而叔寶荒淫加以江總浮華後庭狎客有不日即於亡者哉自宋及陳百七十三年之間亂之至而亡之速其不如北魏多矣北朝魏自道武拓跋珪興於晉末至宋元嘉時魏勢方盛其君如太武孝文臣如高允崔浩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惟是建佛圖求佛書使侏離之言盈於天下則魏之過也其國祚延綿凡十三主共一百四十九年自爾朱榮搆禍而高歡宇文泰並起爭雄魏分為二而魏亡矣東魏亡而齊代西魏亡而周代周宇文氏并有

北齊而後嗣幼弱隋文帝篡周并陳天下為一當其克陳也天下以為將太平而猜忌苛忍夷周宇文之族信楊素之讒不用王通之策未幾太子廣弑父殺兄而自立是為煬帝由長安遷都洛陽幸江都宇文化及弑之傳至恭帝凡四主三十九年而亡按亡隋大與秦類雖文帝初政勝於始皇而煬帝之惡浮於胡亥恭帝之弱等於子嬰李密起兵滎陽一如陳涉於是亡命之徒雲集響應九宇分崩蓋自漢末至此垂四百餘年均為亂世乃至唐興而天下一治

問劉裕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言曰年將衰

暮物忌盛滿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莫喻其意曰晩坐散中書令傅亮乃悟叩扉請見其意何如丁南湖曰傅亮具詔草使帝書之曰具曰使亮罪不亦著乎按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皆未嘗書亮也而少微書之綱目因之然後廢篡之罪以亮爲魁矣

問宋主裕殂太子義符立曰宋高祖御軍戰伐尙威力任機數非長者之道獨孝於後母淸簡寡慾嚴正有度被服布素遊宴稀嬪御少不畜私藏及詔幼主當朝母后不得預政此八者人君之要行也

問晉徵士陶潛卒能保全名節爲晉完人解印綬歸田果有激而然乎曰五斗折腰之說不過一時寄託之言耳世豈有不折腰之縣令乎公賦歸去來辭有云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其初令彭澤也卽爲出岫之雲其解綬言歸也卽爲知還之鳥督郵至縣之時適値歸興方濃之際其意蓋曰吾早晩言歸不若省此一番磬折故解綬而去亦猶張翰思歸念切偶値蓴鱸正美之時假此問情遂予初服非果有蓴鱸之癖而故舍其官以就之也

問陶淵明讀書何以不求甚解曰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盛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眞見獨契古初而晩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讐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蓋不屑之也觀其詩云先師遺訓今豈墜又曰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其耆聖賢羣輔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予嘗言人不可

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見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問檀道濟唱籌量沙孫臏減竈何如曰善談兵者有餘而示之不足敵莫得以測其狀不足而示之有餘敵莫得以擣其虛孫臏之減竈所謂有餘而示之不足也檀道濟之量沙所謂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問劉宋八主合六十年其政事何如曰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强禍亂相繼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寶之首奉迎乘輿再興王室厥功已不細矣旣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

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土譙縱授首銳卒北驅姚泓面縛遂迅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氊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蹐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爲治子惠庶民足以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强胡使師徒殲於河南代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嗣之有哉

問宋齊均以篡弒得國而宋猶爲彼善於此否曰宋之受禪也晉帝欣然寫禪詔謂左右曰桓元之世晉氏本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是雖不得已之言然宋亦可以釋愧矣齊之受禪也宋主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啟譬令出宋主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矣宋主泣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此其情辭之慘齊亦何忍乎噫宋祚稍長而齊運甚蹙蓋已卜於斯矣

問蕭道成有稱爲一代之賢主信乎曰蕭道成屬劉宋傾危蒼梧暴虐百姓凜凜命懸旦夕當是時道成果有忠宋之心與袁粲等協謀廢黜異姓建立宗藩以隆宋祚爲宋忠臣此上計也如其不然正蒼梧之僞冒明劉氏之已絶播告中外與天下放伐之然後王儉進易代之謀太后下宋終之詔事機脗合亦庶幾近正矣乃自立順帝北面事之旣已委質爲臣又欲窺圖穛代取國未幾復行弒逆盡勦劉氏之族而殄其祀齊祚之不長豈無故耶然其篡國之後以身率下以儉化民不御精細之物不好珠玉之玩內殿黃紗帳宮人着紫披履珍奇異物棄毀不用而又訪政術於劉獻誨得失於羣臣亦足爲一代之賢主矣

問謝朏何點何允孰優曰梁高祖時徵謝朏暨何點何胤俱不至朏逃竄餘年一旦輕舟自出詣闕以爲司徒尙書令梁主幸其宅宴語甚歡朏因陳本志不許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蓋處士純盜虛聲試之以政則能事見矣倘如何點何允之終於不出則所藏之拙盡變爲巧孰能窮其所蘊哉雖然朏之頗失民望不待不省職事時見之卽其輕舟詣闕已盡見底裡矣世有伊尹孔明之徒肯逃竄餘年而復輕舟詣闕者哉其始也儘可不逃其後也儘可不詣然則逃之詣之者爲何曰逃之者患得也詣之者患失也以此觀之不過一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矣烏可以處士目之哉

問韋叡人品何如曰六朝人才韋叡爲冠司馬温公曰其臨陣也勇其執事也敬其律己也廉其與人也惠其居官也明功成身退明哲保身齊梁之世乃有若人邪是時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從風而靡而叡獨不與嗚呼叡亦豪傑之士哉

問梁武帝好生果仁慈否曰先儒謂梁武帝不以生類爲樂不以犧牲爲祀不以仙人鳥獸之形爲衣其設心豈誠仁恕不過信佛氏之說求將來福報而已然一有取國之心至弑二君殺六貴而不之恤一有守國之心作浮山堰以灌壽陽緣百里內老少皆役死者相枕一日潰決致數十萬生靈盡葬魚腹是之

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李笠翁曰此古今通病不獨一梁武爲然凡信佛氏之言而戒食牛羊犬豕者强半殘忍爲心刻刻以嚼氏爲事是戒食牛羊犬豕者乃虛其腹以爲食人地也且無論佛氏之言當信與不當信卽使當信佛氏有宰殺之戒亦有貪嗔之戒世人僅守其一而不守其二何哉

問夏禹泣罪梁武泣囚同否曰梁武帝泣囚非止徼福蓋刻意摹倣古人又謂古人不足取法必欲跨而上之故泣囚不已遂至於蔑法不知泣罪之事僅可偶行於夏禹沿至商周之世則人主雖有泣罪之心亦含其淚而不敢洒矣何也民情日趨於薄則法度日趨於嚴此不得不然之勢也上古畫地之風不可行於中古豈中古泣罪之事獨可行於末世哉且禹之泣非泣罪人也泣世道人心之日變也觀其言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各自爲其心則非泣罪人可知奈何不解其意而誤用之遂使有罪之人亦恃其姑息而陷於不義是以泣誤蒼生也此梁武帝好名之過後世論人者豈得歸罪於佛氏而令與之分謗乎哉

問陳高祖勇略才智何如曰陳主本自卑微遭時屯剝當臺城告急梁祚播遷遐將練兵勤除元惡三年之間遂移梁鼎篡位

之後刑政百未一舉乃躬蹈梁武之迹幸寺捨身貽謀如此則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來而龜兆已見矣

問陳以孔奐爲太子詹事其決社稷之大計若何司馬公曰孔奐處腹心之重決社稷之大計苟以世祖之言爲不誠則當面辨廷爭以絕覬覦以爲誠耶則當請下詔書宣告中外若謂太子嫡嗣不可搖動欲保輔而安全之則當盡忠節以死繼之如何於君之存則逆探其情而求合及其旣沒則權臣移國而不能救嗣王失位而不能死斯乃姦諛之尤者而世祖謂之遺直以託六尺之孤豈不悖哉

問隋仁壽宮成以封德彝爲內史舍人曰仁壽宮成上幸之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爲離宮爲吾結怨天下素慮獲譴封德彝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后勞之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賚甚厚素薦德彝帝擢爲內史舍人丁南湖曰煬帝之惡皆文帝啟之文也知仁壽宮之奢麗而不能禁故煬也顯仁汾陽諸役並作矣文也知楊素之姦諂而不能退故煬也裴矩高德儒羣邪並進矣范祖禹曰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如影響之隨形聲信矣

問王通獻太平十二策於隋文帝說者謂其枉己而不能直人

果公評否曰王通獻策不用遂教授河汾間累徵不起鍵戶著書亦可謂隱君子矣而獨以獻策一事不理於文人之口謂其枉己而不能直人於道可謂兩失噫苛矣達則兼善天下士君子之志也知其不可而爲之亦古之聖賢不忍薄待天下之心也春秋列國之君孰能行孔孟之道而孔孟不忍棄之者以生平所學之道非君相不能行之也亦觀其抱負何如耳讀其書而想見其人亦非致君無術而僅以文詞干祿者也惜隋文不能用耳余澹心曰王通之失不在獻策隋文而在僭擬孔子若不隱居教授則亦仕莽之揚雄耳以文中子元經諸書卽太元法言之類也皆吾所不取也若房杜李魏皆門人則又未可盡信

問楊素雖有大功時爲帝所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信乎史臣曰楊素少而輕俠俶儻不羈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然專以智詐自立阿諛時主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卬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爲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禍其斯之謂歟

問牛宏厚寬恭儉學術精專果隋室舊臣一人而已否史臣曰

牛宏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闥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然澄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

問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上聞虞世基言遽追義臣放散其兵何也曰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煬帝之惡聞盜賊儼如二世而世基之不以盜聞酷如趙高蓋昏狂之主今古一心而姦宄之臣前後一律此觀過之所以各於其黨歟

唐紀

問唐之一統何如曰高祖乘亡隋之弊起兵太原六年之間功成一統定都長安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迄乎太宗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又居安思危諫無不納長孫無忌房元齡杜如晦魏徵諸賢相爲夾輔故貞觀之治千載一時弟太子承乾失德寵泰變恪以啓奪嫡之志豈不思建成元吉之事乎且殺元吉而納其妃瀆倫傷化唐室宮闈之亂自此始后德如長孫可以垂範百世而踵其後者乃有韋武韋武同一淫亂而武氏才足濟惡高宗廢后王氏立之委以政事乃無惡不作二嫗既死酖宏廢賢立哲而又廢之於

房州殺唐宗室殆盡國號周稱皇帝幸狄仁傑姑姪子母之諷起二子兩翼振之對從容回天而薦張柬之等卒成反正之功惜不能數罪大罪賜之死而滅其宗二張雖已伏誅而三思尚存通於韋后中宗昏庸甚於高宗宮中點籌恣韋所欲弒五王戮太子而帝卒致自毒其身韋之罪視武何如哉臨淄王舉兵誅韋其功莫大故睿宗在位不久傳位元宗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姚崇宋璟張九齡相繼爲相翕然見貞觀之治及相李林甫蔽主擅權黨惠妃殺三子亂從此生矣天寶後楊國忠因貴妃而爲右相激祿山之反倡幸蜀之謀實皆禍由國忠宜乎與貴妃並誅之也肅宗卽位靈武平安史之亂收復兩京迎還上皇可云再造然寵張良娣任李輔國殺建寧遷上皇聽李泌遠引衡山郭李元勳令魚朝恩節制節度由軍士廢立反授以旄節承襲以啟藩鎭之禍代宗少同患難何卽位後李泌不爲元載所容匿之江西子儀功蓋天下置之閒處至吐蕃入寇乃始召之而諸鎭之逐節度者命知留後權知留後者旋爲節度以此養成禍階致有建中之亂李希烈朱泚李懷光先後犯闕乘輿播遷猶賴陸贄納忠於內李晟效忠於外得以恢復京城肅清宮禁而還京以來好貨黜賢用裴延齡則貶陸贄信張延賞則

疑李晟獨始終愛護一盧杞寵任一竇文場德宗之昏愚甚矣順宗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乃以瘖疾傳位憲宗剛明果斷初用杜黃裳繼用裴度諸賢高崇文李愬所向有功自吳元濟誅强藩悍將皆思效順元和可號中興矣顧晚節不終信宦官喜進奉好仙迎佛乃爲陳宏志所弒諱言藥發暴崩穆宗忍父之仇甫過公除卽事遊晏時三鎭相繼叛亂再失河朔不能復取而徒信方士其遘疾也亦以金丹至敬宗遊幸無常比昵羣小雖優詔荅丹扆之箴聽裴相罷東都之役要與穆宗並以昏童失德劉克明之弒則又一陳宏志矣文宗恭儉儒雅銳

於爲治太和之政號爲清明其能殺宏志亦足伸其志也然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卒至甘露之變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武宗用一李德裕而澤潞平三鎮不敢有異志亦且善制奄寺仇士良去其黨不至橫行惜乎求仙而好道享國日淺宣宗嗣位明察沉斷從諫如流讀貞觀政要輒慕效之人故謂之小太宗自是而後懿宗則奉佛而已僖宗則游戲而已史稱昭宗有志興復而外患既成內無賢佐天下大柄復歸宦官田令孜後繼以楊復恭又繼之以劉季述握兵肆凶與諸鎮實相表裏少陽可幽社稷可輸則椒殿可弑昭宣之立

寄命諸侯手持璽綬於梁固其所也唐自高祖以來至昭宣凡二十一主歷二百八十九年而朱温簒之唐遂以亡矣

問唐定律令置學校何如尹起莘曰秦人焚書坑儒至漢始開學校歷隋廢黜儒學至唐始置學校吾道不以是爲隆汚而漢唐之所以立國者則有其本矣

問唐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有當乎曰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盍召建成明諭以基業所由興之故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遐阻之地世民苦遜則質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表裏面背始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磐石矣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爲古今之大惡悲夫

問唐以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按伏伽上表以隋惡聞其過亡天下陛下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愼唐主下詔褒稱賜帛三百疋范華陽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氣血周流無壅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高祖鑒隋之所以亡

首闢言路可謂知先務矣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問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開天策府置官屬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邱瓊山曰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爲太子固無恙也高祖乃爲秦王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至形於丹書著爲贊頌互相標榜欲何爲哉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

子猶以爲非況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可使之
日夜聚徒黨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
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奪太宗幾危
而所以爲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
至推刃同氣喋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爲三代以後之令
主而不免有慙德亦或以此哉
問張鎭周之治舒州亦始則過和終則過刻否曰張鎭周爲舒
州都督以舒州本鄉里因置酒召諸親酣飲散髮箕踞既別泣
曰今日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則舒州都督治百姓矣自是他

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蓋張鎭周所召之人乃都督之懿
親也世有以本地之人做本地之官拜命之後與親知不謀一
面而遽以官法臨之者乎先召之飲而後示以威此一定不易
之理也況與之酣飲非酣飲也勉其奉公守法以杜後日梗化
之端是以一杯酒當三令五申與一紙書賢於十萬師者等也
奈何不如贊歎而反施責備之詞哉
問傅奕蕭瑀論佛法何如曰傅奕上高祖之疏斥蕭瑀之議答
太宗之言皆以闢佛爲事是以終太宗之世異端不至於大蠹
且其識聖賢之敎悟死生之理卒年八十五雖病未嘗問醫遺

言戒子皆六經名教故識者以獨見之士褒之若瑀爲梁武後
裔則其家敎相傳崇尚妖佛無惑乎其昏謬若此也
問魏徵受命爲東宮之臣及建成敗復事太宗議者譏其北面
事讎失人臣之義然否李笠翁曰是則是矣然魏徵之事讎與
他人之事讎有間其罪猶可原也蓋魏徵所受之命乃高祖之
命非建成之命也建成太宗均是吾君之子太子可事庶子未
嘗不可事其事建成與事太宗皆從高祖起見非從建成太宗
起見也使建成已嗣帝位太宗從而弒之則徵必無可事之禮
建成未立而見殺爲之君者尚儼然有高祖臨之背其主而事

其讎於義固爲不合然事其君而讎其子於理亦未甚安故曰
魏徵之事讎與他人之事讎有間然則爲徵計者當如何而可
曰徵之出也當俟高祖召之不當自太宗召之卽太宗有召亦
當俟高祖強而後出斯爲允當奈何以一代之名臣而苟且於
去就之間使後世愛我之人不能終掩其非而予之以是也
問唐太宗殿庭敎射得失曰太宗諭將卒曰朕使汝曹習弓矢
居閒無事則爲汝師有事則爲汝將因日引數百人射於殿庭
羣臣諫不聽笠翁曰吾觀唐大宗殿庭習射一事不怪其失人
君之體踈殿陛之防而怪其悔過之不嚴居心之太忍何也高

祖之天下以智勇謀略得之而太宗之天下則以一箭得之者也不記伏兵元武門射殺太子建成之事乎夫兄弟比之手足語云蝮蟲螫手壯士斷腕腕爲自己之骨肉寧肯無故而斷之乎秪以毒流不已勢必傷及全軀故不得已而斷之然未斷之先未嘗不惜既斷之後未嘗不痛痛定而見斷腕之器未嘗不欲擲而去之恐睹物而自傷其心也建成惑於人言數有圖秦之志太宗處此是蝮蟲螫手之時也欲不斷腕不可得矣乃於斷腕之後而不去斷腕之器且佩之服之不肯斯須去身是何殘忍其性而刻薄其心歟觀人必於其微吾以是知太宗之殺

建成非但不可比周公亦且不可擬管蔡明乎其爲利天下之心也吾於帝王之中取其才與識而已矣

問漢文帝成富庶之效唐太宗成貞觀之治其故何乎曰財用之贏縮關於侈儉風俗之好尚本之人主人主以儉約爲心則公卿大夫不敢踰制以過侈朝廷以儉約爲先則士庶人不敢越分以過奢尊卑上下事事物物皆尙質素自然家給人足貨財不可勝用矣漢文帝惜十家之產基址既成而一臺不築於是成富庶之效唐太宗鑒秦人之弊材用既具而一殿不爲於是成貞觀之治撙節於一身者甚小而功利之及一世者甚大窒遏一時之欲者甚微而培養百世之根本者甚遠人主其可不察哉

問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於殿前賜絹數十疋以愧之何如丁南湖曰長孫順德乃無忌之族叔椒房至戚則當議親又高祖所素厚則當議故又於太宗起兵時擊屈突通討建成餘黨則當議功又封國公爲大將軍則當議貴誠不可以受一賕而遽殺也太宗賜絹以愧之是不殺之殺可謂仁術矣厥後順德折節爲政不通餉問遂爲循吏此英主之所以鼓舞一世也或問太宗賜絹以辱贓吏後漢王烈之居鄉也

有盜而覺焉者以布與之二事同乎曰帝者敕大法以行教士者持淸論以格俗所乘之勢異也太宗於是乎失刑矣且太宗賜絹於方犯之初此爲賞姦彥方與布於已悔之後此爲賞善固不同也

問唐太宗論周秦脩短之議何如曰唐太宗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義秦得天下益尙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不以順也笠翁曰太宗之言較蕭瑀之論更進不特

詞明義暢亦可垂訓將來何也若據蕭瑀之言謂得天下以正者其祀必長則後世子孫皆可仗祖宗之庇善亦久不善亦久而修德保邦之事皆可不必爲矣謂得天下以逆者其祀必不長則後世子孫皆咎祖宗之失善亦難久不善亦難久而修德保邦之事亦可不必爲矣烏可以訓後世哉故以增修仁義益尚詐力二語補其言之不逮亦因太宗有自知之明知其所以得天下者未必遠過於秦未可竊比於周欲以幹蠱葢愆之事屬之後世子孫故爲此論然實英主之言也乃猶有好辨之家責其非是者謂武王應天順人以仁義取之亦以仁義守之而

太宗謂其取之以逆豈非失言噫謬矣太宗原爲周得天下增修仁義增之爲言葢加其所固有非益其所本無謂取之原以仁義而復增修之也何嘗謂其不以仁義又曰取之或可以逆或之爲言不盡如是之稱也謂取者不盡以逆而或以逆葢指嬴秦而言何嘗道及周武認褒爲貶而誣直爲曲以哆其雌黃之口快則快矣其如古人之抱屈何哉

問魏徵才行之對當否曰太宗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范華陽曰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笠翁曰吳起貪財好色而文侯用之卒以破秦陳平盜嫂受金而高祖用之終以興漢魏鄭公天下未定專取其才之說未爲失也而華陽范氏力斷其非然則天下未定將來尾生孝已其人而用之乎如欲得尾生孝已其人而用之則見吳起陳平其人必當斥而逐之矣吾恐吾國之不用者敵國且虛左以俟之吾國之必用者敵國且閉關以拒之以虛左而俟之人敵其閉關以拒之人勝負之

數可不戰而決矣吾謂范氏之論或如蘇秦之說齊張儀之說魏爲敵國之君行反間則可若曰爲本國計得失較興喪則吾未見其可也

問唐太宗圖功臣於凌煙閣何如曰圖功臣於凌烟閣共二十四人象二十四氣所以輔天而宏化也長孫房杜諸公用兵以開國謀謨以保邦功雖大小不侔亦可當茲選矣獨恨李世勣贊立武后幾覆唐宗侯君集輩躬爲反賊死有餘罪何太宗知人之不哲耶笠翁曰圖畫功臣於傑閣令後代君臣見之猶凛凛然若有生氣亦盛舉也然當立之於死後不當立之於生前

只當立之於後王不當立之於前主何也凡人必於葢棺之後始可定論一息尚存其忠佞邪正尚未可知也如漢之霍光爲麒麟閣諸臣之首且姓而不名可謂尊之至矣其後忽有縱妻毒后之事至於滅族若唐之李勣暨侯君集諸人皆凌烟閣諸臣之表表者也孰知贊立武后躬爲反賊者卽其人耶夫至惡蹟昭彰之後將毀之乎抑存之乎將欲毀之則啟作輟無常之誚可見當年之論列沓不足憑將欲存之則有薰蕕並器之嫌徒來後世之譏彈一無可貴使皆立之於身後則是非允協萬代不磨寧有此弊乎或曰圖畫功臣者欲肖其貌而祀之也其

人旣死矣又何從肖其貌乎余曰自有圓通之法在凡屬汗馬諸臣當在元勳之列者皆當預肖其貌而藏之俟葢棺論定之後始登傑閣否則委而棄之如是則爲功臣者盡欲保其令名以圖不朽孰肯爲霍光李勣諸人之事哉此砥礪勳臣之良法也

問唐太宗欲自觀實錄其意何居曰太宗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朕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元齡乃與許敬宗刪爲高祖今上實錄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元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鴆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卽命直書其事按太宗欲觀實錄冀得自聞其過也及見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而令史臣無諱又似欲自彰其過也乃引周公誅管蔡季友鴆叔牙爲比是明示史臣以意令照此法書之則知聞過彰過之言皆僞而實欲自文其過也夫太宗之事與周公季友之事果同乎異乎如其同也則史臣盡欲彰君之美將大書特書之不暇又何諱焉如其異也則諱之猶爲黨惡況援引善事以飾其非乎吾謂太宗欲觀實錄其意無他不過因有六月四日一事抱愧於中惟恐史官以直筆書之不加粉藻故欲自覽一過授意於人

以便代文其過耳此光明較著之事奈何後人不覺舍此大過弗論而以不當觀史之小節論之以受古人之欺乎此論一出是太宗欲葢而彌彰矣

問漢高祖光武昭烈魏武唐文皇人品何如胡致堂曰高祖尙矣光武昭烈猶魯衛之政也魏武太宗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其所短長亦略相當光武昭烈才德俱優魏武太宗才優於德然規模建立皆在漢高範圍之內

問司徒梁公房元齡卒其輔政何如曰太宗以上聖之才取孤隋攘羣盜天下以平用元齡如晦輔政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

而能與仆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矣然求其所以致之之蹟殆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此其成令名者也雖然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致是哉若揚已取名暸然使戶曉者豈房杜之意哉

問高宗立武氏遂良叩頭極諫論者議其有未盡何如曰高宗爲太子見才人武氏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上幸寺見之納爲昭儀欲立爲后褚遂良曰先帝託臣曰佳兒佳婦今以付卿

非大故勿廢也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萬世之下謂陛下何如主因擲笏解巾叩頭流血不聽問李勣勣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詢外人許敬宗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妻況天子乎上乃貶遂良廢后立之笠翁曰遂良之諫愷切極矣妙在萬世而下謂陛下何如主何如主三字是不特諫而諍之幾於唾而罵之矣不特唾而罵之亦且羞而辱之矣使非良心盡喪廉恥盡亡之高宗稍有血氣者未有不竦然自悔而寢立后之議者也乃胡氏謂當諫於武氏長髮之日不當諫於武氏將立之時予謂由此推之又當諫於太宗止殺之日不當諫於高宗議立之時矣古云事前易爲忠事後易爲智胡氏之論事後之智也似未得其平也

問高宗嘗謂侍臣曰朕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范華陽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說之其罪大矣勣本羣盜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以輔幼主居伊周之地非其任矣蘇東坡曰李靖李勣可謂唐之元勳然其所爲止衛霍韓彭之流耳夷狄內侮能以少擊衆使敵人望而畏之此固任之有餘矣若社稷之寄存亡之幾此兩人者蓋懵不知焉太宗欲伐高麗靖已老矣而自請將

兵以堅太宗黷武之志幾成不戢自焚之禍高宗立武后勣以陛下家事無問外人武后之禍戮及禋祀唐室不絕如綫則二人者爲腹心之病大矣

問將軍權善才中郎將范懷義誤斫昭陵柏當除名上特命殺之大理丞狄仁傑犯顏直諫不肯以一柏殺二將軍何如曰高宗於帝範十不遵一妻父之妃而殺顧命大臣其與陵柏孰重於其重者安行而不忌而切切於薄物細故以爲孝豈不猶盜跖以分均出後爲仁義哉

問武氏改國號曰周稱皇帝以豫王旦爲皇嗣改姓武氏何也

胡致堂曰君子有言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呂氏爲而未成武氏遂革唐命傳記以來三千年間纔一人耳亦不及終其身而宗祀殄戮殆盡後世或有欲爲是者豈無其漸仁人義士監於高宗必逆有以處之矣

問周以婁師德同平章事師德寬厚淸愼犯而不校其戒弟之言何如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師德豈無是心而忍於唾面自乾邪葢以武后亂朝酷吏羅織故爲此忍耐之言以訓其弟殆有得於言孫默容之戒矣

問周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果美之乎曰諸武方爲天派而攸緒獨能恬淡遠禍其高人數等矣故特具官書隱以予之求之二千載間生於逆亂之族而不爲所變者三人司馬氏孚武氏攸緒朱溫之兄全昱皆知篡逆之非惟攸緒辭位避去不受寵祿爲最賢孚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辭其歸與全昱無異矣

問太后信重仁傑羣臣莫能及嘗謂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楊誠齋曰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狥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薦一張柬之而五柬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楊龜山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武后其濵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始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

問張說聞宋璟言不證魏元忠果知名義至重否曰宋璟可謂賢矣爲張說謀而忠張說亦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蓬生麻中勢不得不直耳苟爲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者

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自助耶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問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中宗復位太后徙居上陽宮帝帥百官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胡致堂曰武后之禍古所未有也柬之等弟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者爲唐室之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惑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

宮當先奉天子復位卽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以滅其宗中宗不得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殺魯桓哀姜預弒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絶之所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絶於唐柬之等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竊尊稱以是見爲大臣斷大事而無學其不能善始善終決矣夫惟如是故不旋踵韋后肆行無所忌憚意可以爲常事也

問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曰臨淄舉事不白

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本欲自取特不敢言耳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不知變也韋氏淆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聞變登樓然後畀付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哉

問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然乎曰唐史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於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哉予竊謂崇不如璟也崇之應變成務每以謟君爲計日食不應則表賀焉鼎銘偶合則表賀焉太廟室壞帝當修省則諷其慢遊東都焉於是帝心大喜寵眷日隆孰若璟之守法持正一於剛毅哉

問元宗以八月五日生日爲千秋節何如范華陽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爲謟首以逢迎之而後世猶以二人爲名臣不亦異乎

問天下奏死罪止二十四人果可信乎曰以文觀之九州之大

一歲死罪止於如此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元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一辯白無乃慕刑措之名有當死而幸免者乎然則姦猾逋誅而平人寃抑者衆矣是故善爲治者必去華而務實則不爲人所罔也

問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讐敕杖殺之得其平否袁了凡曰唐書王君操報父讐殺李君則州司據法處死太宗特詔原之周智壽智爽報父讐殺安吉官司審智爽先謀伏誅智壽哀哭而絶張琇張瑝報父讐殺御史楊汪九齡欲活之裴李據法置之死夫君操智壽智爽瑝琇皆奮節復讐或歲愈

久而彌厲或年雖孺而克壯卒各成其志可謂孝烈太宗肆赦
君操能原情於法之外可謂英君之卓識彼裴李輩特知法有
擅殺之罪不知父以無辜受殃子能殺其讐人正足以誅有罪
償父命耳有司不能雪民之寃乃禁人子之自雪其寃乎夫君
父之倫一也君遭弑逆則臣民皆得討之而當報父讐者以擅
殺之律竊謂律之未平也
問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賜書褒美曰張九齡以忠亮大節當
明皇千秋節獨上金鑑錄備陳儆戒之意蓋眷阿天保之所以
祝其君也頌而不忘將之以規謇謇乎大臣之風歟

問裴耀卿張九齡罷爲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
同三品邱文莊曰唐室治亂之幾分於此按崔羣對憲宗曰人
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爲開元
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
問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范華陽曰明皇三子之廢
係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係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
子得以相保相奸則天性滅而爲讐置相可不慎哉
問荆州長史張九齡卒按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
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丁南湖曰予讀唐史

見張公九齡卒未嘗不爲明皇恨亦未嘗不爲張公喜也向使
公若不死豈得免於祿山林甫之害乎夫林甫之奸祿山之叛
舉朝不能知惟公灼知之舉朝不敢言惟公力言之是兩賊之
銜公者磨牙淬劒久矣幸而天有佑賢之心公有自全之道乃
得身名兩全以收一代宰相之完福卒之天定勝人壽封縣伯
謚文獻贈司空而林甫罹斵棺之慘祿山遭斫腸之痛然後知
忠奸之獲報毫髮不爽後世人臣其知畏哉
問殺北海太守李邕丁南湖曰李北海才高氣方剛毅激烈卽
其秘書一覽了辯如響其學博矣四方請文擅名天下其文卓

矣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其氣雄矣助宋璟斥普思拜左臺
彈劾不避不猶干將莫邪其鋒不可犯邪但邕資豪放細行不
謹所在賄謝畋遊自肆姚崇嫉其險躁林甫忿其媢忌行年七
十而不得以善終誠干將莫邪之罹其傷缺者也雖孔璋進代
死之奏杜甫作八哀之詩果何裨於終之敗亡哉
問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丁
南湖曰愚夫愚婦莫不有恥彼元宗於祿山之亂貴妃何昏昏
乎太無恥耶引之入宮是自啟其姦烝之路使之拜母是自媒
其媾合之緣賜之傾國之富以賞其淫縱之奸通宵之樂以饜

其欲三日洗兒則裸戲於椒房而不以爲忌與妃對食則同牢於胡虜而不以爲嫌葢元宗恥心旣喪無惑乎蹈禽獸之行如此也

問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曰眞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庫及反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林之奇曰燕伐齊七十餘城皆爲燕有初未聞忠臣義士有發憤之氣也及王蠋死節義不北面於燕然後齊士靡然從之七十餘城復爲齊有葢天下之人豈無忠義之心苟艱難之際有一爲倡則聞風之人

孰不從之天寶末祿山煽亂河北二十四郡莫不失守及眞卿首倡忠義而諸郡由是多應然則唐室中興雖郭子儀李光弼之功而其實則眞卿爲之倡也

問帝出奔蜀次于馬嵬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胡致堂曰明皇昏於貴妃凡十年以王鉷爲色役使徵歲供額外錢帛百億以供宮中宴賜則毒遍天下矣楊國忠以疎族進薦鮮于仲通帥劒南喪師二十萬人大開邊患則毒又深於西南矣五楊請託府縣峻於制勅則毒又遍於畿甸矣貴妃私於祿山以致叛反則毒又甚於兩河矣如是人安得不怒人君孰不有女寵而寵惑至此自非陳元禮高力士韋諤勸以速殺明皇豈能斷而除之葢亦迫於不得已耳

問李泌幼以才敏著聞元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欲以爲右相泌固辭何也胡致堂曰鄴侯帝之故人也力辭相位無乃其心有所不可於帝歟總丱實從遊遽相屈伏旣非素交之道乘危傳襲又相承奉均蒙不正之責此泌所以重當輔弼而輕爲賓友者也

問帝如彭原解舍隘狹上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何也范華陽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毀社稷邱墟此

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與

問遣使請上皇還京師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奉以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而寢泌因請去何也曰鄴侯不事肅宗豈但以交友之分難於君臣哉正坐良娣輔國表裏相結旣無除之之道寧捨相位隱於山林冀君或思其故而一悟也奈何泌反覆數百言而肅宗終不喻於是固請而必去矣爲國有九經以勸賢敬大臣爲重勸賢有四事以去讒遠色爲首張后寵於內輔國寵於外則賢者必不自保唐室之卑亦可知矣嗚呼鄴侯亦可謂

得出處進退之義者也

問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曰張巡許遠可謂烈丈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墉抗方張不制之虜鯁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制首尾大小四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得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易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遽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畀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

問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脇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倘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

問郭子儀挺身說回紇何如胡致堂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夫豈可僞說而僥倖哉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

問以李泌爲醴州刺史丁南湖曰代宗徵泌衡山復屈之藩僚及召見又聽常袞之言以爲醴州刺史夫鄴侯之言代宗知之久矣雖大用之以爲相可也何必試之一州俟報政而用之耶然則袞之言乏休休有容之量帝之聽失任賢勿貳之誠矣

問郭子儀勳業卓冠一時至於忠精誠確尤難及否曰天寶之末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綴旒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謟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芥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及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燗然獨著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議者不之貶嗚呼裴垍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云

問除李晟河中同絳節度使加平章事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信乎曰李晟行師一以忠義爲主是以走懷光斬朱泚再敗吐番而社稷允賴厥後以張延賞之奸計解其兵柄而不得終其鳳翔隴右之功議者皆以延賞爲恨子獨爲晟幸焉兵柄既解故得優閑以保令終且有一十五子而四子顯著然則晟之功名福祚殆子儀以後裴度以前一人而已

問唐李璀告父之反果忠孝不能兩全否曰德宗時李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璀爲監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璀密言

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上驚曰卿當爲朕彌縫之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愛其父與宗族也顧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何以自處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及懐光死璀亦自殺笠翁曰李璀證父之事忠則忠矣如不孝何據此觀之則古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此語爲不驗矣予曰不然璀能以身殉父亦可葢證父之愆未爲不孝但其處君臣父子之間者皆未盡善非但不能爲至孝亦且不得爲純忠何也等一死耳何不自殺於父死之前效史魚之以屍諫則國事與家事未必不兩有所補而竟以

有用之軀死於無用之日乎設以智者處此當於告父必反之後卽向其君乞一手詔自往撫之謂男不孝已將大人密謀直告於君矣京師早爲之備萬不可圖而皇上憫男之忠足以掩父之過及此時歸正可保不虞否則悔無及矣大人從男之諫國之幸卽家之幸也不然男請先死以贖不孝之罪亦可爲事君而不能諫父者立一榜樣使後人有所適從耳如是則光知逆謀已洩事必無成且父子不一其心已爲他人所料與其遂過而死無寧悔罪而生或能於國事有裨亦未可知如其不然卽於父前自頸未必不動其哀悔恐艾之心或以不得於生前者得之於死後亦未可知縱使二者俱不得亦能剖心告父以示無他責父之名庶幾免矣奈何刎頸於事敗之後令世之藉口者皆謂忠孝不能兩全而有順此逆彼之患哉

問李泌同平章事能申救德宗太子何如范華陽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問李泌有謀略而好談神仙詭誕故爲世所輕信乎曰李泌輔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又佐代宗收兩京而二君皆不以爲相德

宗晩好鬼神而相之又不出於誠意惜乎泌之不得所遭也然宋祁立傳贊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葢有唐一代之異人歟

問陸宣公之奏議何如楊龜山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問陽城一諫陸免於死裴不果相何如曰以七年不諫之言官一旦起而論事遂能免正人於死阻奸人之相眞可謂不鳴則

已嗚則驚人者矣然未必非昌黎一激之力古人譏諷之文其有裨於人也若此使陽城之不諫果有待而然則其爲人也猶可及若爲昌黎所諷不加讐恨又能奮發至此則是休休有容又能謙謙受益有古相臣之風此盛德君子之所爲其人其品於是乎不可學矣

問以李吉甫同平章事吉甫思進賢訪於裴垍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稱爲得人胡致堂曰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垍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知人之明雖在裴垍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牽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哉

問李愬夜襲蔡州擒吳元濟其智略何如曰李愬所論用兵凡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不可能者有二焉夫忌敵者恒情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圖其成爭功者常態也而彼獨拜迎裴度以敦其讓葢李晟乃仁義之將而愬爲其子故家法流傳如此況愬之籌略尤有克肖乃父者乎

問裴度入蔡州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何也范華陽曰裴度伐叛柔服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唐之爲仁故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葢人心先服故也豈非待物以誠之效與

問韓愈撰平淮西碑果不實否袁了凡曰淮蔡平天子詔韓愈撰平淮西碑愈以吳元濟之平由丞相裴度能堅天子意故多歸度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入禁訴碑不實適石烈士孝忠者愬之愛將視碑文大恚作力推碑僨傾陊者再三吏執以聞帝訊入蔡本末改命叚文昌撰碑文夫將相之致懸矣功人功狗亦切喻也以信越之百戰猶不得比績於蕭何況是舉也度既以謀贊天子之決復以氣作諸將之敢身履行陣又非特指示發縱者也韓之功裴非特事體固

亦事實彼愬妻之訴與烈士之忿正戰國鄒忌之妻與客所以美忌於城北徐公者是亦安足信而何憲宗遂入其說耶葢淮蔡之役一時用事者多不與而愈方盛敘憲宗之斷且曰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不可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則唱聲和附者益不樂故羣言鑴詆而帝亦不能堅其信矣然當時非阿跌氏當賊衆於洄曲則愬亦不能乘虛而襲蔡城而愈且欲請精兵千人間道以入蔡使愬師稍緩則夜半之功且出一書生矣愬安得自矜其白額豕耶然愬知上下之分者是役也出於妻與宰之私而成於二三臣之唱和不知其適足以敗愬

而累憲宗之盛德矣

問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寖興裴度等切諫不聽朱沛國曰滄海之大杯潦不加溝壑之盈一雨輒溢人之器量小大猶是也舜能兢業於四夷來王之後成湯儆懼於十一征無敵之餘九夷八蠻通道細行之矜猶故也六服羣辟承德逸欲不生猶昨也先王處成功之後類皆如是晉武帝平吳而怠隋文帝平陳而驕唐憲宗定淮蔡而侈是與雨集畎澮流泛四出何異哉當是時李師道反覆不臣猶未之討也王承宗再討不服猶未納欵也劉聰尚未入朝吐番猶未息寇天下之事不滿人意者

其類尚多夙夜祇懼猶恐不給今弓矢未櫜土木已興閥閱未奏諫諍已愎夫以憂勤十年之功而隳喪於一役僅成之後不得正終以盡天年由量之不宏也

問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朱沛國曰楊墨之學不見於後世說者皆曰孟子之功也而韓愈論秦人之禍與後世不見經書之全皆以為禍起楊墨謂孟子之力能存什一於千百固不能使之息滅也釋氏後入言最宏闊其罪福報應之語既足以鼓惑愚鄙之人而其明心見性超出形器之論又足以陷溺高明之士其徒坐食冗費既足以耗蠹海內而斯民之和聲附影忘本背親又足以幻亂風俗比楊墨之禍不啻數十百倍也晉宋魏梁陳以來為論排之者雖未嘗絶其究心竭力終其身而不之置獨愈一人而已愈之用心懇惻深切固見之與孟簡一書而其精微詳備兼著本末之論於原道序文暢見之佛骨一表忠諒有餘釋氏之禍雖不以愈言而息然天下知其是非而著論者自愈之後益衆史氏謂功齊孟子而其力倍之詎不信然

問韓文公與大顛書眞僞曰蘇東坡則力言其為僞朱晦菴則力辨以為眞黃東發以眞僞不可曉愚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

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為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韓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法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書為出於韓何哉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添入闌增以誣韓公耳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定也

問文公果否知道曰袁氏子才與是仲明云接來札問昌黎果否知道朱子得其與大顛上人書以為眞贓現獲云云噫朱子

過矣足下迹朱子之言是重朱子之過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聖賢居心大概從厚故現在與我並世之人與所治之民尙且薄其責勿喜得其情況相隔數百年之賢者聲名久定何勞朱子身作捕役搜取眞贓而欣欣得意耶若果以羅織爲能則孔子亦有老子猶龍之贊其可指爲孔子通道敎之眞贓耶吾故曰朱子過矣雖然昌黎亦有自取之道何也道統二字是腐儒習氣語古聖無此言亦從無以此二字公然自任者文王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望且未見矣肯以統自任乎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五十

學易可以無大過過猶不免矣肯以道自尊乎昌黎則陰襲孟子聞知見知之說創爲堯傳舜傳而終之以軻死莫傳是隱然以道統自居也昌黎居之朱子亦欲居之譬如祇此一坐席不推倒一客如何能據其位不取眞贓如何能入其罪故朱子之搜贓亦昌黎之慢藏誨盜有以自取之也不然漢唐之賢人君子亦多矣朱子何不家家搜贓而獨與無寃無仇之昌黎爲難哉或曰周元公與眞淨文禪師在廬山鸞溪結青松社是亦佞佛之眞贓朱子何以不搜不知朱子道統得自二程二程道統得自元公元公之贓卽朱子之贓是與補快烹分者也故勿搜也一笑

問上見柳公權書跡愛之問之曰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丁南湖曰穆宗初喪盛陳優戲荒縱甚矣權諫以心正其亦知格心之道乎葢乃兄公綽以忠孝正直爲家法故其子弟風節每如此

問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尹遂昌曰韓愈宣慰之行殆與眞卿無異而偶得免者幸耳觀其詰責庭湊之辭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其忠鯁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視之則非矣

問裴度罷爲右僕射曰裴度元勳厚德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旣爲留守又留輔政未幾又罷僕射烏有身爲重臣不能少安其跡尙可經綸天下者乎度於是時自可奉身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猶以浮沉譏之不亦過乎

問吐番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牛李維州之議何如尹遂昌曰維州之降不能決牛李之是非司馬公光旣是僧孺而胡公寅又復非之將孰從而折衷耶悉怛謀吐番之將以地歸唐旣不書叛至他時贈以右衞將軍則又特書於策然則綱目之意固予之矣此決斷兩詞曲直之辨也夫維州唐之故壤吐番盜而

有之唐人失祖宗之境土陷衣冠於左衽此固子孫之恥幸而德裕展布方略悉怛謀帥衆來歸固非其他從事絶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絶之乎故夫書曰來降者順辭也曰不受者逆辭也此固綱目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

問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曰裴度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以功業論之則裴度固不如子儀之顯榮以心術論之則度實同子儀之竭忠勳業著於社稷威望達於四夷二人不可以優劣論也

問李德裕請討澤潞何如曰武宗之能任德裕猶憲宗之能任裴度德裕之能薦李回猶裴度之能容李愬此澤潞之功所以克繼乎淮蔡之功也然澤潞之功易不若淮蔡之功難者何哉元和之時藩鎮之積禍方酷會昌之日憲宗之餘烈猶存也

問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范華陽曰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爲臂指之用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哉

問李德裕論處郭誼何如曰武宗時邢洺磁三州降上曰郭誼稹謀士也必梟劉稹以自贖李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斬稹宗族函稹首降德裕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意亦以爲然郭誼等至皆斬之觀唐武宗之誅郭誼猶漢高祖之斬丁公而郭誼可誅之罪猶在丁公之上以丁公之罪止於臨陣縱逃而郭誼之罪竟至於殺主求賞幾十倍之此而不誅是以叛逆教天下矣乃後世之人猶有以殺降罪之者吾眞不解其故要知武帝所誅誅叛也非誅降也但較之不受其降而舉兵聲罪以誅之者差有別耳

問李德裕比裴度何如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德

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爲黨而德裕爲黨是以度雖爲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史臣曰德裕者栖筠之孫吉甫之子也其功烈顯赫過於祖父遠矣其節操比之乃祖則不足比之乃父則有餘使其不溺於朋黨則近配裴郭而遠追姚宋粹乎唐室之眞才也

問唐寵任宦官故流禍甚熾曰唐自明皇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是以明王必愼其所與恐開禍亂之源也

問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之何也范華陽曰克用有復唐室

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克用不敢專兵復仇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今僖宗兩無予奪何以儆全忠而服克用耶

問鄭綮進退何如曰鄭綮好詼諧常爲歇後詩譏時事上徵爲相綮笑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累辭不獲乃視事未幾卽致政去余濬心曰鄭蘊武有知幾之哲遠害之明其詼諧混跡有所託而然也始爲州守能以一州之力傳檄歛黃巢兵使毋犯境任滿去州雖他盜至不敢取所藏庫錢曰鄭使君錢何敢犯其威重如此豈碌碌無材者哉使其貪居相位則白馬

淸流之禍必身試之矣宋人詩云不是朱三能跋扈只緣鄭五欠經綸寃哉

問三鎭連衡脅制天子殺戮大臣罪不容誅四方藩鎭未聞一人有勤王之舉獨克用舉兵赴急進逼邠州行瑜棄城走追斬之正宜乘勝剪除盪平凶逆而唐朝君臣反形疑忌之心何也胡致堂曰克用於三鎭非有父兄之怨特爲王室雪恥故仗義而來其所與謀者葢寓而已而寓於此有失策焉當此時也正當勸克用入覲力陳茂貞不誅必爲後患而掃除之釋此不爲遂使全忠先手遂移唐祚晉陽岌岌幾不自保此豈非初謀不勇故歟

問崔允奏宦官典兵預政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上從之是日朱全忠以兵驅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出使者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何如司馬公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葢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其間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辨給善伺候承迎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

未有能刼脅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唐臣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憲極於昭宗而唐因以亡夫寺人之官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乃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簒唐以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

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木之蠹而伐之耳其爲害豈不益多哉

五代紀

問五代之篡弒何如曰朱温號梁太祖與唐晉漢周爲五代按五代共五十三年凡八姓十三主皆都汴其爲天下首惡莫如梁蓋梁祖以黃巢賊黨降唐弒一后二主未幾身亦被弒祚亦不長後唐莊宗與梁本世仇莊宗百戰以成父志可稱英主及即位惑於内嬖溺於伶人從謙之弒有由然也明宗因亂竊位頗多善政乃傳子未幾而從珂弒之唐共十四年從珂與石敬

瑭素不相恰其命之鎭天平也而有不拒命者乎拒命而有不發兵致討者乎敬瑭不得已求救於契丹乃事之以父禮賄之以幽薊十六州晉帝之立固契丹功也而出帝不聽桑維翰之言以契丹興卒以契丹亡景延廣十萬橫磨劍適足以自殺其軀而已劉知遠屬胡騎北還中原乏主其得國最易而國祚尤短雖劉崇稱帝於晉陽亦一傳而滅而周祖聿興三年之間善政相望庶幾五代之賢主矣至世宗英明武斷能自將所向無前又勤於爲治惜功業未竟而殂恭帝甫立會陳橋兵變而檢點果作天子矣豈非天將啟宋祚乎不然何世宗之賢而祚之不永也夫五代之亂極矣中原方戰爭不息而江淮楚蜀閩廣之間割據者復星羅碁布其中惟吳越錢氏稍爲治安南唐李氏稍知文物餘悉淫亂昏虐至如南漢劉鋹作燒煮刳剔等刑尤亘古未有不有眞主其誰拯斯民於塗炭乎於是宋興而天下一治矣

問朱全忠受禪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噫全昱之見如此不愧朱五經兒矣獨怪全昱見其不可而不勝其利旣居王爵又封二子於

是舉家爲賊而慘夷之罪必相及雖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安能免乎

問蜀王遺晉王書請各帝一方晉復書不許其忠義何如丁南湖曰克用平黃巢功冠當世而賊温忌之然克用堅志爲唐純臣每有除吏必表聞朝廷視其靡敢失節之誓豈但賢於一時方伯耶先儒稱其得人臣之體爲唐末第一流良有以矣

問晉王攻梁夾寨破之胡致堂曰喪不二事故春秋於背喪而即戎者皆深譏之惟其門庭之寇存亡繫焉然後從權制而無避此費誓所以得列於典謨命誥之後也李存勗夾寨之戰君

子深有取焉

問張承業之志行若何曰張承業之志行雖縉紳士大夫有遠不能及者可以爲內侍之師法矣爲晉養民畜財軍輿不乏職也受克用顧託不敢違負忠也行法不寛貴戚不以官物爲私禮公也晉王欲使分過終不承命守也居唐官終其身義也使中常侍皆率此道烏有趙高石顯張讓之禍哉

問晉得傳國寶蜀吳王勸晉王稱帝而張承業諫之何如曰朱氏未滅偏霸大國周匝三垂存勗於是遽登尊極則欲速見小利是以其行不達而大事不成也張承業直不欲晉王爲此意

在復唐社稷立其後裔此曹孟德所難而何望於存勗雖然承業其賢矣哉

問郭崇韜之料梁能知彼知已否曰唐莊宗聞梁欲大舉入寇召諸將會議崇韜曰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楊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空虛必望風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李笠翁曰郭崇韜料梁以康延孝降唐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故也然安知此語非詭脫爲詐降而行間則奈何末又云帝王之興必有天命是全無一語及本國言其制勝者安在而徒然上恃於天下信於人而以其君爲孤注也唐主亦曰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此匹夫亡命之言不料出於帝王之口古云知已知彼百戰百勝唐之君臣但能知彼而不能知已其能滅梁者幸也非必勝之道也後世行兵不當以此爲法

問王彥章死節不屈爲五代之臣所難及否曰彥章起自軍卒事梁祖以血戰輔成大業事均王多被趙張等讒間以此致中都之敗唐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彥章謝以受梁恩非死不報不肯朝事梁而暮事晉斯言也斯志也不以死生易心不以

利害渝節孰意五代而有斯人也歐陽公作傳特以爲死節之首不亦宜乎

問魏王繼岌殺郭崇韜何故張文潛曰郭崇韜於五代亦聰明權智之士也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昏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而中莊宗之欲以結劉氏之援此於劉氏爲莫大之恩而莊宗日以昏湎內聽婦言其爲計宜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使崇韜計不遇劉氏不能有所助而已豈知身死其手哉好謀之士敗於謀好辯之士窮於辯

性道德之士爲無所窮而禍福之變豈思慮能究之哉

問唐明宗政事何如曰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生民主在位八年年穀屢登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胡致堂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褒賞廉吏嚴治贓蠹四方雖未平而中土綏靖享屢豐之報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

矣

問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遂復弒之於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曰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八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官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眞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乏股肱朝無楨榦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微廢君臣之義雖彥章等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問晉以馮道守司徒何如曰晉高祖以馮道守司徒事無巨細悉委於道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李笠翁曰此言是居官最穩要着而行之五代更宜何也不十餘年而有一番鼎革若欲代代更張則朝廷不勝其繁而小民不勝其困矣惟守成規以待眞主卽是致君澤民之法唐明宗每夜焚香祝天願早生聖人爲中國主此哲人高見馮道之謹守成規將無暗合其意乎愚按道老於販國其言不足稱也

問石敬瑭爲唐朝翁壻郎舅之親而攘奪其國非不義乎丁南湖曰石敬瑭立國滅三綱棄五常以叔母爲妻而夫婦亂尊蠻夷爲父而父子亂爲中國主臣於契丹而君臣亂三者皆失使

中國淪胥爲夷故旣無親子而又一傳卽滅何怪乎其然也

問周太師中書令瀛王馮道卒按道以一身歷事四姓十君少以孝謹知名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公師之位爲人淸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歐陽修曰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身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國家其有不亂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當時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

而不肯出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以疾卒於官妻李氏携其子負其遺骸以歸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卽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嗟泣開封尹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司馬公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

若巨山不可轉也夫爲女不貞雖復華色之美織絍之巧不足賢矣爲臣不忠雖復才智之多行治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歷任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語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小有善庸足稱乎且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智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今道尊寵冠三師權任首諸相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迎謁勸進茲乃奸臣之尤者也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夫君子有殺身成仁豈事以全身遠害爲賢哉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其臣若道而不誅不棄亦時君之責也

問宋太祖克滁州何如尹起莘曰帝王之興其施爲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滁州之戰皇甫暉乞容成列我太祖笑而許之其度量已異常人遠矣至於竇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疑獄而太祖益奇趙普凡若此類皆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其興建大業高出前古宜哉

問王朴經濟何如曰五代人才王朴爲冠其平邊策攻取先後宋興之初先平江南晩定河東次第不能易也外事征伐內修文治其論星歷宋定欽天歷不能易也其論樂律宋作大晟樂

不能易也其言有曰彼民與此民之心同是與天意同契天人意同則無不成之功近於知道矣五季之世而有此人耶丁南湖曰五代之世未嘗無賢臣也患在無賢君以用之耳旣有世宗卽有王朴而外事征伐內修制度以至陰陽律歷之法無乎不舉豈天心之厭亂而篤生此君臣耶抑有宋人才之盛固已胚胎於此耶

問淮南饑周世宗命以米貸之胡致堂曰世宗視民如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倍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

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滅蠹弊也立兩歲限知早徵之害也設科取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併鄉置團者絕公皂侵漁也罷課戶倖戶省官吏私擾也積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刻耕夫織婦置諸庭留心邦本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人君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宜其赫然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

問周樞密使王朴卒曰朴剛銳明敏志略過人及卒世宗臨其喪以玉鉞卓地慟哭數四不能自止

問周主自將伐契丹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何

如尹起莘曰周世宗可謂英武之君矣伐北漢伐南唐皆身履行陣俱有成功至是薄伐玁狁取關南如反掌使天意果厭犬戎幽燕之地可以坐復惜乎未遂而遽止此固夷夏之大機也

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司馬公曰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馬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弟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爲豈帝王之體哉故勝梁之後曾不數年內外離叛置身無所誠知用兵之術不知爲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疏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問世宗制作皆可施於後世信乎歐陽修曰世宗區區五六年間取秦隴平淮右復三關威武之聲震懾夷夏而方內延儒學文章之士考制度修通禮定正樂議刑統其制作之法皆可施

於後世其爲人明達英果論議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其規爲志意大矣哉

經史析疑卷二十三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受業鄭鵬翀敏樵　湖校訂

男　履道吉堂校字

姪孫良輔冢臣

宋紀

問宋之一統何如曰太祖以聖武之姿順天人之應陳摶聞帝受禪曰天下自此定矣即位都汴首先視學卹民善政次第施行列國以次削平釋宿衛藩鎮兵權繩贓吏重法與民休息迄於至平及遣曹彬下江南諄諄戒以勿殺仁義道德之風不讓漢唐矣至於天下大器本應傳子帝乃奉太后遺命舍德昭而傳位太宗及太宗聽趙普豈容再誤之言卒背金匱之盟且使德昭自裁廷美憂卒其視太祖多慙德矣然能用寇準李沆張齊賢呂端蒙正諸賢故政事修明百姓樂業所謂太平天子非耶當是時獨契丹入寇邊境未寧至真宗時遂有澶淵之役賴帝不惑於欽若之請幸金陵陳堯叟之請幸成都渡河而契丹奪氣寇準得奏奇功循乎事平而侈心漸生自丁謂封禪之議行賢如王旦不敢異同於是勞民事神水旱交作所幸者其嗣

主之賢耳仁宗立太后垂簾王曾正色立朝呂夷簡力持大體至明道二年親政之後敬天勤民慎刑薄斂輔之以韓范富歐文彥博趙抃諸賢暨王德用狄青諸將飾奠國家於苞桑之固置百姓於袵席之安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嗚呼仁矣惟郭后之廢爲白璧微瑕帝無子立濮王子宗實爲嗣號英宗臨政必問古治所宜裁决皆出羣臣意表雖嗣不長天下詠歌聖德至神宗立用安石爲相而天下亂端又自此始矣安石好學而泥古帝誤用之變更祖制引羣邪啟邊釁立新法逐正人民怨日叢外患日熾至於終夜不寐繞榻而行帝其有悔心乎而已無及矣幸哲宗嗣位宣仁太后臨朝相司馬光而黜蔡確罷新法一時中外相慶不意光卒太后旋崩帝即召用蔡京等以朋黨錮諸賢以紹述進羣小安石之燄復熾於是金狄之難萌徽欽之禍召矣徽宗神宗子端王佶也欲述父兄之志而六賊以侈靡惑之遂致中外騷然天怒人怨傳子欽宗未及一年而父子被虜舉族北轅夫約金伐遼遼亡而宋即隨之始終一和字誤之也按遼自耶律德光以來地廣兵强世爲邊患女直以萬人起海上一舉滅之其鋒不可當而宋自敗盟啟釁且圍城中僅得一李綱足以禦敵而又罷之以謝金人一任浪子宰相屈

志買和其不爲遼續者幾何哉

問宋太祖之得天下果天命耶抑人謀耶鄭伯乾曰天命固有在人謀不盡無也觀其赤光異香之奇實應明宗之祝紫雲黑龍之祥已兆漢東之靈此天命之始也面方耳大不見疑於世宗掌軍執政嘗見推於士卒此天命之著也遭孤兒寡婦之運而日光摩盪於天文當朝君暮仇之時而人心易屬於將帥此天命之授受也然而禁兵無無故之行陳橋無無謀之變顧乃虛聲遼漢之師而禁兵扼其手密誘陳橋之變而諸將餌其心實匡義之定謀趙普之協力不然身上之黃袍豈臨時可得袖

中之禪詔非倉卒可成況太后有大志果然一語又可驗其必有成說於先而不覺其情之發露者乎

問范質爲周宰相不能死節何也劉定之曰臣當死忠自人紀以來不可一日廢也范質爲周宰相親受顧命誠當與國同休戚者今周祚既移質雖知天命有歸亦當勒兵以拒之戰而不勝復以大義正之然後引劒自刎此其上也扶幼主保太后周旋其間志圖復興宋必惡而殺之此其次也閉門自守而以死自誓又其次也夫何死節之心不堅保身之謀實切其與馮道歷相五朝易面變辭以圖苟全者何異焉噫壞宋初之人心者

非范質而誰

問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唐荆川曰范質持廉奉法王溥魏仁溥寛厚長者皆周世宗所拔擢賢宰相宋興爲將校迫脅逡巡北面以倡羣臣葢是屬務全軀保妻子寧知仗節死義求不負於社稷哉質垂歿寢諭之戒追悔何及彼平生清雅博聞竟碌碌若是他尚奚訾耶

問范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容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帝從之坐論之禮遂廢丁南湖曰三公坐而論道此先王求治之盛禮也質等拜相之初詔

懼太祖乃將此禮一旦廢滅則作俑之罪特爲可誅而太祖待相之失豈不併可誚耶

問以竇儀爲翰林學士按帝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使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非斯人不可卽日復入翰林袁了凡曰竇儀自周朝負文章識度有聞望以公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畧以經營之爲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取相位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宿州獄希旨鍛鍊坐族誅者二十四家儀豈不知勸人主以省刑薄斂爲盛德事而一念圖相位繆迷失路遂

至於此然相亦迄不得也余故發儀之隱微且以爲誡焉

問杜太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何如鄭伯乾曰有天下者父子相傳正常之道行權必不得已而後可也杜后之命非矣德昭固已非恭帝之幼而光義焉保有伯道之心當時趙普就榻之書尤爲可恨使趙普爲經國之臣而以周公輔成王之事開諭而力諍之曰成王固幼周公雖賢未聞以位次周公而及成王者但當以光義爲周公之事可也如此則誓約寢而厲階去矣

問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朱子曰趙韓王佐

太祖區處天下收許多藩鎭之權立國家三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呂氏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鎭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收之易而不知太祖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爲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而行削國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問太祖之待李漢超何其寬也曰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强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尙能保其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觀宋太祖之爲君蓋三代以後一人也不獨漢超感泣凡爲人臣者讀史至此未有不泣下沾襟者此家庭父子之情非復殿陛君臣之道矣觀其登極之後待臣如此則從前之氣誼可知始識黃袍之加出於人情之不能自已豈尋常勸進者比哉

問宋初置諸州通判呂氏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鎭

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鎭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賦繁役重者方鎭之專利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鎭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行於天下者方鎭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置縣尉皆所以漸收其權而天下之勢一矣

問趙普之計太原何如曰秦滅五國而後取齊趙普削平諸國而後取太原同是一法但秦之存者用以蔽內趙普謂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若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俟削平諸國則彈

丸黑子將安逃乎是趙普之留太原用以蔽外由是觀之天下之兵法無一不可變用之者尋常智畧稍一轉移便成奇策

問趙普之諫太祖果剛毅果斷否曰趙普薦人裂牘補綴復進又謂刑賞爲天下之刑賞人主不得以喜怒專之此古今第一宰相第一諫臣予謂人臣諫君之痛快莫若唐之魏徵不意趙普之痛快又足以勝之此等諫法無論明君聖主不得不從卽遇昏闇之君亦能變怒爲喜以其耐性故也他人啟事而不得俞允非畏而不前卽怒而求去矣孰肯今日不聽而復奏之明日明日不聽而復奏之後日乎甚至以補衮之心變而爲補牘

之事君自怒而我不怒亦且不驚其豌而拾之與立宮門外不去者是以賢妻順子之道事其君矣爲之君者有不霽威嚴而爲慈愛者乎

問宋范質卒袁了凡曰太宗曰范質可謂賢宰相惜欠周世宗一死耳余以人臣事君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質自後唐入官歷晉漢周已四姓質賒人死多矣一周世宗耶或曰質至周始相然則必相乃死人國事尤非也或曰假質死陳橋之變倘亦不負周乎曰無及矣周爲宋豈一日耶夫霸府之威名舊矣宜稍戢其兵柄而倉卒遣將舉國之兵以授之質於宋若佐命焉而謂一死足以報耶或曰使質不死晉漢而死周亦庶幾哉周之豫讓矣然質常稱馮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則質固馮道中人其不死固然耳

問陶邴登第宋主命中書覆試果善惜名器否曰王祐知貢舉陶穀子邴名在第六上命覆試邴復登第上曰文衡公器毋樹私恩自今凡關食祿之家悉宜覆試李笠翁曰讀史至此能使孤寒泣下世祿子弟不能倖進則九州四海尚有淹抑不伸之寒士乎蓋朝廷欲賞功自有賞功之物不必奪寒士口中之食以予之耳吾不知宋太祖之心腸有幾千百個孔竅而能有病

皆知無私不晰若此也周櫟園謂旣經覆試而仍復登第則王祜之不樹私恩陶穀之不苟薦託陶邴之不媿科名皆於是乎見矣一舉而彰衆美有宋人文之盛實基於此以開國之君臣皆能逆慮其終而愼之於始也

問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胡新安曰太祖深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鎭收兵權之道旣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鎭於是宿衞藩鎭不可除之錮疾一朝而解矣

問宋詔修前朝諸陵被盜發者劉廬陵曰宋太祖恩及前朝朽

骨視他人取天下而發掘諸陵者不啻鸞鳳鷹鸇之相去也噫
延祚三百而為垂統創業之主宜矣
問帝因霖雨放宮人戒永寧公主用翠羽何如呂氏中曰創業之君後世所視以為軌範也宮闈之地四方所視以為儀型也一人之奢儉者雖微而關於千萬世者為甚大致謹於服色者雖小而關於千萬里者為甚遠可不謹哉
問宋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將行帝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劉定之曰自古圖王之人未嘗不窮兵黷武恣於殺戮以為不若是不足以

取天下太祖之心則不然以四海為己憂以弔民為己任興師致討務盡其仁初征太原道經麻衣和尚院躬祝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誓不殺一人後討江南命曹彬曰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其仁心之大義聞之美如此宜其受天明命奄有九有而垂三百年之鴻業也
問曹彬克金陵江南主煜降待以賓禮請治裝赴汴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江南賴以保全呂氏中曰自古平亂之主其視降主不啻仇讐而太祖待之極其恩禮劉鋹卮酒飲之釋疑李煜一門戒無加害故僭偽之豪悉得保全老死牖下自古攻取之主其視生民殆若草菅而太祖待之曲加存撫江南興師不戮一人平蜀多殺每以為恨故新集之衆不啻如赤子之仰父母仁心仁聞自三代以來未之聞也
問吳越王俶來朝按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來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感懼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蔡虛齋曰宋祖之於錢俶封疏遣還人皆以為不取不知乃所以深取之也夫帝果有誠信御下之心則食言之疑帝不必先發也羣臣之疏不必

封識也識而甚固歸令密觀帝之深用其術使俶中於其餌耳譬如漁者之下鈎魚吞餌不深則其得不固黃袱之封固帝之餌也俶甚感懼而怵於天威之不違則深中於帝之餌不自覺矣故余謂太宗之取實帝之取有以遺之也不然單騎而來強使納土豈太宗之力能使之然哉
問曹彬曹翰之後盛衰不同何也曰唐之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攻江州城陷翰執胡則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盡屠其民後曹彬子孫貴盛累世翰沒未久而子孫有為乞丐者笠翁曰曹翰嗜殺而止於子孫

式微則其爲將也雖無善政亦必有補過葢愆之事矣從來嗜殺之人未有能全要領使身後之人猶得安然無恙而爲乞丐者試於干戈大定之後洗眼一觀其爲大將而酷嗜殺人者寧有幾人在乎寧有幾個兒孫能爲乞丐者乎吾謂天道好還恐不若是其經而且恕也

問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不甚相遠厥後發號施令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宏遠否胡新安曰帝卽位之初長慮却顧深思天下自唐末以來生民塗炭已知所以爲處藩鎭收兵權之道以昝居潤權知鎭州此以知州易方鎭也既命文

臣知州又各置通判以貳之所以分節度使之權也又命朝臣强幹者出爲知縣所以革藩鎭驕縱之弊也又擇諸道驍勇兵入補禁衛所以收方鎭之兵也又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王審琦等兵權於先復以後苑之宴罷王彥超等五人節鎭於後於是藩鎭宿衛不可除之錮疾一朝而解矣其於削平僭亂也親征李筠而澤潞平親征李重進而淮南定於是平荆南平湖南平蜀平南漢平江南王師所至勢如破竹考其命將遣師之辭不過曰諸將毋得侵暴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曰切勿暴掠生民旣捷書來奏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害攻城之際必有

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大哉王言一哉王心眞天地父母之爲量者矣豈區區土宇版章之歸而已哉其重儒術也數幸國子監親贊孔顏謂須用讀書人爲宰相而武臣亦欲令讀書其取士也復拔萃之科嚴覆試之法其制兵也置剩員以處退兵親臨講武殿以閱習其理財也置封樁庫收市舶利禁羨餘之獻其愛民也臨御之初遣使諸州賑貸分詣城南賜饑民粥曹州饑運京師米以賑之其勸農桑也詔長吏勸課其恤刑獄也定大辟覆奏之法以暑氣命諸州獄吏灑掃洗滌至於抑奢侈廢川班直碎七寶器戒宮主勿飾繡翠嘗出麻屨布裳賜左右曰

此我舊所服用也卽此而觀君人之道眞偉然矣究其所以然者豈無所本哉帝嘗聞道理最大一言旣足爲植國之根本而其正心修身之學實有非人所能企及者至於洞開諸門曰此如吾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又曰夙夜畏懼防非窒慾庶幾以德化人之義朱文公稱太祖不爲言語文字之學而方寸之地正大光明直與堯舜之心合誠哉是言矣至於遵母后遺教寧不以天下私其子竟以授其弟孝友之道又何以加於此哉帝吾無間然矣

問太祖太宗授受之際何以致燭影斧聲之疑邱文莊曰宋太

祖太宗臨崩嗣位之際此千載不決之疑執筆者輕信傳聞之言而不加考覈之實可乎按宋史云開寳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於萬歲殿王繼恩稱遺詔迎太宗卽位詰旦太宗入謁受遺踐祚此宋史所載可信者也胡一桂陳桱作私史考究不詳乃云遙見燭影搖紅及聞大聲汝好爲之之言遂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疑太宗有賊害其君之謗嗚呼茲豈小事而可輕忽如此哉原其所以爲此說者葢出於李燾之長編燾采湘山野錄而改戳雪爲戳地改好做爲好爲之又加以大聲厲以後事之語是以啟後世之疑者胡陳二子也啟二子之疑者燾也然湘山野錄乃吳僧文瑩所著噫彼一僧之微居湘山之遠何從而得此言乎惟歐陽元等所修宋史於太祖本紀書癸丑夕帝崩加以夕之一言於癸丑之下則凡所疑壬子夜之事皆不待辨矣

問太宗一榜盡賜及第何也按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太祖怒命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官之他日可使輔汝爲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寘下第帝不悅故一榜盡賜及第特與京官通判史臣斷曰太祖待太宗

之心誠堯舜公天下之心也得張齊賢而不自用乃命太宗疾用之非其存心至公量宏天地疇能若是耶葢太祖雖傳位太宗而太宗復傳位於德昭事未可知也向使太祖有自爲之心鑑於漢高安劉必勃之語安得不以奇士遺德昭反遺之太宗以自翦其羽翼乎太祖之慮則不然以爲天下大業非太宗不能繼國家善政非賢才不能立故寧使吾子孫雖不得天下不可使吾弟不得乎賢才而誤蒼生也故自三代以降以生民爲念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惟太祖一人而已

問太宗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宋史斷曰太宗可謂假仁者也嘗謂侍臣曰君臣之間要在上下情通若稍有間隔豈能盡至理之道君臣猶不可間隔況骨肉乎德昭之於太宗義則君臣親猶父子名在誓書以次相傳者也太宗宜察其才器以處之若果有人君偉度則當器重之如其質性未純猶當茂擇正人以輔導之今乃置諸行陣俾從征伐及言太原之賞乃大怒之遂使慚憤自刎斯可謂之情通乎且德昭之言乃忠君利國之言非邀恩惑衆之言也太宗聞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遂深忌之是德昭之自刎乃太宗疑而殺之也德昭既死廷美德芳又安可

保其令終乎
問宋太宗復相趙普高宗決和秦檜其故何如王敬所曰甚哉人君之心不可有欲也有欲則有蔽而其漸常見於外由是奸臣得窺之以奇中其竅則不覺其入之深矣廷美未死羣臣民庶不能無覬望此太宗之所危也中原用兵且復淵聖高宗之所難也趙普以殺廷美餌太宗則復相成秦檜以歸淵聖恐高宗則和議定故兩人皆窮極權寵專且久者以其奇中其深慮而結之固也然太宗負太祖高宗負社稷二君皆負有爲之志而卒蒙惡聲其咎陷於有欲耳

問趙普渝金匱之盟何如宋史斷曰太宗以傳國意訪於趙普盎由其良心發見有所不安耳普宜對曰太祖以唐堯至公之心待陛下陛下當以虞舜至仁之心報太祖昭憲之命誓書之言不可忘也若此則太宗雖有據位不傳之心亦不容於不止矣奈何趙普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遂使太宗遽起背恩負約之意由是國之元氣世之天理人之大倫爲普一言而喪之矣
問鄧王錢俶卒俶善始令終福履之盛近代無比丁南湖曰錢氏武肅王鏐破黄巢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元瓘至其孫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竟能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故其民賴以永安及宋受命平蜀平江南平河東竭天下之力惟吳越不待告命入獻土地此其奕世忠孝富貴無窮蘇子表忠觀碑論之悉矣
問詔貸江州義門陳競粟張時泰曰張公藝九世同居忍也陳競七百口同居公也忍則無嫌心公則無私意能忍而能公治家之良法備矣

問趙普之相業何如宋史斷曰相業之不明於世也久矣自伊尹相成湯傅說佐武丁周公輔成王聖德文功輝映天地千載之下繼芳躅者杳若無聞焉爰及趙普嘗曰吾以半部論語佐太祖治天下夫論語誠修齊治平之本也使普果能知而力行則其輔相之功豈不可踵伊尹傅說周公之後塵乎觀其常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及以睚眦中傷人甚多是不知無求生以害仁也教李符上言廷美怨望是不知孰不可忍也遣親吏往市秦隴屋材及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是不知君子喻於義也以私憾竄盧多遜於崖州是不知以直報怨也出居河陽

且憂不測是不知仁者不憂也既不能知此數者又安能以知相業之大故語其謀國之功則優論其爲相之道則未也

問召終南隱士种放不至史臣斷曰宋史隱逸傳序首發陳搏而貶种放放以虛名詭行遭際過寵其事眞宗則從封泰山從祀汾陰㬥以逢迎爲術及祿賜既優裝飾輿服强買良田親訴驛吏規算靡給惡乎爲隱逸也

問宋太宗果太平有道之令主否胡新安曰帝卽位之初首令轉運使兼糾察官吏自是監司之權重雖宰臣侍從節帥亦許彈劾使三百年無藩鎭之禍由於此命相則盧多遜與趙普更

迭相除罷不免敵大臣相傾之風然盧邪趙正未能使邪得以勝正他如李昉呂蒙正張齊賢呂端皆以賢稱寇準李沆向敏中亦已叅大政俱爲他日之賢相田錫在臺諫而作敢言之風李覺在經筵而得遠近習之道命詞臣必訪才實兼美者而授之重循吏之選嚴贓吏之誅貢舉則罷世家不令與孤寒並進奪吏人之及第受敕牒者愛民則作戒詞以戒州縣官仍書治所崇儒術則襃先聖之後幸學以謁先聖又幸學以講書似茲善政史不絕書亦可謂太平有道之令主矣所可惜者德昭之死非其罪廷美之卒由於趙普逮太祖宋皇后崩羣臣不爲成服其於人倫之道未爲無憾焉

問太宗之用心機詐信乎呂祖儉曰沉謀機詐險矣太宗之用心哉觀其密誘軍校以天子寄位於兄公紹母后以天子顯授於己抱哭癡兒以箱公議之口復相趙普以市私傳之言然而改號更名則無兄之跡難欺怒姪貶弟則據國之心立見人之視己如見肺肝陰謀詭譎何益哉雖然致治之美亦有可取者焉

問眞宗遣使按諸路逋負悉除之用王欽若之言也呂居仁曰漢唐之小人易知宋朝之小人難見熙寧以後之小人易知熙

寧以前之小人難識葢自古小人之所以誤國者聚斂也嚴刑也用兵也而宋之目爲小人者自欽若丁謂始然欽若則請蠲負釋繫囚丁謂則請罷兵撫蠻寇與君子之處事何異借其入政府以後患得患失之心生而改節易行矣故當時知二子之奸者王旦李沆而已

問張齊賢免按齊賢與李沆不相得日南至朝會齊賢被酒失儀遂坐免劉廬陵曰被酒失儀小過也遽免大臣大失也觀此知李沆不容齊賢久矣特患無辭以去之故因酒失免之耳此與鶡冠之義畧相似噫齊賢酒失之免文靜盛德之累乎

問陳恕不荅錢穀之問何如曰陳晉公不答錢穀之問而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溢恐生侈心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何其簡而切婉而直耶嗚呼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而封禪定林特上祥符會計錄而天書成陳公之爲慮遠也

問諫議大夫田錫以直臣著名封疏五十三奏可得聞其畧乎宋史斷曰人君論功行賞必以武臣爲先而不及於諫諍之士蓋以武臣勤勞百死一生乃成厥績遂銘功太常恩覃帶礪此則封功錫爵之彝典也殊不知武臣之功能平已然之禍亂諫諍之力克明先見之危亡破因誅黨天下肅清較之武臣功孰

居右宋之田錫眞其儔也故田錫之居言職凡上疏五十三章因入辭則陳軍國機要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求直言則言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開寶塔成則曰衆以爲金碧熒煌臣以爲塗膏釁血歲或大旱則曰此實陰陽失和變理倒置夷狄深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其忠諫之益何如耶惜乎眞宗覽其遺表徒能嘆其天奪之速而不能昭其直諫之功也

問同平章事李沆卒丁南湖曰周召以來宰相之正大光明者罕矣而李沆作相獨得以此四字著聞史稱其焚封妃之詔以格人主之私請遷靈州之民以奪西夏之謀嘗謂邊患既息人主侈心必生厥後王欽若之徒果售其佞又告眞宗不可用喜事之人厥後神宗信用王安石多致變亂當時與爲聖相亦頗有見矣李沆又曰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此其道盡姦邪之狀誠非賢相不能言也

問契丹進寇澶州帝自將禦之契丹請盟而退周靜軒曰是時虜寇澶州宋庭諸臣袖手無策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如成都苟非寇準畢士安靜以鎮之則天下之亂不待靖康而可見也然亦眞宗委任寇準言聽計從云爾是知景德有是君有

是臣此其所以取勝靖康無是臣亦無是君此其所以取敗也

問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爲常邱文莊曰此宋人納幣夷狄之始夫謂之和者兩相交好之謂也今契丹圍城遣使與之議歲幣因定議而歸是所謂和者以幣易之也自是歲歲送至境上交納以爲常嗚呼國家取民賦稅以養兵將以禦寇也今既養兵矣而又責民貨財以賂寇又烏用養兵爲哉

問王旦不諫天書亦奸邪之臣否曰天下自有貨利以來人臣之受賂者多矣然非得之於庶民卽得之於僚屬未有以君而賂其臣者有之自宋眞宗與王旦始封禪之議未成止以王旦

一人之不可爲慮然則此時之王旦亦何強項乎及美珠一賜而不可者變爲無不可矣美珠之力大矣哉以美珠之賜而遂導其君以封禪設以美女賜之則其君欲爲酒池肉林裂繒舉燧之事亦將無不從之矣豈非千古一變事哉他日臨死謂子曰我別無過獨不諫天書一事不知不諫天書之過猶小受美珠而不諫天書其過始無外耳豈非奸邪之人濫冒名臣之目哉

問封禪之議決於何人天書之惑成於何言呂本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封禪之議決於丁謂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

降成於杜鎬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文正之碩德重望不敢有異議其後寇準之入相亦以朱能天書入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天何言哉此足以破人主之惑矣

問魏野林逋何以不仕李笠翁曰魏野林逋之不出鄙當世之君臣也非鄙其他鄙天書封禪一事也觀野之辭徵有陛下告成天地延聘巖藪之句逋之臨絕有茂陵當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則其不出之意燎然矣吾不解當日之君臣何所取義而爲此貽笑大方之事也、

問時人目爲五鬼果蹤跡詭秘否曰眞宗封禪天書之惑當時王欽若丁謂主之陳彭年劉承珪林特佐之而時人目爲五鬼者謂其邪誕聯羣若魑魅魍魎也此其同利爲朋而勢排君子也必矣王旦反爲其所倚何哉

問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張詠卒詠遺表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萬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歎其忠按史稱張詠倜儻有大志尙氣節深得守官之要法故卒而具官以著其忠勤詠嘗言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德望無如李文靖公沉才德鎭服天下無如王公旦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

準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

問以王欽若同平章事何如曰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筆斷曰古稱立賢無方眞宗欲相王欽若而王旦以爲祖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豈南方之人果不可爲相歟葢天下風土不齊南方土力綿薄人多浮躁北方水土深厚人多持重故漢唐之世欲求宰輔之臣必於忠厚之方也是故漢業初興蕭曹是任諸呂夷滅平勃有功

魏相以嚴毅見稱丙吉以寛和相濟唐有天下居輔弼者固非一人然與仆植僵而房杜之功不少應變持正而姚宋之績居多此漢之名相所以稱蕭曹丙魏而唐之賢輔亦稱房杜姚宋也彼數相者固皆得北方之正氣其德度寛和規模宏大足以解懸萬姓儀軌百寮而成漢唐數百年之基業矣惜乎眞宗不思王旦之言遽以王欽若爲相欽若爲人陰險無良蹤跡詭秘締盟丁謂修好承珪僞造天降之書讒譖忠良之士威權旣振天道漸違故曾不數稔善政未聞災異屢見而宋之元氣索矣至於神宗信任安石地氣南而妖氛生天下多故不其然乎愚

謂人有邪正地無南北要不可以風氣拘之也信如子明所見史斷所論則南人爲相豈必皆欽若介甫之徒哉倘若朱考亭眞西山李忠定諸公獨不可爲相耶苟用之將短蕭曹而下房杜矣

問王旦不與張師德知制誥當否曰旦凡薦人人未嘗知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旦曰可惜張師德吾向稱其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也他日議張師德知制誥旦以兩及門故不許笠翁曰兩及相門固有妨於士行然較之受美珠而不諫天書又爲小過矣旦何刻於繩人而恕於待己耶有爲旦解者曰長者賜少者幼者不敢辭況出於君乎子貶之至再至三無乃過甚乎曰是矣投以木桃尚思報以瓊瑤況美珠乎受美珠而圖報則惟有死諫而已奈何不止於不諫復五上表以請之豈受長者不義之賜亦當以不義報之耶張師德兩及旦門未必非有所規諍吾謂旦之不與知制誥其公私之間尚未可知故不得不爲三致意耳

問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盡削宰相之職何也曰旦自祥符以來每有大禮輒奉天書以行常怏怏不樂臨終謂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天書一事之失令諸子削髮披緇以斂諸子

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周靜軒曰旦爲帝所厚任首相會天下無事無所更易誠賢相也白壁微瑕其美珠之賜乎東封西祀獨無一言秋旱冬雷亦隨表賀生不能諫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救乎

問判永興軍寇準得天書於乾祐山巡檢朱能所造也中外咸識其詐帝獨信之準由是得召用何如曰寇公號爲剛直而亦藉天書以復進者其意以爲眞宗意向惟此而已正張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嗚呼寇公豈直有愧於益州亦有愧於門生也由是知寇公之剛特申棖之剛耳何足貴哉

問相道有關於君德成敗信乎胡新安曰嘗反覆眞宗首末論之景德以前足爲繼世之賢君祥符以後不過爲矯誣上天之主呂氏云景德以前之相呂端張齊賢李沆呂蒙正畢士安寇準王旦皆君子而沆之賢爲最祥符以後之相王欽若陳堯叟馮拯丁謂曹利用皆小人而欽若之姦邪爲最惟有向敏中李迪二賢已不踰時而去矣吁以數君子成之不見其有餘以一小人敗之不見其不足相道有關于君德之成敗如此夫張時泰曰胡呂二公之論固當矣然未能探其本也當眞宗欲興妖妄之時所慮者惟王旦一人故賄之美珠以箝其口旦於時能

直諫使如孫待制之言羣臣必衆口交附而眞宗之意必爲之潛消默奪矣獨一欽若何能爲哉夫何一受其賂而遂爲佞人之倡使君取笑當時貽禍後世旦實爲之也嗚呼旦能輔君德於景德之前猶能敗君德於祥符之後若旦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問宋仁宗元年故相寇準卒於雷州李氏燾曰寇忠愍之入相凡三忘身殉國守道嫉邪見於同列之稱薦者然也官居鼎鼐宅無樓臺播於處士之歌詠者然也堂吏之進例簿則叱之門生之獻三策則謝之甚至澶淵之役不沮不屈親扶日轂屹然如山百萬貔貅折箠笞之使三十餘年邊無牧馬公之勳烈何如哉此所以感雷陽之竹也

問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蔡虛齋曰臺官以諫爲職者也天下之大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上而天子次而宰相皆得明目張膽批鱗抗疏其爲職亦匪輕矣使臺官必由宰相進用將爲私人銜私恩而宰相過失莫敢言是豈國家之福哉仁宗獨有見此而決然行之宜乎式序在位而宗社靈長終必賴之歟

問王曾平生志不在溫飽可謂社稷臣否丁南湖曰王曾諫眞

宗信符瑞又諫玉清昭應之建既乃於乾興天聖間裁抑母后計除丁謂而成仁宗德業此其功著兩朝所以諡文正也

問詔鄜延涇原會兵討李元昊不果行周靜軒曰范仲淹意在招納韓琦意在用兵以二說評之仲淹招納之言不爲非策然以夏州事勢觀之李氏累世跋扈朝廷每存姑息況元昊入寇邊城淪沒則其輕侮之心必不能已宋不討罪則是徒事懦弱無補於事故綱目特書會兵討以致其喜之之意書不果行以致其惜之之意噫韓范之是非斷矣

問富弼使契丹何如李丹稜曰前輩謂讀國史至富鄭公奉使

一事未嘗不私切惓惓也方契丹擁重兵壓境使者之來詞意
悖慢擇所報聘無敢行者獨鄭公毅然請往忠激於心義形於
色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庭詰其君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
屈鄭公所以能爲是者人皆謂其博洽多聞之功余獨有取于
入對便殿之數語壯矣哉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之言凜凜乎
與秋霜烈日爭嚴推是心也事求其必濟功求其必成雖鼎鑊
在前而有所不避雖甘言重幣而有所不能誘嗚呼雖古之良
使何以加諸
問以韓琦范仲淹爲陜西路安撫經畧招討使劉廬陵曰方元

昊寇邊日盛朝廷震駭向非韓范二公出而當其任吾知囊中
必無脫穎之錐而西邊之事何人能辦乎易曰大車以載有攸
往无咎韓范以之
問以蔡襄歐陽脩王素知諫院余靖爲右正言周靜軒曰仁宗
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院以余靖爲右正言則賢路開而正
人得矣觀修之所進朋黨一論豈不切中時之膏肓哉揭而書
之意有在矣
問許公呂夷簡卒朱子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
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晩節知天下公議不可

終拂又慮天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復起用是以
寧捐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處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
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排公議以
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
問青州救荒加富弼禮部侍郎固辭不受周靜軒曰富弼始終
勞謙其志可尚前使契丹有功加官而不受今救豐歉有功加
官而固辭誠乃仁人之量君子之心乎後之傾竊寸功矜己誇
人者豈不爲富弼罪人乎
問資政殿大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按文正仕宋皆聖賢事業

白璧無瑕者也呂本中曰先朝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
其所學必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
而樂其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
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
觀其論上壽之儀雖晏殊有不能曉寬仲約之誅雖富弼有所
不能知而十事之規模雖張方平余靖之諸賢有所不能識仁
宗晩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卽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乎
問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于朝帝遣小黃門覘
知之語翰林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

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曰文富二公素望碩德華夷著稱今特擧以爲相可謂厭天下之心矣

問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周靜軒曰邵雍躬逢盛世而以孔孟之道自樂於己不以孔孟之道見屈於人誠盡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迨夫朝廷聘召力辭不就其泥塗軒冕之心著矣若雍者天下豈得而多見哉

問樞密副使包拯卒按拯正直無私誠宋室之賢臣也故卒而具官以美之史臣斷曰古賢臣多矣皆非庸人孺子所能知也今庸人孺子論嚴察者輒云包龍圖論廉介者輒云趙淸獻所

謂民到于今稱之其二公之謂乎夫嚴察者務苛刻包則寬猛之相因廉介者恆矯激趙則忠厚之是尙此二公所以爲賢宜宋史以之並傳也

問宋仁宗果有深仁厚澤否呂本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彊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眞宗培之至我仁祖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大夫以至誠待夷狄此蘇文忠公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問韓琦危言動太后何如龜鑑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魏公既以保祐之語勉太后又以承順之語勉太子卒也慈聖以慈稱英宗以孝稱魏公之功益亦偉矣他日門人親客燕坐從容語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聖斷爲天下計皇太后母道內助之方朝廷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勞而不伐公之襟量益可想見久旱喜雨詩曰須臾慰滿三農望斂却神功寂若無公之口不言功於此見之矣

問英宗治平元年太后還政于帝加韓琦尚書右僕射呂氏中曰當國家危疑之日大臣以能任事者一曰德望二曰才智有

才智而無德望以鎭之則未足以服天下之心有德望而無才智以充之則未足以辨天下之事韓魏公不動聲色垂紳正笏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蓋自慶歷嘉祐之時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德望服人心已久矣至於處事應變胸中才智又足以運用天下此其所以正英宗之始歟在眞宗之初則有呂端在仁宗之初則有王曾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名臣也

問議崇奉濮王典禮胡新安曰歐陽修倡議以誤韓琦韓琦主議以誤天子始於講學不明終於執以私意惜哉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此天地

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踈而皆爲齊衰期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觀程子之言則歐陽修稱親之義其失禮固已甚矣而稱伯者又不能推其所生之至恩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別立殊稱曰皇伯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疑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嗚呼當時無有能明此義者遂使歐韓之執見不可復回卒陷其君上不孝於先帝次亦不得爲孝於濮王可勝惜哉

問以吳奎參知政事王守溪曰宰相之職以親賢斥姦爲首務吳奎相神宗斥王安石親韓琦司馬光始事仁廟親唐介斥張堯佐郭承祐其眞宰相乎史稱奎博學淸重君子人也信乎其爲君子而與包拯趙抃一例矣

問以王安石知江寧府韓維呂公著兄弟更稱揚之何也劉廬陵曰安石之奸李師中知之韓魏公知之呂誨知之吳奎知之而唐介孫固亦知之獨韓維呂公著兄弟不之知也使其知而薦之則韓呂不惟爲諸公之罪人而且爲萬世之罪人也

問罷御史中丞呂誨按誨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三見黜人推其鯁直丁南湖曰呂誨劾安石此立朝諫疏絕筆也自誨罷去御史劉述等皆以言安石被貶是誨率衆諫也後三年以病論朝政表求致仕是誨以疾諫也誨爲端之孫乃以言責盡瘁其眞忠義傳家哉

問安石怒范純仁沮新法以事左遷知和州周靜軒曰斯時羣陰浸盛故不出四月而賢臣之被黜者六人滕甫以見忌安石而罷仕鄭獬王拱辰以梗新法而去官錢公輔呂誨以直言得罪范純仁以沮法而左遷嗚呼信一人如是其專弃衆君子如是其易謂之得計乎哉綱目皆書罷而不去其官責有所歸矣

問陝西安撫使韓琦請罷新法周靜軒曰當時青苗之害無敢言其非者韓琦上疏力諫神宗惕然悔悟而安石小人方自强辨飾非稱疾不起則其詐誕矯誣之心著矣要君者無上然則安石之罪可勝誅哉

問翰林學士范鎭乞致仕從之丁南湖曰范景仁歷事三朝諫疏最多而其大節有三仁宗則以建儲諫英宗則以濮議諫神宗則以任王安石變祖法諫凡皆言人所不敢言而功業烜赫與溫公齊名豈區區於功名顯晦間哉

問知南康軍周敦頤卒蔡虛齋曰濂溪固宋之仲尼而二程則

宋之顏閔也先生畫圖屬書開萬古之羣蒙則繼孟氏之傳者微斯人其誰與歸惜夫神祖偏信金陵而先生之學不得大用於世則當時君相弃賢之咎無所逃矣

問趙淸獻不知周茂叔然否曰宋世小說謂趙淸獻公不知周茂叔余觀趙公贈周公詩云心似氷輪浸玉淵節如金井冽寒泉知之深贊之至無踰此矣或者初不相知而後乃相信乎

問魏國公韓琦卒史臣曰琦相三朝立二帝厥功大矣當治平危疑之際兩宮幾成嫌隙琦處之裕如卒安社稷人服其量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

之安可謂社稷之臣豈不信哉

問河南邵雍卒張時泰曰康節先生道德學行備載本傳萬世學者仰如山斗固非後生末學所可容喙然竊覩其語遺書者之言于以見其德氣溫厚如陽春可掬以至授之以官皆固辭乃受命旣而竟稱疾不之官者感鵑聲之驗故也然一則不廢詔命一則能行已志敬君行已可謂兩得矣非深於道者孰能與於此哉

問司馬光上資治通鑑周靜軒曰資治通鑑乃光等自修事非不備而功非不久蓋亦所以寓一王之法存褒貶之功誠有天下之所宜閱也光以是上之庶幾有愛君之心耳其與上會計錄祥瑞圖者豈不異哉

問神宗朝諸儒倡明道學何如胡新安曰神宗之朝濂溪周子倡明道學有太極圖通書傳於世而授諸其徒河南程氏兩夫子道學之盛益大以肆上有以續孔孟千載不傳之秘下有以開來學於億萬斯年之久同時康節邵子先天有圖皇極有書得伏羲氏之心教天下以知來藏往之學而横渠張子之正蒙司馬溫公之通鑑又爲理學之淵藪史學之泰山皆卓卓乎不可及者不其盛歟使天不生安石於其間而諸君子以斯道相

天子成就其大有爲之志吾知其躋世道於唐虞之盛矣奈之何其不然也噫

問宋人評論王安石不公不明然否楊升菴曰宏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罝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彈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此言

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者之救可乎諺云無奈冬瓜何捉著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一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深入之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

問朱子之論王介甫蘇東坡何如楊升菴曰黃鄭山答蜀人黃制參有大書曰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不知

其善迹則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之書然爾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力辯之玉山再護東坡則考亭遂深求東坡之短遂有寧可取介甫之說介甫因此得考亭救得數語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不平之言非平日議論之正也介甫亦可謂僥倖甚矣然其苗脉亦從爲伊川護法中來甚至介甫作詩罵昌黎而考亭亦以其詩爲是平生克治其身如考亭因爲門庭有此等偏處亦不自覺則後學可不深自警也哉鄭山朱子門人之門人也其言如此可謂朱子之忠臣矣然朱子此論非特有激於汪應辰其陰拱介甫之意往往發見余觀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聞兄在鄉里因歲歉請於官得米儲之而春秋償其所取之息或者妄有散青苗之譏兄聞之作而言曰介甫獨有散青苗之一法是耳奮然作社倉記以述此意某以爲過矣是乃意之所加不自知其偏者也不可作小病看異日流弊恐不可言南軒此論可謂朱子之諍友矣朱子他日又錄安石爲名臣而躋之韓范富歐之間此豈有激於人乎嗚呼於東坡乎何損於半山乎何益獨可爲大儒惜耳朱子學孔孟者也孔孟平日之論曷嘗譽驩兜而貶元凱乎朱子嘗謂陳同甫躋漢唐於三代是精金頑鐵作一鍋銷朱子以安石與韓范齊名何不分別金鐵之甚耶

問安石詠詩卽是言志否楊升菴曰半山詠孟子詩云何妨舉世嫌迂濶故有斯人慰寂寥此欲尚友孟子也又首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令必行此又仰師商鞅也蓋其立言則欲學孟子變法則欲師商鞅卒之孟子不可學而專師商鞅焉其用人則對伊川曰使小人變法使君子守之卒之君子盡逐斥而小人純用焉生於其心害於其政有如此孟子之沈魄浮魂當笑於九原矣其歸金陵後作龍賦曰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害人常至於喪已而未嘗喪已其自解之詞乎然就其言

論之龍本利見何嘗害人其或害人者孽龍也龍能存身何嘗喪已其或喪已者乖龍也公其秉孽龍乖龍之精者乎又其退居後詠金山詩云只有此中堪曠望誰令天作海門山此猶是欲涸梁山泊爲田之餘意余獨愛其詠倉頡四句云倉頡造書不詰自明嗚呼多言祗誤後生此豈鬼擘其口使出此言如自跋其字說乎陳了翁楊龜山之力辯不若其自懺也又歸田後詩曰勛業無成照水羞黃塵入眼見山愁則其羞惡眞心之發噫晚矣若夫其捨宅爲寺捨田爲供乃宦官宮媼之所爲而公爲之不知何見以斯人而從祀孔廟汙蔑極矣

問神宗崩司馬光自洛入臨人心何如曰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問召程顥爲宗正寺丞未至卒按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道遂厭科擧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資性過人充養有道純粹之氣盎於面背文彥博采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周靜軒曰顥於神宗之朝弗果大用時方知其召用之而顥已告終矣豈非斯世斯民之大厄乎使天假之以年則其道大行而民被其澤不致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是以君子深爲顥惜而又爲斯民惜也

問哲宗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張時泰曰哲宗以啟沃之任待伊川伊川以聖賢之學輔哲宗可謂君臣相遇者矣使哲宗惟和惟一勿有間之吾見武丁傅說不足專美於前矣夫何行道未幾明年遂遭蘇軾之侮而反成黨禍惜哉

問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郞河內公司馬光卒史臣斷曰熙寧

新法病民者將二十年一旦光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害民者次第取而更張之海內之民歡欣鼓舞甚於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已老且病而不克終始惜哉

問太師文彥博致仕張時泰曰潞公平章軍國重事班宰相上則人臣之位極矣朝廷之恩篤矣然而潞公無歲不求去者蓋其心卽伊尹罔以寵利居成功之心也

問宣仁太后臨朝何如史臣曰太后召用故老名臣罷廢新法苛政臨朝九年朝廷淸明華夏綏定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

人以爲女中堯舜
問哲宗在位十五年其措施何如史臣曰哲宗以幼冲踐祚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闢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奸屏去未盡已而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良善馴至黨籍禍與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
問黨籍碑成於何人楊愼曰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氏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舂杜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

社其亡也晩蓋以喩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截諸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至戎馬南鶩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晩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爲惡而顯遭戮國史明著爲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衆至于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碏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同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

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彦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長久遂怒而擊碎之敵國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九原而一問之耶
問以荆國公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宋史斷曰徽宗以安石孱配孔子蓋從蔡京蔡卞之請其恥猶未也至政和三年乃

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復封其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先聖廟庭其沐猴而衣冠之禮又何如哉宜其政亂國亡而有身辱虜庭之患也

問前直秘閣程頤卒按頤於書無所不讀其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爲標指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其不至于聖人不止也嘗言今農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寔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于是著易春

秋傳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爲名士而劉絢李籲謝良佐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尹焞楊時成德尤著世稱頤爲伊川先生周靜軒曰程子兄弟鳴道河南繼正學之統宗振斯文之墜緒誠一代之賢人也惜其勿果大用爲憾耳雖然其學雖屈於一時其業實伸於後世夫豈因其弗果大用而遂貶其道哉綱目書之非爲程子惜而爲當時惜也

問召楊時爲秘書郎劉廬陵曰龜山碩德重望英才正學雖夷裔之國尚尊慕之況中土耶夫何欽宗昧於求賢溺於私暱衆賢在野羣小滿朝今者一得龜山即當置之左右既名曰召止以爲郎惜哉

問欽宗傳位於太子以李綱爲兵部侍郎時議金割地綱言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劉廬陵曰嗚呼李公之言何其剛正明白誠嗣王新服厥命之藥石也使徽宗預用李公又何至於今日之顚沛乎

問欽宗內有李綱捍國外有師道勤王何欽宗昏庸而不能遂二公之願何也許浩曰种師道師師入援直逼金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自衛使時欽宗能用李綱之言勅勤王之師盡

隸師道使李綱督宿衛之士城守金人雖桀進不得城退無所掠孤軍深入其能久住而求得志乎奈何欽宗惑於邦彥之說一意求和雖有師道不能用也顧以講和謀於師道遂對以餘非敢知之言婉而且直欽宗不悟良可惜矣及其和議未成又惑於姚平仲子弟之謀輕師敗績雖有老种莫措手足遂至稱姪割地括金入質以和馴到金人再舉舉族北轅可勝惜哉

問宋之亡皆誤于和議否邱文莊曰宋之亡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臧也方虜騎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於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之策及虜勢不可過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權

衡避敵可用唐元宗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斃吳之策夫何計不出此君臣終日徒以講和爲言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呼誰之咎歟

問呂好問勸張邦昌遣使奉迎康王構于濟州何如丁南湖曰呂好問倡義立孟后迎康王其於北宋之終南宋之始可謂一功臣矣然嘗汙邦昌僞命何耶此史氏所謂屈己就事以規興復其心有足亮也彼好問爲希哲之子祖謙之祖若受僞命則辱其父而愧其孫者多矣

南宋紀

問南宋之偏安何如曰二帝既北康王遂南時李綱總理內治撫河東北以固根本宗澤留守東京結山水寨以振遠圖皆一時恢復之上策也乃每事爲汪黃所抑帝卒納其避敵東南之計又不都金陵不都襄陽而都臨安有以知帝無恢復之志矣於是秦檜窺帝之隱不欲迎還兩宮因力主和議雖有趙鼎岳飛韓世忠等文武協力而金牌之召莫須有之獄遂成千古之寃嗚呼帝眞甘爲小朝廷而不恥耶所幸陳康伯請下詔親征虞允文大敗金師於采石奈何允文八可戳之說誤於史浩而吳璘又復班師三路十三州復爲金取也孝宗奉養上皇始終無間信不愧乎爲孝弟首召張浚倚如長城而以符離一潰復遣使議和中興之機於是乎絶惟措置兩淮屯田下朱子社倉法於諸路雖武功不足而境內粗安傳位光宗而制於悍后生不朝重華死不行喪禮不孝莫大焉後將禫祭臨朝仆地賴趙汝愚與太皇太后定策擁立寧宗民心悅懌中外晏然夫何寧宗卽位之始遽爲韓侂胄所惑竄趙汝愚至死於是僞學之禁亦如端禮門奸黨之碑得罪著籍者五十九人而侂胄勢益張流毒海內及旣誅之史彌遠復出因皇子竑一言之怨乘國大喪矯詔廢立其罪固上通於天而理宗亦安得爲正其始哉理宗始信彌遠繼用賈似道丁大全謂眞德秀爲眞小人魏了翁爲僞君子名人賢士排斥殆盡且其時蒙古方强滅金滅夏其心未厭宋方自治之不暇而聽趙范趙葵請復三京之議橫挑强虜宋其殆哉度宗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泣涕留之賜第西湖之葛嶺五日一朝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襄陽國家屏藩也被圍三年似道曾不以爲意至呂文煥以襄陽降元而都城不可守矣恭帝立未二年而北狩端宗卽位福州而崩於嶺南帝昺遷厓山而元張宏範來攻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

帝赴海而宋遂亡嗚呼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立信沿江之計文天祥四鎮之謀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於宜中令宋十八主三百二十年之社稷竟湮沒於洪濤巨浪中以是知天不欲存趙氏而元興矣

問康王卽皇帝位于應天府劉永新曰康王得繼宋統蓋天留之也使其在圍城中則與諸王倂俘以北矣昔者周漢宗室皆分封於宇內非獨資之如泰山磐石得以固其存不幸而亡矣死灰復燃猶得以續其統又不幸而統絕矣苗裔蔓衍猶得以保其姓唐宋則不然其宗室皆聚居於京師故朱温入洛而德

王等九人一日同沉於九曲池濮王等數百人一夜同坑於龍興寺女直取宋而惟康王以出使孟后以被廢二人得脫其舉宗北遷卒見屠於完顏亮無一人幸免蓋無以保其姓矣夫聚居之地樂其易防制此利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害觀於唐宋可見矣分封之地惡其難約束此害之小者而其後有大利觀於周漢可見矣有天下者爲其子孫計可不以此爲永鑑乎

問李綱至行在固辭相位帝曰朕知卿忠義智畧久矣其勿辭綱頓首泣謝張時泰曰李綱以十事進高宗自比姚崇何其偉也史稱姚崇宋璟爲開元賢相璟之剛直過於崇觀綱之節操乃知爲宋璟之流非崇所及也况當南渡之時幾潤金人之吻綱於此時一有忠謀卽爲姦佞所沮觀此則知其事難於璟多矣

問李綱設施何如許浩曰李綱爲相而斥邦昌則逆有所懲矣贈軺若水則忠有所勸矣逆有所懲則人不敢爲逆忠有所勸則人皆勉爲忠以是致王夫何難乎綱再爲相所設施如此使高宗能專任之中興可立俟也乃惑於汪黃不能終任遂使其功不成可慨也夫

問東京留守宗澤卒史臣曰方二帝北行宗社失主宗澤一呼

而河北義旅數十萬響應實澤忠義有以動之也使當時無或齟齬牽制之則反二帝復舊都一指顧間耳黃潛善汪伯彥嫉能忌功而高宗惑於憸邪之口善善而不能用使澤不得信其志發憤而卒悲哉

問張浚使劉錫帥五路之師及金婁室戰于富平敗績張時泰曰張浚平生興復之志在此一舉實國家之命脉生民休戚之所關也奈何執拗不聽褊裨之說而致變起不虞反以敗衂之罪歸之他人而使興復之志不得伸者其悔可勝言耶

問金人縱秦檜還宋史斷曰秦檜自北來歸國人皆知其詐惟

高宗開心撫納以爲得一佳士嗟夫豈天必欲亡宋故使奸臣得遇以爲戎虜之應乎自靖康間二帝蒙塵檜與宰相何㮚及孫傅張叔夜馬朴五人皆嘗爭論乞存立趙氏故金人驅之北去何㮚等皆死于難惟檜一家獲全非其屈身求哀期有厚報何以得保百口而回則其易心改節爲虜反間明矣故自入相之後遂專主和議悉罷諸路宣撫凡趙鼎劉大中等沮其和議則使臺諫擊去之岳飛父子欲復中原則與張浚謀殺之於是國之大柄宋之社稷世之黔黎舉在姦臣掌握聽其死生而成敗矣謂之佳士不亦謬歟噫檜何德於戎狄若是之深而讐吾本國若是之甚也

問張浚殺左武大夫曲端何如曰朱竹垞書宋史張浚傳後云徐秀才善敬可一日語予曰周公謹小人哉張魏公朱子所父事何可毀也予曰三代直道之遺也宋之南渡將帥有人可以戰可以守自寄閫外之權於浚喪師動數十萬元氣重傷譬之孱夫不能復起矣浚於李綱趙鼎輩則劾之於汪伯彥秦檜等則薦之尙得云好惡之公乎至曲端之誅與檜之殺岳飛何以異而讀史者務曲筆以文致端有可死之罪不過因張浚有子講學浚死徵國公爲之作狀天下後世遂信而不疑爾袁中郎

宿朱仙鎭詩云祠前簫鼓賽如雲立石爭鐫弔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幾時論定曲將軍江進之讀魏公傳詩云子聖焉能葢父凶曲端寃與岳飛同何人爲立將軍廟也把烏金鑄魏公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問金兀朮寇和尙原吳玠及其弟璘大敗之兀朮遁張旹泰曰川蜀富饒金人朶頤久矣向非吳玠一戰勝金則蜀必爲之吞矣蜀旣失則臨安豈得不搖哉吳玠厥功不細也

問吳玠吳璘與金兀朮戰於仙人關大敗之張旹泰曰兀朮南侵之志可謂銳矣然終不得成其志者以世忠挫之於前吳玠

扼之於後向非二公之忠勇則兀朮之志伊誰沮之觀此則知吳玠之功不在世忠之下明矣

問岳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矣踰月破李成而復六郡襄漢悉平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按武穆將畧其飢趙充國諸葛孔明之儔也然破敵成功皆不能如武穆之易焉拜命一往遂復襄陽則其料敵之機速而討賊之義勤矣苟高宗一以恢復之事任之不爲奸言所搖奪則安患讐恥之不雪哉

問韓世忠大敗金人于大儀追至淮而還綱目斷曰自虜寇冉

至藉累勝之威憑陵中夏其勢甚銳世忠駐兵大儀出奇設伏自斷歸路以爲戰之不勝誓以必死其忠君之心至矣由是虜兵甫進伏兵夾擊虜兵敗退追躡至淮則其義勇之氣有以貫徹胸中云爾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豈不誠然乎使高宗委任專不惑羣議則中興之業可運於掌惜乎不足以語此

問帝自將禦金師次于平江府周靜軒曰高宗此舉差强人意鑾輿臨江士氣百倍葢由趙鼎之爲相也在眞宗朝則有寇準在高宗朝則有趙鼎皆安國家定社稷之忠臣也中國委靡之氣不於是而少伸哉

問趙鼎奏金人雖逃歸尤當博采羣言爲善後之計於是詔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帝賜詔褒諭之而不能用張時泰曰回紇憚郭汾陽不克戰而還金虜憚張魏公不交兵而退二公何爲而致爾耶葢其忠誠勳業聞于外夷者有素故也然高宗既有諸賢之助則復讐之功可以立就夫何臧否混淆中無定見李綱一疏懇切詳盡實萬全之妙算徒賜詔褒諭而不能用所謂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也金師方退卽爲自足何其器小而易盈耶噫魏公德遠人望不異子儀而成功不逮者得君之異也

問封胡瑗爲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薦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二人皆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張時泰曰相業莫先於定國本定國本莫先於敎太子敎太子非碩德鉅儒聞望素孚者不可也趙丞相先見乎此故以爲首務雖然孝宗之克成令德亦天之不爽報於太祖者也

問岳飛大破楊么于洞庭么死湖湘平周靜軒曰觀飛之神謀勝筭誠有出人之意表者以八日而破累年之水寇是知兵貴速不貴久之義也由是內難既戡湖湘肅清其功爲何如哉張時泰曰武穆爲將主之以信義輔之以籌畧加之以勇敢又况

忠義素根於心故所向無前成功取捷動輒可必雖古名將不能過焉君子論南渡中興之將當以武穆爲首稱

問以秦檜爲行營留守孟庾副之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張時泰曰秦檜奸險小人包藏禍心高宗知其姦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可爲中興之幸矣彼檜之姦浚豈不知况主和議者檜之姦謀排和議者浚之素志今欲恢復而薦主和議之姦臣是猶抱薪救火惡能致其撲滅哉厥後武穆之死人徒知檜殺之而不知高宗張浚殺之也君子讞武穆之獄當首高宗張浚而後秦檜庶乎得其當矣

問詔羣臣議和金得失李綱胡銓俱上疏諫謝叠山曰胡澹菴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眞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爲第一張時泰曰嗚呼李胡二公之疏眞可謂忠誠貫金石節義凌氷霜者也有臣如此而不能行其言之一二則知高宗以中興自期者乃虛文也

問四川宣撫使吳玠卒周靜軒曰吳玠忘身殉國百戰禦金屹然爲兩川之保障忠君憂國死而不渝自中興以來若玠誠可謂之賢將矣

問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按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身雖在外知無不言雖不見用而心未嘗少變爲相僅七十日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使得畢力殫慮於靖康建炎間莫或持之二帝何至於北行而宋亦豈至於南渡之偏安哉朱子曰綱之爲人知有君臣而不知有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難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奪者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問岳武穆班師論者謂其不能行權然歟否歟蔡虛齋曰嗚呼岳公報國之忠所以終不酬者果天耶人耶彼高宗秦檜無復論矣愚獨恨公之未知權也孝子之於親也從治命不從亂命公親受高宗之囑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今乃無故一日十二金牌趣班師檜之爲也檜爲之而高宗聽之則亦亂命之類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正爲此也苟利社稷專之可矣公素好左氏獨不知斷以此義耶況其時萬世之悲憤旣積吾胸中不世之機會又在吾目前朝廷乃無故入奸臣之言使我十年之功廢於一旦果何說也使自揆吾力必克無疑一擧而克之以還報吾君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而吾赤心報國事畢矣

此乃所謂權也噫公何不爲趙氏九廟神主惜此去就乎此見可與權者之難也王鳳洲曰昔人有以岳武穆朱仙之役奉金牌十二班師爲恨者且謂武穆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可以報讐而復中原則非也凡可以用出彊之命不奉詔而進兵者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而爲之必敗有以武穆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將之而歸何以自處乎强敵乘於前而嚴傪迫於後是非徒敗身也且敗國夫非獨義不順也武穆雖强兩河之兵雖響應勢亦不能獨擧必用韓世忠張浚之軍爲之左右犄角劉錡王德以殿蹙

之卒後勁吳璘以泰蜀重兵出劫其西援而後金之膽奪而中原可全復今諸帥一時奉詔歸而武穆以孤軍深入立見氣懾而虜悉其全師以萃我勝負之機固未有所分也夫武穆可以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又使之必不復是故志士仁人所以深恨於高宗也

問秦檜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呂東萊曰飛之死甚不厭衆心飛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强胡其用兵也尤善以寡服衆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羣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

萬衆於桂嶺其戰兀朮也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虜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朮有必殺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虜合而張浚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而莫須有三字强而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之寃直欲籲天而無從也

問秦檜有疾詔進封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並令致仕是夕秦檜死楊升菴曰宋直秘閣任盡言字元受眉山人元符諫官伯雨之孫紹興從臣中先之子有詩文集楊誠齋序之謂其詩文孤峭而有風稜雄健而有英骨忠鯁而有義氣集今罕傳余於羣公四六中見其賀湯侍御鵬舉啟專言秦檜之惡其畧曰請言自古之姦臣無若亡秦之巨蠹公攘名器報微時簞食之恩擅立刑誅箝當代縉紳之口制同列如掖兔斥異議如放豚厚鷹犬之養而搏吠已憎疏鵷鷺之行而孤危主勢受其頤指捷若影從忠臣不用而用臣不忠實事不聞而聞事不實私富貴之壟斷豈止使子弟爲卿奪造化之鑪錘大不許人主除吏忠義扼腕知識寒心上愧漢臣初乏朱雲之請劒下慚唐室未聞林甫之斵棺遂令存沒之間備極哀榮之典凡千餘言可謂古之遺直不愧其祖矣誠齋風稜義氣之言貝非溢美余又

因此見高宗之庸懦生既誤用檜及檜死詔內侍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既知其惡而死猶以王爵贈之雖三尺痴童不爲也宋之亡也晚矣

問虞允文大敗金師于東采石金主亮趨揚州楊升菴曰虞雍公戰伐之奇妙算之策忠烈義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簡池劉巨濟序虞公奏議云余讀忠肅虞公奏議二百二十有七篇而慨然有感世但知采石之戰以七千卒却

虜兵四十萬者功偉然忌者猶曰適然豈知公於紹興辛巳之
前因輪對面奏虜必叛盟兵必分五道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
出海道宜令艮將勁卒備此二境其先事之識已絕出乎衆人
之表矣及虜叛盟上令從臣集議公獨言虜兵必出淮丞相善
其言而未果行及遣公勞師采石事已大壞公以書生收合亡
卒激勵諸將施置於倉卒之餘而破虜於俄頃之間嗚呼非胸
中素所蓄積忠誠足以動天地感人心而作士氣未易成此偉
績也而曰適然可乎自昔狃勝者必忽其餘憂公又令設備於
瓜州其區畫悉各精密而不苟虜遂遁去乃徐請車駕還行都

歷歷見於奏疏也余論宋朝多議論少成功雖盛時猶然也況
積習消靡之餘夫人皆喜逸而惡勞圖安而懼危中興以來前
有張魏公爲國家任其勞當其危者也彼不少愧焉而又忍短
毀之乎邱文莊公語先太師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
難周瑜主將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而允文空拳也瑜有孔
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可謂不易之論
問虞雍國忠肅公守唐鄧欲取長安何如曰虞雍國允文既成
采石之功朝廷付以襄漢上流重任公知唐鄧勝勢可以牽制
虜兵則隴右之師可以平取長安章奏凡十餘上且曰朝廷必

欲割唐鄧以和臣卽桂冠而去是歲六月孝宗受禪盡弃陝西
新復州郡省符以公知夔州又割泗唐鄧以和眉山任燮曰諸
葛孔明草廬中與昭烈論取天下先取荆益待天下有變則一
軍出隴右一軍出荆襄亦欲犄角取雍爾其後關羽已失襄陽
則孔明右臂已斷天下形勢非復草廬中所料矣是故魏延嘗
欲以奇兵取長安孔明不從葢無犄角故也天若祚漢關羽尙
在襄陽孔明以大軍出隴右而許洛之間又有徙都之警則孔
明可以端坐而得長安何至乘危儌幸用魏延之策哉自項中
原有事采石成功天下勝勢孔明欲而不得者一旦在我而以

再從虜人市和之詐失此機會可扼腕切齒矣楊愼曰虞允文
采石之戰陝西州郡盡復歸宋允文城唐鄧而虜將蕭定遠以
四千騎夜走汴矣唐鄧閭士民爭持牛酒拜馬前邯鄲之民健
武者聚義兵千餘人遮殺其歸卒以待宋師而宋師不至武遂
遇害當時人心時勢如此若從允文之策恢復在指日矣何以
言之岳武穆之世金國方興而兀朮幹離卜皆善用兵取之亦
不易海陵之主無道遇弑國又無將取之比武穆之勢極易而
宋之君皆孱主臣皆奸邪失此機會樓船載國胥沈於海非不
幸也自取也按允文城唐鄧欲取長安事不見於史而見於任

變之文健武遺民之忠勇亦不見於史而見於范成大之北轅
錄故特表之
問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錡卒錡忠義之心老而彌篤與韓岳齊
名誠宋之良將也丁南湖曰史稱錡神機武畧出奇制勝順昌
之捷威震敵國雖韓信泜上之軍無以過焉或謂英概不足雅
量有餘豈其然乎是故生爲儒將則與孔明匹休沒謚武穆則
與岳飛媲美奈何賊檜所忌廢處既久時方倚重而旋即告終
蓋宋之否運使然也
問高宗係何如主陳四明曰高宗恭儉仁厚以之繼體守文則

有餘撥亂反正則不足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
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爲者顧乃播遷窮僻坐失事機
始惑於汪黃終制於秦檜偷安忍恥匿怨忘親以貽來世之譏
悲夫
問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於符離張浚還揚州上疏自劾宋史
斷曰宋之任張浚非不重也然三命爲將而三至敗績者何哉
蓋以量狹而不能下士智黯而不能知人故耳建炎之初張浚
奉命出兵道由同州鄜延以擣虜虛復拒吳玠之議必與虜戰
遂爲虜所乘此所以有富平之敗也至紹興七年浚視師淮西
鄜瓊與王德素不相下岳飛言其必爭而浚覼然不聽此所以
有鄜瓊之叛也孝宗即位命張浚都督荊襄總率李顯忠邵宏
淵等進克宿州宏淵與顯忠不相能而浚不能禁士卒憤怒遂
潰而歸此所以有符離之潰也故觀其三敗之跡非其量狹拒
諫智黯不明而何雖然浚之不能經畧中原豈止如是而已富
平之役李綱尙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
之聽其歸終母喪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
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乃以桀敖爭利之人自隨與圖大事
夫安得不敗噫浚之爲將其視趙奢之下許歷韓信之拜李左

車相去固亦遠矣
問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尙書左右僕射兼樞密使柯維騏曰陳
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親征及早定太子誠有
經濟才隆興召命羣望攸屬奚但器量似謝安乎嗣是賢相有
如陳俊卿雅而飭虞允文果而亮梁克家靜而肅葉禺醇而介
貢識雖殊要皆辨人材抑僥倖裨益勵精之治若虞允文兼優
將畧尤爲時所倚重云
問右文殿修撰張栻卒按栻病且死猶手疏勸帝親君子遠小
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栻有公輔

之望年四十八而卒帝聞之嗟嘆不已周靜軒曰張栻得道學之正傳爲諸儒之倡首事君忠直立心平易其忠君愛國之誠雖死不忘是誠不負所學者矣

問資政殿學士致仕忠簡公胡銓卒吳氏寬曰義莫大於綱常公思扶之讐莫重於君父公思報之力莫强於夷狄公思禦之計莫深於權奸公思折之當時公位尙卑而言尤切有不與虜同戴天檜同朝之誓奏疏所上炳炳焉赫赫焉讀之足以痛快人意眞所謂與日月爭光者也用是檜深惡之竟遭貶斥幸而檜死公獲保其生至今再用益守前說每進對惓惓必以恢復

爲言且陳和議成否有十二可弔十賀之策及薨遺表猶有願爲厲鬼殺賊之語則公之忠誠堅定豈賣直於一時者比哉嗚呼公其宋之砥柱乎

問以朱熹知漳州時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嘗問朱先生安在故有是命劉永新曰熹在宋不爲宋所用金乃能知其賢故以爲問於是光宗授以郡寄然姑誑敵人之耳目云爾非眞有意於用之也有賢在此而不能用反爲彼所笑如奕者迷於當局而旁觀者瞭然見之勉强一用以誑人而終弃如病者雖於瞑眩之藥而服之不盡劑亦何益哉光宗受制於悍妻其父病不視

死不哭人心久亡特未幾爾欲望其用賢如責跛鼈以奔逸絕塵之步也其將能乎

問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給事中黃裳卒丁南湖曰羅點明義利之辨黃裳達性命之源且各以東宮師保納忠於君故二子卒趙汝愚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史氏稱其粹然君子良有以哉

問竄故相趙汝愚于永州陳四明曰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如朱熹、張栻、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而罷政當孝宗崩光

宗疾汝愚奮不顧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新政其功可謂盛矣卒爲侂胄所構斥死遐荒宋之陵夷馴致于不可爲惜哉

問朱陸異同何如程篁墩曰朱陸兩先生出於洛學消蝕之後並以其說講授於江之東西天下之士靡然從之然兩先生之說不能不異于早年而亦同於晚歲學者獨未之有考焉至謂朱子偏於道問學陸子偏於尊德性蓋終身不能相一也嗚呼是豈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爲本豈若後之講析編綴者畢力於陳言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爲

轟豈若後之忘言絕物者悉心於塊坐余誠懼夫心性之學將復晦且尼於世而學者狃於道之不一也考輯其故詳著於篇

問韓侂冑定議伐金何如曰時有勸侂冑宜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冑然之恢復之議遂起宋史斷曰恢復大義也用兵大計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將相調和而後行又必觀釁俟時委任得宜而後舉僉慮無以濟事況可爲一己之私而不顧國家之遠慮乎侂冑擅朝十有四年窮奸極惡知其無以自容乃假恢復之謀以爲固寵善後之計不思兵凶戰危爲國招難以陳自强爲謀主任蘇師旦爲腹心而用師之意益銳故武岳諫啟

釁則遠竄邱宗論首禍則不納妄用蠢類沮塞人言用程松而程松逃歸用吳曦而吳曦降虜其他如郭倪李爽皇甫斌之徒又皆庸瑣之才一旦委以分閫之柄是以師衆敗潰兩京兩河相望淪沒虜騎且渡淮窺江表而行在爲之震恐講和之使復遣五事之要益堅不可却矣然則侂冑恢復之謀誠爲歷國之策未幾玉津之誅且函首畀于金矣夫侂冑稔惡既深而受禍亦烈孰謂天道遠乎哉

問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周靜軒曰吳曦僭竊西蜀寒心延頸以望王師久矣安丙與楊巨源倡明大義聲罪致討卒收成功其誅亂討逆之績偉焉罪人斯得市不易肆宣播詔旨群黎鼓舞可見以逆加順人心不從其從之者不過以苟免刑罰也然則安丙討賊之功大矣

問詔集議平戎禦戎和戎三策史臣曰下詔伐金平戎之策也既有志以平戎則無事於禦與和矣而今乃詔以平戎禦戎和戎三策並議何也蓋欲平戎者幸其喪敗而欲取之取之不得而金復南下則又謀禦之既恐禦之不敵而又謀以和也夫欲平乎戎則有李綱宗澤岳飛之策矣欲禦乎戎則有張浚呂頤浩趙鼎之策矣寧宗果將有志則取而行之有不可勝用矣何

必議乎若欲議和則李邦彥汪伯彥黃潛善秦檜已然之迹具在亦無容於議也寧宗舉三策以並議則平居未嘗有謀可知矣欲以取勝不亦難乎

問四川安撫使安丙卒詔知成都府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盡護蜀軍丙在四川以攻爲守威功甚著朝廷賴之與之繼護西蜀開誠布公拊循將士人人悅服軍政復振丁南湖曰安丙功業惟討吳曦而亦楊巨源之同謀也然丙以娼嫉殺巨源則討曦之功何足以補殺源之罪耶崔與之始終高節爲宋末人才之翹楚以之撫蜀則蜀有賴以之代丙則丙有慚矣

問元使王檝來議同伐金朝廷皆以爲可遂復讐之舉何如丁
南湖曰論者謂宋報金讐不宜借力於元而反中其滅虢取虞
之計殊不知宋運衰薄若不與元協則金讐旣莫報而已禍亦
隨踵權與協濟則讐先報而禍且緩於是內竭力以自治外竭
力以禦金若夫成敗則天也

問金汴京西面元帥崔立作亂以城降於元執其梁王從恪荊
王守純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諸妃嬪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赴
青城元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林在道艱楚
萬狀尤甚於宋徽欽之時焉史臣曰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

年之後適啟崔氏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由是以觀天道可
謂不爽矣乃金人之俘宋也屯於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
而元人之俘金也卽前日金人俘宋之地且金以夷而殘華天
復假手於華人之崔立以代宋報復焉天之巧於報應也如是
夫

問宋始終以和議自愚說者謂不可和於紹興不得不和於端
平其故何歟王敬所曰始終誤宋以至於亡者和也然揆之以
勢不當和於紹興之日而不得不和於端平之間始終儆宋而
不可忘者讐也然揆之以事當讐於金之末世而不當讐於元
之初興蓋金殘宋之社稷而攘其土地此與宋不共戴天者而
紹興之際兵足將材且金人新得中原而欲息兵於劉豫則機
會可乘而國氣未竭此金之所以當讐而和之決不可講也端
平之際通元人以取蔡差快百年之憤而元人取地於金非得
之於宋也且其滅國四十所向無前自夏及金勢如破竹而宋
之兵殘將老趙葵徐子敏皆襪線小才爲理宗計者量力自守
外不失事强以爲順天之圖而內修戰備固襄淮收蜀漢依險
圖存念亂自保亦或可以自延江東之祧祀顧猥聽狂言怒臂
當轍致探虎口挑禍樹敵入洛未幾而南下之師已勞奔命矣

奈之何而不底於亡哉

問資政殿學士眞德秀卒按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將數十
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振朝廷四方賢士誦其文想見風采
及宦游所至惠政深洽不愧其言陳櫟曰端平直諫之臣未有
賢於眞德秀者也向使寧理二宗簡其忠悃之誠聽其格言之
正而不爲史彌遠梁成大所擠則豈不能扶社稷於將危復中
原於旣失哉夫何天厭於宋始也爲奸臣所沮終也爲天奪其
壽遂使大志不伸飲恨而沒豈不深可悲乎故識者觀德秀了
翁之用舍則知宋室之興亡矣

問魏了翁罷乞歸田里不允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邱文莊曰史謂理宗崇尚理學愚謂亦好其名爾非眞有其實也當時之臣如眞德秀魏了翁葢亦有得於理學者也其始制於史彌遠而不能用及彌遠旣死用眞德秀不久而遽卒猶有可諉者乎而了翁一人猶存可以用矣然而簽樞未幾卽出督出督未幾卽予祠安在其爲能崇尚理學也哉假令程朱復生愚知其決不能用也昔人葉公好龍之喻理宗殆似之歟

問召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張時泰曰與之識見不凡矣前以叅知政事召控疏力辭今以右丞相召復辭不至

與之豈惡彼而逃之哉葢知時事之不可爲故耳况年壽旣高胡人方熾又非筋力衰疲者之可辦也未幾奉祠不二年而卒所見豈常情可及哉噫與之淸風高節可慕也已

問黜王安石從祀是理宗獨斷否楊愼曰王安石之誤國極矣死而從祀於孔子廟并其子雱以小人之黨盛也楊龜山力闢之而不能勝至南渡以孝宗之賢而猶惑之以爲眞聖人也乾道五年建寧布衣魏掞之請罷安石父子從祀不聽至理宗淳祐元年始黜之小人之黨易於欺世如此撫州有安石祠陸象山作記予曰祠不必立記亦不必作安石何功合於祀典乎

問詔起復史嵩之將作監徐元杰太學生黃愷伯等上書論之何如周靜軒曰天子禮義綱常之主宰相風節教化之司且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嵩之旣爲相國又非金革之時甫丁父憂卽營起復此爲足以令天下乎由是徐元杰論之於前三學生言之於後帝違衆論而不聽是知有嵩之而不知有公法也豈理也哉

問元太弟忽必烈召許衡爲京兆提學不至丁南湖曰瓊臺邱公不滿於許衡吳澄之仕元然衡與澄有不同者衡北產也元之故土也此其所以仕元也况臨終語子勿請謚立碑則其仕

元之恥亦可憐矣乎說者謂范質臨終之語與衡適同然而質也富貴之徒衡也道學之士以此相較則辱衡過矣

問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許浩曰理宗在位何遇國步之多艱也始爲史彌遠所立而不能總其乾綱終爲賈似道所制而不能操其國柄嗟乎以當時國勢而言宋之宗社如葉上之露亡在朝夕雖以奇才碩德之士輔之猶懼不免况姦險帥臣之輩趣之乎宜其三面被兵淮甸騷擾而海內分裂也

問元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傅許衡爲太保皆辭不拜張時泰曰三公極位也三人皆辭不拜可見其見幾明決

而以道自尊矣若論三人優劣許爲最賢次之姚之出處大節不能無愧於二人也

問理宗果有功於理學否胡新安曰理宗表章理學使濂洛考亭之道大明於世固可尚矣然國勢積弱或者謂諸儒理學竟莫救於危亡嗟夫孔孟能使道之明猶不能必道之行也況周程之在熙寧元祐朱文公之在乾淳慶元以至眞文忠之在端平宗嘗畧得君而行政小人接迹入於柄用諸儒或早謝終以阨窮烏可以道之不行國之不競者責之哉

問元平章政事廉希憲爲怨家所訴而罷史臣曰懷書講論而

有廉孟子之稱貴臣棱射而有文武全材之譽堂居止善研窮經史抑强扶弱而京兆乂安振舉紀綱而中外祇肅諜討叛逆而身當罪釁進誅渾海而正赦近郊遣使入蜀闢隴底平定償錢之本息而鋤刈貪豪引其君於堯舜而闢除方士行省江陵而綏近來遠按治遼陽而正名扶弱清貪蒙世祖之知燕樂增僉壬之愧貫寅之讒譖不行阿蘭之煆煉不及遠近向化之誠建祠繪像之祀伯顏謂宰相中眞宰相男子中眞男子誠名言也

問度宗在位七年何如呂氏中曰度宗荒於酒色萬幾大政委於似道不巡邊境不發救兵以致襄陽之陷三分天下宋有其一襄陽一關南方賴以爲安旣以陷失國勢已去宋祚隨之以亡惜哉

問元人狥池州通判趙昂發死之按昂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都統張林陰遣人納欵昂發知事不濟謂妻羅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羅曰君爲命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昂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羅曰吾請先君死昂發笑止之及元帥薄城昂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羅氏同縊從

容堂張林開門降伯顏入城知太守死深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周靜軒曰是時元兵臨城池州危迫昂發知事難成從容就死不惟身沒王事抑且妻死夫難節義之道萃于一門是誠無愧於殺身成仁之訓矣

問鄂州都統張世傑帥師入衞江西提刑知贛州文天祥起兵入衞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周靜軒曰是時胡羯交侵臨安危急遠近無入援之師內外無勤王之將宋室諸臣不能辭其責矣獨張世傑將兵入衞文天祥起兵勤王李芾遣兵入援三人者異名而同志可謂能急其君者雖皆未克成功然其心顚

不善哉

問元人克潭州知州李芾死之周靜軒曰李芾死節表表在人無可疑者觀其闔門俱死不辱虜手而將佐潭民亦皆死之蓋由芾素以忠義奬勸人心故臨難皆無苟免也旣而李芾殞亡湖南城陷可見湖南不亡賴有芾在耳則芾之有功於社稷顧不偉哉丁南湖曰汪立信以妻子託愛將金明而獲免李芾以妻子屬帳下沈忠而盡殺豈李之智不及汪耶元兵未至高郵是汪之被賊也緩元兵旣圍潭州是李之被賊也急緩則使妻子潔身而生急則使妻子潔身而死歸潔之道則一也

問元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庶僚三學諸生內侍等皆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男一女死之舒芳曰方伯顏入臨安盡俘三宮百官諸生以北舉城無有難行者惟公呼男女訣奠于岳穆王誓不與俱且從容而死嗚呼擬公之死則文天祥張世傑諸公盛矣而公不在其位擬公之節則李芾趙昻發諸公壯矣而公不在其職亦將擬公以魯仲連不肯帝秦之義而行之亢烈則十倍於仲連自非蹈道之素烏有此舉以回日月之光耶終古知華夷之防者公之風蓋不在伯夷下矣

問宋端宗航海崩主於何家曰粵嶠志云景炎二年端宗航海有香山人馬南寶獻粟助餉拜工部侍郎帝幸沙浦與丞相陳宜中少傅張世傑帥主其家居數日廣州陷南寶募鄉兵千人扈送至香山島元兵追至硇州陳宜中走占城求救帝崩衛王昺立走厓山以曾子淵充山陵使奉梓宮殯於南寶家宋亡南寶泣不食作詩曰目擊厓門天地改寸心不與夜潮消又曰衆星耿耿滄波底恨不全歸一少微後卒殉節其詩其事正史不傳故志之

問元李恆襲文天祥于興國縣天祥出走師潰於空阬王鳳洲

曰談者悲文信國之忠而惜其才之不稱也余以爲不然夫信國非無才也當咸淳之末天下之事已去而信國以一遠郡守募萬餘烏合之衆率以勤王而衆不潰此非有駕馭之術不能也丹徒之役能以智竄免間關萬死而後至閩復能合其衆以收已失郡邑而所遣張汴鄒渢遇李恆悉敗旣再散而再合矣而舉軍皆大疫死者過半五坡之役復遇張宏範以敗凡天祥之所用將皆非宏範敵也元起朔漠以力雄海內外滅國四十殲夷女直以至宋宋自朱仙之後未有能抽一矢發一騎而北馳者元舉泰山之勢以壓宋卵而信國欲以單騎羈身鼓舞其

病頗弱息以與賁育中黃之徒抗盍未接刃而魄先奪矣雖有
韓白未易支也故信國之數敗而能數起吾以是知其才其數
起而數敗吾不謂其才之不稱也
問元張宏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師大潰帝崩左丞相陸
秀夫死之黃矩州曰宋季厓門之變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後
先仗節以死予嘗欽其風而悲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
廣水砦孤軍倉皇駐驆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死者執者叛以
降者飈迅蓬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戰茹乾而飲滷
無可用之兵亡君立君遺孱弱息無可全之勢月變星隕危機

厄兆復無可為之時三君子者豈非燭微者哉且猶間關南澨
四歷年所皇皇然致望夫義勝者濟庶幾一旅一成之奮卒之
魂濤滄海血碧柴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非
歟嗚呼否泰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元氣獨磅礴于宇宙無窮
之內者三君子之天定矣
問宋統似晉信乎楊升菴曰世之說者曰三代而下天下一統
者漢唐宋而已秦晉及隋合而復分祚又不久不得比之矣余
謂漢唐可稱一統宋僅與晉比爾不得並漢唐也宋自太祖開
基僅得五代之土宇而河東江南閩蜀嶺南十國未平史氏未
嘗以一統例書之至數年諸國始平至眞宗而納幣於契丹矣
四傳至神宗而王安石割七百里以獻遼矣至徽宗入虜而高
宗稱臣矣河西河北之地則終宋之代未嘗得其土之一毛漢
唐疆域不如是之隘而一統之日曾不得如西晉之久及其南
渡以後享國差長於典午而氣息奄奄不啻倍焉當時有人問
邵堯夫國祚不答架上取晉紀示之徽欽之事正符懷愍是宋
之擬晉邵子固有說矣余嘗謂宋之得國非有深仁厚澤大烈
顯功幸取於孤兒寡婦之手與劉知遠郭威無大相遠而趙普
佐命不足比周之王朴況敢望張良李靖乎方是時曹翰欲取

幽州并契丹普乃妬忌而巧阻之以方興之師而不能克久疲
之遼仗全勝之勢而不能制蕞爾之夏景德之際寇準之謀不
盡用而有靖康靖康之中李綱之策不肯行而有江左始也太
祖太宗之時則奉夷狄如驕子繼而眞宗仁宗之世則敬之如
兄長至南渡則事之如君父矣晉之東猶振刷磨淬滅慕容滅
姚秦滅李蜀是蟲死不僵虎斃猶立也以此言之宋尚不得比
晉而況於漢唐乎李文正公樂府云晉之東非失據宋之南竟
何處盍確論也

經史析疑卷二十四

潮陽陳　蕃梅林纂輯　胞弟翠嵐南村校訂
男　敏捷遜齋
　　履道吉堂校字
嫡孫作舟利濟

元紀

問元之一統何如曰元自太祖起幹離河傳四世至世祖至元十六年滅宋一統天下都燕京先是遼金西夏交征合戰起滅紛紜至是天下又庶幾一治史稱世祖量度宏遠信用儒術如

用許衡耀趙孟頫等二十餘人頒歷授時定朝儀行鈔法捐逋租宥死罪其開國規模有足觀者成宗善於守成武宗慨然欲創制改法至元大德之政稍變更矣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厥惟仁宗甫即位以周程十賢從祀孔廟詔行科舉遣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止征伐戒奢靡而事太后以孝待宗戚勳舊以禮可不謂賢乎惟舍姪立子負武宗恩夫武宗有子二人長和世㻋次圖帖睦爾方傳仁宗時約以次傳於和世㻋延祐三年議建儲嗣時鐵木迭兒欲固位取寵乃議立英宗迨英宗南坡被弒泰定以支庶入繼大統能剪除奸逆憫恤忠賢亦賢主也泰定殂而和世㻋即位爲明宗圖帖睦爾復襲位爲文宗文宗不傳己子而傳寧宗寧宗夭折傳於其兄是爲順帝當是時伯顏專權自恣遂有異圖賴脫脫大義滅親柳林下詔乃反伯顏之政中外翕然然至正以後帝溺於娛樂于時劉福通徐壽輝方國珍明玉珍張士誠陳友諒等狼顧鴟張乘機竊地而宦官樸不花搠思監相爲固結四方警報壅不上聞至中山開平長驅直入而都城夜開帝已北去凡傳十世歷八十八年而亡於是明興而天下一治

問許衡卒按衡嘗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

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邱文莊曰仕元之臣衡爲之冠而卒不書其官爵者何原其心也觀衡臨終之言固自知其仕元之非矣然則爲許子計奈何曰隱居教授明道立言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出而亟歸可也

問殺故宋右丞相少保信國公文天祥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爲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問文丞相何以得歸塟楊升菴曰廬陵有張千載者字毅甫文

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城下千載來見曰丞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櫝文山受刑後卽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人於俘虜中俾出火其屍千載拾骨置囊幷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山怒云繩鈕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啟視果有繩束其髮衆服公英爽可畏劉須溪紀其事

問故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至燕死之許浩曰謝枋得因元世祖召屢以書上丞相雪樓等不應聘觀其詞氣慷慨激烈殆如百鍊之鋼惟求一死嗚呼精忠勁節文山倡於前疊山

繼於後質其所行如出一轍扶綱常於國運改革之時振風化於宋祚傾頹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凛凛猶存二公可謂能遵孔孟之訓矣

問處士金履祥卒係錄賢否曰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柏何基之門二人盖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謬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採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如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註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世以爲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柏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己者也居仁山之上學者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問建崇文閣於國子監以宋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呂祖謙及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庭周靜軒曰崇儒重道尤爲國之先務也十賢從祀獨見於仁宗之朝其意善矣盖世祖旣未能行成宗武宗亦未能舉仁宗慨然刱始可謂發祖宗之未發行前代之未行所以卓冠群倫迥爲元世之令主

問仁宗在位十年何如史臣曰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

儒術亦留心釋典嘗曰脩身治國儒道爲大又曰儒之所以可尚者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耳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游畋不美征伐不崇貨利嘗有近侍言賈人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親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勛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怛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致太平文物典章號爲極盛

問翰林學士吳澄卒按吳澄潛心好學篤志力行著書立言羽

翼吾道誠當代之大儒故卒而具官以深予之邱瓊山曰世史於許衡之卒不書官而澄以書官何也衡生元人域中不得已而爲之用其心尚有不慊焉者澄宋朝鄉貢進士平昔所志者何道而頓忘孔子春秋之教哉

問金華處士許謙卒丁南湖曰魯齋仕夷而節行頗玷白雲不仕而儒學有光愚謂前許不如後許非濶論也

問哈麻矯詔殺故中書右丞相脫脫於淮安史臣曰脫脫儀狀俊偉器識宏遠功施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禮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之際始終不失臣節雖

古人臣何以過惟惑於群小急於私怨君子譏焉

問太祖高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周靜軒曰元德既衰天下鼎沸生民之塗炭極矣太祖皇帝憫斯民之陷溺惜四海之分崩兵不血刃以取天下誠否極泰來之時也詎非天啟皇明誕膺景運歟人歸天與無足疑矣

問陳友諒陷安慶元守將淮南行省右丞余闕死之宋濳溪曰闕獨守孤城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耳初非有熊虎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能奪也雖不幸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固自若也然闕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以較之晉卞壼又似過之矣於戲闕其人豪也哉

問太祖高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焉丁南湖曰太祖之聖武其默契乎周之武成者耶得安慶則首褒余闕孤忠是與封比干墓者同一弔死之仁取婺州則首招宋濂諸彥是與式商容閭者同一尊賢之義

問太祖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丁南湖曰太祖自爲吳王以後善政嘉言疊出求遺書則贊孔子節用愛人之語立宗社則仰帝堯茅茨土階之制定科目則慕周官

之選舉而務期文武之實效定律令則取于公之陰德而務詆酷虐之深文此其所以追湯武越漢唐而洪休景運直將等天地之無疆也歟

問太祖下令定文武科取士之法周靜軒曰爲政以人才爲先立國以多士爲美欲得人才而求多士必立取士之法焉太祖於天下甫定之時所謂求遺書定官制立宗社定科舉皆當世之所不行者而太祖行之其汲汲求賢之心可見矣宜乎剷平僭亂攘逐胡元而享一統之盛於億萬斯年也歟

明紀

問明太祖之一統何如曰明太祖以淮右布衣慨然有安天下之志威名既著豪傑景從文則有劉基宋濂等武則有徐達常遇春等義旗所指靡不向風然後定鼎金陵命將四出一舉平漢再戰滅吳三駕而元主遠遁凡一切盜名竊字者剗削消磨如日出而爝火自熄魏魏乎其有成功矣登極之後改制度易服色定禮制樂戒母后臨朝禁中官預政洪武三十一年海內熙洽號稱太平所惜者求治太急用刑太嚴賴馬后仁慈隨事救正則中宮之助所係豈淺鮮哉太孫建文繼統仁孝性成無大失德而不保厥終蓋天意在燕非帝有以致之也然燕王蓄

志不軌既已疑之及其來朝又復縱之既縱去而又詔讓之及靖難兵起又戒將士無使朕負殺叔父之名則眞宋襄之仁也誤聽黃子澄薦李景隆喪師辱國遂至金川失守大內灰飛入蜀入滇西南流落可悲也已雖方孝孺練子寧鐵鉉景清諸人忠義之氣掀天揭地亦何補哉成祖永樂誅戮忠臣慘刻特甚而即位之後脩德行政任賢去邪所謂逆取順守者歟屢北征仁宗監國幾二十年及登大位即出夏原吉於獄谷以國事且謂方孝孺輩皆忠臣宜從寬典後委任黃淮楊溥蹇義楊士奇君臣同心希風三代洪熙之政美不勝書惜甫期晏駕而高煦

狂背遽爾稱戈宣宗聽楊榮親征之請克除大憝復聽楊士奇之謀保全趙王不失親親之禮宣德十年之間欽文昭武功德俱隆惟胡后廢戴綸死陳祚囚不無遺憾焉英宗正統初任用三楊天下乂安皆張太后功也太后崩而生殺之權盡歸王振內治不脩邊疆不守也先入寇挾帝親征遂有土木之變幸郕王監國獨任于謙一意固守反危爲安假使聽徐珵南遷之議其不爲南宋者幾希惟迎復闕禮皇嗣改封未免有紾臂之心而英宗駕歸都人懽躍是人心尚未去也何南宮復辟石亨輩假奪門迎駕之功肆行無忌竟令于謙社稷之臣寃沉東市而

亨等亦卒以反伏誅然天順八年用一李賢庶事咸理而不忍除景泰年號加宣德胡后徽號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其尤爲盛德歟憲宗崇事兩宮定慈懿太后之號忘郕王易儲之嫌復于謙之故秩釋陳江之戍邊甚盛烈也及彭商去位劉萬秉鈞以汪直爲腹心以李孜省僧繼曉爲耳目雖有懷恩抗直王恕忠貞其如三大弊政何幸孝宗繼統仁孝謙恭四相同心輔政去萬安而召王恕委劉大夏以軍國大事宏治十八年間君明臣良百度具舉其失在鄒智之貶李夢陽之獄及夢陽既釋中外懽呼至德如天地也奈何武宗立而劉瑾用事雖有以死報國

之韓文猶不能勝奄宦之勢况伴食中書哉瑾伏誅而江彬奸黨又起率兵入衞導上游獵巡邊正德十三年自稱威武大將軍未幾宸濠反賴王守仁起兵南贑宸濠就擒而上假捕濠餘黨出巡久駐南京至豹房大漸乃始知前此皆由朕誤今當與輔臣議處晩矣遺詔立興獻王子厚熜嗣位爲世宗世宗以孝宗之姪武宗之從弟以弟承兄大統則考孝宗而叔興獻毛澄等議是矣顧乃聽張璁之邪說謂上非漢哀宋英可比並定陶濮王成迹可拘遂考興獻皇興獻任私恩而忘大義則是武宗遺詔不能因世宗而延其嗣反召興獻而亂其統於是大禮之

議紛紛而大獄因之以起其後任用嚴嵩父子黨惡橫行忠良戮辱而徒日事齋醮自號長生聖智帝君是又一宋道君也四十五年幾無一善可紀而穆宗隆慶六年間凡先朝建言諸臣生者錄用死者優䘏善政足稱至大漸之時神宗年甫十齡張居正當國大要在尊主權綜覈名實不可謂非救時賢相也繼用葉向高尤得匡救之力而無如好逸好勝好疑好貨四十八年間外則礦稅貂璫內則妖書梃擊而邊庭又見告矣光宗泰昌僅一月而崩熹宗既立李選侍尚恃寵居乾清楊漣左光斗亟請移宮以正名位而李可灼之進紅丸與張差梃擊入宮事論者各主一說誠如倪元璐所謂各有其是未可偏非何逆賢亂政作三朝要典翻三案以陷楊左諸賢爲一網打盡之計天啟七年之間璫惡滔天國脉傷元氣盡矣故亡明者罪在熹宗而不在莊烈帝且帝英明剛健自信卽入登天位磔魏斬崔並誅客氏天下快之惜無知人之明所用溫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皆所謂亡國之臣也一二蹇蹇諤諤如黃道周劉宗周皆以直言罷去廟謨失算禦敵無人致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直犯都城天子披髮投繯身殉社稷且曰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嗚呼其不愧爲高皇帝子孫矣自古亡國之正未有如有明者

明十六主歷二百七十七年其亡也獻闖二賊擾亂中原屠戮之慘較張角黃巢爲更甚而盈廷聚訟曾無捍禦之策

大清世祖皇帝提兵入關首驅逆闖爲明復仇不數年間天下底定其大一統之模實與唐虞三代比隆豈特軼宋明駕漢唐而已哉

問明太祖起兵濠梁廓清宇宙果可駕唐軼宋而匹漢否曰世稱三代以下惟漢得天下爲正葢除秦討項名義最當太祖以聰明神武之資抱濟世安民之志乘元末運豪傑景從戡亂摧強十五載而成帝業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漢以來所未有也

懲元政廢弛治尚嚴峻考禮定樂昭揭經義尊崇正學澄清吏治正後宮名義禁宦豎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職相維置衛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太祖實身兼之其開國規模制度較漢高更爲詳備用此子孫承業享國二百七十餘年良有以也

問馬皇后勸太祖以不殺人爲本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秉心仁慈隨事救正其德行何如陳建曰高皇后之德無異於任姒其以忘貧賤相惕以君臣夫婦相保難易致儆尤深得諷諫之體

問太祖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其立法當否朱青巖曰太祖首禁宦官不得典兵預政有內使言及政事者輒責逐之仍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立法非不盡善也乃不數傳而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輩預政矣典兵矣且委國以任之矣其後開門揖盜旋喪國於閹寺之手祖宗之良法美意其可忽乎哉

問太祖之論七國何如曰太祖問太子漢七國曲直安在對曰曲在七國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景帝爲太子時以博局殺吳世子及爲帝又輕聽晁錯黜削諸侯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爲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當上尊天子毋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爲太子者知隆親親之恩爲諸子者知夾輔王室盡君臣之義愚按太祖此論最爲透徹其後建文嗣統必欲盡削宗藩然竟以此失天下則齊黃之術疎矣

問劉基之論楊憲汪廣洋胡惟庸不可相何如朱青巖曰從來才難知人難自知更難劉基曰宰相以義理爲權衡而己無與即伊周亦不是過斯誠難矣而明太祖不得之於楊憲復求之於汪廣洋胡惟庸豈謂知人之哲乎且素知基峻隘而基即自以爲疾惡太深不耐煩劇誠使任之爲相將見峻者易之以平易隘者濟之以含宏其事業必有可觀者基嘗曰若使我當國

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基之不相豈殺運猶未除歟

問遣崇禮侯買的里八剌北還度量何如朱青巖曰明太祖不從楊憲獻俘之議以爲元主中國朕之祖父亦與享其太平至是遣其孫崇禮侯歸何其仁之至義之盡也迨後以三事未了連兵沙漠則或蔽於私欲矣若夫殺戮臣民曾不少恤意者憲與惟庸等實多不法而激之使然耶

問晉府長史桂彥良卒曰洪武朝頗多名將而相業無聞焉陶安章溢卒於國初未展其蘊欲相劉基而基又不肯引爲己任迨胡惟庸之後革中書省置殿閣學士不過以儒臣備顧問而

已彥良入侍大本堂明祖卽知其爲帝者師夫漢武不知董仲舒一使之相江都再使之相膠西明祖知彥良者乃竟以晉府長史終其身盖君臣相遇之難如此

問賜韓國公李善長死之明年工部郎中王國用爲之稱寃上奏何如王世貞曰善長初獄曖昧少證隱之十年而後發之後一獄辭視十年而加詳嗟乎王國用之疏可味也已

問皇太孫卽皇帝位援遺詔止諸王會葬朱鷺曰止諸王臨葬計無失於此者當是時海宇無波堂構方宴諸王分雖尊勢雖重必不因父喪以爲利起干戈於苫塊之間何虞之謹也齊黃智謀已見崖畧後又加以方正學之迂日求更化盡趣亡之器豈保定之才特其烈烈以死無罪不贖耳以太祖顧命之臣猶然有此信乎得人難也

問初省州縣何如朱鷺曰撫世馭民代有機局紹洪武後而不知安靜是失局也建文志切養民而所爲多戾四年之間今日省州明日省縣今日併衛明日併所今日更官制明日更勳階宮門殿門名題日新雖干戈倥偬而曾不少休一何擾也琴瑟不調甚者乃解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不甚乎而樂此紛紛乎是方正學之過也

問廢周王橚爲庶人遷之雲南朱鷺曰人臣無將將則誅然以手足骨肉之間有異初無叛徵處之要自有道跡周王已事茀不能兢兢祇慎耳叛謀未布聞也重以貪夫恣索強坐不原偪一王而諸王心戰卒成大故伊誰咎也大抵齊黃計躁於削國而慮不及遠正學志迂於法古而目不見近人事實錯謬豈可謂盡天意耶朱璘曰按齊黃輩謂諸王各擁三護衛重兵地嫌勢偪恐其爲變故撰遺詔不令至京此意一露而告王者隨至矣齊黃輩又不出一人親往勘問乃使李景隆卽訊索賄不饜於是高皇帝子孫闔門逮繫檻車徵送視同叛囚忍乎不忍乎且齊黃所以議削親藩者慮其難制也今以一李景隆取周王如探囊則諸王之不反明矣其不足慮亦明矣

問方孝孺草詔赦燕王父子及諸將士罪使歸本國勿預兵政仍復王爵永爲藩輔何如陳建曰方黃此策聽其言則美施於事則疎文皇意計如神豈爲區區淺術所誘自弛其備使人得乘其敝耶且方黃惟務集兵而不知選將耿炳文眞定之敗以十三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莫衆於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果足恃乎方黃不鑒乎此乃以爲投機之會殆未之思矣

問燕王遣指揮武勝上書何如朱青巖曰燕王上書者四語語激切字字沉痛既念五王削黜又自負英武之才不甘就縛於書生之手雖抗旌拒命然猶連章哀籲以冀朝廷之一悟而執政堅意不回卒使生靈受禍君父蒙塵是誰之過與

問方孝孺以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然與朱鎬曰朝廷欲圖燕何患無策乃教子叛父徒貽笑於燕人殊可醜也

問上以京城不可無兵召輝祖還何福孤軍無援卒底於敗可謂知兵乎陳建曰兩軍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可以覩矣齊黃方練諸人徒爾戇忠而不知兵

安往而不敗哉

問上召方孝孺問計孝孺即班中執李景隆請誅之曰壞陛下事者此賊也朱璘曰景隆庸懦原非將才乃不罪力薦景隆之人而專罪景隆亦偏見也

問燕兵至龍潭令李景隆茹瑺以割地講和爲辭又令諸王如燕師具述上意其誠偽何如朱璘曰建文君先賜燕王書言罷兵後遣慶成郡主請割地講和又令李景隆茹瑺申前議至是又遣諸王往總爲緩兵之計無一實語誰則信之薛岊謂方孝孺曰燕王語直而意誠曲直誠偽之間成敗分矣

問燕王整兵屯金川門谷王穗李景隆守金川門聞燕王至遂開門請王入城朱青巖曰建文君初即位於煢煢哀疚中遽以輕兵掩執周王發徙雲南元年四月岷湘齊代或死或囚又簡燕王三護衛出屯開平番騎指揮既已內調逮其官屬至京盡誅之後遣勅使坐名更索文武大吏偏樹腹心圖守王府柵端禮門屢有密旨約期俱發高祖高后在天之靈能不怨恫乎且此六王者非惟無反形并無反謀也迨靖難兵起以長興侯之敗誤用李景隆喪師辱國虛糜糧餉忌瞿能楊本大功垂成多方阻撓致令陷沒歷城纔之不可爲矣昔人有言禍至神惑遇

盡天亡其斯之謂與

問文皇之誅齊黃何如朱青巖曰文皇誅齊泰黃子澄勢使然也當太祖崩時天下晏安初非有漢七國晉八王之禍齊黃先受知於太祖及建文踐祚宜導以親親之誼不應啟其疑忌骨肉之心圖燕太亟激之使變於是齊黃與燕有不並立之勢齊黃事成則諸王將求爲布衣而不可得燕事成則二氏之族亦矣至於方練諸臣宜放歸田里以示優容彼既不能以天下之全力制一燕又豈能黃冠舊鄉號召與復乎乃與諸生輩斤斤較量殊非帝王之度矣

問谷王穗以謀逆削爵爲庶人當否曰諸王在建文時皆奉法畏罪不敢爲逆而建文君臣猜忌之廢徙之設燕兵不起則諸王不知其死所矣文皇帝以患難之餘友愛彌篤改穗封於長沙加歲祿二千石富之也賜樂七奏衛士三百人尊之也尚書茹瑺以不謁谷王下詔獄死親之也乃頓忘恩寵妄謂天位可干迫反形昭著蜀獻王同母兄也首先告變大臣諸王咸請誅穗文皇帝終念手足不忍殺致使國憲未申後人復循覆轍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乃知親親之道不在姑息亦當斷以大義也

問漢王高煦有罪居之山東樂安州果文皇有以啟之否朱璘曰按明朝紀事諸書言靖難兵起高煦宣力爲多文皇特愛重之及乘勝至江上竟敗於浦子口文皇欲待議和而還會高煦引北騎至文皇大喜遽起按甲仗鉞拊煦背曰勉之世子多疾故卽位之初群臣請立世子爲皇太子文皇不允葢謂先許高煦也於是後儒謂高煦謀逆文皇實啟之余謂不然考同姓諸王傳云永樂初朝議建儲淇國公邱福駙馬都尉永春侯王寧時時在上前稱說二殿下功高上曰居守之功高於扈從儲貳之分定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眞社稷之主汝等勿復妄言觀此數語足爲信史矣文皇英明仁孝親見太祖立皇太孫而背以少陵長乎高煦狠傲無賴人皆知之文皇乃惜一時戰功不爲祖宗惜天下乎但文皇素性嚴毅太子監國二十年恒不免於憂危者欲令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非漢趙二王所得諧也

問交阯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李彬遣都督朱廣討之利敗遁陳建曰張輔召還而黎利孽作交阯自茲杌楻矣洪武中沐英平雲南卽命英守之英沒仍命其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蠻率服而雲南爲吾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外徼所畏服者惟沐氏非他將所能鎮壓交人惟畏英國故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三作

使久鎮於茲焉歷二三紀後庶幾世變風移而交南長爲中國藩服奈何失此一機二十二郡士民復淪異域不得與雲南同沾聖化豈不惜哉按英國公輔三平交南諸蠻懷服若使世守之固當如雲南之稱樂土矣及李彬代鎮猶未爲失計惟是文皇以中官馬騏監其軍騏貪墨殘忍妒功嫉能手擅兵權口銜天憲重科貢物激變交人此汾陽臨淮所以見絀於魚朝恩也自陳氏無後始設郡縣置官屬君相稽謀於廟堂將士効力於邊徼而以一宦寺敗之誠可惜也

問楊榮等奉大行皇帝訃至京師朱璘曰文皇紹統以後節用

愛民知人善任經理內外爲計深遠於是四出北庭三定南交廟謨睿算同於唐太宗保全功臣比之漢世祖九有清宴重譯來朝禎祥屢臻民氣和樂又得聖子神孫丕承令緒奕葉重光嗚乎盛矣而或者以爲齊黃一案誅戮過多不無慘刻夫亦思文皇高帝之子馬皇后所生居之於燕爲國藩輔無隙可乘而在廷諸臣爭起而欲殺之困辱交迫怨毒曰深隱太子巢剌王猶不得不除況君側之人乎

問召掌交阯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陳建曰交阯所恃者二人張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交阯所恃以靖黃福善於撫

字惠流遐裔交阯所恃以安既不能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兩失之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

問仁宗即位首寬黨籍之禁何如曰夏原吉黃淮楊溥皆文皇所簡拔知其忠誠俾輔東宮監國乃以小嫌後先逮繫仁宗將即位親詣獄所哭而釋之復其官文皇誅議削諸王之人既而追惜卓敬又曰使練子寧在吾當用之仁宗首寬黨籍之禁悉宥爲民給還田土二者皆繼志述事之善者也孔子謂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爲人所難能仁宗曲體文皇之心而合乎人心天理之正可謂大孝矣

問仁宗在位僅一載用人行政善不勝書信乎曰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皆仁政改過不吝從善若轉圜其規模宏遠事事可爲後世法求之前代商高宗周成康之匹漢文帝宋仁宗未足多也惜享國太淺民之無祿痛哉

問宣宗召黃福於南京命掌交阯布按二司事命福與柳升偕行升既敗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福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各贈金帛送出境至龍州朱琦曰按福以工部尚書鎮交阯者十八年仁宗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携幼號泣送之如失父母蓋福在交則人心固結而不可解

福去而人心離矣此黎利一呼叛亂立至也至是復遣往事已無及惟乘以肩輿送出境而已交阯存亡全繫於福乃知黃尚書經畫久遠撫字勤勞開誠布公感孚異俗雖汾陽王之於回紇又何以加焉

問中官裴可力督事浙江誣奏按察使林碩誹謗上遣人逮碩親問之即命馳驛還任其分別是非何如曰永樂中錦衣衛指揮紀綱使千戶往浙江緝事作威受賂按察使周新推治之綱言於文皇逮至新方當陛陳訴文皇遽命殺之天下稱寃宣宗虛公親鞫諭令勿怖導使盡言既還原任又切責誣奏之人其

分別是非邪正如靑天白日了無障礙度量相越爲何如哉

問宣宗親歷邊關整飭武備克平兀良哈何如朱璘曰宣宗爲太孫時文皇命於讀書之暇歲時出獵兼知武備又屢從北征親歷行陣具曉兵事以故卽位之初內擒高煦外平兀良哈繩其祖武動中機宜洵覲耿光而揚大烈矣舊宮僚林長楙戴綸等執儒生之見沮帝王之畧雖云箴規實出疎繆宣宗誅綸而囚長楙惡其違棄皇祖之訓妄肆譏議也後人咎蹇夏三楊諫行言聽而不救豈責備賢者之意哉

問脫歡遣使臣昂克等朝貢且云已得玉璽欲獻上賜勅諭之

何如曰明太祖以三事未了屢遣將臣率數十萬之衆遠出沙漠搜討殘元其實止有一事以未得傳國璽爲恥耳自脫古思被弑於也速迭兒之地子孫微弱阿魯台以強臣擅國其得璽無疑矣脫歡殺阿魯台得璽不卽獻乃聲言欲獻未必不挾重器以邀重賞且令朝廷固求之如秦以十五城易趙璧也宣宗曰王旣得之可自留用大哉王言度越千古矣

問楊士奇等疏請皇陵畢日早開經筵以廣聖學宜謹擇左右侍御之人葢有燭於機先否曰英宗在東宮時年雖幼其喜愛王振之心已固結而不可解矣三楊首請謹擇左右侍御之人誠防微杜漸燭於機先也

問太皇太后御便殿召張輔楊士奇等五人幷誡飭王振何如曰張太皇太后却臨朝聽政之請而守祖宗成法專任輔臣於是首開經筵以端其本罷玩好以防其漸復深察於振之姦召集內庭嚴辭厲色不許干預政事葢有以窺英宗之微欲其愼終於始也厥後南宮復辟卒能誅曹石之黨而任用李賢何莫非貽謀所致與

問大同叅將許貴言也先請和于謙不可因移文詰責貴何也楊弑曰己巳之變社稷危而復安實于謙之功也當也先擁上

皇論下大同守者登陴謝曰賴天地祖宗之靈國有君矣嗚呼彼方挾上皇爲奇貨多方以脅我而我漠然應之示留之無益於是彼之氣屈而我奉迎之說得行謙之謀誠偉矣不然和議一行大勢在彼將帥爲所牽制國威不可復振鑾輿不可復旋其不致爲南宋也幾希

問土木之變禍起於王振及南城復辟反痛悼之何也曰永樂六年封馬哈木爲順寧王然猶叛服不常其子脫歡襲爵攻滅阿魯台克後世讐國富力強雄於諸部宣宗朝恪共職貢優詔褒答也先嗣之不失和好英宗卽位寵信王振振欲啟邊釁以

徼軍功先發兵二十萬討兀良哈及也先遣使進馬振故責其入薄其賞且殺其使以挑之致瓦剌入寇大同振遂誘上親征擅威愎諫卒致土木之變是時英宗年已二十三而王振手挺之若傀儡然誠可歎也幸也先伯顏尚存厚道使遇劉聰必爲懷愍遇金主晟必爲徽欽矣也先語李實曰我前所遣使人皆見殺不還皇帝在此我令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倘中國挺往我肯留至今日乎是時楊善未奉迎復之旨而也先欣然送歸其初之復擁上皇去者喜寧敎之耳然則五十餘萬官軍暴屍沙漠非也先殺之王振殺之也亦非王振殺之英宗殺之也甫

城復辟所痛悼者惟一王振追復原官刻像諭葬祀於智化寺賜額曰旌忠可謂死而無悔矣又按王師潰於土木時危及乘輿有護衞將軍樊忠從上旁以所持鎚捶殺王振曰吾爲天下誅此賊遂躍馬突圍殺數十人而死嗚呼其事可與鄭虎臣殺賈似道王著殺阿合馬並傳也

問上皇復位廢景帝仍爲郕王歸西內朱璘曰郕王由攝政而嗣統上承太后之命下慰臣民之心國有長君社稷是賴其誰曰不宜夫何卽位之後幽上皇廢太子以視也先伯顏早晚恭敬灑泣送別者逈異於是廖莊遠謫鍾同死杖下章綸錮獄抑何忍也然原其意不過欲保天位以傳子孫耳至給事中徐正客請增高南城伐樹灌鎖以備非常則怒而遣戍之英憲二廟卒得保全其歸西內而善終復帝號而入廟有以也

問李賢上疏乞終喪不允命入閣視事修撰羅倫疏劾之何如曰憲宗沖年嗣位念李賢爲先朝大臣諳練經務待其左右輔弼賢奔父喪特命內使護送回籍與賢偕來是憲宗非不知臣子之有父矣賢來而再疏乞終制情辭懇切皆不允賢非貪位忘父之人亦明矣羅倫引宋仁宗孝宗事以刺上尹直引文彦博唐介事以諷賢日操戈於天子之廷其貶謫亦宜夫三年之

喪匹夫匹婦皆知行之顧以君父同道忠孝一理辭而不獲賢亦無如之何其不敢比於潞公者人各有志勿相蹈襲此魯男子所以善學柳下惠也世儒執理而不原情守常而不達變又專以搏擊見長詆牾爲快甚無謂也

問大學士劉珝以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力爭之邪謀得沮遂乞致仕從之陳建曰當時內閣三人惟劉珝爲賢珝多議論不知者目爲狂躁珝自論汪直之後數年無聞至是始以李孜省去豈陽城之有待而然與抑所謂呂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與

問憲宗政治何如朱璘曰憲宗天資寬厚性亦開朗如周洪謨上所纂四書五經疑辨錄祝瀾請文廟易木主皆不准其奏籍泰紘家止得黃絹一匹卽時復官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監生虎臣疏言萬歲山宜罷棕棚卽命撤去溫旨獎諭觀此數事可謂明矣然任用汪直則啟邊釁而濫爵賞任用梁芳則設傳奉而通餽獻任用王敬段英則採辦東南而官民財物搜索一空任用李孜省則援引黨類排斥忠良而文武臣工黜陟榮辱歸其掌握此數人者皆足以壞亂天下繼曉無能爲也衡其罪之輕重王敬段英基禍於汪直孜省繼曉揖盜於梁芳使憲宗常

思覃吉之言悉納懷恩之諫雖曰外廷無人亦可以爲中主矣

問星變詔求直言庶吉士鄒智言宜進君子退小人所以不進退者宦官陰主之也疏上不報湯斌曰漢史傳賈誼之死年三十二矣益惜之也今觀鄒智年二十六李文祥年三十始不及矣讀其二疏何異痛哭流涕長太息哉然賈生遇文帝猶得爲長沙王傅二子遇孝宗顧擯斥窮荒不得其死君臣之際難言之矣然則賈生者未可謂之不幸也

問孝宗在位十八年其政治何如曰孝宗初政能去萬安尹直而不能遽罷劉吉能誅李孜省繼曉而不能不用李廣由其秉性未堅積習難除也然孝宗之用李廣與憲宗之用汪直異廣惟祖梁芳傳奉之例建設齋醮託言爲國求福其實賣官鬻爵多得錢耳非若直以刑威劫人財弄兵開邊釁也迨廣死而孝宗專任馬文升、劉大夏、戴珊、劉健、李東陽、謝遷諸臣方將厲精圖治惜其享年不永青宮失德又有劉瑾之禍也悲夫

問武宗卽位舉朝共攻劉瑾內閣持其議期在必誅兵部尚書許進謂同列曰此屬疏斥足矣若竟其事恐有甘露之變旣而果貽縉紳之禍朱璘曰武宗心好佚遊鍾愛閹寺八黨久趨媚於東宮今邀寵於新主皆固結於心而不可解矣劉謝諸公豈

不知之而必欲置之死地者誠去疾莫如盡也特未免失之過激許襄毅公以爲此屬得疏斥足矣果能必其疏者不復親斥者不復用乎亦未免失之太畧莫如姑行疏斥之於前旋請誅戮之於後則舉朝公論武宗亦必強從而惜乎其計不出此也

問宦官用事凶惡莫如汪直劉瑾名公鉅卿何以願立其朝曰、明朝宦官用事馬騏激變交阯王振陷駕土木梁芳李廣傳旨宮禁罪已甚矣然窮凶極惡未有如汪直劉瑾者也汪直使九卿行叩頭禮劉瑾使科道行叩頭禮夫九卿之位亞於三公科道之職不避宰相以九卿而叩頭於西廠之前以科道而叩頭

於司禮監之前壞天下人心風俗喪失士大夫廉耻此膝可屈將何事不可屈也乃有名公鉅卿與世推移願立於其朝者惟冀以保全善類耳其深心大計有非恒情可測此李東陽所以救劉大夏康海所以救李夢陽王鏊所以救楊一淸也他如廷杖貶秩謫戍得免死者難更僕數至匿名帖一事朝官自五品以下罰跪送獄未知作何窮究賴東陽以片言悟瑾立釋者三百餘人與陳太郎弔張讓父喪黨禍起多所全宥何異未可固執偏見謂其貪位固祿甘犯淸議也

問上加興獻帝后皇號楊廷和封還御批願罷歸上慰留之朱

璘曰世宗由興邸入繼大統與漢定陶王宋濮王不同禮部侍郎王瓚首言之而張璁繼統非繼嗣一疏出大禮已定無復可疑楊一淸與喬宇書曰張生此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及廷和出璁於外石珤謂璁曰行矣愼之大禮說終當用也時給事中楊淶主事霍韜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疏如璁議其後儀賓沈寶長史李錫經歷黃綰于總聶能皆議與璁合彼數人者亦知禮之在是矣大臣如楊廷和蔣冕毛紀輩身墜雲霧中必欲世宗稱孝宗爲考稱興獻王爲叔與獻王妃爲叔母又欲令益王次子厚炫稱獻王爲考稱益王爲叔世宗曰父母可互易若是耶迨興獻后至廷和令從東安門入如藩妃禮是不知子無臣母之義也世宗獨排浮議尊父爲興獻皇帝母爲興獻皇后喬宇率百官又言稱帝后不得稱皇夫漢宜以皇曾孫繼孝昭有司奏請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復奏悼皇宜稱皇考立廟況武宗世宗兄終弟及非爲人後者乎嘉靖三年張璁之議卒行而何孟春楊愼等二百二十人伏左順門哭聲振闕何謂也抑更有異焉張璁議大禮是也而人皆以爲非璁議削先聖先賢號謚封爵黜歷代從祀孔廟先儒非也而人皆以爲是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矣

問武定侯郭勛會同張璁席書桂萼等六十四人定議大禮陳洸曰衛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孔子以正名爲先今武宗無嗣兄終弟及豈可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上同濮議哉善乎方獻夫之言曰臣非敢謂宋人濮議不是今昔之事不同也宋仁宗無子孝宗有武宗爲之子其不同一也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立爲皇子皇上未嘗育於孝宗其不同二也宋濮王有衆子獻皇帝止生皇上一子其不同三也愚謂此事最易明白而舉朝昧昧者有說焉一謂孝宗不可無嗣也而不思無嗣者武宗非孝宗也一謂昭聖迎立之恩不可不以母事也而不思迎

立公也毋以報之私也一謂事君之道不可迎合君以為可吾必以為否而不思陷吾君為無父之君也明乎繼統非繼嗣之說則名正言順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又讀

欽定儀禮義疏云張璁以世宗入繼為繼統不繼嗣直抉為人後之藩離乃俾世宗得以恣行其私而無忌計誠狡矣夫繼統不繼嗣者舜之受堯禹之受舜則然或更如光武之中興昭烈之存漢則亦可云爾興王非異姓之禪受也未有力征之經營也受武宗遺詔而踐帝位何云非繼嗣乎苟非嗣何有統統與嗣可相離乎析統與嗣而二之璁之創論前古所未有也若質言之

不過曰取其天下而絕其嗣云爾而飾辭曰繼統不繼嗣豈非掩耳盜鈴之術乎且夫統者自太祖而下至於高曾祖禰以相屬者也統承武宗嗣繼孝宗繼孝宗猶之繼武宗也此則兄終弟及之道也今不考孝宗而考興獻王興獻王固不得禰憲宗也如是則不但孝宗武宗之統絕即憲宗已上至太祖之統胥絕矣何繼之有論者謂大夫士之宗法不可施於天子故與為人後之禮別然則大夫士大宗不可絕可絕者獨天子也有是理乎璁既顯言不繼嗣則固決意絕孝宗之嗣矣孝宗何大夫士之不若乎論者謂有武宗固不得考孝宗若考孝宗則置武宗於何地故不得考孝宗也然則無武宗乃考孝宗孝宗轉以有武宗而致絕也不知考孝宗則孝宗有二子兄終而弟及孝宗有子而武宗有弟則武宗亦不絕矣不考孝宗則孝宗終無子而武宗亦無弟兩世不胥絕乎且其興國則承之於獻王天位則受之於先帝不考孝宗則無所承受律以春秋之義不可謂得國之正也當武宗荒淫倉卒弃世江彬錢寧輩肘腋可虞天下岌岌諸大臣欲急定危疑故遺詔草率爾興王獨子不可以後人固當立他藩之支子以為武宗嗣斯應經義設爾興王敢執辭以爭乎即執辭以爭亦必曰吾以倫序當為孝宗後必

不敢曰吾當受天下不願為後也倫序當立之說經傳所無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必興王耶設遺詔中不曰倫序當立但云立某為皇太弟繼孝宗皇帝後彼雖無良其敢顯然而悖之耶抑能篤於所生決然舍去而就藩耶夫不以天下易親者人倫之至也不肯後人即當避位大枋在手箝天下之口而以狠愎暴戾行之此豈棄天下如敝屣者乎璁蕚諸人迎合希寵與冷褒段猶心事如一不但人倫之罪人亦經學之蝨蠹也議禮者無為簧舌所惑按此足闡明當日諸大臣議論並錄之以俟考古者採擇焉

問新建伯王守仁卒於南安贈侯謚文成其學業事功何如王世貞曰陽明以書生封伯贈侯又以勲臣得謚文成又以侯伯從祀孔子廟廷文武勲德爲本朝冠周珽曰自周孔道遠而專以訓詁著述論理學是理學之糠粃也獨王伯安以理學名家而功業氣節卓爾不羣夫豈徒事章句者哉宜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也朱璘曰新建江西之功厄於江彬許泰兩廣之功厄於桂蕚武宗世宗魯衛之政也而理學文章光焰萬丈又豈悠悠之口所能論定哉

問致仕少師張孚敬卒其立朝何如支大綸曰張文忠其振古

之人豪哉當議禮時舉朝聚訟公以新進屹立其間辭嚴義正衆莫能奪既承知眷慷慨任事在閣十年抑內官杜私謁道有不合卽奉身而退衣囊一肩已渡潞河卽奉溫旨旋踵復入由行李少而內顧輕也霍文敏性高亢獨重文忠有以哉譚希思曰永嘉議禮乃出所眞見非以阿世受知之後一心奉公不避嫌怨風紀肅清積弊頓改既入內閣參大政清勲戚莊田罷鎭守大監百吏奉法苞苴路絕而海內淸治矣至其持議守正雖嚴旨屢下辭色不撓上察其誠滋益信任嘗以少師羅峯呼之弟果於自是恩怨大明休休有容或其所短然終嘉靖之世語相業者迄無若永嘉云

問宮中火傳詔赦楊爵出獄王世貞曰嘉靖中惟楊最楊爵楊繼盛奏疏傳播天下而得禍俱慘爵獲終牖下其後三楊同贈官賜祭爵獨無謚可悲也

問殺前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楊繼盛徐階曰公始忤仇鸞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稍徵用去訊繫時無幾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牛衣之說何異而公不懼不惑卒殞其生嵩之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嵩者獨何心哉其尊嵩以殺公恐貽後患也公白而其黨亦盡斥逐君子小人可以鑒矣

問御史齊康言大學士徐階專權蠹國李春芳聲勢相倚何如朱璘曰嘉隆間言官論事大都以私意搏擊中傷善類如徐文貞高文襄皆賢宰相也齊康誣蔑文貞陳瓚輩交章劾之是矣乃稱係文襄指使是借齊康以動搖文襄也海忠介公所謂甘心鷹犬者又豈獨一齊康乎

問薊鎭戚繼光疏請科道監軍兵部議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監軍亦不設當乎曰吳時來請召繼光協理京營爲根本重地計也未幾而外調薊鎭必有人嫉之者繼光非不知科道監軍之害乃陽爲借重以箝其嘵嘵之口部議獨任繼光不設監

軍可爲後世法矣

問科臣曹大埜疏論輔臣高拱不忠十罪何也支大綸云埜風承旨迎合權要此近世言官之病夫高文襄賢宰相也而曹大埜比之嚴嵩其爲江陵鷹犬無疑矣

問馮保之謀逐高拱何如曰穆宗崩司禮監馮保居中用事拱與張居正高儀共謀去之居正陰言於保保遂謀逐拱六月庚午矯傳皇后皇貴妃皇帝旨云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三閣臣就御榻前親授遺囑曰東宮年幼賴卿等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

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閒住不得停留爾等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洗心圖報勿蹈前轍拱出朝門緹騎兵嵛迫逐遂乘牛車去由是觀之逐拱者保也然居正始謀逐保旣慮禍及乃背友而陰附之且以拱權位相軋拱去則身爲首輔矣是卽謂居正逐拱可也若借王大臣一案欲誣殺拱事馮保而稗官野史曲意附會盡委罪於江陵非持平之論也

問張居正父喪訃至上疏乞回籍守制有旨奪情視事再疏乞終制仍不允乃請在官守制不造朝許之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交章劾居正忘親貪位上怒各予杖遣戍朱璘曰神宗沖年嗣統所恃顧命大臣朝夕啟誨而張居正慨然以天下爲己任亦不容辭其責也至奪情起復事出詔旨非賈似道史嵩之比觀其輔導幼主開經筵進講章勉以學問勸以省覽奏疏諷以重刑賞節浮費皆能成就君德其立綱陳紀風行雷動肅淸百僚折衝萬里去奢崇儉足國裕民匡濟之功近代罕覯卽使居正回籍守制上必虛揆席以待喪終服滿還秉國鈞果何利而低徊留戀甘受忘親貪位之譏乎卽使居正終身不起吳中行趙用賢輩爰立作相內有馮保外有李偉兩宮並尊中旨迭出其能展一籌乎羅倫攻李賢

毋中行攻居正名義凜然又皆其門下士惜不爲幼主計不爲宗廟社稷計耳迨居正沒而神宗之初政衰矣於是訛言四起爭相排陷致使君臣不終母子同盡可哀也夫

問太師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卒上震悼輟朝遣太監張誠護喪事賻賵甚厚謚文忠其殊遇何如曰居正深沈機警有智數爲史官時於國家典故及當世之務靡不留心遇人多所咨訪旣入政府登揆席慨然任天下之重勸上力行祖宗法度上悉聽納海內乂安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邊事攘地千里南蠻畏世負固者次第遣將剷平之力籌足國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

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侍嚴考成覈名實淸郵傳均地畝一時政績炳然此舊史氏之言也大抵江陵相業是李贊皇呂文靖一流人非褊心淺見者所能測識但相業寵深則人妬令行禁止則人怨得君如此其專行乎國政如此其久而竟不免身後之敗悲夫

問有司勘居正家屬其長子敬修不勝刑自縊死刑部尚書潘季馴奏居正家產抄沒其八旬老母衣食不周子孫死亡相繼殊失罪人不孥之意上乃詔有司官保全之朱璘曰居正於隆慶元年四月以禮部尚書進武英殿大學士首陳六事穆宗嘉

其忠悃時遼王憲㸅淫酗多所陵轢有人告王謀反逮訊坐廢居正售其府第人竊忌之四年二月進少傅建極殿大學士六年三月進少師五月己酉受顧命與高拱高儀同輔幼主拱罷去儀尋病卒居正爲首輔當主少國疑之際若事權不一則無以定君志息讒謗然一舉一動必請命於上上及兩宮深信任之諫行言聽功在社稷未可誣也居正沒上惑於仇口忘其舊勳籍產滅門視同叛亂是神宗負居正居正不負神宗也且嚴嵩父子籍沒時得銀二百五萬五千兩居正家不及嵩二十分之一則所蓄僅數萬金耳十六年宰相賜予優渥差比素封乃謂天下珠寶盡獻張氏乎世宗自號堯齋神宗自號禹齋高啟愚羅萬化主南京己卯科鄉試題出舜亦以命禹句本自無心其後南臺乘隙追論居正欲受禪啟愚爲謀主仕途血口洵可畏哉

問寧夏哱拜作亂是巡撫黨馨激成之否曰黨馨之於哱拜猶許國之於李全也全以山東忠義歸命南朝與金人百戰保守江淮國爲淮東制置使一入楚州坐受全拜兵不給餉賞賜十減八九全部劉慶福作亂國中箭出走自縊於路哱拜父子効力西陲著有勞績使馨加以禮貌結其歡心亦干城之寄也乃

刻意紬辱之承恩既已襲職而可使受杖於公庭乎邊軍衣糧皆屬經制以哱拜一人之故赫然遷怒而忍使諸軍盡受飢寒乎究以寧夏用兵費朝廷如許金錢四方徵調喪士卒如許生命死不足贖矣

問王錫爵上疏欲平官官矯激之氣何如朱璘曰宋史斷云議論多而成功少然宋人喜論事非全尚意氣也明神宗萬歷十六年戊子以後二十一年癸巳以前天災流行饑民相聚爲盜又値邊警洊至有洮河之役播州之役寧夏之役朝鮮之役諸臣不能發一策措一辭而攘臂大呼連篇累牘日爭國本遂緣

此迫逐宰相文肅此疏苦心調停以平官官矯激之氣文章經濟老成練達可與宣公奏議並傳

問禮科張鳳彩刑科蕭近高張國儒交章論王錫爵朱賡姦狀又論戶部尚書趙世卿媚朱賡俱不報朱璘曰神宗朝自張文忠沒後南北臺諫始得吐氣不論邊事不講荒政不求吏治而專攻宰相以立名賢如申文定王文肅朱文懿皆直指爲權姦不欲朝廷留一老成勳舊豈其意眞有傅說伊尹復生於今而惜朝廷之不用耶部寺諸臣明知其誣慮及併噬不敢辦白朝廷亦知其誣疏概留中並不分別是非使言者愈橫國體愈卑

人心風俗愈不可問也

問神宗嗣祖宗大統四十八年其政理何如曰神宗幼沖嗣服天亶睿姿又得元輔朝夕啟沃文學政事罔不兼貫亦有明之令主也及老成徂謝新進好事之徒猜疑君上誣詆宰執致使冢卿不得主銓政司寇不得掌刑罰泯泯棼棼漫無紀極於是大臣不樂魏闕而樂江湖邊帥不畏強敵而畏言路朝廷厭其激聒諸凡奏訐盡束高閣紀綱既紊變亂日滋討哱拜討楊應龍討關白調兵糜餉府庫罄竭乃分遣中使開礦收稅荼毒編天下加以水旱災荒頻年洊臻又有妖書之獄咀咒之獄挺擊之獄流言四起事連宮禁賴神宗知其妄禍不蔓延然而國體傷矣使無此輩結黨搆難則二三輔臣暨九列百司各舉其職亦足以治何事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大抵世宗神宗皆靜攝深宮不輕與臣下相接惟神宗朝有賢相有庸相而無姦相殆愈於世宗時也

問神宗末年諸臣每以風聞言宮禁之事何也朱璘曰神宗不即立皇長子者以奉太祖立嫡之訓且皇后年尚少姑有待也此意已申諭閣臣外廷豈不知而每以風聞言宮禁之事盡委罪於鄭貴妃貴妃侍神宗數十年未嘗干預朝政鄭國泰疏請

冊立皇長子鄭養性疏請收回貴妃封后遺命戚里中稱其賢每當風波四起之時貴妃憂懼赴愬於皇長子且泣且拜皇長子亦泣拜無所謂包藏禍心也自萬歷丙戌福王常洵初生之年迄熹宗嗣統代歷三主歲近三紀風聞之案糾纏不息又撿拾閣臣申時行、王錫爵、沈一貫、沈鯉、朱賡、方從哲數公不問是非不問賢否意謂欲立名節當自清宮禁始欲清宮禁當自攻宰相始夫攻宰相則朝廷避其激聒退處深宮與臣下隔絕諸大臣憂憤抑欝或死或去或引疾在告朝堂半空而天下綦危矣工科王德完疏言道路相傳中宮役使止數人憂鬱致疾阽

危不保臣得風傳言事神宗震怒下錦衣衛訊治葢孝端皇后撫育諸子有恩神宗深相敬重后多病故德完臆度以爲上寵鄭貴妃待后衰薄致此疾也夫人臣之於君后猶父母也君后之事可以風聞言之父母之事亦可以風聞言之乎以風聞言吏治則吏治壞以風聞言邊事則邊事壞言路至明季而大開惜乎其顛倒是非徒亂人意也

問禮科劉懋上疏勸止內操何如曰此疏勸止內操直從皇嗣說起其情切其辭婉未甚關碍魏璫日出操演夜入宿衞橐弓弢矢不令操戈於天子之廷正是苦心調劑處後入保母一節

作引喻看意在言外紛紛奏議無與爲比

問許顯純鞫楊漣左光斗魏大中於獄周朝瑞袁化中俱死顧大章自殺其流毒何如朱璘曰楊忠烈公漣左忠毅公光斗魏忠節公大中同日斃於獄天下痛之傳櫆首發難端疏叅大中交通汪文言肆爲姦利初文言嘗爲廷弼求緩決許魏璫四萬金既而不與故魏璫借文言爲題謂文言求賍楊鎬熊廷弼罪偏賂楊左諸人於是坐名追贓無得免者葢魏璫無大憾於廷弼不過借廷弼以殺諸人既殺諸人不得不并殺廷弼此廷弼之所以死也廷弼自論辟後樞輔孫承宗出關視師爲之請寬有詔待以不死乃朝審時大司冦允昇喬公謂廷弼有存遼功當議魏大中力持不可乃止大中亦無大憾於廷弼必欲殺之而已亦竟不免又按大中駁蘇松巡撫王象恒卹典山東人在言路者大怒又駁浙江巡撫劉一焜江西人在言路者大怒傳櫆乘隙而起流毒縉紳有由來矣王化貞棄廣寧而逃徐大化請寬化貞而斬廷弼周忠毅公朝瑞言廷弼有才請令戴罪守山海疏四上並寢顧裕愍公大章前署刑部山東司事會讞熊廷弼援議能議勞例言化貞宜誅廷弼宜戍至是皆入受賄案內其事與大中異嗟乎汪文言慷慨一死固無足惜而矯矯風節半出東林致蹈白馬清流之禍是則吾道之衰也

問浙江巡撫潘汝楨議建魏忠賢生祠聞於朝賜名普德而四方效尤幾徧天下何也曰按國史列傳閻鳴泰萬歷二十六年進士由戸部主事歷官遼東巡撫去任家居因與魏忠賢同鄉深相交結起總督遼薊保定軍務進兵部尚書太子太傅加少保進少師於所部崇奉忠賢建至七祠稱功頌德專事諂諛有民心依歸即天命向順語聞者咋舌此生祠所自始也史官臚列天下士大夫建祠姓名載入鳴泰傳讀之如覩群小面目千態萬狀聚會尺幅間供人唾駡其呼九千歲者妄意熹宗必禪

位忠賢故爭先推戴希圖後福豈知立見其敗哉夫東林中不皆君子然人人好立名嘗建書院講學未有爲忠賢建祠者其途雖雜而邪正自分矣

問莊烈帝在位十七年其政治何如史臣曰帝承神熹之後慨然有爲卽位之初沈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在廷則門戶糾紛疆埸則將驕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潰爛而莫可救可謂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歎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

當制置乖方祚訖運移身罹禍變豈非氣數使然哉迨至天命有歸妖氛盡掃而帝得加謚建陵典禮優厚是則
聖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難而不辱其身爲亡國之義烈矣

終

經史析疑後跋

著書之難也而纂輯羣書尤難務博者廣採而無裨實用抱殘者執一而或病空疎非具浩博之才卓犖之識固不能剖析千古疑團而衷於一是 梅林家老先生學博才高妙年讀書疊石山房承其 伯父石泉先生諱英獻字式需暨尊翁東溪先生諱泰年字式瑞之訓凡經傳鑑史及諸子百家多所指授能潛心體會義蘊擴而大之一有所得卽筆於書東溪先生以乾隆丙辰經魁授浙江於潛令宰潛三載大著循聲 公時從宦繼以遐拔

廷試凡所歷山川之秀麗宮闕之巍峩皆足以拓其心胸助其才思自嘉慶丙辰來司鐸儆邑洪書適蒙 邑侯委以綏江書院西席與學署鄰朝夕過從談經論史見 公手不停披復以生平所蘊蓄及諸生所疑問者纂輯爲經史析疑共二十四卷壬戌秋告成夫經史卷帙繁多汗牛充棟公則採儒先緒論而酌其中弁標明本自某氏不敢掠美而諸經之微言大義要惟恪遵
御纂每申明意旨以訓迪後人展讀之下覺約而該切而當贍而不穢典而有則是非去取卽起古人於今日應亦喙息

至是而疑眞可析矣非素挾浩博之才卓犖之識未易辨
此因勸其付梓以嘉惠後學豈特爲經解策問所取資云
爾哉旹嘉慶七年十月朔戊申科亞魁吏部候選知縣辛
酉挑選二等
特授廣州府從化縣儒學教諭愚姪洪書拜手跋

玖輯 10 － 608

〔清〕王餘祐撰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

清鈔本

乾坤大略總序

二字居士著

有人問余山居何事○余舉所詠詩以示曰○茅齋講書龍○孰杖臨前澗○驅驢就茂草○生石讀古辭○好鳥時來語○聽之頃忘疲○山翁行徑○復何餘事哉○然性○不○平○好武○從○雅不○欲○以○腐○木○爛○草○挪此○生○平○雖巢○棲○薇○茹○峙○一室○叫○跳○輒覺○鬚○眉○如○刀○槊○豎○故獨○慕○陳○同○甫○之○好○談○霸○王○大○略○又悦○其○倚○天○而○號○提劍○而○舞○為有○真○英○雄○風○度○也○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淋漓慷慨之致○每一披吟○輒擊節徘徊○欲歌欲泣○自謂此志不肎輕以示人○然尚嫌其意旨統括開遠○未盡明英雄撫時及事之務○及經理規為之次第○故復熟覽天下之大勢○推求古今帝王得失成敗之機○劃然格其所以然○如明鏡照面○髭髮可數○然後標為十目○各成一卷○蹠以古事○定以今評○雖不敢謂掌上山河○觀紋可竟○眼底雌雄○生談能決○然而智能之所以揆圖○武英之所以揮霍○項劉興亡○較若黑白○陳韓勝負○撓於影響○蓋已嘔心瀝血而出之矣○嗟乎○烟巒○朝翠○松風○夕○爽○春花○如○綉○秋林○若○染○是間○一○閒○牧○豎○慕

藿○不○充○耳○何用○此○咄○咄○奇○事○為○曰、此山人之所以為山人也○生來○一○點○血○性○既不○肯○塗○朱○傅○粉○爭妍○取○憐○于○世○人○又不○發○抒○於○雄○編○偉○略○以淺○其○憤○懣○不○平○之○氣○將所○謂○刀○槊○鬚○眉○稜稜○胄○漢○者○竟消○沉○于○嫩○蘿○弱○薛○間○碌碌○與○草○木○朽○不幾○令○青○山○笑○人○哉○傅巖○渭○水○何曾○似○此○空○疎○無○用○輩○噫、是○編○也○成○庶幾稍不落寞○今而後吾可以隱矣○

五公山人王餘佑自序

此書目錄

第一兵起先知所向
第二兵進必有奇道
第三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為上
第四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第五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第六攻取必於要害
第七據守必審形勝
第八立國在有規模
第九兵聚必資屯田
第十克敵在勿欲速
補遺
另記十三條

第一卷序

兵之未起。其說甚長。不必詳矣。已起矣。貴進。取。貴疾。速。進取則勢張。疾速則機得。呼吸間耳。成敗判焉。此之不可不知所向也。而所向。又以敵之強弱為準。敵弱或可直衝其腹。敵強。斷宜旁翦其支。此定理也。翦其支者云何。曰避實而擊虛也。乘勢而趨利也。避實擊虛。則敵駭不及圖。如自天而下。乘勢趨利。則我義聲大振。而遠近嚮風。不觀唐太宗之趨咸陽乎。進乃勝矣。不觀黥布之歸長沙乎。退乃敗矣。微乎其不可以一瞬失也。霸王大略。此其首矣。故不惜備錄之。知其說者。夫固無餘蘊焉耳。若夫一時之利鈍。一事之堅瑕。又何足云。

第一卷

兵起先知所向

楚圍滎陽益急漢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乃
乘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之城東觀王
乃令周苛守滎陽而與數十騎出西門去羽燒殺信
王入關收兵欲復來轅生曰願君王出武關羽必南
走王深壁勿戰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而韓信等
亦得安輯趙地連燕齊王乃復還滎陽則楚所備多而
力分復與之戰破之必矣王從之羽果南王不與戰

此書　卷一　一

會彭越破楚軍殺薛公羽東擊越漢王復軍成皋
項羽既破彭越還拔滎陽烹周苛遂圍成皋漢王逃
去北渡河宿小修武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
信未起即臥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令耳
守趙信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楚遂拔成皋欲西王欲
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距楚酈生曰王者以民為
天而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聞其下藏
粟甚多楚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此天所以
資漢也願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

險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
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王乃復謀取敖倉
吳王起兵殺漢吏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
合兵破梁棘壁乘勝銳甚梁遣將軍擊之皆敗還走
乃拜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酈
寄擊趙欒布擊齊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周亞夫言
於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
乃可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
灞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

此書　卷一　二

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澠阨陿之間且兵事尚神
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
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
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
不自意全今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
殽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為護軍而東北走昌邑
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
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
楚兵後塞其糧道梁使韓安國張羽為將軍羽力戰

此書 一卷 三

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漢軍亞夫堅壁不戰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饑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軍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其臣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攻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屬人人亦且反王奈何王即不許祿伯桓將軍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王亦不用竟走死

漢高以陽夏侯陳豨為代相國監趙代邊兵豨反上自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據邯鄲而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矣周昌奏常山亡二十城請誅守尉上曰守

此書 一卷 四

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令昌選趙壯士可將者白見四人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微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又聞豨將皆故賈人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

黥布反上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對曰東取吳西取楚並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此上計也東取吳西取楚並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此中計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矣此下計也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以驪山之徒自致萬乘此皆為身不顧後慮者也必出下計黥布東擊荊荊王賈走死擊楚楚與戰徐僮間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果散布遂引兵而西

虞詡為朝歌長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

嘗謀謨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
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羨曰何以言之
詡曰朝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
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眾劫庫兵守成皋斷
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眾新盛難與爭鋒兵不
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三
科以募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
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綵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

此書　一卷　五

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縣境皆平

袁紹等諸軍合討董卓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
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
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
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
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
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將聽吾計使
渤海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
塞軒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
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
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矣今兵以義動持疑
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還
屯河內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
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
待其變曹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眾略東郡操
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曹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孫堅舊將朱治見袁術德政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

此書　一卷　六

昭烈恥關羽之沒將擊孫權將軍趙雲諫曰國賊曹
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丕篡
盜當因眾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
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聞兵
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

魏文欽以驍果見愛於曹爽而毋丘儉素與夏侯玄
李豐善至是皆不自安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甸謂
儉曰大人居方岳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
四海之責矣於是儉矯太后詔起兵壽春移檄州郡

以計司馬師○又遣使逆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
儉將兵五六萬衆○渡淮至項○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
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有北向爭天下
之志○孫權襲取之○其將士家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但知禦衛之）
不得前○（旨可以知進取之機矣）必有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謂
不宜行○肅又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
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其鋒不可當○若諸將戰有（拙是）
利鈍○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以弟
昭兼中領軍留領洛陽○師又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

此書 一卷 七

曰○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
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
亞夫之長策也○（似是而非）荊州刺史王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
非吏民思亂也○畏儉等迫脇○是以屯聚○若大○兵○一○臨
瓦解必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復勑基停駐○基曰○
儉等詐謀已露○衆心疑沮○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
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略○民○以（知此則得矣）
自○益○而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此為措兵
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

之有矣○軍宜○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四○十○餘○
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
也○師聽之○進據濦水○閏月次濦橋○基復曰○兵聞拙速○
未睹巧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持重非不行之謂也○
進而不可犯耳○令以資實積虜○而遠軍根○甚非計也○
師猶未決○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
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輙進據之○儉等亦往
爭○間基先到○乃還○吳孫峻率兵襲壽春○師命諸軍深
壁以待來軍之集○基請進攻項○師曰○淮南將士○本無

此書 一卷 八

反志○儉欽欺誘○與之衆事○少與○持○久○詐情○自○竄○將不
戰而克矣○乃遣諸葛誕自安風向壽春○胡遵出譙宋○
絕其歸路○儉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
所為○將士家皆在北○降者相屬○兗州刺史鄧艾○將萬
餘人趨樂嘉城○儉使欽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欽
猝過之○不知所為○其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之曰○
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之○鴦
率壯士先登○鼓噪○軍中震擾○師驚駭○病自突出○恐衆
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還○欽

引而來○誇以匹馬拒追騎數千○所向披靡○人莫敢逼○
殿中人尹大日故曹氏家奴從師行知師日出啟云○
欽木明公腹心○素與大日相信○乞為公追解之○乃乘
馬追欽○謂曰○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公辱也○欽殊不
信○乃更怒罵○欲射之○大日涕泣曰○世事敗矣○並自努
力○儉聞欽退○恐懼夜走○壽春亦潰○孫峻進至橐皋○欽
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遂詣峻降○儉走慎縣人就殺
之○
正月朔○長樂公丕○大會賓客○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

此書 一卷 九

變○遣人四出求之○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慕容垂
稱燕王○帥眾二十萬○自石門濟河○馬驅向鄴○而農亦
驅列人居民為卒○使趙秋說屠各及東夷烏桓○各帥
部眾數千赴之○破館陶○眾至數萬○推農為驃騎大
將軍○農以垂未至○不敢行賞○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
今之來也○皆欲建功規利○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
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農號令整肅○軍無思私掠○士
女喜悅○長樂公丕使石越討之○農曰○越有知勇之名○
令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必有不設備○

可以計取之○眾請治列人城○農曰○今起義兵○惟敵是○
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至也○越至列人西○
農參軍趙謙請急救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內○晝
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悍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
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柵自固○農笑曰
越兵精士壯○不乘其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柵○吾
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噪出陳於城西○牙門留本
帥壯士四百○騰柵而入○農大眾隨之○大敗秦兵○斬越○
劉裕從徐兗刺史桓修入朝○與劉毅何無忌孟昶及

此書 一卷 十

裕弟道規諸葛長民等○相與合謀○起兵討弘○據廣陵○
長民為刁逵參軍○使殺逵○據歷陽○弘逵○皆玄黨也○裕
託以游獵○與無忌收合徒眾○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
開○無忌着傳詔服○稱勑史○居前○徒眾隨之○入斬桓修○
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孟昶與劉
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斬之○因收眾(知所向)濟江○眾
推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昶為長史○守京口○裕師
二州之眾千七百人○軍於竹里○移檄遠近○玄加桓謙
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甚銳○計出

萬死○若有蹉跌○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兵甫之呈甫數相繼北上○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蒱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桓謙與何澹之屯覆舟山○裕先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以油灌諸木枝然之○火光徧滿山

谷○玄不知測○裕乃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軍○皆殊○死○戰○無不以一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縱火○烟塵漲天○鼓噪之音○震駭京邑○謙等（知所爲）諸軍一時奔走○徐道覆聞劉毅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自至番禺說之○曰、本住嶺外○豈得○以○此○傳○之○子○孫○耶○正、以劉裕難與為敵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裕平○齊○後○以璽○書○征○君○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恐將軍不能當也○若先○克○建○康○傾

其○根○蒂○裕雖○南○還○無能○為○已○循乃從之○初○道覆使人伐材於南康山○至始興賤賣之○居人爭市之○至是悉取以裝艦○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盧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詔○乃以韓範為督都八郡軍事○封融為渤海太守○引兵還○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長史鄧潛之諫曰○循兵艦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三○城○以○待○之○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

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鬭○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無忌不聽○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遂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遂握節而死○劉毅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又遣劉藩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謂我真不及劉裕耶○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於桑落洲○

級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知所向）徑進○固爭累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人○測○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兵○石○頭○城○隨宜○應○赴○既令○彼○無○以○測○又以○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耳○時劉毅新敗○人情洶懼○將士北還者多瘡病○建康戰卒○不盈數千○循戰士十餘萬○舟車百

里○樓船高十二丈○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渡江○以避其鋒○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既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循○逃○則勢○同○匹○夫○何以○威○物○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昶恚甚○請死○裕怒曰○卿且

一戰○死復何晚○昶乃抗表曰○臣贊北伐之計○使狂賊乘間至此○謹引咎以謝天下○乃仰藥而死○循至淮口○中外戒嚴○琅琊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回泊西岸○此成禽耳○道覆○請於○新亭至（知所向）白○石○焚舟○而○上○數道○進○攻○循曰○大軍未至○孟昶望風而自裁○以大勢言之○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克之道○且多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爲盧公所悞○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

登城見循軍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以兵戍之○明日○循伏兵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裕留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戒令堅守勿動○裕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爲之防○裕曰○石頭城險○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矣○又明日○循焚查浦○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出戰大敗○林子據柵力戰○賊乃退○裕帥諸軍○馳還石

頭。斬赤特。出陣於南塘。

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於是勤兵移檄。朝廷洶懼。初、道成以世子賾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賾為左衛將軍。賾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謂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若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如此則不知所向矣）（如此則知所向）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眾欲倍道兼行趨建康。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留北。湓。

此書

一卷

十五

口內藩。朝。廷。外援。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城小難固。左中郎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眾。心。齊。一。江。心皆。城。隍。也。賾乃奉晉熙王燮鎮湓口。道成閭之。喜曰。真我子也。攸之至夏口。自恃兵強。有驕色。主簿宗嚴之。勸攸之攻郢城。功曹臧寅以郢城地險。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挫銳。捐。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拔。沈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眾東下。柳世隆遣人挑戰。埤罵穢辱之。攸之

怒。改計攻城。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

侯景聞臺軍討已。問策於王偉。偉曰。召陵若至。必為所用。不如決志東向。直搗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即。進。遂景乃詐稱出獵。十月出譙州。執刺史蕭太。攻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日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乘。此。際。速。趨。建康。（知所向）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為備。遣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為導。引兵臨江。梁主

此書

一卷

十六

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召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眾。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景聞之喜曰。吾事辦矣。乃濟江。建康大駭。梁主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為軍師將軍副之。

湘東王繹。以王僧辯為大都督。帥諸將東（賊）擊侯景。至巴陵。聞郢州陷。因留戍之。繹遣僧辯書曰。既乘乘勝。必將西下。不勞遠擊。且守巴丘。以逸代（待）勞。無不克矣。

又謂僚佐曰。景若水部兩道。直指江陵。此上策也。據夏首。積兵糧。中策也。悉力攻巴陵。下策也。此巴陵城小而固。僧辯可任。景攻不拔。野無所掠。暑疫時起。食盡兵疲。破之必矣。乃命徐嗣徽自岳陽。杜崱自武陽。引兵會僧辯。景使丁和守夏首。宋子仙為前驅。趣巴陵。分遣任約。直指江陵。景率大兵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僧辯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景衆濟江。執王珣等至城下。使說其弟宜州刺史琳。琳曰。兄受命討賊。不能死難。曾不内慚。翻欲陽誘取

弓射之。珣慚而退。景百道攻城。城中鼓噪。矢石雨下。殺賊甚衆。景乃退。僧辯着綬乘輿。奏鼓吹號巡城。景軍饑疫死傷大半。繹遣胡僧祐援巴陵。

隋漢王諒有寵于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隷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懷異圖。諮議參軍王頍者。僧辯之子。倜儻好奇略。與蕭摩訶俱不得志。每鬱鬱思亂。皆為諒所親善。贊其陰謀。會熒惑守東井。諒以儀曹傅奕曉曆星。問之。對曰。東井黃道所經。熒惑過之。乃常理耳。諒不悅。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先是高祖與諒密約。若璽書詔汝。勅字傍别加一點。又與王麟符合。則就徵。及發書無驗。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司馬皇甫誕流涕苦諫。諒怒囚之。嵐州刺史喬鍾葵將赴諒。其司馬陶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當竭誠効命。豈得身為屬階乎。鍾葵臨之以兵。辭氣不撓。義而釋之。於是從諒反者凡十九州。王頍說諒曰。王將吏家屬。盡在關西。若用此等。則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

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若但欲割據舊齊之地。宜任東人。諒不能決。乃兼用二策。唱言楊素反。將誅之。兵曹裴文安說諒曰。分遣羸兵。屯守要害。仍令隨方略地。帥其精銳。直入蒲津。頓于灞上。則京師震擾。兵不暇集。旬日之間。事可定矣。諒大悅。於是遣諸將分道四出。署文安為柱國。與紇單貴王聃等直指京師。諒簡精銳數百騎。戴帷冪。詐稱宮人還長安。直入蒲州城中。豪傑亦有應之者。文安等未至蒲津百餘里。諒忽改圖。令紇單貴斷河橋。守蒲州。而召文安。文安還。代州總

侯莫陳三字姓

管太子李景發兵拒諒諒遣喬鍾葵帥兵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攻輒崩毀景且戰且築士皆死鬬鍾葵屢敗景司馬馮孝慈司法呂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善拒守景推誠任之已無所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楊素將輕騎五千襲蒲城夜至河橋收商賈船得數百艘置草其中踐之無聲遂銜枚而濟遲明擊之單貴敗走聃以城降詔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將綦毋良攻磁相不克遂攻黎州塞白

此書一卷 十九

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以史祥為行軍總管軍河陰祥曰公理輕而無謀恃衆而驕不足破乃於下流潛濟公理聞之引兵逆戰未及成列祥擊敗之遂趣黎陽綦良軍潰帝將發幽州兵疑總管竇抗有二心以李子雄為上大將軍又以長孫晟為相州刺史發山東兵與子雄共經略之晟辭以男在諒所帝曰公體國之深終不以兒害義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杭來謁子雄伏甲擒之遂發其兵步騎三萬自井陘西擊諒李景被圍月餘詔朔州刺

史楊義臣救之義臣帥馬步二萬出西陘鍾葵悉衆拒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領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匿於澗谷間晡後復戰兵合命驅牛驢者鳴鼓疾進塵埃漲天鍾葵軍潰縱擊破之諒遣其將趙子開擁衆十萬柵絕陘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千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營於口使軍司簡留三百人守營軍士憚北軍之強多願守營素聞之即召所留三百人悉斬之更令簡留無願留者素乃引軍馳出北軍

此書一卷 二十

之北直指其營鳴鼓縱火北軍不知所為自相蹂踐殺傷數萬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會大雨欲引還王頍諫曰楊素懸軍深入士馬疲弊王以銳卒自將擊之其勢必克今乃望敵而退是沮戰士之心而益西軍之氣也頍王勿還諒不從頍謂其子曰氣候不佳兵必敗矣楊素進擊諒大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晉陽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請降頍自殺

楊玄感素之子也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玄感與為深交帝方事征伐玄感自言世荷國恩願為將領

帝喜。寵遇日隆。頗預朝政。至是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乃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眾。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民水火何如。眾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主簿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問計。密曰、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去幽州。猶隔千里。公擁兵。出其不意（知所向之哉）。長驅入（秋者）薊。扼其咽喉。高麗聞之。必躡其後。不過旬日。資糧皆盡。其眾不降則潰。可不戰而

此書　一卷　廿一

擒。此上計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此雖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帥眾鼓行而西（此知所向之至）。經城（有）勿攻。直取長安。收其豪傑。撫其士民。據險而守之。天子雖還。失其根本。可徐圖也。玄感曰。更言其次。密曰。簡兵倍道。襲取東郡。以號令四方。但恐唐禕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僕所知也。玄感曰。不然。今有官家口。並在東都。先若取之。足以動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策。乃上計也。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為前鋒。

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為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人達奚善意。將精兵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不追。弘策退收散兵。復結陣以待之。玄挺徐至。坐息良久。忽起擊之。弘策又敗。如是五戰。直抵大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於玄感。

此書　一卷　廿二

玄感每誓眾曰。我身為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不顧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耳。眾皆悅。父老爭獻牛酒。子弟詣軍門請自效者。日以千數。

李淵入臨汾。汾陽薛大鼎說淵。請勿攻河東。自龍門直濟河（知所向）。據永豐倉。傳檄遠近。關中可坐取也。淵將從之。諸將請先攻河東。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關中。豪傑。皆企踵。以待。義兵。瓌在馮翊積年。知其豪傑。請往諭之。必從風而靡。義師自。梁山。濟河（知所向）。指韓城。逼郃。

陽○蕭造○文○史○必望○塵○請○服○孫華之徒○皆當遠遁○然後○
鼓○行○而○進○直拔○永豐○雖未○得○長○安○關中○固○已○定○矣○淵
悅○關內內羣盜○孫華最強○淵至汾陰○以書招之○華來
見淵○淵慰獎之○以任瓌為招慰大使○瓌說韓城下之○
淵謂王長諧等曰○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餘里○
不敢來戰○足明其衆不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
若自濟河擊卿等○則我進攻河東○若全軍守城○則卿
等絕其河梁○前扼其喉○後拊其背○彼不走必為擒矣○
後果走而被擒○

此書 一卷 廿三

河南山東大水○饑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
繼○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
為饑○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
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
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
粲之徒○亦遣使附密○太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
為大衆之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
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
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
知所之○
將河東未下○三輔豪傑○至者日以千數○淵欲引兵西
趨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
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
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李世民曰○不
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
長安之人○望風震駭○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
槁葉○耳○若淹留自弊於堅城之下○彼得成謀修備以
待○我坐○費○日○月○衆心○離○沮○則大○事○去○矣○且關中○蜂○起○

此書 一卷 廿四

之○將○未有○所○屬○不可○不○早○招○懷○也○屈突通自守虜○耳○
不足為慮○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朝
邑京兆諸縣多降○
李敬業起兵○魏思溫說李敬業曰○明公○以○匡○復○為○辭○
宜帥○大○衆○鼓○行○而○進○直指○洛陽○則天下○知○公○志○在○勤○
王○四面○響○應○矣○薛仲璋曰○金陵有王氣○且大江天險○
足以為固○不如先取常潤○為定霸之基○然後北向以
圖中原○進無不利○退有所歸○此良策也○思溫曰○山東○
豪○傑○以武○氏○專○制○憤惋○不○平○聞公○舉○事○皆思蒸○麥○為○粮○

仲卿。為。兵。以俟。南。軍。之。至。不乘。此。勢。以立。大。功。乃更。蓄。縮。欲自。謀。巢。穴。遠近。聞。之。其誰。不。解。體。敬業不從。將兵攻潤州。思溫謂杜求仁曰。兵勢合則強。分則弱。敬業不并力度淮。收山東之眾以取洛陽。敗在眼中矣。敬業遂行取潤州。聞李孝逸將至。回軍拒之。屯下阿溪。使敬猷逼淮陰。韋超屯都梁山。孝逸軍至臨淮。戰不利。監軍御史魏元忠曰。天下安危。在茲一舉。今大軍久留不進。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以代將軍。將軍何辭。一逆逗遛之罪乎。孝逸乃引軍而前。元忠請先

擊敬猷。請將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自擒矣。若擊敬猷。敬業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兵盡在下阿。烏合而來。利在一決。敬猷不習軍事。其眾單弱。大軍臨之。駐馬可克。敬猷敗。敬業乘勝而進。雖有韓白不能當其鋒矣。孝逸從之。引兵擊敬猷。敬猷走。敬業勒兵阻溪拒守。元忠言於孝逸曰。風順。荻乾。此火攻之利。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倦。陳不能整。孝逸進擊之。因風縱火。敬業大敗。輕騎走。將入海。孝逸乃追斬之。

鄭祇德求救于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祇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道。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求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而班中無可語矣。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略。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

六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袁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睢曰。宜急引兵（如）趨（所向）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也。未易成也。不如擁眾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

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無所為。且吾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式甫面縛而來。當免其死。式入越州。送祗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于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病卧家者起矣。先求遷職者無言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師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効以自異。使師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不知我所為。式命諸縣

此書　一卷　廿七

開倉廩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也。官軍少騎卒。式曰。土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衆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即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謝呼。願効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騎兵大足。或請為烽燧調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來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恤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圖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脇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暀謂裘甫曰。鼎從吾謀。寧有此困耶。收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銳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上萬餘人。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戮。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式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

此書　一卷　廿八

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暀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將軍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陣。今幸得從公破賊。然有所不喻者。敢問公之始至。軍食方急。而更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饑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之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

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
盜為莫○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
曰○公専以執裘甫為事○軍需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
奏○無○從○從由是○能○成○其○功○
蒙古主鐵木真殂於六盤山○臨卒謂左右曰○金精兵
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
宋金世仇○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指○大○梁○金急○必
徵兵潼關○然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
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

金降人李昌國言於蒙古拖雷曰○金遷汴將二十年○
其所恃以安者○潼関黄河耳○若出寶鷄○於○侵漢○中○不
一○月○可○達○唐○鄧○大事○集○矣○拖雷然之○白於蒙古主蒙○
古主乃會諸將○期於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遣拖
雷先趨寶鷄○速不罕朱假道淮東○以趨河南○且請以
兵會之○
伯顔破二郢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覘漢
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彌亘三十餘
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禩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

進○將軍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
口入江○伯顔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顔
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
顔來閙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因自
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戰船萬計○
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
十萬騎於北江○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鷂子
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顔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
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

騎○三○千○隨舟○直趨上○流○為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
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
軍船之半○循岸而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
志○伯顔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
朮即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
大雪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
諸將○令徑渡○載馬隨後○萬户史格一軍先渡○為荊鄂
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軍○流○鵬飛軍
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鬬○散而復合數○曰○出馬急

擊○追至郢東門○鵰飛被重鏃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
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
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
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
海統制劉成○俱死戰○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
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令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河○
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鄞黃○阿朮曰○若赴下
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月○日○可以萬全○伯顏乃
遂趣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賈似道以精銳七

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
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
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
新進出己右○殊無鬭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栰數十○
採薪芻置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
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
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礟○擊虎臣中堅○
虎臣軍動○阿朮以刻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
地○虎兵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所乘舟○眾

凢之喧○曰○步師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

第二卷序

兵止一道耶曰不然所向既明則正道在不必言矣然不得奇道以佐之則不能取勝項羽戰章邯于鉅鹿而後高祖得以乘虛入關鍾會持姜維於劍閣而後鄧艾得以踰險入蜀故一陣有一陣之奇道一國有一國之奇道天下有天下之奇道即有時正可為奇奇亦可為正而決然斷之曰必有夫兵進而不熾奇道者愚主也黠將也名之曰棄師不觀之蘇氏抉門旁戶踰垣之窬乎其論甚精無以易也昔劉滜之

攻大梁田祿伯請以五萬人別循江淮收淮南長沙以會武關岑彭攻公孫述自江州沂郡江破侯丹兵徑拔武陽遶出延岑軍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移軍欲向延郡而潛以輕兵襲白馬用此道也然則用兵者慎勿曰吾兵可以一路直至而無煩於旁蹊曲徑為也是以人國徼幸也戒之哉

第二卷

兵進必有奇道

龐涓仕魏為將軍伐趙齊救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奇道）其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敝於魏也從之十月邯鄲降魏魏師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魏使龐涓伐韓韓請救於齊齊威王召大臣而謀之

成侯鄒忌曰不如勿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矣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救之是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至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獘則可以受重利而得尊名也王曰善乃陰許韓使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孫子為將以救韓直走（奇道）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

魏王豹初降漢復以親疾辭歸至國即絕其河關反

萆 與蔽通師古注隱蔽於山間使敵不見

與楚約和漢王遣酈生往說豹不聽漢命韓信擊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引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帥兵迎戰信遂執豹定魏

韓信張耳擊趙趙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謂陳餘曰信耳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

此書 二卷

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必為二子所擒矣餘嘗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其計不用左車策信問視知之大喜乃敢遂之未至井陘口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戒曰俟趙空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傳餐曰令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皆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逐之大戰良久於是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信所遣騎馳入趙壁拔趙幟易漢幟水上軍皆殊死戰趙軍已失信等欲歸壁見幟大驚遂亂遁走漢兵夾擊大破之虜趙軍斬成安君於泜水上禽趙王歇

漢王走河北得韓信軍復大振引兵臨河南向欲復與楚戰鄭忠說止王乃使劉賈盧綰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焚楚積聚以破其業

公孫述使其將延岑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鼓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

此書 二卷

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周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於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卒破延岑

孫策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戰不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不備出其

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燃火為疑兵分兵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周昕逆戰策斬昕朗乃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

曹操將擊烏桓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趣利不如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即至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濘滯不通敵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疇曰此道夏秋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

此書

陷壞斷絕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擒也操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敵乃知之尚熙與蹋頓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敵遇縱兵擊之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

馬超韓遂衆十餘萬據潼關七月操自將擊之八月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徐晃晃曰公盛兵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坂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坂津為寨先置以截其衆賊可擒也操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閏八月操北渡河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進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作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走之九月進軍悉渡超等數挑戰不許固請割地送任子乃設計以離間超遂方與克日會戰大破之遂超犇凉州操追至定安而還諸將問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

此書

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若吾先入河東賊必分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使賊悉衆南守而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與我爭連車樹柵為甬通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且堅壘敵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使為為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鍾會伐蜀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

軍食將乏○欲引還○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趨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如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應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又粮運將匱○頻于危殆○艾自氈自褁○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守將馬邈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不進○黃崇○屢○勸○瞻○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不從○艾遂長驅而進○

二卷　六

此書

慕容翰請於燕王皝伐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闊○南道險狹○衆欲從北道○翰曰○敵必○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鋭○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別遣○偏師出北道○縱有蹉跌○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為也○皝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及慕容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寓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其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拒北道○自帥羸兵俻南道○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衆繼之○高句麗大敗○諸軍乘勝○逐入丸都○王寓等戰於北道○皆敗沒○

夏主遣使求和於宋○約合兵滅魏○遂分河北自恒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捨之西行○則寇未可必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崔浩曰○義隆與赫連定○遂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和莫敢先入○譬如連鷄○不得俱飛○無能為害○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西道○衛○鄴○如自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若○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

二卷　七

此書

殘○根○易○摧○擬之○必○破○克定之後○來出潼關○席捲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魏主從之○遂如統萬○謀襲平涼○

齊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魏主親禦之○命廣陽王嘉斷均口○邀齊歸路○齊兵大敗○敗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担之○間道南走○魏收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士卒死者三萬餘人○顯達之北伐也○軍入汮均口○馮道根曰○汮均迅急○易進難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鄧○城○陸道○步○進○列營○

弢（古文弼字）

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及
顯達夜走道根每及險要輒亭馬指示之衆賴以全
周主獨與齊王憲及內史王誼謀伐齊又遣納言盧
韞乘驛三詣安州總管于翼問策他人莫知至是始
下詔伐齊將出河陽內史上士宇文弢曰齊雖無道
藩鎮有人今出師河陽精兵所據恐難得志如出汾
曲（寺道）戍小山平則攻之易拔矣民部中大夫趙煚曰河
南洛陽四面受敵縱得之不可守請從河北直指太
原傾其巢穴而（可）一舉而定遂北下大夫鮑弘曰往日
屢出洛陽彼既有備故每不捷如進兵汾潞（一字寺道所見）直掩晉（寺同）
陽出其不虞自為上策周主皆不從帥衆六萬直指
河陽八月入齊境禁伐樹踐稼犯者皆斬攻河陽大
城拔之齊王憲進圍洛口拔二城焚浮橋齊都督傅
伏自永橋夜入中潬城周人圍之不下洛州刺史獨
孤永業守金墉周主攻之不克永業通夜辦馬槽二
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且至憚之九月周主有疾夜
引兵還齊王憲等降拔三十餘城皆棄不守
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懀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

此書 二卷 八

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
詔楊素討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
艦被江素擊之總管來護兒曰吳人輕銳利在船楫
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宜嚴陣以待之勿與戰請假
奇兵（寺道）數千潛渡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
韓信破趙之策也素從之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
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烟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
智慧逃入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領越海
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
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
之於水得者已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斬智
慧因泛海掩至泉州擒賊帥王國慶江南大定
李世勣伐高麗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
而潛師（寺道）北趨甬道出高麗不意自通定濟遼水至玄
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車駕至安市城攻之高麗北
部耨薩延壽惠真帥兵十五萬就安市上曰今為延
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城為壘據險食粟掠吾牛馬
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

此書 二卷 九

拔城中之衆○與之背道○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
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禽在吾目中矣○高
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
戎狄○獨立為帝○此命世之才○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
可敵也○為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
兵○斷其運道○糧食皆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
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上猶恐其不至○命阿史那社
爾將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偽走○高麗相謂曰○易與
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陣○長四十

里○上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來高觀望形勢○江夏王道
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虛○願假臣精
兵五千○覆其根本○則數十萬衆可不戰而降矣○上不
應○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于西嶺○長孫無忌將
精兵萬一千○自山北出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
四千為奇兵○挾鼓角偃旗○登北山○敕諸軍聞鼓角
齊出奮擊○延壽等見世勣布陣○勒兵欲戰○上望見無
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
大懼○欲分兵禦之○而陣已亂○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

無敵○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
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等步騎七
萬○會于易州○李存審曰○彼衆我寡○彼騎多○我步少○我
不利于平原○嗣源曰○彼我錙重○我行必載糧○設平原
而彼抄吾糧○我先自潰也○莫若自山中潛趨幽州○遇
敵○則據險拒之○遂踰嶺而東○嗣源與從珂將三千騎
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遇契丹○力戰得進○至山口○契
丹以萬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躍
馬奮撾○三入其陣○斬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始

却○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則成寨○契丹
騎過寨○寨中發萬弩射之○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
契丹列陣以待○前○存審戒步兵陣于後○勿動○先命羸兵
曳柴燃草以進○鼓譟合戰○趣後陣來之○斬契丹萬計○
幽州圍解○
劉智遠集羣臣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陣
魏○智遠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敵主雖死○黨猶衆
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盗
合勢○共擊我軍○糧餉道絶○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隘○

衆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晋○相○繼○款附○
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智遠曰○御
言是也○詔諭諸道○以太原尹崇爲北京留守○
上久欲伐蜀而無辭○會趙彥韞潛以蜀主與北漢主○
約同衆兵濟河蠟書獻之○太祖喜曰○吾用師有名矣○
令彥韜指畫江山曲折之狀○閔砦戍守之處○道里遠
近○俾畫工圖之○遂命王全斌等伐之○且謂曰○凡克城
寨○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
者土地耳○全斌等由鳳州○劉光儀等由歸州○進○十二

北書 二卷 十二

月全斌入蜀興州○屢敗蜀師○擒招討使韓正保○蜀衆
大潰○蜀帥王昭遠保劍門○光儀至蜀夔州○夔州有鎖
江爲浮橋○上設設敵柵三重○沿江列礮具○光儀將行○太
祖亦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至此○此泝流而上○愼勿以
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
郡○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
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棄○舟○而○上○蜀守將高彥儔○
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堅
壁以待之○守謙不從○領麾下與光儀騎將張廷翰戰

敗○遂入寧江城○彥儔自焚死○乾德三年春正月○全斌
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里○
名○來蘇○蜀人○于○江○西○置柵○對○岸○出○渡○自此○出○劍○門○南○
二○十○里○至青○彊○與官○合○若行行○此○路○則劍○門○不○足○恃○
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爲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
而遁○遂次青彊○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
衆屯漢源坂○以待全斌○未至漢源○劍門已破○昭遠股
慄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
進擊○大破之○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

北書 二卷 十三

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
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
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効命○已而全斌進
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降表○遂入城○自發汴州至此○
凡六十六日○
初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
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
利○敵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曹
彬等來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軍之

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
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
其勢○又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
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
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兵從白
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略山後地○會衆進來下○合
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重進累捷○恥握重兵○不
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褁糧與米信○復
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暮食○則擊離伍單

此書 二卷 十四

出者○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
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
困乏○糧又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馳羅口○
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
戰于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
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
河而爨○聞休哥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
帝聞之悔○謂張齊賢等曰○卿等睹朕○自今以後○復作
如此事否○

時得報敵分道渡河○詔禦營韓世忠與宗澤○帥所部
迎敵○澤聞王彥聚兵太行山○欲大舉趨太原○澤即以
彥為忠州防禦使○制置河北軍事○恐彥孤軍不可獨
進○召彥計事○彥悉召諸寨○指授方略○以俟會合○乃以
萬餘人先發○金人以重兵躡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
澤令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遂屯滑州之沙店○澤上
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
相等州○王再興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馬擴等自大
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等○各以所領兵○分路

此書 二卷 十五

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願
陛下蚤還京師○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中興之業○
必可立致○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
韓世忠既平范汝為○旋師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
信○徑（奇○道○）至豫○章○連營○將○濟○數○十○里○羣賊○不○虞○其○至○大驚○
世忠因使董依招成○成方為岳飛所追○乃率衆降○得
戰士八萬○遣詣行在○

第三卷序

兵之進也○固有所過城邑○不及下者矣○必以戰乎○曰非我樂戰也○不得已○而與敵遇○非戰○無以却矣○益兵旣深入○則敵必倂力○傾國以圖○蹂盪我○恐我聲勢之成○此而不猛戰疾鬪○一為所來○魚散鳥驚○無可救矣○誠能出其不意○一戰以挫其銳○則敵衆喪胆○我軍氣倍○志定○成立○而從可攻取○以圖敵○古所謂一戰而定天下○其在斯乎○漢光武之於昆陽○唐太宗之於霍邑○可以觀也○昔沈田子以千餘人○遇苻泓數萬之衆於青泥○其言曰○兵貴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不敵○勢不兩立○若彼圍旣固○則我無所逃○不如擊之○遂敗泓兵○此深合機要○百應不易之道也○

第三卷

初◎起◎之◎兵◎遇◎敵◎以◎決◎戰◎為◎上◎

王莽遣其司徒王尋○司空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為壘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合兵得四十二萬人○號百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五月出潁州○與尤茂合○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惶怖欲散歸諸城○劉秀曰○今兵穀旣少○而外寇強大○并力○禦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勢無俱全○昆陽即拔○一日之間○諸部亦滅矣○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秀笑而起○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迫急○乃更請秀○復為圖畫成敗○皆曰諾○時城中惟八九千人○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尤說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不如先擊宛○宛敗○昆陽自服○不聽○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數○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衝棚撞城○積弩亂

發矢下如雨○鳳等乞降○不許○尋邑自以功在漏刻○不
以軍事為憂○尤曰○兵法圍城為之闕○宜使得逸出○以
怖宛下○又不聽○劉秀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諸將貪
惜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珍寶萬倍○大功
可成○如為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
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陣○
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
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
復居前○請助將軍○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

此書 三卷

二

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
秀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
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陣○勅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
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尋邑陣亂○漢兵乘
銳○崩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震呼動天地○莽兵
大潰○伏屍百餘里○會大雷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滍
川盛溢○虎豹皆股慄○士卒溺死以萬數○邑尤茂輕騎
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不可勝算○
王郎兵起○光武渡滹沱○至下博城西○惶惑不知所之○

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為長安守○去此八十里○
秀即馳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
和戎太守邳肜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至○大喜○肜亦
來會○議者多欲西還○肜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
之○因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
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
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代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
會也○何者○明公即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
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秀乃止○秀以

此書 三卷

三

二部兵弱○欲入城頭子路刀子都軍中○任光以為不
可○乃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秀拜光肜大將軍○將兵
以從○光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刀子
都軍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吏民得檄○轉相告
語○劉直衆兵數千人○據堨城○耿純率宗族賓客二千
餘人○老病者載木自隨○皆來迎秀○秀皆以為將軍○衆
稍合至萬人○北擊中山○進拔盧奴○所過發奔命兵○移
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

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衆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來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決戰)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而先○擊○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軍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此書 三卷

四

張巡至真源○哭于玄元皇帝廟○遂起兵○西至雍邱○與賈賁合○初雍邱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邱○賁出戰死○張巡兼領賁衆○潮復與戰將李懷仙等○(決戰)四萬餘衆○奄至城下○衆懼○巡曰○賊兵○有○銳○有輕○我○心○今出○其○不○意○擊○之○彼○必○驚○潰○賊勢○少折○然後從○城○可○守○也○乃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陣○人馬○辟○易○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復戰○賊遂敗走○巡來勝逐之○獲胡兵二千人而還○軍聲大振○

种師道師入援○至洛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或止師道○言賊勢方銳○願少至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決戰)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西京○趨○汴○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增壘自衛○

此書 三卷

五

第四卷序

戰固無疑矣然不得其道禍更深於無戰古有百戰之說以吾言之不啻百也將從何處說起耶曰吾言吾初起之戰馬耳以爲合之市人當追風之鐵騎列陣原原堂堂正正而與之角不俟智者而知其無幸矣出奇設伏又何再計焉孫臏之破龐涓以怯卒韓信之破陳餘以市人李密之破張須陀以羣盜用寡以復衆固弱而無强善戰之術固不止此然當其事者斷斷乎於此二者求之則萬衆萬當不然者必敗

此書 四卷序 一

第四卷

決戰之道在於出奇設伏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伏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

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

此書 四卷 一

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邱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帥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

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豈暇謀人乃出師旬
有五日百濮乃罷自盧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
盧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窓三宿而
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
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
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
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
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

四卷 二

此書
遂滅庸
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伐齊齊人多死范宣子告
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
乘自其鄉入皆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
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
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使人使司馬斥山澤
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偽
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脱歸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侯

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
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
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
曰子殿國師齊之入也子姑先乎乃代之衛殺馬於
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遂入
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
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
失衆君必待之將犯子太子抽劍斷鞅乃止
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

四卷 三

此書
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
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吳伐州來楚薳越師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
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
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
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
夫嚚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
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
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先斧○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詳○亂○楚必○大○
斧○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陣○整○旅○吳子從之○戊辰
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
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
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
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
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
吳子問于武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眾而乖○莫
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此書 四卷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
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
始病○
秦圍閼與○趙王召羣臣問之○廉頗樂乘皆言道遠險
陿○如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
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
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有言急救武
安者○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
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奢既遣間○

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
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諫○奢進之○歷曰○秦
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
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不許○復請曰○先據北○
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奢
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
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
賊見勢弱○遂悉眾攻之○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

此書 四卷

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服○識○別○眾遂○驚○潰○追擊
大破之於崤底○
曹操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欲與羣臣議還○荀彧報曰○
紹悉眾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強○若
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且紹布衣之雄
耳○能聚人而不能用○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輔以大順○
何向而不濟○今穀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
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為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
分之一之眾○畫地而守之○搤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

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來○至官渡○操擊燒之○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淳于瓊等將兵送之○沮授說紹可別○為○支○軍○于○表○以絕曹操之抄○許攸曰○曹操悉師拒我○許下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潰○可令○首○尾○犇○命○破之○必○也○紹皆不從○會許攸犯法○奔曹○說曹曰○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也○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燔其○聚○積○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

喜○乃留曹洪守營○自將五千步騎○用袁○軍○旗○幟○啣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屯○放○火○急擊之○紹聞曹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曹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請先○救○之○郭圖固請攻曹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獲○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營○不能下○騎至烏巢○操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張郃高覽降曹○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朱桓兵纔五千人○諸將皆

懼○桓曰○勝負○在○將○不在○衆○寡○兵法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而士卒勇怯等耳○今仁非智勇○士卒甚怯○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臨江背山○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耶○乃偃○旗○息○鼓○示弱○以○誘○之○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王雙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退○桓遂斬雕虜雙○晉王浚遣都護王昌○帥諸軍及段疾陸眷、與弟匹磾

文鴦從弟末柸○攻石勒于襄國○勒兵出戰皆敗○勒召將佐曰○吾欲悉衆決勝○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俟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段氏○最為勇悍○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屬焉○今克日來攻北城○必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則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

銳卒從突門出擊之不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軍門為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里

漢劉暢帥兵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疑懼乃遣其將郭誦禱于子產祠使巫陽信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李矩守滎陽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

四卷　八

此書

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還

周法尚初自陳來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之尚遣部曲悖綷調詐為背尚奔于陳陳為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北降若得君討之必無鬬志自當于陣倒戈耳猛以為然引兵急進法尚乃佯而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陣兵急進法尚先伏輕船于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奔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於村北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而浦中伏發入猛船取陳旗幟建周旗幟於是猛大敗僅以身免

李密說翟讓攻下滎陽諸縣隋遣張須陀為滎陽通守以討之讓歸數為須陀兵敗聞其來大懼將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擒也分兵千餘人伏林間須陀方陣而前讓與同戰不利須陀來之逐北十餘里密發伏掩之須陀兵敗密與讓及徐世勣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歸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

李密取興洛倉時東郡人皆以密為饑賊盜米烏合

四卷　九

此書

易破爭來應募衣服鮮華旗鼓甚勝陳于石子河西密讓選驍雄分為十隊令四隊伏嶺下以待仁基以六隊陣于石子河來長恭等見密兵少輕之讓先接戰不利密下麾下橫衝之隋兵大敗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送粮餽數千來趣威虜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塗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

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
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為胡地鬼
乎衆皆憤激從命繼倫命秣馬候夜人持短兵潛躡
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
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
契丹一大將皆驚潰休哥創適契丹不敢入寇每相
戒曰當避黑面大王
張浚聞李成將馬進在筠州以豫章界江淮之間遂
急趨之既入城喜曰我已得洪破賊決矣及進犯洪

此書 四卷 十

州運營西山浚飲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
索戰浚以細書狀報之進以浚為怯浚謀知賊怠乃
議戰岳飛曰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自上流（出奇）絕生
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因請自為先鋒浚大喜令
楊沂中絕生米渡飛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
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東城進出城布陣飛設
伏以紅（設伏）羅為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
其少薄之伏發進大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
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人浚與沂中復前後夾擊

大敗之因呼浚為鐵山
韓世忠受命自豫章移師長沙劉忠有衆數萬據白
面山營柵相望世忠至與賊對壘奕碁張飲堅避不
動衆莫能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訶問世
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
夜伏精（設伏）兵二千於山下與諸將拔營而進賊迎戰
伏兵已（出奇）馳入軍中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
驚潰世忠麾將士夾擊遂大破之
韓世忠至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觀提

此書 四卷 十一

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
臣使金過之世忠散炊覺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
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視
吾鞭（出奇）所向於是移兵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設伏）十餘所
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金前將軍聶兒勃董問
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勃董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
儀五里別將撻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
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金軍亂官軍迭進
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砍馬足敵被

甲陷泥淖世忠麾勁兵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
不野二百餘人追至淮設溺無算論者以為中興武
功第一
金主亮築臺江上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一
羊一豕投於江中招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
濟江矣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
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
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
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
此書 四卷 十二
金帛誥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請死戰
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
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兩子乃
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其
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設伏)港備不測部分甫
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
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少却允文入陣
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
女子耳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鰌

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
自和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
始遁允文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
允文知亮厥明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出海州駐上流
別遣盛新以舟師(出奇)截金人于楊林河口明旦敵果至
因夾攻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偽詔來諭王權
若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不復書言權因退師
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顧快戰以決雌雄亮得書
大怒遂帥其軍趨揚州
此書 四卷 十三

第五卷序

戰失其道未有不敗者戰得其道未有不勝者勝則破竹之勢成迎刃之機順矣自此招攬豪傑部署長吏撫輯人民收素圖籍頒布教章所謂略地也顧其策何先曰是有機焉蹈之而動耳不煩兵也昔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不能下使非納蒯徹之說以侯印授范陽令而使之朱輪華轂以馳驅燕趙郊則三十餘城烏能不戰而服乎善乎李左車之對淮陰也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

而破趙二十餘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以罷弊之卒屯之燕堅城之下燕若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至今思之雖孫吳復生何以易焉而要非戰勝之後則斷不及此何也勝則人習吾威而從吾勢利害迫於前而禍福怵其心故說易行而從者順若在我無可恃之形而徒以虛言聳衆是猶夢者之墮井無怪乎疾呼而人不聞也此又不可不留意也

第五卷

乘勝略地莫過於招降

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曰○足下必攻得然後下城○戰勝然後得地○而令有策○可不動而下數十城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曰○范陽令徐公畏死欲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如不○殺○而○以○侯印○授○之○使之○朱輪○華轂○馳驅○燕○趙○郊○燕趙○人○見○之○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則燕○趙○諸○城○可毋○戰○而○降○矣○從之○不戰而下者○三十餘城○

此書　五卷　一

秦遣兵拒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未可○願益張旗幟○為疑兵○而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良又曰○不如○因其○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擊秦軍○大破之○

韓信破趙○獲李左車問計○對曰○將軍虜魏王○禽夏說○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威震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衆勞卒疲○其實難用○燕若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此將軍之所短也○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北首○燕路○而遣○辯士○奉○書○於燕○暴其所長○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不知○為○齊○計○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從其策○燕從風而服○

吳漢亡命至漁陽○聞光武長者○獨欲歸之○乃說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為然○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乃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說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

此書　五卷　二

之○為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為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為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其○以所○聞○說○之○漢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於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于廣阿○拜漢為偏將軍○

時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大司馬朱鮪○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狥燕趙○以魏郡河南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倉廩充○乃拜寇恂為河內太守○異為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

非朱鮪等○異乃遣李軼書曰○愚聞明鑑所以照形○往
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商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
周伯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
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
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
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
赤眉臨郊○大臣乖離○紀綱已絕○蕭王○經營河北○英傑
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
悟成敗○亟定大計○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者○

此書

五卷 三

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軼乃報異書曰○異本
與蕭王首謀造漢○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
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
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以東十三縣○
武勃將萬餘人與異戰與士鄉下○異斬勃○獲首五千
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
宣路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
乖離○多有降者○
張遼與夏侯淵圍昌豨于東海○數日糧盡○欲引軍還○

遼謂淵曰○數日以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
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倘
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
語○遼為說曹公神武○方以德懷遠方○先附者受上賞○
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勸
喜○遂詣曹○曹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
以明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諸葛亮討南夷○所在戰捷○由越巂入斬雍闓等○孟獲
素為夷漢所服○收餘衆非亮○亮募生致之○既得○使觀

此書

五卷 一 四

于營陣○獲曰○向不知虛實○故敗○今祇如此○即易勝耳○
乃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
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入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
巂四郡皆平○亮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留
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
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夷人○累○
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
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
耳○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

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獲不復反○
宋沈攸之自彭城還也○留申纂守無鹽○張讜守團城○
與肥城○糜溝垣苗皆不肯附魏○魏遣將軍慕容白曜
將兵趣青州○白曜至無鹽○以攻之○將佐皆以攻具未
備○不宜遽進○司馬酈範曰○輕軍深入○豈宜淹緩○且申
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今出其不意○
可一鼓而克○白曜從之○引兵偽退○夜盡攻之○拔無鹽○
殺申纂○欲盡以其人為軍賞○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
為經略○今人心未洽○連城相望○皆有拒○守○之○志○非以

此書 五卷 五

德○信○懷之○未易○平○也○白曜曰○善○皆免之○將攻肥城○範
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益軍勢○不勝足挫軍
威○彼見○無鹽之○破○不敢○不○懼○若飛○書○喻○之○不降○則○散○
矣○白曜從之○肥城果潰○得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
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
周韋孝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
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焉○
於是引軍壁於武陟○與尉遲迥隔沁水○相持不進○孝
寬長史李詢○密啟丞相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

弘度○並受迥金○堅以為憂○與鄭譯謀代之○李德林曰○
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
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
盡○服○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
罪○逃○逸○若加○縻○勢○則自○鄖○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
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
明于○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其○情○
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府司
錄高熲請行○堅喜遣之○

此書 五卷 六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就
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
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請以二
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稅租○請官吏○弘正為之請○
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及二州圖○至
京師○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
李锜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
固蔕○天下莫能危焉○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
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天○子○聖○神○威○武○苦身○焦○思○

緇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
驍騎北來趙人已獻地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
問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
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
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阡能入蜀州境陳敬瑄以楊行遷等久無功以押牙
高仁厚爲都招討指揮使往代之未發前一日執阡
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某父

此書 五卷 七

母妻子而曰汝調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
顧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汝歸但語阡能
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人無多兵也然我活
汝一家汝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僕射憫汝曹皆良人
爲賊所制故使尚書救汝汝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
爲順歸字遣汝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擎句胡
僧羅大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
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至雙
流周視塹柵密曰重複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

食養寇邀功啗將斬白文現監軍救免命悉平塹柵
留兵五百守之賊伏兵千人於野橋菁以邀官軍仁
厚調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
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慰書其背使歸
寨中餘衆悉出降渾擎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
者曰本欲即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或有憂
疑藉汝曹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告諭之乃取渾擎
旗倒擎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
羅渾擎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

此書 五卷 八

人無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降
胡僧大驚拔劍遣之衆投石擊之共擒以獻仁厚其
衆五千餘人皆降又明旦焚寨使降者先驅一如雙
流至新津韓求置十三寨皆迎降求自投深塹衆鈎
出之斷首以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曰降人皆未食先
運出穀糧然後焚之新降者競炊爨與先降來告者
共食之語笑歌吹終夜不絕明日仁厚至縱雙流穿
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降前驅且曰入邛州境
亦可散歸矣羅夫子置九寨于延貢其衆前夕望新

津火光○已不眠矣○及新津人至○羅夫子脫身棄寨○奔
所能○其衆皆降○羅夫子奔所能寨○與之謀○悉衆決戰○
未定○飢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皆○不○應○明旦諸寨
呼噪争出○羅大子自刎○衆挈其首○縛所能○驅之前迎
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
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期年○今遇尚
書○如出九泉○皆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
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寨皆平○陳敬
瑄梟諸帥于市○自餘○不○殺○一○人○敬瑄○牓○攻○州○賊黨○皆○

五卷 九

此書

釋○不○問○未幾○邛州刺史申捕獲所能叔父行全家○請
準法○敬瑄以問孔目官唐溪○對曰○公巳○牓○勿○問○而判○
史○復(大)○(忠)捕之○此必○有○故○今若○殺○之○豈唯○使○明○公○失○大○信○
竊恐○所○能○之○黨○紛紛○復○起○矣○敬瑄從之○因問其所以
然○果行全有良田數百畝○刺史欲買之○不與○故恨之
耳○敬瑄名刺史按將之○刺史以憂死○
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數戰不利○
欲退保桐宮○何如○劉威李神福曰○儒歸地遠來○利在
速戰○宜也○據○要○害○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

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
戴友規曰○若望風棄城○正堕其計○淮南士民○自儒軍
來降者甚衆○公宜○遣(招降)○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
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
行密悅○從之○至是屢破儒兵○張訓乇吉安○斷其糧道○
儒食盡○士卒大疫○行密縱兵擊之○儒軍大敗○
王建圍彭州○久不下○民皆竄匿山谷○諸寨日出俘掠○
有軍士王先成者○度將○軍○惟○王○宗○侃最○賢○乃往○說○之○
曰○彭州本西川之巡屬也○陳田以授楊晟○使拒朝命○

五卷 十

此書

今陳田已平○而成猶據之○州民皆知西川大府○而司
徒其主也○故大軍始至○民不入城○而入山谷○以待招
安○令軍○士○掠○之○而司○徒○不○卹○彼將○更○思○楊○民○矣○宗侃
洲然○不覺屢移其林○前問之○先成曰○又有甚於是者○
令諸寨旦出淘虜○薄暮乃還○曾無守備之意○城中萬
一有智者為之畫策○伏兵門內○望淘虜者捎繫○使出
奮擊○又於三面城下○各出耀兵○諸寨咸自備禦○無暇
相救○能無敗乎○宗侃瞿然曰○此誠有之○將若之何○先
成請條列為狀○以白王建○凡七條○一乞○招(招)○安(降)○山(寨)○中○百○

姓二乙禁諸寨淘虜三乙置招安寨選部將謹幹者
執兵巡衛四乙招安之事宜帖宗佩專掌五乙悉索
所虜彭州百姓集於營場有父子兄弟夫婦自相認
者即使相從送招安寨故匿者斬六乙置九隴行縣
于招安寨中撫理百姓給帖入山招其親戚七乙彭
土宜麻民未入山多藏匿者宜令縣令曉諭各歸田
里出而鬻之以為資粮以漸復業建得之大喜即行
之三日民出山入寨如歸市久之見村落無抄暴稍
辭縣令復其故業月餘招安寨皆空

五卷 十一

此書
河北宣撫使李彌大有大校李復者鼓衆大亂淄青
附之彌大檄韓世忠追擊世忠兵不滿千人千人分
為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
者命後隊剿殺於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斬李
復餘黨走潰來勝逐北至宿遷賊尚萬人方擁子女〔先勝而〕
〔後飛降大概如此〕
椎牛縱酒世忠單騎夜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
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慴請命因跪進命
酒世忠下馬解鞍與共飲啖就降其衆萬餘
真定懷衛間金兵甚勝方密脩戰攻之具宗澤以為

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以圖收復而京城四壁
各置使以領招集之兵造戰車千二百乘又立堅壁
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為連珠砦連結河東〔招降〕河
北各山砦忠義民兵于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
願聽澤節制矣
岳飛奉命討楊么于洞庭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
戰飛曰兵法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
其黨黃佐曰飛節使號令如山若與戰萬無生理不
如往降節使誠〔招降之本〕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

五卷 十二

此書
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
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
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至潭州席盖
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平日信〕忠孝人也〔爲安〕兵有深機胡
可易言盖憨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之飛上其功遷
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受王燮令無功飛鞭士安
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三
十萬至矣賊見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任士安戰
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議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

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
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
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
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以○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
之○助○離其○腹○心○之○扼○使孤○立○而以○王○師○來○之○八日○之○
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
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
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琮劉詵來
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遣去○是夜

五卷

十三

此書
揜賊營○降其衆數萬○•
孟珙敗金武仙于順陽○金唐鄧行省恒山公武仙次
兵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剌瑗相
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珙逼天錫
營○俘其將士四百餘人○又敗金人於呂堰○俘獲不可
勝計○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以城降○
移剌瑗孤立而懼○遣使請降○珙納之○為易○衣冠○以賓○
禮○見○于是○降者○相○繼○珙言於制使史嵩之曰○歸附之
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

藉○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
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其請○秋七月○孟珙大敗
武仙于馬蹬山○降其衆而還○先是武仙愛將劉儀詣
珙降○珙問仙虛實○儀信仙所據九砦○其大砦在石穴
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未○破○石穴○未○
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岵○山○沙○窩○孤○立○也○珙乃遣兵
攻離金○揜殺幾盡○是夕復令將士擣王子山砦○斬金
將首而出○遂圍馬蹬山○殺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
人戰○大捷○丁順復破黑巴砦○于是仙之九砦○六日而

五卷

十四

此書
破其七○珙召儀問曰○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為○
我○招之○乎○劉儀又請遣婦人三百○偽逃歸○懷招安榜
以往○珙料仙勢窮蹙○必上岵山絕項窺伺○乃令樊文
彬詣旦奪岵山○駐軍其下○當前設伏○後遮歸路○已而
仙衆果蹬岵山○及半○彬麾旗○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
崖谷○山為之赭○殺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
甲如山○薄暮珙軍進至小衣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
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十
刻○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攻石穴○雨夜蓐食起行○晨

至石穴○時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遂破○石○穴○仙走○追及於鮎魚岩○仙望見易復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珙還襄陽○

第六卷序

兵法城有所不攻者○當奉之以為主○至於○要○害○之○地○我不○得○此○則進○退○不○能○如○意○而形○相○制○勢相○禁○於是○反○旗○鳴○鼓○以試○吾○鋒○霍然○如○探○喉○骨○而○拔○胸○枝○也○昔高帝長驅入關○已行過宛而○張良云○今不○下○宛○而西○進○前有○强○敵○宛衆○其○後○我腹○背○受○敵○今危○道○也○乃夜回兵圍宛○克之○遂得前進無他慮○夫以深入重地之師○計必制敵之死命○而留中梗○以貽後患○豈良圖哉○古恒有軍旣全勝而一城扼險○制吾首尾○幾覆大業

者○皆由於謀之不早也○狄青之取崑崙○神矣○不然○屈力○殫貨○鈍兵挫銳之戒○寧不聞之○吾知○有○不○顧○而○疾○趨○馬○耳○何必攻○

第六卷
攻取必於要害
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漢之諸將與戰○大敗而
還○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
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囂乘勝○使王元巡行○將
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
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以爭鋒○宜止軍便地○徐
思方略○異曰○虜兵壓境○忸于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
邑○三輔○動搖○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

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巡行不知○馳赴
之○異卒○起○擊鼓○建○旗○而○出○巡軍亂驚奔走○追擊大破
之○祭遵亦破王元于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
叛囂降漢○
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
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
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
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
恃○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

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
袁紹與操書○辭語驕慢○操語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
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今紹
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強○無能為也○嘉又曰○紹方北
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來取○呂○布○若紹為寇○布為之
援○此深害也○或又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操
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來侵關中○亂羌胡○南誘蜀
漢○是我獨以兗豫○當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或
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強○今

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
足以○不○動○侍中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
曹操欲自擊呂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遠襲
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
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
衆心○未○一○往可○破○也○
操圍下邳○久○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
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
奇○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

急擊之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降之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

關羽討樊威震華夏孫權與羣臣議所伐權曰今欲先取徐州何如蒙對曰今操撫輯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今日取之操後尋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
吳步闡據西陵叛降晉陸抗急圍之晉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之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動其患不可量也乃率衆赴西陵

劉曜圍後趙洛陽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召徐光謂曰庸人之情皆為曜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自以河北席卷而來無事去矣對曰曜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北平定天下在此一舉矣勒笑曰卿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會滎陽石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濟自大堨謂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沮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城皋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加額曰天也此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卒戰于西陽門外擒曜

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魏自將大軍繼之平拔魏乾壁魏主遣長孫肥為前鋒自將大軍繼後以禦興肥敗平平走柴壁嬰城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救平將據天渡運糧以餉平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因今秦兩犯之宜先遣奇兵據天渡柴壁可不戰取也珪命增築重

圍○内防平出○外拒興入○將軍安同汾曰○汾東○有○蒙○阬○來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俘○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阬之南○興退走四十餘里○乜汾西○伐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為薪○平粮竭矢盡○夜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二萬餘人○皆就擒○興力不能救○舉軍痛哭○珪乘勝進攻蒲坂○

此書 六卷

五

李密說翟讓曰○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衆雖多○食無倉廩○唯資野掠○常若不給○若曠日持久○加以大敵臨之○必涣然離散○未若○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讓從之○于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

唐太宗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安市城險而兵精○建安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粮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粮道○將若之何○上從之○世勣遂攻安市○不下○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坑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高延壽高惠真共請曰○烏骨○城○老○耄○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朔至○夕○克○其餘○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粮○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請名張亮拔烏骨○渡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為長孫無忌所阻○辛無功而還○

貝州刺史張源德○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粮道○或說晉王請先取源德○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于○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總○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克之○

此書 六卷

六

狄青討儂智高○進次賓州○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險阨為所據○乃按兵不動○下令賓州○具五日粮○休士卒○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病○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沔○令暫主席行酒○少服

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
云○夜時○三○鼓○元帥○已○奔○崑○崙○關○矣○是夜○大○風○雨○青牽○
兵○度○崑○崙○關○既度○大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已
近邕州○賊方覺○逆戰于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坡
上○我軍薄之○青使步卒居前○匿騎兵于後○蠻使曉勇
者當前○盡執長槍○前鋒孫節戰不利○死○將卒畏長○莫
敢退○青登高執五色旗○麾騎兵為左右翼○出其後○斷
蠻○軍○為○三○旋而○擊之○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復左○
左者復右○賊下知所為○賊之標牌軍為馬軍所衝突○

此書 六卷

七

皆不能駐鎗立加來○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
皆披靡○智高焚城遁去○
張弘範攻樊城○流矢中其肘○來創見阿朮曰○襄在江
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
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
朮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水江中○鎖
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
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
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阿里海言言判襄自

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

此書 六卷

八

第七卷序

能取非難。取而能守之為難。況守非難。守而能得其要之為難。昔項羽委敖倉而不守。棄關中而不居。而卒使漢資之以收天下。此最彰明較著者也。他如陳狶之不知據邯鄲而阻漳水。董卓之不知倚舊京而守雒陽。自古及今。坐此患者。不可勝數。而獨南宋君臣守江。失策尤為可笑。試取當日諸臣公奏議讀之。了然矣。

第七卷

據守必審形勝

朱鮪聞光武北伐。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强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檄書至。寇恂即勒軍。馳出。並於屬縣發兵。會于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到。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强。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恂與馮異過河而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劉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焉。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若使人誘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

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初何進遣張揚募兵并州會進敗揚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至是歸袁紹于河內與南單于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節其糧欲使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

自全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為陳禍福馥迫于倉卒必有避讓紹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至與戰不利會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馥所親辛評荀諶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來向其意亦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為之奈何諶因說馥舉冀州讓紹馥性恇怯因然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掌股之上絕其乳哺立可

饑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馥乃避位讓紹紹承制以馥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

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抑之則力不能制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白繞等十餘萬衆略東郡操引兵擊破之袁紹因表操為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然賊衆

無輜重惟以抄略為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為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為所殺曹操部將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迎操領兗州刺史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夜晝會戰戰輒擒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追至濟北悉降之得卒三十餘萬收其精銳號青州兵詔以金尚為

袞州判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奔袁術○
曹操使荀彧程昱守鄄城○復往攻陶謙○陳宮說張邈
張超叛曹○迎呂布爲袞州牧○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
唯鄄城范東阿○三城不動○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
有此三城不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過范○說
其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
心○今天下大亂○英雄竝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
者○此智○士○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少親○剛而無禮○匹
夫之雄耳○宮等以勢假合○不能相君也○曹使○君○智○略○

此書 七卷 四

不○世○出○殆天○所○授○也○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
功○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允泣涕許之○
遂殺汎嶷○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宮不得
渡○至東阿○令棗祇已非城堅守○卒完○三○(形)城○(縣)以○待○操○布
攻鄄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操曰○布不○(不)能○(知)據○(形)東○(勝)平○斷亢○
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
也○乃進攻之○
操還鄄城○布屯山陽○袁紹使人說操○欲遣使家居鄴○
操將許之○程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

之不深也○夫袁紹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
軍自度○能爲之下乎○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
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
蕭王○之○業○可○成○也○顧將軍更慮之○操乃止○
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斬蘭等○操以陶
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形)保○(勝)關○
中○光武○據○河○南○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
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袞(兗)
州首事○且河○濟○(知)天○(形)下○(勝)之○要○地○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

此書 七卷 五

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分兵東擊陳宮○以其間收熟麥○
一舉而布可破可○(也)若舍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
兵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是無袞州也○若徐○州○不○
定○將軍○當○安○所○歸○乎○操乃止○布復與陳宮將萬餘人
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西有大隄○操
引兵隄裏○出半兵挑戰○既合伏發○大破之○攻拔定陶○
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
袁紹每得詔書○患其有不便于己有○欲移天子自近○
使說曹操以許下卑溼○雒陽殘破○宜徙都鄄城○以就

平賓操非之田豐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
奉迎天子動託詔書號令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
為人所擒雖悔無為也紹不從而亡卒有以豐謀白
操者操乃解擾圍而還
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今倡義舉大事事不
輯則方面何所據操曰足下意以為何如紹曰吾南
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
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勇道之以御之無所不可
呂蒙聞曹操欲來兵說孫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

此書 七卷 六

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蒙曰兵有利鈍
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船
乎權遂從之
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
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眾拒險終不交鋒
相持月餘操引還長安
曹爽夏侯玄兵十餘萬自駱谷入漢中漢中守兵不
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此
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遂遣護軍劉敏據

與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不絕帝遣費禕救之魏
不得進
吳諸葛恪入淮南或曰宜圍新城俟救至而圖之可
大獲也恪從之魏司馬師問於虞松曰今二方皆急
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
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
眾足以肆暴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
拔請戰不可師老眾疲勢將自遁諸將之不進乃公
之利也姜維投食于麥非深根之寇謂我并力於東

此書 七卷 七

是以經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
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解狄道之圍勑毋邱
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維果以粮盡引還魏揚
州牙門將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不克乃引去
汝南太守鄧艾言于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
恪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乃競於外事載禍而歸
亡可待也
夏王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
必將南歸若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

乃秣馬養士進據安定嶺北郡縣皆降及聞劉裕東
還大喜召王買德問計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
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不暇復以中
原為意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
之險宜先遣游軍急至東塞潼關絕其水陸之路然
後傳檄三輔施以恩德則義真在網罟中不足取也
勃勃乃遣其子璝帥騎二萬向長安別將屯青泥及
潼關而自將大軍為後繼
哥舒翰禦祿山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

此書 七卷 八

千皆羸弱無備上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
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
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
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
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郭子
儀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
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敵之不可輕出楊國忠疑翰
謀已言於上趣之出兵果敗
張巡守睢陽為東南屏蔽其後李郭得以成功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營
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
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
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明整衆徐行
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
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
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
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判官韋損
曰東京帝宅奈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

此書 七卷 九

門皆應置兵子為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
帥吏民避賊而率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
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整賊不敢逼
王稟守太原粘沒喝攻之不下乃分兵趨汴京平陽
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沒喝嘆曰關險如此而使我
過之南朝無人矣
陝規守德安中原郡縣皆失守獨此一城存
張浚聞金人入德順軍乃退保興州時輜重焚棄將
士散亡惟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或請徙治夔州

參軍事劉子明叱之曰○揣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敵方肆掠○未逼近郡○宜司○但○當○留○守○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道○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阨○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以○補○前○愆○耳○浚然其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請行○乃單騎至秦州○召諸亡將○時諸將不知宣司所在○及聞命○大喜○悉以衆來會○凡十萬餘人○軍勢復振○子羽因請遣○吳○玠○聚兵○扼○險○于○鳳○翔○大○散○關○東○之○和○尚○原○以阻○敵○來○路○關○師古等聚○兵○于○岷○州○大○潭○孫偓賈世方等聚○涇○原○鳳○翔○兵○於○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金人知有備○遂引去○吳玠自富平之敗○收散卒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為死守計○或謂玠宜退守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是所○以○保○蜀○也○吳璘守和尚原○餽餉不繼○吳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璘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

殺○金○平○移兵○守○之○至是三月辛亥朔○兀朮撒離喝劉夔步騎十一萬○破和尚原○進攻仙人關○自鐵山屋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脩○第○二○隘○示必○死○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三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首攻玠營○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橦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者○退者斬○金軍分為二○兀朮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軍銳卒介其間○左統右營○急隨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主兵踵至○璘以駐隊矢迭射○翌日賊命攻西北樓○又却之○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不妄動矣○劉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帝慮張浚劉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張浚○令浚光世沂中等還保江○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

使賊得淮南○因粮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有○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由是異議乃息○沂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趨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等相應○劉猊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擊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

間○張浚以兵拒之○沂中使統制吳錫率勁卒五千突入其軍○而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大敗○橫尸滿野○

岳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酈瓊兵隸之○帝召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盖以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

副留守劉錡赴東京○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急趨三百里○至順昌○與知府陳規共守○諸將欲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人所陷○吾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決○矣○言去○者○斬○惟步將許清○議與錡合○乃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卒克大捷○

孟宗政守棗陽○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薄城○宗政百計禦之○金人屯城下八十餘日○氣已竭○宋師敗之于濠河○又敗之城南○金人遁○追至馬蹬寨○焚其城○入鄧州而還○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棗陽○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宗政發倉粟賑之○給田剏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山○是○威○震○境○外○

余玠為四川宣諭使○時播州冉璡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不至○至是詣玠曰○其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躍起曰○此玠

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
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
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請于朝而官之卒築青居
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為壘棊布星
分也兵聚糧為必守計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
移沔戎于青居與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以備
內水移利戎與雲頂以備外水于是如臂使指氣勢
聯絡矣
詔孟珙收復荆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

此書　七卷　十四

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
在皆以捷聞珙奏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
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能分守與其抽兵于敵來
之後孰若保全此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
鋒軍以襄郢歸順人隸之四年珙條具上流事宜利
害備禦宜為藩籬三層會諜知元兵與襄樊隨州信
陽招集軍民布種儲船材于鄧之順陽乃遣一軍出
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擣其勢潛遣兵燒所
積船材又度其師必因糧于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

蔡火其積聚遂拜四川宣撫使兼之夔州珙曰不擇
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耕種則
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
首秭歸尾漢口為屯二十為頃十八萬八千二百八
十
孟珙兼知江陵登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
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益自城以東古
嶺先鋒直至三汊無限隅乃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
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

此書　七卷　十五

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於一
隨其高下為匯蓄池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
百七十萬民不知役因繪圖上之
呂文德守鄂有威名叛將劉整言于蒙古主曰南人
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路以玉帶求
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以圖之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
遂開榷場於樊城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
堡壁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樊
襄城外兵勢益勝文德知為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

又言於蒙古主曰○攻宋方略○宜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强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從之○遂徵兵諸路○命阿朮與整經略取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不信○識者笑之○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

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困襄陽○

第八卷序

隆中數語○野夫常談○然亦曾有取其言細求之者乎○今其言曰○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險○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事○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天下○規模○孰大於是○所以當時英雄○所見略同○周瑜既敗曹瞞○因言於孫權曰○今曹操旣敗○方憂在腹心○未

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所○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曹○北方可圖也○江南○形勝○可以進○窺○中○原○者○其論○益○本○諸○此○厥後六朝勝敗不常○力皆不副○至於南宋諸公○有其言而無其事○然而其言亦精且悉矣○其所云○立都○建○鄴○築行宮○於武○昌○及重○鎭○襄○陽○以係○中○原○之○望○又云○天下○形○勢○居西○北○足○以○控○制○東○南○居東○南○不○足○醻○制○西○北○等○語○俱○關○至○極○聖人○復○起○無以○易○也○若大○朔○廷○之○上○置中○書○以○綜○機○務○疆場○之○外○

建專閫以總征伐經理度支撫馭軍民適寬嚴之宜得幾急之序崇大體立宏綱破因循之舊格布簡快之新條使人人輯志處處嚮風斯立國之初政又不可以一事不周者也嗚呼賊盜之興帝王無俟觀其成敗其規模氣象益已不同矣

第八卷

立國在有規模

先主攻城都令軍中曰有害劉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以為西曹掾時軍用不足備已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或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璋將向存帥萬餘人攻圍一年峻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斬之備以為梓潼太守

張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窺蜀則東南不可保因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宣撫處置使聽便宜黜陟與沿江襄漢守臣議儲蓄以待臨幸帝問浚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幕府於秦州別遣大臣與韓世忠鎮淮東呂頤浩扈蹕來武昌為趨陝之

計○復以張浚劉光世與泰州相首尾○帝然之○初浚宣撫川陜之議未決○監登聞檢院汪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陜○浚大悅○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有司以避之○張浚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己請和○而彼復侵凌○朕當○親○總○大○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曰○

此書 八卷 · 二

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孟庾為行軍留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使避兵○以張○浚○為○浙○西○江○東○宣○撫○使○王燮○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請○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與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上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戊戌○帝遂發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壬寅帝次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之○遠○來○利在○速○戰○遂與○爭○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耶○帝乃止○及胡松年自江上還去○此兵大集○然後知鼎之見遠也○會雨雪○饋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蓄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成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遁○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原非○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

此書 八卷 · 三

足○畏○也○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採○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綏○懷○措○置○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讐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脩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遂用為大衆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幸○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

保㨿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
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歲不戰○使敵勢益張○
而吾之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惟宜○
於○防○守○旣○固○軍政○旣○脩○之○後○卽謀○攻○討○乃為○得○計○其
守○備○之○宜○則料○理○淮○甸○荊○襄○以為○東○南○屛○蔽○當○於○淮○
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
進○守○枝○郡○加以○戰○水○軍○上達○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
之○勢○成○矣○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以攻戰之利○
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

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強○取威定霸○逆臣
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
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
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脩宮闕○立宮府○創
營壘○使但○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
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
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
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恃○益堅○戴○
宋○之○心○此綏○懷○之○所○先○也○

京湖制置使江立信○移書賈似道○為今日之計者○其
策有二○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
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
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不若七千里○若距
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
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
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饒餉不絕○互相應援○
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
制○分東西二府○莅任○得其人○者則率然之勢成矣○此

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
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處稍休○藩
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
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

第九卷序

干戈屢興○民不安業○郡縣蕭條○無鷄犬聲○大兵一起○立見此景○語云○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信非虛也○如此而擁大衆以征伐○掠無○所○掠何況○轉輸乎○古所謂百萬之衆○無食不可一日支○正此時矣○李密以霸王之才○徒以用粟不節○卒致米盡人散之憂○昔漢○之興也○食敖○倉○之○粟○唐之○興○也○資黎○陽○之○積○令天○下○供○置○既無○秦○隋○之○富○以○貽○之○何所○借○以○成○漢○唐○之○大○業○乎○屯田○一○着○所謂○以○人○力○而○補○天○工○也○其法不一○或兵屯○

此書 九卷序 一

或民屯○大抵○創○業○之○屯○與守○城○之○屯○不○同○懷遠○圖○者○當○於○此○處○求○之○無煩詳載也○

第九卷

兵聚必資屯田

中原以來○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粮穀○饑則寇略○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軍仰食桑椹○袁術軍取給蒲蠃○棗祇○請○建○置○田○宜○屯○田○曹操從之○以祇○爲○屯○田○都○尉○任浚○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給○食○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餽運之勞○操遣曹御史衛覬鎮撫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諸將多

此書 九卷 一

引於部曲○凱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令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自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置○益○市○犁○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隷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自強○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操○從之○關中由是服從○

魏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鄧艾巡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為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灌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萬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司馬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

此書 九卷

事大軍泛舟達於江淮資食有備而無水害

二

飛復襄陽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女子金帛志已驕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以為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剿敵時方重深入之衆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第十卷序

君見搏虎者乎平原廣澤不憚馳驁以逐之至於虎負隅則當設網羅掘陷阱圍繞其出路旁睨而伺之久將自困若奮不顧身徑進而與之鬪鮮不傷人矣吾之用兵自初起以至於勢成敵境日蹙而力亦日尋此亦負隅之虎也吾欲一舉而斃之豈可不厚為之防哉昔周世宗既平關南要諸將於行營議取幽州諸將曰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不世之功也今虜騎皆據幽州之北未宜深

此書 十卷序

一

入世宗卒還師宋曹彬潘美諸將北伐陛辭太宗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及曹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至帝誚其進軍之速後果以諸將貪利輕進至涿竟為耶律休哥所敗非明鑑耶故欲克敵者強其勢厚其力謹其制利其器器然後堂堂陣正正旗聲罪致討而施戎索乃全勝之術也不然吾盍蓄全力以俟之經綸庶政振舉遠猷大勢既定彼將焉往哉

第十卷
充敵在勿欲迷
漢王以項羽負約○不王已關中○怒欲攻之○蕭何曰○雖
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王曰何也○何曰○今衆寡
不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
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
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曰善○
高祖為漢王就國○張良送至褒中○王遣良歸韓○良因○
說○王○燒○絕○所○過○棧○道○以備○盜○兵○且示○羽○無○東○意○及韓

此書 十卷 一

信引兵出○張良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
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之○羽以故無西意○
而北擊齊○
操還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
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
以○久○持○之○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乘虛○
迭○出○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
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
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
夜不絕○李泌請前策○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
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搗其腹心○而更
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
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
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
賊歸○巢○穴○關東○地○熱○官軍○必○困○而○歸○歸○賊伺○官○軍○之○
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

此書 十卷 二

於○寒○鄉○除去○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已○絕○矣○上曰○朕
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
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勅李光弼進取
東京○光弼○奏○賊○鋒○上○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愎○
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
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
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
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弼命依

險而陝○懷恩陝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陝平原○戰而下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來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

太祖與趙普計下太原○趙普曰○太當〔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此書 十卷

三

跋語

此非○談○兵○也○談略○也○兵則○千○百○端○而○不○盡○略則○三○數○端○而○已○明○矣○十卷挨次而進○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絲亂○然亦○一○時○俱○有○各卷中○其前後左右中間○皆有含○蘊○皆須發明○皆待接補○其為○機○也○甚○活○其為○用○也○甚○廣○其為○體○也○甚○約○有言○所○已○及○者○有言○所○未○及○者○有及○而○已○盡○者○有及○而○未○盡○者○每摘其○一○字○可作○十○日○讀○百○日○想○也○故曰○此定○局○亦活○局○也○然須○先○識○活○局○而後○識○是○定○局○也○此又○非○解○者○不○辨○也○至於選將○練兵○安營○布陣○器械○旗鼓○間探○鄉導○地利○賞罰○號令○種種諸法○如人○之○耳○目○口○體○一物○不○可○少○者○則各○有○專○書○不在○此○例○矣○

此書 跋語

一

乾坤大略補遺序

十卷中至○矣○盡○矣○尚須補也與哉○曰○爲十勝而設也○江南脆柔○誰不聞之○然跡○其○所○以○勝○不在○强○弱○也○顧人○之○運○用○何○如○耳○遂並其佐勝之着○編中未錄者○偶記於此○此外仍有王文成公破宸濠始末○兵略○最○精○不可不一覽○

此書　補遺序　一

補遺

自吳以下○國於江東者六朝○周瑜有赤壁之勝○祖逖有譙城之勝○褚裒有彭城之勝○桓溫有灞上之勝○謝玄有淝水之勝○劉裕有關中之勝○到彥之有淮南之勝○蕭衍有義陽之勝○陳慶之有渦陽之勝○吳明徹有淮南之勝○此十者○皆起○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甘寧自黃祖已奔孫權○乃獻策曰○今漢○祚○日○衰○曹操○終○爲○篡○盜○荊南○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寧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曹○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併○之○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納之○

魯肅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千○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若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違○離○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

此書　補遺　一

子並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
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充諧天下可定也
今不速往恐為曹所先
孔明說昭烈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
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
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
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
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
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
富而不能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
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
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
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
於秦州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
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周瑜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
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千里兵精足用
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為國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

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
遂為操後患而操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又今
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
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
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為
將軍破之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
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
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病所得表衆亦極七八
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
甚不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曹
操既破還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既敗方憂在腹心
未能與將軍進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
張魯固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接援瑜還與將軍
據襄陽以蹙曹北方可圖也
瑜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已有疾疫初一交戰不
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
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
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

蓋○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船○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艘○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瑜等率輕銳繼其後○擂鼓○大○進○北軍大敗○操引軍走○遇泥淖道不通○悉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甚眾○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損其大半○操乃留曹仁守江陵○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甘寧徑進取夷陵○守

之○

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即棄○而○走○豹兵○久○饑○以為○逖○士○眾○豐○飽○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逖鎮雍丘○後趙鎮戍歸逖者甚眾○先是李矩郭默等○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詔加逖鎮西將軍○逖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泣○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獲克○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晉○

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塚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降於後趙○勒復斬送其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後趙人叛歸者○逖皆不納○禁

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桓溫帥師伐秦○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夏四月溫遣別將攻上洛○獲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秦王健遣太子萇等○帥眾五萬拒溫○戰於藍田○秦兵大敗○溫轉戰而前○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城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道觀

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北海王猛○聞溫入關○披褐謁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乃署猛軍謀祭酒○溫與秦丞相雄等○戰於白鹿原○溫軍不利○死者百萬人○初溫指秦麥爲糧○既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徙關中三年餘戶而歸○欲與猛

此書 補遺

俱還○猛辭不就○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溫軍屢敗○亡失以萬數○苻雄擊司馬勳○勳亦敗還漢中○溫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取○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忽溫之持重○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將軍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攻襄陽○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不敢進○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粮○山○積○但捎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網中之

六

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後朱序果以力屈被執○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克之○胡彬退保硤石○融進攻之○梁成等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

此書 補遺

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成阻洛澗爲陣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斬之○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陳嚴整○又望見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而陣○玄伏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討○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陣少却○使我兵得渡○以決勝

七

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渡○我以鐵騎蹴而殺之○茂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却○秦兵遂退○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晋兵所殺○秦兵遂潰○

夏主勃勃破鮮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以北諸戍○斬秦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繫○高平險固沃饒○可以定都○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併○力○於○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諸城○秦王興嘆曰○吾不用黄兒之言○以至於此○

劉裕抗表伐南燕○四月帥舟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瑯琊○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

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深○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掠○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軍○保○之○

南燕主超召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勅段○暉○帥○衰○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餘悉焚芟○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入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乃嘆曰○既不能逆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酤似劉璋矣○超聞之怒○收鎮下獄○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

餘粮○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超○也○裕遣○藩○等○潛師○出○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超大驚○單騎就暉於城南○藩等遂克其城○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至廣

十

此書 補遺

固○克其大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粮儲○停江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于秦○教桂林王鎮以為都督○且間計馬○鎮曰○百姓○之○心○緊於○一○人○令陛○下○親○將○斧○敗○士民○喪○氣○聞秦○有○內○患○恐不○假○救○燕○今散○卒○尚○有○數○萬○宜悉○出○全○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唇齒也○安得不來○超從惠計○因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遣割地稱藩○不得○秦王興遣

使謂裕曰○今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告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羌寇奄至○奈何○裕笑曰○此正○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始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劉裕謀伐蜀○以朱齡石有武幹○練吏職○欲以為元帥○

十一

此書 補遺

衆皆以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將軍臧熹蒯恩劉鍾等伐蜀○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使隸馬○裕與齡石密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還○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而未知處分所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

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老
弱乘高艦○從内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
果使譙道福以重兵守涪城○備内水○齡石至平模○去
成都二百里○縱遣侯暉夾崖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
鍾曰○今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且蓄銳以伺隙○
何如○鍾曰○不然○前聲言大衆向内水○道福不敢捨涪○
城○今重兵猝至○侯暉已破膽矣○所以阻兵守險○是其
懼不敢戰也○因而攻之○其勢必克○若緩兵相守○必將
知我虛實○涪軍忽來○并力拒我○求戰不獲○軍食無資○

北書 補遺 十二

二萬餘人○悉爲譙子虜矣○齡石從之○七月攻其北城○
克之○斬侯暉○南城亦潰○於是舍船步進○賊望風奔潰○
譙縱棄城出走○齡石遂入成都○誅縱宗親○餘皆安堵○
使復其業○縱去投道福○不納○乃縊死○
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先遣使假
道於魏○秦主泓亦遣使求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
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
侵○其勢甚易○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
不可不救○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令得西○崔浩曰○裕圖

毦

仍吏切音餌說文羽毛飾也按漢西南夷傳齎黃金旄牛毦註顧野王曰毦結毛爲飾即今馬及弓槊上纓毦也魏略劉備性好結毦有人以髦

秦○久○矣○今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
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
民食○又○乏○若復○興○裕○爲○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
南○州○復○危○非良○策○也○不若○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
其○東○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
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恒○山○以○
南○裕必○不○能○以○兵○越○之○兵○守○之○安能○爲○吾○患○且夫○爲○
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嗣乃遣長孫嵩
阿薄干等○將兵十萬屯兵河北岸○裕乃引軍入河○而使

此書 補遺 十三

將軍向彌留戍碻磝○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遂裕軍西
行○船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裕遣軍擊之○
輒走○退則復來○四月裕遣丁旿○率仗○士○七○百○人○車百○
乘○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
仗○士○事畢○使豎○一○長○白○毦○裕先○命○朱○超○石○戒○嚴○毦舉○
超石○帥三○千○人○馳○赴○之○魏人以三萬騎圍之○四面肉
薄○弩不能制○超石○斷○矟○千○餘○皆長○三○四○尺○以大○鎚○鎚○
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走潰○斬其將阿薄干○魏
主乃悔不用崔浩之言○

牛尾與備者因手自結之又諸葛亮答孫權書所遺白毦薄少重見辭謝益以增慚

沈田子傳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田子等進屯青泥○八月太尉裕至閿鄉○秦主泓欲自將禦裕○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求出○乃帥步騎四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圍○既○周○則我○無○所○進○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陣○未○立○而先○薄○之○可以○有○功○遂進兵○秦兵合圍數重○田子慰撫士卒曰○諸若○遠○來○正求○此○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斬萬餘級○泓奔還灞上○

此書 補遺

十四

劉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裕許之○秦王泓使姚丕守渭橋以拒之○鎮惡泝渭而上○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但見艦進○驚以為神○至渭橋○鎮惡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者○斬○既登○即密○使○人○解○放○舟○艦○渭水○迅○急○倏忽○下○見○乃諭○士○卒○曰○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粮○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乃身先士卒○衆騰勇爭先○大破姚丕軍○鎮惡入自平朔門○泓將妻子降○

魏主侵齊至壽陽○循淮而東○民皆安堵○租運屬路○遂至鍾離○齊遣將軍崔慧景救之○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柵三重○并力攻義陽○王廣之不敢進○黃門侍郎蕭衍○間道○夜發○徑上○賢○首○山○魏人不敢逼○黎明城中望見援軍○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柵○因風○縱○火○衍等○自○外○擊○之○魏解圍去○追擊破之○魏王欲築城置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問之○閭表對曰○昔世祖

此書 補遺

十五

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軍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為○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粮○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遠○若果如此○必為敵擒○天時尚熱○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軫洛邑○

畜力觀釁布德行化中國既和遠人自服矣魏主從
之齊人嫉洛邀斷津路魏軍主奚康生縛筏積柴因
風縱火依烟直進飛刀亂斫齊兵遂潰
梁領軍曹仲宗直閤陳慶之攻魏渦陽尋陽太守韋
放將兵會之魏兵奄至放營未立麾下裁二百人放
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
兵遂退放勵之子也魏又遣將軍元昭等帥衆五萬
救渦陽前軍未至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放曰前鋒必
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

補遺

十六

此書
我尚遠必不見疑宜及其未集挫之乃帥麾下進擊
破之遂與諸將連營而進
褚裒上表請代趙即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
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奏言前已遣前鋒
王頠之等徑造彭城後遣都護麋嶷進據下邳今宜
速發以成聲勢乃加裒征討大都督裒帥衆三萬徑
赴彭城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朝野皆以中原
指期可復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
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

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也自餘則莫若
度德量力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
表疲民以逞既而材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
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
附晉求援於裒裒遣部將王龕將銳卒迎之與趙將
李農戰於代陂敗沒不還裒退屯廣陵陳逵亦焚壽
春積聚毀城通還裒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
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
能自拔死亡略盡

此書

補遺

十七

宋到彥之保東平魏攻宋金鏞虎牢取之至是宋加
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魏叔孫建長孫
道生濟河而南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欲引兵還
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修之
守滑臺帥大軍進據河北虜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
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
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遂捨南走士卒必散虜之乃
引兵自清河入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
青兗大亂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委鎮還都

氍
同氍又人名南史黃法氍傳氍字仲昭少勁捷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為梁交刺史終陳美陽郡主冊府元龜趙捷卿有黃法氍之名註氍奇俱

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水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

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故用之輒有功初尉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謂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勿輕鬭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凡梁廬江歷陽合肥皆降於陳法氍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悉降於陳

此書補遺

十八

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萬爾朱榮帥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景為前驅葛榮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榮潛軍山谷為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為一處處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逐刀不如棒勒軍士各置袖棒一枚置馬側至戰時慮發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突號令嚴明表裏合擊大破之擒葛榮餘眾悉降

與人論此書帖子

此余一腔血也胸中盤結十年歸去山中立刻噴薄百思不易萬世帝王開創之大略也設一日天心悔禍矜憫斯民而吾謀不足以致中興贊大業者有如皎日其間十欵相鱗次一字不可增減更一字不可顛倒惟虛心靜氣熟思讀之條理自見甚無望以已意妄生揣摩致起叅錯反亂定盡也余故嘗言有能讀余書一見了然者天聰命人也讀書十年而始悟者細心學問人也讀書十年而

一

此書

不悟者魯鈍人也讀書十年而見為有合有不合有悟有不悟者茫昧人也終身不足語矣何者此書不解則已如一解則必俱解若二十八宿羅列天上江淮河漢經紀地中安有移易彼見以為不合者是不曾見天安知二十八宿不曾見地安知江淮河漢不過妄意揣度橫生伎倆此人讀書愈多為害愈巨鳴呼可慨也我足下固聰明人又加以親身磨煉之功其一見了然必也但既經了然之後又須入其中一一恢擴其體填補其用如架屋之有其結構而飾

以舟艘如紙舟之既具檣櫓而歸其風濤如此則道合志同而可以圖續讀書一卷有一卷之益讀書萬卷有萬卷之益方不為冊子引去生玩物喪志之識致瀰瀚難寬之嘆也然後綜覽羣言分成次第立為可大可久之業時即不過亦可與心史同壽日月同光決不至卒卒沒沒以終斯軀也嗚呼盛哉顧與足下共圖之

此書

二

題後語

爾其狂乎曰非狂也爾其傷乎曰不止於傷也吾欲抒告天膂地慘神愁鬼哭山崩海沸之奇冤而非此不能也然則爾其有功乎曰救過尚不遑焉烏乎功曰爾其身為之耶曰身得則為之不得則子孫焉子孫不肖則天下人為之萬世人為之天下萬世有為之者吾師也吾所禱祀而求也噫

詩

十六陵荒烟草餘幾人着眼看皇輿滴殘腔血緣何

此書

事畫過爐灰是此書龍虎謫雄傾峽水河山策定閑

門平王塁未敢天心罕肎使隆中計略殊

三

乾坤大略十卷。補遺一卷。五公山人所著。名曰此書
者也。予宰肅水時。已鈔錄成帙。讀其跋語。謂十卷挨
次而進。各有深意。不可以一綫亂。又云一字不可增
減。一字不可顛倒。甚勿妄生揣摩。致啟參錯反亂定
畫。而細閱卷中。往往事不歸類。踳駁頗多。心竊疑之。
未深究也。歲甲寅春暮。山人之裔孫王愢亭茂才來
饒。携其先人藏書數種。內有此書原本。因重較一周。
始知篇中錯雜重複之處。為後人所竄入。而原書固
自融貫也。當是時。籌防喫緊。到處戒嚴。韜鈐攻守之

術。尤為救時之良劑。予深喜得覩此書原本。爰重錄
之。以復其舊。其所竄入十三條。刪其重複。另記於後。
以資參覽。並以見前輩經綸世宙之作。全體大用。具
有深信。後人不得參多妄為增益云。
天中節後十日長州後學秦聚奎謹識於饒州官署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為國小民
勞。不宜黷武。不聽。維遂將數萬人至抱罕。以魏雍州刺
史王經。與戰於洮西。大敗。死者萬計。還保狄道城。翼
謂維曰。可以止矣。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維大怒。
遂圍狄道城。魏詔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
泰。并力拒維。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蜀衆
太盛。今以烏合之卒。當之。殆必不可。不如據險自保。
觀釁待敝。此計之得也。泰曰。維輕兵深入。正欲與我
爭鋒。與原野求一戰之利。當高壁深壘。以挫其銳氣。今

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
東。向。據櫟。陽。積。穀。之時。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
郡。此我。之。所。惡。也。今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攻
守勢殊。客主不同。吾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
矣。遂進。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
角。維不意救兵猝至。急攻不克。乃遁。而還。泰每以一
方有事。輒以虛聲。動擾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
六百里。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救將陷之城。
而不求益兵。大將不當爾耶。

宋休範帥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以書與諸執政。稱逆長等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無罪被戮。請誅之。朝廷惶駭。蕭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宜頓兵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無復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破賊必矣。袁粲聞難。狀戎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遠屯新亭。張永屯白下。沈懷明戍石頭。道成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趨臺城。而自

此書 另記

以大衆攻新亭。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衆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以數十人自衛。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乃出城放伏。大呼投降。休範信之。置于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遂北趨朱雀桁。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門內。詔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黑騾戰殺道隆勔。中外大震。會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壘投刺者以千數。道成皆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已

二

就戮。屍在南岡下。我乃蕭平南也。諸君諦視之。刺皆已焚。勿懼也。即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騾文豪等。皆斬之。進克東府。其餘黨悉平矣。

魏高乾與前河內太守封隆之等。襲信都。奉隆之行州事。為敬宗舉哀。將士皆縞素。升壇誓衆。移檄州郡。共討爾朱氏。殷州刺史爾朱羽生襲之。高敖曹不暇

此書 另記

擐甲。將十餘騎馳擊之。羽生敗走。敖曹馬矟絕世。左右無不一當百。高歡屯壺關。聲言討信都。衆聚(懼)。高乾曰。吾聞晉州雄略蓋世。其志不居人下。且爾朱無道。殺君虐民。正是英雄立功之會。今日之來。必有深謀。吾當輕馬迎之。諸君勿懼。乃潛謁歡於滏口。說之曰。爾朱酷逆。痛結人神。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傾心。若兵以義立。則屈強之徒。不足為明公敵矣。鄙州雖小。戶口不減十萬。穀秸之稅。足濟軍資。願熟思之。歡大悅。與同帳寢。

三

高歡將起兵討爾朱氏○斛律金庫狄干與婁昭段榮
皆贊成之○歡乃詐爲書○稱爾朱兆將以六鎭人○配契
胡爲部曲○衆皆憂懼○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乃
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如此者再○歡
親送之郊○雪涕執別○衆號痛○歡乃諭之曰○與爾俱爲
失鄕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徵發乃爾○今直西向○已
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
反耳○歡曰然○當推一人爲主○誰可者○衆推歡○歡曰○爾
不見葛榮乎○雖有百萬之衆○曾無法度○終自敗滅○今

以吾爲主○當與前異○毋得陵漢人○犯軍令○生死任吾
則可○不然○不能不爲天下笑○衆皆頓首曰○死生唯命○
歡乃椎牛饗士○起兵信都○亦未敢顯言叛爾朱氏也○
會李元忠擧兵逼殷州○歡令高乾救之○乾輕騎入見
刺史爾朱羽生○因斬之○持首謁歡○歡撫膺曰○今日反
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抗表罪狀爾朱氏○斛律
金勅勒酋長也○嘗爲懷朔軍主○行軍用匈奴法○望塵
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行遠近○
李淵以子元吉爲太原太守○留守晉陽○躬帥甲士三

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亦師
其衆以從○淵至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餘里○代王侑遣
郞將宋老生○帥精兵二萬屯霍邑○大將軍屈突通○將
驍騎數萬屯河東○以拒淵○會積雨○淵不能進○遣沈叔
安等○至太原運一月糧○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强○欲
爲盟主○淵復書以驕之○自是使者往來不絕○雨久不
止○淵軍中乏糧○劉文靜請兵于始畢可汗○未返○或傳
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
爲隋兵尚强○未易猝下○李密奸謀難測○惟利是視○不

如還救根本○更圖復擧○李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
之○粮○老生○輕○躁○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
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
豈可○近○忠○馬○邑○本與○大○意○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
入○成○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遠已○班○師○恐從○義○之○徙○
一朔○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爾○何以○自○全○建
成亦以爲然○淵不聽○從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曾淵
已寂○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
令兵○以○義○動○進戰○則○死○退還○則○散○衆散○于○前○敵乘○于○

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淵笑曰○吾之成敗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建成○分道夜進○追左軍復還○旣而太原運粮亦至○八月雨霽○李淵趨霍邑○恐老生不出○建成世民曰○老生勇而無謀○以輕騎挑之○理無不出○脫其固守○則誣以貳於我○彼恐為左右所奏○安得不出○淵然之○乃與數百騎○先至霍邑東數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將數十騎至城下○舉鞭指揮○若將圍城之狀○且詬之○老生怒○引兵三萬分

此書 另記

六

道而出○淵使殷開山召後軍亦至○淵欲使軍士先食而戰○世民曰○時不可失○淵乃與建成陣于城東○世民陣于城南○淵與建成戰少郤○世民與軍頭段志玄○自南原○引兵○馳下○衝老生陣○出其背○世民手殺數十人○淵兵復振○因傳呼曰○已獲老生矣○老生兵大敗○拔塹○劉弘基就斬之○僵尸數里○日已暮○淵即令登城○時無攻具○將士由薄而登○遂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勲之際○何有等差○宜竝從本勲授○引見霍邑吏民○勞賞於西

河○選其丁壯○使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竝授五品散官遣歸○或諫以官太濫○淵曰○隋氏吝惜勲賞○此所以失人心○奈何效之○且收衆以官○不勝於用兵乎○祿山之至蒙城也○常山太守顏杲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時祿山遣高邈詣幽州○徵兵未還○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

此書 另記

七

衆○受○搞○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千年謂杲卿曰○此郡應募烏合○難以臨敵○宜深溝高壘○勿與爭鋒○俟朔方軍至○併力齊進○傳檄趙魏○斷燕薊腰膂○彼則成擒矣○今且宣聲云○李光弼兵出井陘○因使人說張獻誠云○足下所將多團練之兵○難以當山西勁兵○獻誠必解圍遁去○此亦一奇也○杲卿說用其策○獻誠果遁○兵皆潰○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將士○於是河北諸軍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於朝廷○兵合共二十餘萬○

周故臣李筠起兵○令幕府為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江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閭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知所向)下○太○行○直抵○懷○孟○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帝遣石守信等分道擊之○乃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安戍兵少○宋前以滅

此書 另記

八

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江(復)北○(知所向)舊○境○之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饗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七命○習水戰○破吳越兵於海門○亦嘗說江南主曰○吳越仇讎也○他日必為北朝特角○臣請詐以宣叛○陛下聲言討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

徐奇輝遣項普略引兵掠嶽饒諸州○遂犯昱嶺關○攻杭州○城中猝無備○蔡政樊凱敬遠上馬○率衆出○中迸與賊遇○乃奮力斫賊○中槍而死○時董搏霄從江浙平章教化征安豐○來勝攻濠州○會朝廷命拶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教化問計○搏霄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欲○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不知)保○湖○州○(所向)使賊○乘○勝○出○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教化猶豫未決○諸將亦難且行○搏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此○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麾壯士突前○

此書 另記

九

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寨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已而餘杭武康德清亦次第平○搏霄亦受代去○

右九條舊列第一卷

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遠○不○脩○戰○備○宜以○精○兵○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

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闢○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拜表即行○

桓溫帥步騎五萬發姑熟○將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河淺○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至金鄉○天旱水淺○使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會于清○引舟自清入河○舳艫數百里○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若寇不

此書 另記

十

戰○運道必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此危道也○不若○舉○衆○趨○[奇道]鄴○彼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勝負難必○務欲持重○則莫若頓兵河濟○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來夏乃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愆乏○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恐于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遣攻胡陸拔之○進至枋頭○復卒為慕容垂所破○

燕王垂以二月部分諸將○出壺關滏口沙庭○以擊西燕標榜所趨○軍然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據守○囊根壹壁○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永疑垂欲詭道出太行入○乃悉歛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四月垂引大軍還○自將拒之○垂陣于[奇道]臺壁南○遣千騎伏澗下○及戰偽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永走歸長子○

右三條舊列第二卷

蒙古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殽澠○深入重地○近抵西鄭○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

此書 另記

十一

戰○但以游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守為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距潼關○與阿里不孫○為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隙○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朮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止○高琪以蒙古兵日逼○欲以重兵屯駐汴京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金主惑之○國勢益衰○

右一條舊列第七卷并複列第一卷中去彼存此

此書

另記

十三

〔明〕不著撰者

廣嗣要方二卷呂純陽房術秘訣一卷孫眞人金丹妙訣一卷宮選經驗奇妙春方一卷

清刻本

廣嗣要方上卷

金陵松栢□人撰集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總論

盖萬物而觀之山無不草木地無不黍稷人無不生育要之得其養耳得其養則磽者肥瘠者以沃草木何懼乎不蕃黍稷何懼乎不秀夫人亦由是也苟形質過壯而嗜欲無節久之不免虛衰賦禀縱薄而攝養有道終焉亦能完實不

待少徙而老衰早壯而晚儞滋悟保護之間固可以穫秋冬而復春夏也昔者名醫羅天益言戊午春桃李始華雨雪厚寸一園叟令舉家擊欄墮雪焚草其下是年他菓蕭然而此園大熟然後知地之氣尚可以力轉移於人之事豈無所用其力哉余乃不敏愚昧積以平日所閱縉紳方士之所質諸古今名家論議著爲調理精血直指真源男女服藥三論陰陽虛實四圖合用方法三十二道附録經驗秘方號曰廣嗣要方精切曉明纖芥非隱信此以行將見天下無不可父之男無不可母之女而螽斯之應比屋皆然矣

調理精血論

求嗣之要在乎男精女血充滿而無病也苟或病焉必資明醫而證調之夫精者血也水也陰也蓋以有形言之也有形而能射者則又爲氣

爲火爲陽所以使然忠論曰孤陽不生獨陰不成無陰則陽無所附無陽則陰無所依是精兼氣血兼水火兼陰陽總屬腎與命門二脉以沉靜爲平若見命門脉微細或絶陽事痿弱是爲陽虛法當補陽若見命門脉洪大鼓擊陽事堅舉是爲相火妄動法當滋陰制文啟女子云性求之主以制陽光正此謂也若見腎脉洪大或數遺精尿血是爲陰虛法當補陰若見腎脉虛微

太甚則無相火爲病法當陰陽雙補又如經者血也水也陰也假火也而爲赤也隨氣而行依陽以運亦若精之兼氣血兼水火兼陰陽者也其候以一月爲期上應月之盈缺故名月水應其期則平失其期則病先期者血熱也過期者血虛也過期而色淡者有痰也或曰虛也經行而成塊者血之凝也或曰風冷乘之也將行而作疼者氣之滯也行後而疼者氣血俱虛也經

水紫黑色者氣血俱熱也雖然又當參其時之寒暄脉之遲數證之冷熱平而調之以復常候不可一途而取夫男女精血既充別無他疾宜守投虛之法是爲知要

直指真源論

結胎者男女精血也男屬陽而象乾乾道資始女屬陰而象坤坤道資生陽主動故能施與陰主靜故能承受夫動靜相參陰陽相會必有其時乃成胎孕凡經盡一日至三日新血未盛精勝其血血開裹精精入爲骨男胎成矣四日至六日新血漸長血勝其精精開裹血血入居本女胎成矣六日至十日鮮有成者縱成亦皆女胎欲求子者全在經盡三日以裏交合如倪首拾芥萬舉萬當斯時男女無暴怒毋醉飽毋食炙煿辛熱毋用他術贊益陰陽平和精血調暢交而必孕孕而必育育而爲子堅壯強壽至真

切要在此數語受娠之後宜令鎮靜血氣安和則胎孕長養又須內遠七情外薄五味大冷大熱之物皆在所禁苟無胎痛胎動瀉血瀉痢及風寒外邪不可輕易服藥亦不得交合陰陽妄動慾火未產則胎動不常既產則胎毒不已降生之後攝養一如胎前蓋母食熱則乳熱母食寒則乳寒母食膏粱煨烈之物則乳毒有是數者子受其害矣求嗣之道誠不出此然源頭一

鄧尤當研究男子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子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陰陽二氣完實或精未通而御女女經始至而近男未完而傷未實而動根本既薄枝葉必衰嗣續豈能蕃衍先儒嘗言寡慾則有子蓋寡慾則不妄交令積氣儲精待時而動故能有子余謂不止此爲寡慾凡心有所動即是慾心主血而藏神屬手少陰腎主精而藏志屬足少陰心神外馳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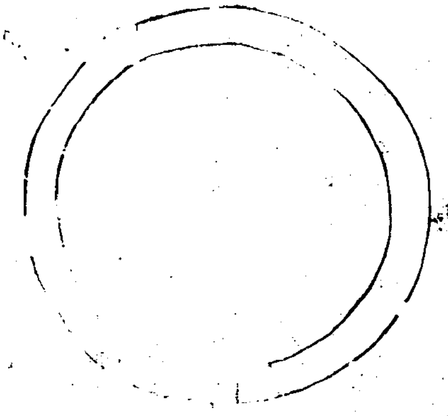
腎志內亂其于交會之際殊無靜一清寧之氣所泄之物同歸腐濁而已安能發育長養於其間哉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夫能精一道心俾常爲一身之主則邪思妄念自爾退聽欲寡而神益完不惟多子抑亦多壽蓋養生尤貴於寡慾故也

男女服藥論

男子以陽用事從乎火而主動動則諸陽生女子以陰用事從乎水而主靜靜則衆陰集故治男子毋過溫熱以助其陽治女子無過寒涼以益其陰古人黃糵知母之藥每用于男子而乾姜艾葉之劑恒施于婦人男女陰陽自然之体固有不得而同者至于七情內傷六淫外侵發爲諸病治熱以寒制寒以熱隨症推移安能熱此但男女嗣續稍遲雖無疾病當加調護男子陽動之体惟慮合而易失未獲中其肯綮女人

陰靜之質多苦交而弗孕不能遂其生成由是培養之術若不可廢在男子則用思仙丹收固眞陰以爲持久之計在女子則用啟榮丸鼓作微陽以爲發育之基余觀古今種子諸方不偏于寒即偏于熱務張其功以矜世不析其理以示人往往服之反致求全之毀故述二方以爲世之求嗣者助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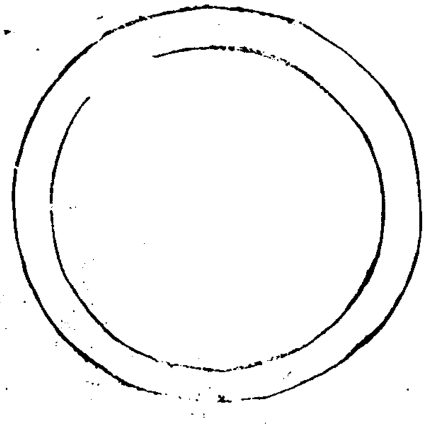
實陽能入虛陰之圖



成胎

實陽能入虛陰謂男子陽精充實適值女人經後血海虛靜子宮正開與之交合是謂投虛一舉而成胎矣　經盡一日交會者成男二日者成女三日成男四日成女五日成男六日成女取奇陽偶陰之義過六日無用矣　大抵前三日新血未成精勝其血血開裹精必成男胎后三日新血漸長血勝其精精開裹血多成女胎凡交合得夜半後生氣時有子皆男而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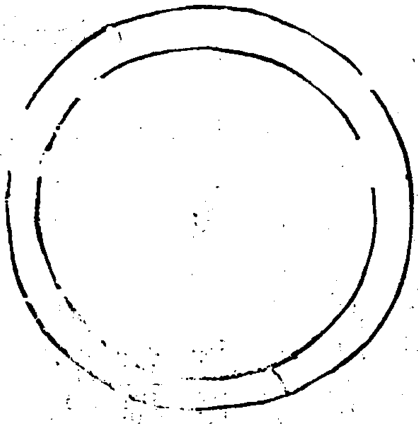
實陰不能受陽之圖



安施

實陰不能受陽謂女人經盡六日之後新血方盛血海充滿若與交合以實投實多不成胎又有婦人素稟怯弱雖經後旬日血海未滿亦復成胎然皆女子以血虛精勝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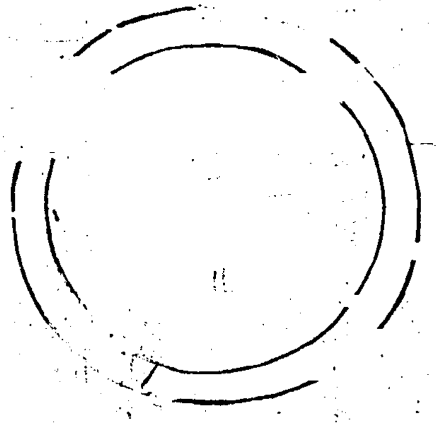
微陽不能射陰之圖



治男

微陽不能射陰謂男子陽精微薄雖遇女人血海虛靜之日流而不射多不成胎葢因平時嗜慾不節施泄太多所致法當補益精元兼用工夫存養無令妄動候陽精充實方授投虛之法一舉而成矣　兩尺脉大或數小便常赤未交易舉即交易泄或自遺夢遺真精不固治當補陰　兩尺脉微或遲小便常清陽事不舉勿力入房未竟先痿或所泄清冷微薄治在補陽

弱陰不能攝陽之圖



治女

弱陰不能攝陽謂女人陰血衰弱雖投真陽極盛之精不能攝入子宮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或因病後產後經後將理失宜勞動過節虧損陰血所致先宜調經養血

調元

陽虛右尺命門脉微細陽痿精清還少丹巨勝子丸　陰虛左尺腎脉洪大或數遺精尿血淋漓等症丹溪大補陰丸補陰丸虎潛丸　相火

妄動陽事數舉右尺命門脉洪大此爲水不能勝火與陰虛同一治法補陰則火自降也陰陽俱虛兩尺脉微弱無力真精清薄八味丸補天丸治之

調經丸

先期者血熱四物湯加苓連之類一過期者血虛四物湯加參芪白术陳皮之類一過期而色淡者有痰二陳湯加當歸之類一經水紫黑色

及有塊者血熱四物湯加苓連香附之類一若見腎肝脉滑微小腹冷痛者屬寒四物湯加炒乾姜之類經將行而作痛者血實氣滞四物湯加醋炒莪朮玄胡索木香挾熱加黄連柴胡或四物加桃仁紅花香附之類一行後而作痛者氣血俱虛八珍湯治之經行不止四物湯加阿膠地榆荆芥穗之類

安胎一

孕痛乃血少四物加童便阿膠麻根蘄艾紫參湯調之有所感觸而痛者芎歸湯探之一胎動屬火四物加苓連之類　胎動不安及下血集驗方蓁艽湯治之　胎動下血有因房事不節有所觸動四物加蘄艾條芩白朮之類　妊娠之婦肥人有痰瘦人有熱胃氣不安人參橘皮湯保産湯集驗方竹茹湯懷胎不問幾個月日但覺胎氣不安腰腹微痛飲食不美安胎飲治

之

便産

妊娠七八個月恐胎氣展大難産宜服束胎丸妊娠八九個月肥腻膏粱之人胎氣壅隘宜服枳殼散間二三日一服或達生散救生散臨月用神寢丸三合濟生湯　難産用催生丹遇仙丹如聖膏猪肝蜜酒法　胎衣不下或血乾或血冷凝澁當用奪命丹牛膝湯或前方如聖膏

又一方用紅花一兩酒煮濃汁服之一法令產婦自啣髮尾在口嘔噦即

交會宜忌日

宜旺相日春甲乙寅卯　夏丙丁巳午秋庚辛申酉　冬壬癸亥子

忌弦望晦朔大風大雨虹霓雷電雲霧昏瞑日月薄蝕三光之下及春秋冬丙丁日

轉女爲男法

受妊之后用弓弦一條絳囊盛帶婦人左臂近肩垂繫腰下滿百日去之　雄黃一兩絳囊盛帶左邊斧一把置產婦床頭仍置刃床下勿令人知鷄抱卵時置斧窠下皆雄雛也　已上數法用其一可矣

附方

秘傳金鎖思仙丹　治男子嗜欲過多精氣不固澀以去脫之劑也

蓮花蕊一十兩（焙無毒鎮心 忌此黃毒）

石蓮子一十兩（味甘平辛溫無毒經冬至沉水者是也其功益氣安心止 節治腹痛固精入藥去內青薏取淨粉）

雞頭實一十兩（味甘平無毒益精氣强志取其實去殼子搗爛曬乾再搗 篩去淨粉）

右以金櫻子三斤取霜後半黃者木臼中輕杵却刺勿損劈爲兩片去子水淘淨爛搗入大鍋以水煎不絕火約水耗半取出濾過重煎如稀

柿餅曬乾之復又用水浸軟去子煎令如法入前藥味和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鹽湯下一月見效即不走泄候女人月信住取車前子一合水煎空心服之一交即孕依法服至多日精神完固能成地仙平時忌葵菜車前子

按本草金櫻子味酸澀平無毒療脾泄澀精氣精氣滑脫者服之自固或言其性澀乃因無是病而用是藥且無配制而作煎單服者吁澀可

去脫十剩之一單食止不能更其道也大雞頭實味甘平無毒補中益氣石蓮子味甘寒無毒安心神養氣力治泄精蓮花蕊煖無毒鎮心益顏色服餌家取雞頭實熬金櫻煎和丸補下益人名水陸丹仙方取雞頭實并蓮食合餌之食能駐顏昔人得其一二功效若此思仙合衆妙而有之信可尚矣

玉鑰啟榮丸　治女子無他疾經事調勻容顏不損但久無胎孕先師云婦人者衆陰之所集常與溼居今失所養則子宮有陰無陽不能生發用此丸先調氣血鼓作微陽生育之要藥也

人參　白朮　甘草　白茯苓　當歸

川芎　白芍藥　熟地黃　沒藥　藁本

牡丹皮　赤石脂　玄胡索　白芷

白薇（已上各一兩除石脂沒藥另研外其餘用醇酒浸三日焙晒乾爲細末足一十五兩）　香附子（去皮毛水醋浸三日炒乾爲細末一十五兩）

右藥一十六味重羅極細煉蜜丸桐子大磁器中封固每服五十丸空心溫酒或白湯送下以乾物壓之待月事調勻受娠爲度

還少丹　治右尺命門脉微細陽事痿弱精氣不足陽虛之證

山藥　牛膝（去蘆酒浸）　遠志（去心）　山茱萸（去核）

巴戟（去骨）　白茯苓　五味　石菖蒲　蓯蓉

楮實子　杜仲（去粗炒）　茴香（已上諸藥各一兩）

熟地黃　枸杞子（各一兩半）

右爲末煉蜜和棗泥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溫酒或鹽湯送下日二服食前服之

巨勝子丸　治右尺命門脉虛微欲脫陽痿不舉陽脫之症

熟地黃（四兩）　生地黃　何首烏　川牛膝（酒洗）

天門冬（去心）　枸杞子　蒺藜　巨勝子

兔絲子　白茯苓　柏子仁　天雄（炮）

破故紙炒 巴戟去心 酸棗仁 北五味
覆盆子 楮實 乾山藥 續斷各二
韭子 葫蘆巴 雞頭子 川椒
蓮花蕊各二錢 木香二錢半
右為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甚虛者百
丸空心温酒下
大補陰丸 治左尺腎脉洪大或數補精生血
壯水之要藥也

黄蘗鹽炒褐色 知母各四兩製同 熟地黄 龜板酥炙各六兩
右為末煉蜜和猪脊髓丸桐子大每服七十丸
空心鹽白湯下
補陰丸 治左尺腎脉洪大或數精元不固補
陰制火之藥也
黄蘗半斤鹽酒炒 知母製同上 熟地黄三兩
白芍藥炒 川牛膝酒洗 陳皮 鎖陽
當歸各一兩半 龜板四兩酒浸酥炙 虎脛骨一兩製同上

右為末酒煮羊肉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
鹽白湯下冬加乾姜半兩
加味虎潜丸 治左尺腎脉虛數精神短少腰
膝無力補腎養氣血之劑
人参 黄芪蜜炙 白芍藥炒 黄蘗酒炒
當歸酒洗 山藥各一兩 鎖陽酥炙 枸杞甘州者
龜板酒浸酥炙 虎脛骨製同上 兎絲子酒炒各五錢
破故紙 杜仲酥炙去絲 五味子各七錢半

牛膝酒洗二兩 熟地黄四兩
右為末煉蜜和猪脊髓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空
心温酒或鹽湯下
八味丸 治兩尺脉微弱陰陽俱虛雙補之劑
熟地黄八兩 澤瀉 牡丹皮 白茯苓
各二兩 山茱萸去核 山藥各四兩 附子炮去皮
桂心各一
右為末煉蜜丸桐子大每服百丸鹽湯下一日

二服
補天丸　治六脉虛微氣血衰弱虛勞證具補
天一以生水之劑
紫河車一具（即胞衣男用女胎女用男胎要頭生者爲佳若不可得即壯盛婦人者亦可）　黃蘗（酒炒）　龜板（酥炙各三兩）　杜仲（酥炙）
牛膝（酒浸各一兩）　陳皮（一兩）　冬加乾姜五錢夏
加五味子一兩已上共爲細末
右以河車水洗淨布絞乾或用酒煨熟入諸藥

末共搗勻焙燥再爲末酒糊丸桐子大每服百
丸空心溫酒或白沸湯下
四物湯　治女子血分或寒或熱經事或前或
後或多或少以至崩帶積塊諸症用此加減
當歸　川芎　白芍藥　熟地黃
右等分水煎服
芎歸湯（一名佛手散）　補血活血生新逐敗婦人胎前
産後皆可服

當歸（酒洗）　川芎（各等分）
右剉每服四五錢入酒一鍾煎令欲乾加水一
鍾再煎二三沸去滓溫服
安胎飲　治婦人懷娠不問幾個月日但覺胎
氣不安腰腹微痛飲食不美此湯主之
白术（一錢）　白芍藥（一錢）　熟地黃（一錢）　當歸（一錢半）
人參　川芎　黃芩　陳皮（各五分）　甘草
縮砂　紫蘇（各三分）

右剉作一服加生姜一片水煎溫服
集驗方　治婦人胎動不安及下血
艾葉　阿膠　川芎　當歸（各一錢）　甘草（一錢）
右剉水四鍾煎取二鍾去滓納膠令化分三服
一日用
秦艽湯　治證同前
秦艽　阿膠（蛤粉炒）　艾葉（醋炒）
右等分爲粗末每服五錢水二盞糯米百粒煎

至一盞去滓温服

人參橘皮湯　治始妊娠惡心阻食和中安胃之藥也

白朮　麥門冬去心　橘紅　人參去蘆

白茯苓　厚朴姜汁各二兩　甘草三錢

右爲粗末每服四錢水盞半淡竹茹彈子大一枚生姜三片煎至七分去滓澄清温服空心食前用

保生湯　治婦人惡阻養胃調氣之要藥也

人參八分　甘草五分　白朮一錢

烏藥二錢　香附一錢　橘紅二錢五分

右剉水一鍾半生姜五片煎至七分去滓温服無時　嘔吐加丁香

集驗青竹茹湯　治婦人惡阻清痰止嘔之藥

竹茹彈子大二枚　橘皮一錢五分　生姜二錢

白茯苓一錢半　半夏二錢湯泡七次

右剉水二鍾半煎至七分去滓温服忌羊肉雞鮮等物

束胎丸　治婦人妊娠七八個月恐胎氣展大難產用此扶助母氣緊束兒胎

白朮二兩　陳皮忌火一兩　白茯苓七錢半

條黃芩酒炒夏一兩春秋七錢半冬五錢

右爲末粥糊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白湯米飲下食前服之

枳殼湯　治婦人妊娠八九個月腰質肥厚胎氣壅隘服此以寬和母氣令兒易產

商州枳殼皮五兩麩炒　粉草炙一兩半　香附炒一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空心沸湯調服每日二服

一方加炒糯米同爲末白湯點服令兒易產初生微黑日日肥白此爲古方之思若妊娠稍弱恐胎寒腹痛胎弱多驚於內可加當歸一兩木香半兩不見火則陽不致強陰不致弱二氣調

和有益胎嗣

達生散　治婦人妊娠八九個月服此以扶正氣破滯氣妊婦稍虛者得此尤佳

大腹皮(製薑)　白朮　白芍藥　當歸(各一錢)

陳皮　人參　紫蘇莖葉(各五分)　甘草(一錢半)

右作一劑水煎服夏加黃芩或黃連五味子春加川芎防風秋加澤泄冬加縮砂或通加枳殼縮砂胎動加苧根金錢上氣加紫蘇地黃性急

加柴胡多怒加黃芩食少加縮砂神麯湯加麥門冬黃芩能食加黃楊腦有痰加半夏黃芩

救生散　治妊娠婦稟受瘦怯不宜服枳殼散破氣之藥此方安胎益氣令子緊小易產

人參　神麯(炒)　麥芽(炒)　訶子(煨去核)

白朮(麩炒)　橘紅(炒)

右六味各等分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鍾煎至七分空心食前溫服議者謂今特八個月合進

瘦胎湯產之藥多用枳殼散非為不是但妊婦肥實者可服若本瘦怯不宜服此藥惟救生散安胎益氣令子緊小無病易產最為穩當

神寢丸　治妊婦臨產月日破滯氣瘦胎易產

通明乳香(五錢另研)　商州枳殼(一兩麩炒)

右為末煉蜜丸桐子大空心溫酒或米飲吞下臨月用之瘦胎易產極效

三合濟生湯　以枳殼芎歸達生三方抽其精

意而合成此方治臨產不下雖一二日不下者服此自然轉動下生

枳殼(二錢麩炒)　香附(三錢炒)　粉草(七分)　川芎(一錢)

當歸(三錢)　蘇葉(八分)　大腹皮(一錢半薑汁洗)

右用水二鍾煎至一鍾待腰腹痛甚服之即產

催生丹　療產婦生理不順產育艱難或橫或逆大有神效宜天醫日合

十二月兎腦(如膜研如泥)　通明乳香(一錢研細)

母丁香一錢為末 射香一錢研細

右以乳射丁香拌勻入兎腦髓和丸雞頭大陰乾油紙密封固臨産服一丸溫水送下立産男左女右手中握藥出神驗

催生不傳遇仙方 治婦人坐草艱難

萆麻子四十個去殼 硃砂 雄黃各一錢半

蛇蛻一條炒

右為細末粥糊丸彈子大臨産時先用川椒湯

淋洗臍下納藥一丸臍中仍以綿紙數重覆藥上軟帛拴繫産則急取藥去一丸可用三次

如聖散 治證同前

用萆麻子七粒去殼細研成膏塗脚心立産急洗去藥遲則腸出却以此膏塗頂上腸自縮入去一方用萆麻子百粒雄黃末一錢同研用如前法

蜜酒法 一治婦人胞水盡行胎滯不下

猪肝 白蜜 醇酒各一斤

右三味共煎至二斤分作二三服不俱時服隨多少緩緩服之

奪命丹 治婦人血冷凝澁胎衣不下

大黃四錢醋熬膏 黑附子二錢泡去皮

牡丹皮四錢 乾漆一錢炒烟盡

右為末以大黃膏同鷄子白搗勻丸梧桐子大溫酒急吞五七丸如未下再用後方

牛膝湯 治婦人生理不順用此滑利水道令兒易産

牛膝一錢酒洗 瞿麥一錢 滑石二錢 當歸酒洗

木通各一錢 葵菜子一錢二分半如無用黃蜀葵花

右剉分三服水二鍾煎至八分溫服須先合預備

廣嗣要方上卷終

廣嗣要方下卷

五子衍宗丸

男服此藥添精補髓疏利腎氣不問下焦虛實寒熱服之自能平秘舊稱古今第一種子方有八世世服此藥子孫蕃衍遂成村落之說嘉靖丁亥於廣信鄭中丞宅得之張神仙四世子孫及數人用之殊驗

甘州枸杞子八兩 兔絲子八兩酒蒸搗餅

遼五味子一兩研碎 覆盆子四兩酒洗去皮

車前子二兩揚淨

右各藥俱擇精新道地者焙晒乾共為細末煉蜜丸梧子大每服空心九十丸上床時五十丸白沸湯或鹽湯送下冬月用溫酒送下修合日春取丙丁巳午夏取戊巳辰戌丑未秋取壬癸亥子冬取甲乙寅卯忌師尼鰥寡之人及雞犬六畜見之

百子附歸丸

女服此藥調經養血安胎順氣不問胎前產後用事參差有餘不足諸證悉皆治之殊益胎嗣此太僕吏鮑璧台州人其妻年三十不生育忽經事不至者十月腹鼓大無病容皆謂妊娠一日忽產惡物盈桶視之皆敗痰積血後服此丸不朞年生一子張云彼嘗以此二方與諸人服無不應者

真阿膠蛤粉炒成珠 蘄艾葉去筋梗醋煮乾

當歸大者用酒洗去蘆 川芎去蘆

懷慶熟地黃去腦取沉水者 白芍藥肥長者各二兩

香附赤心者去毛杵成米水醋各浸一宿晒焙乾二十二兩

右為極細末用大陳石榴一枚連皮搗碎東流水三斤熬去滓打麪糊為丸梧子大每服百丸空心陳米醋點沸湯下每日一服

大造丸

治男子女人一切虛弱不問老幼或稟氣素弱或斲喪太過陽事早痿面色痿黃形体不羸口不能呼足不能任地或老年虛憊氣血俱衰或女人月水不調或常小産或多生女少生男凡是氣血虛損不足之症艱於嗣育者並宜服此當有奇効

紫河車一具用米泔水洗淨新瓦上焙乾爲末須初生男女爲妙又法用銀器加淡酒水內蒸化入藥

敗龜板竿火者良童便浸三日酥炙黃二兩除腰背酸疼等症

黃蘗去粗皮鹽酒浸炒至黑黃色一兩五錢瀉下焦隱伏之火治陰分不足之症

牛膝去苗酒浸晒乾一兩二錢壯陽益精主腰脊疼除四肢拘攣

杜仲酥炙去絲一兩五錢強腎壯筋骨益氣止腰疼

生地黃懷慶者肥大二兩五錢入砂仁六錢白茯苓二兩稀絹包入銀罐內好酒煮乾添酒七次去茯苓砂仁只用地黃凉心火血熱除五心熱

天門冬去心一兩二錢去熱養肌膚生津保肺氣

人參去蘆一兩止渴生津和中益氣安神止驚悸

夏月加五味子七錢 一方加麥門冬去心一兩二錢

男子遺精婦人帶下 加牡蠣一兩五錢

婦人加當歸二兩去龜板

右藥除地黃另用木石杵臼內搗一日餘藥各爲末和地黃膏搗極勻酒米糊丸小豆大每服八九十丸空心溫鹽湯進一服寒月以好酒進亦妙

神効黑附丸

專治婦人久無子而經事不調及數墮胎者服之可立致效

香附子一斤要北方香附本去毛淺過分作四分內一分好酒浸一分米泔浸一分童便浸一分醋浸各三日夜

艾綿四兩要潔淨無細梗不用陳艾用醋二大碗同香附子一處煮乾石臼內納杵三千下以大爲度捻如餅子只錢樣厚大用新瓦炭火焙乾搗爲末

白茯苓去皮淨一兩　當歸去蘆淨一兩酒洗一宿

人參去蘆淨一兩　川芎去土淨一兩要大而實者

熟地黄用酒浸去土又以酒浸一宿飯上蒸過一兩

木香五錢要真廣南者佳　上等徽墨火煆醋五一兩

右各爲細末醋糊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好酒下

何首烏丸

何首烏三斤用銅刀或竹刀切作片　牛膝上苗上一斤

右藥以黑豆一斗淘洗淨用甑先以豆薄鋪甑下後鋪薄何首烏又鋪豆又鋪牛膝重重鋪盡

安於釜上蒸之合豆熟爲度去豆取藥暴乾又換豆蒸之如此三次去豆取藥爲末蒸棗肉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食前温酒下忌蘿蔔葱蒜何首烏乾者米泔水浸稍軟切之

又方何首烏雌雄各半斤銅刀去粗皮爲片米泔水浸夏一宿春秋二宿冬三宿取出晒乾爲末無火病者以棗肉爲丸否則蜜丸清晨鹽湯下或酒下尤佳本草云服何首烏用茯苓煎湯

脎鹽湯

延年益嗣丹　男子服

生地黄三兩酒浸二宿取出晒乾　熟地黄三兩酒洗淨晒乾

地骨皮五兩酒洗淨晒乾　人參三兩好者方用

天門冬三兩酒浸一二時取出去心晒乾

麥門冬三兩酒浸一二時取出去心晒乾

白茯苓五兩去粗皮切作片酒浸過晒乾

何首烏半斤鮮者可用竹刀刮去皮切作片乾

者用米泔水浸軟刮去皮切作片放砂鍋內下用烏羊肉一斤烏荳三合量着水用上加甑放此藥後覆蓋蒸一二時辰取出晒乾共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用酒送下清辰服之

加味益母丸　婦人服

益母草半斤　川芎　赤芍藥　當歸

廣木香各一兩

右爲末煉蜜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用好
酒或童便酒送下其妙如神服百日有孕
右二方余與荆妻親服有驗者
加味養榮丸
此方女人服之有孕且無小産之患
當歸二兩酒浸 芍藥一兩五錢煨 熟地黄二兩酒浸
白朮三兩 川芎一兩五 茯苓一兩
人參一兩 甘草五錢炙 黄芩一兩五錢炒

麥門冬一兩去心 阿膠七錢炒 香附一兩五錢炒
貝母一兩 陳皮一兩去白 黑棗四十九枚肥者佳去核搗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桐子大每服七八十丸食
前空心鹽湯溫酒下忌食諸般血
四製香附丸
香附米一斤四兩酒浸四兩醋浸四兩鹽湯浸四兩童便浸各三日晒乾炒之
當歸四兩酒浸 川芎四兩 熟地黄四兩薑汁炒
白朮二兩 白芍藥四兩酒炒 陳皮四兩

澤蘭葉二兩 黄柏二兩酒炒 甘草一兩蜜炙
右研丸酒糊成每服七十丸空心白湯下調經
養血順氣清熱信服有孕
壬子丸
依方修合此藥服之不過半月一月有孕試之
屢見効故服録之
吳茱萸一兩 白芨一兩 白斂一兩 白茯苓一兩
牛膝五錢 細辛五分 菖蒲 白附子

當歸各 厚朴 桂心 人參各四兩
乳香三兩 沒藥四兩
右爲細末煉蜜丸用壬子日修合如紅子大每
服十丸有効若男子服補益若孕婦服之即生
雙胎空心好酒送下無夫之婦不可服
琥珀調經丸
治婦人無子能令經正
香附子一斤半斤童便浸半斤好醋浸各浸七日好艾擇

去枝梗淨者四兩加入香附子內攪勻再加
好醋五碗入砂鍋內同煮乾爲度日中晒乾
磨爲細末另加後藥
當歸酒洗二兩 川芎二兩 熟地黃酒蒸二兩另杵
生地黃酒浸二兩另杵 芍藥煨二兩 琥珀另研一兩
右藥爲末共一處 極細末爲丸用醋糊丸如
桐子大每服一百丸空心艾醋湯送下
濟陰丹。女人服
赤芍藥去蘆四兩 川芎去蘆四兩 生乾地黃四兩
好大艾葉四兩 當歸去蘆四兩 香附子一斤
右分爲四分一分醋浸一分童便浸一分酒浸
一分鹽水浸俱各過一宿用醋三盞拌勻以砂
鍋煮乾醋爲度取出晒乾爲末醋打糊爲丸如
梧桐子大一日三次飯前每服五六十丸令人
體壯經調有孕且服久諸病不作

終

房術秘訣序

余抄時侍衛於
武宗朝歲在戊辰駟行西蜀同華陰
令李公登華山問古仙跡一道士
曰山之所罕也惟陳摶所遺丹法
刻之石為山之顯跡天下所共聞
惟摶一書未傳隨開洞府中撮小
石匣拆古遺封取出一冊名曰玄
機中筌乃希夷成道內丹築基立
身安命大要也公命抄之仍書一
冊送余西行蜀藩縉紳取録者不
勝有以服其藥登登而稱其玄妙

者有登余門告其深驗者無虛日緣其所自伏氣乃立身安命之基梅子乃人元大丹之仙品服藥乃生血生精之妙用無不可重之也今之世傳希夷子進藥之事有自來矣行道之人多不知其妙在竹

破還須竹補宜抱雞須用卵為之之義為性命者當留心於此乃入道之門成道之捷徑也又曰余亦得梅子金丹之效補氣之說衰年之人可以為法或曰是集若無補于大乘但服氣進藥梅子雖有形之物亦可以接命延年助道世稱為添油之法目余然之將纂與諸經列刊使明道者便於採擇焉

嘉靖歲在庚戌春正吉坎宮

道人東明任拱辰書

呂純陽房術秘訣

安置爐鼎篇

夫安置爐鼎者乃廣成子授皇帝補虛之法也
爐鼎者可擇陰人十五六歲以上眉清目秀齒
白唇紅面貌光潤皮膚細膩聲音清喨語言和
暢者乃良器也若元氣虛弱黃瘦經水不調及
四十歲上下者不可用也凡與之交擇風日暄
和之候定息調停戰之以不泄之法待其情動

昏蕩之際舌下有津而冷陰液滑流當此之時
女子大藥出矣上則緊咂其舌以左手捌其右
脇下則神驚精氣泄出吸其氣和液咽之則玉
莖不動吸其陰精入宮如水逆流直上然後御
劍則神妙矣夫上採舌者謂之天池水中採乳
者謂之先天酒下採陰者謂之後天酒崔公云
先天氣後天氣得之者常似醉豈虛語哉依法
採其三次若其陰實不過候其情甚快咂其舌
退龜少出如忍大便壯則其陰精自泄矣此法
巧妙功用極大不可輕傳以泄天機慎之慎之

歌曰

採陰須採產芝田　十五纔交二八年
不瘦不肥顏似玉　能紅能白臉如蓮
胎息有真都是汞　命門無路不生鉛
喫成鉛汞歸元海　大藥能爲陸地仙

大鎖方閉篇

夫大鎖方閉者乃撒手過黃河之法也凡性急
燥之人須半月方可閉住性緩數日便閉矣若
一月之後金關永閉玉戶常扃自然不泄一點
初下手時未便慣熟倘或精泄只是清水行之
五七日後清水亦不泄也初交之際用三淺一
深漸漸至九淺一深往來扇鼓三百餘次但覺
欲泄急退玉莖按陰額以右手三指于穀道前
鬧住把一口氣提上丹田嚥氣一口澄心定慮

不可動作少頃將玉莖復振依前扇鼓若情動
蹲身抽出玉莖如忍大小便壯運氣上升自然
不泄矣夫精氣乃一身至寶只圖快樂泄盡元
陽譬如珠玉投于淵海之中安可再得每遇交
合之際閉口定息使氣轉運化爲津液而歸丹
田不得出氣但微微于鼻中放出如口不閉則
精氣易泄也若氣流入膀胱等處反成諸疾可
不慎歟至於交戰勿令大醉大飽每于戌亥二

時之間乃陰盛陽生之候去却褻衣正坐右手
握腎莖緊兜左手于丹田上搓摩九九之數方
向陰戶却照前扇鼓三淺一深次以九淺一深
往來扇鼓數百欲泄急抽身起以靈柯按陰額
縮龜嚥氣存想少時扇鼓如法覺精動依前提
出澄心定志扇鼓倍之或至一千八百之數如
彼此不倦依法爲之行之久久自然不走泄一
點矣

歌曰

欲習于中理　溫煖補靈柯
靈柯既堅硬　撒手過黃河
靈柯按陰額　黃河水逆流
閉思真氣定　終夜勝金鈎

又曰

空字明書穴下工　下工到處是真空
真空穴不能施巧　真入長生大道中

回躬御女篇

房中術行至一次身体不倦至三五次扇鼓至
一萬二千八百之數依前提身縮龜嚥氣一口
至丹田急縮下部不令走泄第一上峯始採女
子口中津液嚥之第二中峯復採女乳汁吞之
第三下峯閉氣蹲身如龜壯急縮下部採其紅
鉛從尾閭運上崑崙頂散于四肢返老還童諸
疾不生矣真人曰欲採下峯且先學運氣法得

玉莖巨壯可塞陰戶然後隨吸陰中之氣從玉莖管逆入丹田此三峯法也

歌曰

永鎮金關訣　長扃玉戶秋
施功如到此　御女復何憂

又曰

欲解回宮秘　身形似縮龜
三峯如系卵　二者覺先知

又曰

萬千數畢至回躬　四大安然百脉通
皺紋舒盡紅顏美　存想凝神大有功

從心求味篇

自從下手須緩緩施功按捺不可性急已上運用實天地交姤夫婦和暢全美之道也既不損陰又不虧陽交感百日之後陰亦不倦是乃體不交而神自交意不合而氣自合端然靜坐渙

然舒暢內外神氣自然翕合每日有三十二般真味是乃從心求味也

歌曰

大鎖金關畢　回躬御女妝
精神如到此　真味稱心求
緩慢施工閉　精神夜夜修
和鳴夫婦美　任意暢千秋

又曰

慎勿狂狷身又高　百千度了氣雄豪
果然淨坐思真味　体不交而神自交

又曰

何其真味來　爐中自交姤
一宵能百度　黃河水逆流

還精採氣篇

若論成功止其不泄未足為奇要在還精採氣斯為大道或曰何謂還精採氣答曰凡扇鼓至

千百之數女有陰交三穴一兩乳二兩脇三兩腎是也往來扇鼓之際候其聲嬌色變眼慢口合手洽心煩彼時急縮下部蹲身如龜其牝中津液自我靈柄吸入故曰飲海黑龍收一合自已元陽二得混而爲一從尾閭夾脊透上泥丸宫再降入丹田滋養元氣豈小補哉蓋女子一身屬陰惟津液屬陽故曰水中鉛陽數也未名爲紅娘子男子一身屬陽惟精氣屬陰故曰沙

中汞陰數也又名爲白頭翁紅乃爲鉛白乃爲汞與真液相合搬上泥丸則齒髮不落面顏如童矣

歌曰

大鎖回躬罷　施工真味周
還精方採氣　飲海黑龍收

又曰

還精仍補腦　採氣復丹田
此道行之熟　端然作地仙

又曰

陰裡回身是屬陽　腎宫紅液起瓊漿
時方認得真鉛汞　漸入長生不老鄉

赫赫金丹篇

採戰時先用緋線折回耳間迹之鼻竅然後又將緋線周圍頭頂如不大米一未發也研半錢乳香調好醋一盞吞下煮羊肉四兩令女先服

三五日一浴或半月一浴候天氣晴明時行之于此一意誘合候其情動用雌雞翎三寸二分將緋線扎縛一處溫存後定緩入陰戶向前進一寸二分其液自吾靈柯穴透至內實鼎名曰返聖胎產出嬰兒長生有壽雖寒暑疾病亦不生也

歌曰

欲識水中金　紅娘二八陰
温時經歲火　方可採其真

又曰

黃莢仙頂辨東西　不向陰宮路上迷
靈雀兩頭千里羽　聖人三轉九霄梯

又曰

龍降虎伏玄關啟　虎動龍吟玉管齊
風擺水中金液動　這回誰肯戀空枝

爐中呼吸訣

凡採戰先須端坐凝神定氣以鼻引清氣口內

呵出濁氣一口又次叩齒以舌攪華池嚥津用最上導引法然後投玉莖徐徐進步候其情動搖取彼右手抱緊咂住其舌取他津液一口仍吸其氣嚥下存神定氣煖煖入爐若要蒲爐以聚氣爲法次掐其第三中指之間用九淺一深二疾八遲之法進百餘步要依前法取之嚥下耳後進百餘步又取之如是其妙不可言也若要不漏必須頻頻出爐縮脇提呼各吁氣一口再提再呼倘若緊急提呼不依即于尾閭閃用手泜住自然不漏玉柱金鎗通宵不倒矣非獨陽暢抑且陰懽凡採取候其情動陰戶開張津液流溢他動我靜不可深入咂住其舌吮華池神水嚥之自然陽氣壯盛欲退即掐第三又吸取真氣三四口嚥下然後出爐既退不可就眠且端坐吐納三十餘口用黃河逆流法運轉歸四肢待安靜方眠欲再戰依前法爲之若女子

精泄有損能戰還他五口呵每口令彼三次嚥之如不還則黃病夭喪若不信但行此法十日半月之後見面目瘦黃精神短少是其驗也愼之愼之

展龜秘訣

夫欲展龜身長大者于子時後午時前乃陰消陽長之時靜室中披衣端坐凝神定氣腹中常令背飢空則氣脉流通飽則氣窒不通仍用中

乘導引法閉氣嚥津送下丹田運至玉莖兩手搓熱如火用一手兜托陰囊握莖一手于丹田臍腹上摩九九之數換手依前法不轉再摩九九之數畢就根捻住在左右腿上敲打不計其數九九行之自然長大矣

進火還元訣

凡扇鼓情動左手結印于立關用印指定直到極樂撮口合唇肭腹提呼微微吁氣一口此三花聚頂五炁朝元也

歌曰

手提金印倒騎牛　一指黄河水逆流
能用坎離顛倒法　直到崑崙頂上遊

又曰

舌住上腭眼觀頂　手提寶印持金井
夾脊雙關疑疑収　提呼直上崑崙頂

玉泉無漏法

凡欲戰以手握玉莖舌拄上腭先調自己神氣均勻進功時鼻內微微出氣不可口中出氣恐心氣不與腎氣相接况神不離目氣不離口目亂則神去氣喘則精出戒之戒之虛心實腹弱進强出自然無漏矣

歌曰

在欲而無欲　居塵不染塵
往來宜緩慢　百病不能侵

運精補腦訣

凡交媾覺情動將三指緊扣立關歛腹縮頸至極樂之地用七返還陽法運金精以填腦髓也

歌曰

手指似鋼鈎　縮身皺眉頭
睜目緊歛腹　海水向東流

又曰

三指緊將立關扣　歛腹縮頭水逆流

更將七返還陽藥　運向崑崙頂上球

搬運秘訣

凡行事畢每平旦直伸兩足左右壓定開眼用兩手扳兩足指九次極忍閉氣將身中動止許鼻息微微出氣令勻行三五次面如火炙乃是真氣上升泥丸矣即以兩手搓摩面皮兩耳自熱則放開爲度也

歌曰

華池金液入丹田　配合須歸造化源
河車搬上崑崙頂　能教衰老變童顏

取汲煮海訣

凡行必戌亥時乃陰盛陽衰血際之時披衣正坐右手兜外腎左手于丹田上搓摩九九之數換手右轉亦如前數八則純熟補益於身矣

歌曰

一兜二兜　左右換手
九九之數　眞陽不走

子午流通訣

凡器具即成則用黃河逆流之法而奈戰毋與之交則先行子午十次使氣脉通暢入爐行九淺一深之法進退遲速俱至縮起腰身閉氣不出捲舌拄腭以睛上視用手扳拏如鈎鈎頻頻嚥氣以候心定自然不泄若氣極輕呵出之掩耳閉氣存想氣從夾脊上腦後入頂門則散于四肢百脉若數次不泄則強矣却用消息散氣法

消息散氣法

精不可散散者氣也凡以不泄之精作于未萌之九可也閉口曰閉天門舌柱上腭曰塞華池以手摩兩腎門向上九次復手轉轆轤九次以手歷天柱九次掩耳唱心鼓九次兩手左右上下摩天庭九次兩手搓熱摩熨兩眼二七次然

後叩齒三十六漱華池津液吸東方清氣嚥下復以手摩足掌心二七次久乃慣熟閉掩雙關塞其精血不致輕泄也

六字延生訣

存　縮　抽　吸　閉　展

一曰存者交姤之時存心遊于物外須交合不可着意體交而神不交若着意是神交而精易泄矣若不着意縱慾走泄只是去濁留清當此

之時急用縮脇提呼存久不倦則無漏矣

存

兩腎中間一是神　命門之處是精根
莫令走失牢堅固　窮取生身死戶關

二曰縮者交接時縮氣上行不令順下氣下則泄又當如忍大小便壯靈柯漸退半步口嘘氣出脛定女舌取他津液嚥之樓定吸他氣一口送下丹田直入靈柯三五次或七次漸漸龜形森旺不泄矣

縮

元精欲走禁無由　手足須如鉗與鈎
努目掣提玉莖退　身如縮頂一猿猴

三曰抽者當緩緩進步不可急躁當抽半步揉接津液以我鼻吸他鼻中所出之氣候其氣喘急吸嚥之不可用口吸口吸則傷腦抽吸既多玉莖自固神氣壯實愈久愈堅也

抽

入爐温養意懸懸　一深九淺數爲先
進遲退速能奪取　益精補髓壯丹田

四曰吸者以我玉莖吸他津液如受氣之管揉取之時上以鼻吸其氣脉下以玉莖吸其陰精存想入我玉管之中上下齊吸勿令顛倒一抽一吸如管吸水仍接口内津液嚥之依此而行顏色光潤神氣壯實也

吸

収取華池玉液津　情濃逮將退靈根

內開真機徐徐出　吸奪歸來賀萬春

五曰閉者當動作之時不可開口出氣口是元門也下與命門相接若封固不牢則失神敗氣其精易泄且行功之時則五字相連缺一不可若棄存縮而難以行其功舍抽吸而難以得其物四者雖備而不急于封固則得而又失不能

保其命矣須要閉而不開則得五字之秘矣

閉

精養靈根氣養神　元陽不走得其真

丹田養就千金寶　萬兩黃金莫與人

六曰展者乃操馬演兵也兵不操則不慣馬不演不熟男女相交譬如兩手相敵一般女人自然有不戰而勝以靜待動的手段男子一見女人的牝戶開張先神魂不定不待戰先有幾分

敗勢又自已靈龜發作的頭上如明鏡一般一入爐行動不及數合就便輸了蓋不曾經傳授操演過若是有傳授的靈龜自然雄壯堅固粗燥老喇交合有何懼哉

就爐鑄劍法

凡與女交隨其爐鼎之大小入爐之初先取進火氣一口嚥下次以子午氣一口歷之則陽自內發然後施龜御之其功不淺矣

呂公安樂歌

雙托一度理三焦　左肝右肺如射鵰

東掛西脅須單托　元海華池內顧朝

搖頭擺手祛心病　手扳湧穴理胸腰

每宵如法三度許　方纔把火遍身燒

請君午後子前行　管取延年百病消

孫真人金丹妙訣

夫太極生兩儀兩儀能生萬物孤陽不生孤陰不成大抵陰陽交會男女情暢有順有逆逆則陰陽錯亂欲其暢順難矣哉世有論陰陽相比之說云男子如渴得漿女子如熱得涼辭雖淺俗誠切妙道吁一女子可御十夫一夫難度十女世之庸人房事無節制陰盛陽衰未戰先弱往往皆然若得其傳剛柔勢協男女俱暢雖度

十女又何有損吾之真陽此真人通玄之妙用也豈曰小補之哉

孫真人金丹訣

金丹有金丹有不忌葷腥不忌酒說下手于中醜教君大笑不合口太乙壺中携日月崑崙頂上擒星斗元來只是這些兒往往教人天下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生死從坎離

龍從火裏出虎向水中生東坡云人生死自離坎者坎離交則生分則死離爲心坎爲腎龍者汞也精也血也出于腎肝藏之坎之物也虎者鉛也氣也力也出于心肺主之離之物也不學道者龍常出于水力飛而汞輕虎常出于火虎走而鉛枯故真人曰龍從火裡出虎向水中生人能正坐瞑目調息以久則丹田温而水上行滃然如雲蒸于泥丸火熱水死勢必從之所謂

龍從火裡出也龍出于火則龍不飛而水不乾旬日外腦滿而腰足輕常捲舌上至腮腭久則汞下入口嚥送直至丹田化爲鉛所謂虎向水中生也

歸根復命訣

凡用水火二候畢將右手中指提縮龜頭向上輕撮候五分興至方止後將右手緊遷龜身却于囊後拴之勿動又東龜身從龜根遷上龜頭

縮縮了如微痛勿疑行及六十四次倦則三十六次又要轉換氣均功行了畢仍固為妙

度量情意訣

凡陰人情動亦有其法對景生情無不動者有數十種作聲不止手軟不言視聽反側語言嘈雜目瞋掌熱腮赤咽乾乳出腹冷舌下津乾陰中水出皆是情動之驗當此之時當和自己神氣依訣攻戰則獲益也蓋人受父母精血所形

自有分量若無陰養其陽則孤敗也如能使巨器生精不泄久戰則功成矣

採取玄妙訣

凡交戰先須仰卧直伸兩脚如踏二石弓令腰懸空一二寸接脊之下有竅名曰命門乃泄精之所須要着意存想為之關鎖吸谷道三兩次畢然後舉龜待情動時方可交接須直身勿令低頭氣促口含彼舌取其津液嚥下柔入剛出

緩進急抽及撫弄雙峰吮之待其作聲以我鼻吸其氣輕輕嚥下積至三五百口一抽一吸如覺欲泄急縮谷道即便抽身將龜頭安戶內如小兒含乳壯如忍大便狀閉口努目存想氣歸命門舌拄上腭此訣能還精補髓長生可久顏面如童子氣力倍加此得勝驗也

迴避入室訣

凡行事切須上避天時下避地道如逢晦朔弦

望風雨大寒暑皆不可行之或甲子庚申三元伏臘之日靜而守之須擇陽上半日陰下半日甲日為陽乙日為陰餘倣此專忌子時前乃陰盛陽生之時凡交媾須飲酒一二盞或茶一盞忌晚飯夜食使氣脉通暢精神清爽然後兩意相合戰不衰矣

補養長生訣

夫採陰者體交而神不交採陽者神交而體自

不交陽丹就而升夫陰丹就而不老欲知採運之法須明根本之源待其要則鬚髮黑潤面若童顏超游物外昔黃帝御女上昇彭祖得壽八百餘歲娶妻四十九生子五十四蓋採得其要便也

進火運水訣

每日子後午前若五更初陽盛時就榻上面東或面南握固盤坐或仰臥高枕伸足舒腰澄心

內顧五臟仰面合口鼻引清氣一吸莫令耳聞氣極伸腰徐徐嚥下存氣直下海門關以雙手厭谷道一縮次閉目上視口呵濁氣一口上升天谷存氣直上頂門氣即上隨待口中津液聚玉泉關氣耳熱即閉口仰面凝神一嚥中正三嚥而止直到丹田入海門關再縮谷道一縮將陰手撩龜身如是十二次為一周天

舉要歌十二首

上峰玉池

上峰玉液浸華池　玄妙真機君不知
青龍擺尾銀波湧　白虎先奔造化奇

中峰神水

細問中峰事合宜　胸中兩粒是根基
頻頻採助真陽實　歲月長生不老期

下峰玄屏

下峰一竅扉門中　多少男兒錯用功

要採花心為藥餌　此回端的候春風

搬運還元

採罷須當仰臥强　切須谷縮與腰懸
雙肩緊束鳴天鼓　搬運真精得復元

採戰要旨

採花須採花中心　採得花心保此身
會取花間消息意　從教不老得長生

愛護精氣

醉飽饑寒切莫親　大勞榮衛損元神
貪歡竊取一時樂　氣耗精枯自悞身

休親敗爐

休親瘦病生親病　產後之爐損丈夫
年少若教依老婦　陽衰陰盛是危途

提精悞害

女抱休教撫腎堂　命門與處怕勞傷
無心對景須情遂　玉液真峰要傳香

待時行道

撫弄雙峰待興濃　緩拨方得與他親
陰精動泄存神採　風月無邊造化功

黃河逆流

初從臍腹升腰脊　次想真精住玉山
此號黃河逆流水　存精進氣過三關

無根妙藥

未見開花結子處　固令補益我丹田
此是無根真妙藥　調勻鉛汞作神仙

採煉真陽

採得真陽火裡炎　煉成温養若烹煎
陽衰陰補花移樹　此術神仙口內傳

長生引導總括

子午披衣煖室中　凝神端坐面朝東
澄心閉目鳴天鼓　三十六通聲亦同
兩手托空勻氣息　収回摩掌熨雙睛

運行吐納二十四　舌攪華池三度終

金丹妙訣終

宮選經驗春方目錄

二十六種

老人家固精種子丹
金丹得子　佳人自解衣
莖如石杵　大補不損丸
莖如鐵棒　通宵散
六胆美心丹　淩趣嬌一
春蝦
佳人到貼金　金不倒丹
雙美有情方　補腎助陽丹
滿床嬌　情動立時春
一莖似硬槌　楊妃美意丹
壯陽丹　㛹宮丸

宮選經驗奇妙春方

老人家固精種子丹

天台烏藥　白馬腎　牛膝酒浸　遠志去心
肉蓯蓉酒浸　家菊花　乾山藥以上各一兩
檳榔一錢　沉香　木香各五分

右為細末用羯羊脊髓一條水煎五七沸去骨用髓為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空心溫酒送下旋以乾物厭之忌房七日後用婦乳浸養勿動泄待潮熱時即行種子固精終身不倦耳

金丹得子

木香五錢　射香半錢　木鱉子去油五錢　人參
當歸　白茯苓　蒼朮　柯子皮　川練子
肉桂　大附子　小茴香　炒鹽各二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桐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溫酒送下即以乾物厭之服十五日見効一

月其莖長大不可言臨行事時須用絹帯子裹
其莖根恐其促動不妙外忌諸血勿食午後用
地骨皮葱白煎湯洗之能令婦人有子
昔日金城太守進此藥曰臣獻藥若服四十九
日無孕臣當有罪後李妃服此藥果生一子名
爲金丹得子妙不可言

佳人自解衣

紅蜻蜓一個焙乾 [illegible] [illegible]一撮瓦上焙死
紅蚯蚓一條焙乾 [illegible] [illegible]腎一對焙乾 銀片
右爲細末或汗巾頭上帶之或偶遇佳人吊將
此藥下在茶酒內令其不知而飲再或將指巾
彈在被上美人即從

莖如石杵

地龍 土狗 甘遂 辰砂 射香少許
各等分爲末葱涎爲丸用時以紗絹包定緊將
小莖根縛之行事妙不可言矣

大補不損丸

白朮 細辛 遠志 山藥 檳榔 茯苓
五味子 熟地 川牛膝酒浸各 乾姜炮
沉香 川續斷 兎絲子 巴戟去心 只梡
肉蓯蓉酒浸 蛇床子 木香各五錢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二三十九
空心溫酒送下或鹽湯亦可凡交合之時宜用
建日忌雞犬婦人見之[illegible] [illegible]行房之後如要泄
用冷水一口解之返本[illegible] [illegible]有益無損時刻見
効

詩曰

此藥最爲良　添精補腎堂
去冷除風熱　起陰能助陽
調順三焦火　滋榮百補丸
黄金難比價　與藥不傳方

又方

五香如意丸

丁香　射香　茴香　乳香　沉香各等分

爲細末以吐津丸如桐子大臨用時以一丸納入陰戶內一丸入莖馬口內行事其交美情趣精妙如神真正快哉

莖如鉄棒

韭子　硫黄　五味子　三奈子各等分

右韭子同硫黄炒黄色合入五味子三奈同

研細末酒糊爲丸如綠豆大每用一二丸搽莖上一丸入陰戶堅硬不泄其美妙精極精溢

通宵散

三奈子　續斷子　遠志　陽起石

黑犬骨灰　大茴香各一錢

右爲細末如麪糊用時將吐津搽濕玉莖以此藥末三分搽上可徹夜不泄如要泄用紅棗一枚解之

六胆美心丹

紫毛雄雞胆　黑雄犬胆　雄鼠胆

烏牛雄胆　鯉魚胆　鱉胆

各一個吊陰處四十九日取下瓦上焙乾爲末每月初一日三更時于草葉頭上取露水丸如指頂大勿令雞犬婦人見房事服一丸與婦人行事不泄欲泄飲冷水一口解之爲妙

煖趣嬌

川椒　白礬　丁香　三奈子　射香

各等分爲末麪糊爲丸交合之時納于陰戶內自覺身煖有趣美不可言

春蝦

大附子一個重者最妙　大茴香一錢　淫羊藿一兩

共熬去渣再熬得宜後用大鮮蝦四兩的弓着腰更妙如燒酒一斤葱汁半碗俱成罐內煮一滾冷定取起晒乾再浸再晒乾酒乾爲度後加射香二錢

不用煮每服一個燒酒送下其興莫倫如解用
茶葉一撮

春棗

大附子一兩二錢 紫梢花五錢 吳茱萸一兩 石硫黃二錢
共爲細末分作三包一次將大紅棗二百個燒
酒一斤煮乾晒乾另藥一包再依前法再煮再
晒以三次爲度後入磁罐內收貯用蠟封礶口
每用二枚燒酒送下茶葉

佳人到貼金

狐心一個將陳醋浸一日陰乾 天仙子二錢 胡椒二錢 藿香五錢
共爲細末暗投茶酒內每服三厘服之不求而
自動其淫興浮浮亦就也此係眞人採戰遺方
不可輕泄用者珍之

金鎗不倒丸

丁香五錢 海馬一對刀上焙乾 枯礬一錢 飛鳳二個
白龍骨五錢 石燕子一對醋浸七次焙乾 小茴香五錢

右爲細末每服一錢搽矛上溫酒送下要泄飲
冷水一口便泄

雙美有情方

五倍子 蛇床子 遠志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用五分搽玉莖及陰戶內採動更
加情美難當此爲雙美也

補腎助陽丹

川山甲黄土炒黄色 全蝎去毒 巴戟去心

川練子去皮各三兩 葫蘆巴酒浸 木通去皮
破故紙酒浸焙干 白芍藥去皮 兎絲子酒浸炒干
核桃肉水泡去皮以上各二兩
共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桐子大每服十丸空心
鹽酒湯送下乾物厭之忌荳粉猪羊等血服三
七日神効

滿床嬌

射香 海螵蛸 三奈 甘松 樟腦

五倍子　川椒　白礬　丁香　石硫黄
龍骨各等分
右爲細末吐津爲丸如菉荳大入陰戸内行事嬌美莫倫快之極也
情動立時春
射香三分　蟾酥一錢人乳化開　紫稍花五分
鴉片三分　母丁香五分
右爲細末乳爲丸如桐子大臨用時將衣角包

咬碎唾津調搽龜頭臨行洗去出爐即泄
莖似硬槌
胡椒　川椒　枯礬　蛇床子　甘松
小茴香各等分
右爲細末以蜜爲丸如桐子大用時將吐津化塗玉莖上既硬似槌妙不可言
楊妃美意丹
母丁香　白礬　蛇床子　甘松
山茱萸各等分
右爲細末唾津爲丸如菉荳大毎用一丸送入陰戸自然雙美足意暖子宮益精補血長玉莖交合之時神妙有趣美意雙嬌其功不可盡述
壯陽丹
乳香　丁香　沒藥　辰砂各一錢　木香
血竭各一分　射香五分　茴香　栢子仁各五錢
陽起石二錢　川山甲一兩火煅存性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如桐子大隨人年紀服之射香酒空心送下玉莖自然壯硬非常神妙又好又妙
煖宮丸
龍骨細白者五錢　射香三分　片腦一錢　遠志一錢去心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桐子大毎用一丸送入陰戸内良久自然性熱溼動如行事非常之妙
還精養氣丸

巴戟去心 川練子去皮 兎絲酒浸焙乾
肉蓯蓉酒浸焙乾三錢 陽起石一錢用紙包火煅少時
鹿茸一兩酒浸焙乾 大附子川椒三錢同炒 枸杞一兩
牛膝一兩酒浸 山茱 茯苓 熟地各二兩
人參五錢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三錢空心
鹽湯下服久自然還精益氣鬚髮不白七八十
歳行房不倦功不可盡述

陰陽交美丹
橄欖核燒灰一錢五分 白礬煆一兩 三奈子一兩五錢
樟腦 射香各一分許
右爲細末米醋調三粉爲丸如桐子大用時以
蜜化開納入陰戸妙極妙極

保真足意丸
兎絲子 肉蓯蓉 川牛膝 栢子仁
蛇床子 五倍子 仙靈皮 遠志
桂心 續斷 熟地各等分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温
酒送下忌三晝夜房事如服七日堅如然杖不
損元精亦能足意

百勝玉連環
雄狗胆一個 肉蓯蓉二錢酒浸去土焙乾 川椒五分
紫稍花一錢 硫黄五分 韮子一錢
右爲細末將胆流于盞內入藥攪均仍裝入胆

內用線扎吊風處四十九日陰乾每用一分唾
津調化搽龜頭上如行事不泄必用冷水解之

徹夜丸
山茱萸五錢 大附子 硫黄 蛤粉
白礬 丁香各一錢 射香一分
右爲細末用蜜爲丸如桐子大空心每服三丸
煖酒送下至晚行事可通消徹夜情美難言餘
不盡矣

淫心丹

琥珀 細辛 母丁香 甘松 龍骨

枯礬 蛇床子 木別子 排草 肉桂

牡礪 紫稍花 射香 俱各一錢

右為細末蜜共為丸如菉荳大每用一丸納進陰戶內候藥行開做事淫心更起妙之絕矣其情更加其興更深言不盡耳

益陽丹

土狗 雄者七個 辰砂 一錢五細

用磁器盛之以辰砂令土狗食盡取出焙乾右為末射香少許共為桐子大每服十丸空心煖酒下其益陽不可言矣

興陽丹

石燕 一對火煆醋浸七次 海馬 一對醋塗火煆焦黃色

蛤蚧 一對焙乾黃色 全蝎 大者三個火燒為末

陽起石 一錢用紙包火煆少時 鹿茸 一兩酒浸焙三次

三奈子 火焙 內蓯蓉 二錢酒浸一宿八日用火焙乾

附子 三錢川椒炒 射香 少許 獐腦 少許

右為細末以甘草膏為丸如桐子大每服七丸空心溫酒送下其陽興更加矣

二美長情散

肉桂 杏仁 牡礪 砂仁 射香

木別 去殼 枯礬 吳茱萸 母丁香

紫稍花 蛇床子 甘松 俱各一錢

右為細末蜜為丸如桐子大如用一丸納入陰戶其香美情長妙之極矣

神仙長莖丹

甘草 琥珀 各三錢 八角茴香 四錢 射香 少許

右為細末酒糊為丸如桐子大如單日服一丸雙日服二丸空心溫酒下要戒十八日房事至晚未申時分忽然玉莖自長如要修合藥之日須揀擇神火日忌雞犬婦人切宜避之此係真

人所傳千金不易方

百戰固精膏

母丁香 吳茱萸 信石 川烏

氣自不虧損此是修煉之方萬無一失

塞耳通竅不泄丸

射香 乳香 安息香 硃砂各一錢

紅蜻蜓二個焙乾

右爲細末用半斤大鱔魚血和丸如雞頭子大

將新磁器盛用蠟紙封口埋地中九日取出晒乾用時以一粒塞耳行事容易不泄如要泄取出爲妙

萬敵不頽丸

飛鳳二個 龍骨五錢 石燕一對醋淬火煅七次

海馬一雙二味俱用醋浸火煅七次 蛤蚧一雙焙焦黃色

三奈五錢 全蝎大者一個火焙爲末 硫黃五錢

右爲細末火酒爲丸如指頂大臨用溫酒送下要泄飲冷水一口解之

精選宮妃經驗春方

三十六種

又

附春方三種

揭被香

良姜 木別 枯礬 硫黃 大黃 粟壳

丁香 排草 龍骨 射香 甘草 冰片

紫稍花 石榴皮 廣唛苓 酥合油

金毛狗脊 蛇床子 沒石子 菊花

共二十味各等分蜜爲丸如黃豆大外用白蠟丸固之如行事每用一丸納入陰戶片時緊煖香潤其妙莫倫美之極矣

春藥鎖陽線

川椒四兩 草烏一兩 大附子二兩 芫花二錢

甘草一錢 甘遂二錢

共爲細末將白綿線二兩入好燒酒二斤先用文武火煮次用黃酒再煮取出後加蟾酥二錢鴉片五分射香五分貯線磁礶內聽用如用時將酒濕線繫玉莖兩個時辰去之溫水洗過方可入爐不必全解線可留一根繫住行事亦可一根線可用得三次

美人思

蛇床子　犬頭灰　細辛　定粉

各等分爲細末唾津爲丸如皂角子大每用一丸送入陰戶妙不可言如行一次令佳人常久之思常久不忘也

詩曰

仙翁修合寸陰丹　細辛狗骨與蛇床
更加定粉安龜上　婦人常思久不忘

宮選經驗奇妙春方畢

〔明〕不著撰者

三峰採戰房中妙術秘訣一卷
鍾呂二仙採眞問答一卷
種子秘訣眞傳一卷

清刻本

宮選經驗春方目錄

寬皮湯
興陽蜈蚣袋
武則天花心動方
錦帳生春丹
固本壯陽丹
延壽回精丸
興陽方
助陽丹
滋陰壯陽丹
度終身想
一捻丹
神仙至妙訣
興戰立陽丹
四時入門歡

固真膏
相思鎖
鴛鴦扣
滋陽快活丹
固本丹
度十年思
始皇童女丹
魚水相投散
强龜益女丹
老人回精種子丹
得子金丹
佳人自解衣
堅如石杵
八補不損丹
强陽鉄杵方
通宵散

六膓美心丹
凝顏嬌
春蝦
春棗
佳人到貼金
雙美有情方
金鎗不倒丹
補腎助陽丹
滿床嬌
情動立時春
硬槌丸
楊妃美意丹
壯陽丹
煖宮丸
返精養氣丸
陰陽交美丹

採戰秘方 目錄

保真足意丸
百勝玉連環
徹夜丸
淫心丹
益陽丹
興陽丹
二美長情散
神仙長莖丹
百戰固精膏
塞耳通竅不泄丸
萬敵不頹丸
揭補香
春藥鎖陽線
美人思

目錄終

三峰採戰房中妙術秘訣

夫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好色之心人皆有之當其交戰之際必須玉莖雄壯觸滿花心通宵不倒久戰不泄以致婦女情懽意悅方得妙處若其將泄即便用訣急急提住勿令走泄庶可以氣補氣以人補人一夫可度十女矣

且入房抱鼎之時先以甜言美語動其心次採三峰而調其情所謂三峰者上舌中乳下牝戶

是也採取之時待情動興濃戶內滑精盈溢女子淫情動矣

當此之時可以溫存抱心輕憐愛惜閉口咬牙馳心物外思念別端從容放龜入爐行九淺一深之法

訣曰戰不厭緩採不厭頻使女子情動興濃或其氣喘而顫聲不止或其体軟而不言或其目溢而顏赤或其視聽反復耳熱尖冷言語雜亂鼻孔開徹陰戶張展此其驗也

當此之際縱其玉莖務要淺多深少可也淺則益陽深則益陰淺則決勝深則必輸戒之交合之間須要緩緩進遲退速不可燥急勿令氣喘戰攻時多須要少歇待其安靜再加抽添若其將泄速退靈根半步或出戶不可急行

訣曰

閉口咬牙目視頂　鼻引清風提金井

握手鈎足似猿猴　玄珠自上崑崙頂

行此訣久其精自固且須少歇待其心定再烱前法淺攻深送慢進急退依此交合而玉莖自然堅硬攻戰無倦縱有走失不過一點清冷之水又何傷哉

詩曰

出入由從自有方　入時宜弱出宜強

且須閉口神遊外　進退何勞急急忙

寬皮湯洗龜法

甘草 當歸 官桂 地骨皮 木通
大茴香 露蜂房 蛇床子各五錢 蓮衣
尾松 礪末 青核桃皮 秋皮各一兩
蟾酥一錢為末

右為粗末用水六碗煎至五碗熱洗一鍾茶時日洗三次每次行氣三十餘日行氣之時須要正身端坐存神定意嚥津納氣一口以意使之

丹田直至玉莖頭上如此三十餘遍畢將玉莖根下用手拿住左右打腿左打八十一右打八十一畢
次將玉莖拿住頭上用手撫摩不計其數大妙大妙

訣曰

鼓來一氣到中元 一湧先須至下關
展腰縮背連身努 氣聚龜頭大似拳

興陽蜈蚣袋

蜈蚣一條去頭足為末 甘草三分為末 甘遂三分為末

共一處用素白絹作成袋扎于玉莖下方行前功三七日可成此時觀形勢完備舒展長大粗不可言其龜蒼老后不須用藥以固定元陽方可入爐戰採取勝無厭

此訣為人不可不知也知者樂一生不但延年而廣后嗣矣

武則天花心動房術

天雄三錢 蛇床子三錢 沒石子一雙雌雄用
遠志三錢去心 川椒三分

右為細末每用一錢臨時以唾津手心內調塗玉莖頭上入爐待時行事雙美男婦不寒甚妙

錦帳生春丹

黑雄狗胆一個焙乾 鱉魚雄焙乾為末

右以鱉末入胆內攪勻麻索扎懸于當風陰乾

或加射香五分行事時津調少許入爐良久陰戶脹滿欲泄吃冷水便泄

固本壯陽丹

乳香 丁香各二錢 木香一分 沒藥

辰砂各一錢 射香一 茴香 血碣各五分

栢子仁一兩 陽起石一錢 川山甲一兩火燒存性

右爲末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隨人年歲數服射香酒空心吞下壯硬非常

延壽固精丸

兎絲子 肉蓯蓉 熟地黄俱酒浸一宿 栢子仁

桂心去骨 北五味 遠志去心 靑鹽

川牛膝去心酒浸一宿 蛇床子酒浸一宿以上各二兩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溫酒送下行事晝夜不衰十遍不困服至七日似鉄不損服一月通宵不倒長七寸此藥能添精髓常服延年益壽

春方藥性歌

藥中何物最興陽 石燕堪扶最徤强
至大至堅須蛤蚧 無休無歇賴羚羊
固陽壯氣川巴戟 補血生精蜀地黄
硬熱茱萸并五味 最與故紙與蛇床
更有一般通水道 蚯蚓只奔到膀胱

助陽丹歌

附子靑新尖草芽 茴香沒藥共天麻

海馬射香石燕子 蝎稍十個不須加
丁香川椒兎絲子 臨丸可碾好硃砂
若是鼻中聞此藥 不是黄瓜是菜瓜

右分兩製法吃法俱載素女交戰訣后

滋陰壯陽丹

乳香 丁香 木香各二錢 射香五分 沒藥

辰砂各一錢 川山甲三錢燒存性 栢子仁

茴香三錢 陽起石各一錢五分

右爲細末酒糊爲丸梧桐子大隨人年數服空心酒下壯硬非常

一度終身想

烏藥　鹿茸酒浸一宿火上焙乾　紫稍花　檳榔各一錢　紅豆二兩　牛膝一兩酒浸火上焙乾

右爲末加遠志不拘多少煎至七分去滓用皆麵糊丸梧桐子大毎服三十丸細嚼茴香湯呑下忌猪肉魚雞不可食忌房事七日后行

一捻丹

其黄　丁香　牡礪　母丁香各三錢　海馬一對　地龍七條去土　射香三分

右爲末毎用三錢攤于紙上固齊然后酒調少許搽玉莖上以熱爲度方行其功大有神

神仙至妙訣

扶金龍化腎水秘精不泄

猪苓五錢　茴香炒　川山甲各三錢臨炮　木通三兩

木香一兩五錢　酸束仁　乾姜　乾山藥　熟地黄　栢子仁各五錢　甘草五分炙乾　遠志　金櫻子　葫蘆巴　半夏各一兩

右爲末毎服一錢五分空心温酒呑下扶陽固精至妙要藥

興戰立陽丹

石燕炒七分三錢　陽起石三錢　海馬一對　全蝎十個炒　蛤蚧酒浸黄色一錢　鹿茸三錢　腦射三分

天麻子三錢去油　肉蓯蓉三錢酒浸一宿火上焙乾

右爲細末以甘草熬膏爲丸如梧桐子大毎服七丸鹽酒空心下大能久戰不敗至妙之藥

四時入門歡

石燕二個　陽起石　磁石　硃砂各等分

右爲細末雀腦弁糊爲丸梧桐子大毎服七丸空心酒呑下欲泄水解

固直膏　貼臍法

甘遂 甘草 乾姜 白砂霜 龍骨
附子 白礬 海螵蛸 蛇床子 乳香
木別子去殼炒
各等分爲細末生蜜爲餅子臨行事用油单紙
貼臍中絲帶縛定候藥力到方可行事陜陜雄
財二人快美

想思鎖

辰砂三錢 肉蓯蓉酒浸焙乾三錢 射香五分 地龍七條去泥上焙乾

右爲末用龜血調爲丸麥子大用一丸下于馬
口內行事玉莖粗長陰門脹滿不脫吃水即脫

鴛鴦扣

安息香 射香 硃砂 乳香各一錢
紅蜻蜓二個
右研細末用活鮮魚取血和藥如欲龜頭大微
長加榛子肉用新瓦器盛封埋地下七日取出
待九日后方用以一粒塞耳久不泄欲泄砂糖

水解

滋陽快活丹

硫黃 廣木香 蛇床子各五錢 茱萸五錢
紫梢花 龍骨 細辛各二錢
右爲細末津調少許入陰戶妙不可言

固本丹

龍骨一兩 柯子五個去皮 砂仁 硃砂各五錢
右爲細末糯米糊爲丸菉豆大每服十丸酒送

下可戰十婦不泄葱茶一盞解

一度十年思

良姜 禽礬 桂心 木別子
地龍去土泥上焙乾
右各等分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加
一丸陰戶內良久行事妙不可美女八十年思
之

始皇童女丹

石榴皮　青木香　茱萸去核

各等分爲細末津調入陰戶勝如重女

魚水相投散

三柰子　木香各二錢　全蝎三分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次一丸男津調入女人陰戶來往數次兩情相合自得魚水之歡矣

强龜益女丹

紅豆　砂仁　良姜　五味子　鼠腦

各等分爲細末每次少許津調付玉莖上可度十女女亦無損房中妙藥也

三峰採戰房中妙術秘訣終

鍾呂二仙採真問答

採真問答玄機引

採真玄機一帙世傳爲鍾呂問答得道之秘歷世珍藏以爲至寶其于藥物斤兩築基火候滆養進退了然明備俾學者一覽而能知隨知不能行余遊終南遇至人容授行之大驗因門人固請書此以示慎毋輕泄則彼此獲譴戒之戒之

皇宋靖康改元重九日閩中碧雲道人識于武夷石室

天地人民總總多　並無一個聽絃歌
光陰拋棄深堪嘆　氣勢頹危實可嗟
世事如萍休眷戀　時光似箭莫蹉跎
勸君急把陰陽究　捨却陰陽更覓何

答曰天地之人林總之多要覓知音普世並無一個肯把家財拋棄盖有氣勢豈得頹危

世事如萍之蕩時光似箭之飛要把陰陽窮
究陰陽既究別無他外言詞此重在陰陽二
字但不知何爲陰陽

陰陽二物隱中微　只爲愚徒自不知
實實認爲男女是　真真說做坎離非
要將此理深深究　莫把斯言淺淺推
知了愈和宜謹愼　訴人必定被他譏

答曰陰陽之理本微妙而難知愚昧之徒亦

容易而得近成事必在乎男女設言故以爲
坎離認得真時自能知妙此語要深深窮究
斯言莫淺淺求謀苟至于知愈加謹愼倘或
輕洩必被誚訕此重在男女但不知二者何
爲

道爲我陽未可親　說他陰物又非真
陰雖女體男兒體　陽本男身女子身
莫怪客人權作主　須教自已暫爲賓

若能將此行顛倒　顛倒之中造化存

答曰我本爲陽內乃主陰之物他爲陰物中
藏主妙之真把男身爲女身名女身爲男身
逆來化聖順去成人須教我作他賓莫怪他
爲我主工夫只在乎顛倒造化盡由乎作用
此重在賓主但不知安在

他如無我只平平　我若無他也不成
從此兩般宜慕藥　陰陽二物莫虛情

逍遥靜處當勤勵　稚潔空中要主誠
採得歸來功爲已　何須四海播揚名

答曰他若無我乃獨陽而不成我若無他亦
孤陰而不就慕藥必厚乎彼此留情不謂之
陰陽自在守精無懈惰優游入穴要虔誠採
得歸來只是自家功本自家見效何須四時
聲名此重在靜空二字何不知作爲

我靜他空乃自然　自然之妙貴乎嚴

天雖在上翻爲地　坤本居卑反作乾
入戶也自宜欸曲　進門須是莫留連
此情此際無危險　始得陰陽兩物全
荅曰我如守靜但能留其本錢他若持空則不失其至寶我雖處上權居下他本居卑暫處高顛倒倒顛倒出去切須休卒暴回來制住萬般危險方能兩物完全此正是下手但不知何如安排

問荅　四

詳問安排也不難　工夫只在片時間
一身卧地一心想　兩膝齊胸兩手扳
丹路行通休使塞　河車運動莫令閑
登天九九如無息　這件東西轉過灣
荅曰安排之法究來沒甚艱難次序之功做去至爲容易心想一身方卧地手扳雙膝如捶胸我先哄他他後哄我路通丹藥休他雜車運河泉莫等停這樣行時正是大經大法此般作用非爲小東小西此巳知東西轉灣了但不知此後若何

轉過灣來路更長　寂然端坐要堅强
總如忍屎方爲好　手又扠腰始是良
鼻吸炁爲通夾脊　唇抱齒乃援陰陽
若非遍體咸施力　怎得珍饈到口嘗
荅曰轉過灣來途路愈加修阻疾忙端坐形骸更要威儀如忍便是好施爲又腰爲艮作用莫容墜下但使升騰欲通夾脊鼻中過要救陰陽唇上採與斯到手挺身欸欸輕提得此臨喉抬手呵呵大笑此巳得之矣但不知得後又當何如

問荅　五

始知我命我能擒　及有洗培更覓尋
自後仍吹無孔笛　只今别鼓沒弦琴
孜孜汲汲藏于腹　戰戰兢兢守在心
世上萬般都不要　思量只此是黄金

荅曰擒命之方要用心意養丹之法還憑机括就吹無孔笛非差就鼓沒弦琴更謬因風吹火順水推船藏于腹裡日孜孜守在心中時戰戰其他事物皆爲世上之塵只道東西正是人間至寶此通結上文採取之意但不知節次擇日之方

南來北往走東西　骨骼人人總一同
多向利名中掛意　少于性命上加工

明知必有顛危日　暗想焉無敗壞風
不若把基牢築起　待其時至配雌雄

荅曰南來北往個個相同東走西行人人一樣意掛利名偏不少功加性命却無多認假爲真將眞作假顛危之日應須有敗壞之風未免無先是通其道路次乃配其雌雄此重在築基且待時至但不知何謂之築基

中固陰精莫外遊　巍然正坐十旬休
幽明不睡常存守　心腎不以立自由
血氣週流方是道　形神俱妙始爲謀
築基之法非惟此　更把工夫後面求

荅曰中固陰精乃是一身之寶巍然靜坐斯爲百日之功但令莫睡于幽明不自知交于心腎弟兄賓主姊妹夫妻其時血氣週流此際形神俱妙中間意思內面工夫未盡更守後又當何如

水升火降不期然　形定神舒氣血全
玉枕泥丸空寄信　尾閭夾脊汗流泉
切須先學停其息　正要後求忍着便
了得此身中事業　方宜下手採眞鉛

荅曰水升火降理心腎之相交神定形舒尚血氣之相配先須提援空通信預要登扳汗汲泉閉息在先忍便居後出神尤未爲妙脫體也未爲高既了此時仍要識其眞求果能

斯道方宜覓其真鉛此通上章皆築基之意後不知藥物斤兩之數又當何如

二八元來重一斤　一斤之數兩人身
先于東舍留溝瀆　次向西鄰飲白醇
莫道無時而匹配　須知有日已成婚
又言此藥難稱量　二八原來重一斤

荅曰先留真汞原來八兩之多次覓真鉛共合一斤之數溝瀆既留于東舍白醇尤飲于他家月在西山日居東畔匹配無時休匹配成就有日乃成親二物齊來共合一斤之數兩家分散各為八兩之多此已知斤兩但不知首章時至之說如何

月月紅開月月今　今當昨日預擒今
金花已謝何如玉　玉蕊初生乃採擒
擒藥味中無此妙　妙琴絃裡沒斯音
音清恍若天心月　月月紅開月月今

荅曰月月紅開乃人人而一樣人人經至乃月月而一般莫攀已謝之金花須採初生之玉蕊其甘如醴其凝如膏世間之妙却無斯天下之音應沒此知大經至恍如明月初圓見月光圓儼似大經將至此已知時至又不知如何得東到西來否

到此東來豈不知　知鉛入似火珠馳
馳歸我體他忙去　去了他身我疾施
施設有丹真做作　作為無物假收提
提騰先要知西到　到此東來豈不知

荅曰東往西來豈不知鉛歸汞舍必無不受入于我體去他身施我體無中之有有中之無有丹施設此真施無物作為凝假作雖然有物却無影而無形本是無形又有知而有覺此已知西到東來又不知登天之後凡提得到泥丸頂否

西到東來小喜權　登天之後滕忙蟠
輕輕九九三三拔　重重三三九九搬
先進尾閭經夾脊　次臨玉枕至泥丸
果能運上泥丸頂　將是仙家大喜歡

答曰避逅之時便是搥胸之鍋登拔之後疾爲蟠滕之方輕輕九九拔于前重重九九提于後易行水面難過灘頭尾閭夾脊已能行玉枕泥丸須欲到泥丸既到未能神舍之樓

重樓將經方是仙家之喜此已知提拔但不知如何得下于重樓否

欲下重樓至易哉　泥丸頂上降將來
喉中吸沸頻催墜　鼻內栽葱漸引開
頃刻無爲方到口　須臾不動自臨脾
滴流藏在丹田裡　十月澆培結聖胎

答曰欲至重樓必自泥丸上下欲尋丹府自然孔竅中行催來吸沸于喉邊引墜栽葱于鼻內臨岐到口切休爲將切近脾須莫動前須採取工夫止用一時後面澆培進退仍加十月此結上文擇日節次中間未盡者雜集願聞

其一

牢固陰精是築基　築基惟在守其雌
其雌不動牢堅固　堅固陰精是築基

答曰牢固者謹守也陰精者真汞也我能謹

守真汞謂之築基築基貴乎守雌而不雄苟能守雌而不雄謂之牢固陰精則基可指日而築成否

咦知道虎風生還必落瓶正水還盈

其二

基址堅牢可學仙　學仙須是覓真鉛
真鉛未採牢基址　基址堅牢可學仙

答曰基址者丹田之總名堅牢者真汞不耗

丹田中留得真汞方可希仙故希仙者不得
留真汞尤必覓真鉛未能採此真鉛先須築
基誠能築基而后採鉛採鉛而鉛又得則學
仙之訣此否
愛說與你有酒堪邀客無錢怎作商

其三

生藥時辰要得知　得知方可配東西
東西未會知生藥　生藥時辰要得知

問答　十二

荅曰生藥者生鉛也時辰者時候也若得知
者我必知生鉛之時候也然我既知生鉛之
時候方可採來與汞相配故曰得之方可配
東西東西者即鉛汞也當初未會之時要知
藥生之候苟或不知則有疾生之患豈非生
藥時候要得知否
噫候候者潮動金光現潮來水勢漫

其四

敲竹相通始鼓琴　鼓琴敲竹惹清音
清音未至當敲竹　敲竹相通始鼓琴
荅曰敲竹者舞我之物也鼓琴者惹彼之物
也此言舞我物而惹彼物也既舞我物又惹
彼物則清音自然動矣否
噯不是要弦寬休發矢風動可行舟

其五

爭戰須知讓彼兇　彼凶我自莫容欺

問答　十三

容欺不會相爭戰　爭戰須知讓彼凶
荅曰爭戰者交姤之際也讓彼凶者由他自
動也此言交姤之時須讓彼動彼動我却不
動我若也動便戰不勝否
咦休放肆欺人是欺已輸已是輸人

其六

他到吾家莫放他　放他走了這金花
金花未放擒他到　他到吾家莫放他

荅曰他到吾家者乃彼到東來之謂也莫放他者即登天蟠膝之謂也他得到我家死緊擒住莫放他走去若放他去了不惟費了我前面許多工夫又且費了我後面這些藥物學者待其入來着意遂下手攀到家中便死也不放他去否

其七

噫擒住了未來難怪我既來弗由渠

顛倒行持得倒顛　　倒顛兩物始完全
曉然還我全顛倒　　顛倒行持得倒顛

荅曰顛倒者天地也倒顛者逆行也此乃前二詩之工夫乃一此詩之功効學者能作地天逆行逆行則異于常道異于常道則兩物完全兩物完全果是地天之所致否

噫要識此彼屏居我上西㤪到東來

其八

希望真鉛要至誠　　至誠尤用永相迎
相迎不轉走希望　　希望真鉛要至誠

荅曰希望者心之所欲真鉛者先天真一炁也我欲先天真一過我身來實由至誠所致既至誠而尤必用我身小便處運一點真鉛以迎之迎時又要一個恰好否

噯小心些龍休尋白虎虎自覓青龍

其九

擒住陽精號得鉛　　得鉛之后即登天
登天九九能擒住　　擒住陽精號得鉛

荅曰擒住者不容走泄也陽精者先天真一之炁的名也我若不走先天真一之炁號曰得鉛既得鉛疾登天九九連數畢則陽精始擒得住擒得住豈不以得鉛為號否

噫没得說登天天必起車水水方升

其十

車運河泉勢挺然　挺然提拔自連運
連運轉動憑車運　車運河泉勢挺然
荅曰車由水而制水憑車而旋勢挺然若猛
虎之勢故曰車運河泉勢既挺然物始連運
物之運憑車運旋車之運旋藉吾勢之挺然
否
拔這什物升騰難得見冷煖自家知
其十一

上明明不顖門　顖門信至好心存
心存水火龍頭上　頭上明明有顖門
荅曰頭上者頂頭之上也顖門者通信之門
也能者我也此言人頂頭之上明明有個顖
門採提彼之信必須運到此門而後降于重
樓否
咦那時節鼻中流玉柱須上頂金珠
其十二

天地將來作地天　地天方始得神仙
神仙壽未齊天地　天地將來作地天
荅曰天地否也地天泰也否則成人泰則成
聖故曰天地將來作地天既作地天始得神
仙既得神仙與天齊年必作地天而后得否
噯這一物逆來方作聖順去乃成人拾遺
鷓鴣天一首
准從來六百篇　百篇渾侶採真鉛

起陽爻倒顛倒　午起陰爻顛倒顛
天作地便登天　仍騰吾后降吾前
斯半月工夫足　面壁星然屋九年

鍾呂二仙採真問荅畢

種子秘訣真傳

八卦圖

☰乾爲父　☳震爲長男　☵坎爲中男　☶艮爲少男

陽卦多陰

☷坤爲母　☴巽爲長女　☲離爲中女　☱兌爲少女

陰卦多陽

解曰

上爻爲父下爻爲母中間正位爲下種之月假如父母壽年俱是单若单月種子是得乾卦爲男父母壽年俱是雙若雙月種子是得坤卦爲女餘皆倣此下種之月以得節氣爲准如正月內得二月節作二月筭若節氣交度之際切不可交接種子犯之恐成半陰半陽損胎夭壽也愼之愼之

起筭胎數

七七四十九問娘何月有除却母生年单奇雙是隅奇隅若不當壽命不長久

解曰

先下四十九數于筭盤上又加其母受胎月數總筭得多少數在總數中除去母生年數逢单是男逢雙是女若单而生女雙而生男定有夭壽之變

假如四十九數若值正月受胎是總數五十矣母年三十一歲除去母年此數只餘一十九數九則爲单是男矣餘皆倣此

月訣歌

古今此法少人知別是天機一段奇奇與世間無嗣者生男生女定無疑要知産女生男法似向家園下種時

調經種子

大凡婦人不孕蓋因月信不調必服後藥方可

四物湯

當歸酒洗 川芎 白芍 熟地黃酒蒸焙乾
右各等分每服四錢水二鍾煎八分空心溫服
若芍中去加過多者加膠艾如五心熱者可服
後藥

逍遙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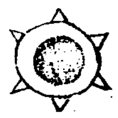
甘草炙五分 當歸酒洗 茯苓去皮
芍藥 白朮 柴胡各一
右㕮咀每服三錢水一鍾煨薑一片薄荷少許

煎七分不拘時服
凡婦人久無子過五月五日六月六日採益
母草連根透風陰乾不犯銅鐵用石臼內搗成
細末煉蜜為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溫酒送下
服至十月決有神効
產前產後諸病俱可服
過月信一日至三日五日子宮開交則有子過
六日則閉而無子

如經後一日三日五日受胎者皆男二日四日
受胎者皆女六日後則胎不成矣

十月受胎圖

初月胎形



初月胎形如露珠 未入宮羅在混戶
猶如秉燭在風中 風緊之時留不住

初月受胎一點精華如草上露珠似未入宮羅
也在混戶之所混戶是近混之處未入服內其
形或散或聚如萍

單胎散

如本婦稟氣弱及病後受者須用此方或只是
氣不和用安胎和氣散每調理懷胎一月滿足
有少婦害羞時醫家不識悞作阻經此胎常有
頭暈惡心不思飲食六脉浮緊可進此藥[illegible]

當歸　白芍各三錢　麩炒枳殼一錢　砂仁二錢
川芎二錢　甘草六分
右剉散分作二大服每服水一碗半煎至七分
空心熱服渣再煎

二月胎形

二月胎形北極中　如花初綻蕋珠紅
分枝未入宮羅內　氣受陰陽血脉同

二月胎形似花其受胎一月滿足以受血近陰形似桃花分枝葉在母北極中北極者陰戶八寸深也其胎入腹未有衣裹

安胎和氣散

凡慣墮胎者一月間須兩服保過五個月則不用也專治胎前二三月內多有入家挑磚換石移床鋪被傷觸胎氣不安虛弱之人多有此証頭暈目花惡心嘔吐不思飲食宜進此藥
藿香　陳皮　蒼术　砂仁　黃芩　桔梗
益智仁各一錢　陳枳殼[illegible]錢　厚朴　甘草
紫蘇葉各一　小茴香炒一錢半
右剉散分作三分每服用水一鍾半煎至七分
空心溫服渣再煎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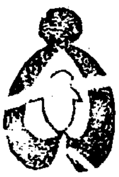
三月胎形

三月胎形似血凝　有宮無室位無真
娘思食味千般愛　苦辣酸鹹並納成

三月胎形似蚕繭其月胎形漸漸長如蚕一頭大一頭小形漸漸如圓尔入宮羅已至臍下漸漸有裹其形薄薄胞之此三月胎形與二月相同耳

一問虛弱胎氣不和嘔吐或觸動胎氣兼遇秋天時氣寒熱相蒸所染照前次第加減用
瘧疾加青皮草果各三錢不可用常山
咳嗽加杏仁五味子各二錢
潮熱不退加柴胡黃芩各三錢
氣喘急者加沉香五分另磨和藥服之

四月胎形



四月胎形入宮室　此娘臍傍近丹田
食忌兎獐并大蒜　免教胎內受邪魔

四月入宮羅之室衣裹漸近丹田之所食忌兎獐毒物蒜薤有涎之菜諸毒物食之傷胎多食傷氣不和是也

活胎和氣散

專治胎前四五個月身體困倦氣急發熱飲食無味貪睡頭暈四肢酸軟宜服此藥
藕葉錢　甘草九分　小茴香一錢半　厚朴
香附各三錢　砂仁　蒼朮各二錢半　枳殼四錢
陳皮錢去白
右剉散分作三服每服用水一鍾半煎至七分空心溫服

五月胎形

五月男女分四肢　入宮胎穩始小兒
男酸女淡思滄味　此定陰陽與不知

此月胎形男女分定亦諭孕前行使人後喚之左回頭是男右回頭是女男思酸味女思淡味已入宮室之內其胎亦穩

瘦胎飲

專治胎前五六個月胎妊因勞役冶母腹重食睡飲食不知味肚中膨脹胎有墮動此藥可進二三服養滋胎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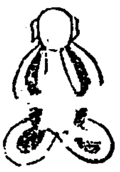
當歸二錢　白芍藥　益母草　枳殼各四錢

砂仁　香附子各三錢　益智仁三錢　甘草八分

茯苓五錢　小茴香二錢

右剉散分作三服每服用水一鍾半煎至七分空心溫服渣再煎

六月胎形



六月胎形在腹遊　男魂左手似先投

女魂右手輕搖動　總在臍中左右求

六月胎形男動左女動右男魂降動於左女魂降動於右胎在母臍腹中漸漸撐動如魚食水一般

瘦胎飲 方在前

調治六個月胎婦此方多有瘦弱之人可服瘦胎飲二三服護其胎母之若臨產之時令血脉自然調和易養易生自無變患危

又有健壯之婦免服其藥胎孕安穩臨產之時自然精爽

七月胎形

七月胎形定不邪　男歪左臍動些須

女於右手無時動　行步艱難母嘆嗟

此月胎形男向左臍動女向右邊動七月已成人亦有降生者所以胎母行步艱難也

知母補胎飲

調理胎前七八個月胎動如行行步艱難脾胃

虛弱時有氣急衝心胸前脹滿時或悒怏食熱毒
所以是胎氣不安名曰子懸証
知母　蕪葉各二錢　枳殼四錢　益母草
黃芩　滑石　甘草　香附各三錢
右剉散分作二服每服水一鍾煎至七分空心
溫服渣再煎

八月胎形

訣　卷下　十一

八月胎容已見成　生毛長髮定精神
娘眠思食服難下　困弱憂愁懶悶行

此月胎形毛髮生受胎八個月始生胎髮令人
心悶煩燥思食不進食無味如食糠皮令母困
弱胎氣傷脾胃不和也

和氣平胃散

專治婦人胎前八九個月胎身長髮以致胎婦
脾胃虛弱而不調和溫熱相攻五臟六腑不和
或變痢疾雜症之病此藥安胎和氣也
厚朴　黃連　猪苓　澤瀉各五錢
地榆五錢　蒼朮三錢　白芍三錢　升麻一錢半
陳皮四錢　甘草一錢　紫[illegible]　豆蔻一錢半
右剉散分作三服每服水一鍾半煎至七分
空心溫服渣再煎

九月胎形

訣　卷下　十二

九月胎膜重如山　七精開竅不非凡
一夜一升三合血　母胎欲產得臍全

九月胎形七精者眼有光鼻有氣耳有聞口知
味心有靈各道俱全方能轉身左右蹭大動胎
母覺知憂悶煩積飲食不快[illegible]

保生如聖散

專治九月胎欲産期忽然肚痛先行其水嬰兒不降宜服此藥

益母草二兩　當歸(弱者多用)錢　砂仁二錢

陳皮一錢　大枳殼一兩　甘草六分

白芍四錢　益智仁去皮二錢　陳艾一錢

右剉散分作二服每服用水二碗煎至一碗并不拘時温服渣再煎服如不降生鯉魚一尾臨

一匙加烏金元一枚同煎前藥服之神妙也

十月胎形

十月滿足欲生兒　四肢纔縱骨精開

産下要緊加防慎　莫令兒生被風吹

此月胎形滿足四肢骨節俱開方纔降生落地時恐其賊風衝吹嬰兒初生須抱包裹仔細謹

慎方可

活水無憂散

專治十月已滿多因恣情內傷或因患潮熱之症又兼胎前多喫熱毒之物瘀血相搏七情怒氣所傷臨産有橫逆之厄倉忙不謹或使穩婆取時觸死胎兒在腹不[illegible]防此之患濟急奇方不可輕傳但[illegible]烏金丸一丸服之其効如神也

益母草二兩　急性　各四錢

陳枳殼一兩　生地黄　甘草八分

生鯉魚一個　肉桂　各一錢

蘇葉三錢　陳艾一錢

右剉散分作二服每服用水三碗煎至二碗臨服之時加入好醋一匙每一碗和調烏金丸一丸如其死胎不落急取無根水再煎藥渣連服二服救其性命奥妙不可輕傳亦入地間之大

ZW 21101000823263

方便也

烏金丸秘訣

阿膠十八遇真仙　淨潔龍衣只一聯
谷麥生芽三寸位　柒茈敗筆數根堅
五月五日收熟艾　均等須教分兩全
擇日誠心合此藥　免令小婦入黃泉

阿膠四兩炒　熟艾　谷麥芽日曬乾各二兩

龍衣即蛇退殼要全者一條又要雞頭下白者炒

敗筆即穗不二兩各等分

凡修煉專擇天月二德天醫生氣吉日凝神定慮洒掃淨室盡太極圖分兩儀定九宮而生八卦所忌婦人鷄犬人聲音要至夜間寂靜齋戒志誠先念淨口淨心淨身淨天地神咒畢發火煉藥口念

咒曰

天精精地精精精精精靈靈三明三明北斗右朝宸入逢此藥各保安寧急急如律令

煉成子包收候五月五日五家角黍前煉同搗前藥均勻為丸如桐子大曬過候乾收住磁罐內凡有婦人產前產後催生護產無不應驗如神

種子秘訣真傳畢